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冊目次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周易圖三卷 （元）張理撰 明鈔本（四庫進呈本） ○○一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朱子圖説一卷綱領一卷 （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十三年内府刻本 一一四

讀易餘言五卷 （明）崔銑撰 明崔氏家塾刻本 六五二

大易象數鈎深圖三卷周易圖三卷

（元）張理撰

明鈔本（四庫進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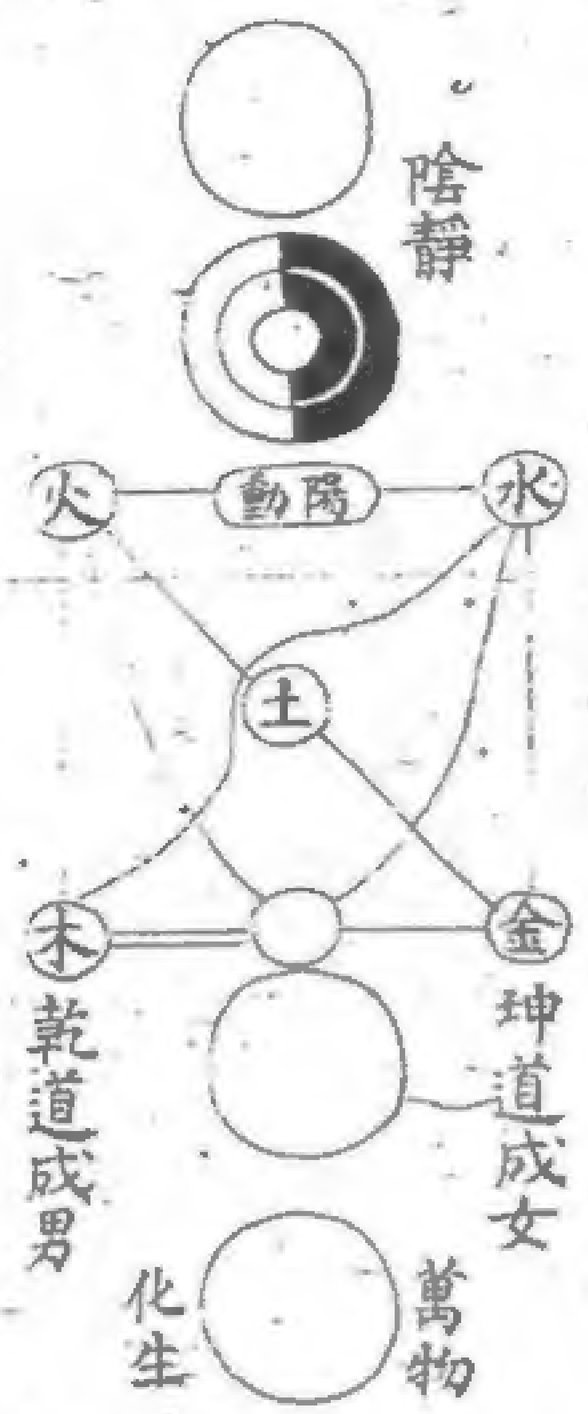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內府藏本）

元張理撰。理字仲純，清江人。延祐中官福建儒學提舉。是書上卷太極圖，即周子之圖。其八卦方位圖則本乎說卦。又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參天兩地及大衍五十五數諸圖。又有仰觀俯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諸圖。而皆溯源於河洛。中卷天地數萬物數二圖，仍即大衍策數。又有元會運數、乾坤大父母、復姤小父母、八卦生六十四卦、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又有反對變與不變諸卦圖。以下則六十四卦之圖，分見於中下二卷。而參伍錯綜，序卦雜卦皆爲之圖。蓋純主陳摶先天之學、朱子所謂易外別傳者也。其書刻本少傳，本通志堂經解刻本與劉牧之書均從道藏錄出。諸家著錄卷帙亦復不同。朱睦㮮授經圖載理之書有周易圖三卷、易象數鉤深圖六卷、易象圖說六卷。焦竑經籍志書目與授經圖同，而鉤深圖則作三卷。朱彝尊經義考止載易象圖說六卷，而不載此書之名。蓋由未見其本，但據書目傳鈔，故輾轉歧誤。白雲霽道藏目錄以易數鉤隱圖與理此書並屬之劉牧，亦由但據標題繙錄，未及核作者之異同。今以徐氏刻本定著三卷，併詳考舛異之故，以袪來者之疑焉。

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上

元張仲純先生著

易有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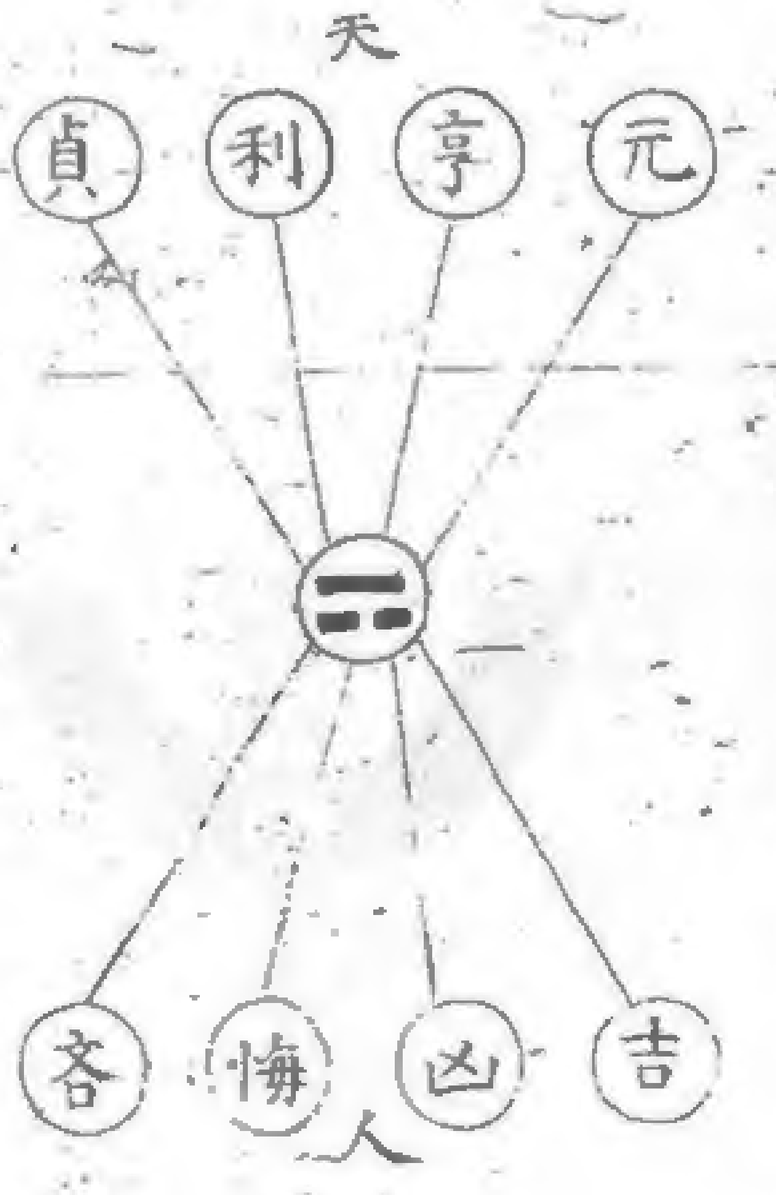
右太極圖周敦實茂叔傳二程先生茂叔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太極函三自然奇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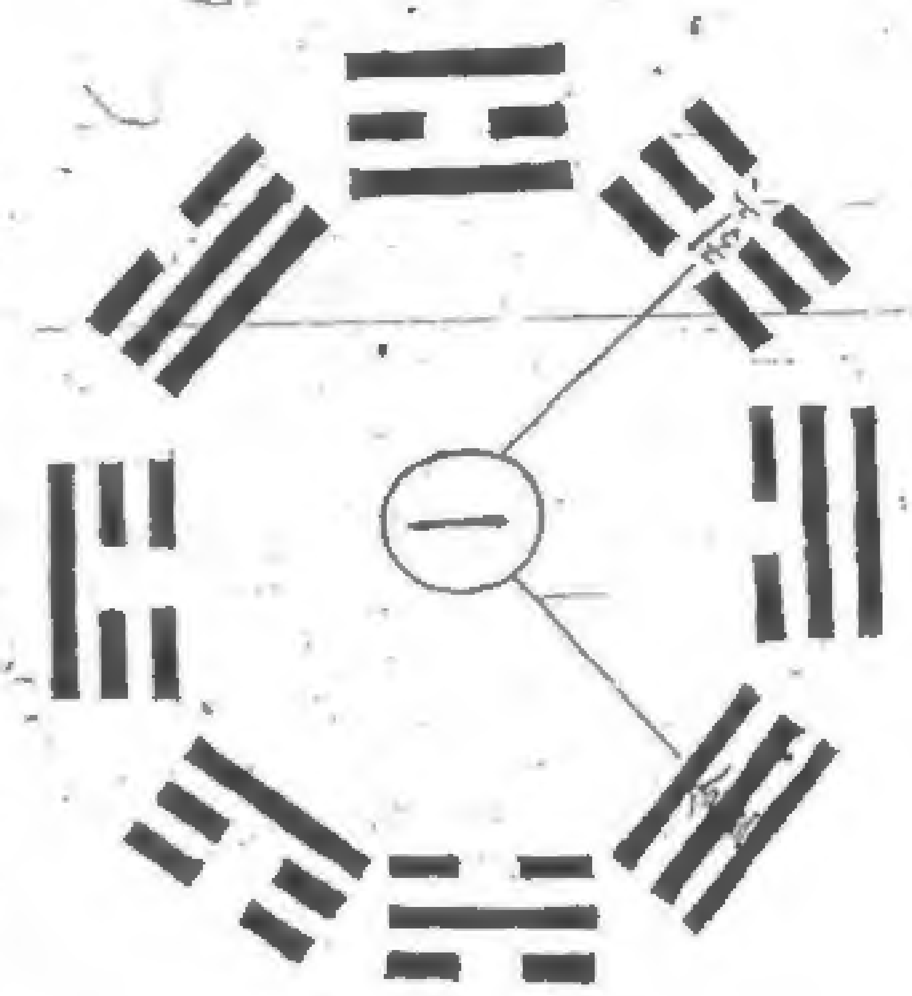
舊有此圖

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一氣旣分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太極生兩儀也兩儀旣分則金木水火四方之位列兩儀生四象也水數六居坎而生乾金數九居兌而生坤火數七居離而生巽木數八居震而生艮四象生八卦也

德事相因皆本奇耦之圖



說卦八方之圖



乾三畫而爲天者以一含三也坤六畫而爲地者耦三而爲六也天一地二之本數天奇地耦之本畫不待較而可知然妙理在乎一含三二含六耳乾一含三故索爲三男而皆奇坤二含六故索爲三女而皆耦此天地生成之理豈不妙哉震爲雷雷出於地下故一陽在下坎爲水水畜於地中故一陽在中艮爲山山形於地上故一陽在上然陽動陰靜以動爲基者故動震是也以靜爲基者故止艮是也動者在中非内非外故或流或止或動或靜焉此坎所以爲水巽爲木木發生於地下故一陰亦在下離爲火火出於木中故一陰在中兌爲澤澤鍾於地上故一陰在上然陰柔而陽剛故

木也始弱而終强陽在未也陽明而陰晦故火也外明而内晦陽在外也陽燥而陰潤故澤也外潤而内燥陽在内也或問澤内燥何也愚曰内燥則能生金外潤則能鍾水金所以能生水土所以能生金者即澤而知之也聖人豈苟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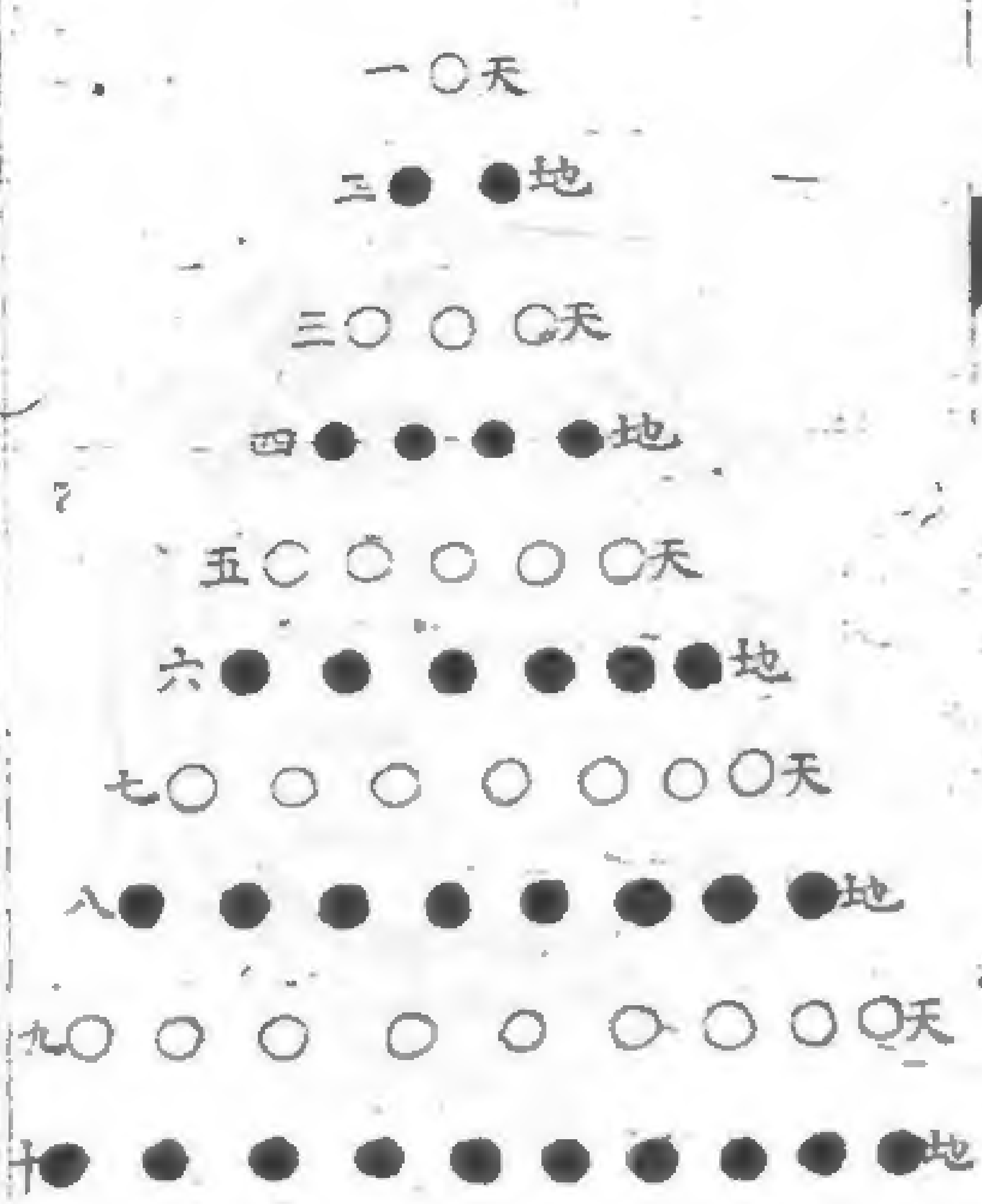
乾知太始

一陽生於子二陽在丑三陽在寅四陽在卯五陽在辰六陽在巳而乾位在西北居子之前故曰乾知太始言乾以父道始天地也

坤作成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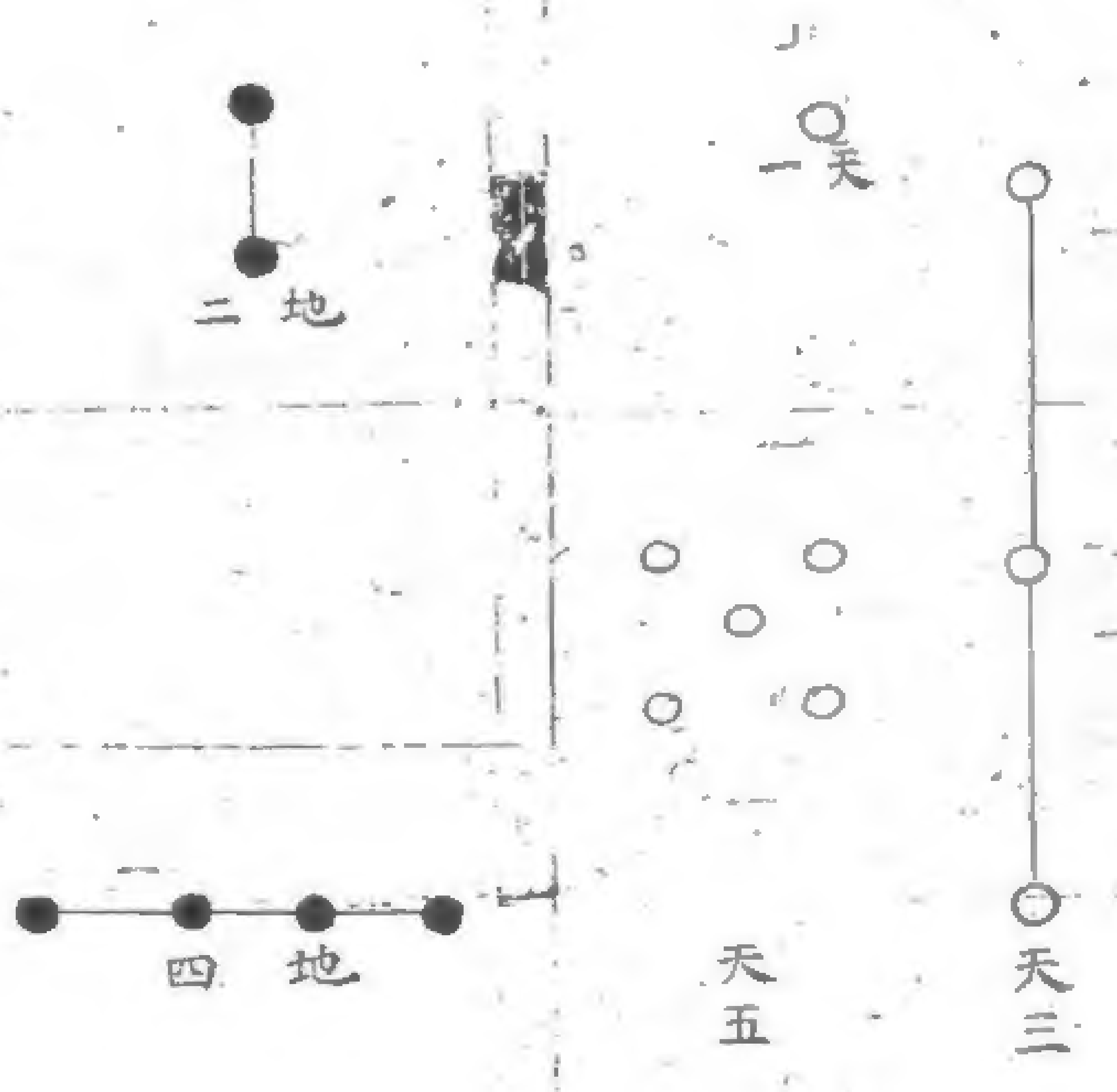
一陰生於午二陰在未三陰在申四陰在酉五陰在戌六陰在亥而坤位在西南蓋西南方申也物成於正秋酉也坤作於申成於酉故曰作成物

天尊地卑



自一至十天尊於上地卑於下尊者乾之位故乾爲君爲父爲夫卑者坤之位故坤爲臣爲母爲婦皆出於天尊地卑之義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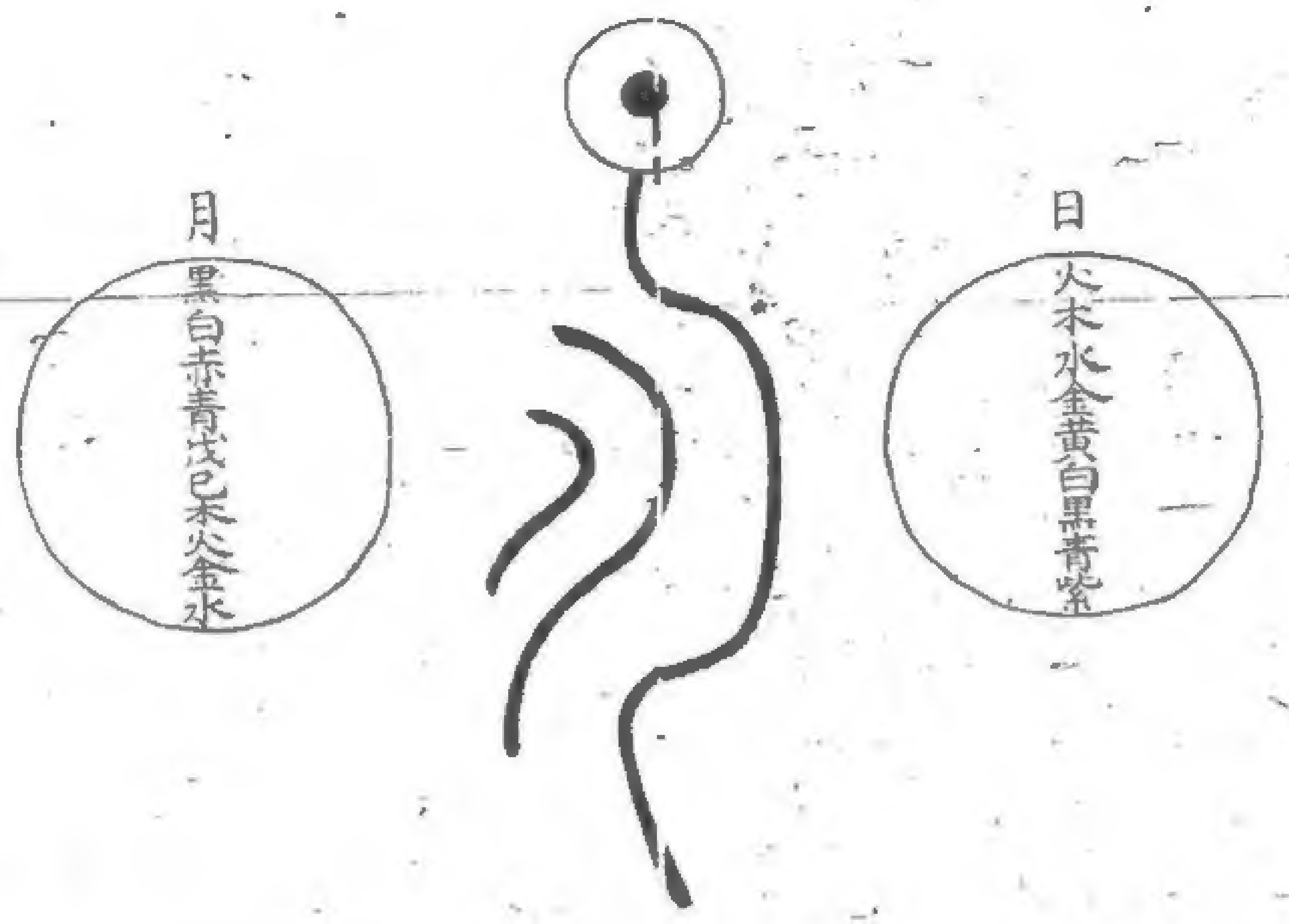
參天兩地圖



乾元用九參天也坤元用六兩地也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六者止用生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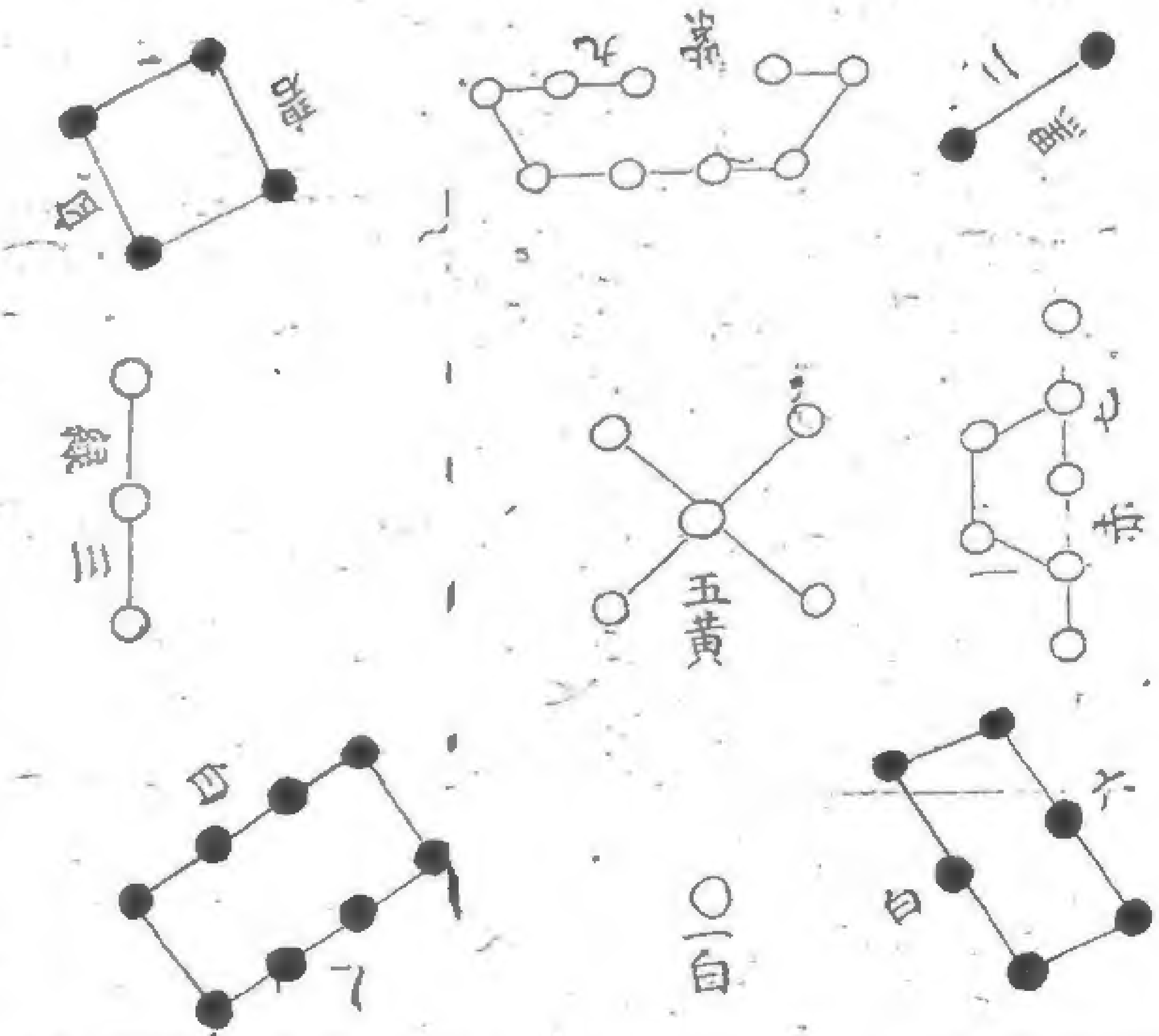
日月爲易

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如篆文日下從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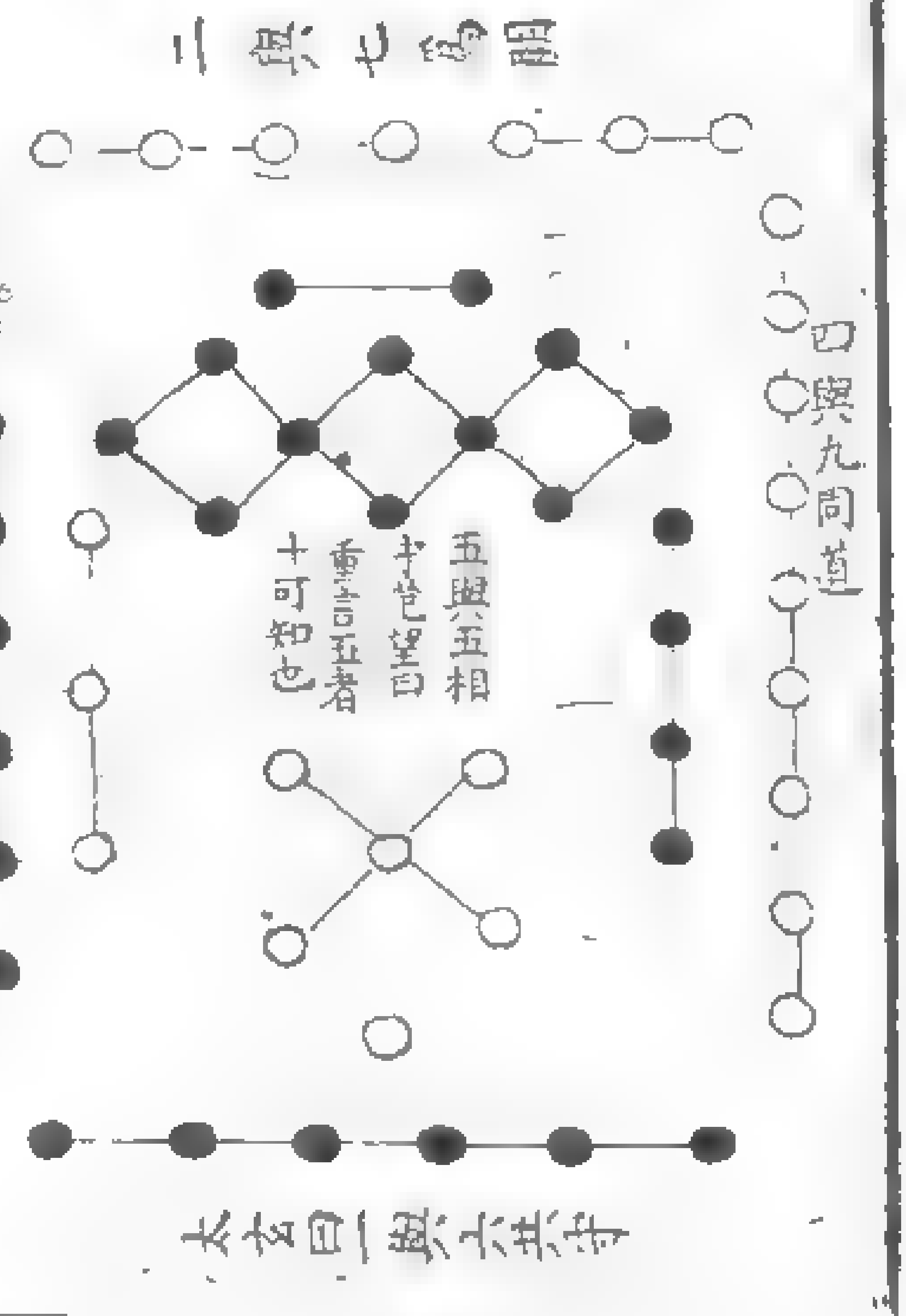
是日往月來之義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河圖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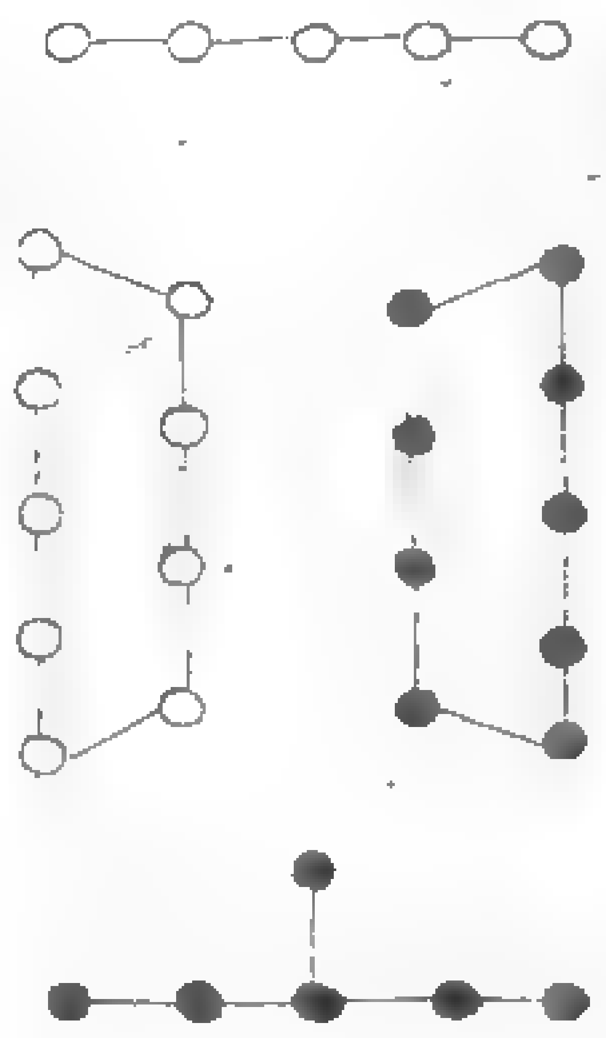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腹心總四十五縱橫數之皆十五也天五居中央聖人觀之遂定八卦之象

洛書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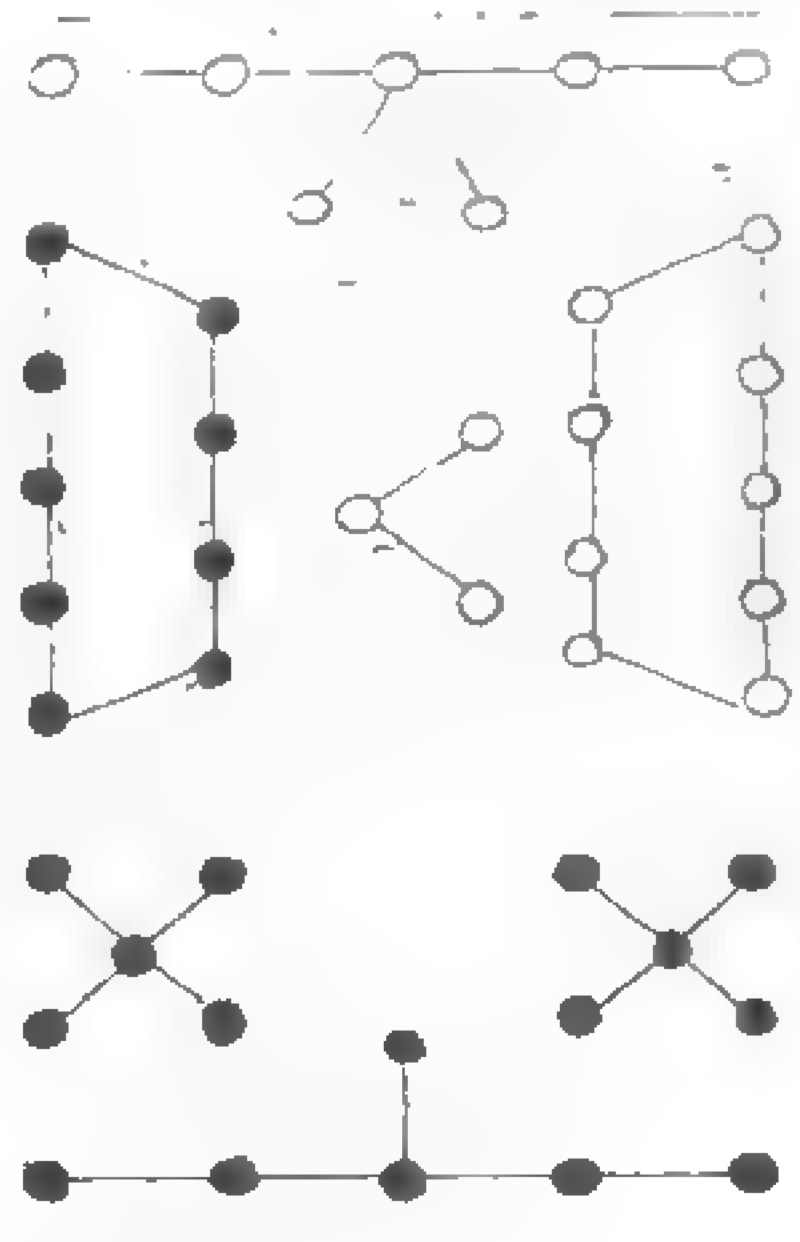
河圖四象之圖



河圖之數四十五蓋聖人損去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十數獨天五居中而主乎土至洛書則有土十之成數故水火金木成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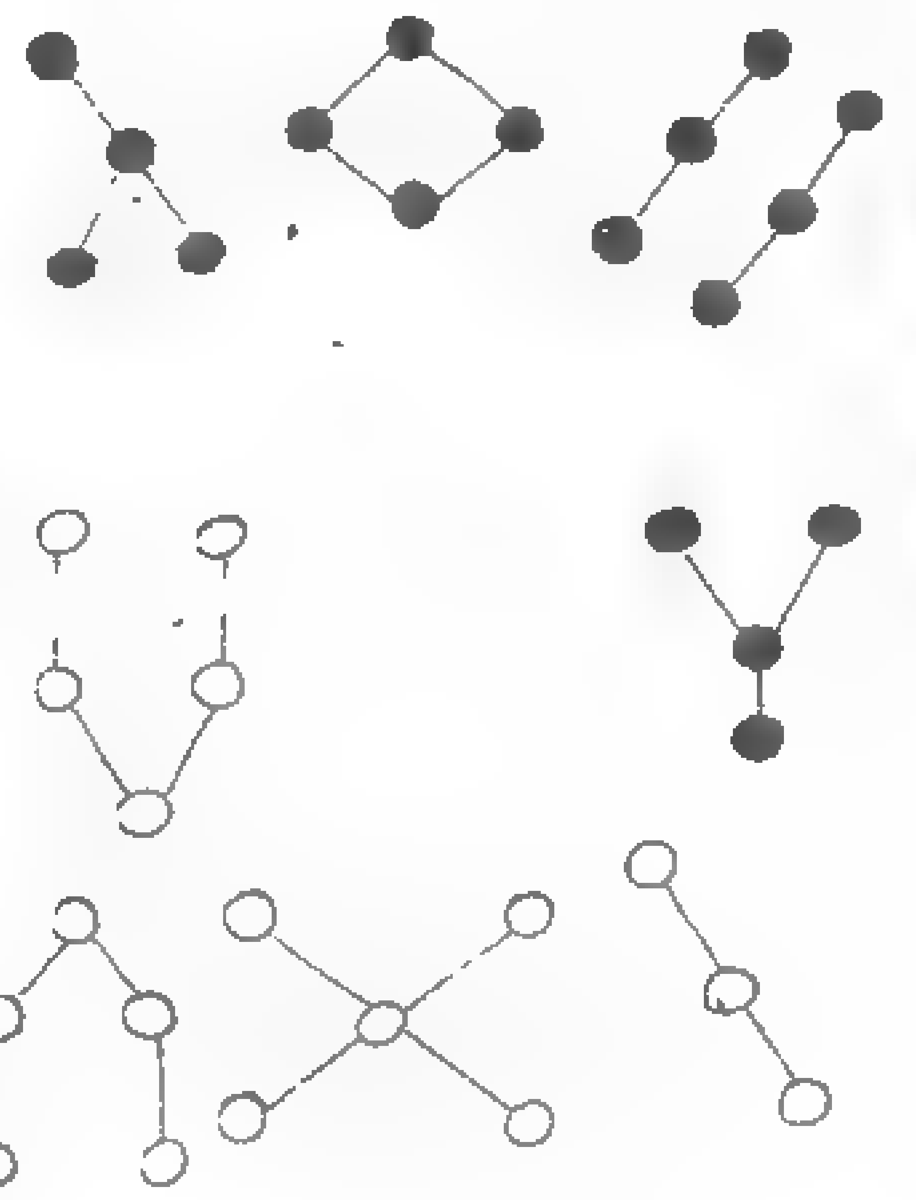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四象在乎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天一居北方坎位爲水地二居南方離位爲火天三居東方震位爲木地四居西方兌位爲金此在四正之位而爲生數也天五居中央則是五土數也土無定位然後分王四正之方能生萬物故北方水一得土五而成六南方火二得土五而成七東方木三得土五而成八西方金四得土五而成九此謂之四象也

河圖始數益洛書成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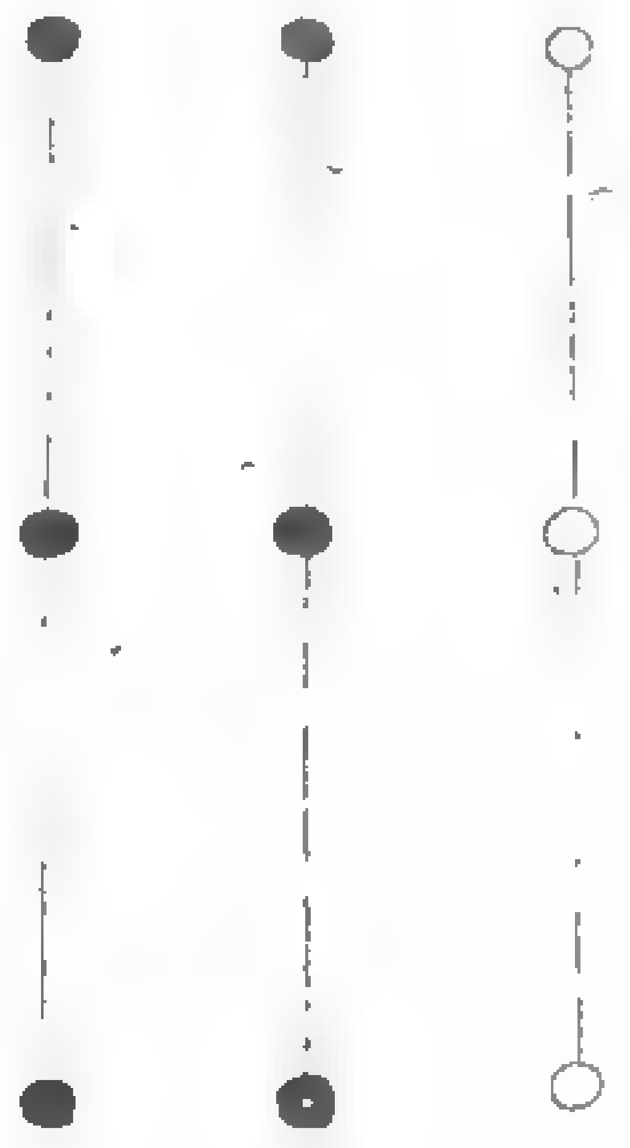
河圖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爲象之始至于天五則居中而主乎土變化但未能成形謂之四象矣至於洛書有土十之成數故水火金木皆相奇耦而成形矣故河圖合四象之數可以定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數可以備八卦之象也是象生其卦必俟天之變而備於洛書土十之成數而後成八卦矣二者相資方能成卦

河圖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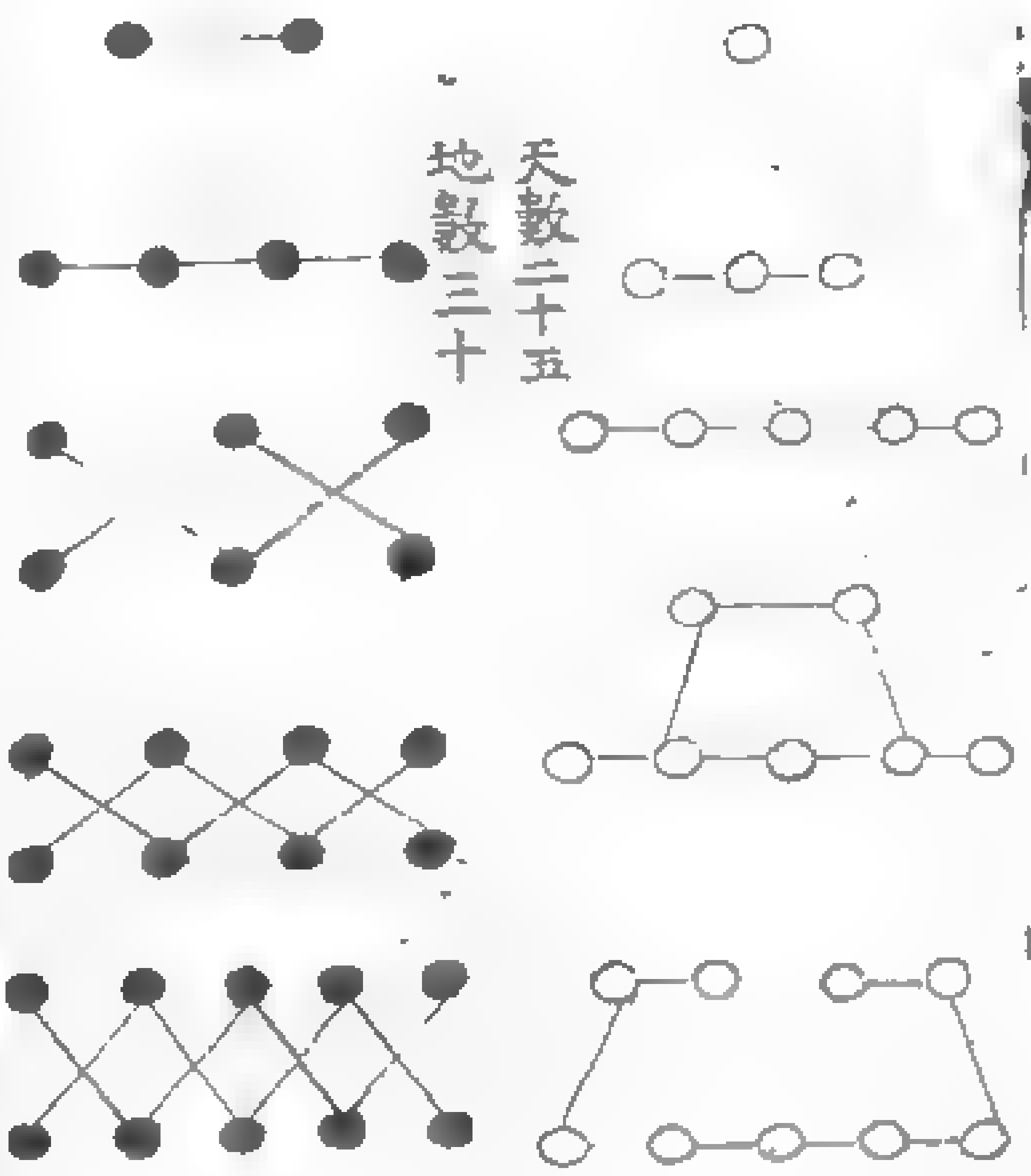
此八象者始由四象所生也伏羲氏先按河圖有八方將以八卦位焉次取洛書土十之成數將以八卦象焉乃觀陰陽而設奇偶二畫觀天地人而設上中下三位以三畫純陽則爲乾以六畫純陰則爲坤以一陽處二陰之下不能屈於柔以動出而爲震以一陰處二陽之下不能犯於剛乃復入爲巽以一陽處二陰之間上下皆弱因能相濟以險難而爲坎以一陰處二陽之中上下皆强足以自託乃麗而爲離以一陽處二陰之上則以駐下則止爲艮以一陰處二陽之上柔能撫下則說而兌

乾元用九坤元用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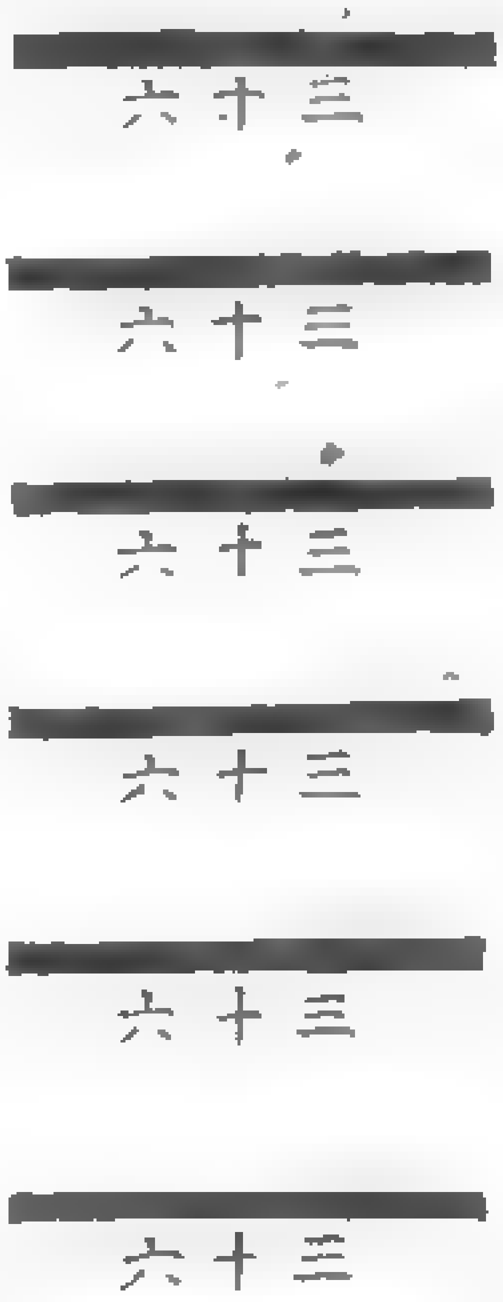
乾陽之位共十二畫謂乾三爻震坎艮各一爻巽離兌各二爻共十二畫也坤陰之位共二十四畫謂坤六畫巽離兌各一畫震坎艮各二畫計二十四畫也陽爻君道也故得兼之計有三十六畫所以四九三十六畫陽爻則稱九也坤臣道也不得僭上故四六二十四畫所以陰爻則稱六也故乾三畫兼坤之六畫成陽之九也陽進而乾元用九矣陰退而坤元用六矣合此於九六者蓋天地剛柔之性也

天地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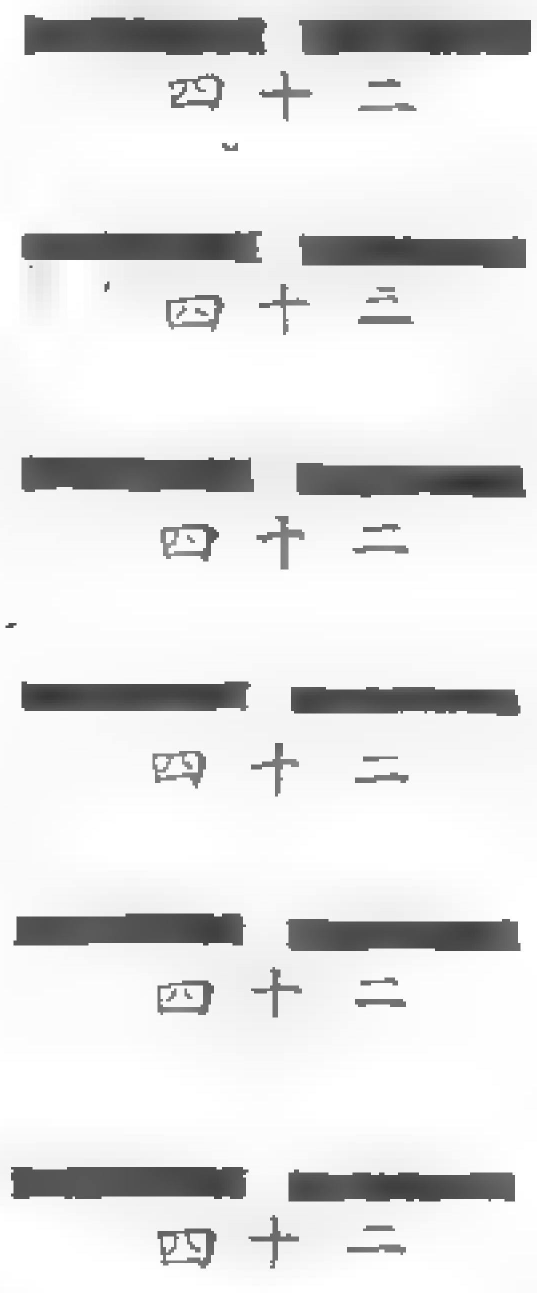


乾坤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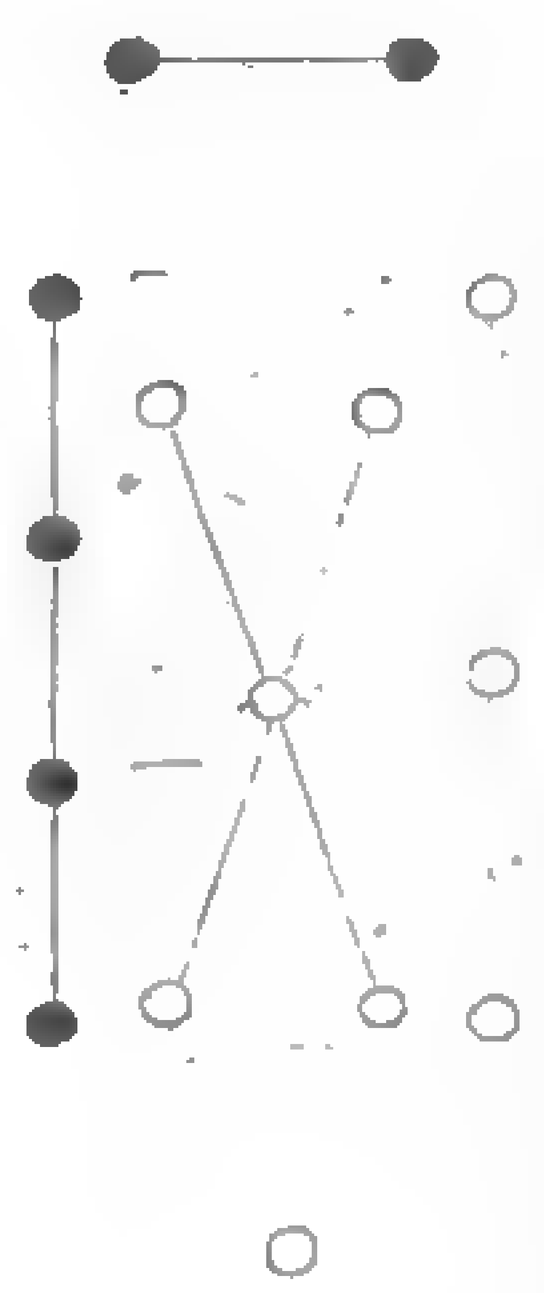
乾策三十六



坤策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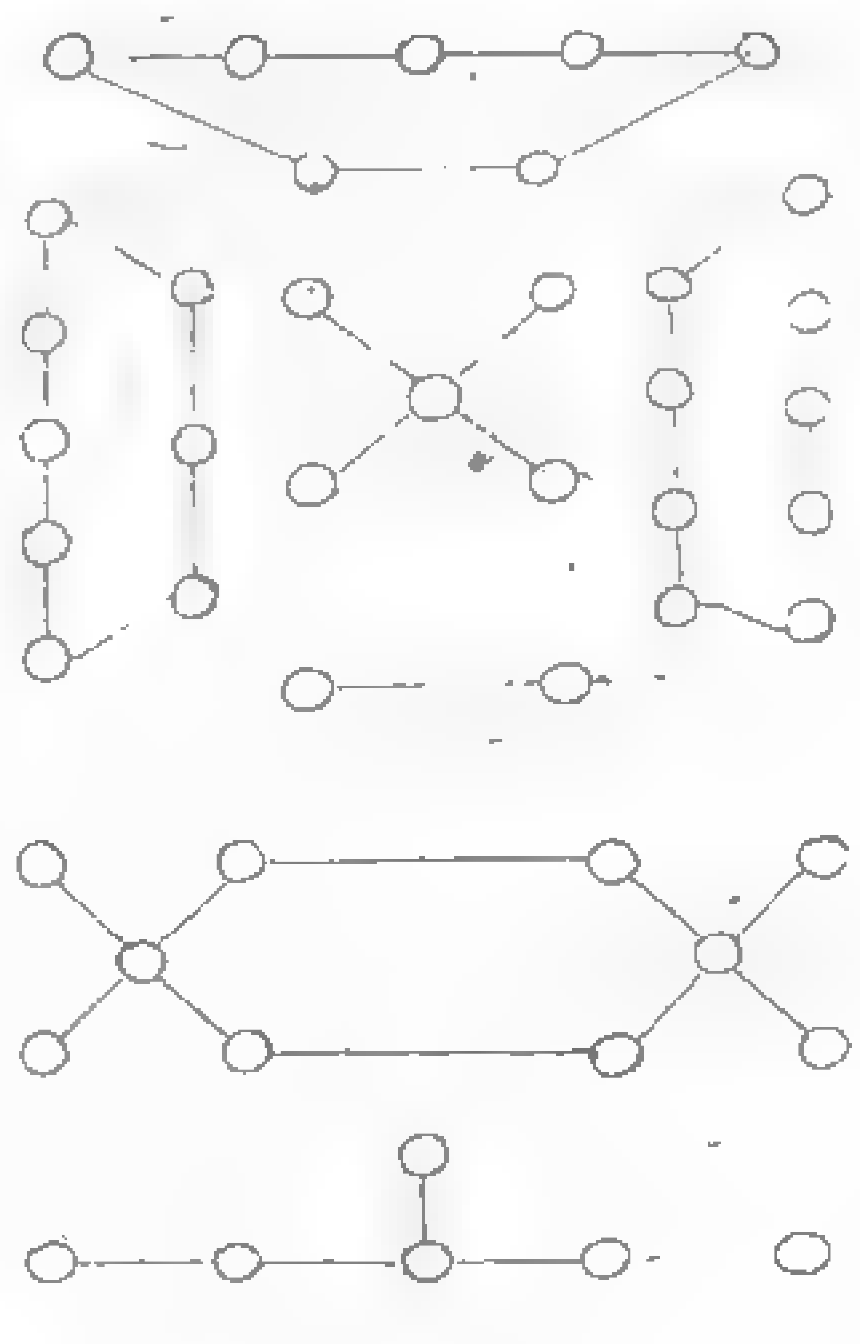


河圖天地十五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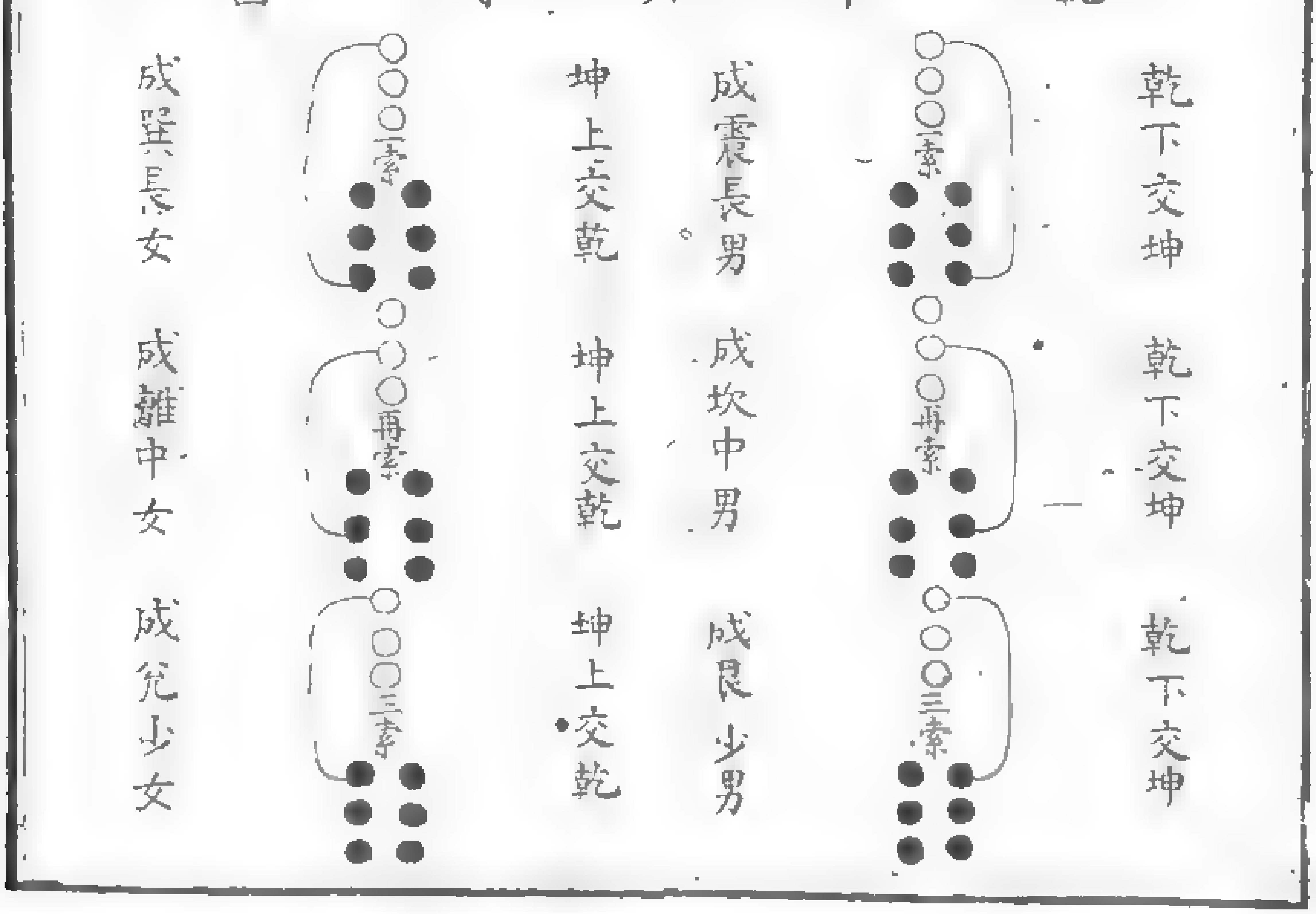
此天地之數十有五也或統而取之其旨有六蓋合自然之數也且其一者始就河圖縱横之皆十五數也其二者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凡十五數也其三者以其太極分混而爲一即是一也一氣判而爲儀見三也二儀分而爲象見七也四象言而生八卦見十五數也其四者謂五行之生數是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見十五數也其五者將五行之數中分爲之以象陰陽則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見其十五數也其六者以少陰少陽不動則不能變亦且八爲少陰陰動而退故此少陰而爲盛陰所以稱六也七爲少陽陽動而進故少陽動而爲盛陽所以進稱九也六與九合亦見其十五也斯蓋一三五陽位爲二四間而五居中然配五四方也如六七八九合而周以爲四象也

其用四十有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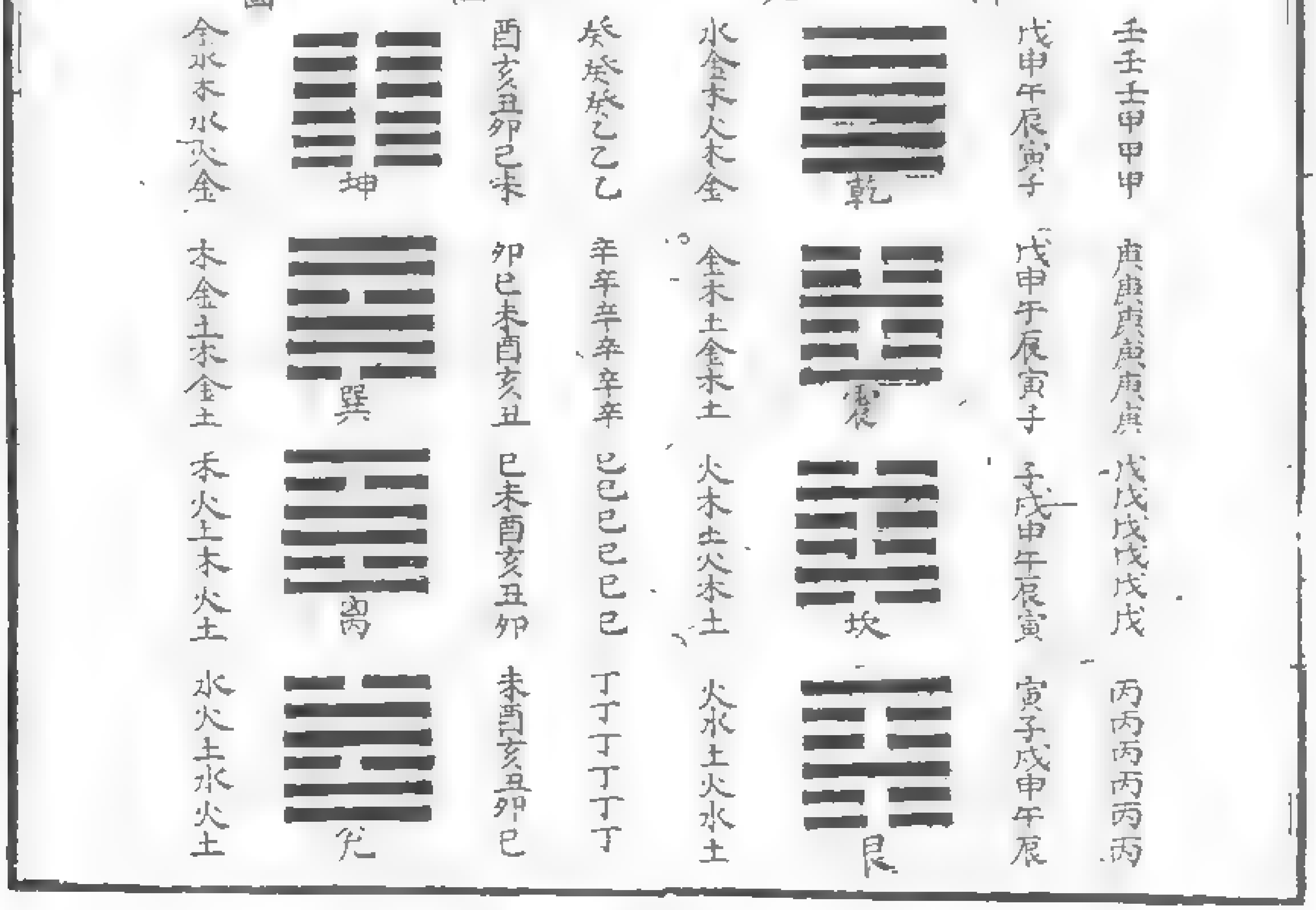


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地二上駕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生木於東地四右轉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天陽也故其數奇地陰也故其數耦奇偶相合而五十有五之數備大衍之數減其五者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之本也蓋天五爲變化之始散在五行之位故中無定象天始生一肇其有數也而後生四象五行之數今爲虛而不用是明元氣爲造化之宗居尊不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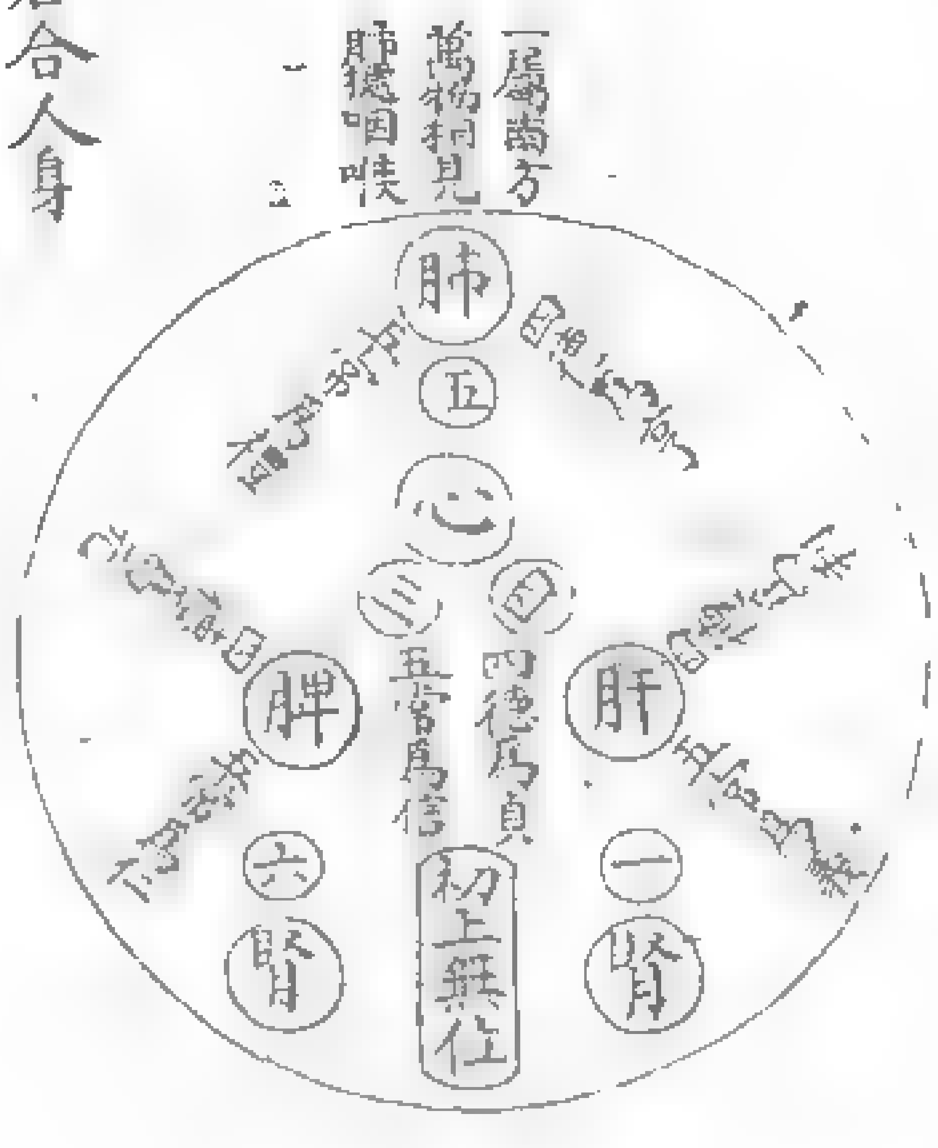
乾坤六子圖


乾下交坤
成震長男
一索
坤上交乾
成巽長女
乾下交坤
成坎中男
再索
坤上交乾
成離中女
乾下交坤
成艮少男
三索
坤上交乾
成兌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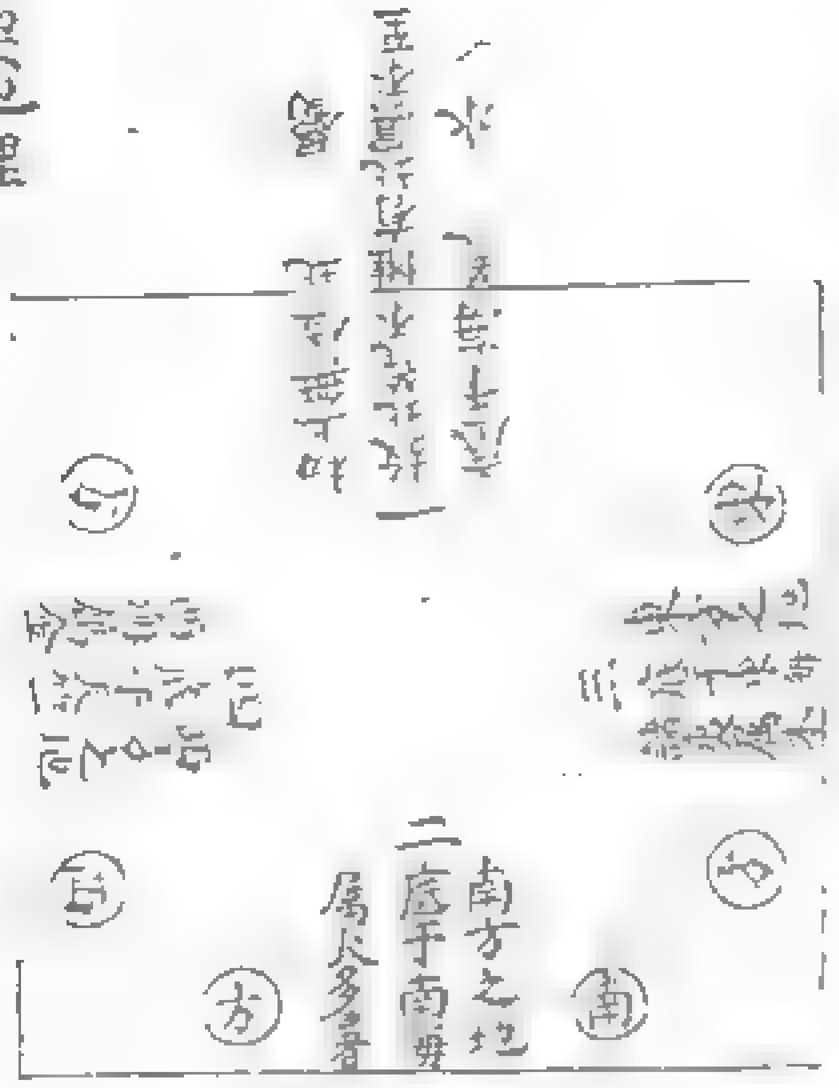
渾天六位圖


乾
壬壬壬甲甲甲
戌申午辰寅子
水金土火木金
震
庚庚庚庚庚庚
戌申午辰寅子
金木土金木土
坎
戊戊戊戊戊戊
子戌申午辰寅
火木土火木土
艮
丙丙丙丙丙丙
寅子戌申午辰
火水土火水土
坤
癸癸癸乙乙乙
酉亥丑卯巳未
金水木水火金
巽
辛辛辛辛辛辛
卯巳未酉亥丑
木金土木金土
離
巳巳巳巳巳巳
巳未酉亥丑卯
木火土木火土
兌
丁丁丁丁丁丁
未酉亥丑卯巳
水火土水火土

六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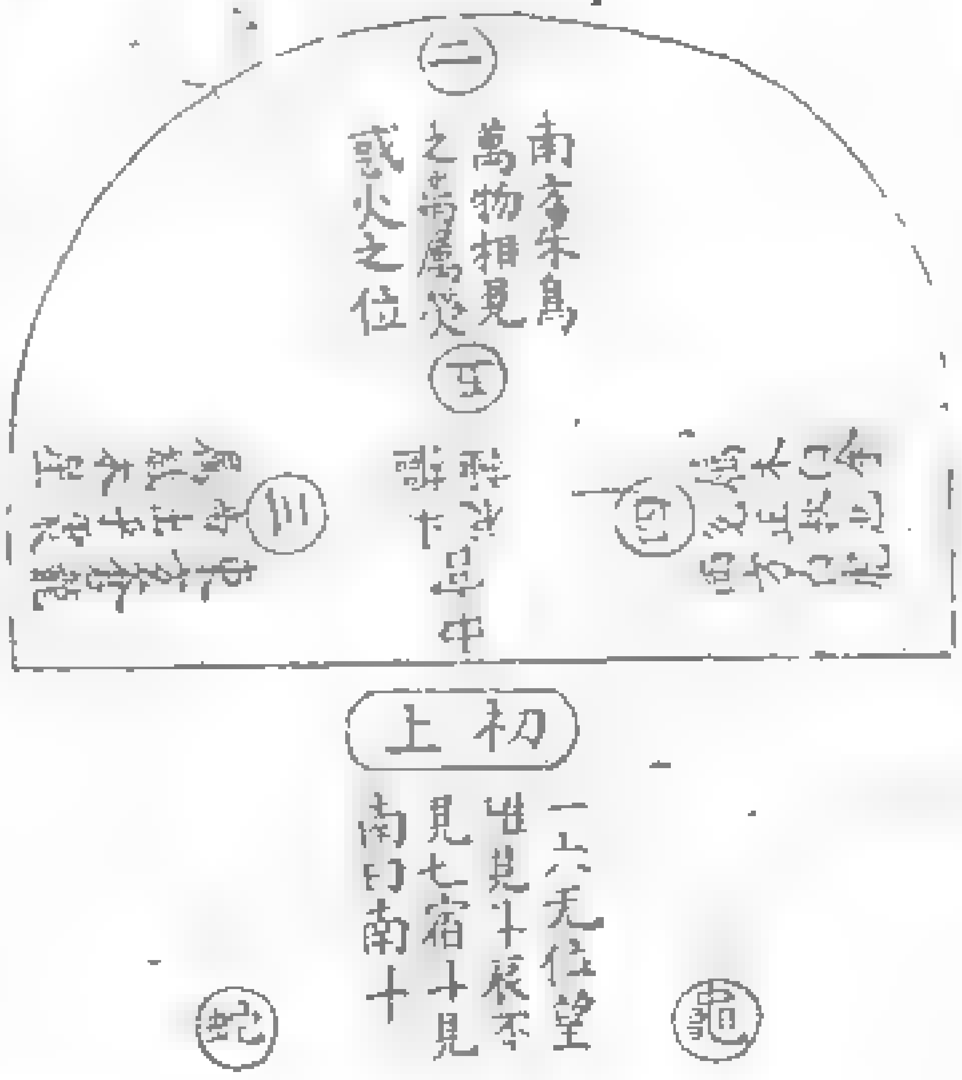


右合人身



右契地理

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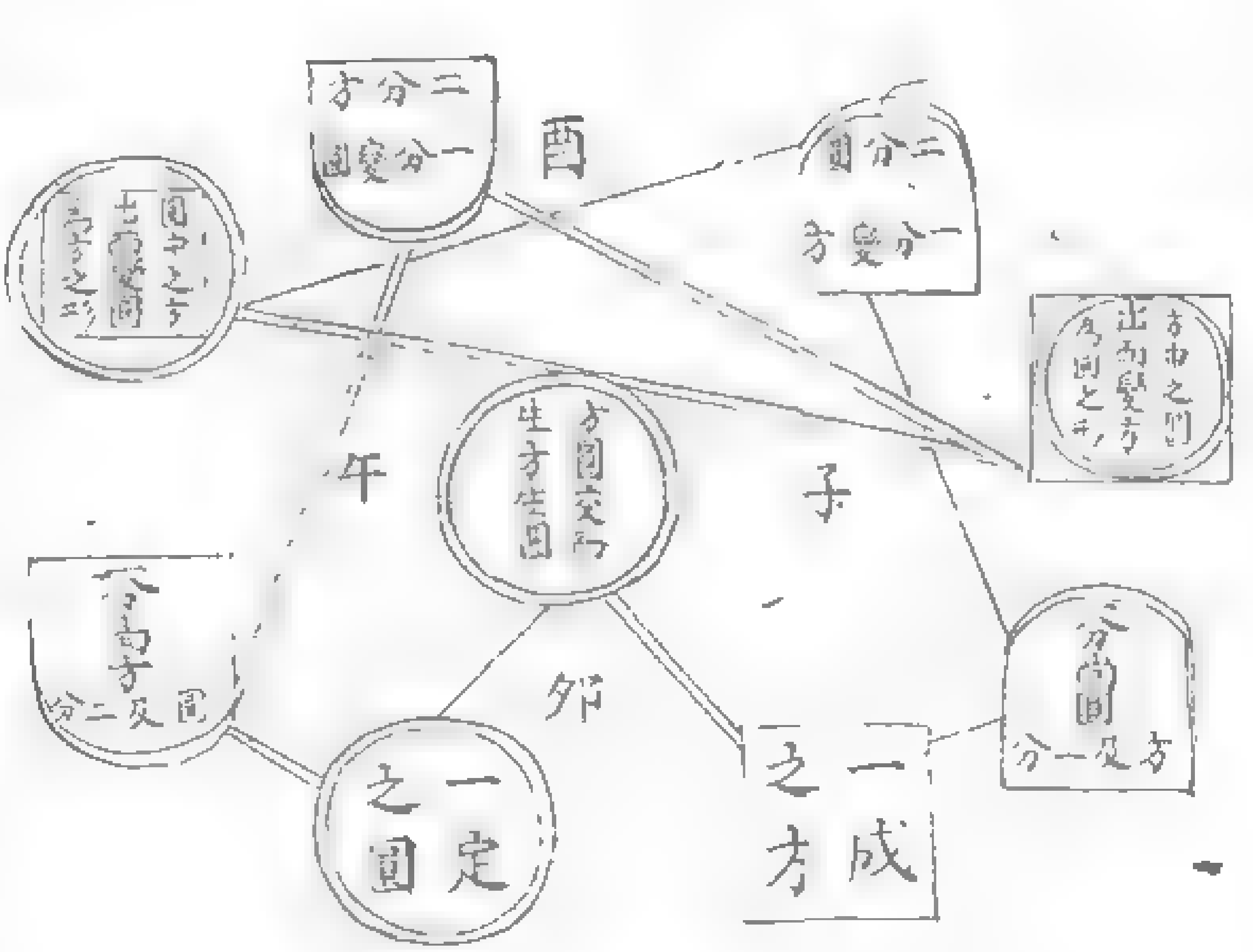


右準天象

六位以二三四五爲經七八九六爲緯者象天文也天以龍虎鳥龜爲經鎮歲熒惑太白爲緯六位之經无玄武之數者北望惟見斗樞辰極也故斗謂之北斗辰謂之北辰雖名曰北而實天中是一六太極之數潛宿於五也河圖六一居亥子之北五居中央是中央於北皆得太極之數也六位之緯无鎮星之數者鎮星二十八載一周天歲熒惑太白辰皆歷鎮星所鎮之宿而行如陰陽家所謂土居中宮王四季之說也故易爻凡三百八十四上契上象之數而吉凶之變占於七八九六如五星之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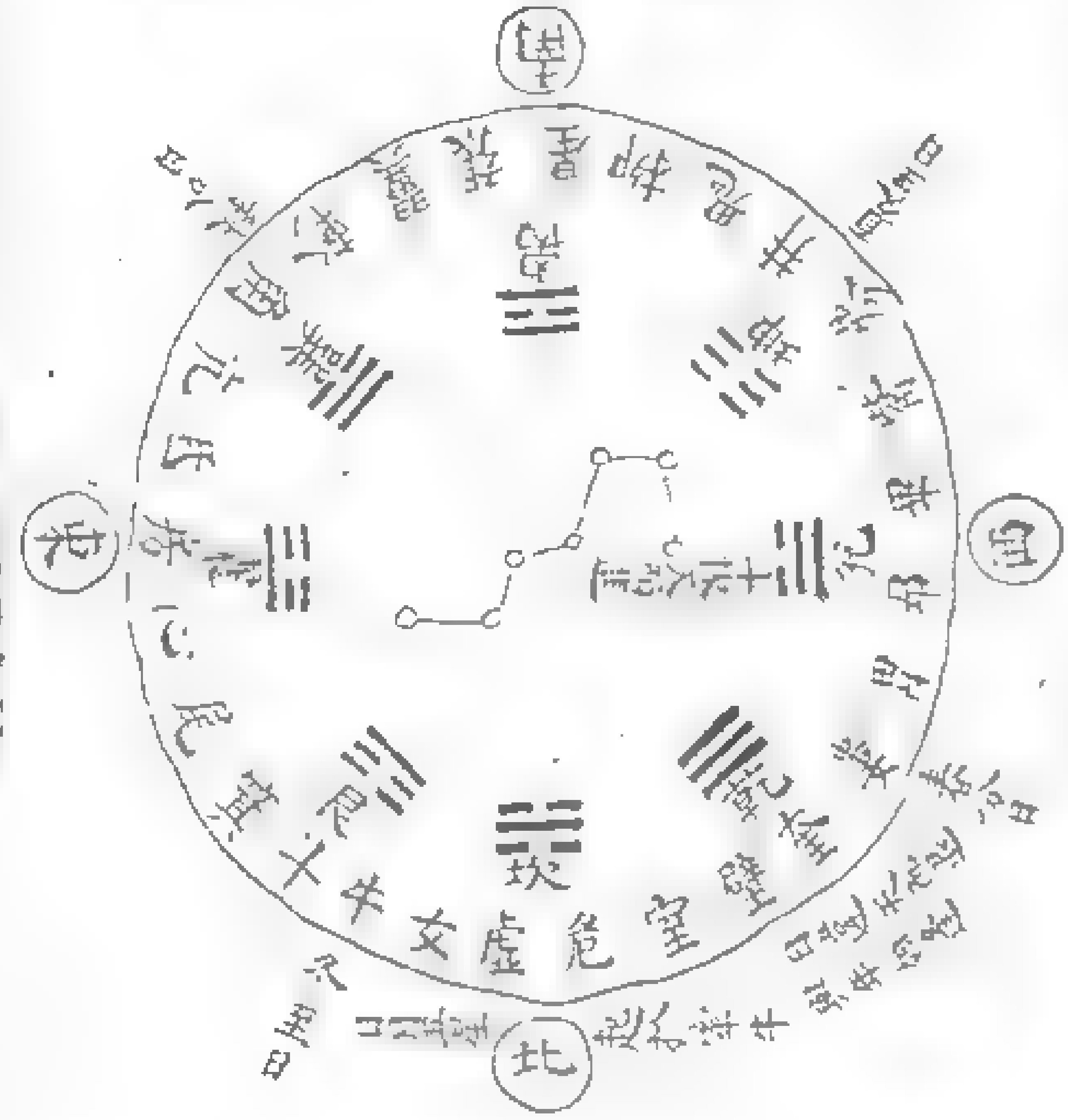
伏羲先天圖

方圓相生圖



右伏羲八卦圖王豫傳於邵康節而鄭夬得之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奭坤初艮初兌初犖坎初離初釐震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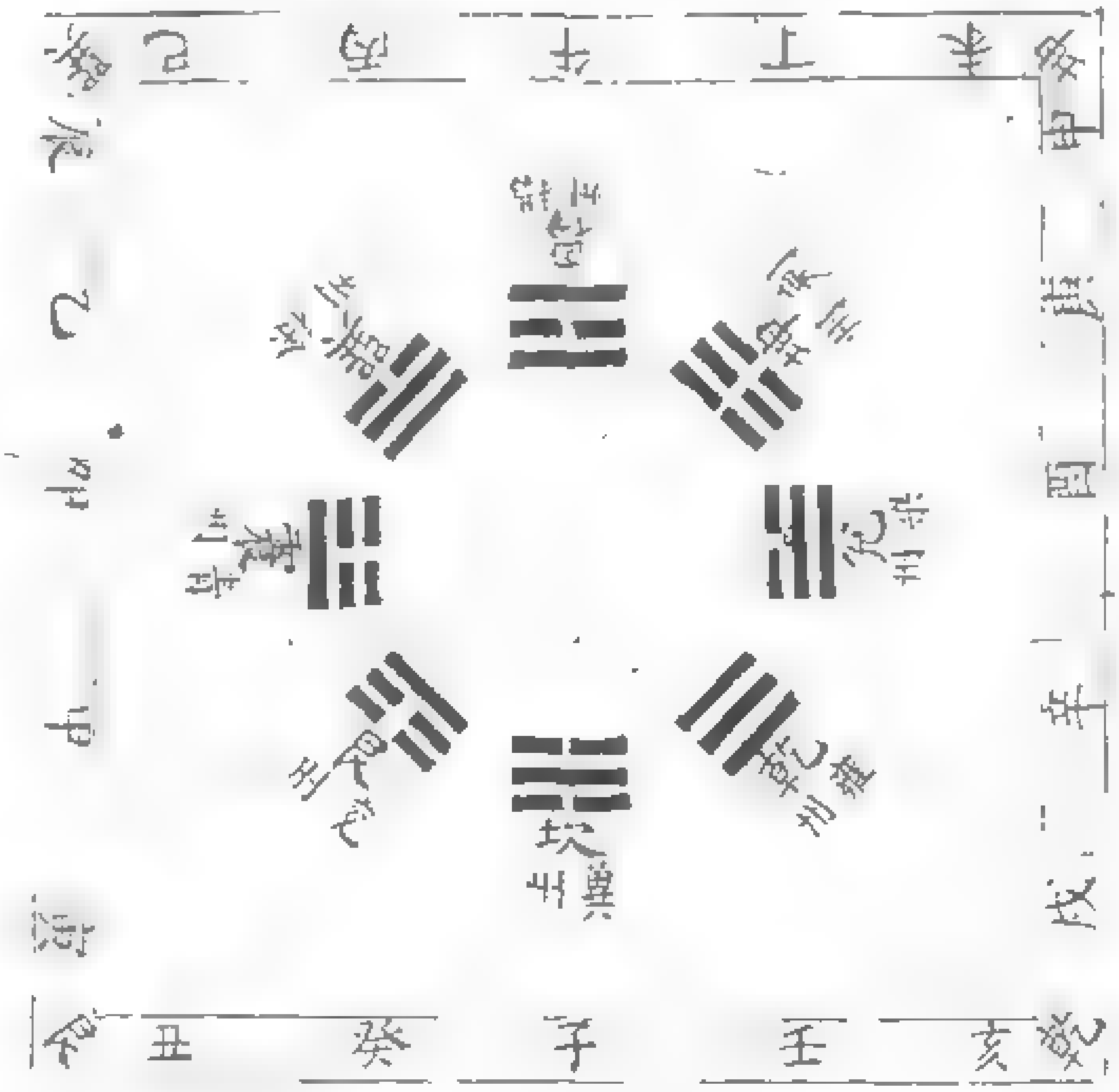
仰觀天文圖



鄭氏云古先天圖揚雄太玄經關子明洞極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而已惜乎雄之大玄子明之洞極倣易爲書泥於文字後世忽之以爲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陽之參同契意在於鍛鍊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又爲異端也堯夫擺去文字小術而著書天下又不顧之但以爲律曆之用難矣哉四家之學皆先於古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原乎復無文字解註而世亦以爲無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圖圖註脚比之四家爲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圖之中於易之學爲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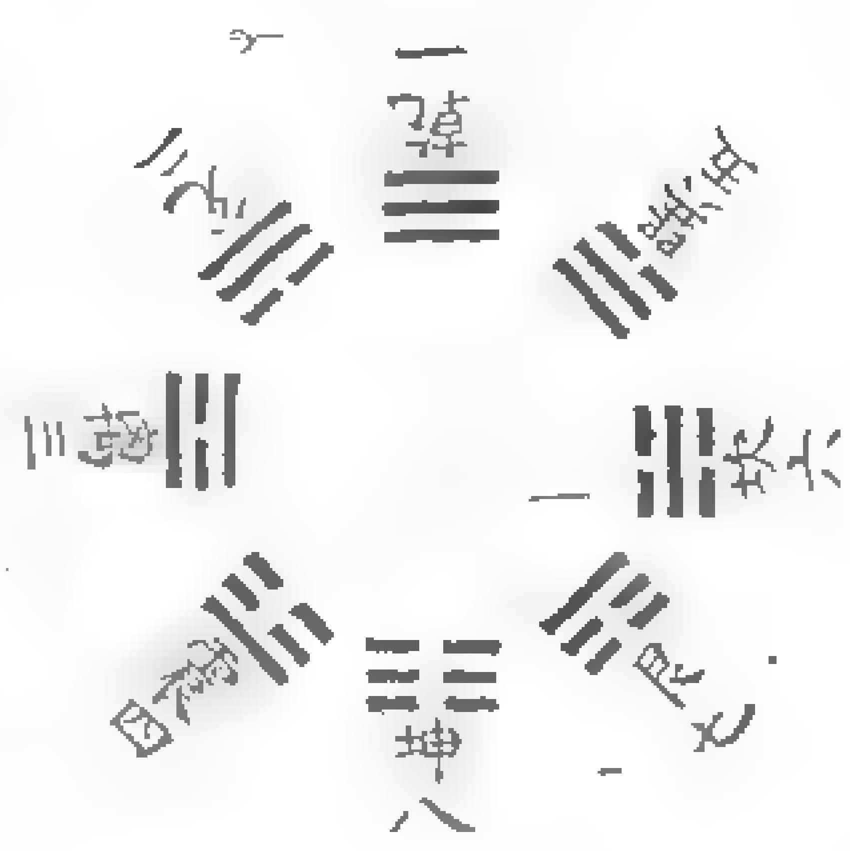
俯察地理圖

伏羲仰觀天文以畫八卦故日月星辰之行度運數十日四時之屬凡麗於天之文者八卦无不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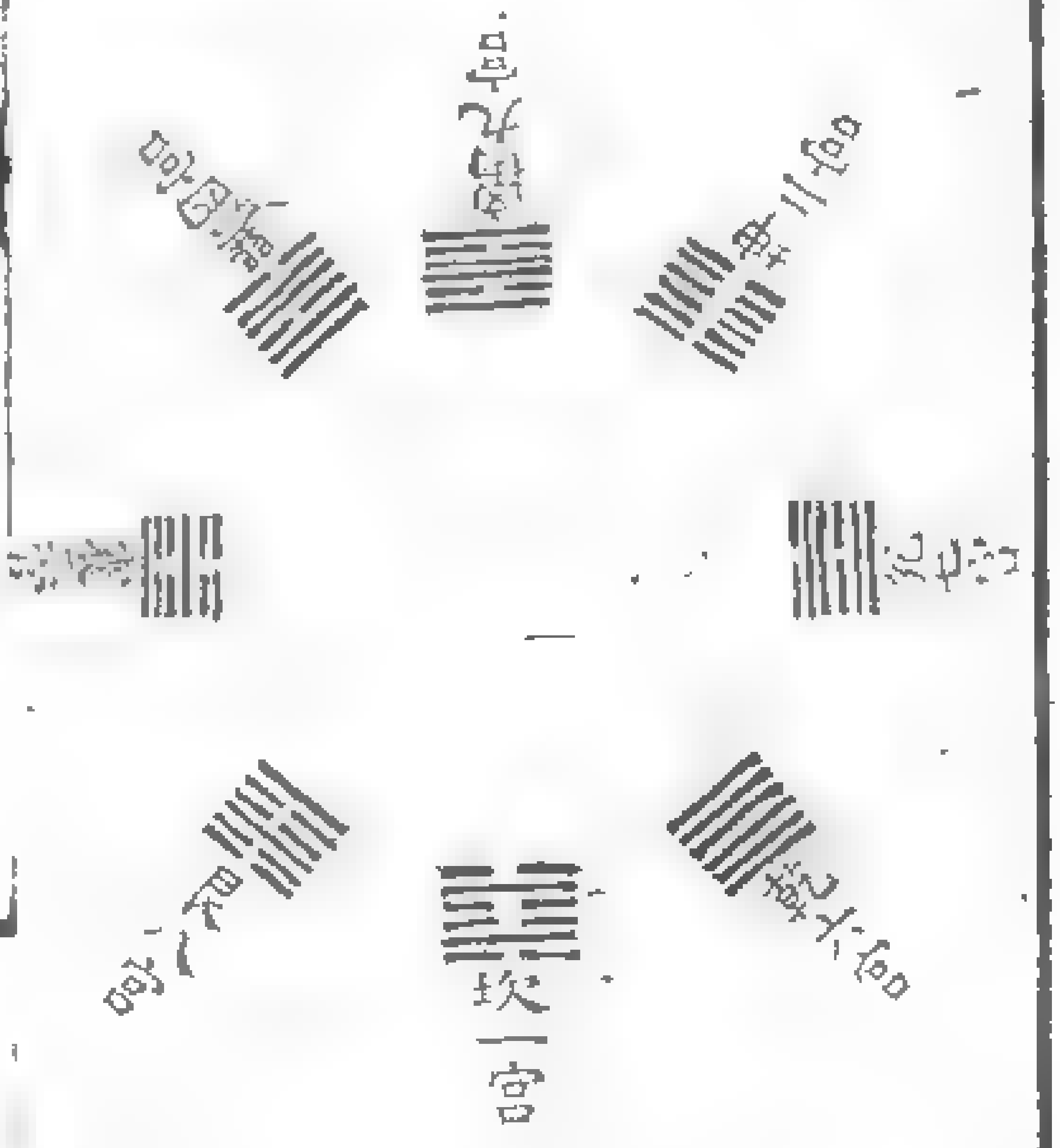
伏羲俯察地理以畫八卦故四方九州鳥獸草木十二支之屬凡麗於地之理者八卦无不統之

伏羲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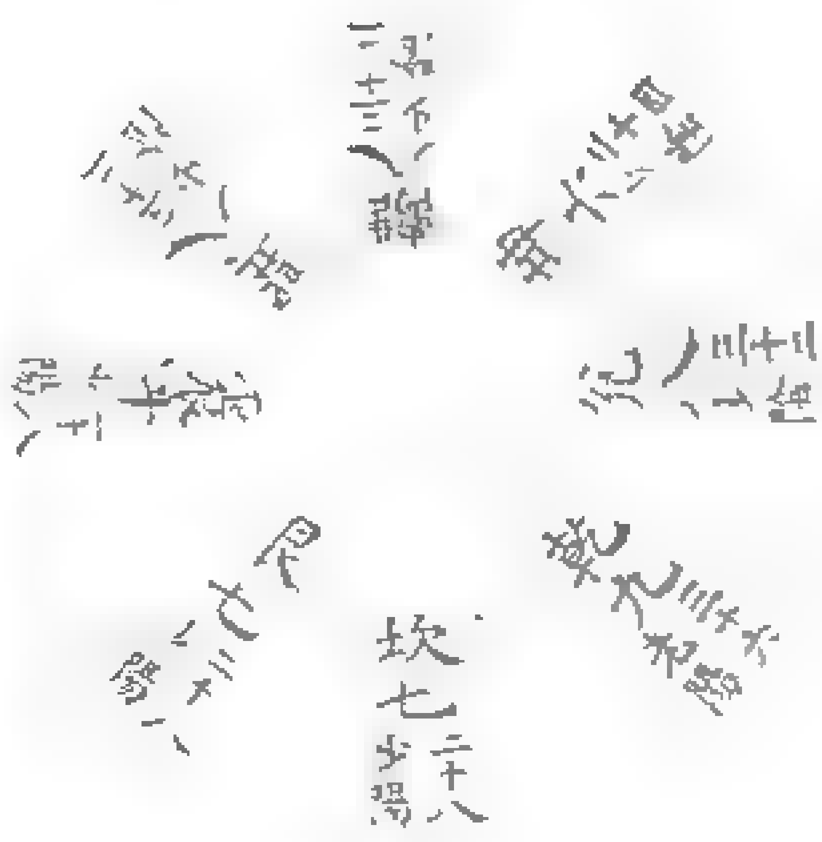


八卦取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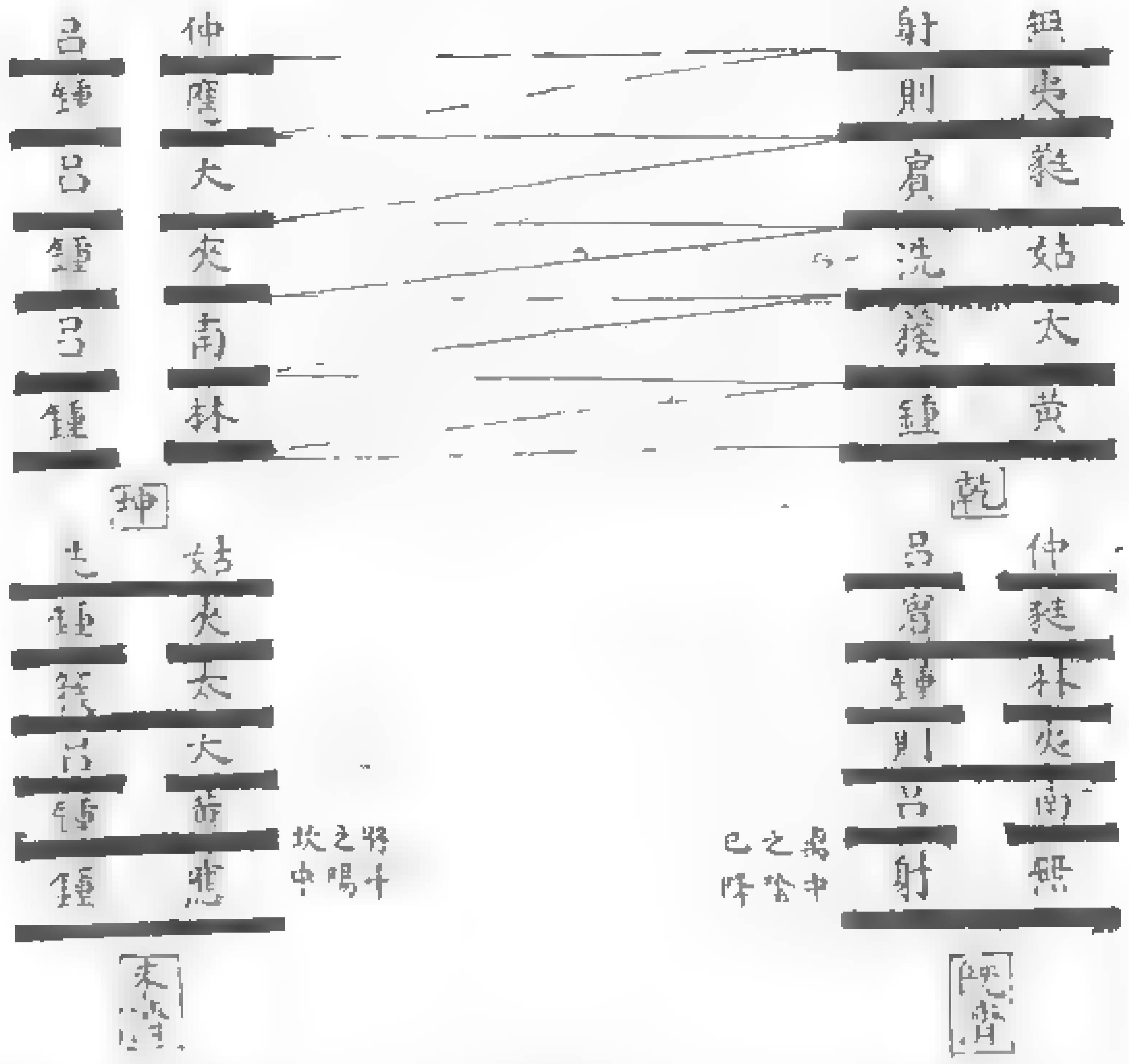
文王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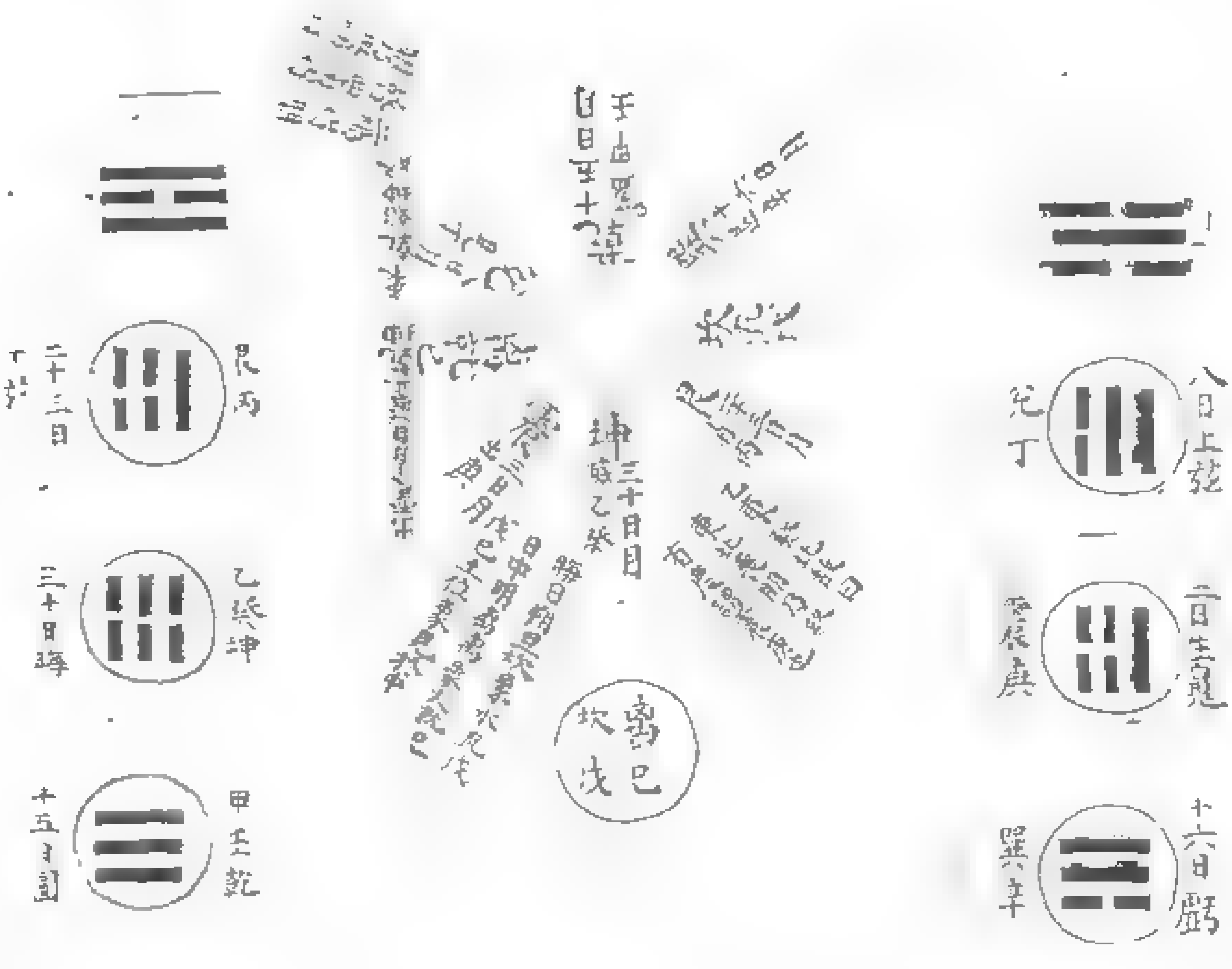
八卦象數圖



四卦合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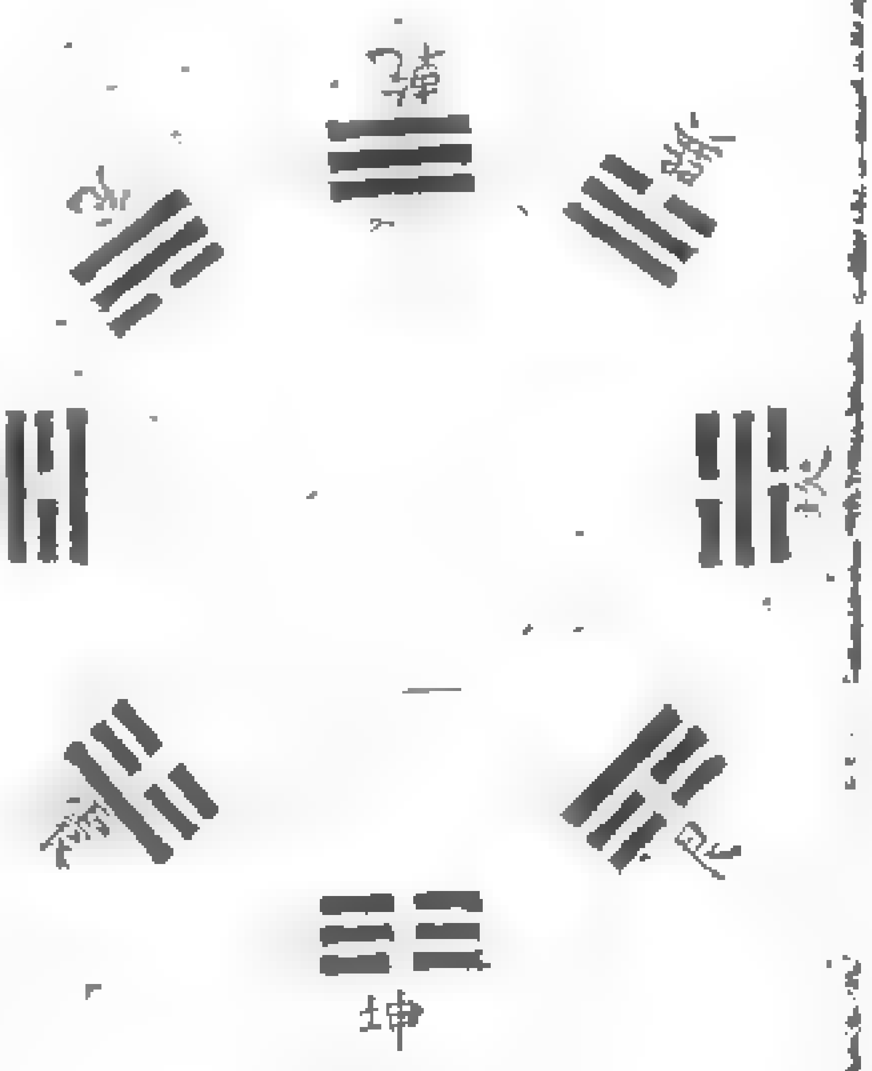


八卦納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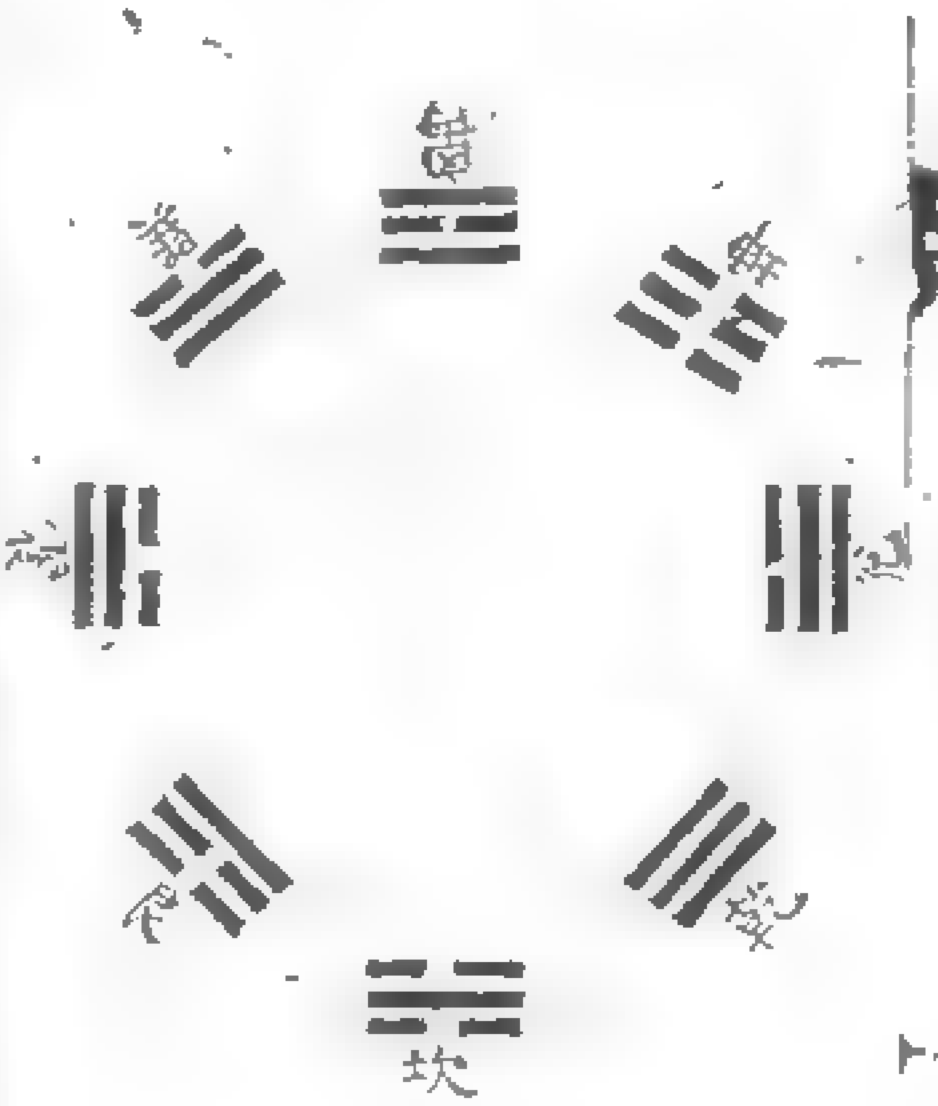
剛柔相摩圖

乾陽居上坤陰居下乾自震而左行坤自巽而右行天左地右故曰剛柔相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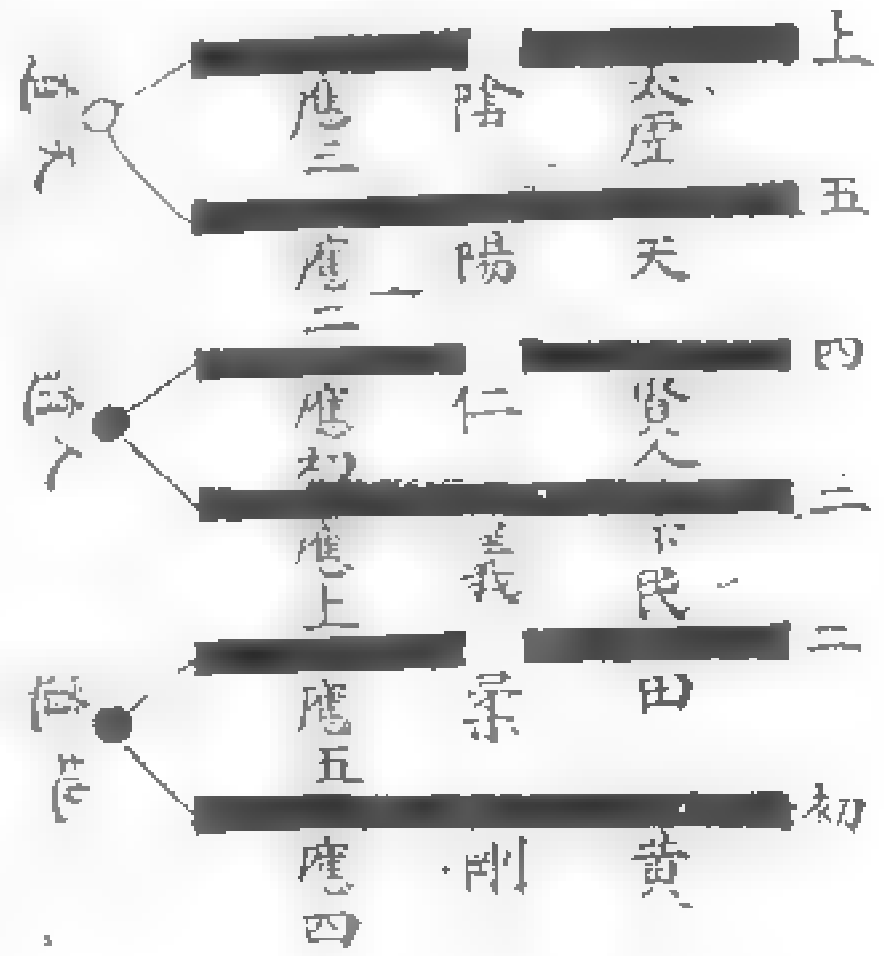


八卦相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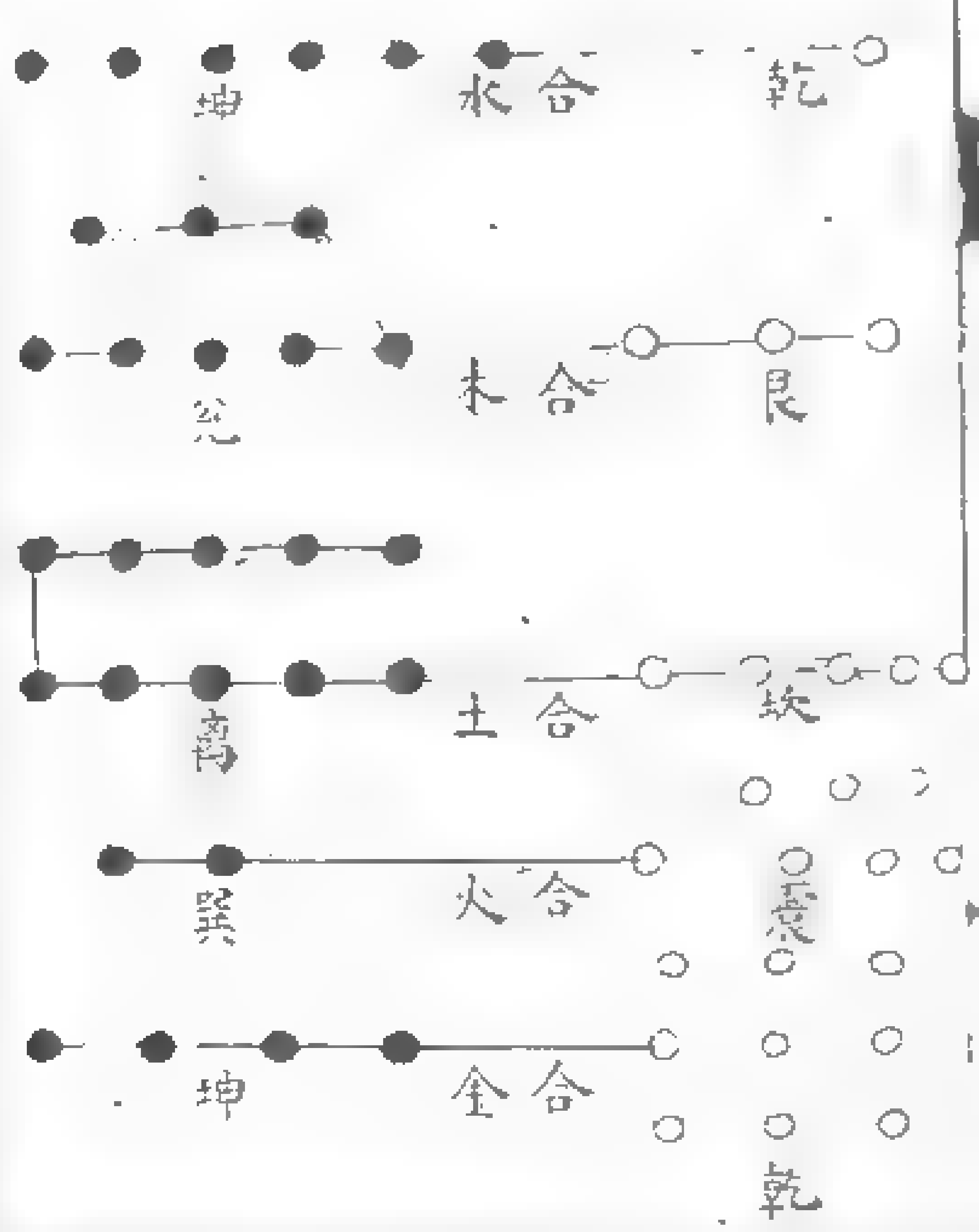
震盪艮兌盪坤離盪巽坎盪乾八卦往來迭相推盪京房曰盪陰入陽盪陽入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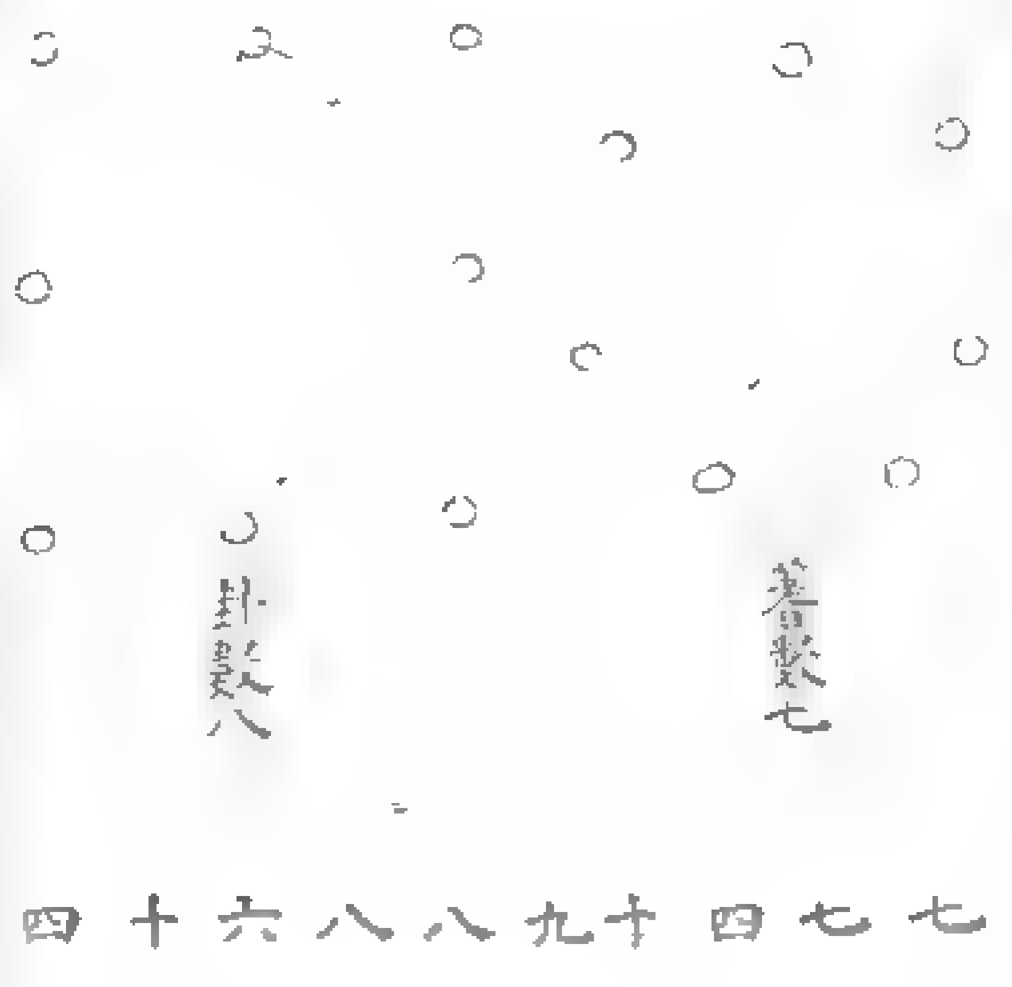
六爻三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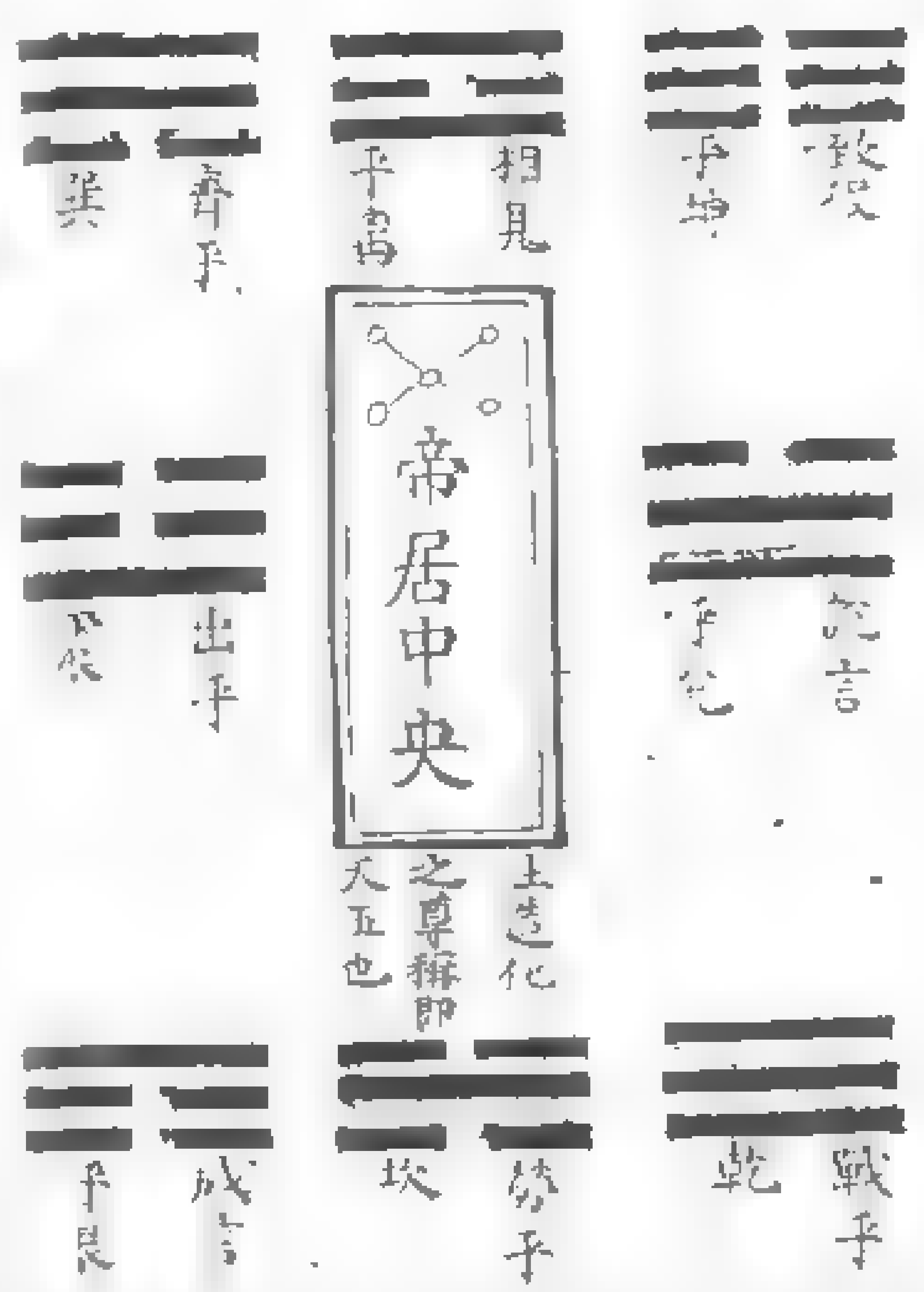
五位相合



蓍卦之德



帝出震圖



序上經圖

蓍之數七也七而七之其用四十九故其德圓卦之數八也八而八之其用六十四故其德方圓者運而不窮可以逆知來物方者其體有定可以識乎既往故圓象神方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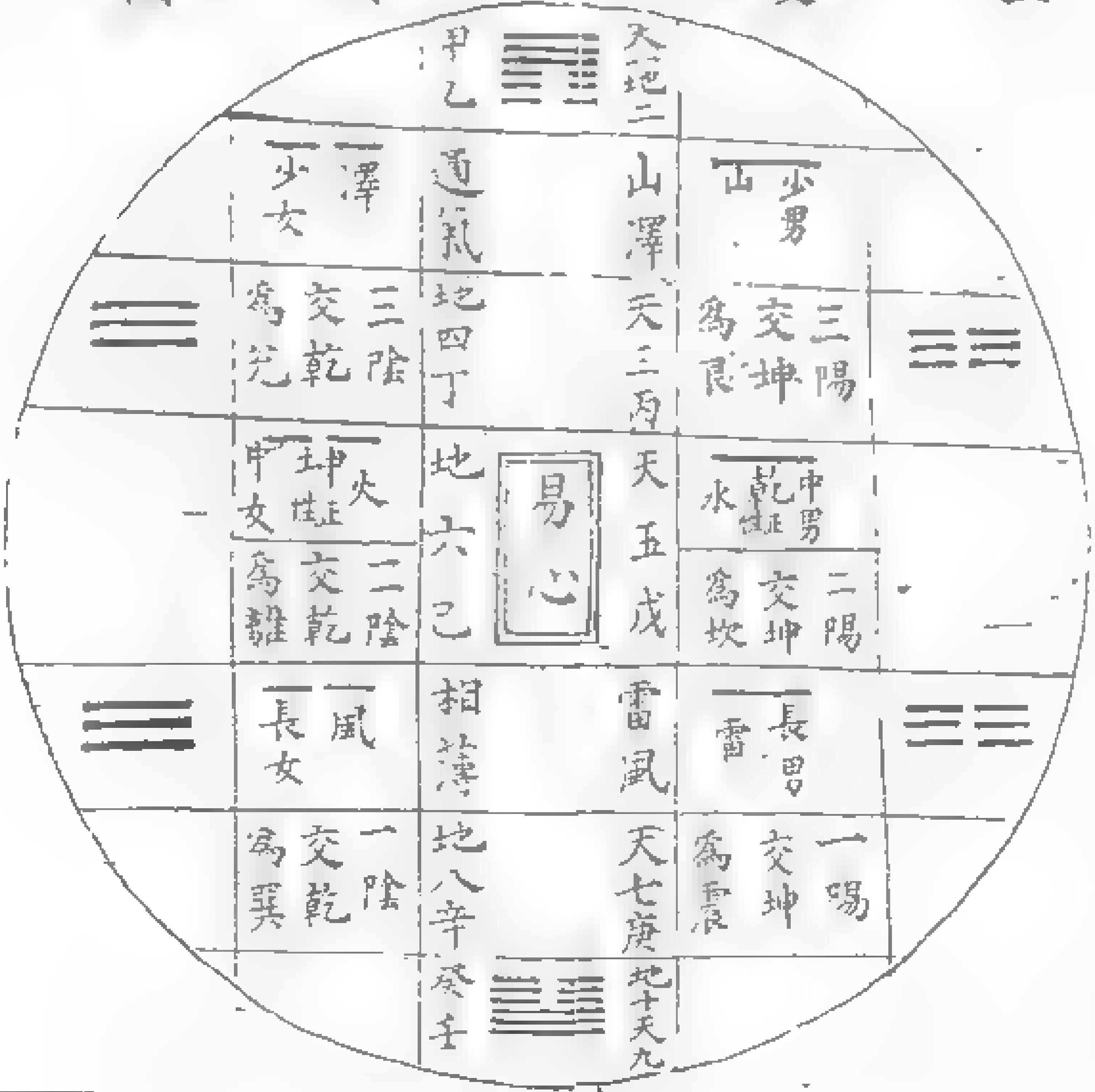
本乾九二爻變成同人次變无妄次變益次變頤終其變至離而止本坤六二爻變成師次變升次變恒次變大過終其變至坎而止故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焉

本咸六二爻變成大過次變困次變坎次變師次變蒙而終於未濟本恒初六爻變成大壯次變豐次變震次變復次變屯而入旣濟故下經始於咸恒終於旣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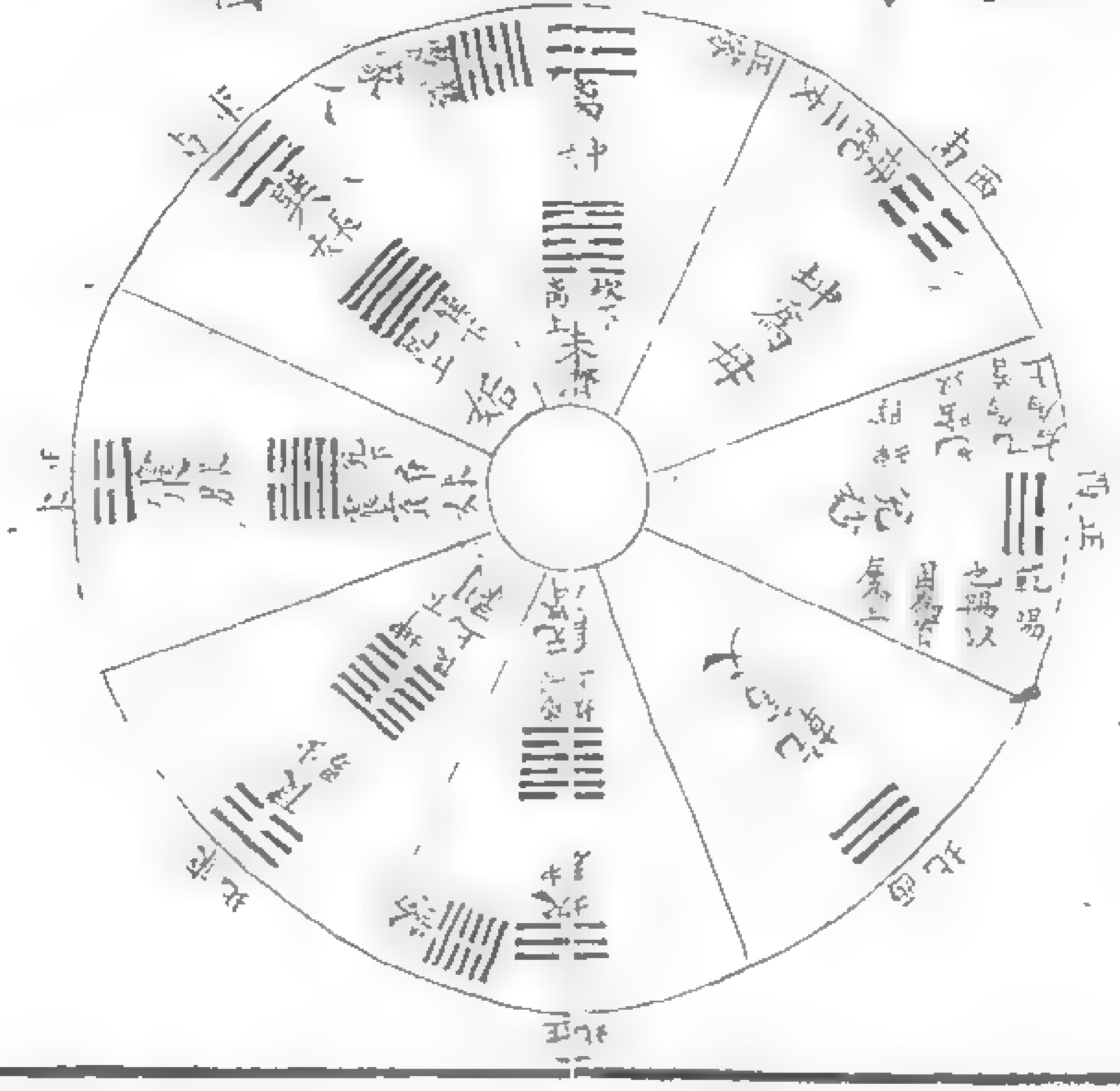
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

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中

三變大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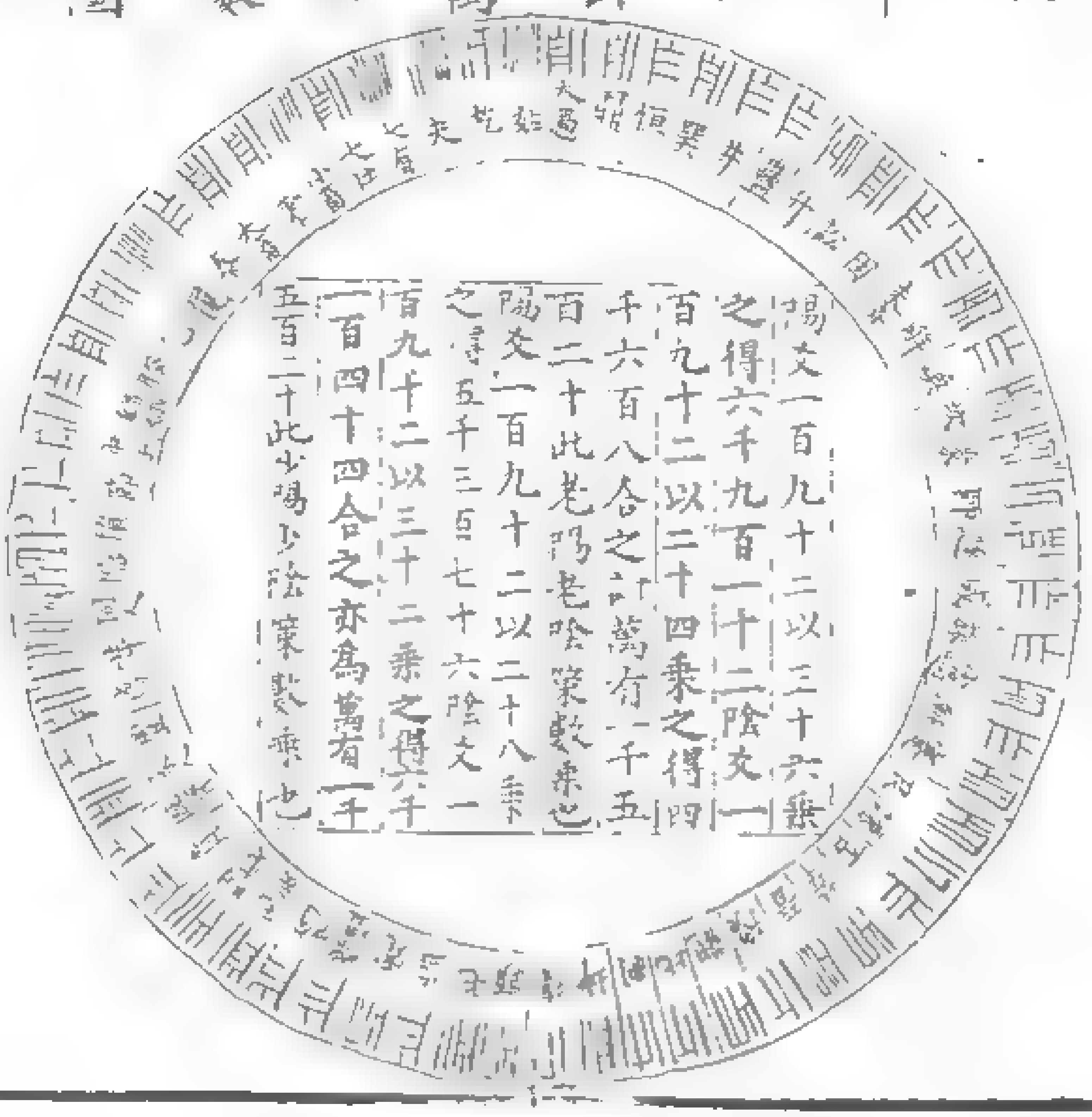
重易六爻圖



六十四卦天地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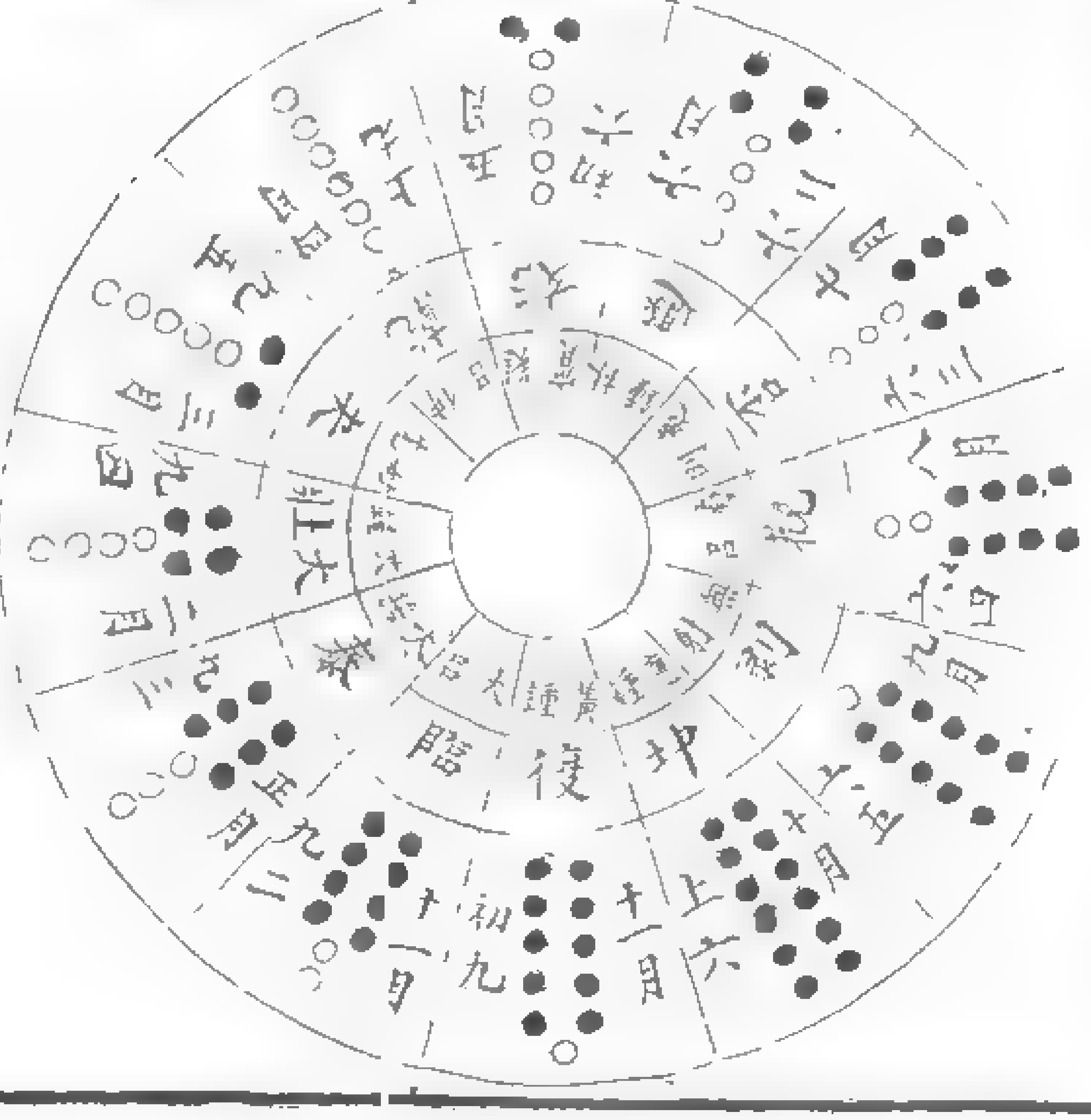
八八	七八	六八	五八	四八	三八	二八	一八
八七	七七	六七	五七	四七	三七	二七	一七
八六	七六	六六	五六	四六	三六	二六	一六
八五	七五	六五	五五	四五	三五	二五	一五
八四	七四	六四	五四	四四	三四	二四	一四
八三	七三	六三	五三	四三	三三	二三	一三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四二	三二	二二	一二
八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四一	三一	二一	一一

六十四卦萬物數圖



卦爻律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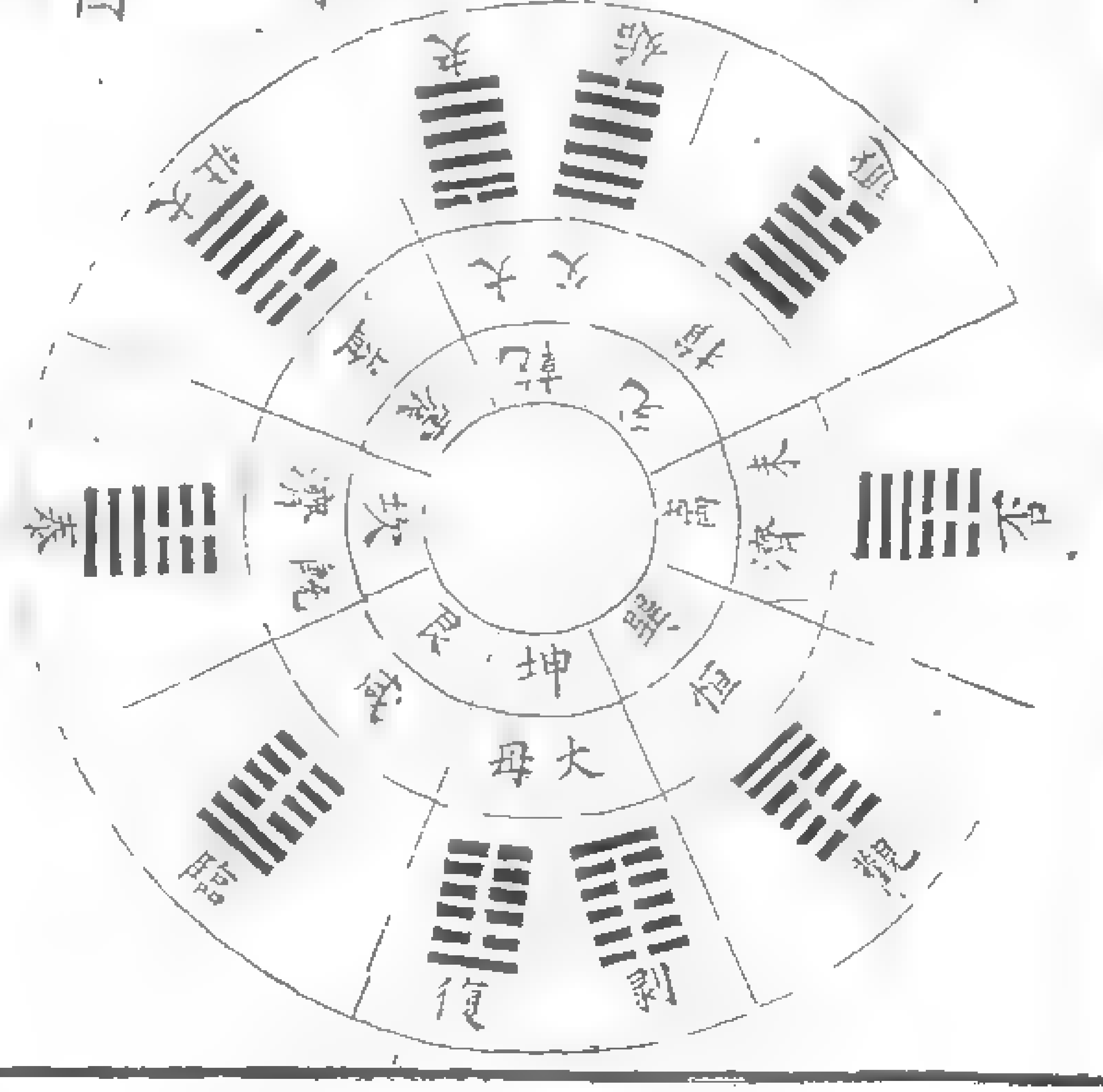
十一月復一陽生黃鍾氣應至四月六陽爲乾故闢戶謂之乾五月姤一陰生㽔賓氣應至十月六陰爲坤故闔戶謂之坤



運會曆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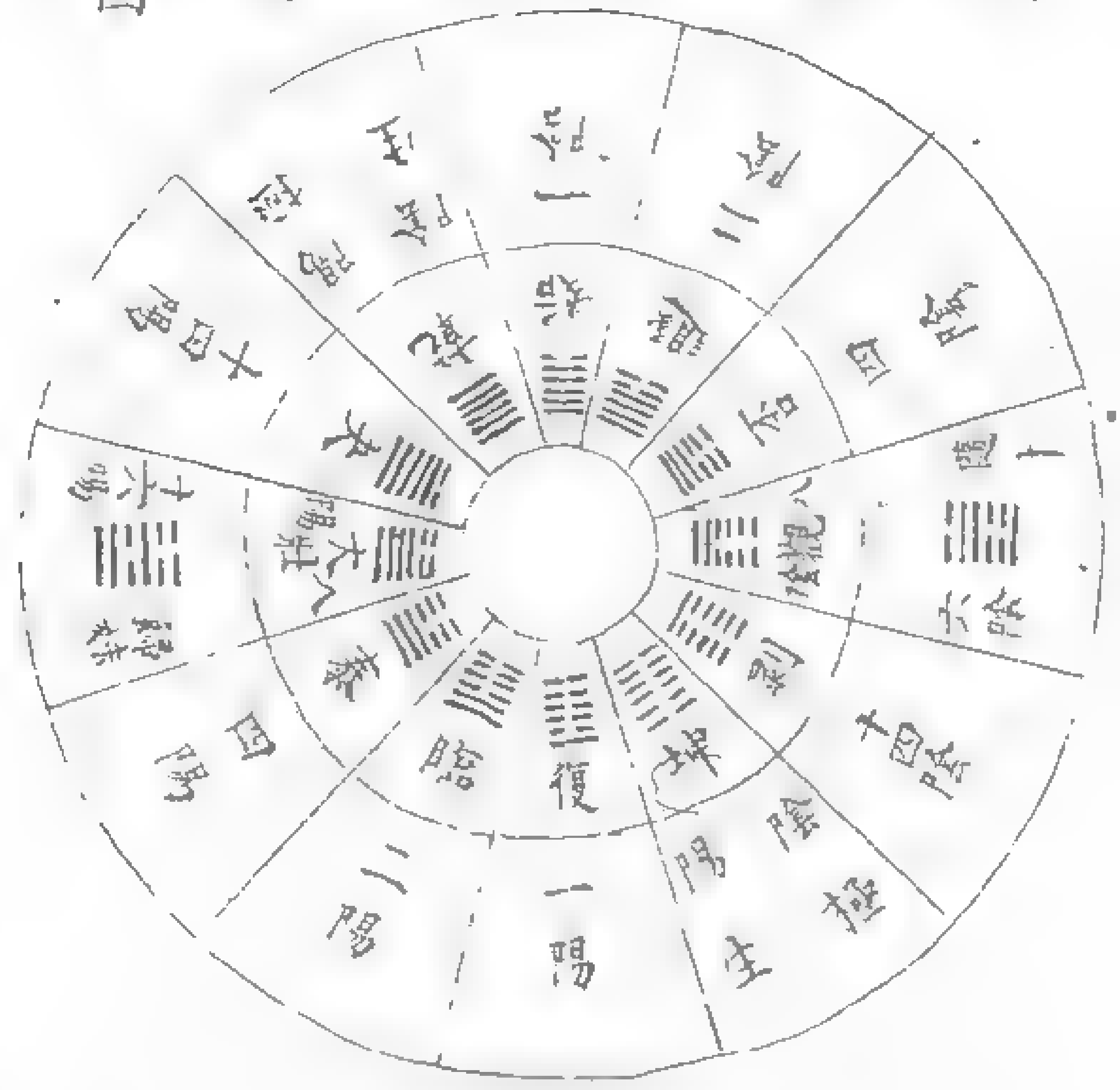
復十二世臨二十四世泰三十六世大壯四十八世夬六十世乾七十二世姤八十四世遯九十六世否一百八世觀一百二十世剝一百三十二世坤一百四十四世

乾坤大父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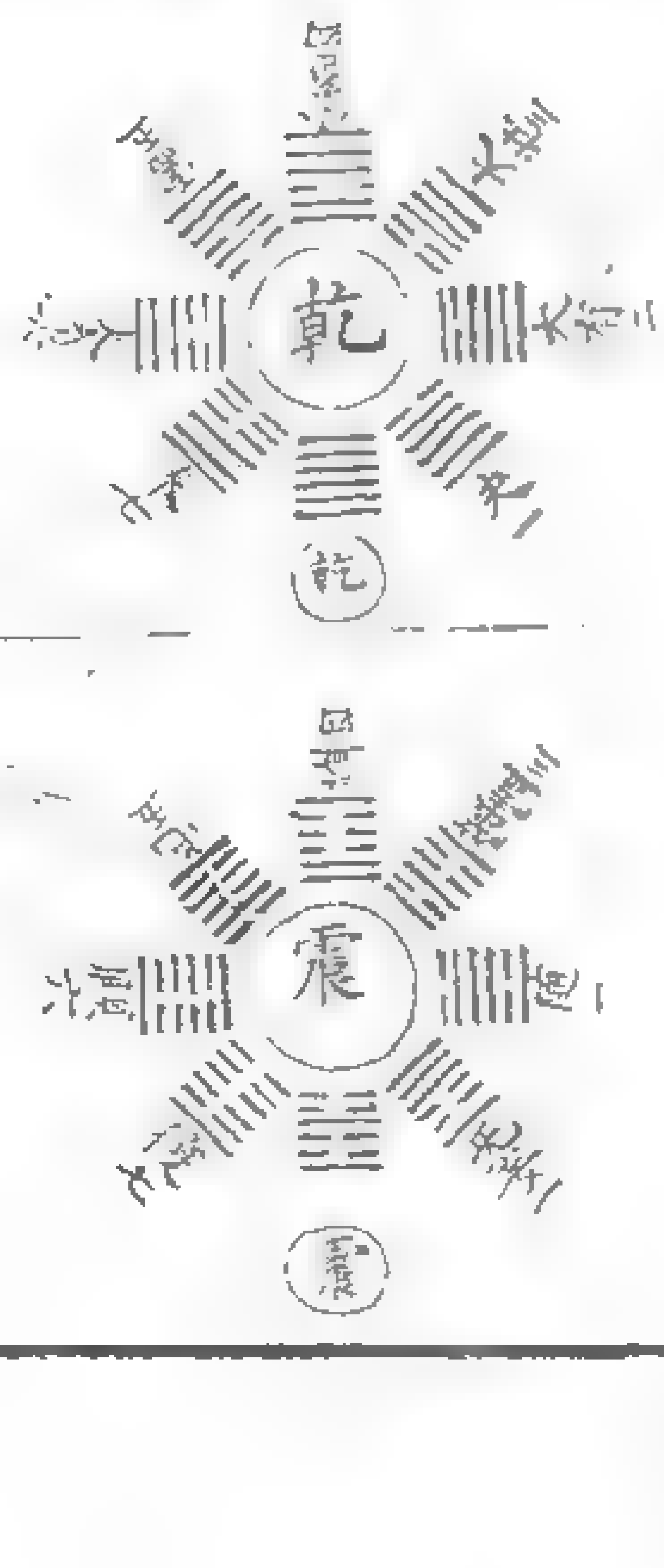


乾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至五變爲剝而止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坤一變復二變臨三變泰至五變爲夬而止夬必有遇故受之以姤

復始小父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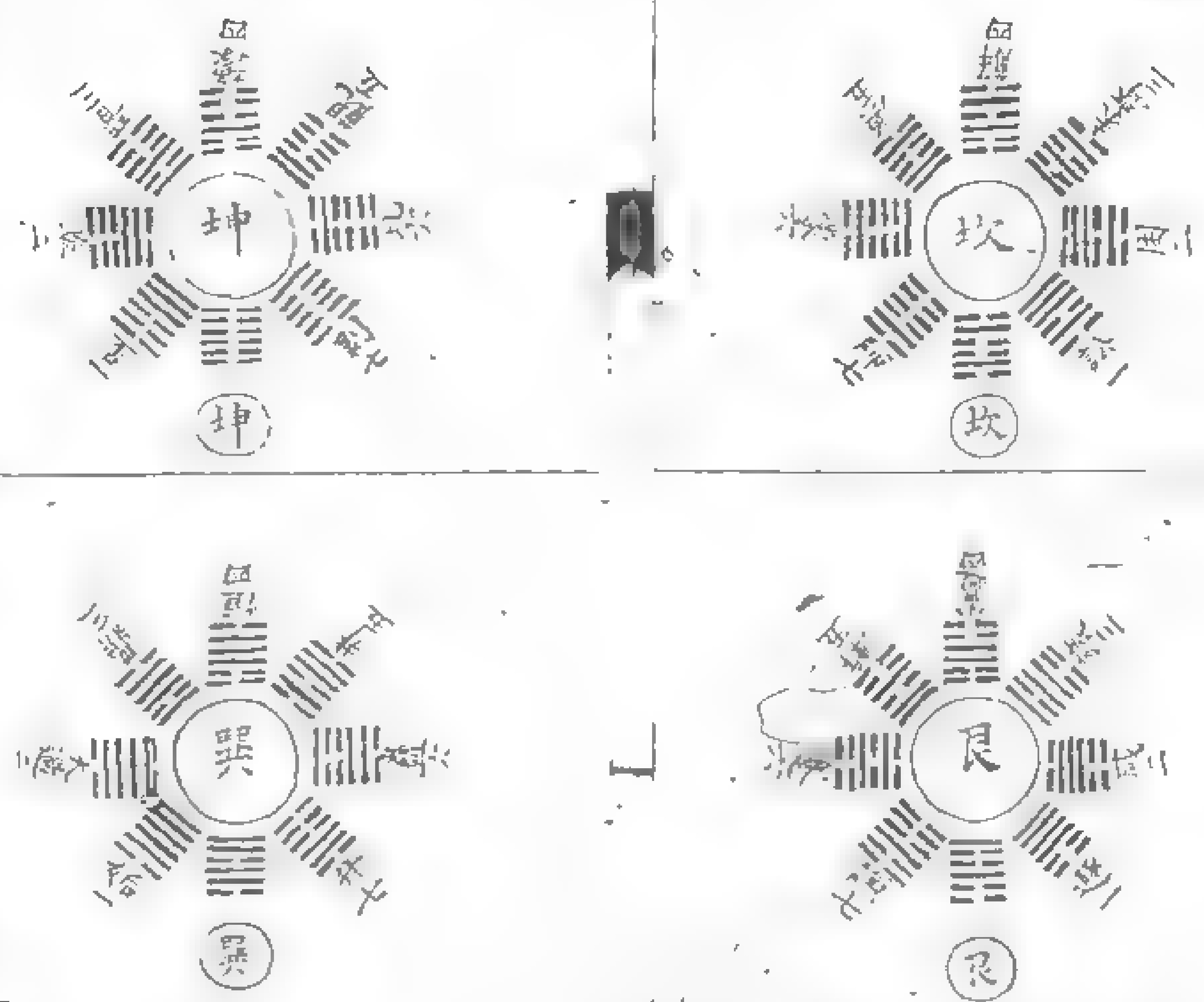


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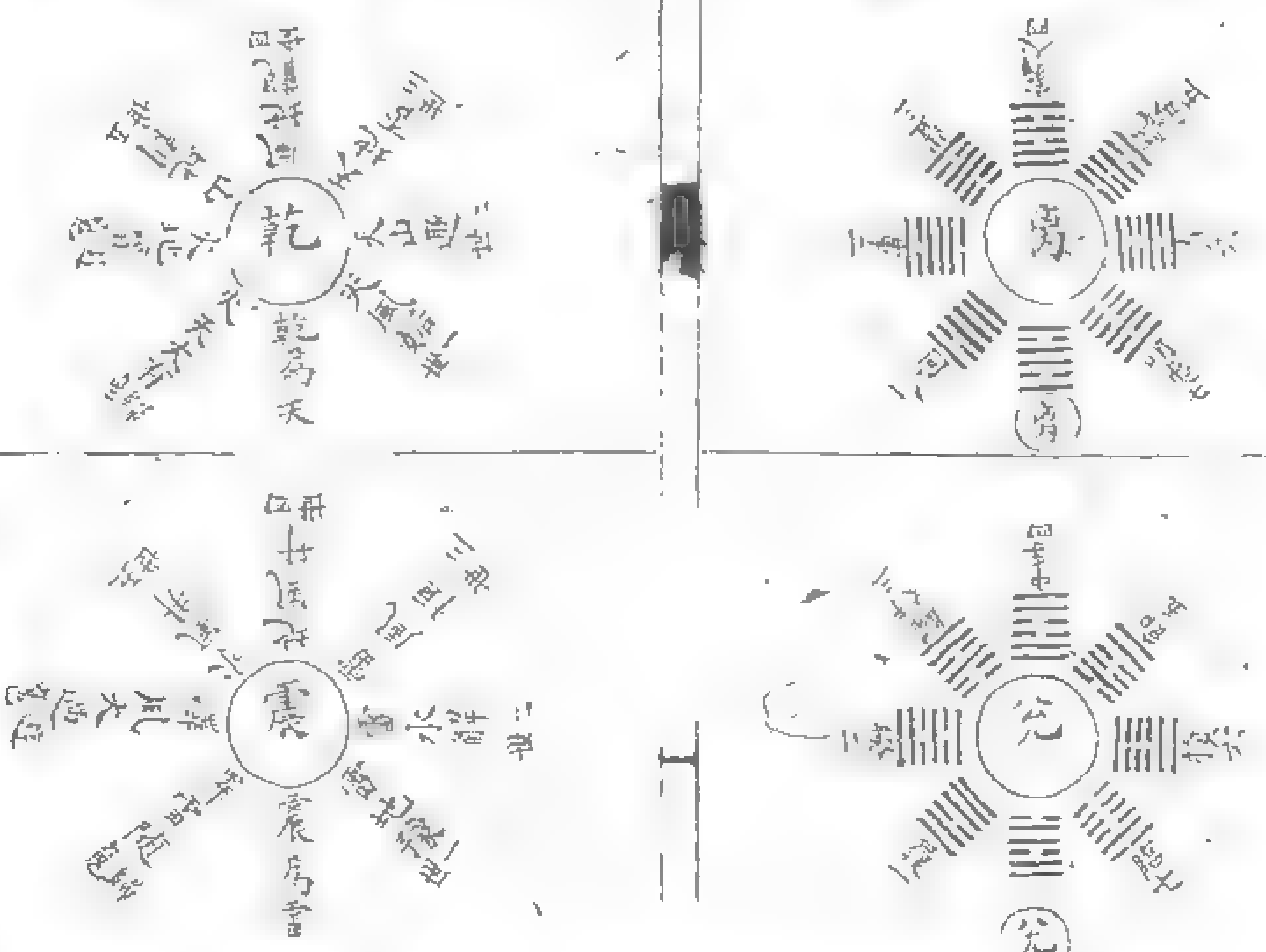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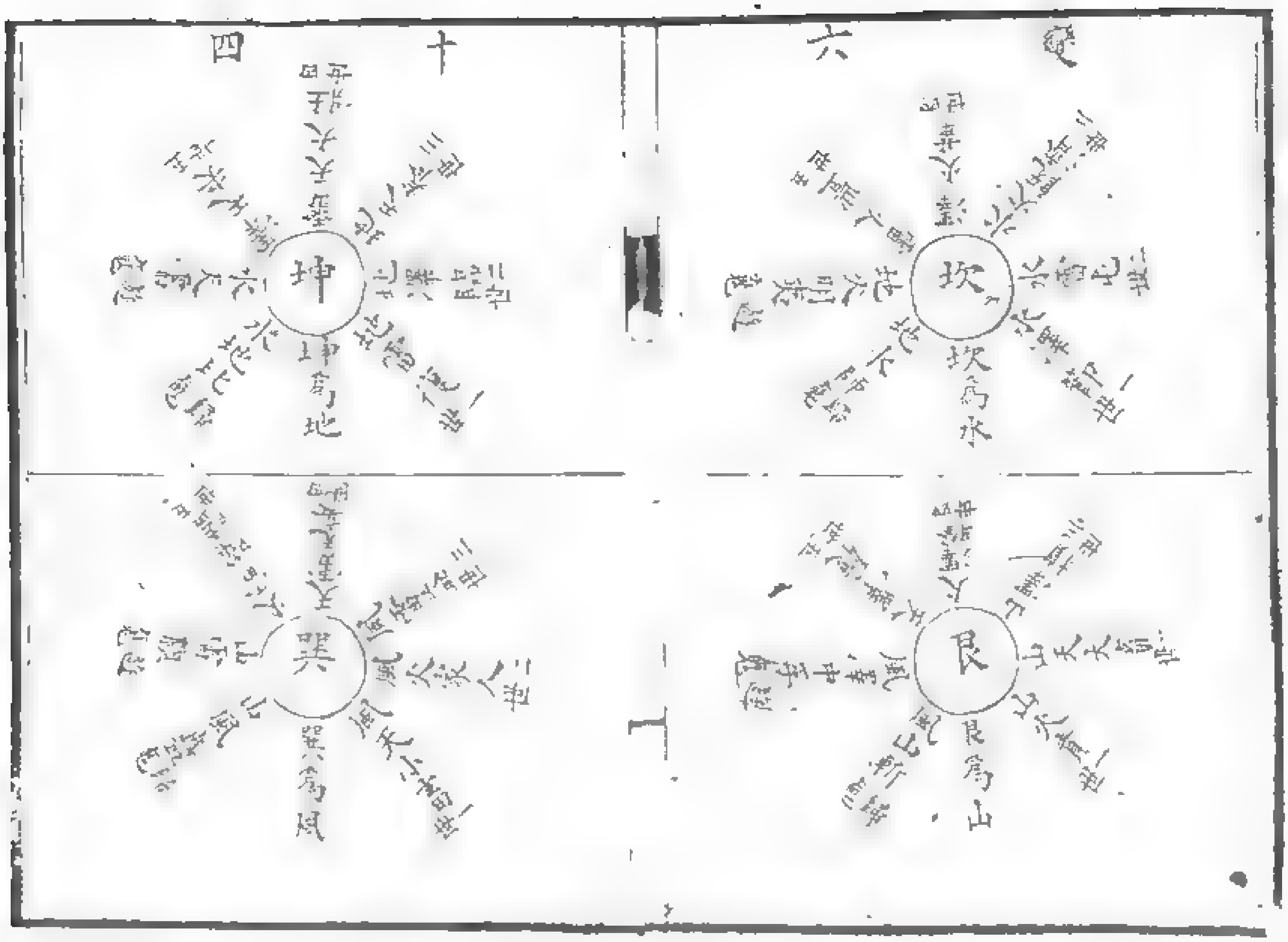
一陽來復變臨爲二陽變至泰爲四陽變至大壯爲八陽變至夬爲十四陽終其變於歸妹成十六陽一陰始姤變遯爲二陰變至否爲四陰變至觀爲八陰變至剝爲十四陰終其變於隨成十六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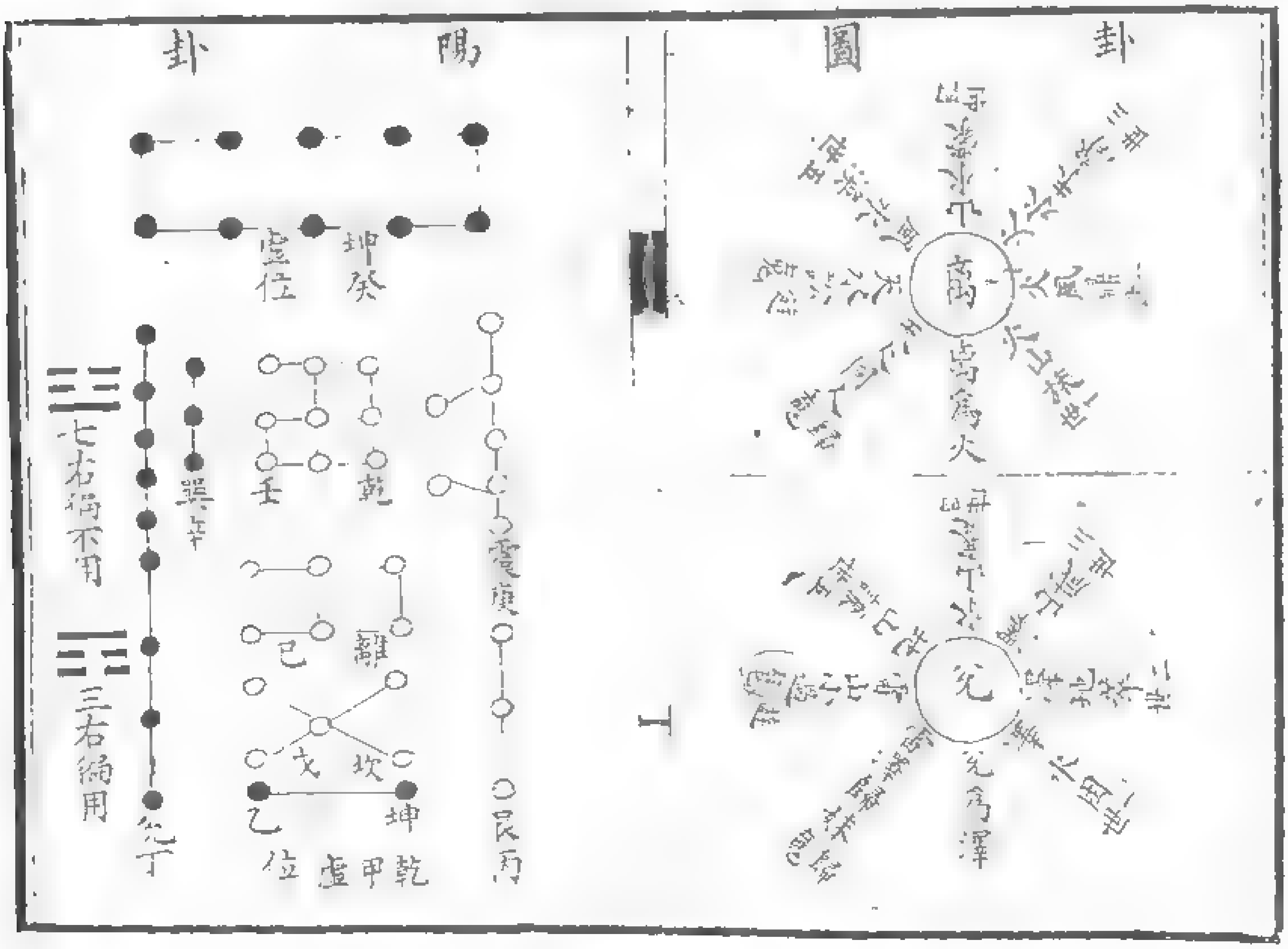
四　十　六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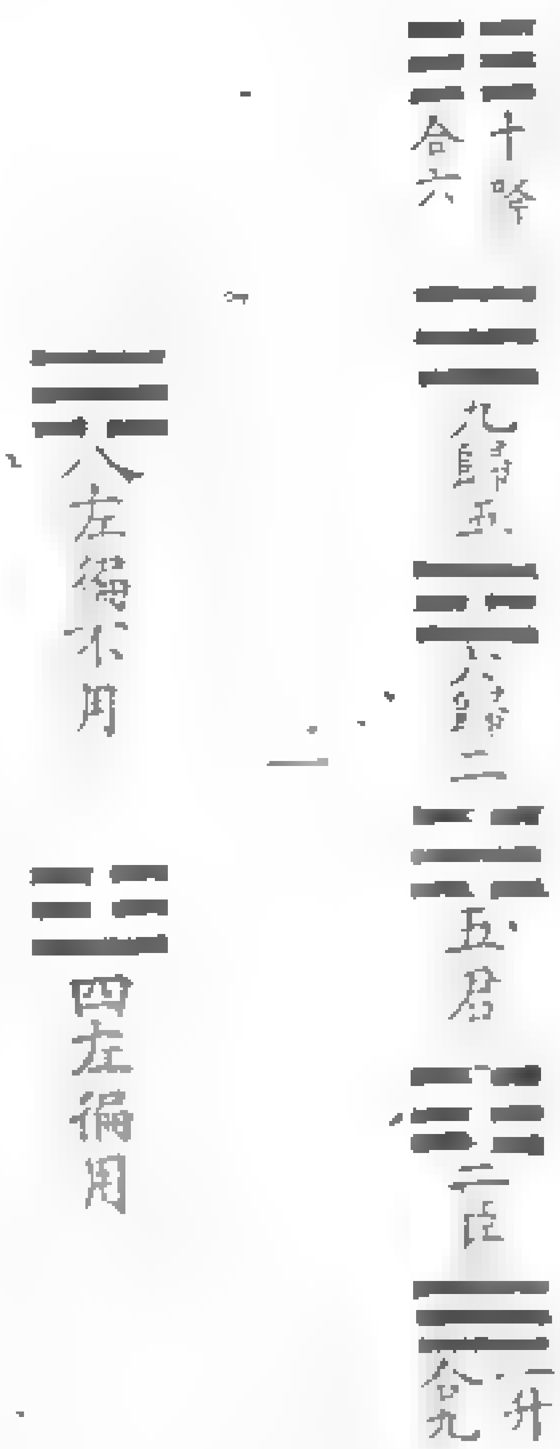
卦　八　圓　卦




坤
坤為地
坎
坎為水
巽
巽為風
艮
艮為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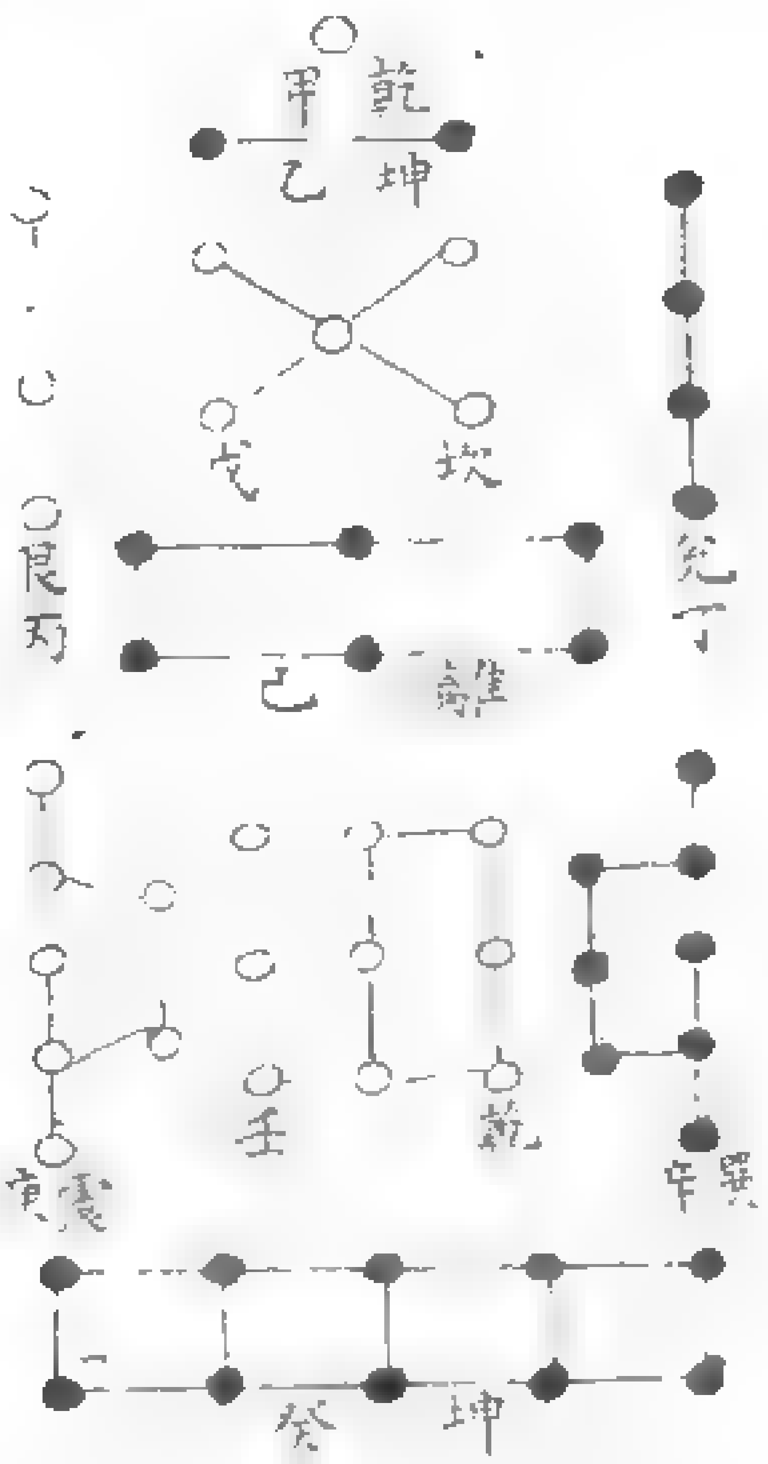

離
離為火
兌
兌為澤
七右偏不用
三右偏用

頂生



一升而合九歸五爲君十降而合六歸二爲臣此之謂陽卦頂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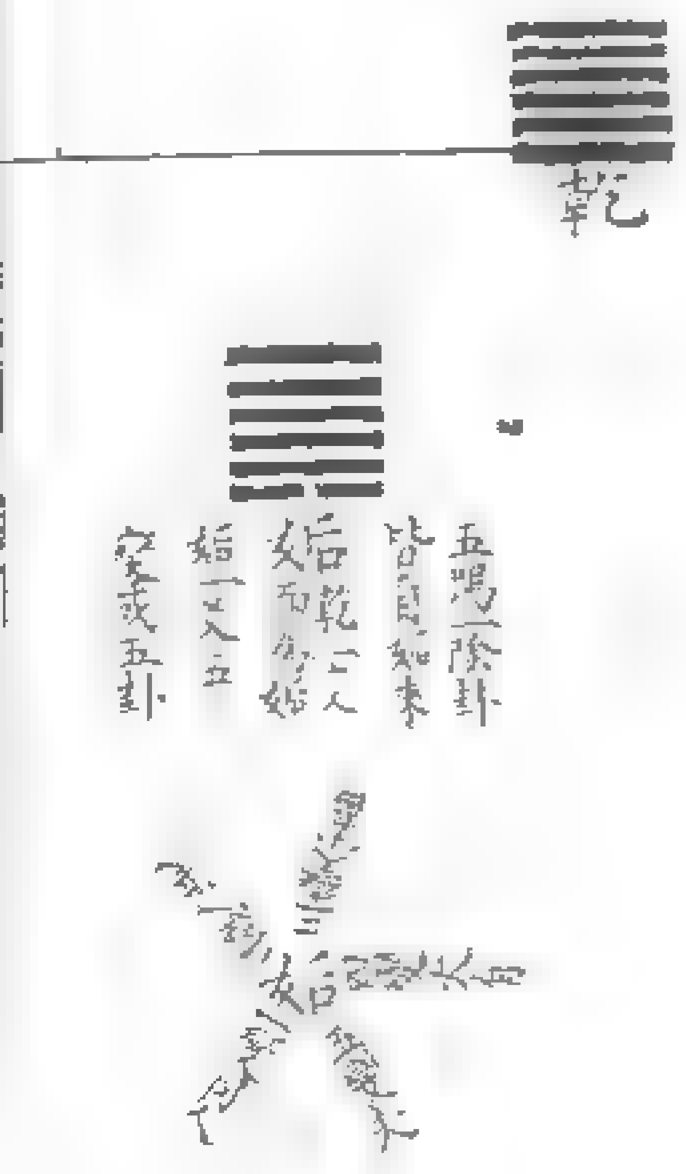
陰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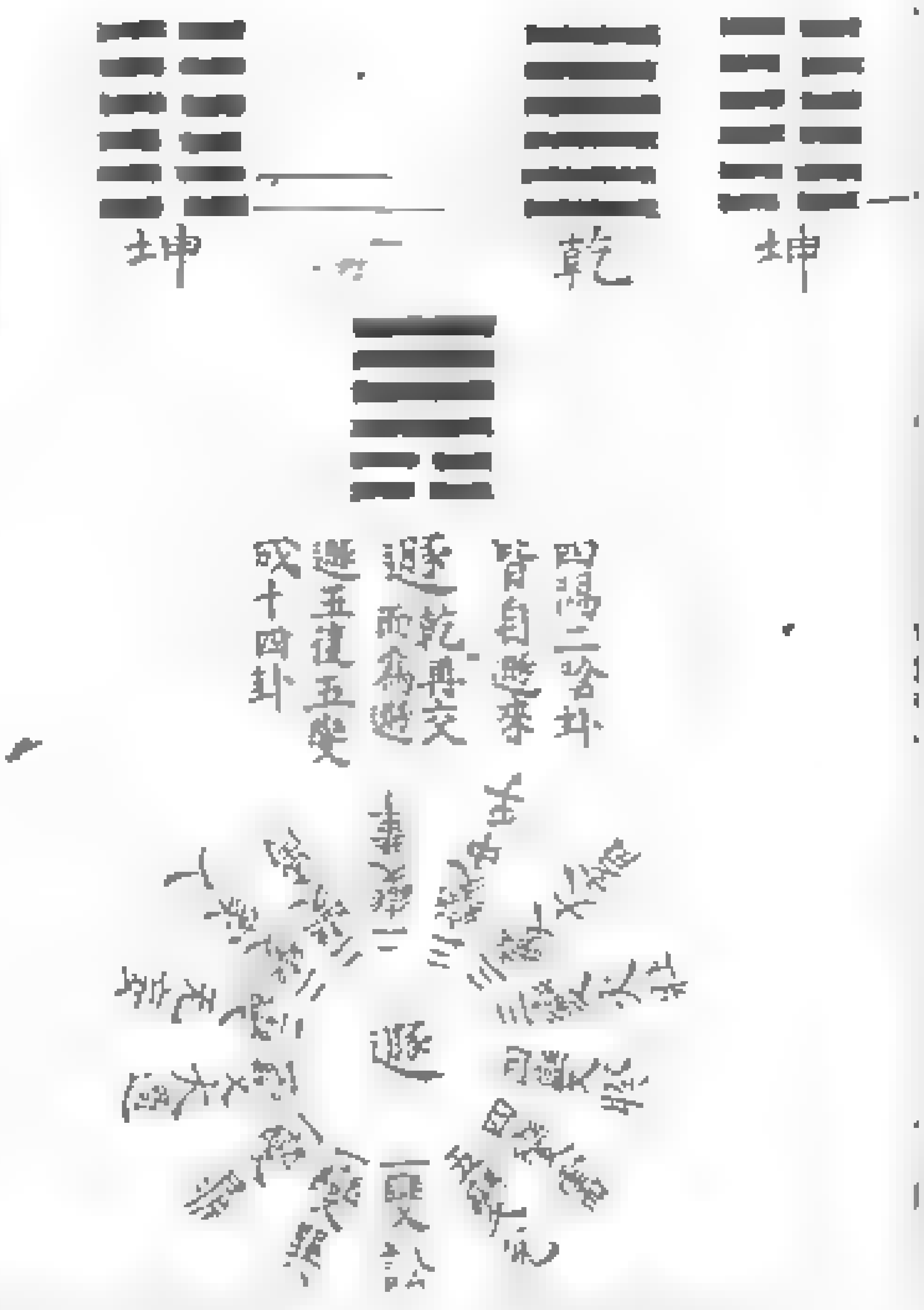
逆生

一降而合九歸五爲君十升而合六歸二爲臣此之謂陰卦逆生也

復姤



臨 遯


坤
乾
坤
四陽二陰卦
皆自遯來
遯乾再交
而爲遯
遯五復五變
成十四卦
遯

泰 否 六

坤
乾
三陽三陰卦
皆自否來
否乾三交
而爲否
否三復三
變成九卦
否

卦 生

坤
乾
三陰三陽卦
皆自泰來
泰坤三交
而爲泰
泰三復三
變成九卦
泰

六 十 四

坤
乾
四陰二陽卦
皆自臨來
臨坤再交
而爲臨
臨五復五
變成十四卦
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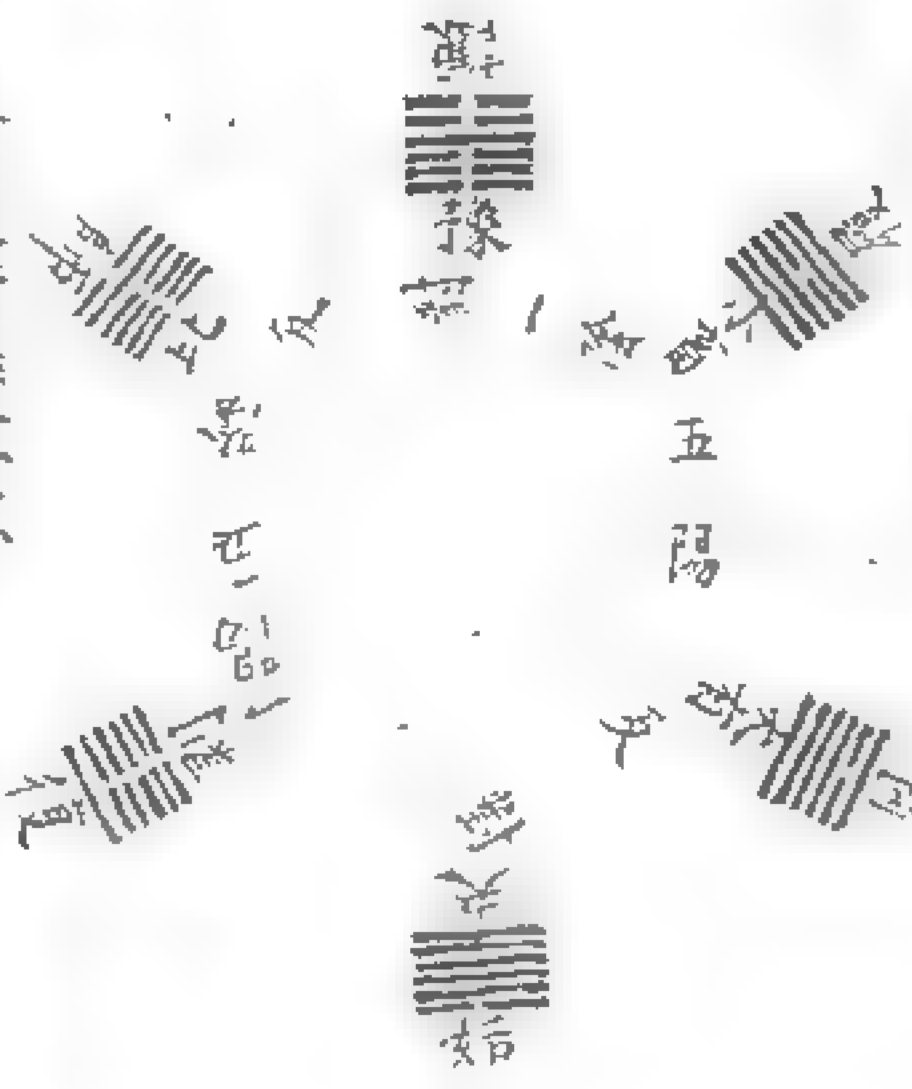
卦圖六十

五陰一陽卦皆自復來

復坤一交而為復

復一爻五變成五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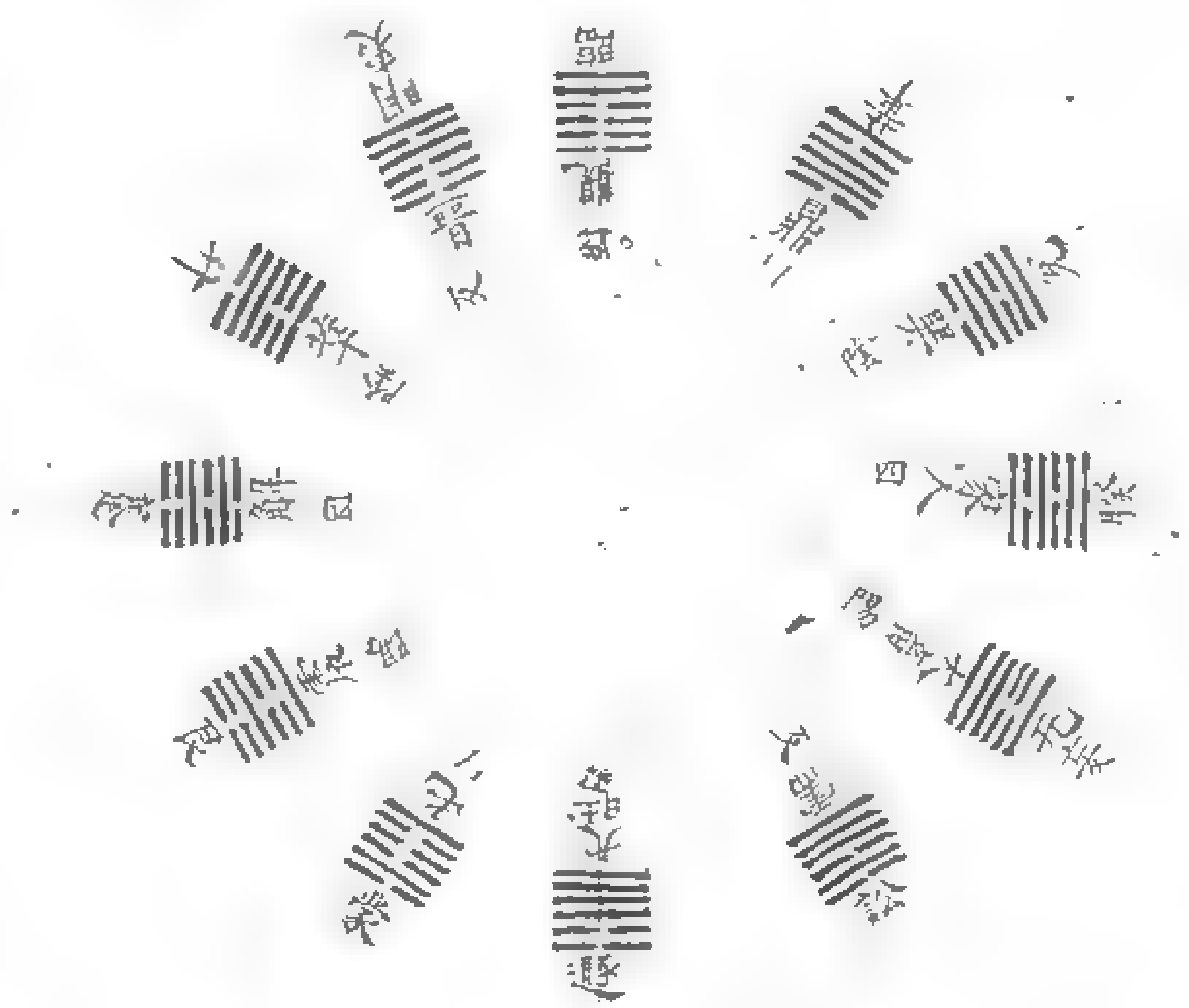
一陰五陽反對變六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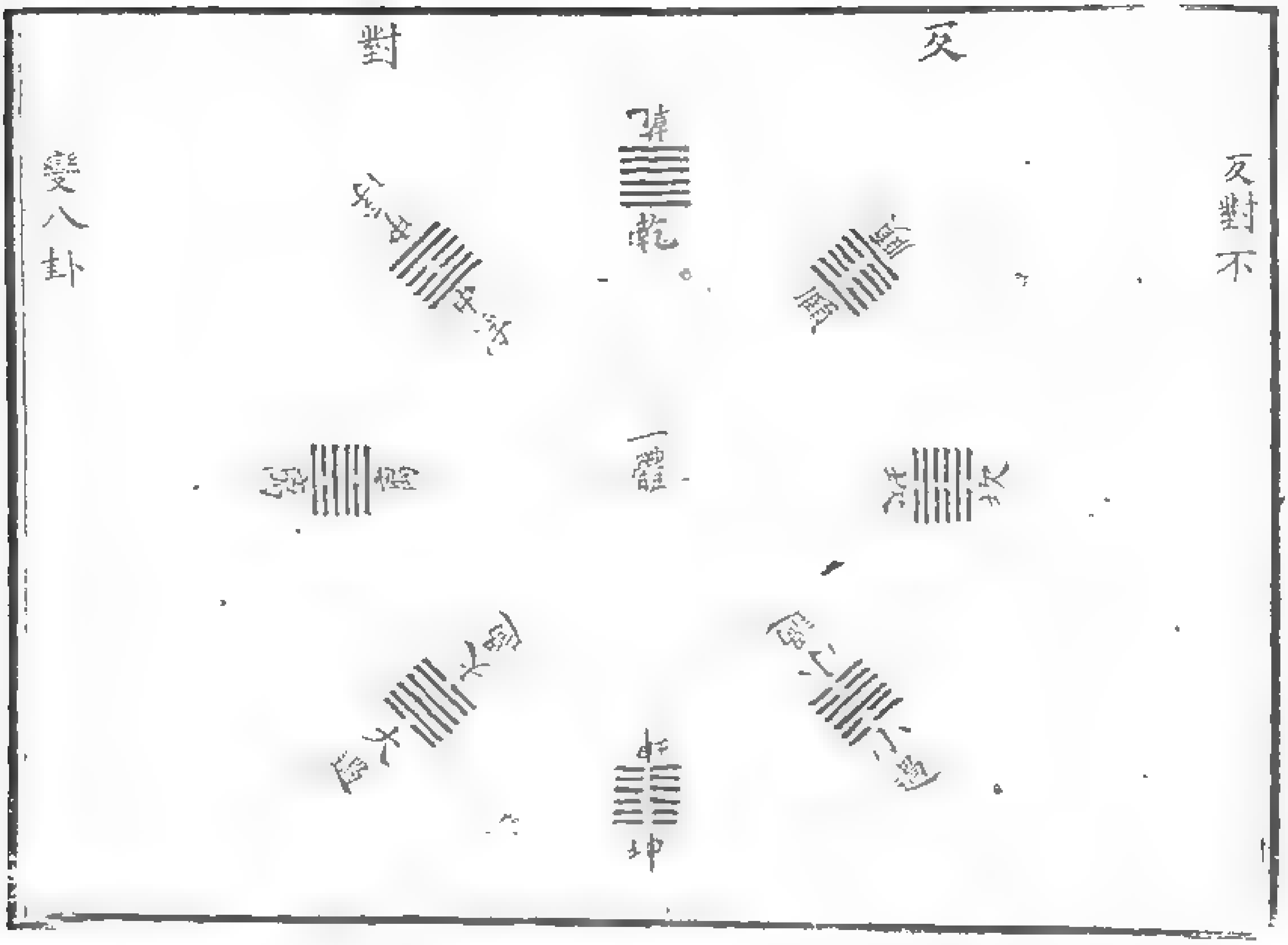
一陽五陰反對變六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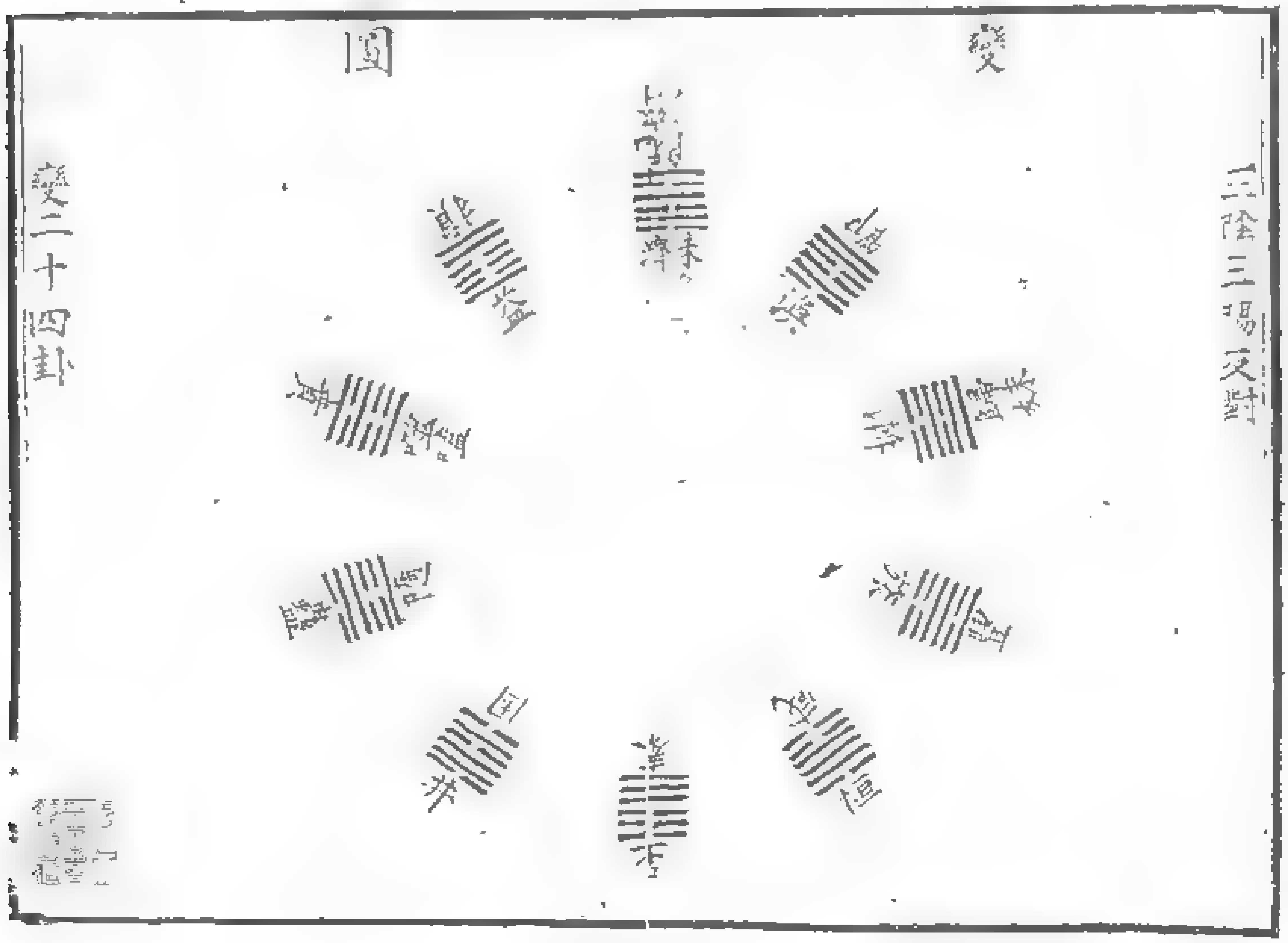
四卦

二陰四陽反對變十二卦



二陽四陰反對變十二卦


反對
反對不
變八卦
乾
坤
頤
大過
小過
中孚
坎
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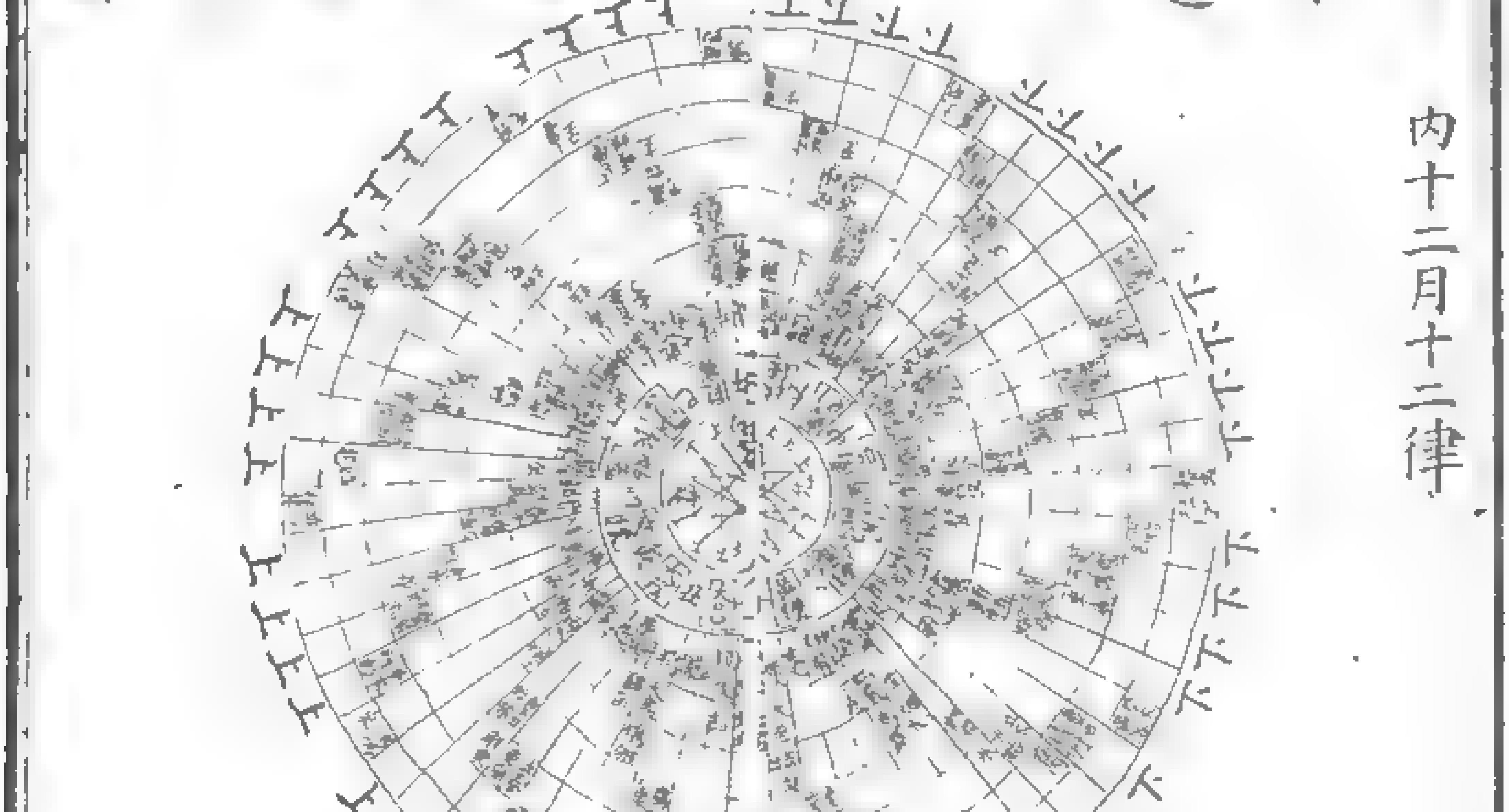

變圖
三陰三陽反對
變二十四卦
泰
否
恒
咸

六十四卦卦氣圖

冬至日在坎 春分日在震 夏至日在離 秋分日在兌 四正之卦每爻主一氣也

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卦氣之圖



相生圖附（陰陽下生上生）

離

巽繩離目網目謂之罟兩目相連結繩爲之網罟也離爲佃也兌巽爲魚魚也

益

乾金斷巽斷木也四之上成坎坎爲揉之初成震揉木也入坤土而巽於前斷木爲耜也動於後揉木爲耒也

噬嗑

離日在上爲日中坤衆在下爲市衆爲民離有伏兌爲贏貝坤往之乾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也以坤交乾交易也

乾

乾坤無爲六子自用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在上爲衣

坤

坤在下爲裳裳下體之飾也

渙

乾金刳巽爲舟於坎上刳木爲舟也離火上銳剡木爲楫也

隨

坤牛而震足服之服牛也震作足馬而巽股據之乘馬也坤輿震輹上六引之引重也內卦近外卦遠上六在外卦之外致遠也

豫

豫謙之反也謙艮爲門九三之四又爲門重門也艮爲手坎爲堅木震爲聲手擊堅木而有聲擊柝也坤爲闔戶而坎盜逼之暴客也

小過

兌金斷巽木斷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也臼之象杵動於上臼止於下四應初三應上上下相應杵臼之利也坎變巽股萬民濟也

睽

睽家人之反也家人巽爲木巽離爲絲坎爲弓弦木爲弓也兌金刻木而銳之剡木爲矢也兌決

大壯

乾剛威天下也大壯自遯來一變中孚艮爲居兌爲口兌之象兌居也再變大畜乾在上天際也野之象巽入變艮而止野處也三變大壯震木在上棟也乾天在下宇也巽風隱兌澤流待風雨也大壯則不撓矣

大過

大過自遯一變訟乾見坤隱不封也再變巽木而兌金毀之不樹也三變鼎離爲目兌澤流喪也上九變而應三坎兌爲節不變喪期無數也木在澤下中有乾人棺槨也巽則棺周於身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大過也

夬

夬自姤四變大有姤巽爲繩結繩也巽變成離坤離爲文書也兌金刻木契也

履德之基　謙德之柄　復德之本

陳九卦之圖

恒德之固　損德之脩　益德之裕

困德之辯　井德之地　巽德之制

二

履和而至　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於物

恒雜而不厭　損先難而後易　益長裕而不設

困窮而通　井居其所而遷　巽稱而隱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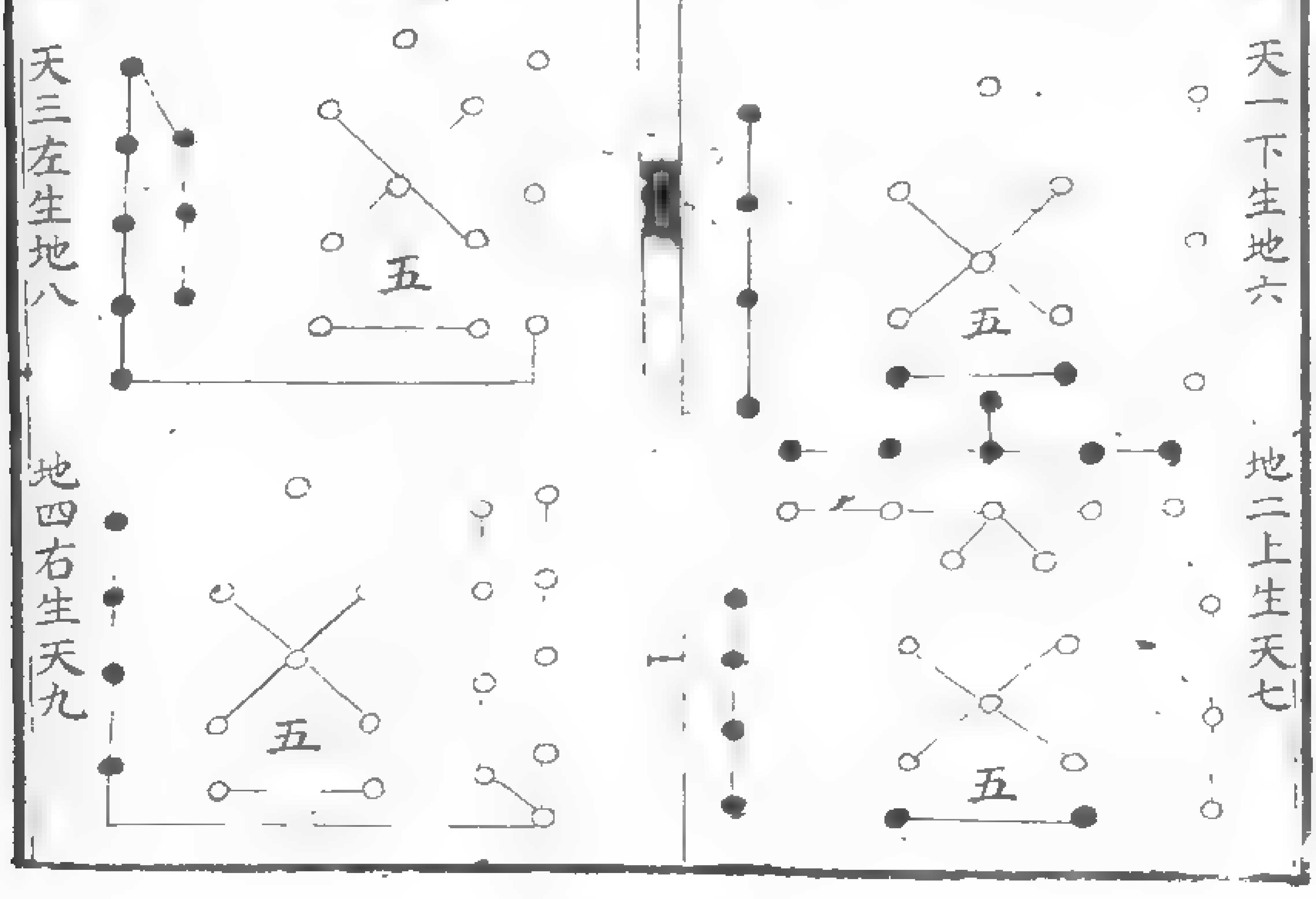
履以和行　謙以制禮　復以自知

恒以一德　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　井以辯義　巽以行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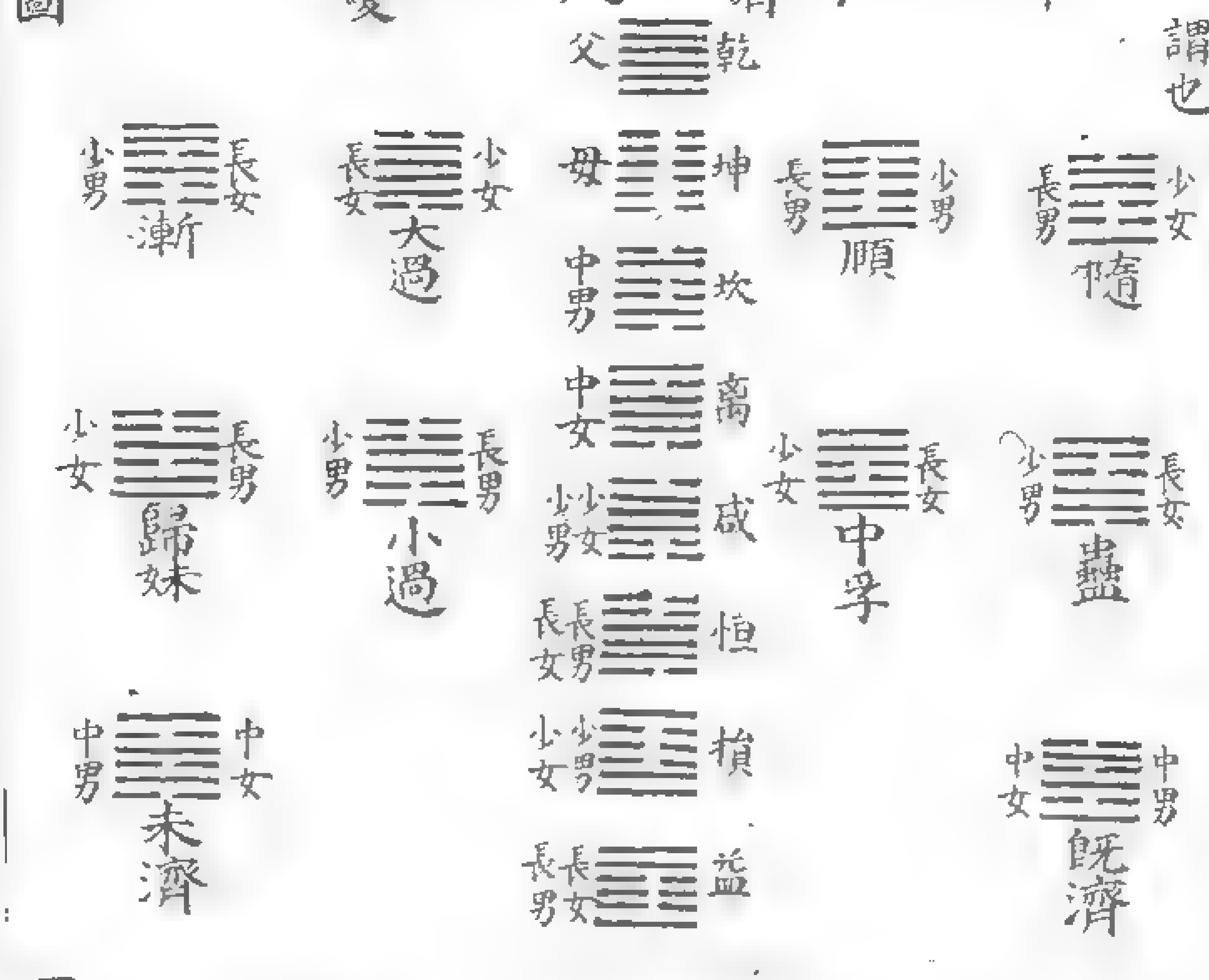
上經卦三三敘而九下經卦六三敘而十八履十謙十五復二十四常二損十一益十二困十七井十八巽二十七九卦之數總一百三十有六凡三求之四百有八也周天三百六十成數也餘四十八陰陽所以進退也陽進於乾六月各四十八復至乾也陰退於坤六月亦四十八姤至坤也此九卦數之用也

參伍以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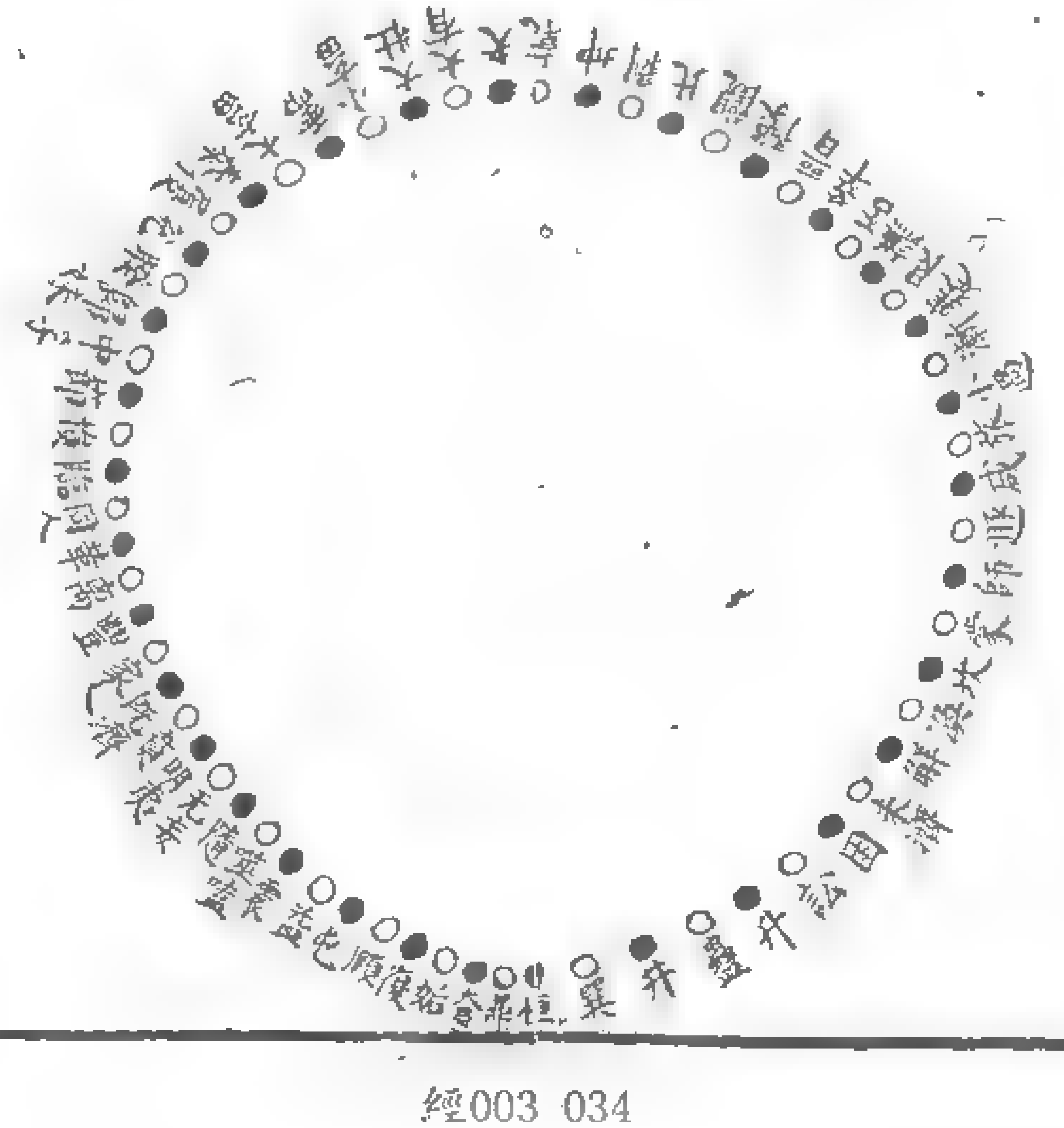
十有八變圖

參合也配偶也天地之數各相參配錯綜往來而相生故生成之數大備而天地之文生焉繫辭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此之謂也



一陰一陽圖

男女合者上下經惟十二位正位乾坤坎離咸恒損益八卦分爲十八位乾坤變頤大過頤大過變坎離坎離變中孚小過中孚小過變咸恒成人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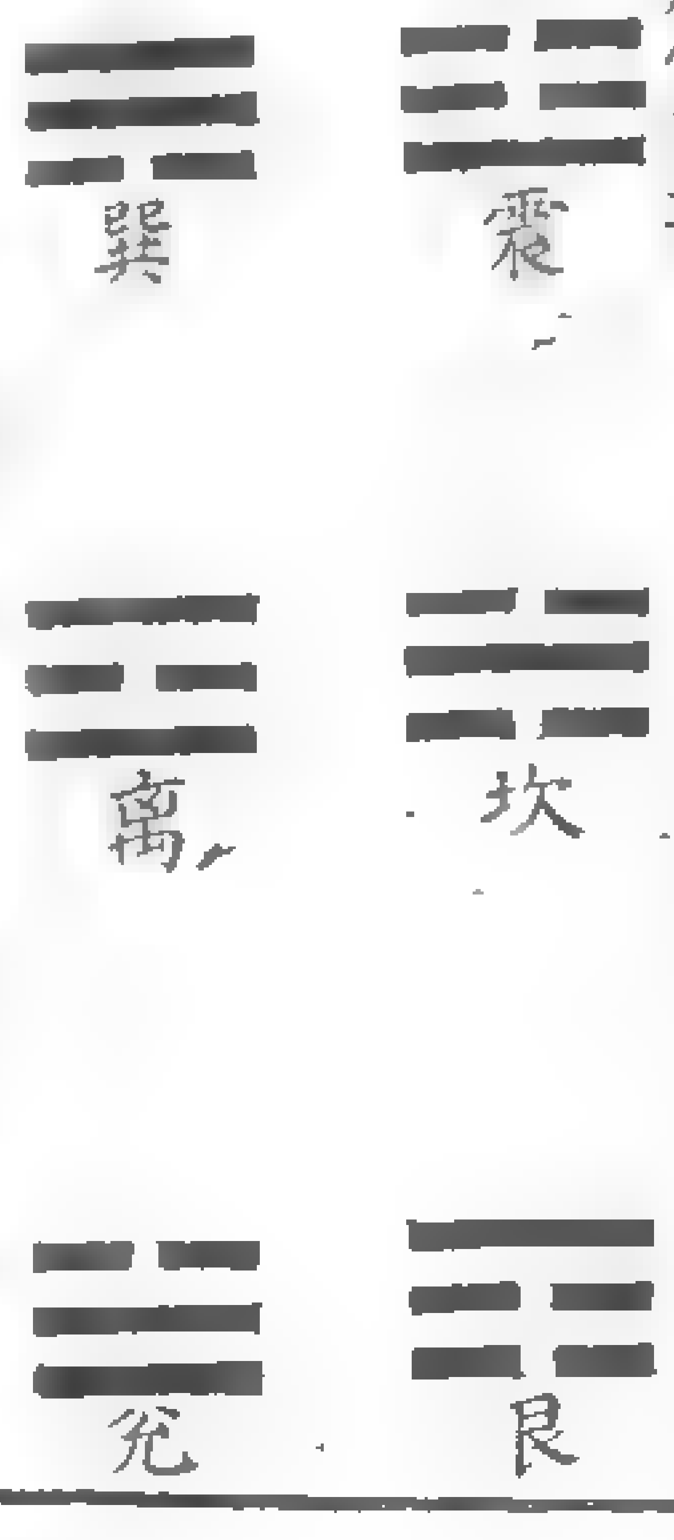


先甲後甲圖

六十四卦一陰一陽始乾終坤先自乾坤一陰一陽排六十四次自乾二陽二陰次四陽四陰次十六陽十六陰次三十二陽三十二陰即成六十四卦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君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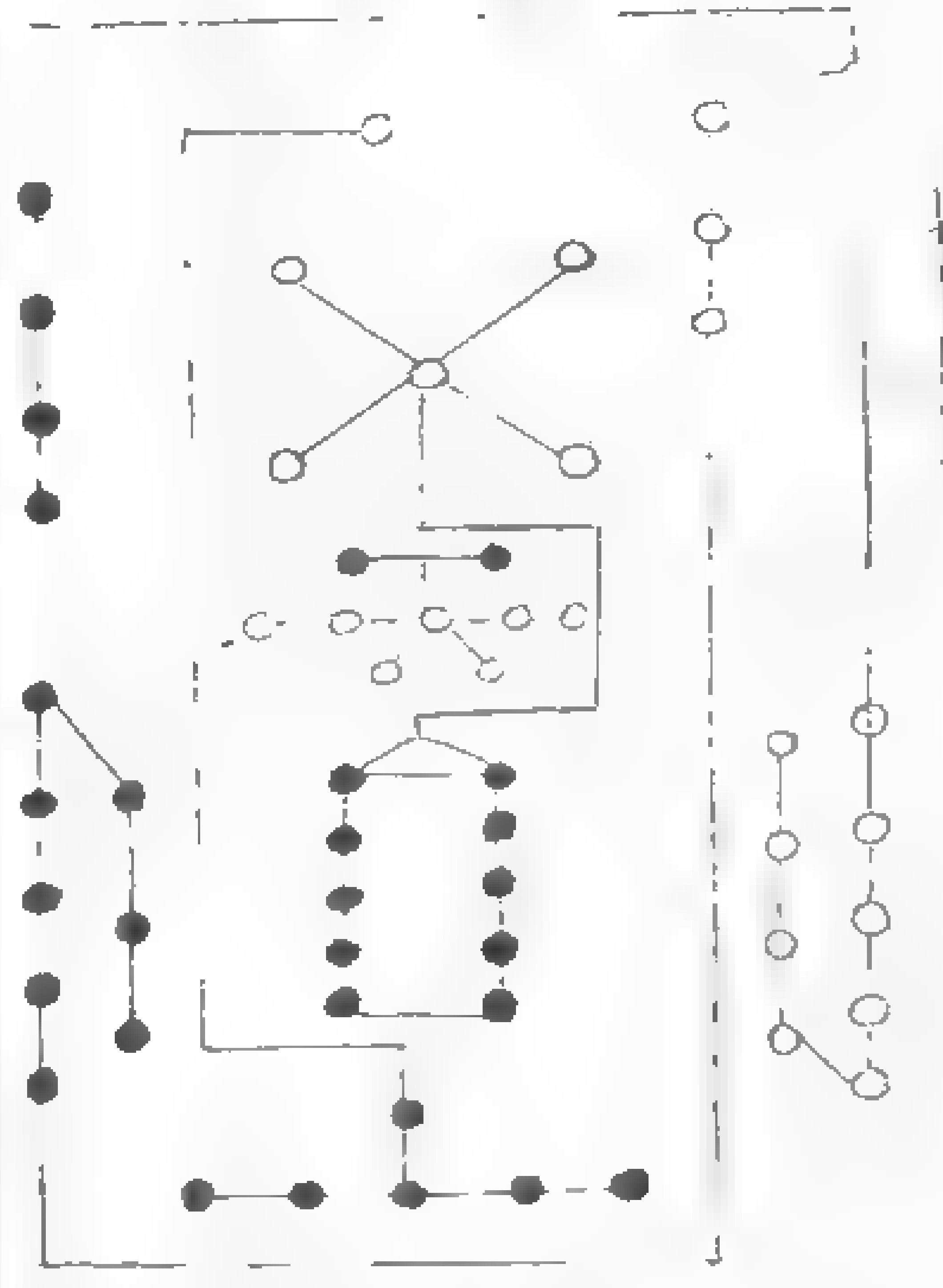
自甲午至癸亥三十日　先甲　黑暈
起申至巳
自甲子至癸巳三十日　後甲　白暈
起寅至亥



陰陽奇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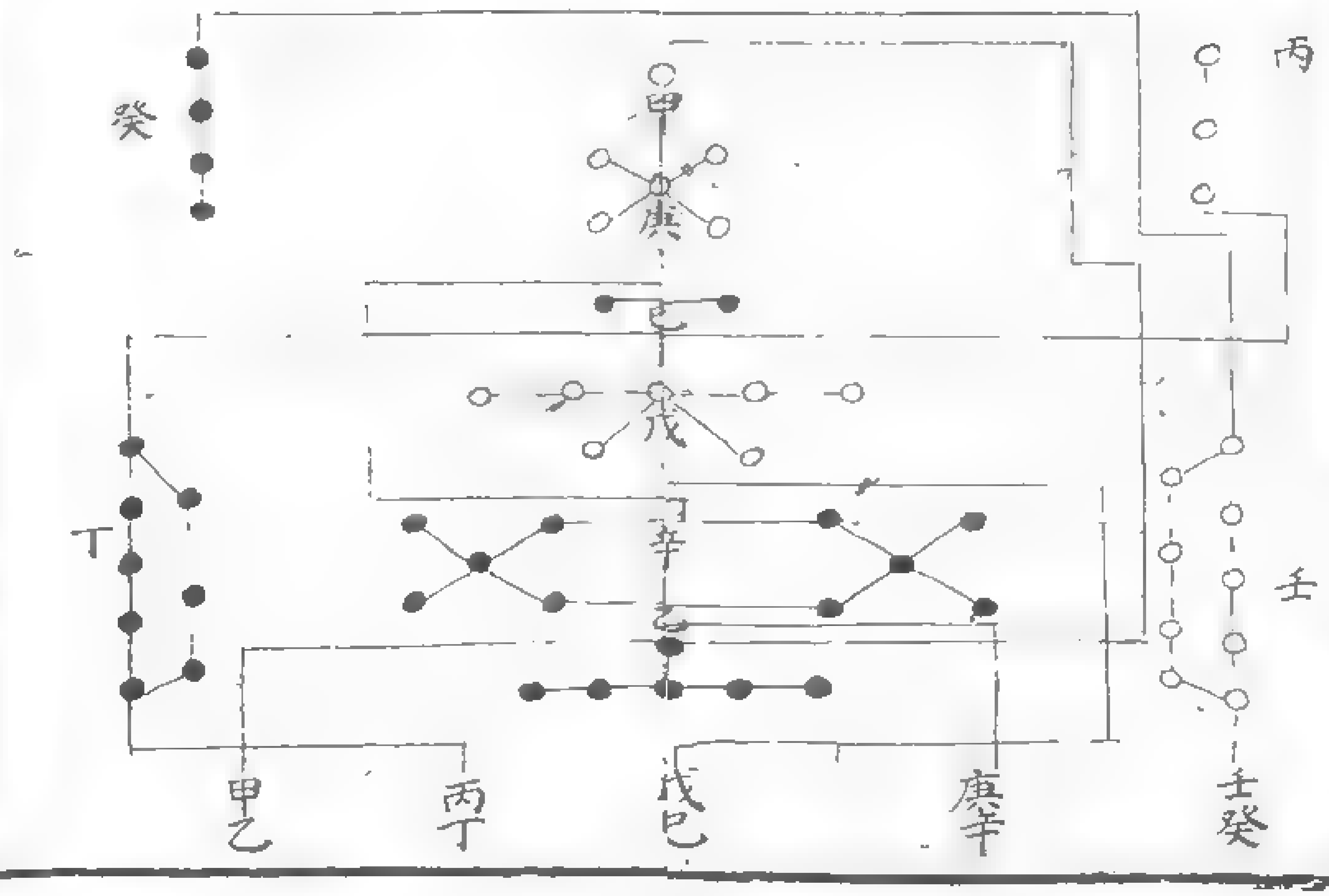
陽卦以奇爲君故一陽而二陰陽爲君陰爲民也陰卦以偶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民也陽一畫爲君二畫爲民其理順故曰君子之道陰二畫爲君一畫爲民其理逆故曰小人之道

二儀得十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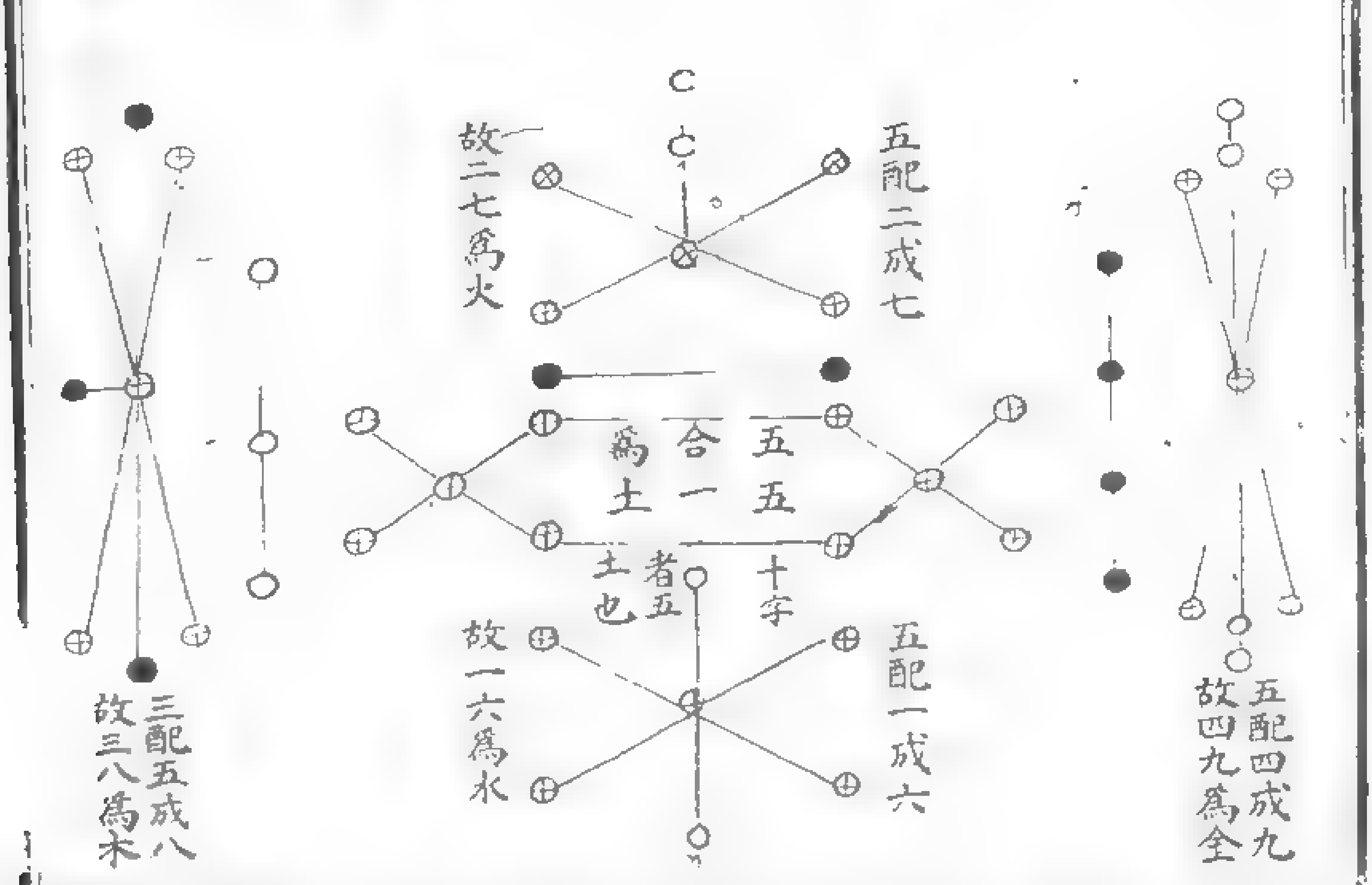


震坎艮陽卦也曷爲而多陰自坤而索也其卦皆一陽二陰凡五也故曰陽卦奇巽離兌陰卦也曷爲而多陽自乾而來也其卦皆一陰二陽凡四也故曰陰卦耦

十日五行相生



大衍之數圖



揲蓍之法圖

第一揲 二揲 三揲

第一掛於小指間不五則九第二掛於中指間第三掛於食指間皆不四則八

五 四 四

此係三少計十三策四十九中除十三餘三十六即四九之數也是爲老陽

九 八 八

此係三多計二十五策四十九中除二十五餘二十四即四六之數是謂老陰

少陽

五 八 八

九 四 八

九 八 四

並係兩多一少各計二十一策四十九中除二十一餘二十八即四七之數也是謂少陽

少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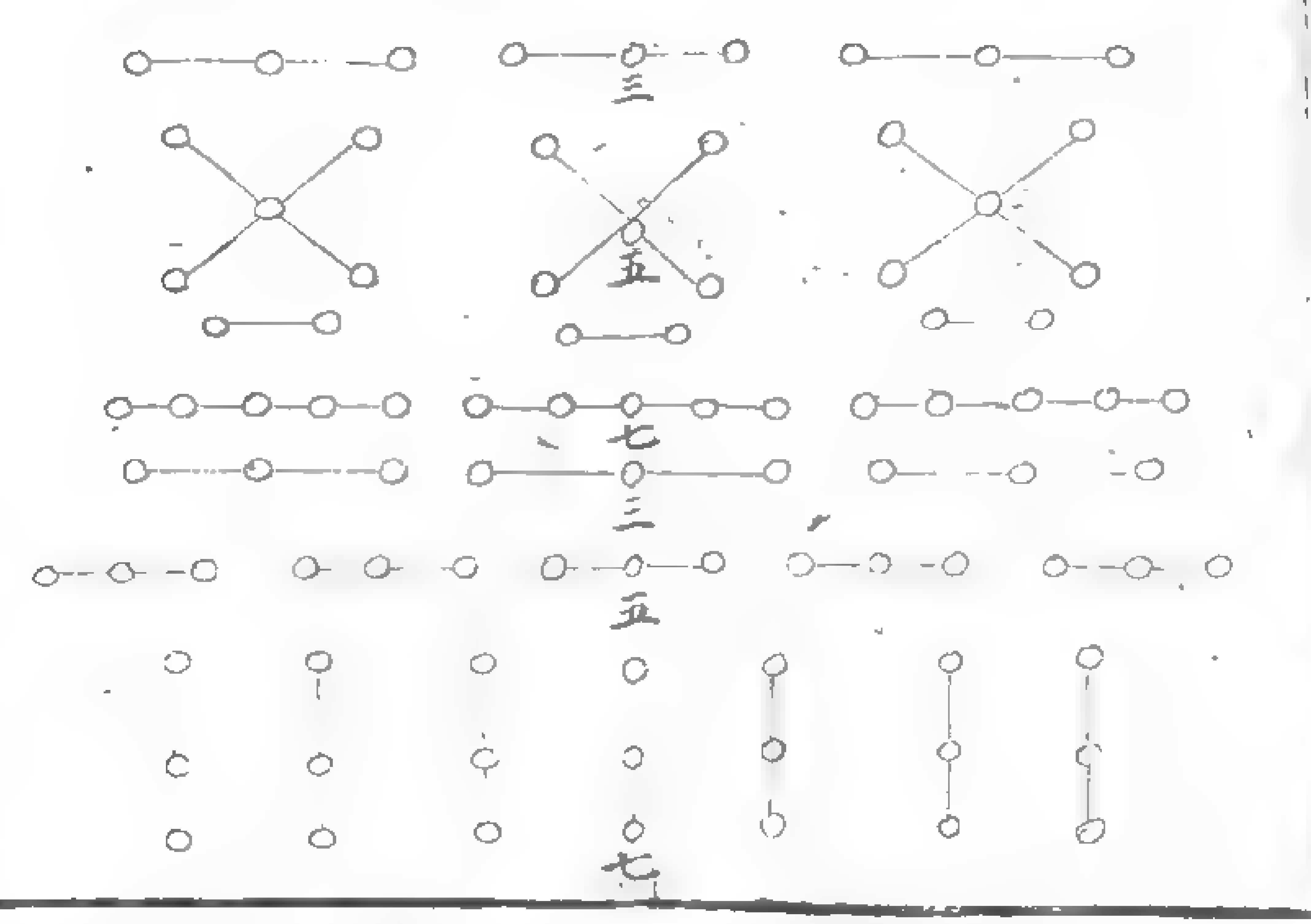
九 四 四

五 八 四

五 四 八

並係兩少一多各計十七策四十九中除十七餘三十二即四八之數也是爲少陰

河圖百六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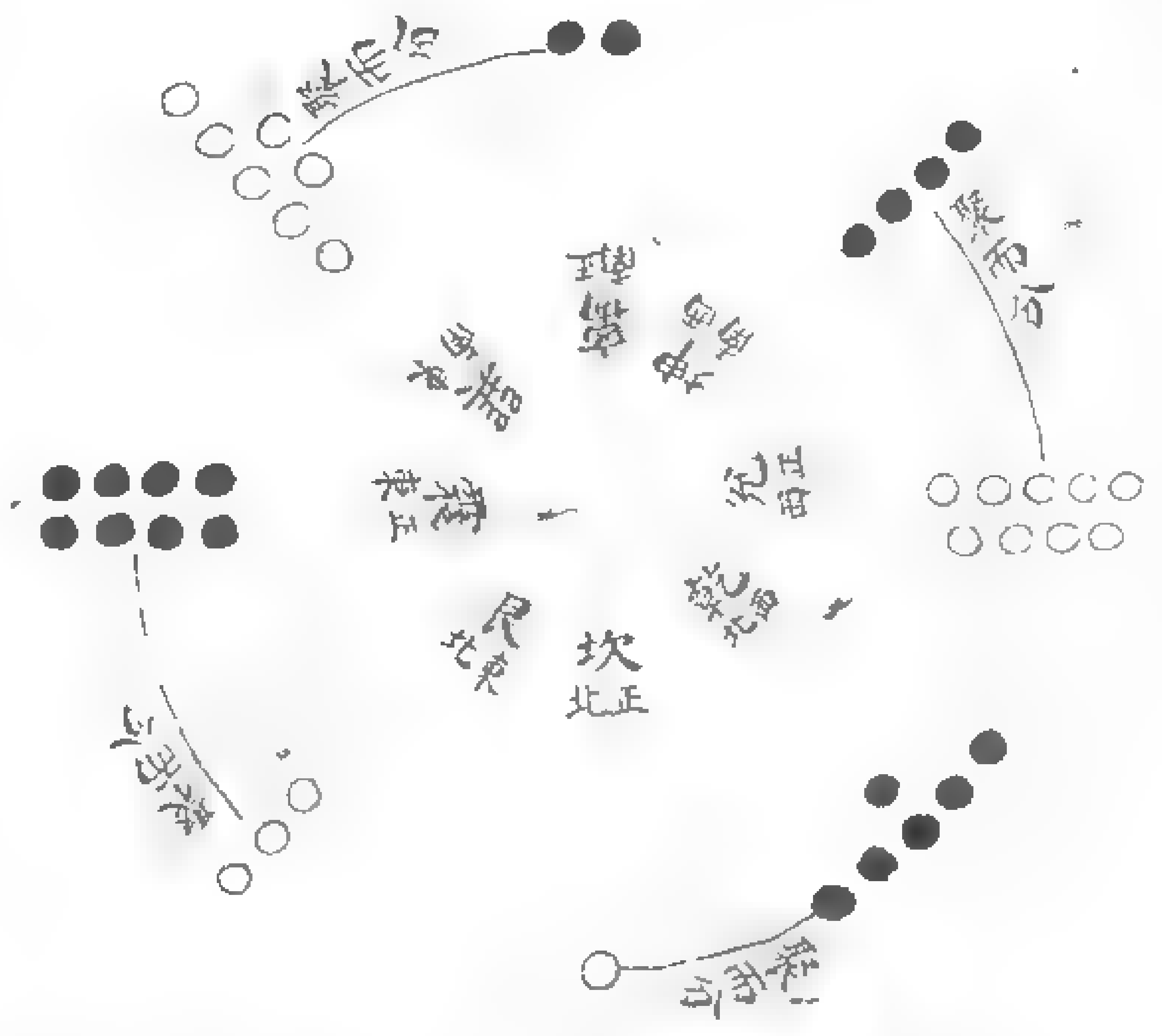


八卦司化圖

以三因天地十五數得四十五以五因天地十五數得七十五以七因天地十五數得一百五九宮數止一百五故百六爲極數用三五七者取陽數中者用之

類聚群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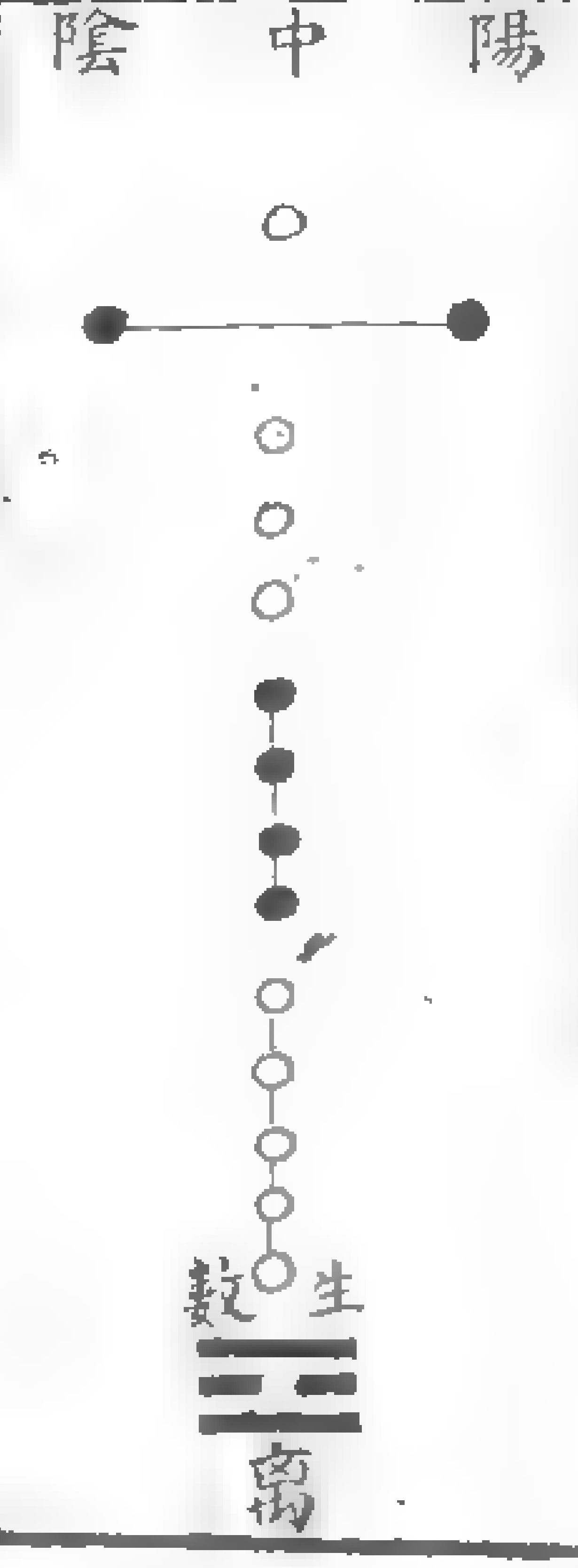
乾職生覆坎司寒化艮司濕化震司動化巽司風化離司暑化坤職形載兌司燥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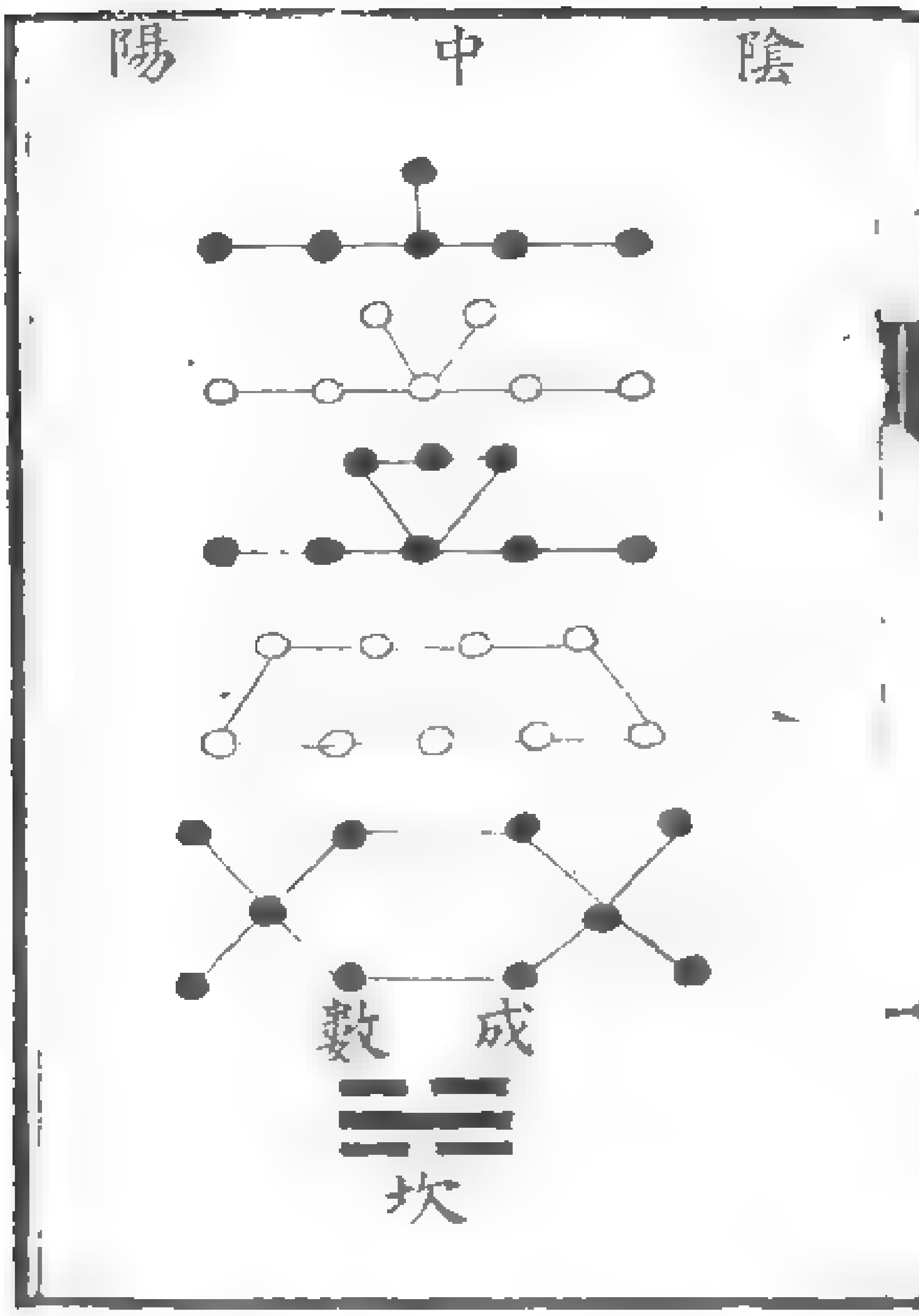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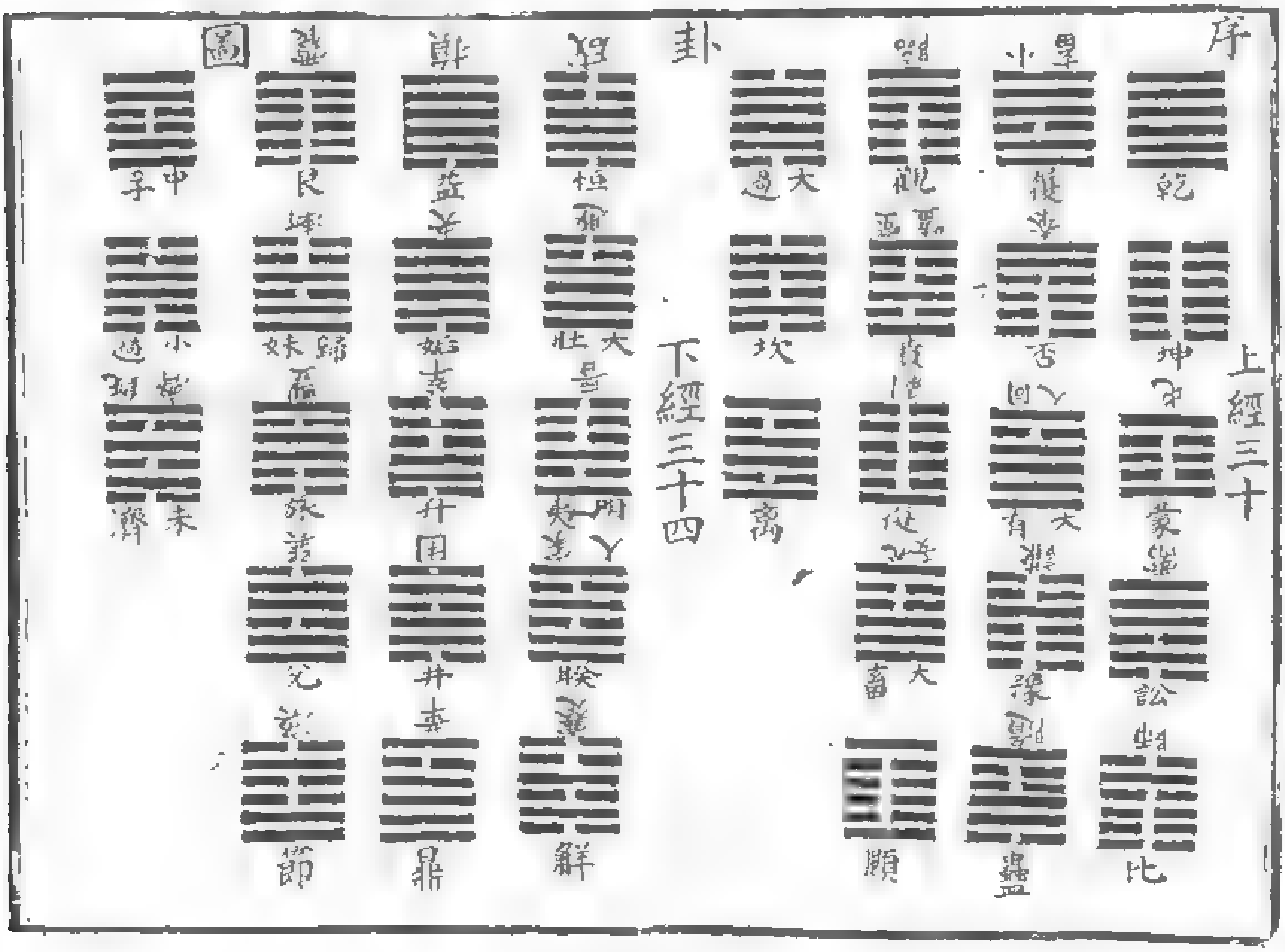
通乎晝夜圖

坎北震東乾西北艮東北四卦皆陽也離南兌西巽東南坤西南四卦皆陰也故曰方以類聚一聚於六而分乾坎四聚於九而分坤兌二聚於七而分離巽三聚於八而分震艮故曰物以群分得朋則吉乖類則凶此吉凶所以生也

子者乾之始而終於巳午者坤之始而終於亥陽爻二百九十二晝數也其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陰爻一百九十二夜數也其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九四永之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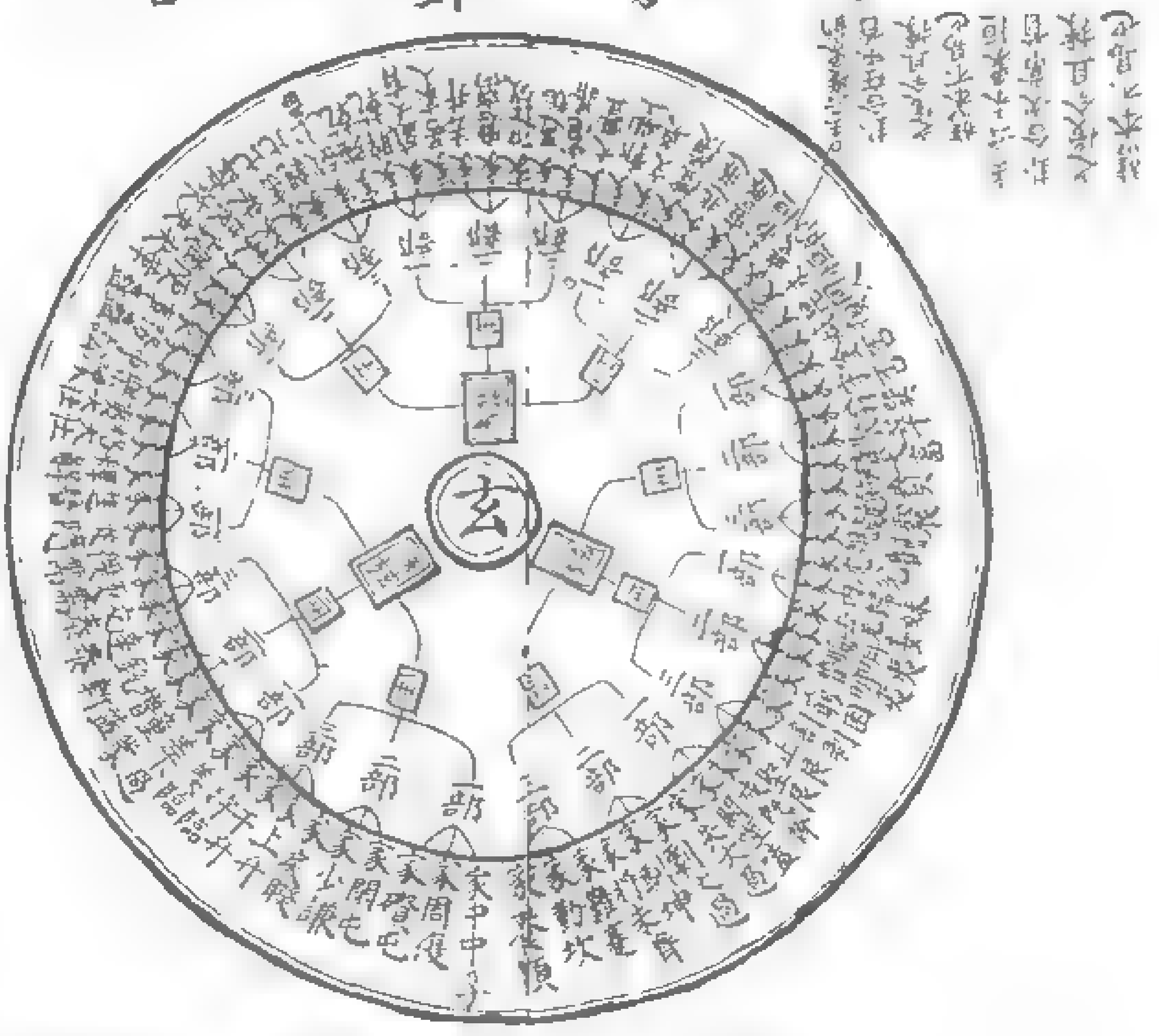


雜卦圖

乾坤比師臨觀
屯蒙震艮損益
大畜无妄萃升謙豫
噬嗑賁兌巽隨蠱
剝復晉明夷井困
咸恒渙節解蹇
睽家人否泰大壯遯
大有同人革鼎小過中孚
豐旅離坎小畜履
需訟大過姤漸頤
既濟歸妹未濟夬

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以暢無窮之用故其義專以剛柔升降反復取義與序卦不同故韓康伯云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雜六十四卦以爲義是也

太玄準易卦名圖



太玄準易卦氣圖

一玄生三方用三乘一三方生九州用三乘三九州生二十七部用三乘九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用三乘二十七八十一家生二百四十三表用三乘八十一二百四十三表生七百二十九贊用乘二百四十三七百二十九贊生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用三十六乘七百二十九凡一玄爲一歲七十二策爲一日起十一月

右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

皇

一一　元之元日之日乾之乾一

二一　會之元月之日兌之乾一十二

一二　元之會日之月乾之兌十二

二二　會之會月之月兌之兌一百四十四

一三　元之運日之星乾之離三百六十

二三　會之運月之星兌之離四千三百二十

極

一四　元之世日之辰乾之震四千三百二十

二四　會之世月之辰兌之震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一五　元之歲日之石乾之巽一十一萬九千六百

二五　會之歲月之石兌之巽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六　元之月日之土乾之坎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二六　會之月月之土兌之坎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一元之日日之火乾之艮四千六百六
七十五萬六千
二會之日月之火兌之艮五萬五千九百
七八十七萬二千
一元之星日之水乾之坤五萬五千九百
八八十七萬二千
二會之辰月之水兌之坤六十七萬一千八
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三運之元星之日離之乾三百
一六十
四世之元辰之日震之乾四千三
一百二十

三運之會星之月離之兌四千三
二百二十
四世之會辰之月震之兌五萬一千
二八百四十
三運之運星之星離之離一十二萬
三九千六百
四世之運辰之星震之離一百五十五
三萬五千二百
三運之世星之辰離之震一百五十五
四萬五千二百
四世之世辰之辰震之震一千八百六十
四六萬二千四百

三運之歲星之石離之巽四千六百六
五十五萬六千
四世之歲辰之石震之巽五萬九千九百
五八十七萬二千
二運之月星之土離之坎五萬五千九百
六八十七萬二千
四世之月辰之土震之坎六十七萬一千八
六百四十六萬四千
二運之日星之火離之艮一百六十七萬九
七千六百一十六萬五
四世之日辰之火震之艮二千一百一十五萬
七千三百九十二萬

三運之辰星之水離之坤二千一十五萬五
八千三百九十二萬
四世之辰辰之水震之坤二萬四千一百八十
八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五歲之元石之日巽之乾一十二萬
一九千六百
六月之元土之日坎之乾一百五十五
一萬五千二百
五歲之會石之月巽之兌一百五十五
二萬五千二百
六月之會土之月坎之兌一千八百六十
二六萬二千四百

五 三 歲之運石之星巽之離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六 三 月之運土之星坎之離 五萬五千九百八百八十七萬二千
五 四 歲之世石之辰巽之震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六 四 月之世土之辰坎之震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五 五 歲之歲石之石巽之巽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六 五 月之歲土之石坎之巽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五 六 歲之月石之土巽之坎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六 六 月之月土之土坎之坎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五 七 歲之日石之火巽之艮 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六 七 月之日土之火坎之艮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五 八 歲之辰石之水巽之坤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六 八 月之辰土之水坎之坤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七 一 日之元火之日艮之乾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八 一 辰之元水之日坤之乾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七 二 日之會火之月艮之兌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八 二 辰之會水之月坤之兌 六千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七 三 日之運火之星艮之離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八 三 辰之運水之星坤之離 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七 四 日之世火之辰艮之震 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八 四 辰之世水之辰坤之震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七 五 日之歲火之石艮之巽 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八 五 辰之歲水之石坤之巽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七 六 日之月火之土艮之坎 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十萬
八 六 辰之月水之土坤之坎 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圖

七七八七七八八八

日之日火之火艮之艮
辰之日水之火坤之艮
日之辰火之水艮之坤
辰之辰水之水坤之坤

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七
百八十二萬三千五百
二千六百一十二萬一
千三百八十八萬二千
二千六百一十一萬一
千三百八十八萬二千
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
六千六百五十八萬四千

邵

日（元）甲（一）月（會）子星（運）三十辰（世）三百六十

一聲 多可介吉禾火化八
開宰愛○回每退○

一音 古甲九癸口口近揆
坤巧丘檫口口乾蚪

月丑星（二）六十辰七百二十

二聲 良兩向○光廣況○
丁井亘○兄永瑩○

二音 黑花香血黄華雄賢
五瓦仰口五牙月堯

氏

月寅星（三）九十辰一千四百四十

開物星之己七十六

三聲 千典旦○元犬半○
臣引艮○君允巽○

三音 安亞乙一口爻王寅
母馬美米目貌眉民

月卯星（四）一百二十辰二千八百八十

四聲 刀早孝岳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壬

四音 夫法口張父兄口吠
武晚口尾文萬口未

皇

月辰星（五）一百五十辰五千七百六十

五聲 妻子四口衰○師骨
○○○德龜水貴北

五音 卜而丙必步白葡鼻
普朴品匹旁排平瓶

月巳星（六）一百八十辰一萬一千五百二十

唐始星之癸一百八十
虞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六聲 宮孔衆○龍角用○
魚鼠去○鳥虎兎○

六音 東丹天■兊大弟■
土貪大■同覃田■

極

月午星七
二百一十辰，二萬三千四十
夏殷周秦二漢三國二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我宋

七聲
心審禁○○○十
男坎欠○○○妾

七音
乃妳女■內南年■
老今呂■鹿犖離■

月未星八
二百四十辰，四萬六千八十

八聲

八音
走哉足■自在匝■
草采七■曹才全■

月申星九
二百七十辰，九萬二千一百六十

九聲

九音
思三星■寺口象■
口口口■口口口■

月酉星十
三百辰，十八萬四千三百六十

十聲

十音
■山手■■土石■
■口口■■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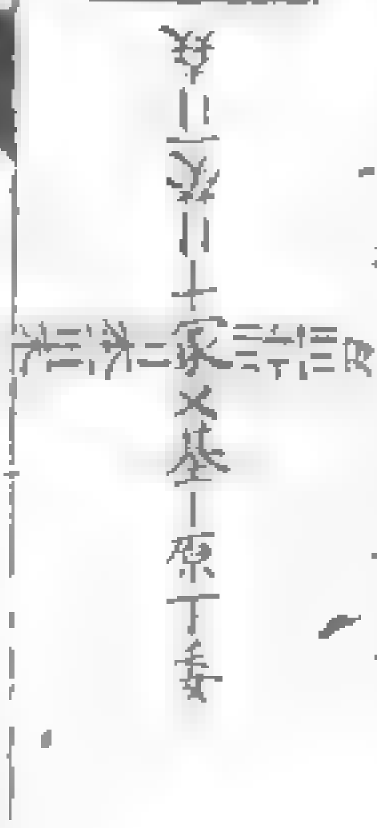
月戌星十一
三百三十辰，三十六萬八千七百二十
閉星之成三
物百一十五

十一音
■壯震■■乍口■
■人赤■■崇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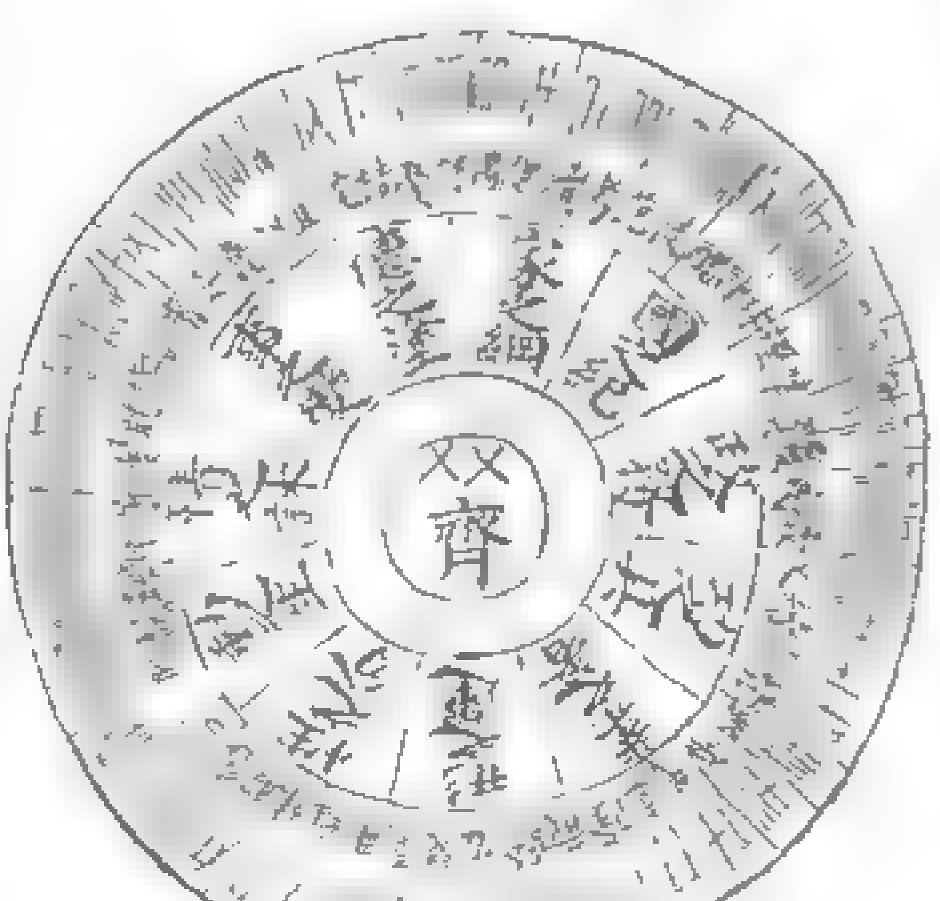
月亥星十二
三百六十辰，六十三萬七千四百四十

十二音
■卓中■■宅直■
■折丑■■茶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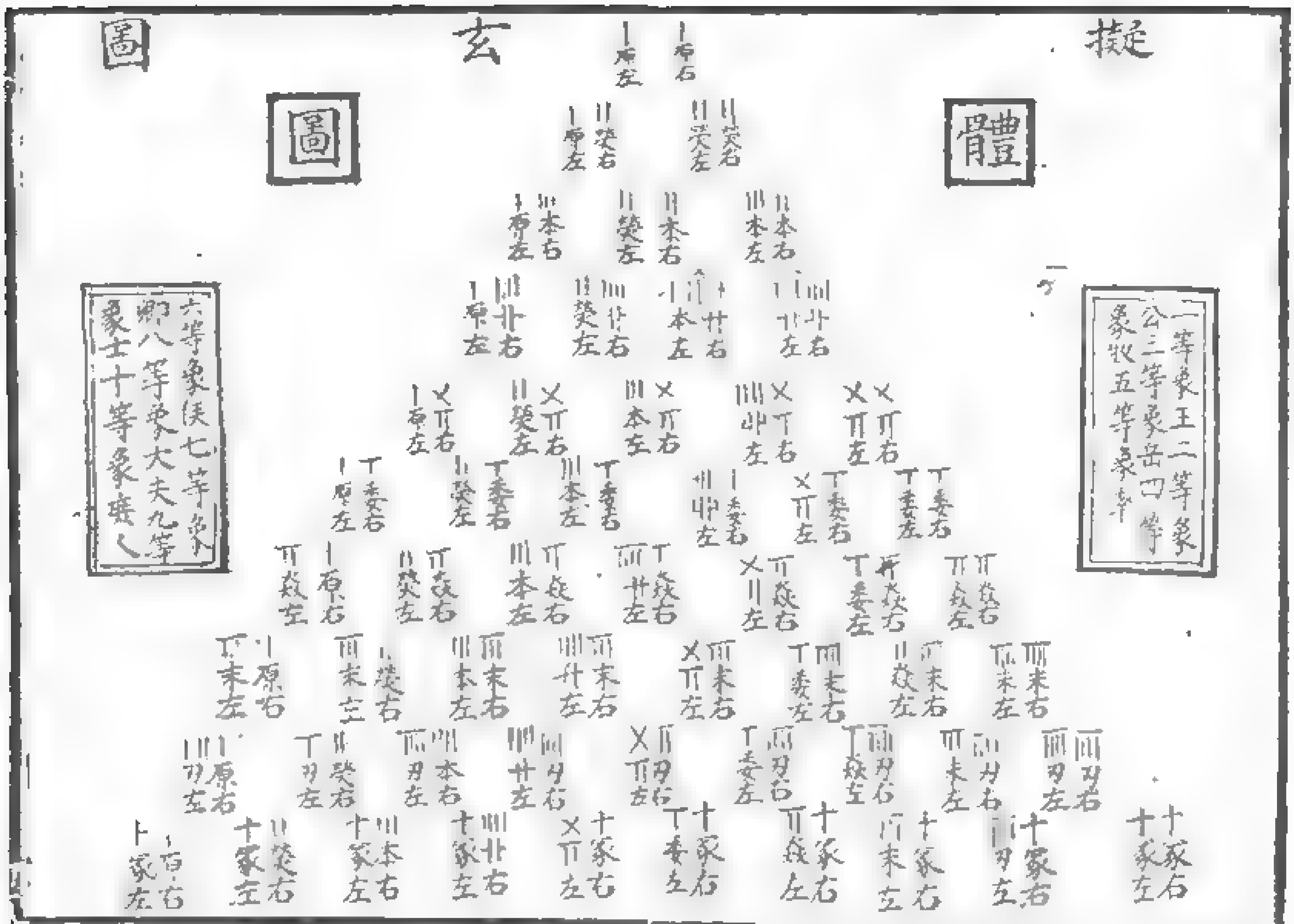
氣圖



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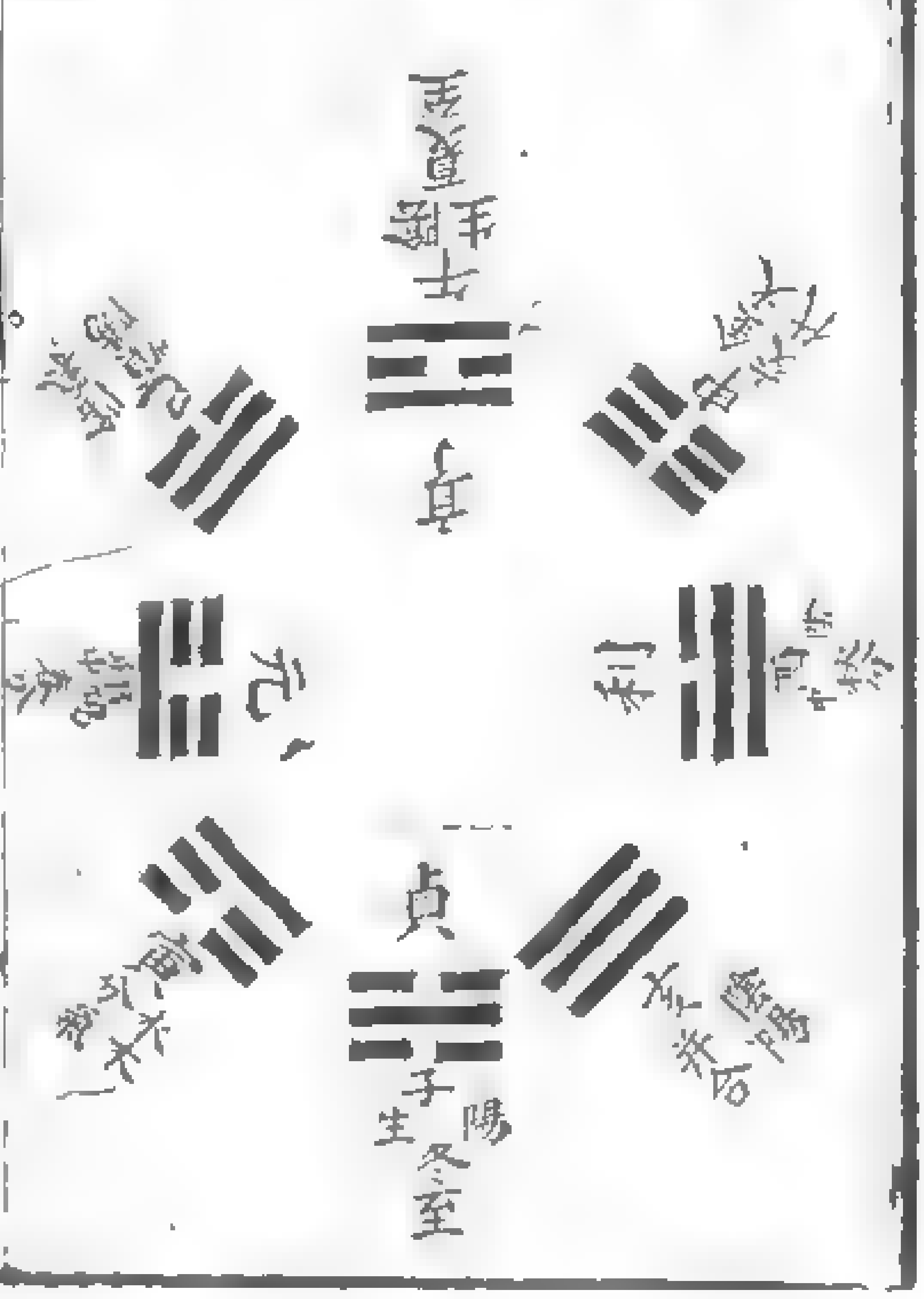
擬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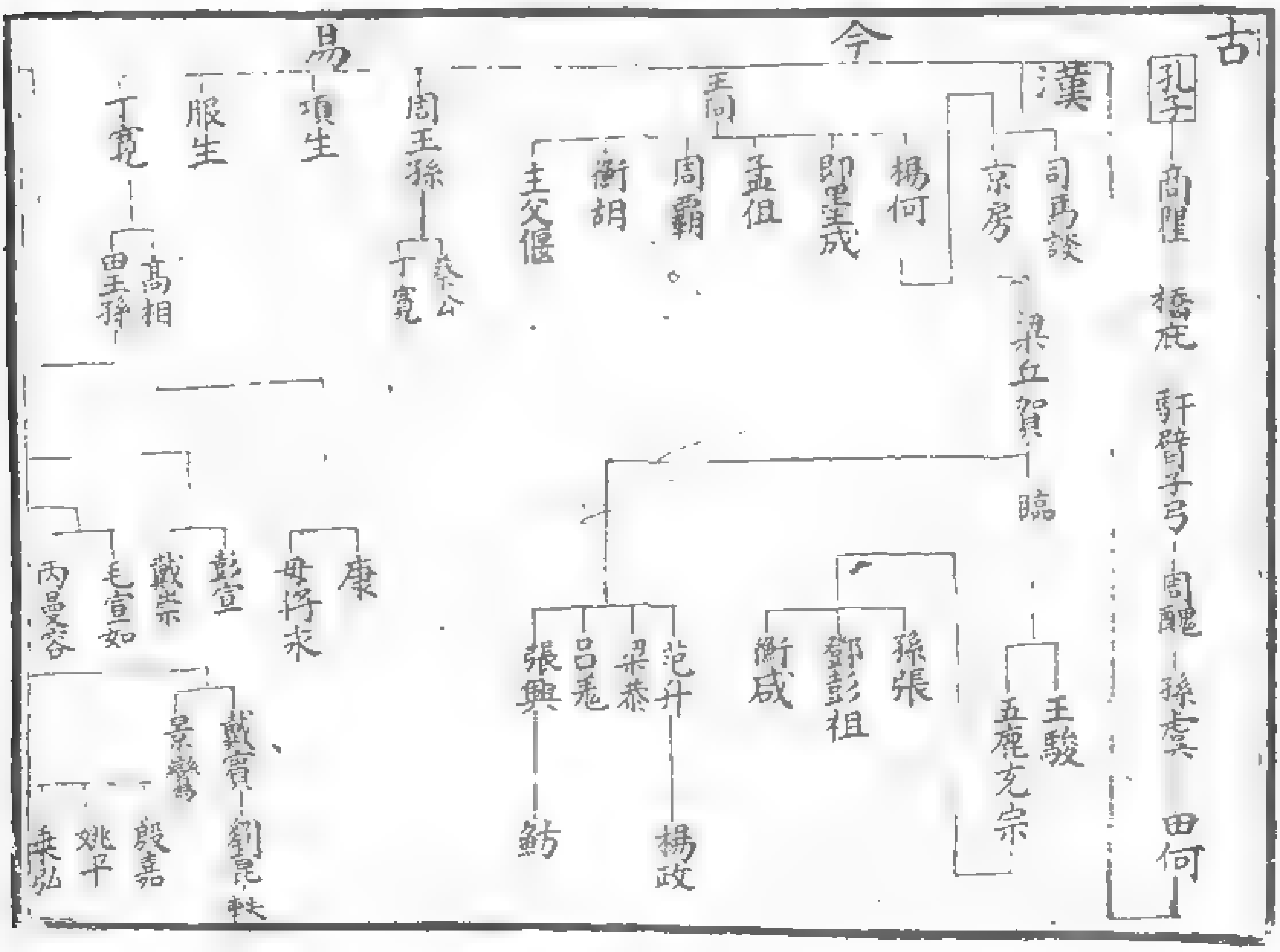
潛虛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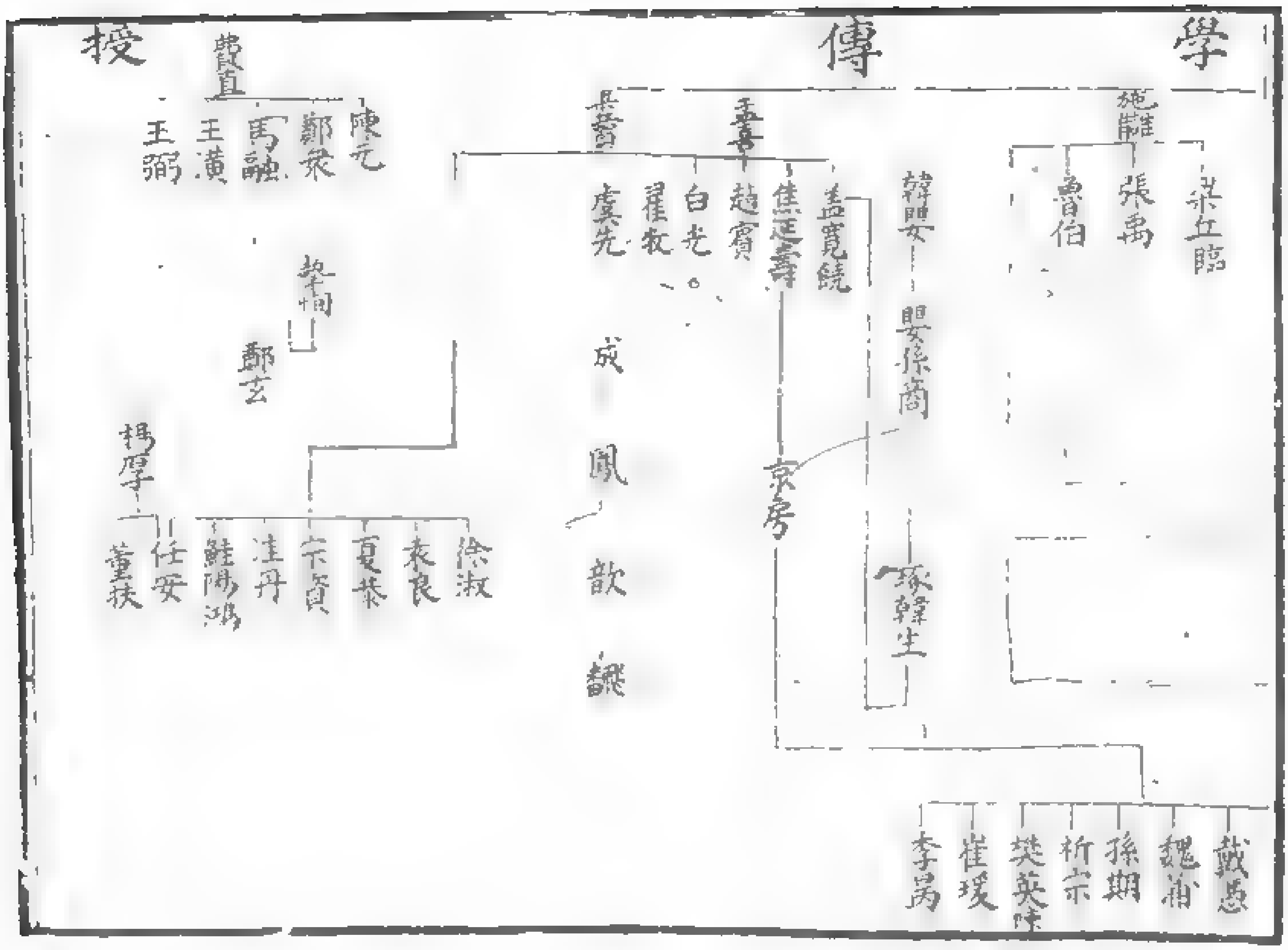
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

說卦配方圖



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也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也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生安其業天下之人終不見其迹者其故何哉蓋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雖有而不捨無被萬物與萬民也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知耳此八卦之序所以出乎震而成乎艮也謂之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一乎




學傳授
施讎
梁丘臨
張禹
魯伯
孟喜
韓嬰
嬰孫商
涿韓生
蓋寬饒
焦延壽
趙賓
白光
翟牧
京房
成
鳳
歆
費直
陳元
鄭衆
馬融
王璜
王弼
鄭玄
楊厚
董扶
任安
鮭陽鴻
淮丹
宋實
夏恭
表良
徐淑
李禹
崔瑗
樊英
孫期
戴憑

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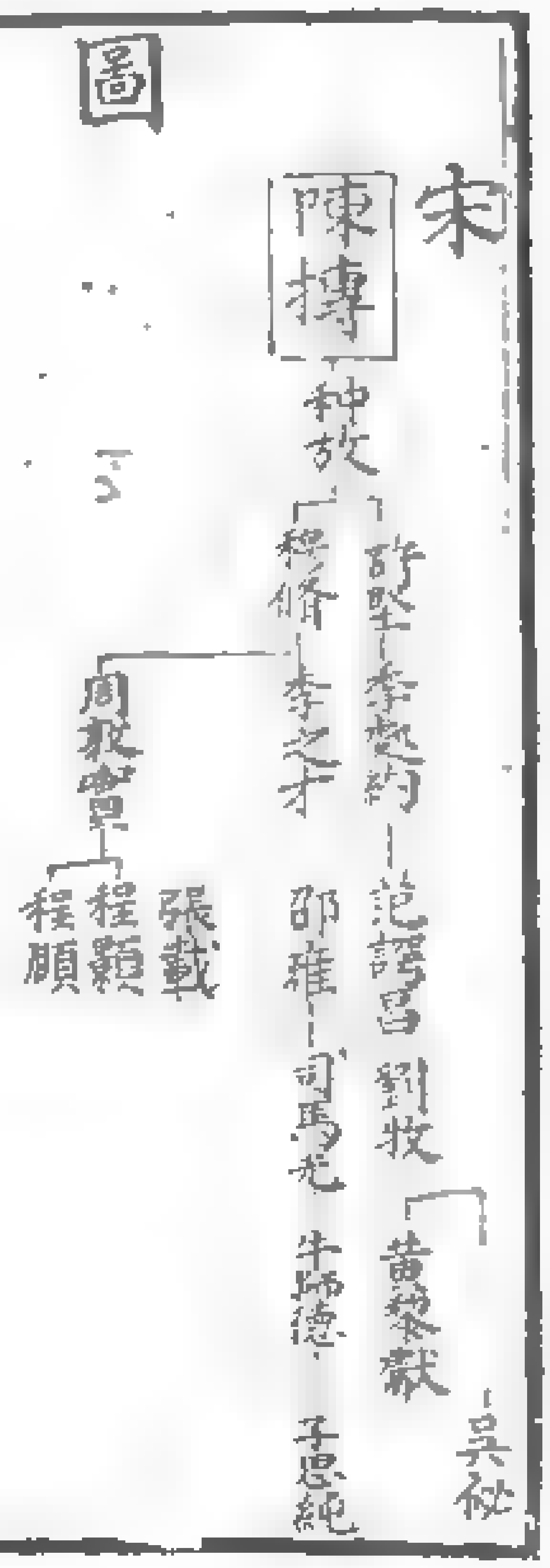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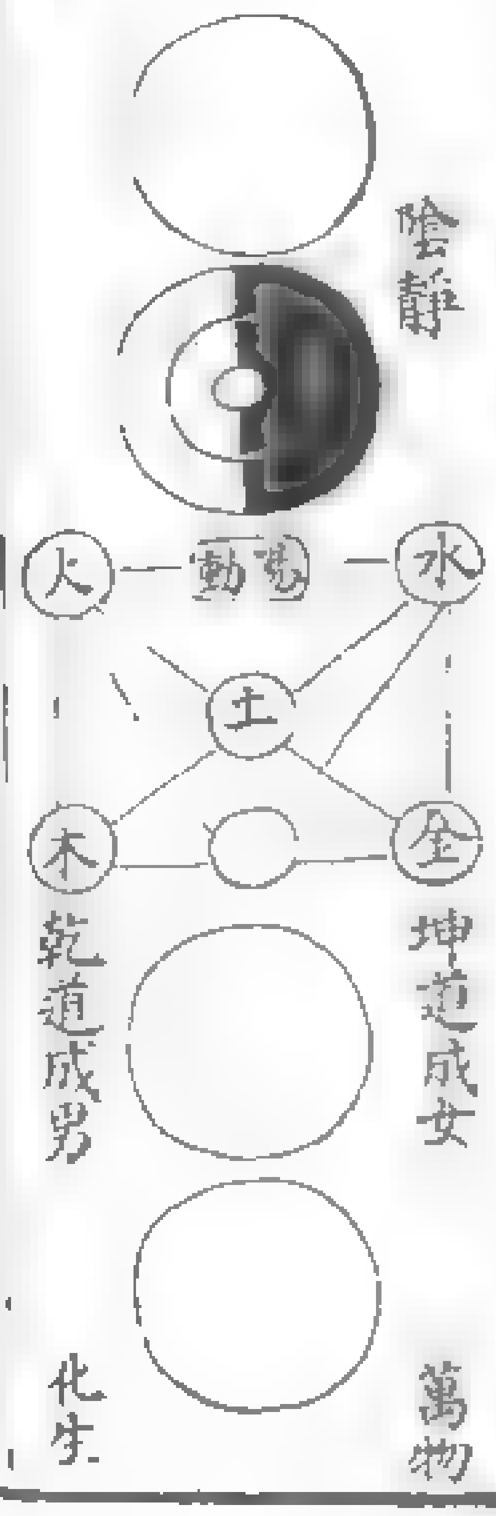
圖
宋
陳摶
种放
穆脩
許堅
李溉
范諤昌
劉牧
黃黎獻
吳祕
李之才
邵雍
司馬光
牛師德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周易圖卷上

太極圖

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一氣既分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是生兩儀也兩儀既分則金木水火四方之位列是生四象也水數六居坎而生乾金數九居兌而生坤火數七居離而生巽木數八居震而生艮是四象生八卦也

周氏太極圖



周茂叔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成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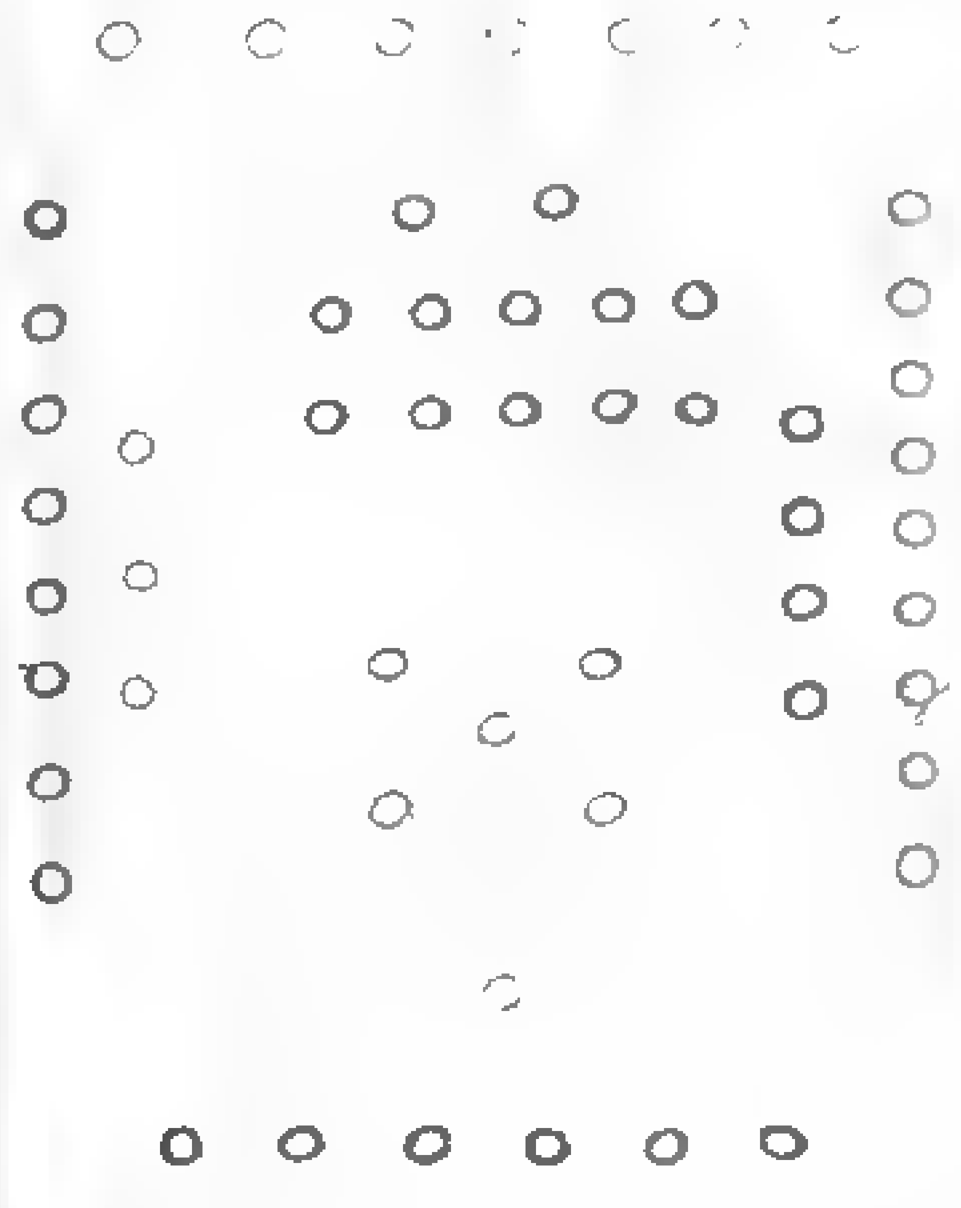
鄭氏太極貫一圖

少枚先生曰八卦之位始於伏重於夏商衍於周作經於孔皆不易其方位實本河圖洛書之本文本數也其述作之意一歸於中所謂執中惟一之道皇極一而繫於五共得六數乃太極函三之引六也近太極莫若乾出中而居六位正而曾子謂一貫之忠恕也用太極者莫若震故以震居三位蓋得太極函三之圓不動正而子思所謂發而中節之和也判太極者莫若坎與坤坎得其一坤得其二一即二矣二即三矣此水土所以並生於中善與惡陰與陽執其一者皆非道是曰失中而中庸之學不取也以大衆論之一三七九陽數布于四方分至之義二四六八陰數布于四隅啓閉之義求中氣而積閏之理也

河圖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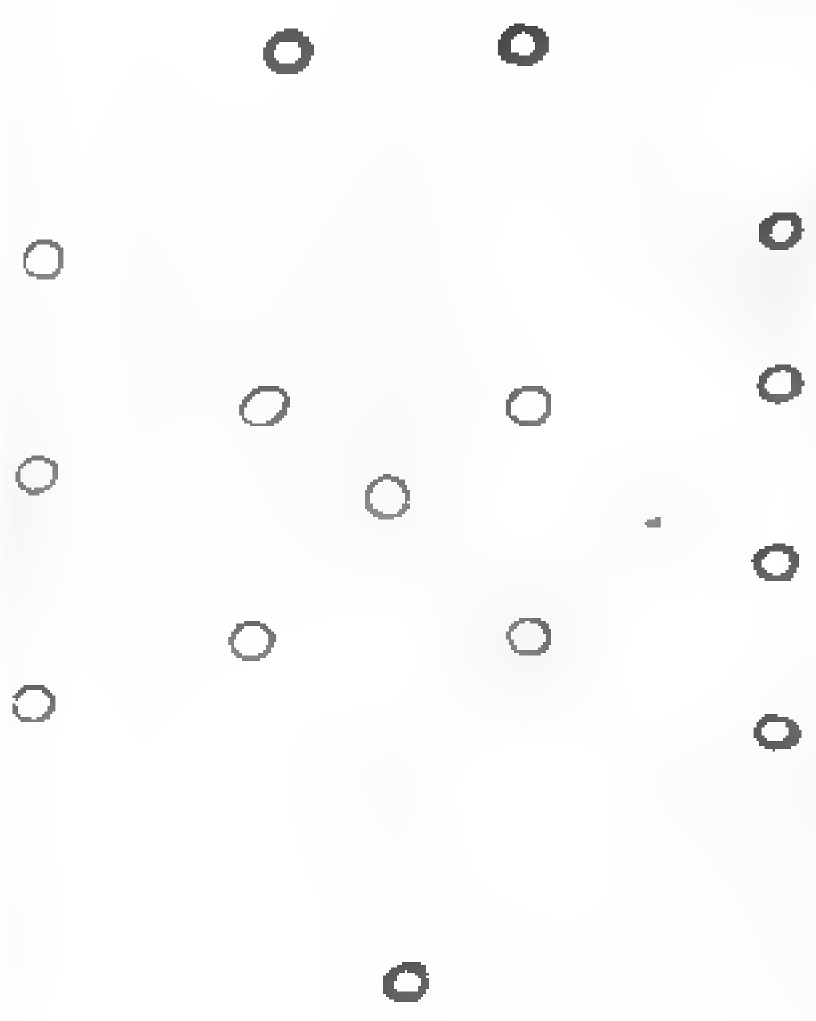
劉牧傳自范諤昌諤昌得之許堅堅得於李溉溉得於种放放得於希夷先生㨿其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縱橫皆十五數總四十有五列禦寇曰易者一也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李康伯曰伏羲觀河圖而畫卦者此也又謂之九宮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其本於此乎

洛書數



聶氏麟曰天一與地六合于北而生水地二與天七合于南而生火天三與地八合于東而生木地四與天九合于西而生金天五與地十合于中而生土朱漢上謂一三五七九奇數所謂天數二十五二四六八十耦數所謂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成變化行鬼神者此也

天地自然十五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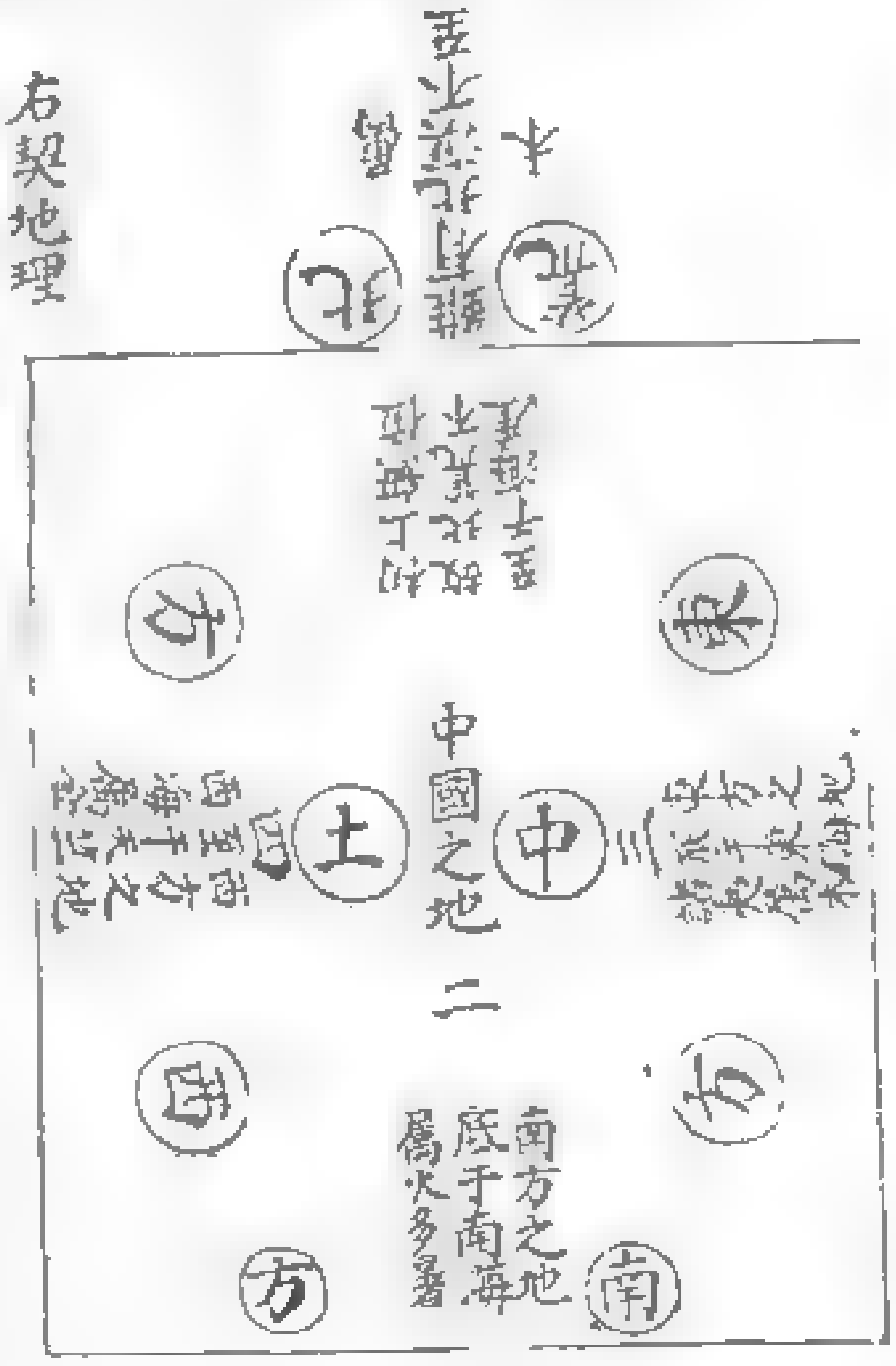
聶氏曰其旨有六一者河圖縱橫皆十五數二者天一至地十凡十五數三者太極渾然一也一判而爲儀二也二儀分而爲象四也四象生八卦此十五數也五者五行之數中分以象陰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十五數也六者八爲少陰陰動而退爲盛陰故稱六七爲少陽陽動而進爲盛陽故稱九六與九合亦十五是皆天地自然之數

日月爲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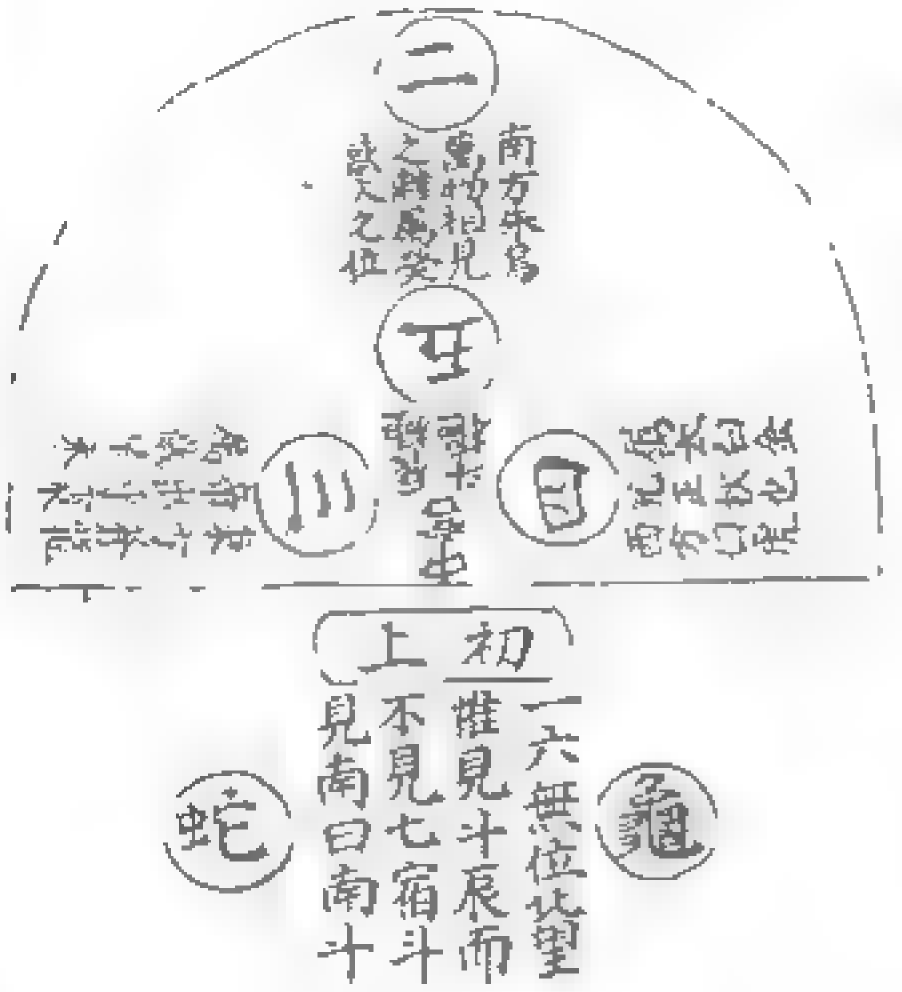
鄭氏厚曰易從日從月一日也一月也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此外無餘易也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凡否泰損益剛柔得喪出處語默皆有對敵是故易設一長畫一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也

六位三極圖

右合人身



右契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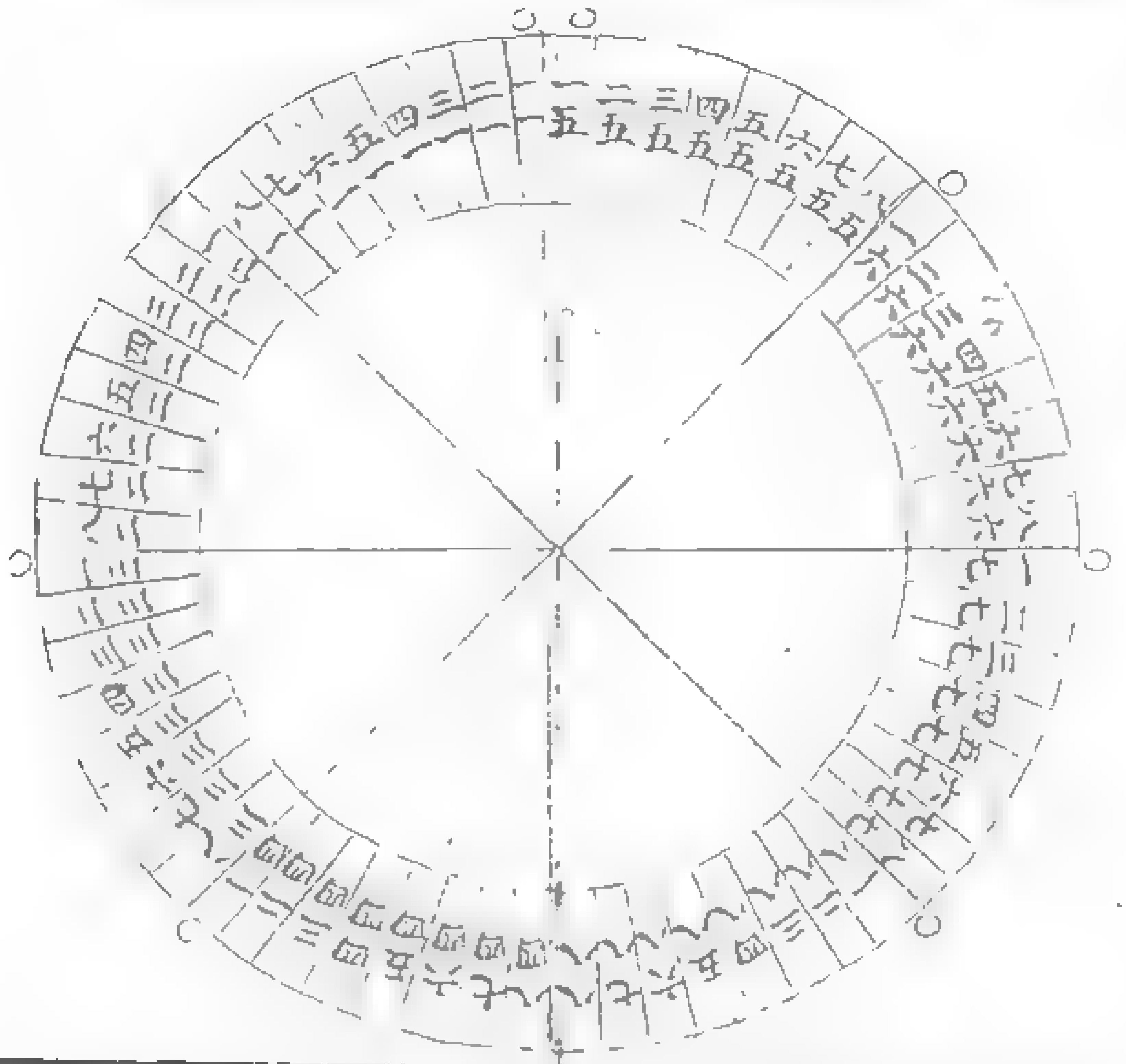


右準天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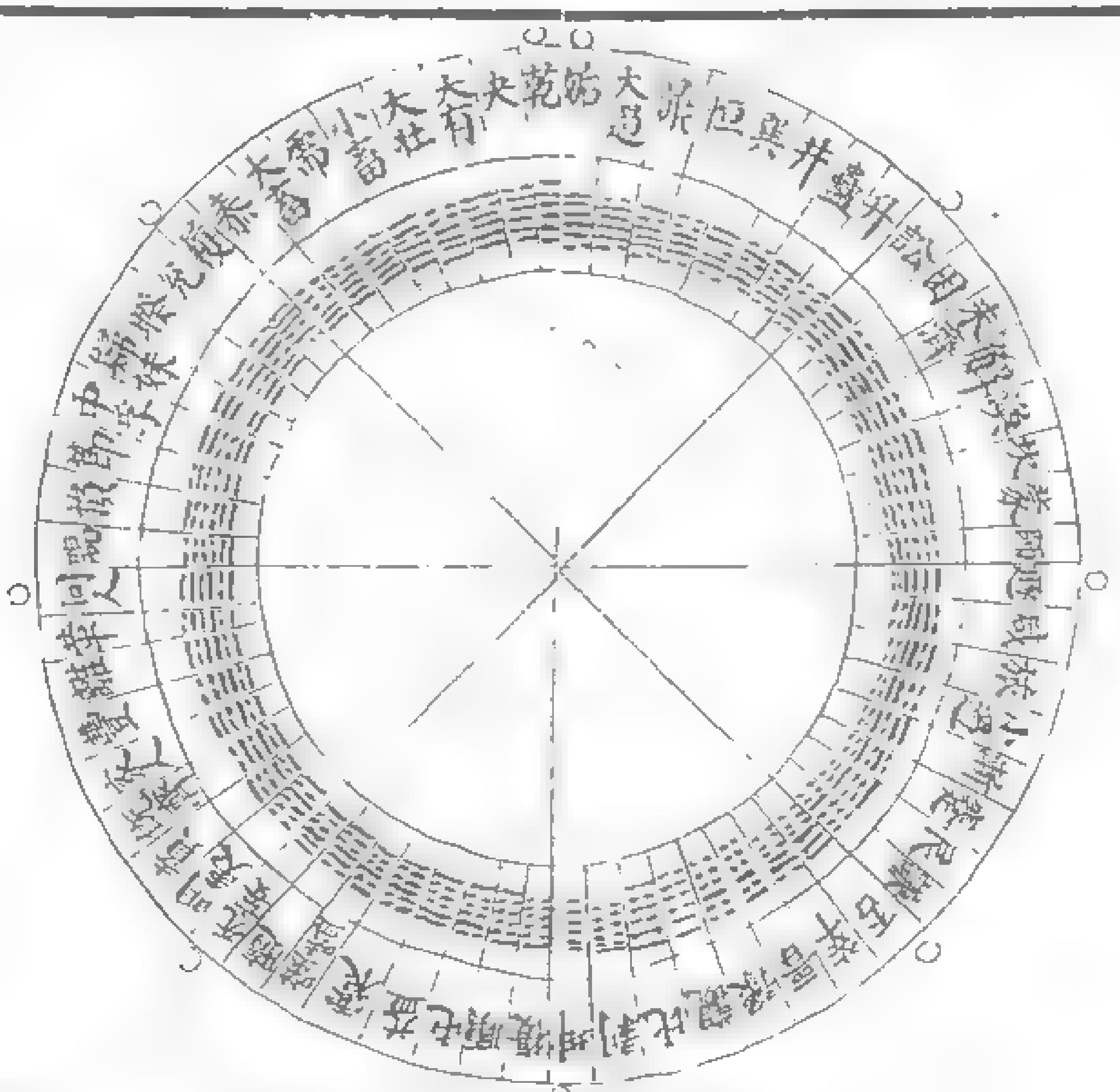
合沙鄭少枚先生曰六位以二三四五爲經七八九六爲緯者象天文也天以龍虎烏龜爲經辰歲熒惑太白爲緯六位之經無玄武之數者北望惟見斗樞辰極也故斗謂之北斗辰謂之北辰雖名曰北而實天中是一六太極之數潛宿於五也河圖六一居亥子之北五居中央是中央與不皆得太極之數也六位之緯無鎮星之數者鎮星二十八載一周天歲熒惑太白辰皆隨鎮星所鎮之宿而行如陰陽家所謂土居中宮王四季之說也故易爻凡三百八十四上契上象之數而吉凶之變占於七八九六如五星之變焉

先後中天總圖

先天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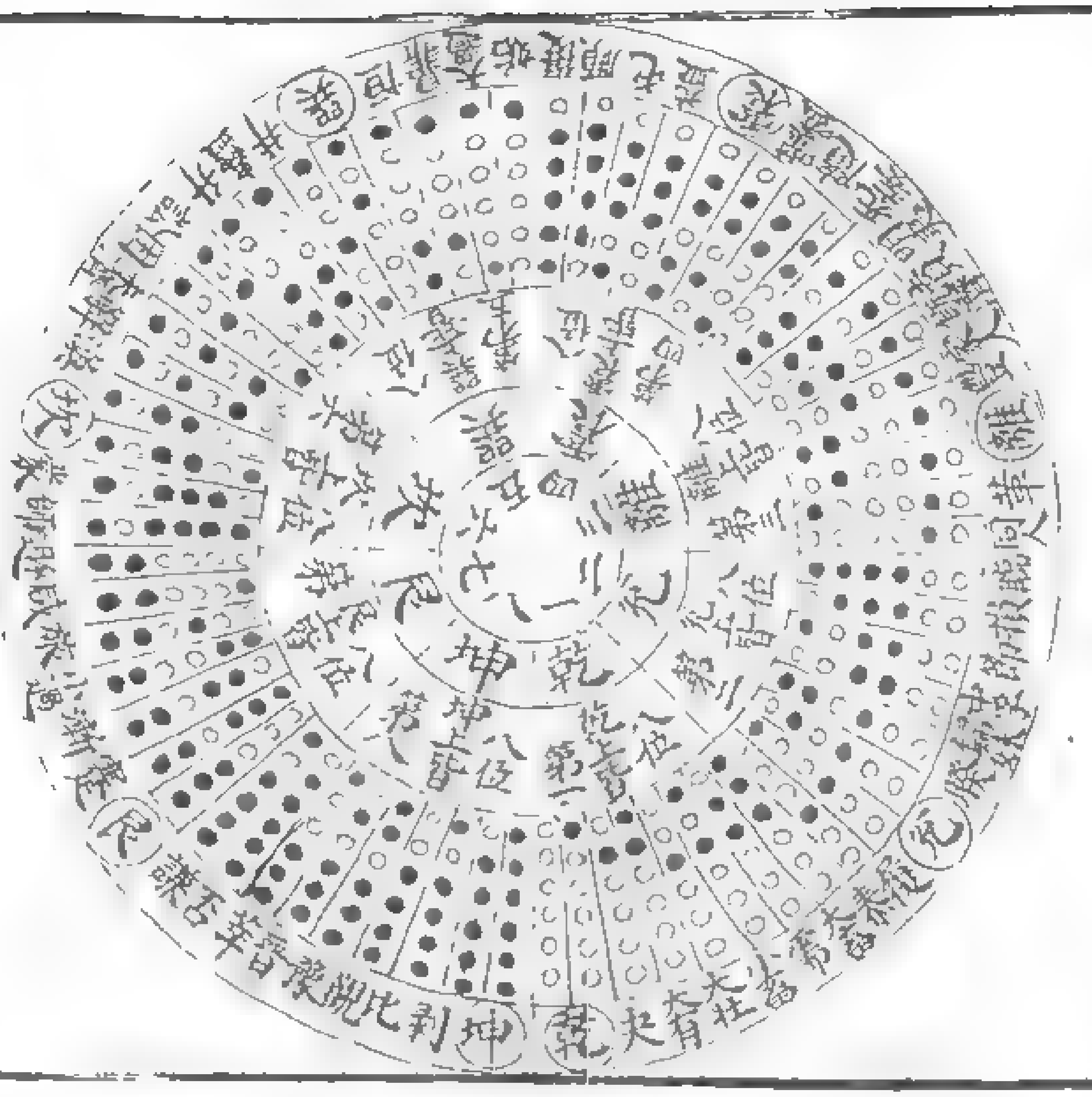


先天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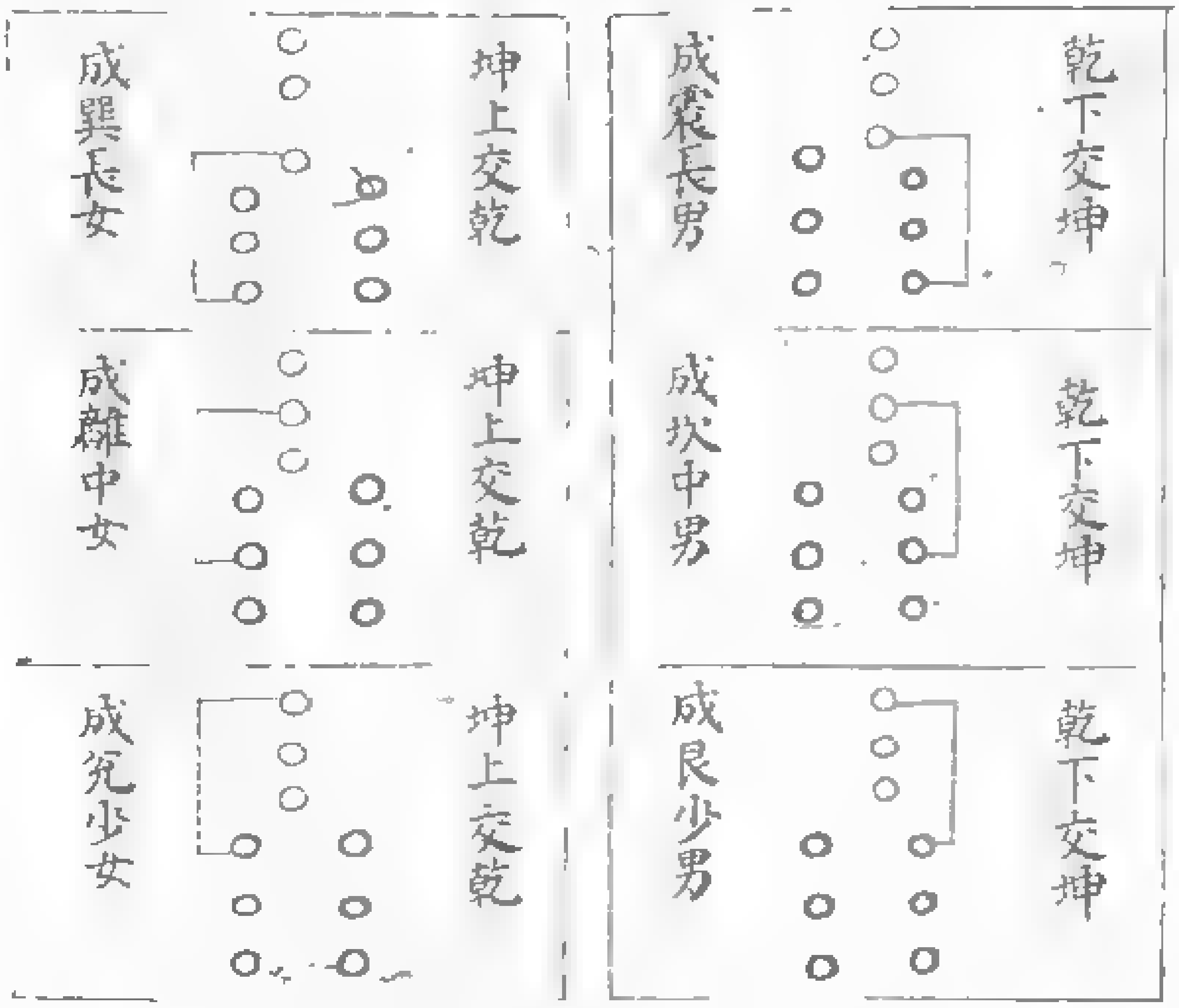
二圖伏羲八卦也蓋天地自然數逆數順取其義不窮初出希夷陳先生而傳於康節邵先生

六十四卦陰陽倍乘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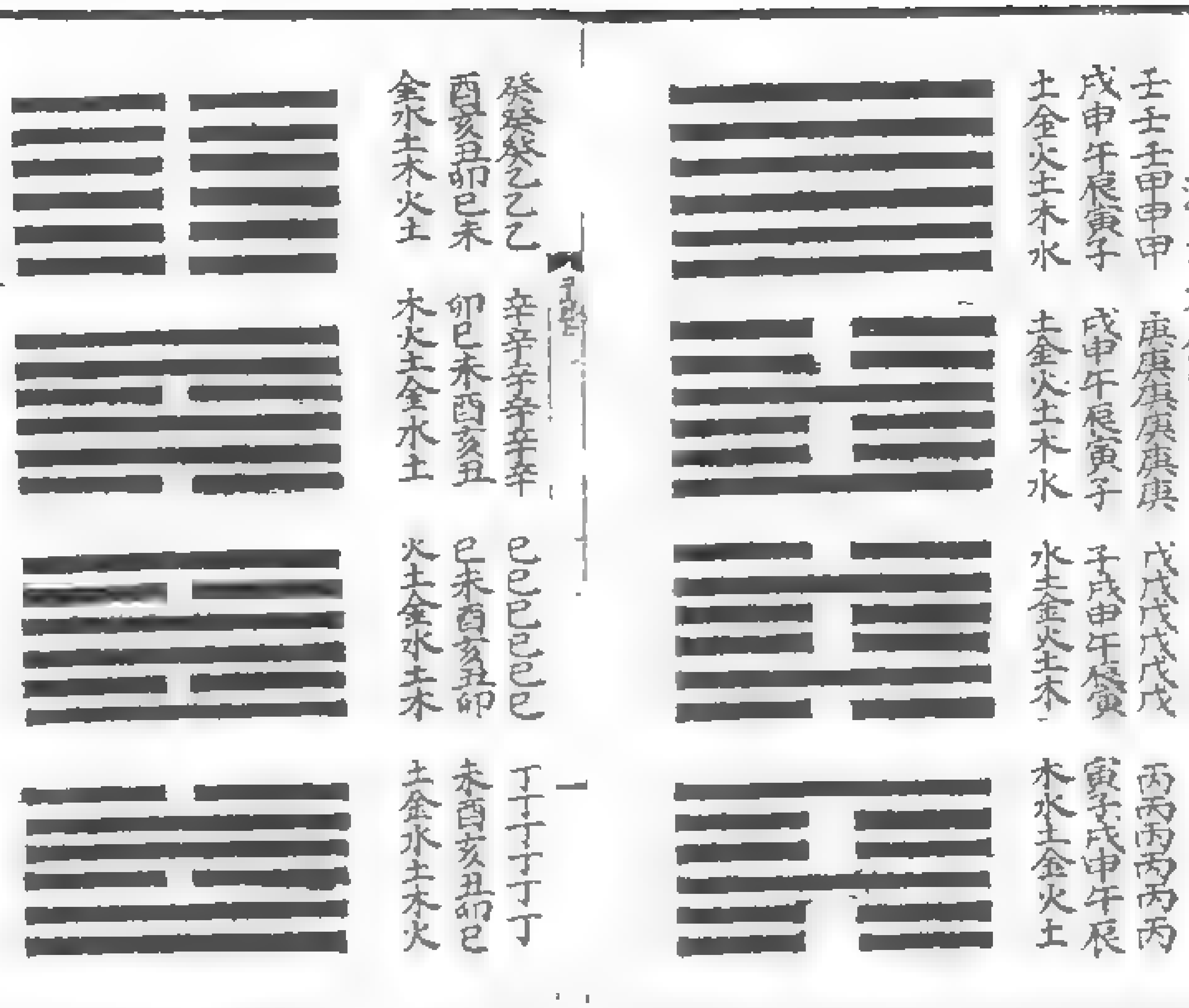


此圖傳自洪紫微邁云此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故八位之序皆合先天圖一二三四八七六五爲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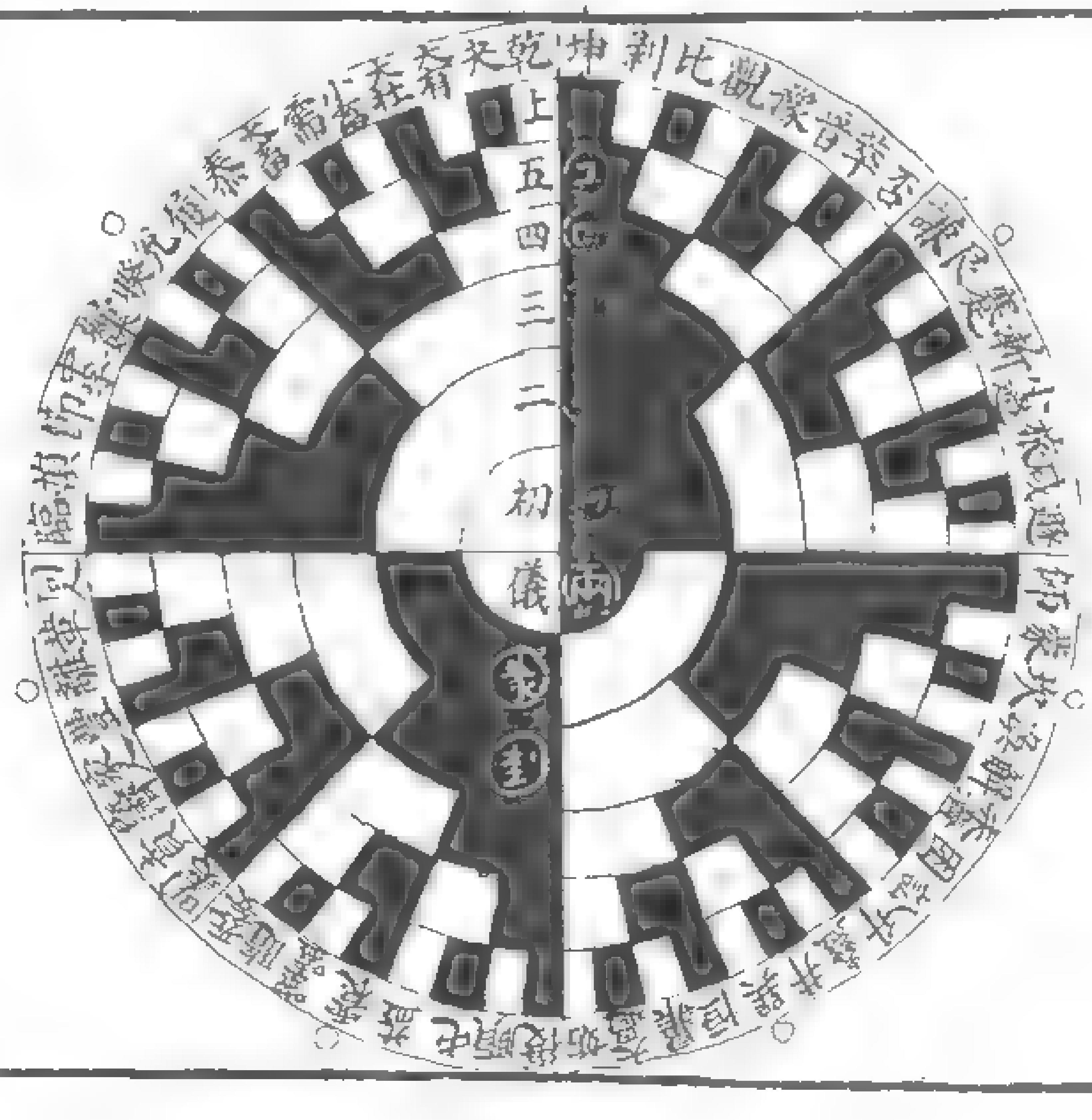
乾坤六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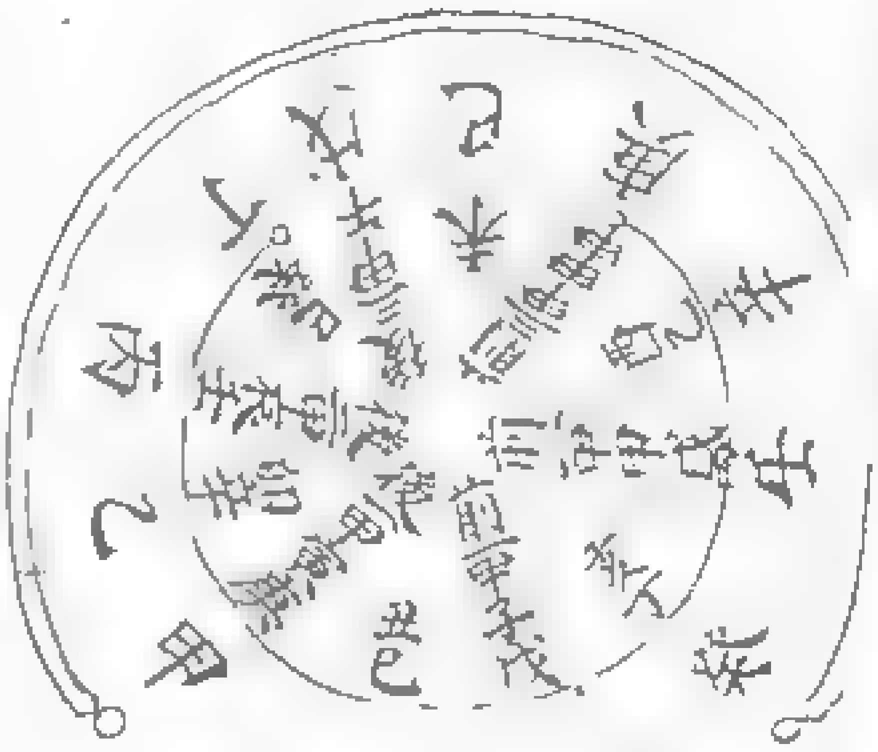
渾天六位圖



六十四卦生自兩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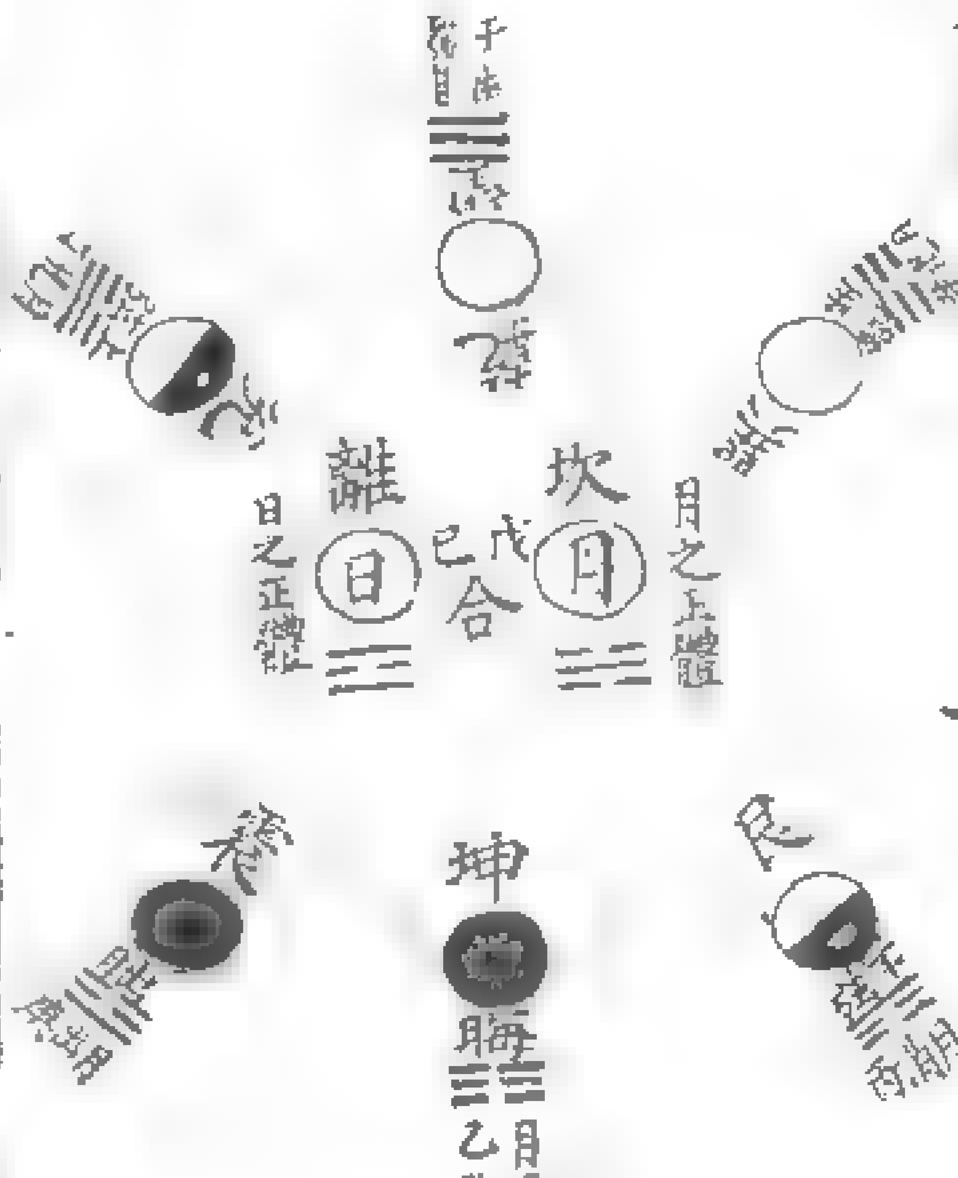


先甲後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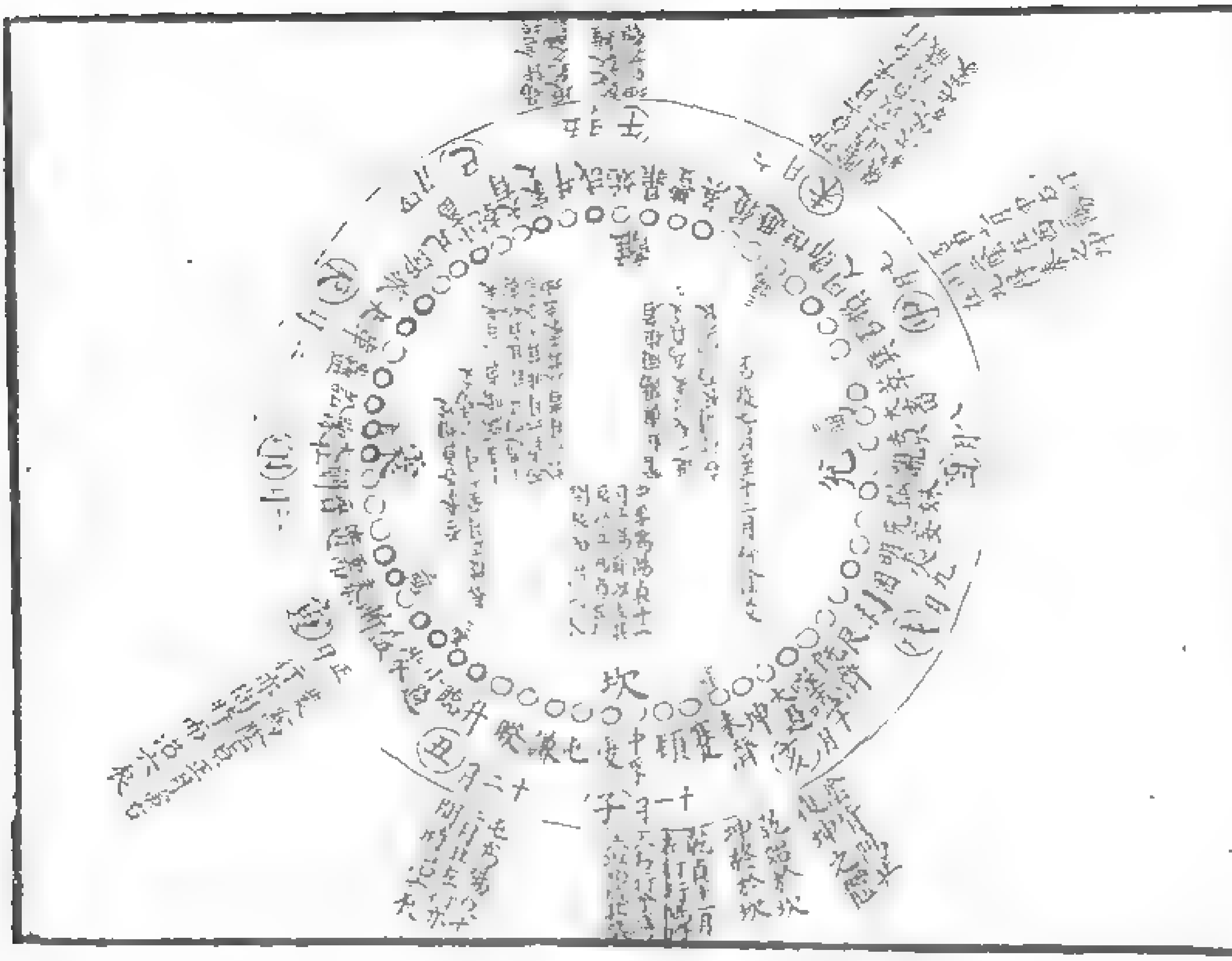
漢上曰春分之日旦出於甲秋分之日暮入於庚申庚者天地之終始也內黑暈自甲子甲戌甲申爲先甲之三而甲申正合外暈之庚以庚申而言則知先甲之日矣外白暈自甲午甲辰甲寅爲後甲之三而甲寅復合於內暈之庚以庚寅而言則知後甲之日矣

八卦納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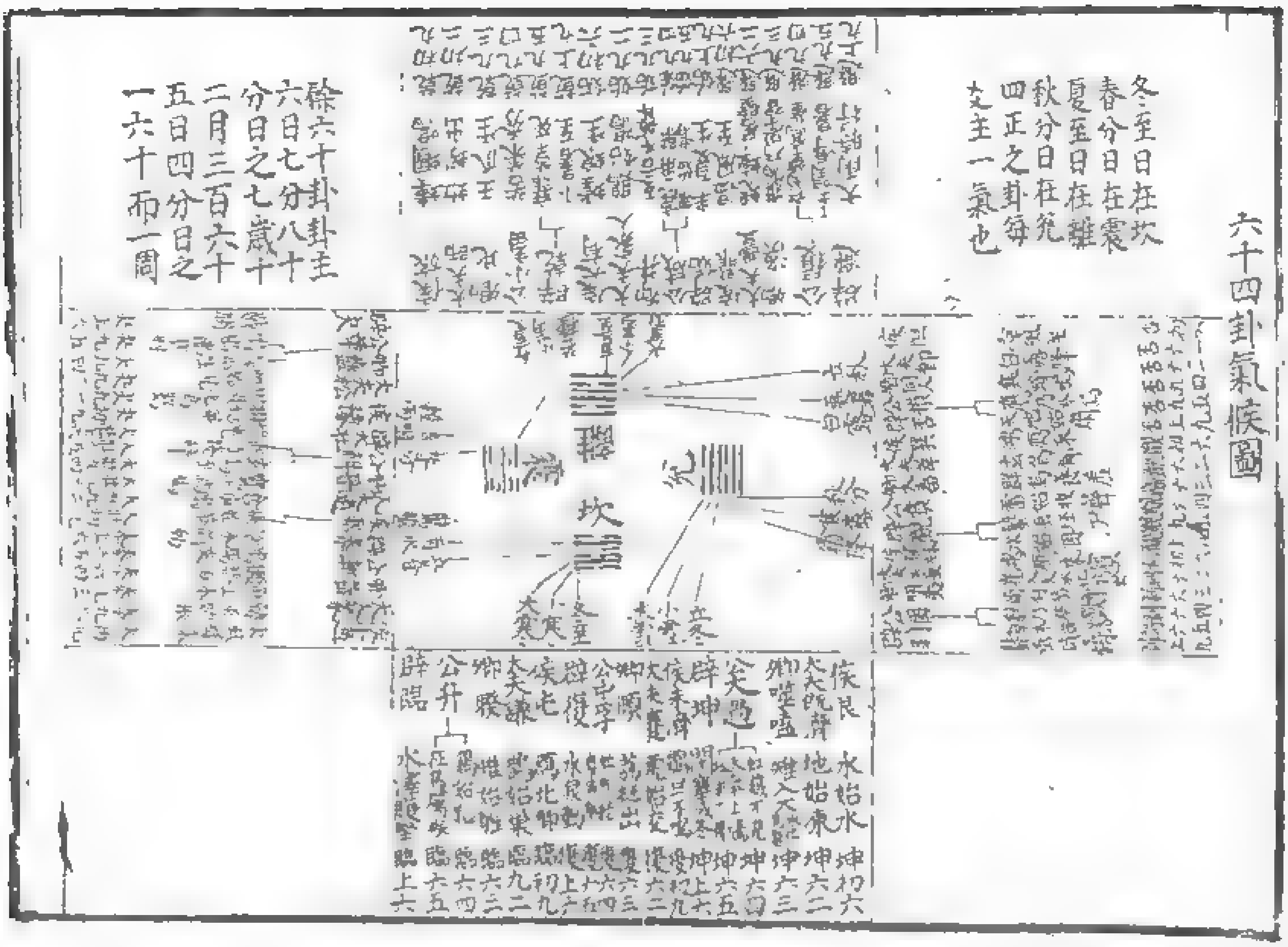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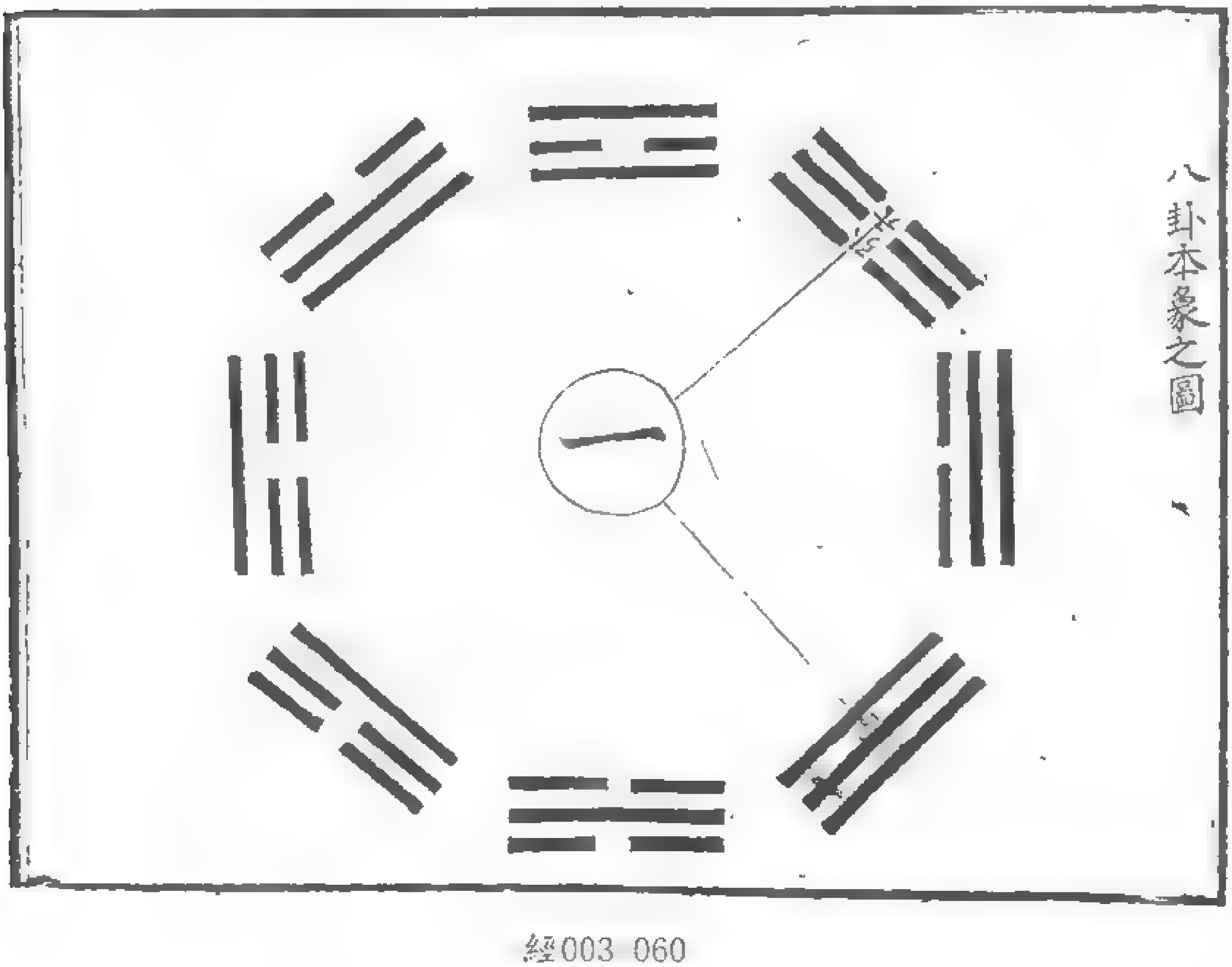
離爲日坎爲月是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明日晦朔之會而爲坤象越三日朏而出于庚爲震之象復五日上弦而見于丁爲兌之象復七日盈於甲壬與日相望而全其明所以有乾之象旣盈而生魄乃退於辛爲巽之象凡八日下弦乃消於丙爲艮之象亘七日復與日會于辰次之所

乾坤交成六十四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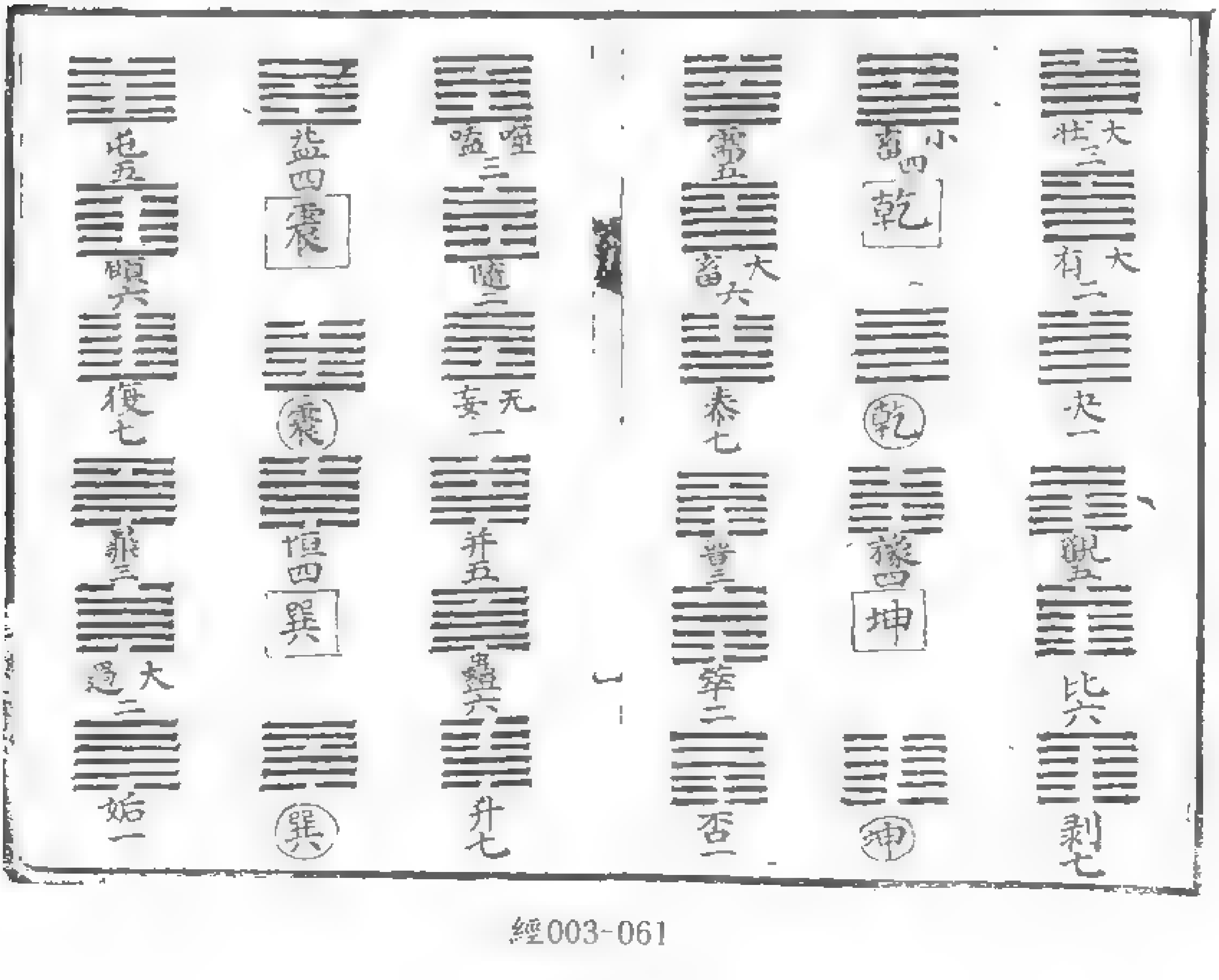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萬物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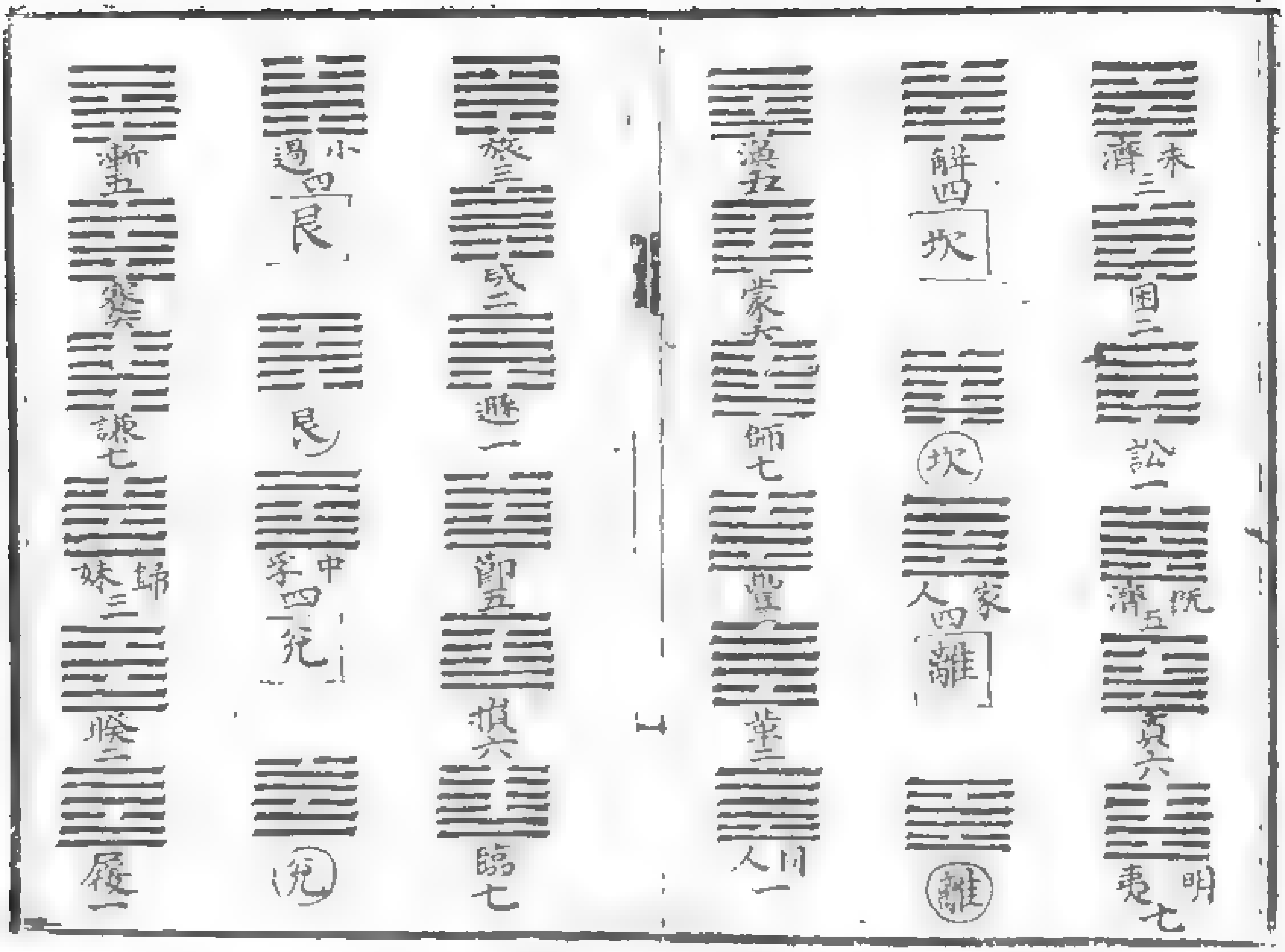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氣候圖
冬至日在坎
春分日在震
夏至日在離
秋分日在兌
四正之卦每爻主一氣也
除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
坎
離
兌


八卦本象之圖
一

合沙鄭先生曰乾三畫而為天者以一函三也坤六畫而為地者耦二而為六也天一地二之本數天奇地耦之本畫不待較而可知然妙理在乎一函三二函六耳乾一函三故索為三男而皆奇坤二函六故索為三女而皆耦此天地生成之理豈不妙哉震為雷雷出於地下故一陽在下坎為水水畜於地中故一陽在中艮為山山形於地上故一陽在上然陽動陰靜以動為基者故動震是也以靜為基者故止艮是也動者在中非內非外故或流或止或動或靜焉此坎所以為水巽為木木發生於地下故一陰亦在下離為火火出於木中故一陰在中兌為澤澤鍾於地上故一陰在上然陰柔而陽剛故木也始弱而終強陽在末也陽明而陰晦故火也外明而內晦陽在外也陽燥而陰潤故澤也外潤而內燥陽在內也或問澤內燥何也愚曰內燥則能生金外潤則能鍾水金所以能生水土所以能生金者即澤而知之也聖人豈苟云哉

八卦生六十四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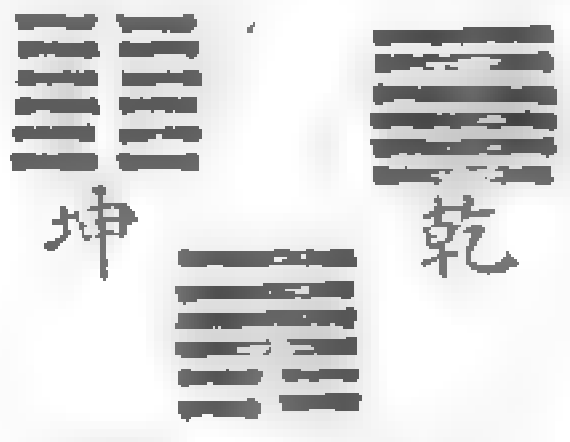


李氏六卦生六十四卦

凡陽一陰卦皆自姤來

乾一交而爲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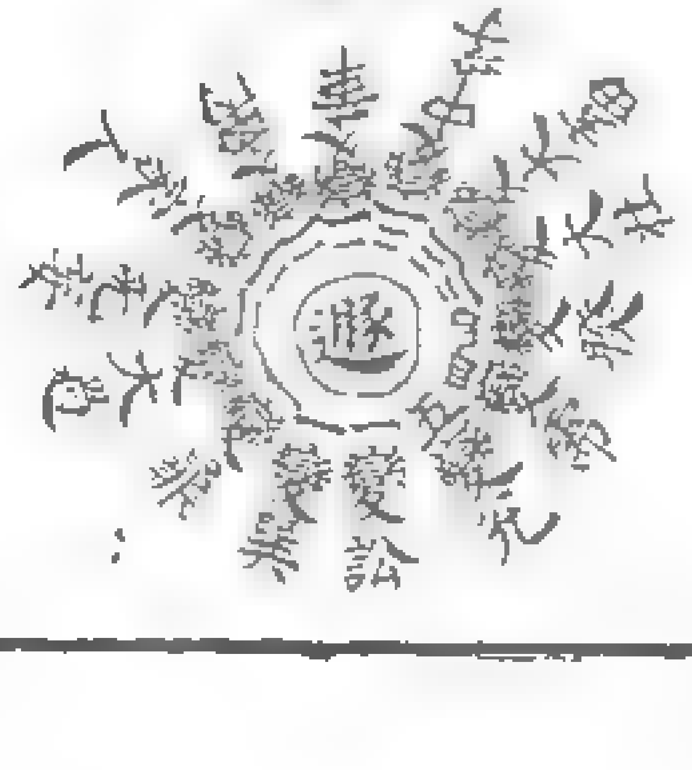
姤一爻五變成五卦



凡四陽二陰卦皆自遯來

乾再交而爲遯

遯五復五變成十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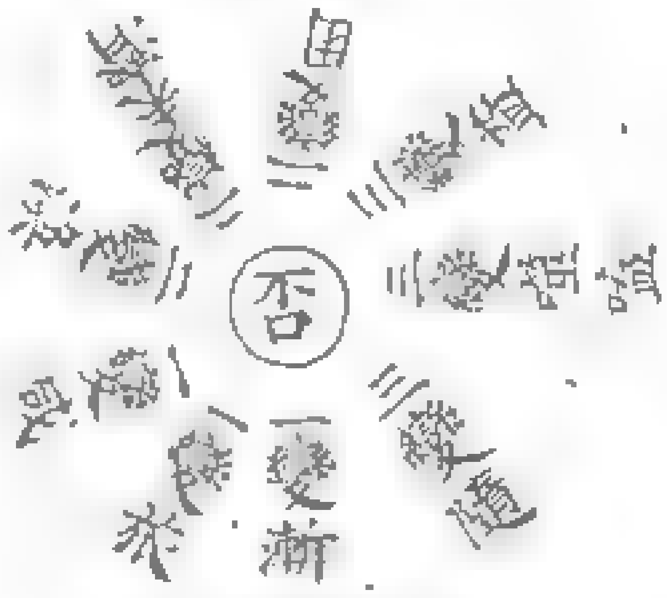
乾

坤

三陽三陰卦皆自否來

乾三交而為否

否三復三變成九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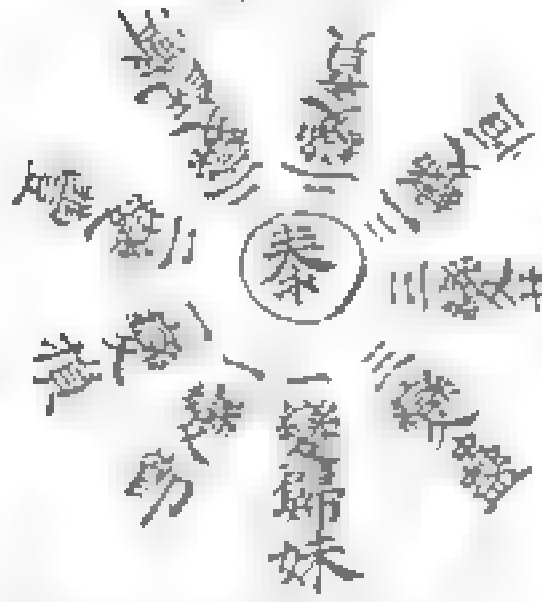
乾

坤

三陰三陽卦皆自泰來

坤三交而為泰

泰三復三變成九卦



乾

坤

四陰二陽卦皆自臨來

坤再交而為臨

臨五復五變成十四卦

乾

坤

五陰一陽卦皆自復來

坤一交而為復

復一交五變成五卦

八卦推六十四卦圖

乾爲天　天風姤一世　天山遯二世　天地否三世　風地觀四世　山地剝五世　火地晉遊　火天大有歸

坤爲地　地雷復一世　地澤臨二世　地天泰三世　雷天大壯四世　澤天夬五世　水天需遊　水地比歸

震爲雷　雷地豫一世　雷水解二世　雷風恒三世　地風升四世　水風井五世　澤風大過遊　澤雷隨歸

坎爲水　水澤節一世　水雷屯二世　水火旣濟三世　澤火革四世　雷火豐五世　地火明夷遊　地水師歸

艮爲山　山火賁一世　山天大畜二世　山澤損三世　火澤睽四世　天澤履五世　風澤中孚遊　風山漸歸

離爲火　火山旅一世　火風鼎二世　火水未濟三世　山水蒙四世　風水渙五世　天水訟遊　天火同人歸

巽爲風　風天小畜一世　風火家人二世　風雷益三世　天雷无妄四世　火雷噬嗑五世　山雷頤遊　山風蠱歸

兌爲澤　澤水困一世　澤地萃二世　澤山咸三世　水山蹇四世　地山謙五世　雷山小過遊　雷澤歸妹歸

鄭氏云乾順進一得姤姤乾之一世自姤進二得遯遯乾之二世自遯進四得否否乾之三世自否進八得觀觀乾之四世自觀進十六而得剝剝乾之五世也上爻不變故三十二數不用彼三十陰三十二陽皆六十四卦上爻耳卦有遊魂歸魂亦以八與十六爲法乾遊魂自剝退八而得晉歸魂自乾進十六而得大有此自然之理也坤逆進亦以此準焉

震退一得豫自豫進二得解自解進四得恒自恒退八得升自升進十六得井而五世備遊魂則自井進八而得大過歸魂則自本卦進十六而得隨焉坎右進一節退二屯自屯進四旣濟自旣濟進八革自革退十六得豐而五世備矣遊魂則自豐退八而得明夷歸魂則自本卦退十六而得師焉離亦如之艮右退一賁自賁退二大畜退四損自睽退十六履而五世備遊魂則自履進八而得中孚歸魂則自本卦退十六得漸兌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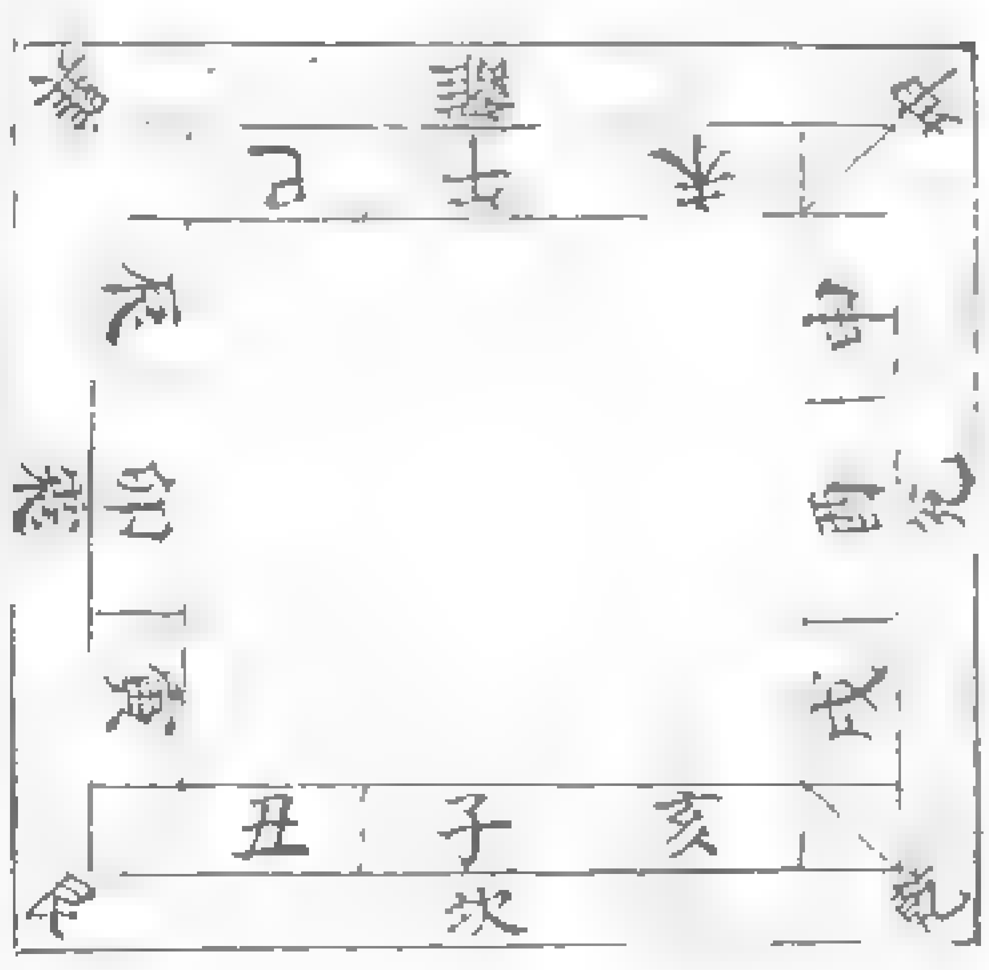
帝出震圖

希夷曰正位稱方故震東離南兌西坎北四維言位故艮東北巽東南乾西北坤獨稱地者蓋八方皆統於地也兌言正秋亦不言方位者舉正秋則四方之主時爲四正類可見矣離稱相見以萬物皆見于此也兌稱說言者以正秋非萬物所說之時惟以兌體爲澤澤者物之所說而不取其時焉艮稱成言者以艮之體終止萬物無生成之義今以生成初言者以艮連於寅也故物言之坤加致字者以其致用於乾也觸類皆然

卦配方圖

鄭合沙曰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也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生安其業人不見其迹者其故何哉蓋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雖有而不捨無彼萬物與萬民也齊見役說戰勞於其間而不自覺知耳此八卦之序所以出乎震而成乎艮也謂之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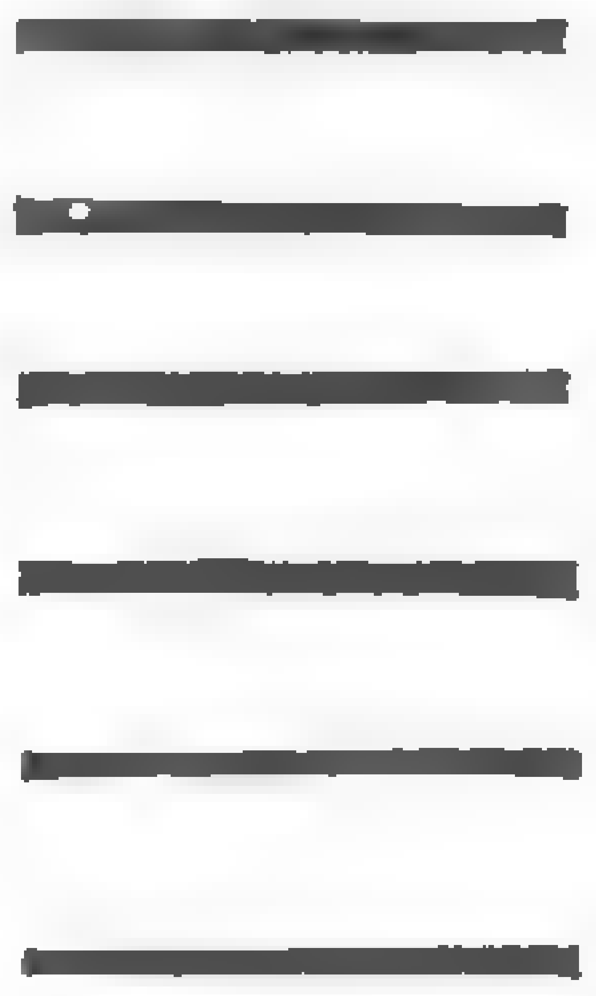
乾坤不居四正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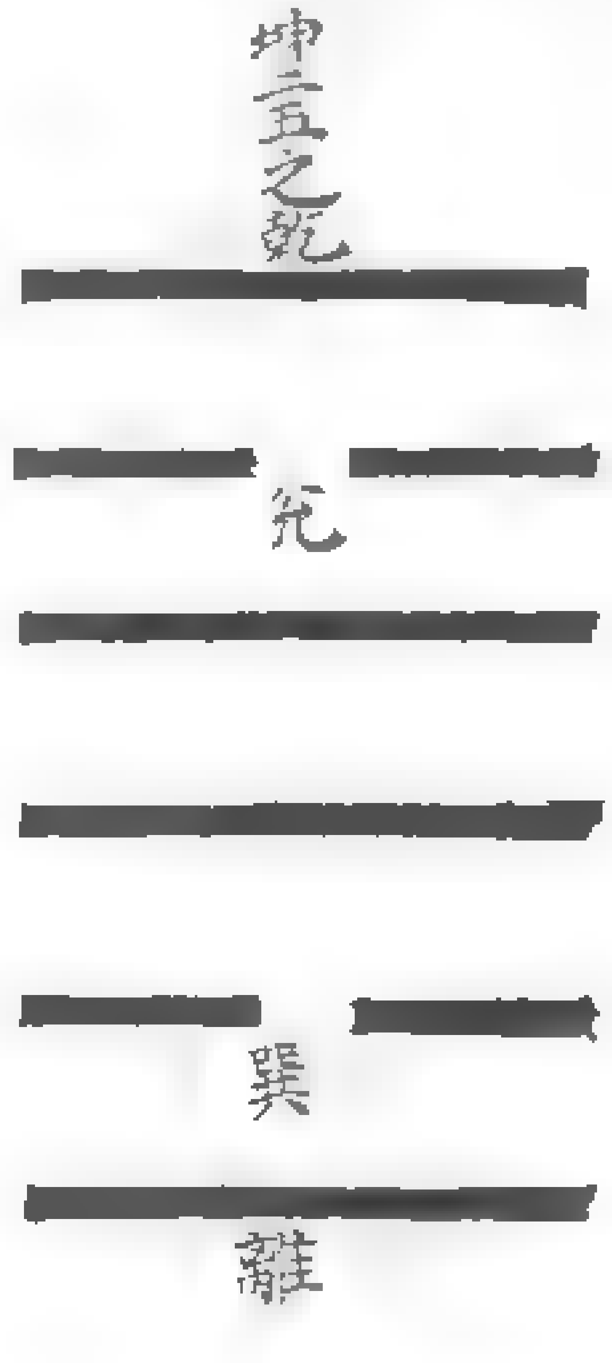
石先生曰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者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坤居西南母道也養育育物之氣盛於西南又說西北冬之會是乃萬物成就之方西南萬物茂盛之方坤若地之道在長養之位育萬物成就歸功於乾若臣道從王事不敢成已功必歸功於君此見天無爲而萬物生君拱已而天下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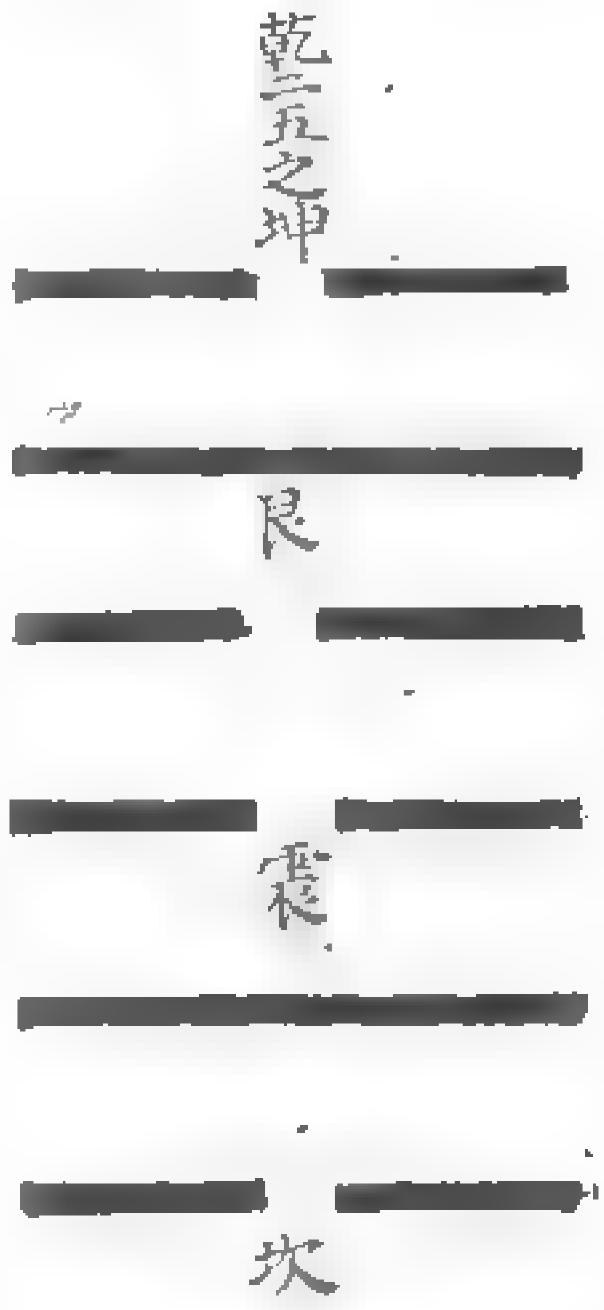
坎離天地之中圖

乾



坤





朱漢上曰乾坤天地鬼神也坎離日月水火也艮兌山澤也震巽風雷也坎離震兌四時也坎爲天地之中也聖人得天地之中則能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即天地也後天而奉天時天地即聖人也聖人與天地爲一是以作而萬物覩同聲相應震巽是也同氣相求艮兌是也水流濕火就燥坎離是也雲從龍風從虎有生有形各從其類自然而已

六十四卦大象圖上

䷀ 乾下乾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 坤下坤上 地勢巛君子以厚德載物

䷂ 震下坎上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 坎下艮上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 乾下坎上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 坎下乾上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 坎下坤上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 坤下坎上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 乾下巽上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 兌下乾上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 乾下坤上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

坤下乾上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離下乾上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乾下離上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艮下坤上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坤下震上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震下兌上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巽下艮上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兌下坤上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坤下巽上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震下離上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離下艮上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坤下艮上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震下坤上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震下乾上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乾下艮上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震下艮上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巽下兌上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坎下坎上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離下離上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艮下兌上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巽下震上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六十四卦大象圖下

艮下乾上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乾下震上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坤下離上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離下坤上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離下巽上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兌下離上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艮下坎上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坎下震上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兌下艮上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震下巽上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乾下兌上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巽下乾上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坤下兌上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巽下坤上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坎下兌上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巽下坎上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相勸

離下兌上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巽下離上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震下震上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 艮下艮上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 艮下巽上 山上有水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 兌下震上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 離下震上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 艮下離上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 巽下巽上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 兌下兌上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 坎下巽上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 兌下坎上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 兌下巽上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 艮下震上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 離下坎上 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 坎下離上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周易舉正略

唐 蘇州 司戶 郭京 傳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 今本霜下增堅冰二字

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 今本脫何字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 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揤稍類言字今誤作言注義不釋不作言字

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 今本誤其句

賁亨不利有攸往 今本不字誤作小字 剛柔交錯天文也 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

坎習坎 今本坎上脫習字

姤九四包失魚 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今本誤作無魚

蹇九三往蹇來正 今本來作反

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 今本谷下多幽字

鼎彖聖人享以享上帝以養聖賢 王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享二字

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

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今本正文脫其風字

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正文脫志字

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又多豚魚二字

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

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云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

注亦誤作易已上故上也

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

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

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作穉字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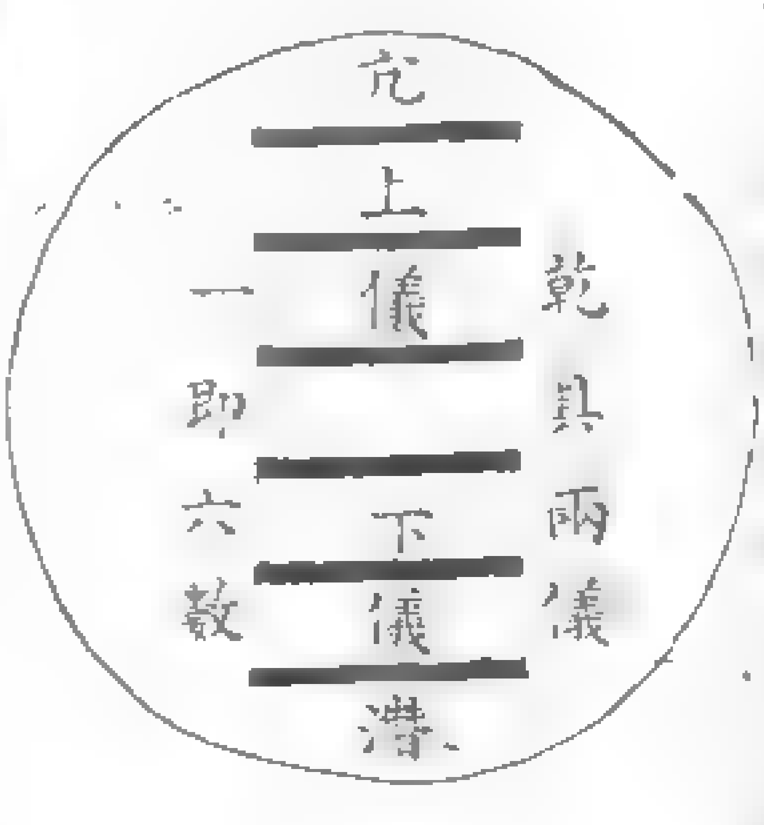
右見洪紫微容齋隨筆云郭京有舉正三卷云得之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凡一百三節與今流行本不同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又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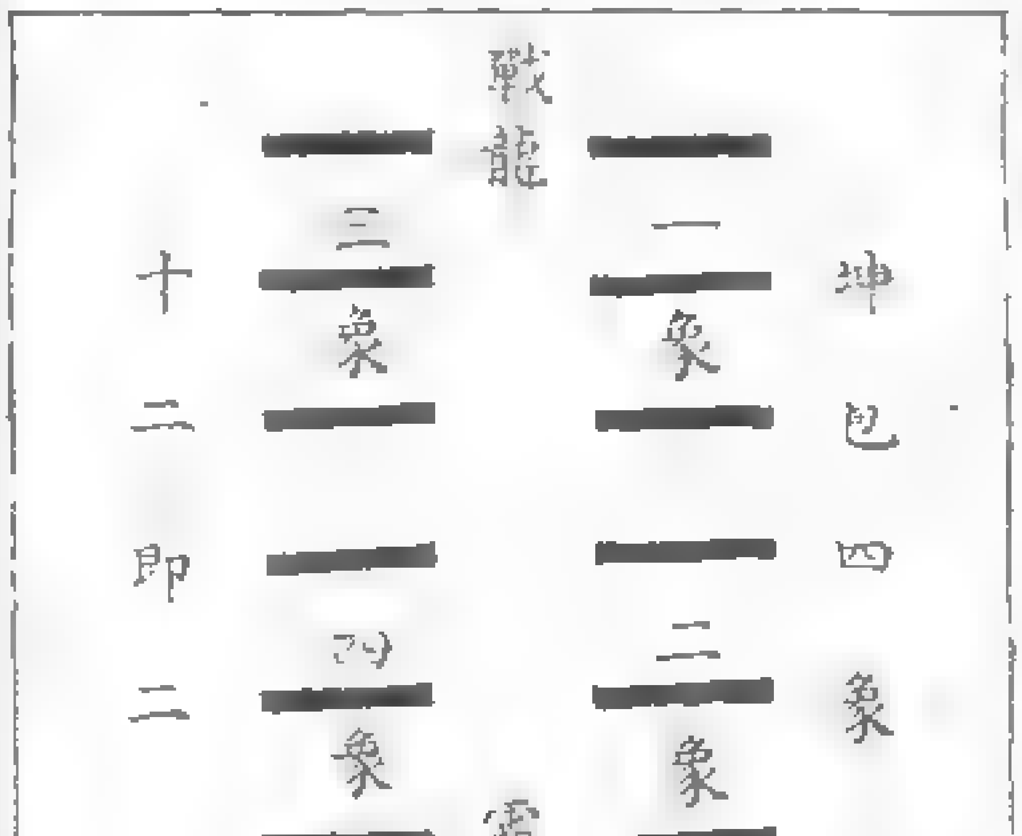
周易圖卷上

周易圖卷中

乾坤易簡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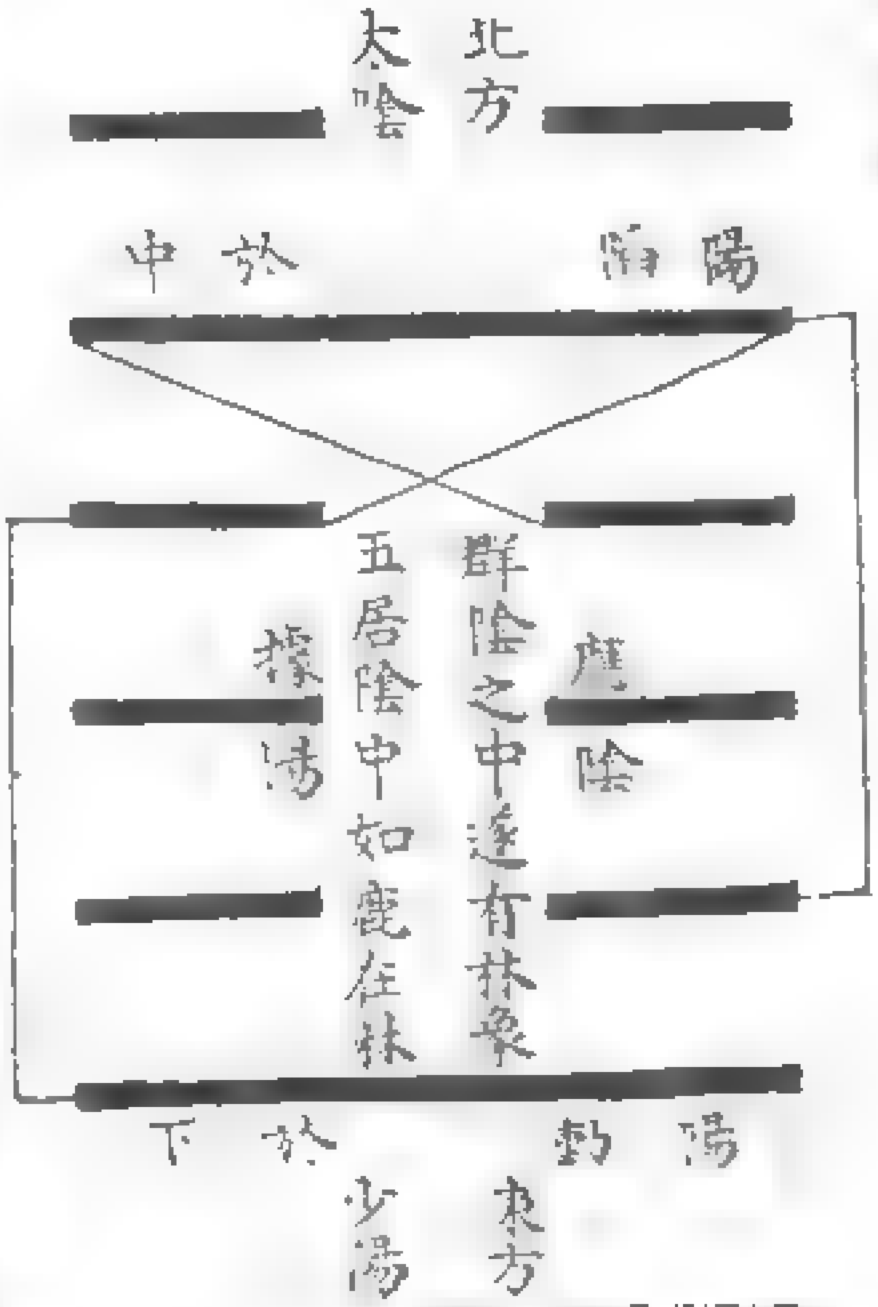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圖并說　合沙鄭先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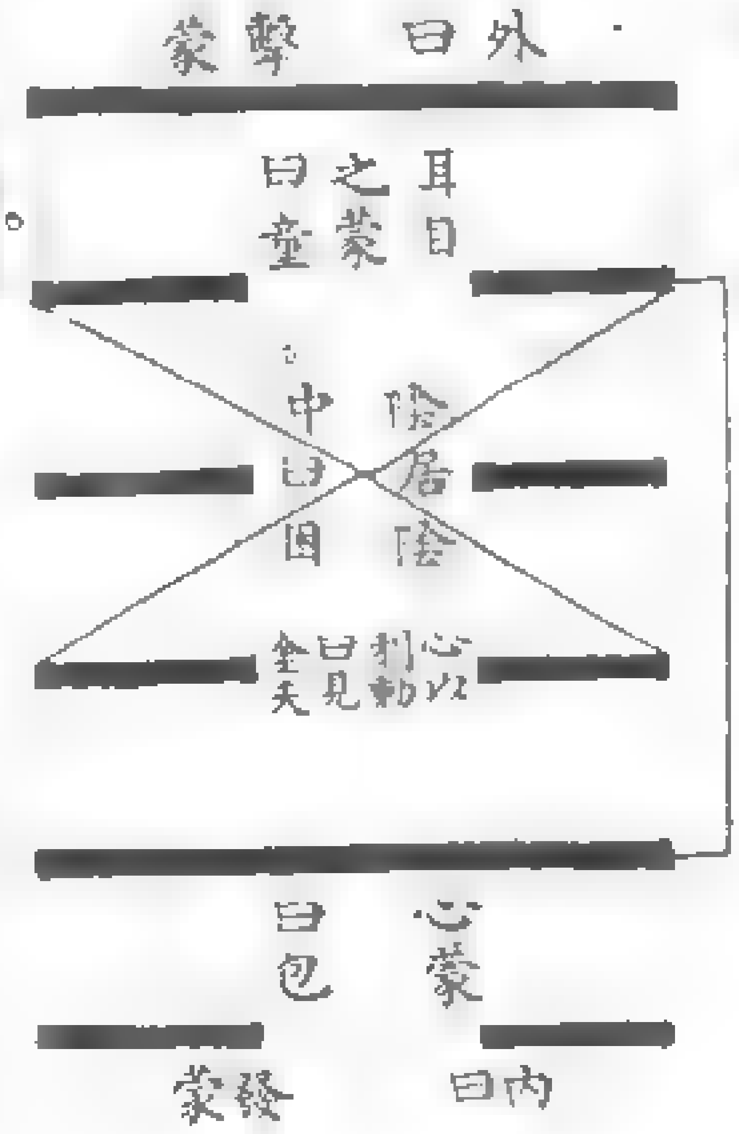
乾坤者數之一二也形之方圓也氣之淸濁也理之動靜也故乾具兩儀之意而分上下乾坤包四象之體而分南北東西兩儀四象共數有六并其乾坤之本體則八卦之數周備矣此乾坤所以去太極未遠內貞外悔兩儀之理也元亨利貞四象之道也二三四五以爲經七八九六以爲緯八卦之方也所以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天道備矣歲功成矣人事周矣此易故六十四卦而乾坤居首也學者能由六十四以歸一由一以悟太極則伏羲文王孔子皆備於我成變化行鬼神亦是道也

屯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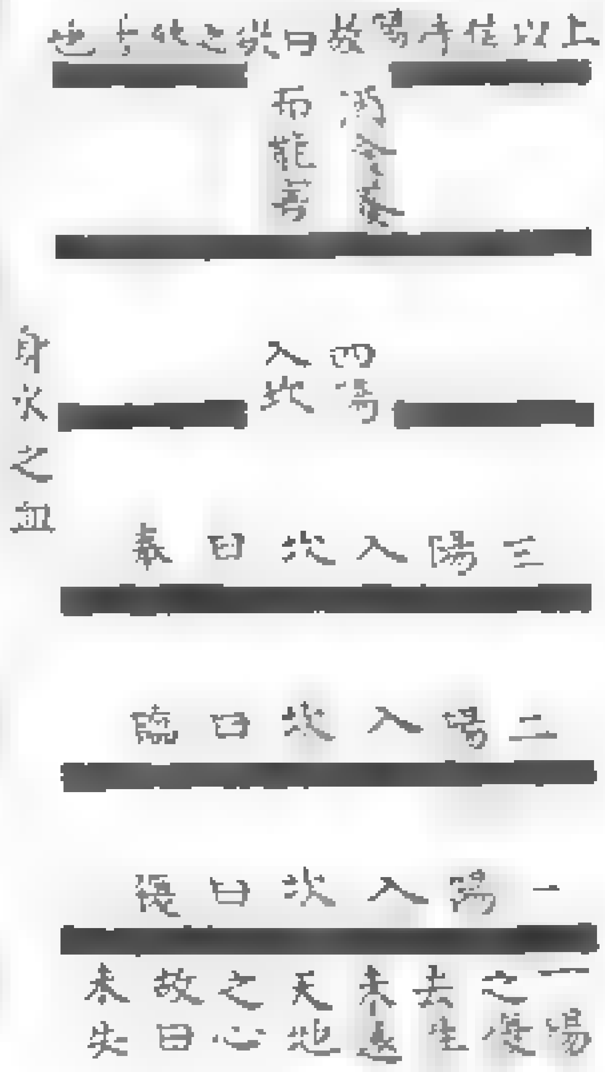
北方之坎是謂太陰東方之震是謂少陽陽之氣入於太陰陽動而陰陷斯所以爲屯也

蒙養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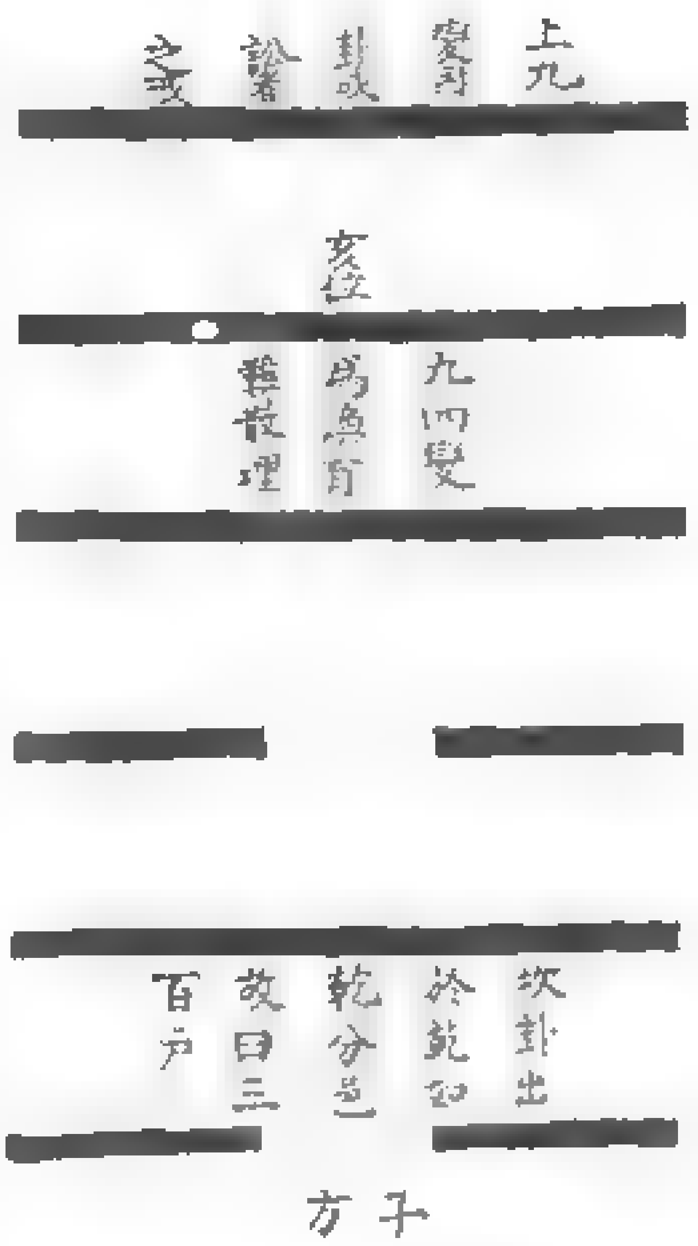
童蒙在五擊之在上是外學也耳目所入雖足以資吾適足以賊吾之真性故不利爲寇之包蒙在二發之在初是內學也心之所造貴於幾先一著於心便成機械所以脫桎梏吝也利者吾心之桎梏乎

需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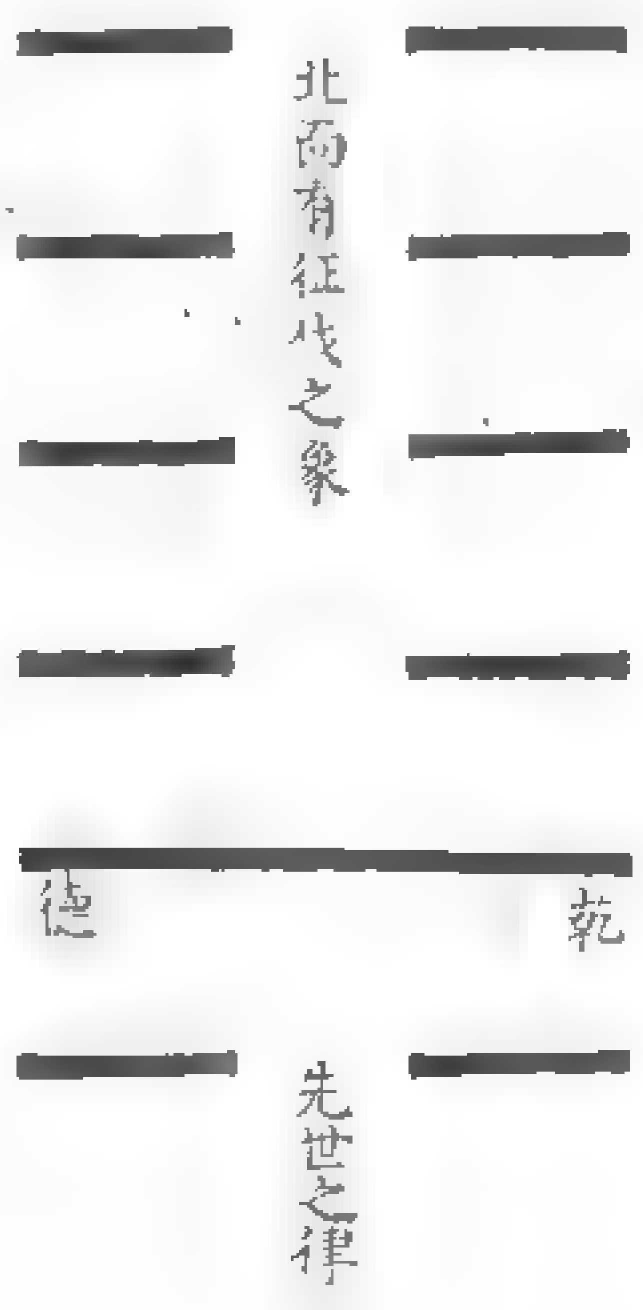
需坎中之陽以爲助乾卦之陽求待上一陽而爲之援一陰避之而與進一陰阻之而使退此所以爲需之吉凶然聖人之意不責於二陰而責於三陽不責於三陽而責於坎中之陽利所在也故責之也重遂繫以酒食之象焉酒食者養人之具人之所以求待爲酒食所困而爲害者有之始貪其利終罹其害者小人之常必有道以處之所以貴乎貞吉也貞者中正之義內中正則外困外困則不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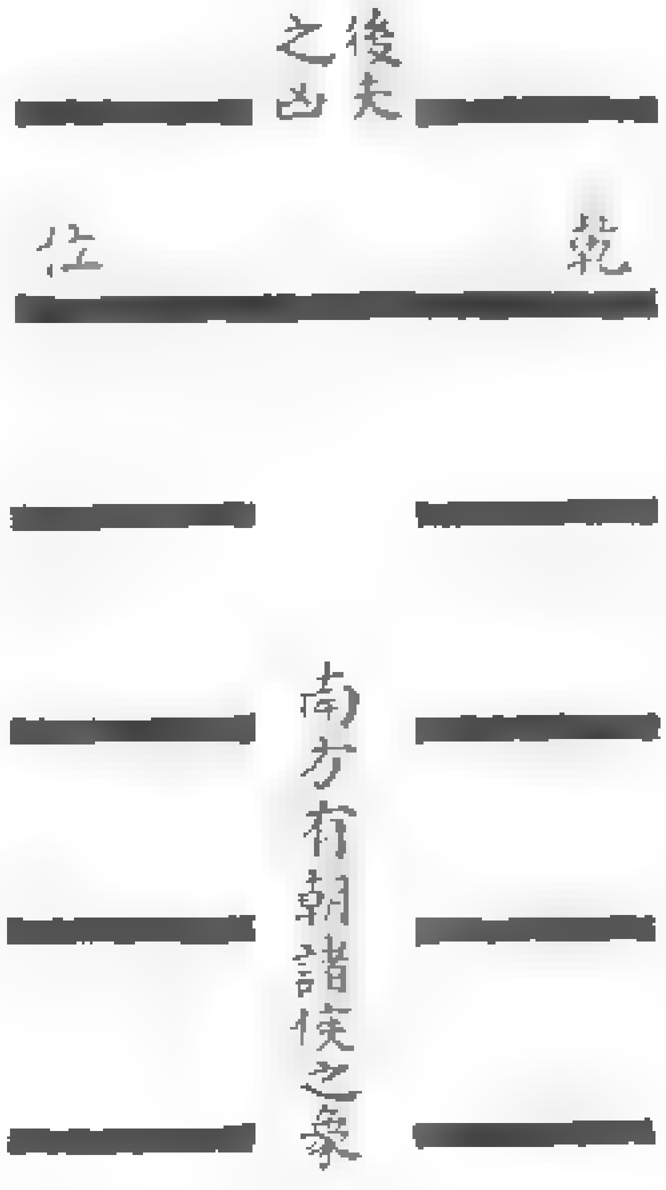
訟象圖



乾居亥位坎起子方亥子皆北屬於水始無所爭一離於形則天西傾水東注天上蟠水下潤於是乎訟矣

師比御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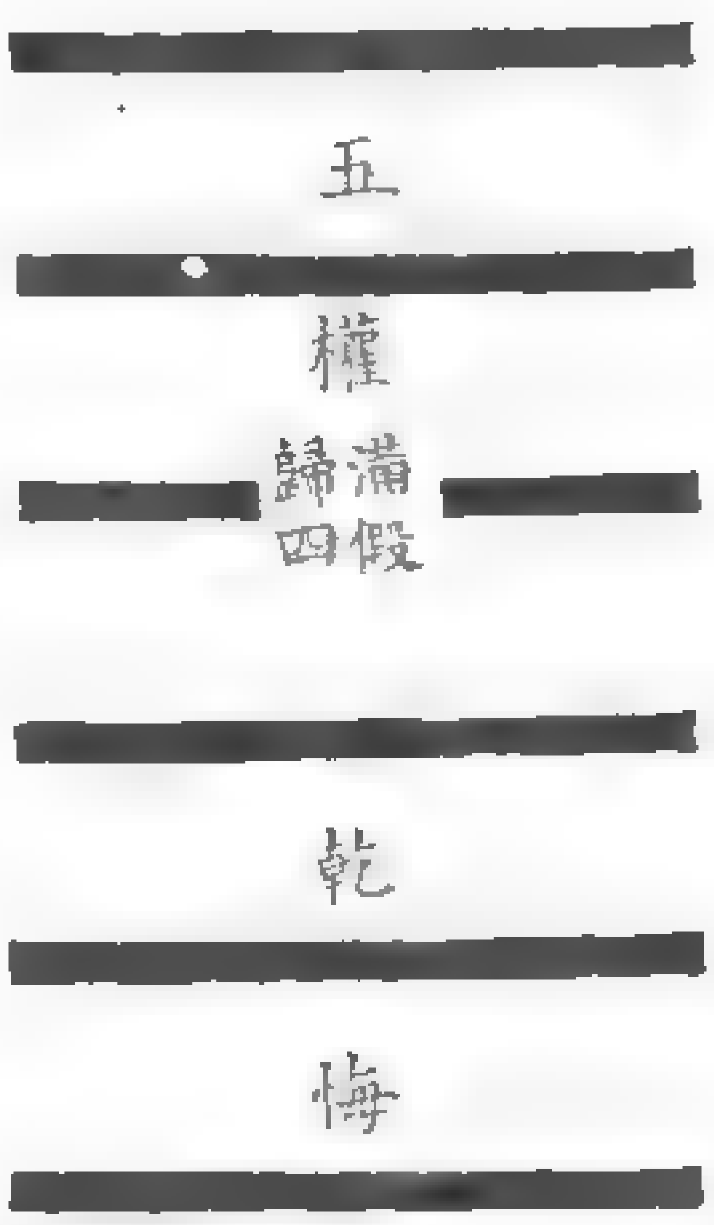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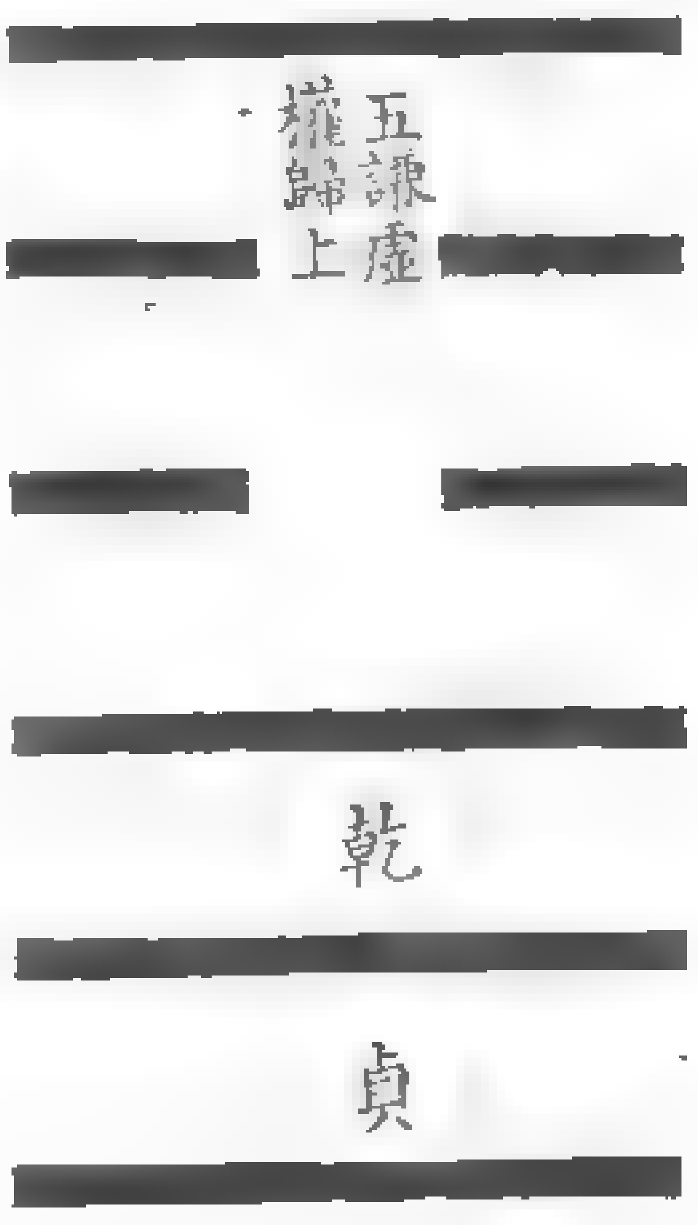


坤爲衆而師亦爲衆者師統衆之義也統衆者非德不可故以乾之九一入於坤爲師以乾德在二也律因數起數自中出黃鍾之律起爲度量衡差之毫釐判不可也北方之坎黃鍾之本也故繇言丈入爻言律丈與律法度之出非有德者乎

北主幽陰殺伐之象南主嚮明朝會之象六爻分二三四五之數二居南方離明之地也故以北爲南面五居中央非北也天北望隹見斗樞辰極辰曰北辰斗曰北斗雖名曰北實中天也師北向故有五人爲伍之意比南面故有五等分爵之象上居五位後其君者也故曰後夫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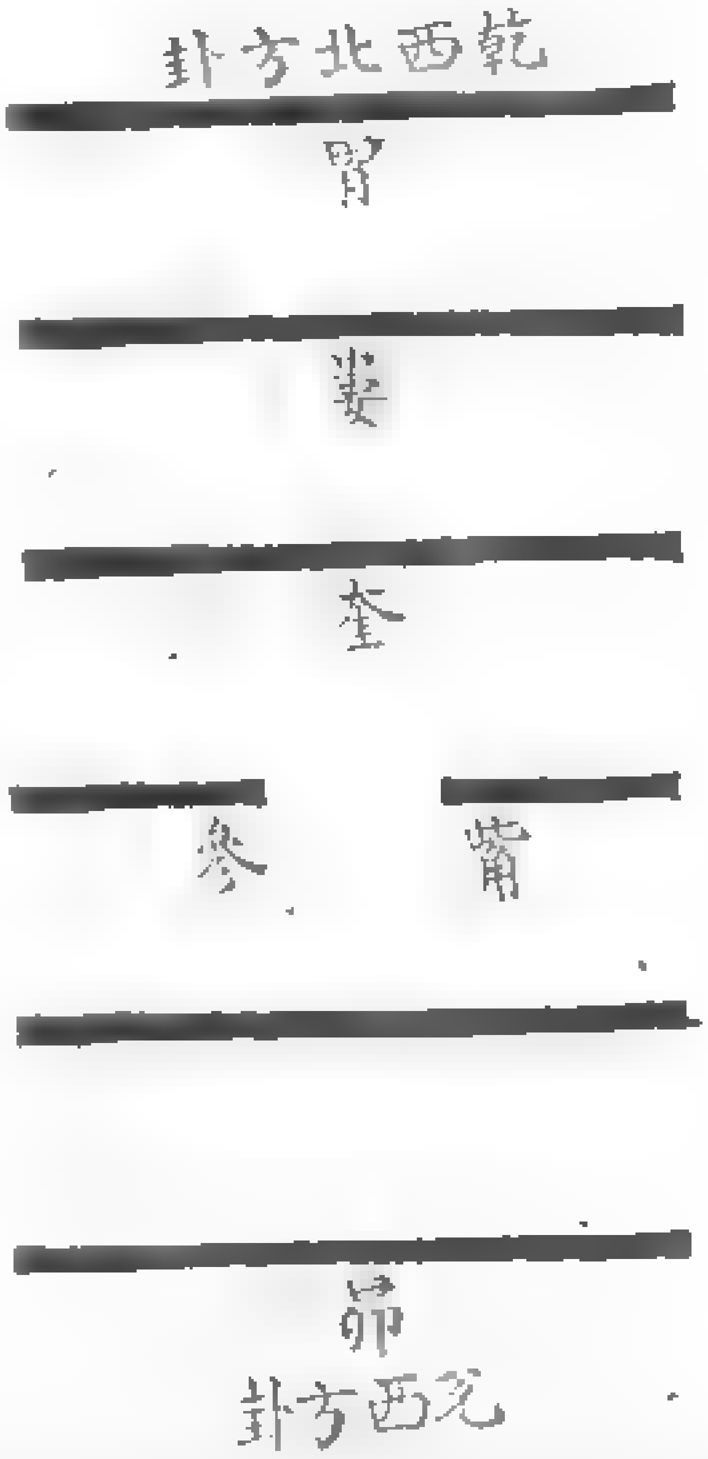
大小畜吉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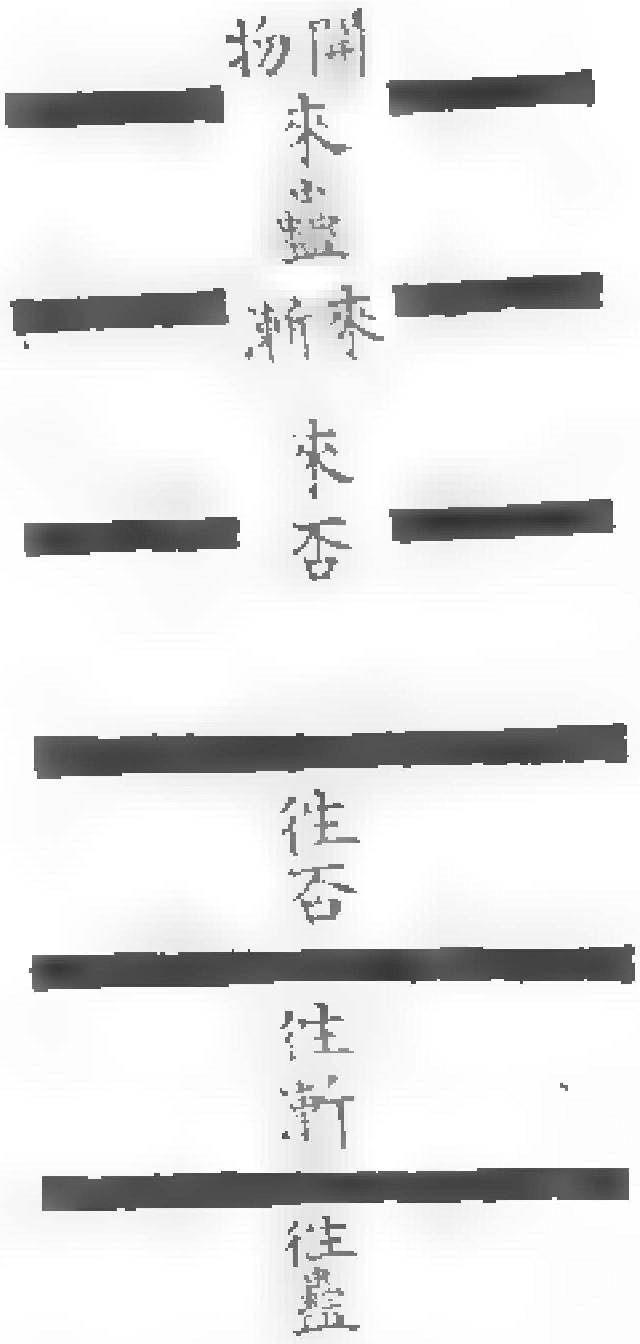
巽居東南方乾氣自子至巳入於巽爲巽所畜名曰小畜以陰生於巽巽陰之微故以小言艮居東北方乾氣自子至寅入于艮爲艮所畜名曰大畜者陽終於艮艮陽之究也故曰大自子至寅三畫之乾也是艮畜乾貞巽畜乾悔也大畜之所以得權者變小畜之九五而六五謙虛下人所以得權而畜人也小畜之所以失權者變大畜六五而爲九五耳滿假自大所以失權而爲人所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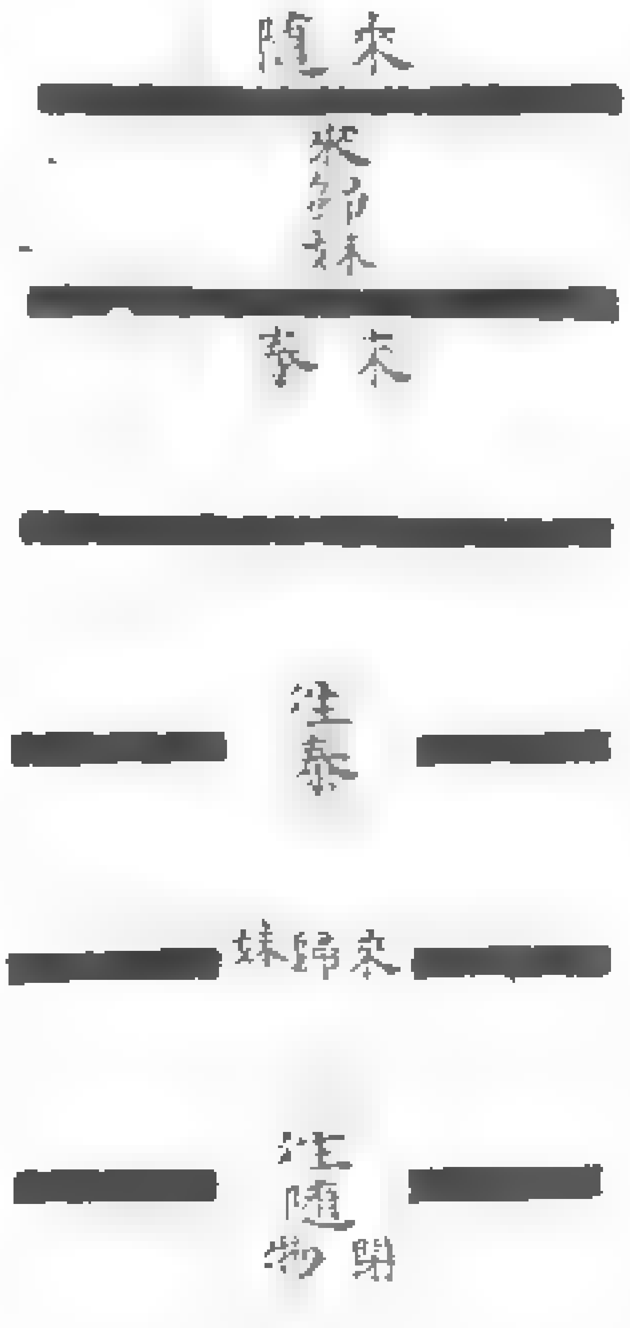
履虎尾圖



乾居亥位初爻本室壁二爻方起奎奎繫之者見其履虎尾也坤居申位參本坤之初爻以參繫兌者見虎尾之咥人也乾居兌下則無履虎尾咥與不咥之象矣以乾乘兌所以履虎之象明也履卦自兌入乾由戌達亥以人應天之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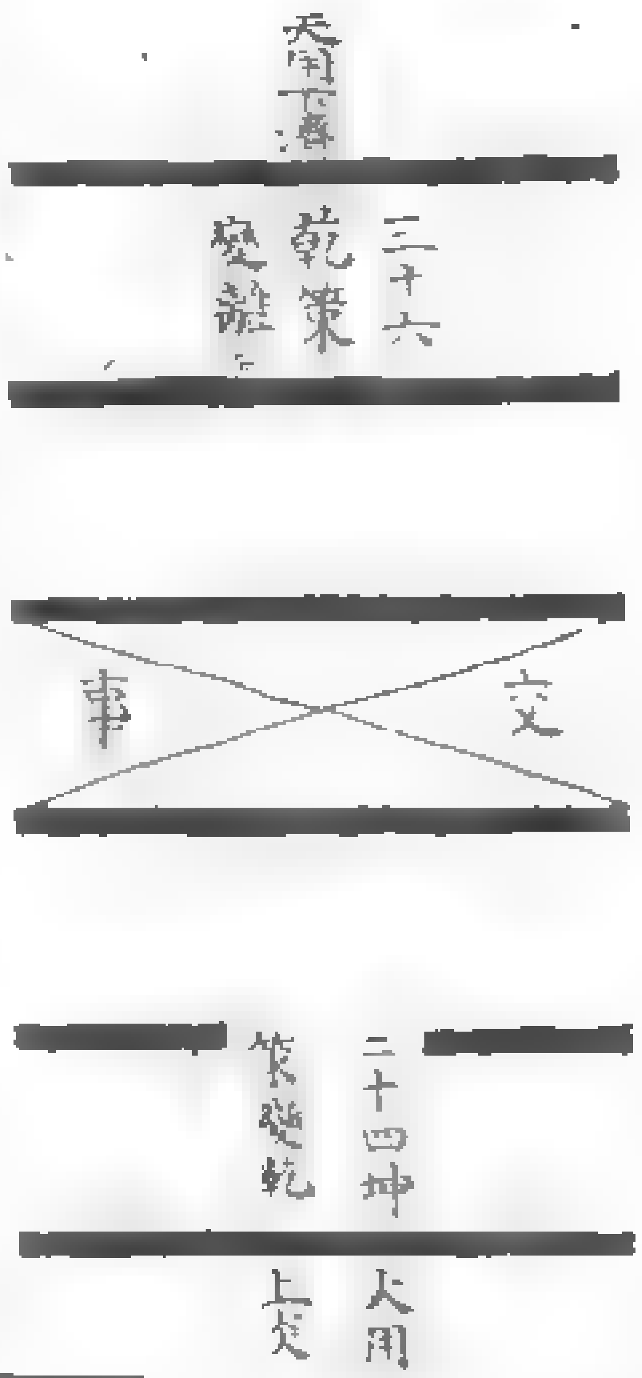
否泰往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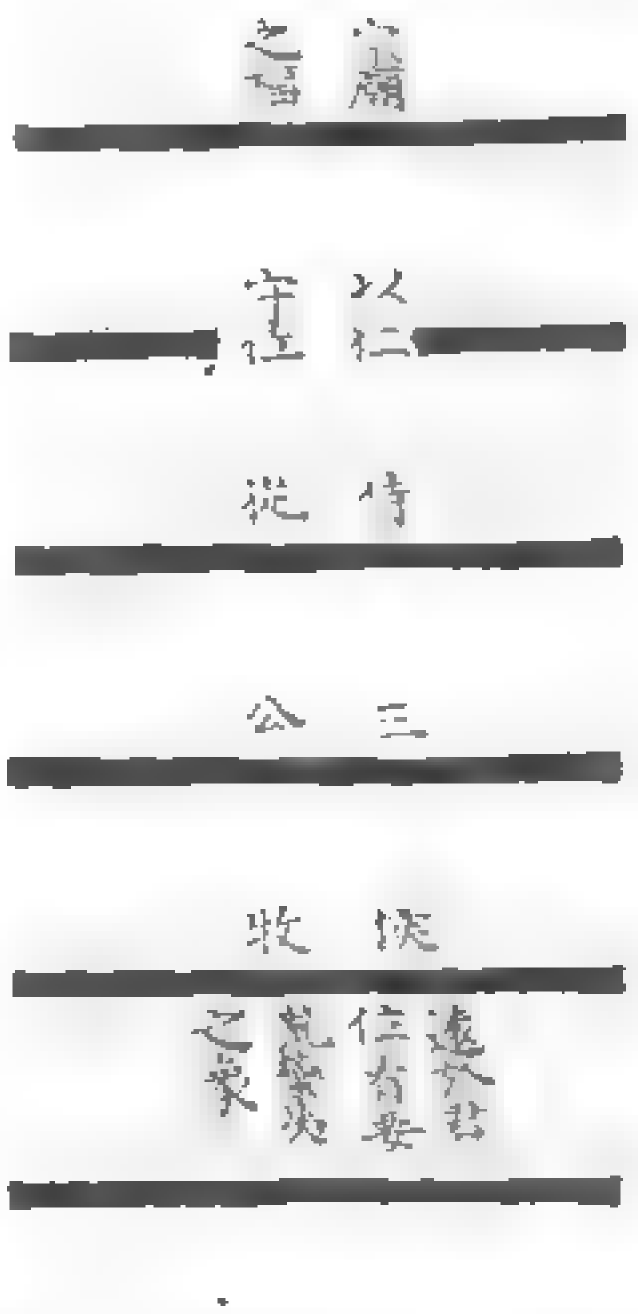
觀泰之象則見否之所生觀否之象則見泰之所起是陰陽之氣上下升降以成象也故否泰之卦皆曰往來

同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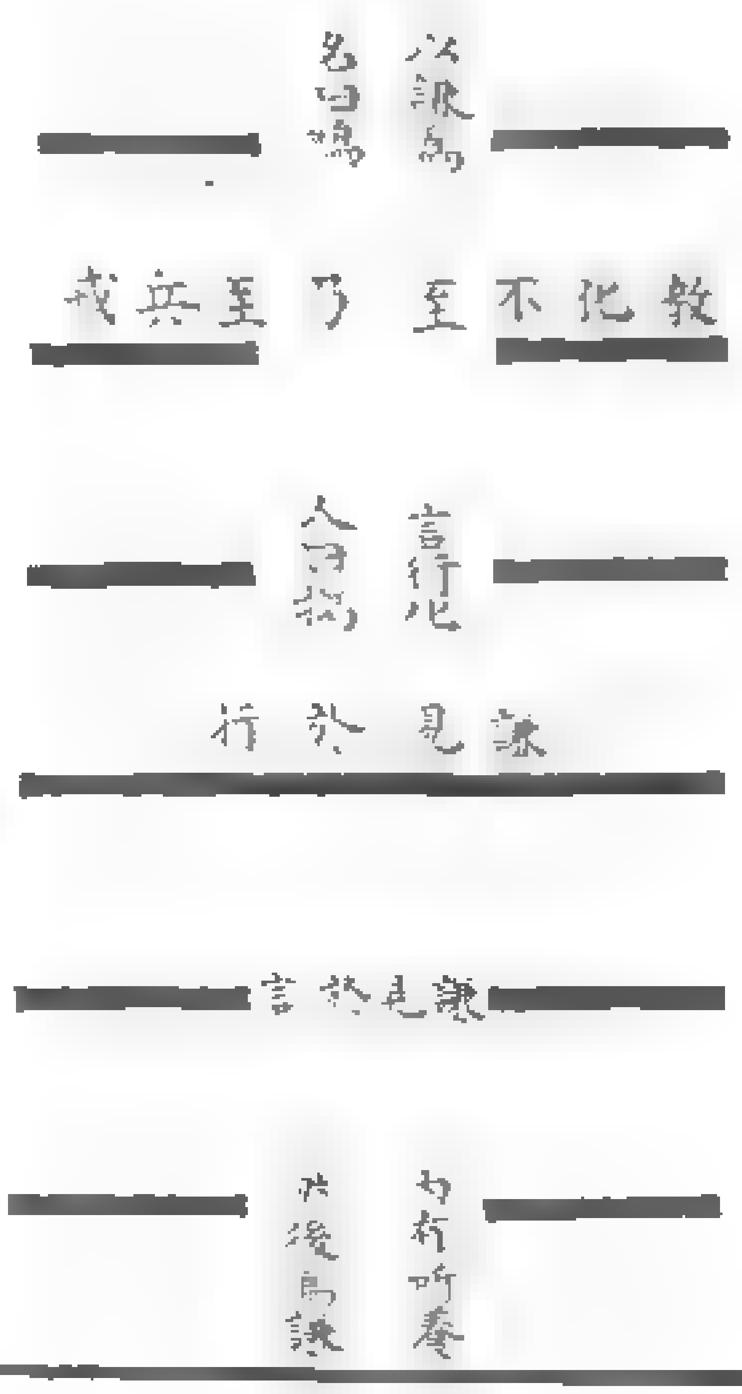
乾居上三十六策變其中爻則同乎離離居下二十四策變其中爻則同乎乾是謂二人同心言外貌不同而心同也

大有守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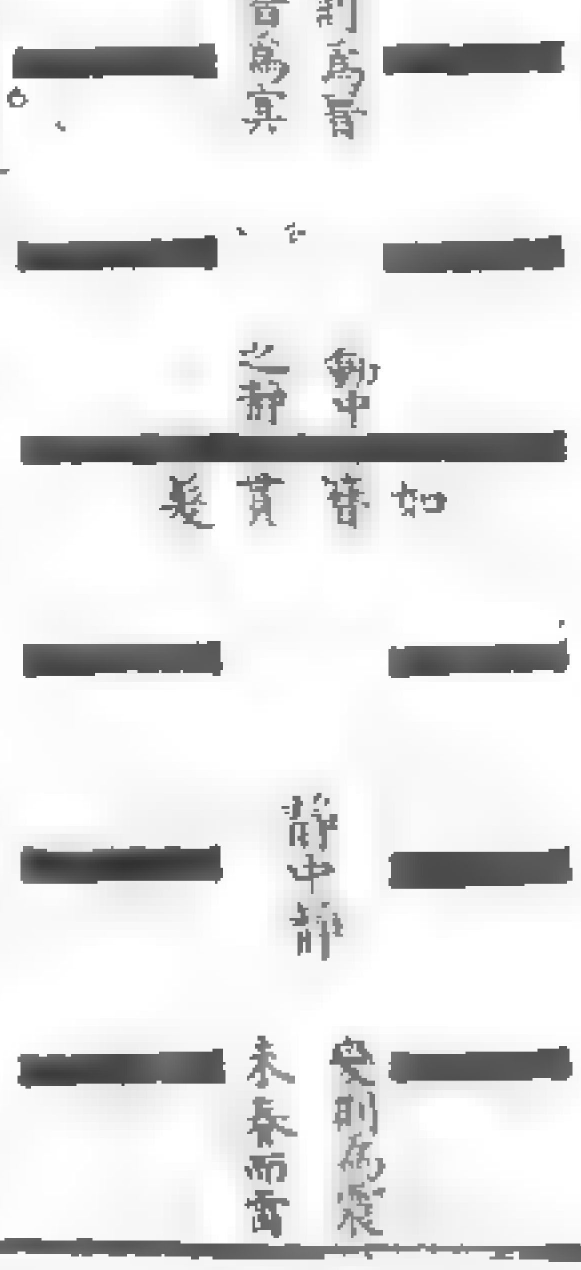
大有之卦象陽盛時而五以六居之人君體元居正可不知守位之仁乎推而明之四爲侍從則曰匪其彭三爲三公則曰公用亨于天子二爲侯牧則曰大車以載初遠於君位有要荒蠻夷之象則曰无交害皆發政施仁之道如是則福及宗廟而永有萬世之業矣

謙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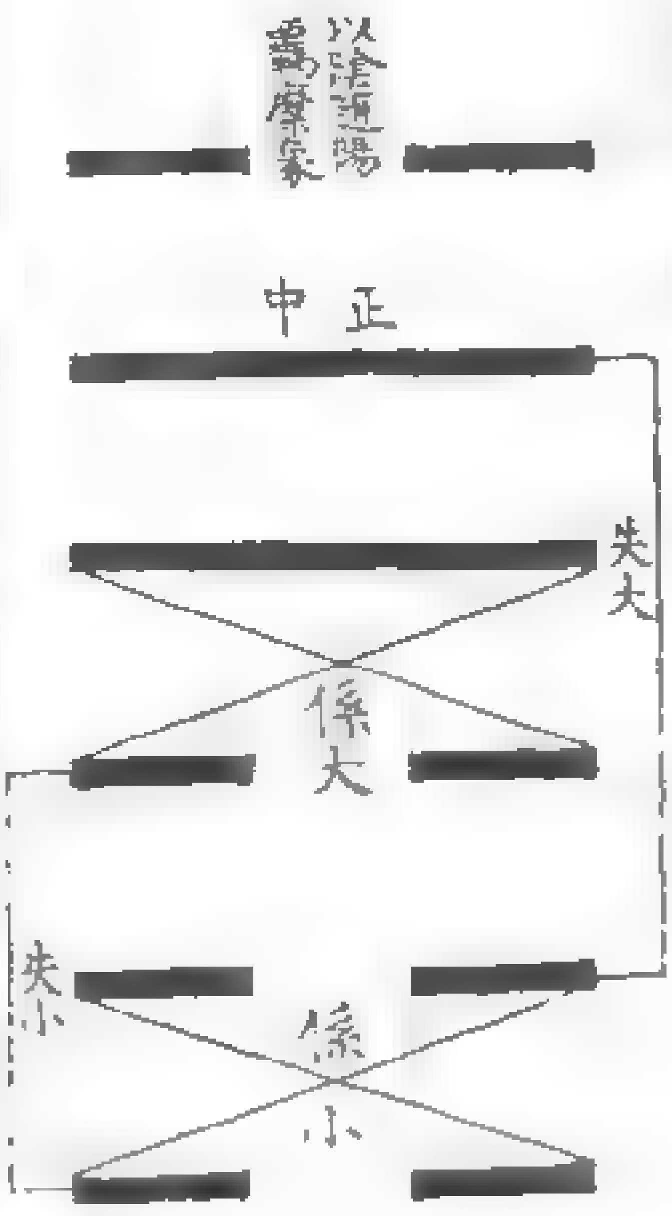
艮居寅屬木仁也坤居申屬金義也故五上有殺伐之象謙者以至誠爲本言心聲也不情之言則不出於誠非心之本是爲僞也故鳴謙居中者爲至誠居外者爲不情是以謙爲鳴耳外謙而內好勝也

豫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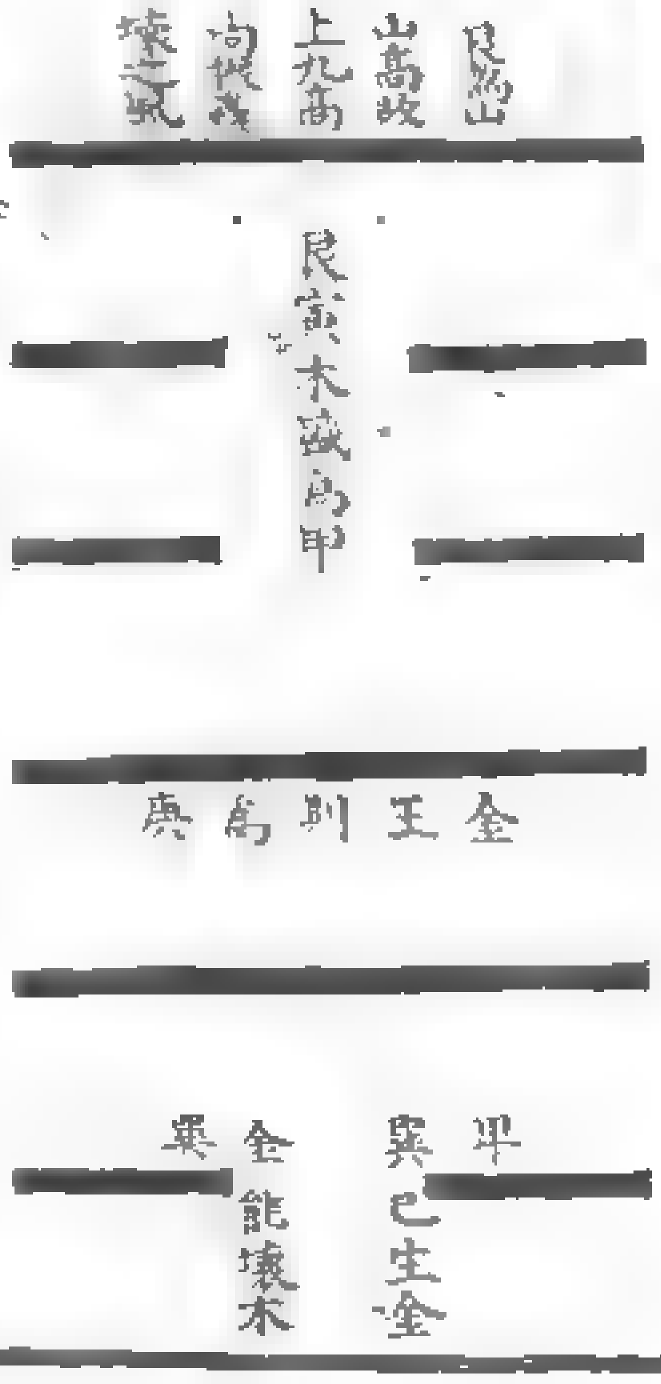
震居坤下是謂一陽之復天地之心也今出坤上是出地之豫亦天地之心也坤中之爻靜中之靜也故曰介于石震中之爻動中之靜也故曰貞疾恒不死

隨係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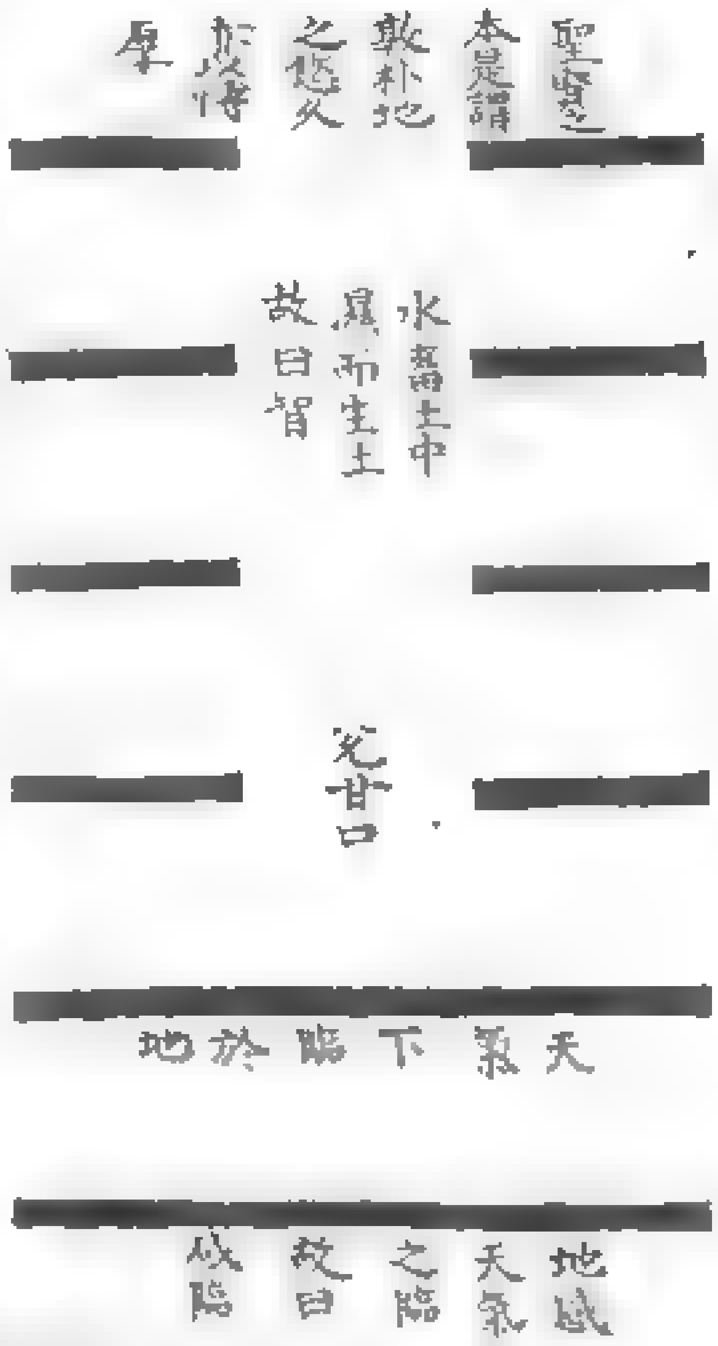
自震達兌由東徂西春作秋成之義也夫是之謂隨陽自陰中而起陰隨陽動也陰來迎陽而說之隨陰聚也故兌之上爻有羈縻之象

蠱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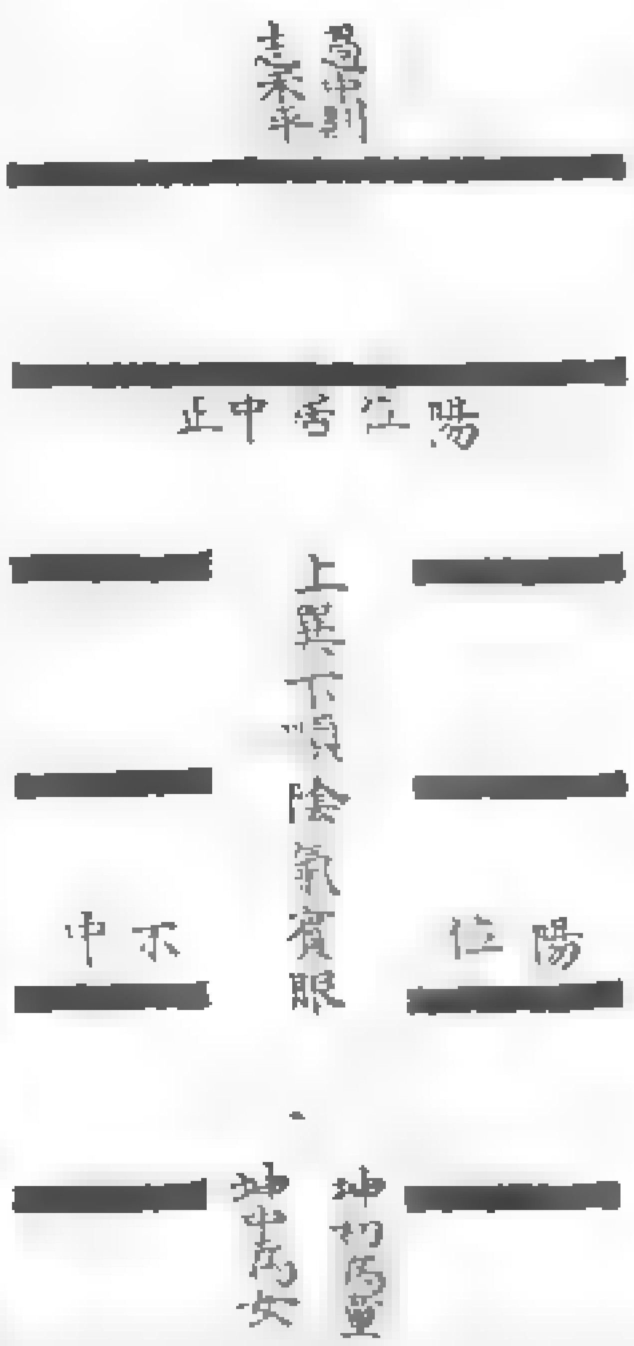
巽居巳位金之所生也至酉金王而巽之功成矣故巽五爻言庚金在艮下九居寅位木之鄉也故言甲甲庚分子午之位循環無窮行權之道也金剋於木金居於木下是蠱生於木中也有蠱自然之象上九居山之高有高尚之志足以振蠱壞之風使懦夫有立焉

臨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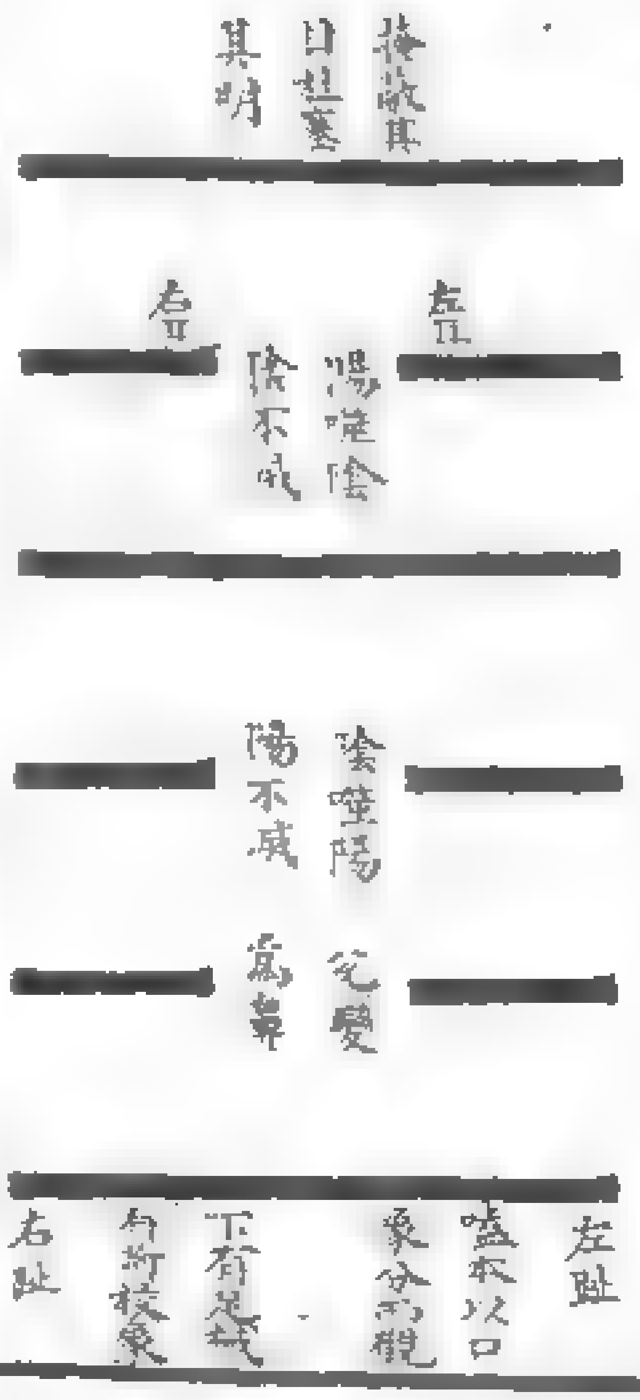
臨卦之象指爲人主者以臨乎下也臨下之術在施德於下則二陽在下如天氣感地焉存心於上則行中以智而敦朴爲先如高明柔克焉彼兌口之甘是能言而不能行如王者徒降詔諭丁寧而仁澤實不行也何足以論施德存心之道哉

觀國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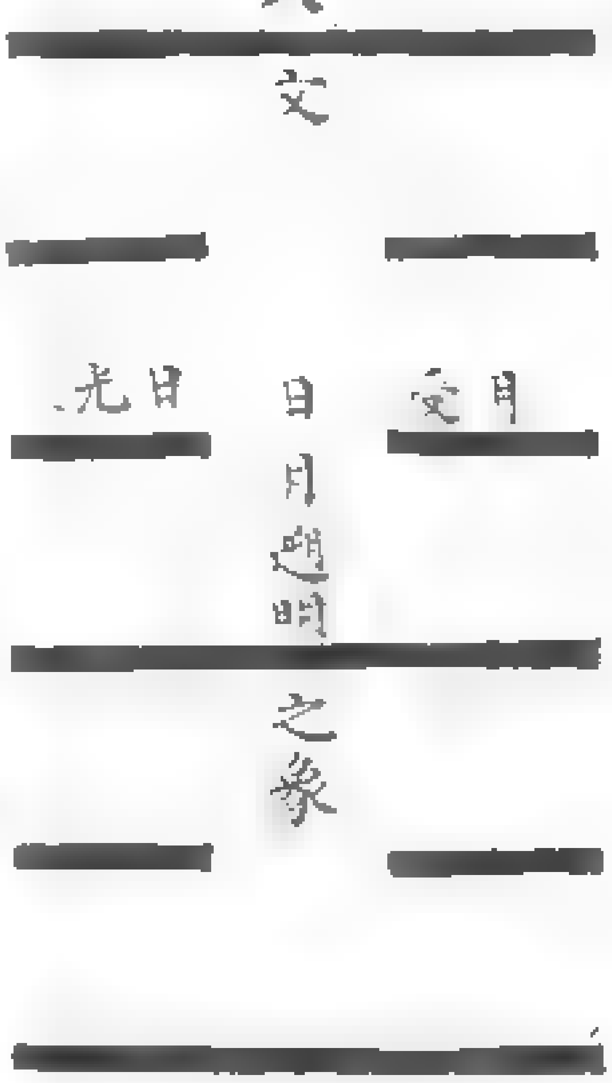
四陰生陰侵陽之卦也比之於陽侵陰乃大壯之理也不曰小壯而曰觀者陰順巽而无侵陽之意也下既順巽上必以中正然後足以使下觀而化安有侵陽之事乎

噬嗑身口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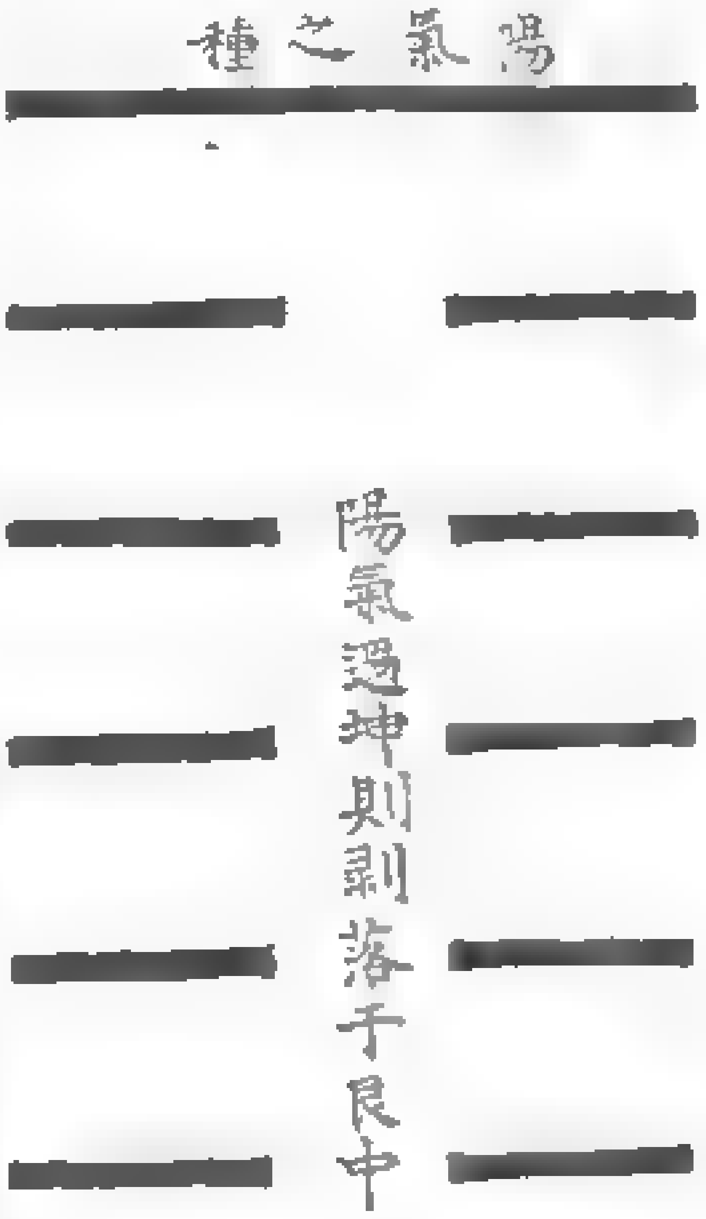
噬嗑本以口爲象而趾鼻耳目亦繫之者蓋一身賴口以爲養也養之有道噬嗑之福養不以道噬嗑之禍禍多福少小人貪嗜者多也噬嗑先電而後雷電揚而雷震舌動而齒咀此自然之理也噬嗑與賁皆頤中有物一爲賁一爲噬嗑者噬嗑得頤之下動賁得頤之上止惟下動則噬嗑矣

賁天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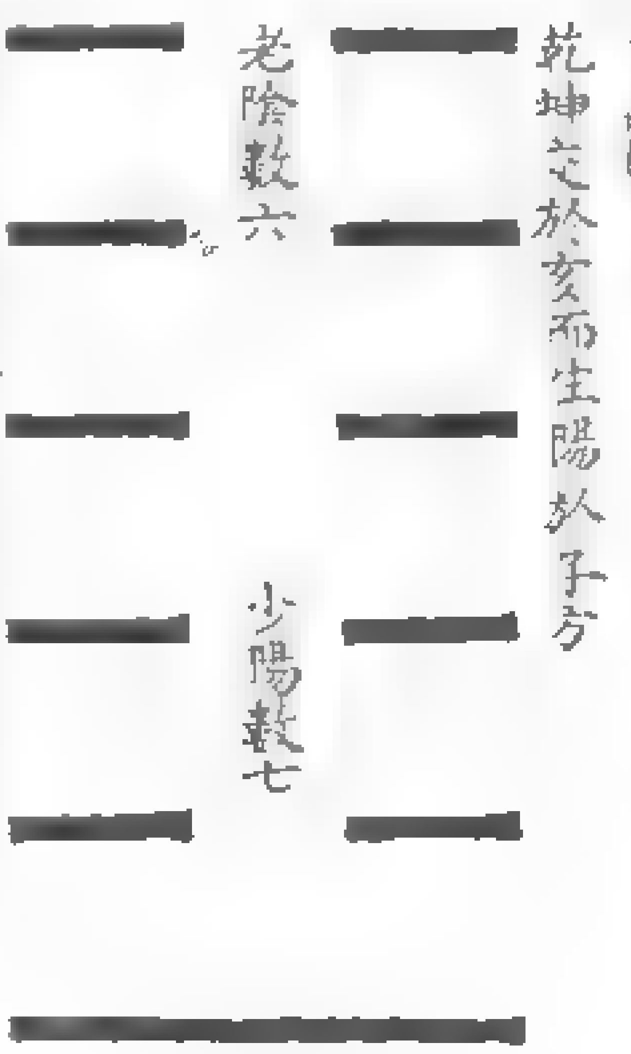
離為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艮為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而孔子獨謂之天文而不及地者蓋觀象以作彖象有日月迴明之象也日月內迴明而合朔朔晦相循而四時成矣此所以察時變也離有繼明之意而賁變離之四爻日月相抱持也此所以為天文之要道焉

剝為陽氣種圖



從卦下陽即剝之上陽落于地也故有碩果不食之象其陽氣之種乎所以乾為木果而木生於亥亥者乾之位也木有生而未芽芽則任子矣子者孽也未芽之果本於剝上之陽如果在木末焉

復七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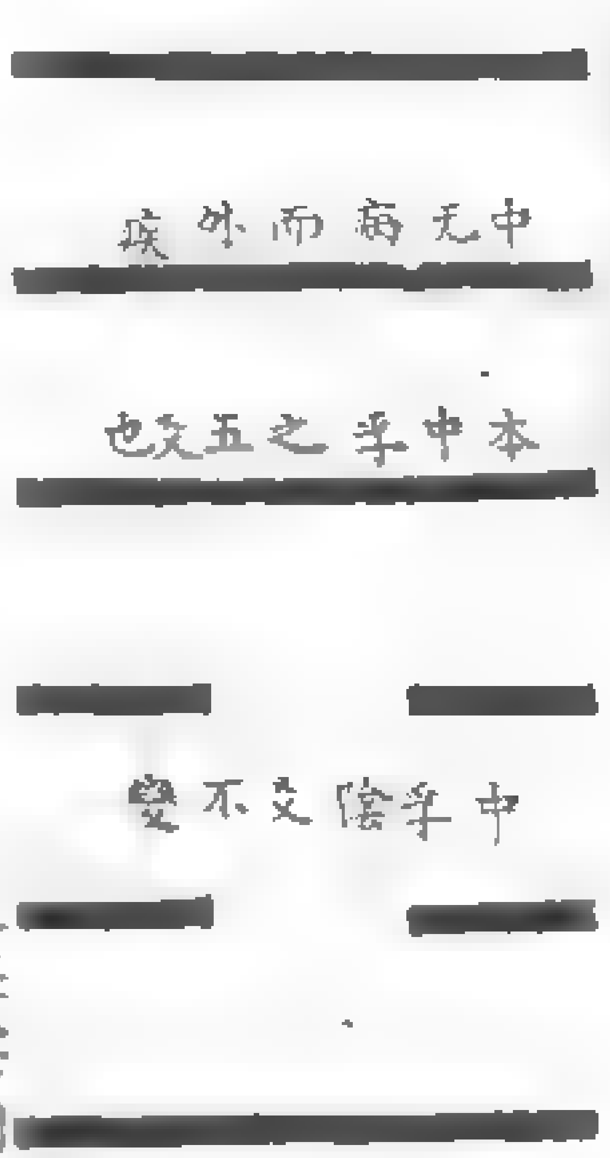


數冲於五六成於七過則為七與一焉

六數進則為七退則為五是五為六之未盈六為五之已滿過則為七矣六為極矣一陽生則七日來復也二陽生則八月有凶有七為少陽八為少陰日為震月為兌臨雖陽長而實得八兌之數也故曰有凶於八月也復卦一陽來復曰七日者盡坤陰極於亥六數盡於一復出於坎并而得七也數窮於六甲運窮於三統而復為元亦七日來復之義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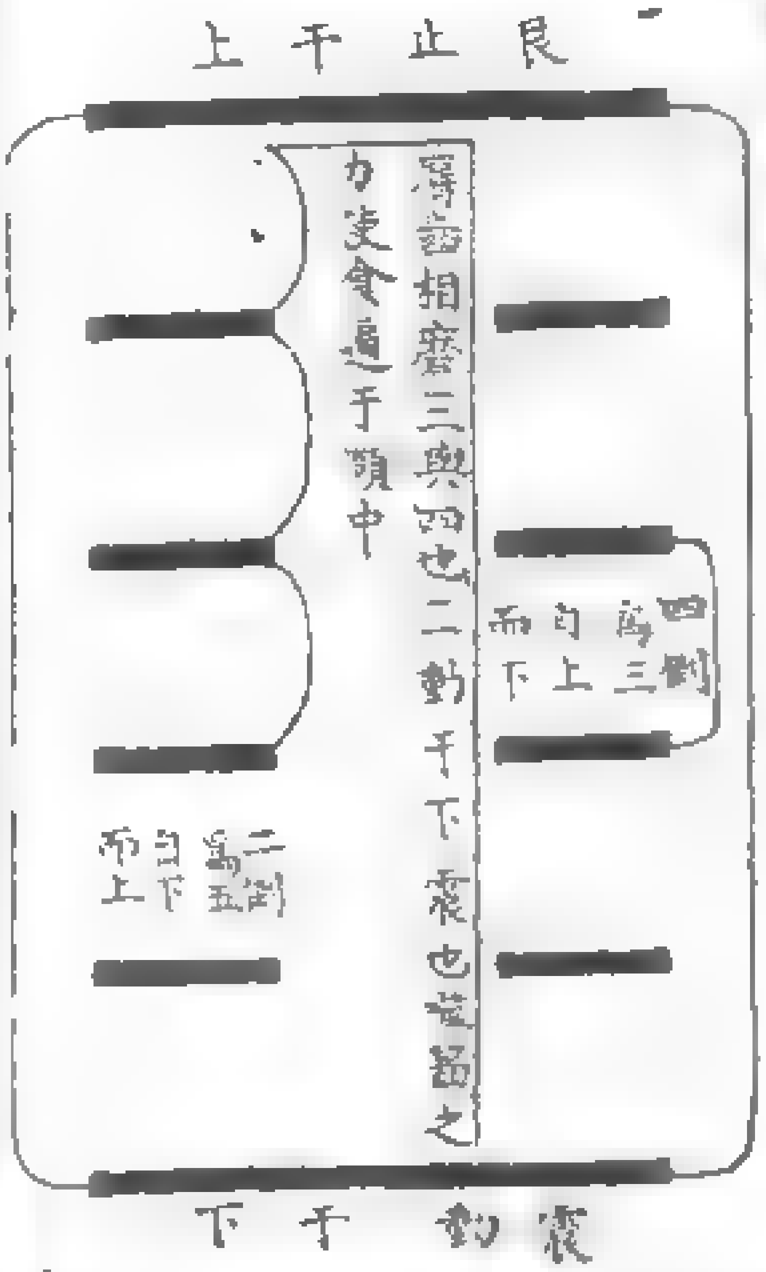
无妄本中孚圖

本中孚之初生而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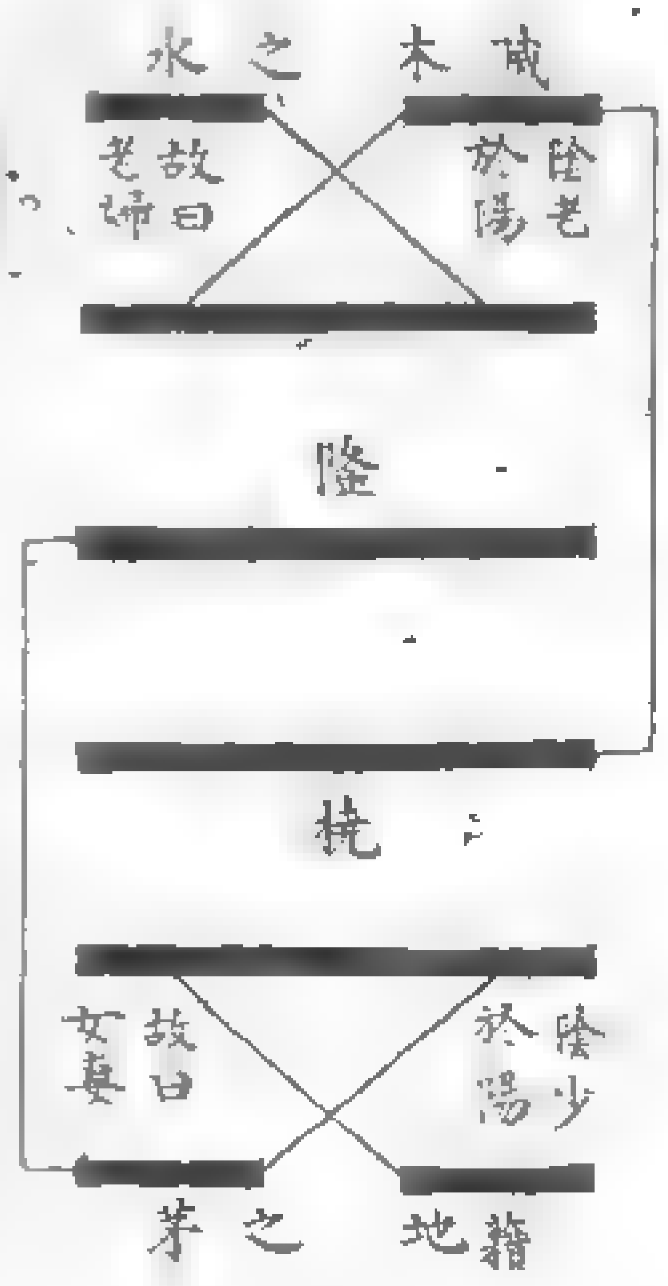
中孚信也无妄亦信也中孚之信其自然之誠乎无妄之信是或使之也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誠信之道本自中出而主者亦以中令反自外來而爲內主安得自然此所以異乎中孚也

頤靈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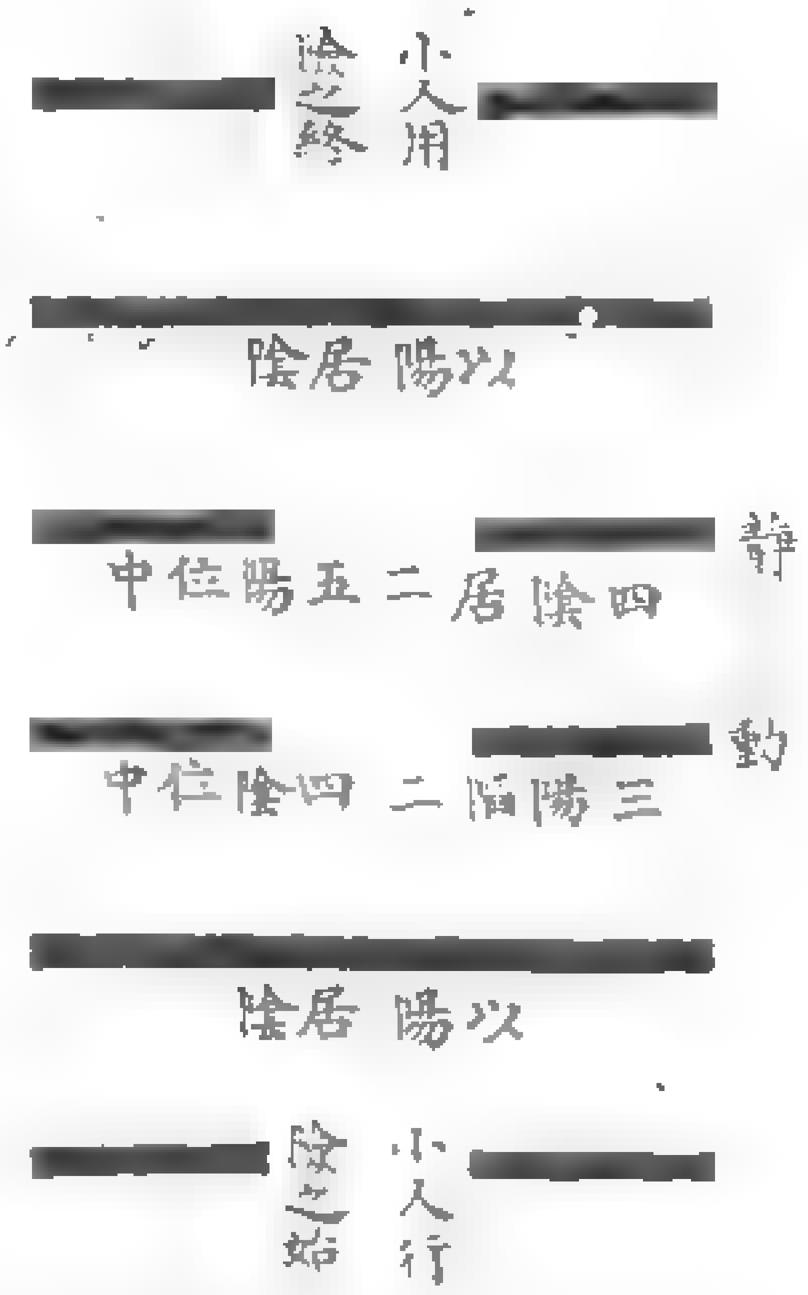
順中虛虛則靈龜之象君子見之以靈龜自警小人見之則朵頤垂涎三爲下齒噬之動者也故凶甚於二五三之所以動者因初有震象耳雖爲龜亦此意

大過棟隆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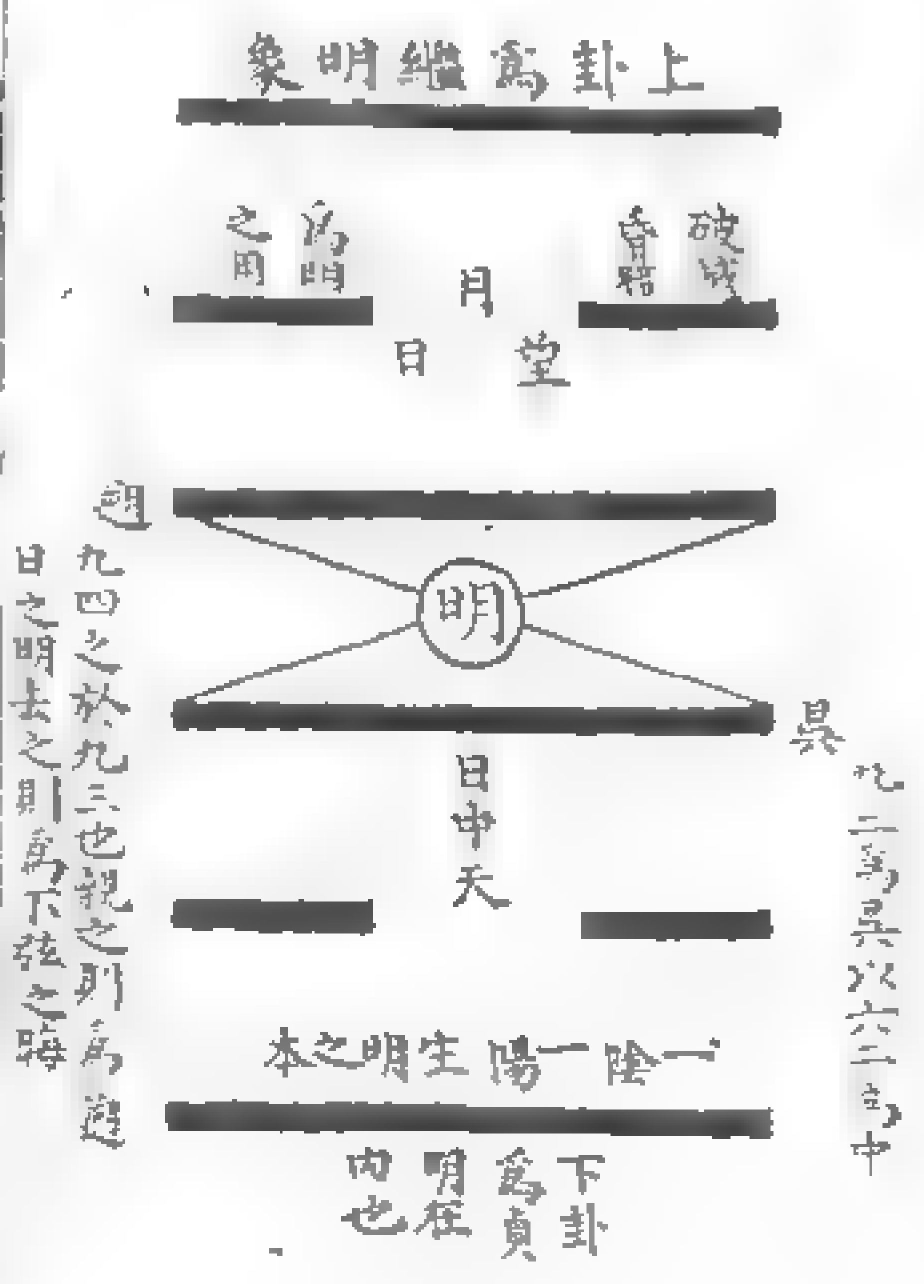
大過一卦吉凶在初與上也棟之隆以應藉地之茅慎之至也棟之橈以應滅木之水故大過之辭辭見於九三也陽氣驕爲大者過九二配以少陰故能發生枯楊之稊稊楊之芽耕耳九五配以老陰發生之理窮矣遂有枯楊之華象華則不能結實而爲萌芽也

習坎行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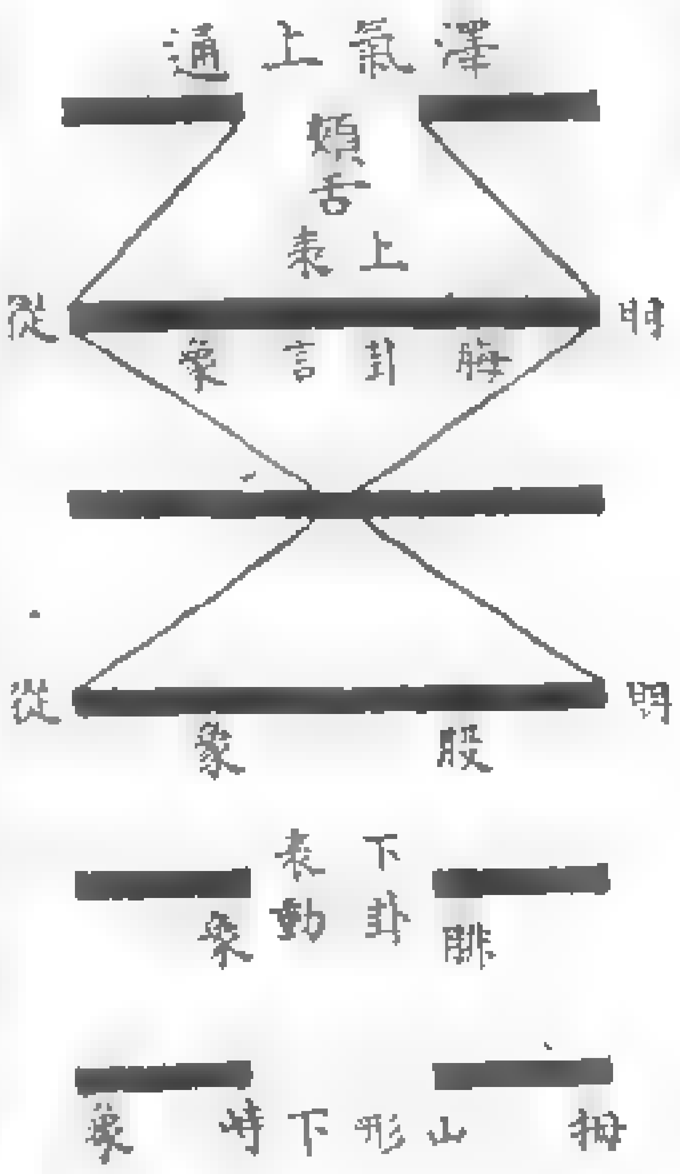
坎曰維心亨是心無善惡之思無喜怒哀樂之動一入於習則同者變而為異故坎卦始終象小人習險以自陷其身戒人用心之惡也陰陽者善惡之端也動靜之分也心之動則惡萌矣陽動而陰靜陽善而陰惡六三以陰居陽所以為惡之大又陷於二陰之中是染習皆惡也六四以陰居陰靜之至也是後性而反誠又居於二陽之間是染習皆善也故樽酒簋貳用缶有簡率敦朴之象二五雖以陽中而未免陷二陰之黨染習之氣不能免也孔子所以指之以未出中中未大之象焉

離繼明圖



下卦離之貞上卦離之悔是下卦為貞明而上卦為繼明也月者遡日以明合朔之時月包於日而後遡其明也此上卦所以包下卦有日月遡明之象也離為日而不為月在重離則月象生焉故曰明兩又曰日月麗乎天六二自黃離是自中而明所謂誠性之明六五有哀悲之象者是月既望而將遠於日亦明極而晦生反言吉者以憂懼得吉也

咸朋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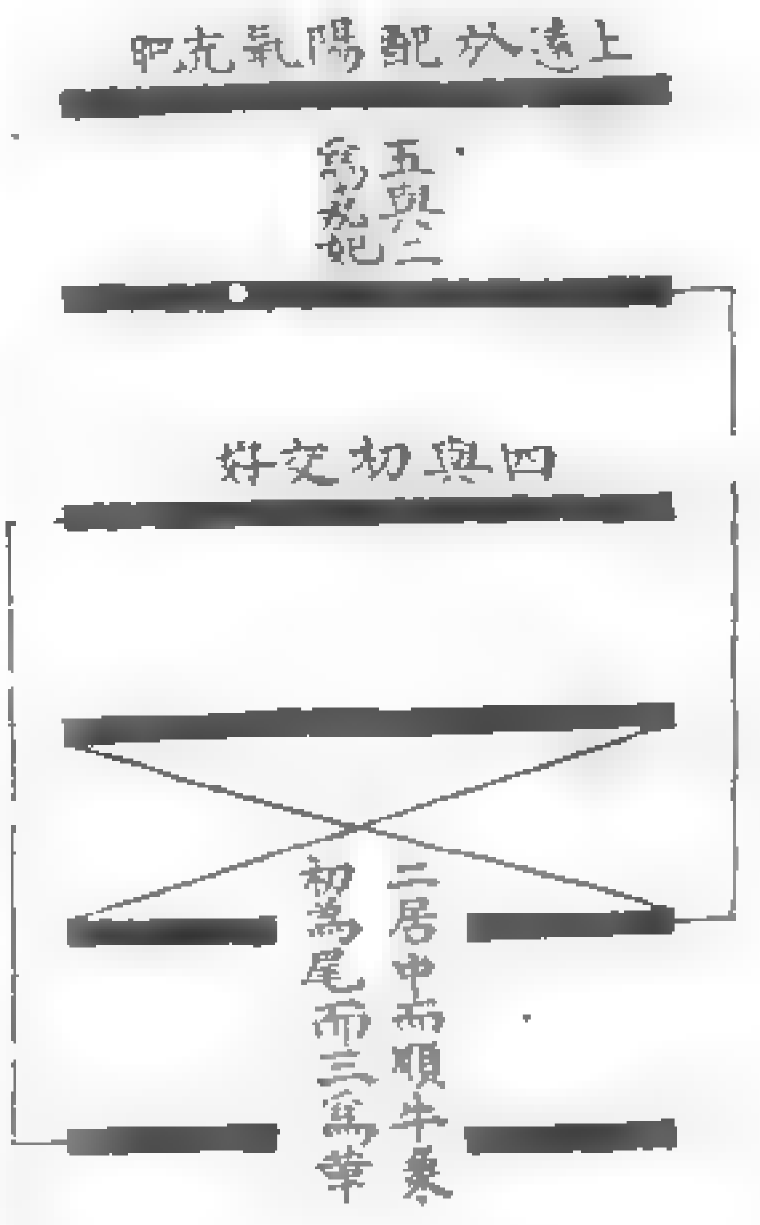


一氣居中故澤之雲蒸於山而山之泉入於澤是山澤相感也卦有三陽而九四居其中心象也惜乎朋於二陽未免有意有必有固有我故憧憧而往來九五上連於六是用在上六也故上六爲頰舌而五爲脢九三下連六二是用在六二也故六二爲腓而三爲股股隨腓而動脢則不能隨頰舌以發言此吉凶所以異也

恒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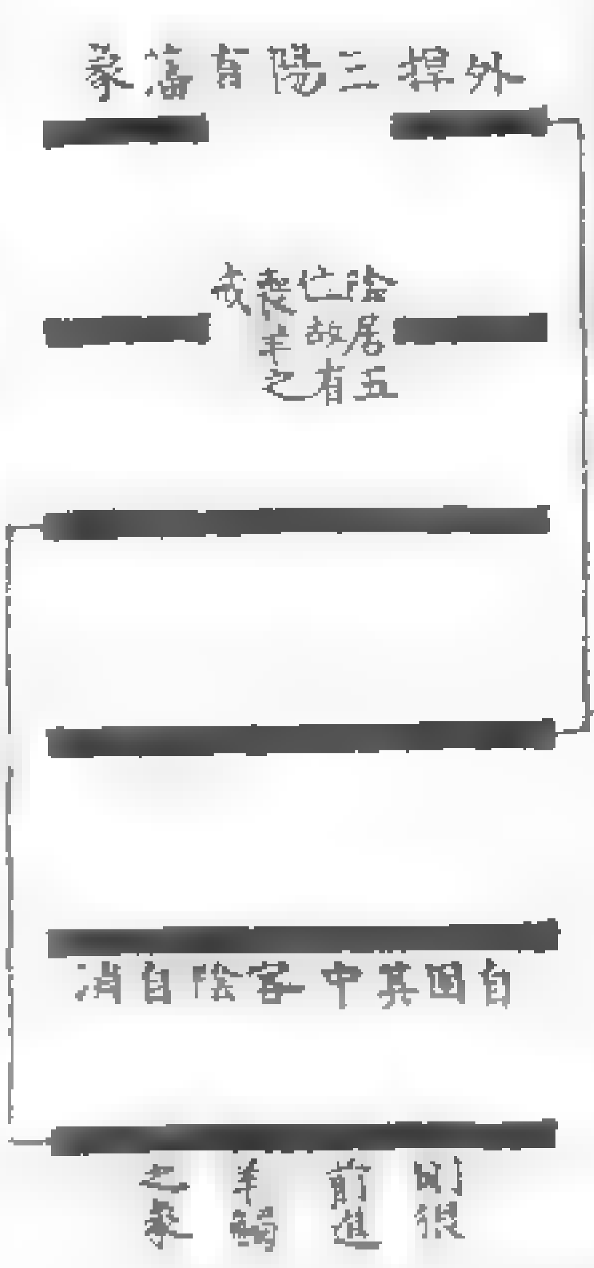
六爻惟九二一爻得一剛一柔之道而居中故與之以能久中六五雖一剛一柔而居中然與共天位者亦柔也故有婦人貞從一之象所以異於二矣九三以剛居剛動而過中不恒之象初上爻二爻一浚以趨下一振而向上皆迷途之甚者不得其中故皆凶

遯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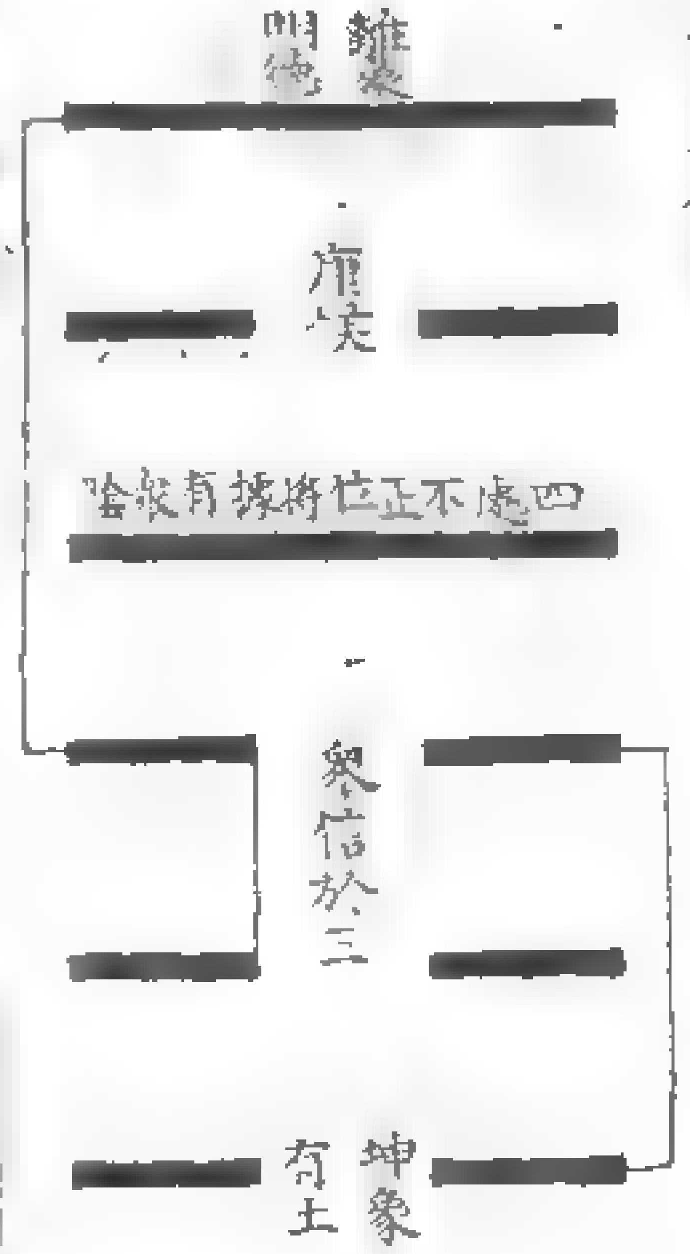
二以中直之德而取象於黄牛牛之所以能負重者革之堅也牛无革則九上肉耳何能爲哉九三以剛居外有革之象三旬隨乾以遯則二遇禍矣所以勸其執之四陰位以九居之下應初六故曰好言交好也是陰位下交於陰爻也五陽位以九居之下應六二故曰嘉嘉妃也是陽位之陽爻下妃於陰位之陰爻也陰妃於我故交於我小人不可交則與之絶此所以吉妃則吾正偶耳不能絶也故但正其志則淫邪非僻不能入此所以爲貞吉

大壯羊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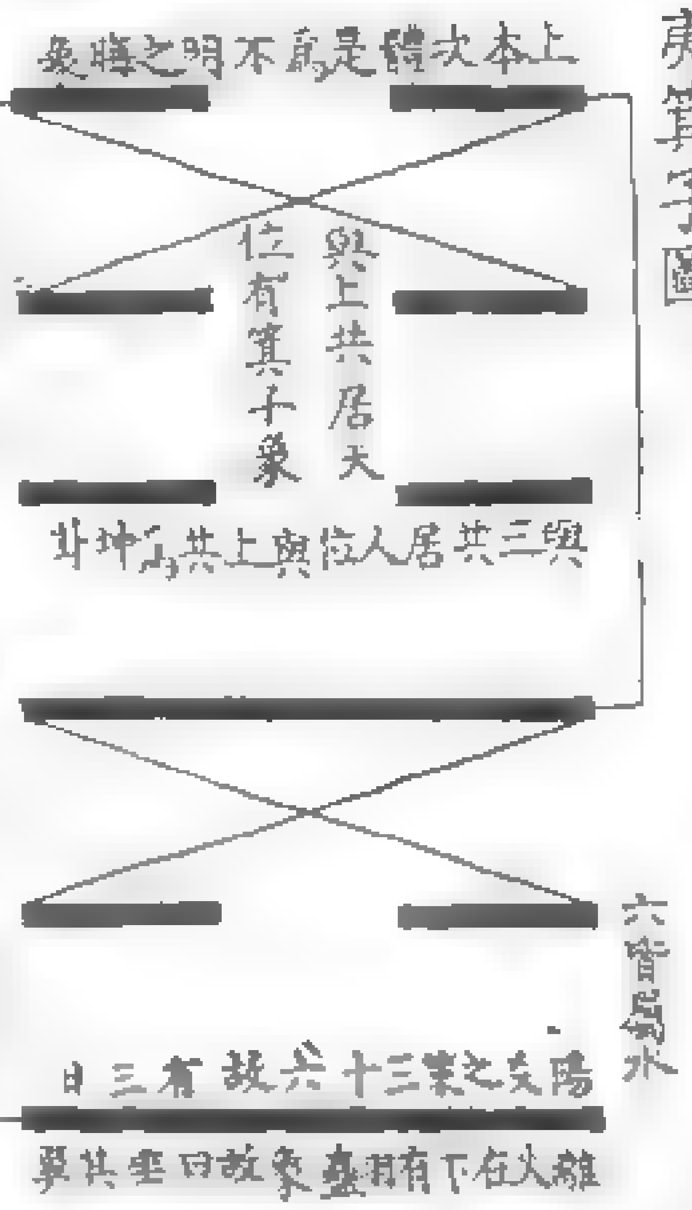
大壯之卦下累四陽有棟宇基址之象故云壯也上震下乾震爲蒼筤竹故有藩象乾之九三變則八兑故有羊象兑西而震東卯酉正衝故有羊觸藩之象初者羊之趾也羊以角觸而趾用其力角羸則趾困矣九四實吾之同類苟决其藩以調大全容羊進而不羸之則下三陽互爲吾壯輿之輹矣此九二九四所以有貞吉之辭

晉康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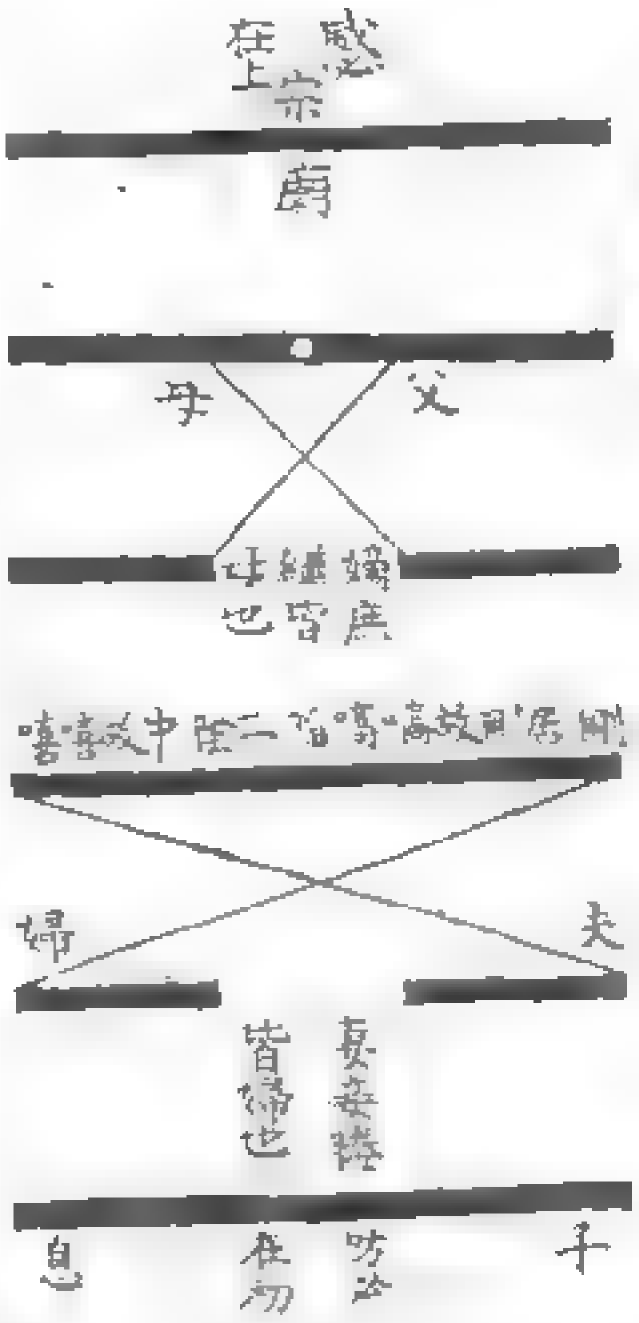
八卦之象乾實爲馬晉以坤之貞而陰爻居五位豈有馬象哉盖乾錫之馬因以致蕃庶諸侯之象明矣必明出地上象諸侯者以火在天上爲大有象天子故耳天子與諸侯皆南面之君必有明德以安民民安則位安故曰康侯也

明夷箕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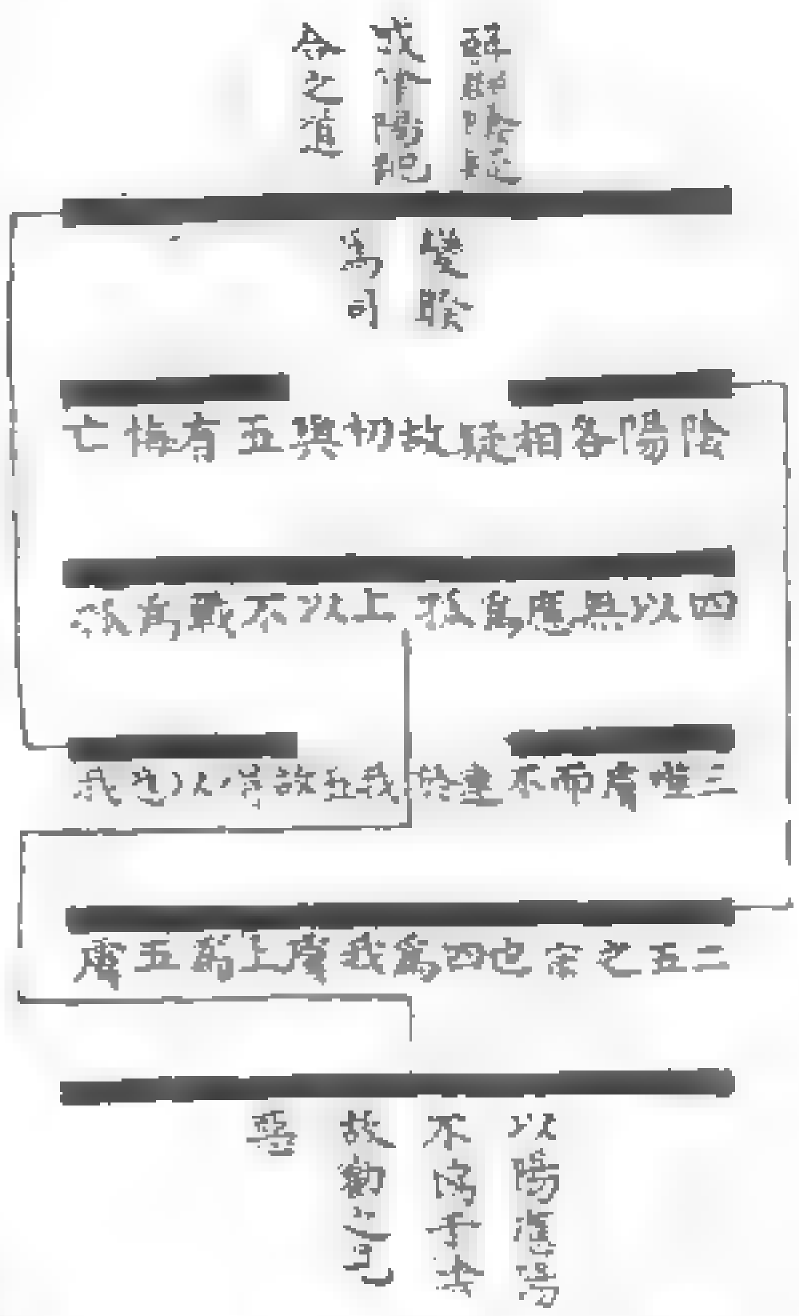
明夷之卦聖人贊之以彖象敍顯於人事朕明五為箕子則上為紂矣九三有南狩而得大首之辭豈非武王乎拯馬壯者又豈非武王之輔相亂臣乎六四本坤晝而下與三同居人位又豈非微子太公之歸周乎初九與上六同乎坎水將飛而翼垂將行而糧不繼豈欲拯之而力不能如伯夷叔齊之徒乎

家人象圖



或問文中子家人之象子曰明內齊外蓋離巽之卦也然象在一陰一陽相妃於中有父母夫婦之象意本於夫子之彖焦延壽以上爻為宗廟五為君今用之於家人則君位為父矣孔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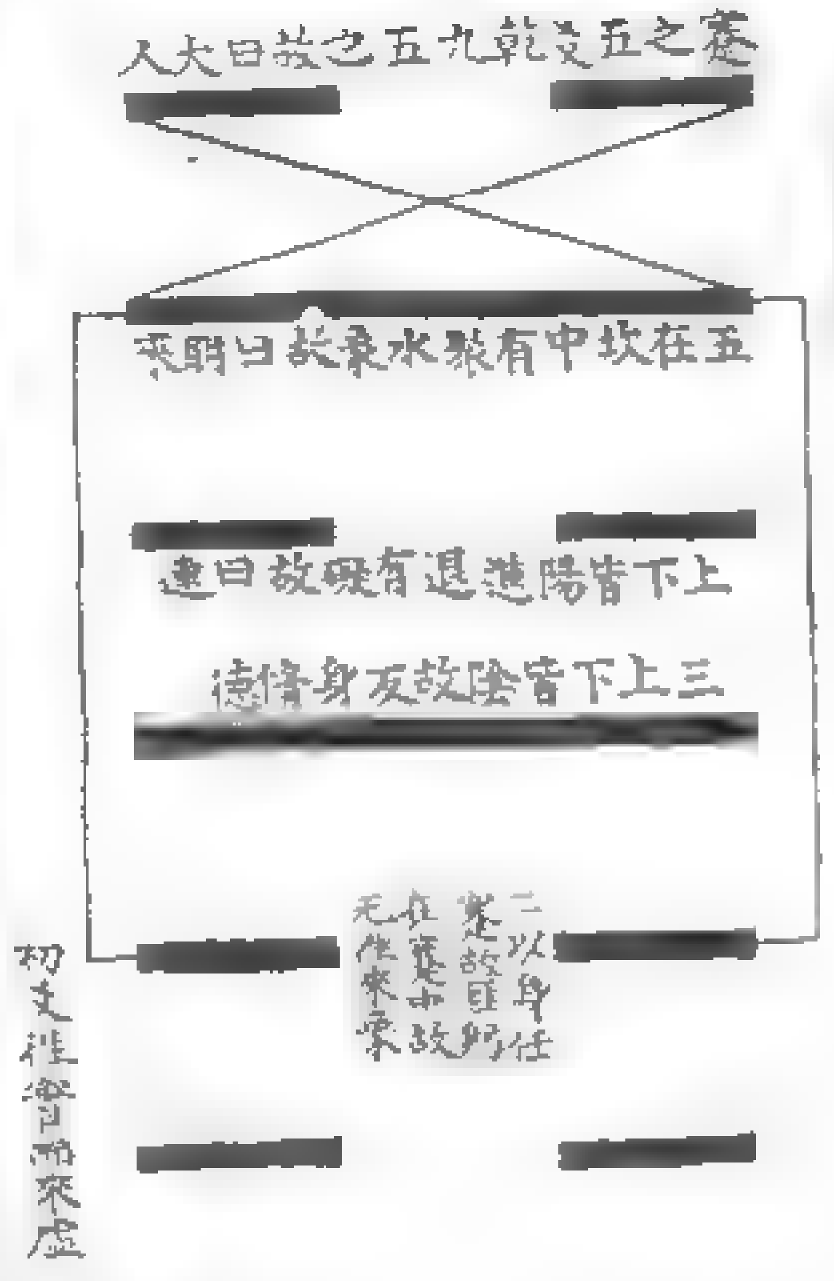
睽卦象圖



睽之爲卦六爻皆疑者陰陽相疑也陽居陰位是以位相疑二應五而五連於上上應三而三連於二是以應相疑疑則睽而不合矣故聖人於六爻之辭皆釋其疑也而使陰陽各安其位焉所以睽卦物象比之他卦最盛蓋欲盡意而已

蹇往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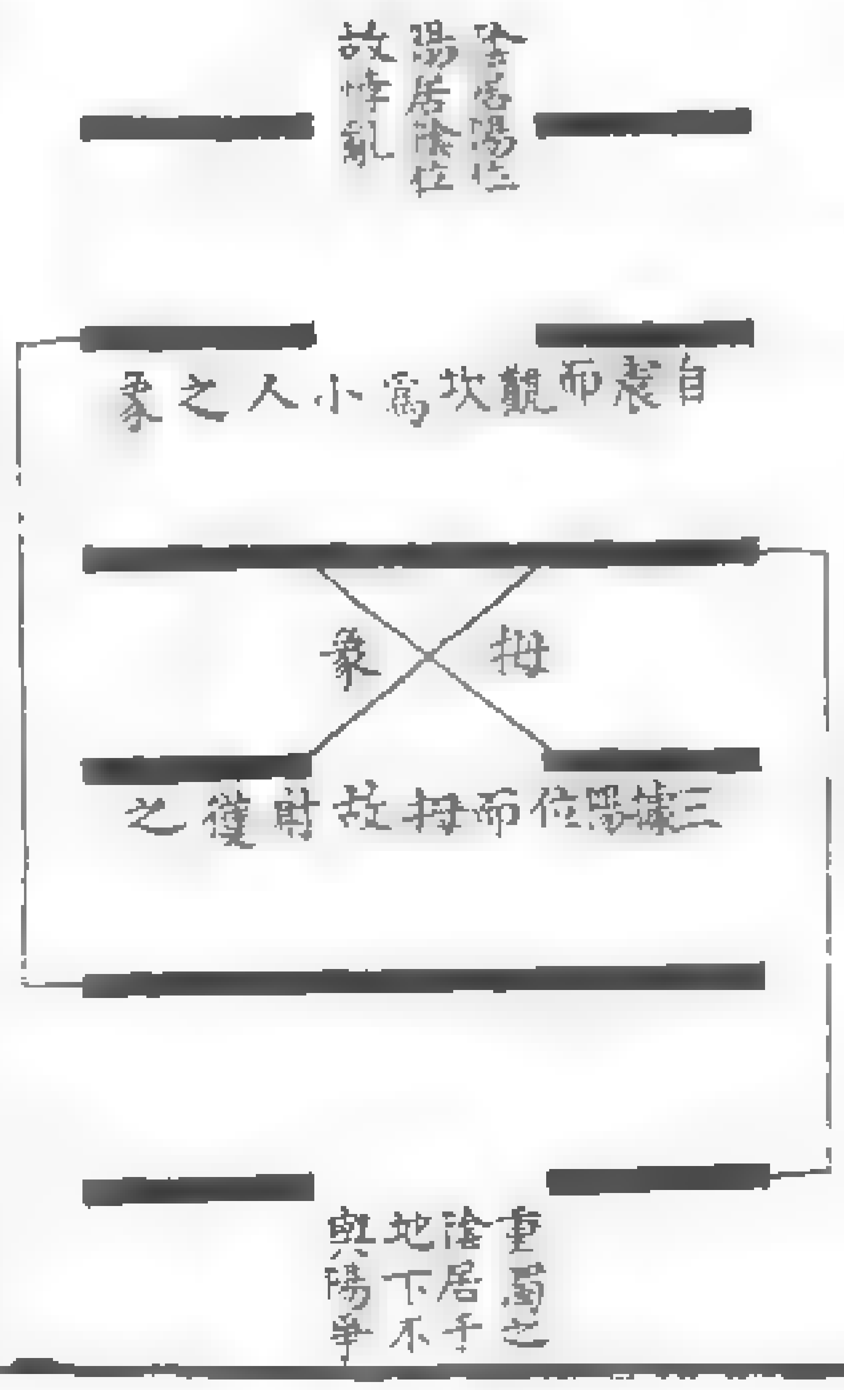
上爻往虛而來實



蹇之二陽皆陷於陰中故蹇繫往來者四而不繫往來者二四者皆失中而二與五皆得中也中以自養雖處蹇中素患難行乎患難何往來之有五在上位之中善處蹇而不凌下使人樂歸之此所以致朋來而不孤立於險中二在下位之中善處蹇而不援上匪其躬而自任其責此所以終無尤而獲應於上三陽之失中也故勸之反身修德四陰之失中也故勸之連接于二陽初在下故勉之以養其聲譽而無苟往上近五故勉之以就于充實而從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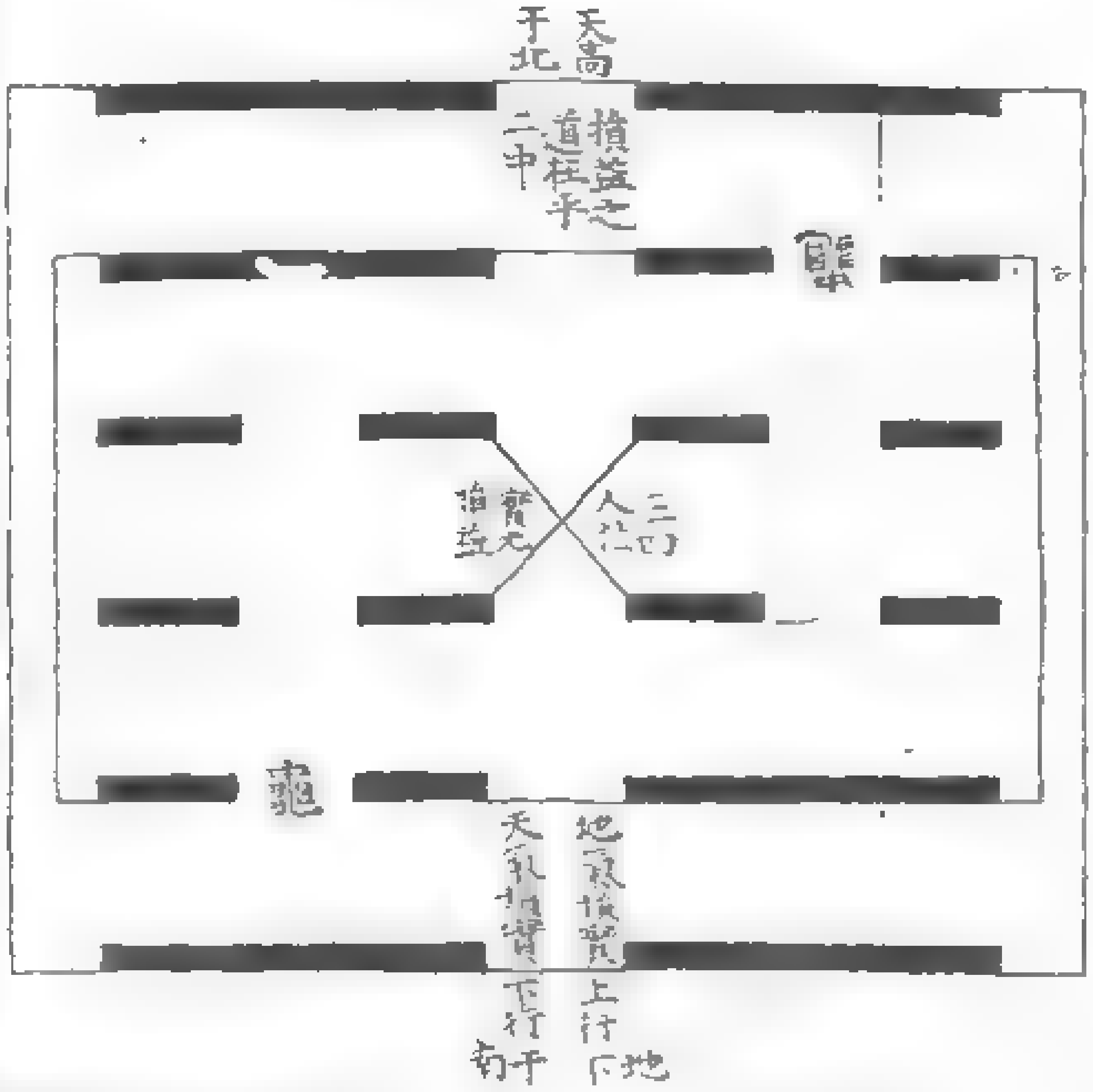
解出坎險圖

卦四陰而三爲孤一爲黃矢六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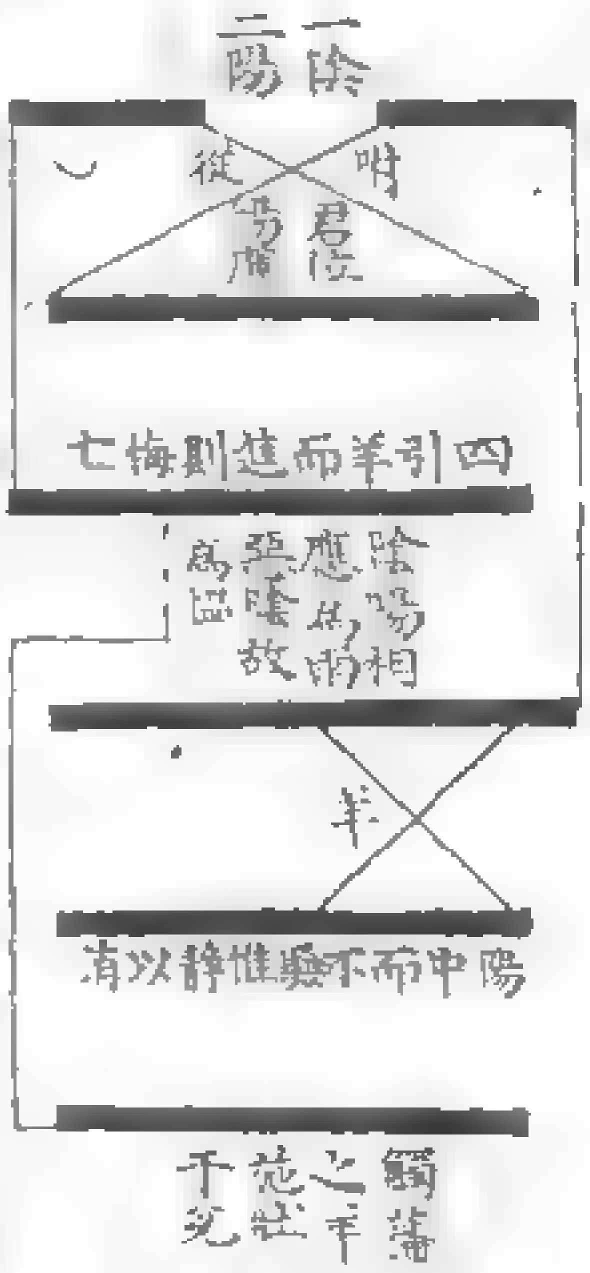
坎中之一陽卽震下之一陽始包於坎中旣而出於坎上動於震下者果核之仁變而爲芽故曰得黃矢矢者中直也中直則芽達矣其卦陰陽悖亂而不當其位上爻有解悖之象以震之在坎也君子屈於下混迹小人之成而發生敷布之心不忘一旦脫迹而去遂伸其志此九四之與六三所以有悔象者君子之警戒也

損益用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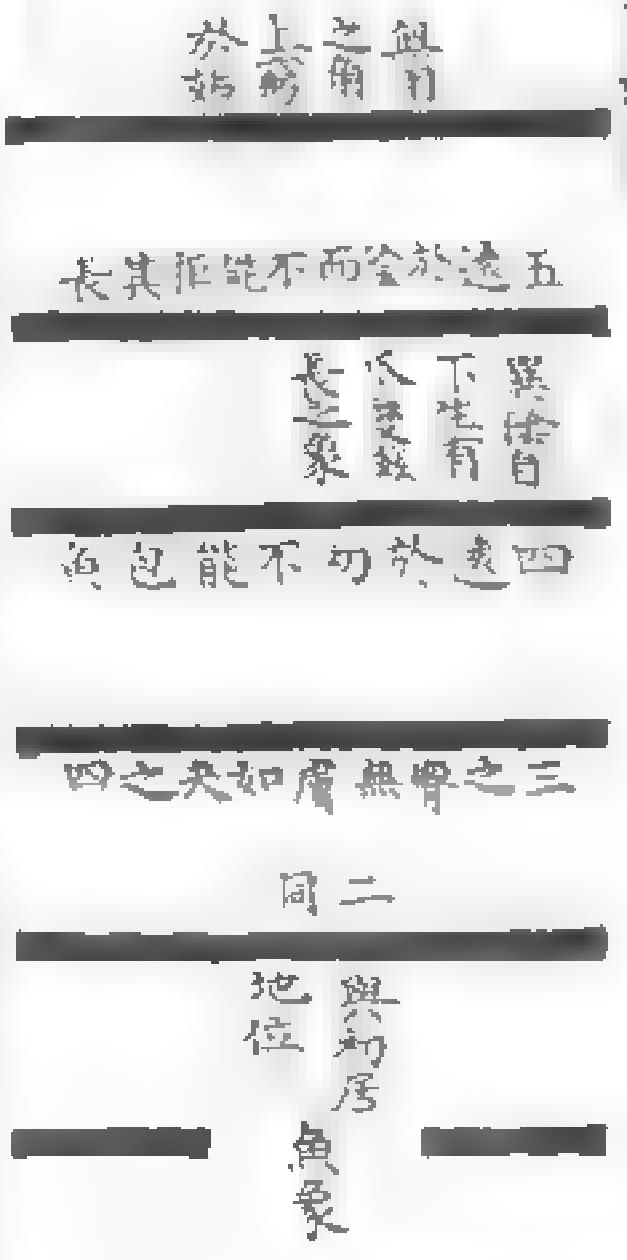
二卦之彖皆言與時偕行二卦之爻皆言十朋之龜言時者謂時當損而損天下不以爲儉當益而益天下不以爲奢言龜者謂龜筮協從臣民無逆也

夬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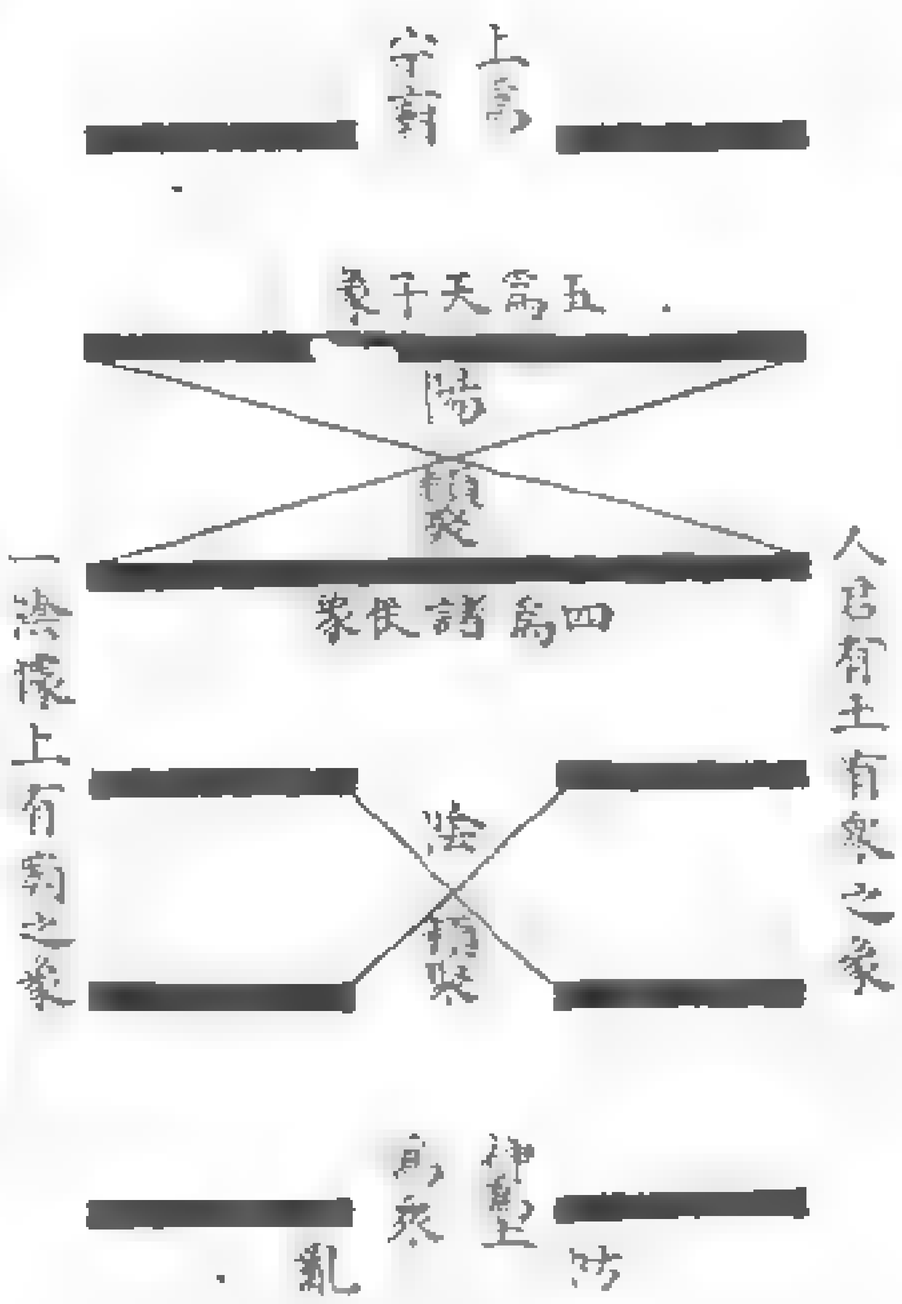
五陽而決一陰五君子而去一小人不爲難矣然陰附五位五與四皆屬之是謂兌卦所謂包陽之陰挾君子之小人所以難決難去耳大壯之羊施于震震同類也夬之羊施于兌兌非類也變我則與同此四爻所以有牽羊之象亦以二爻變有羊象耳

姤遇圖



初於本爻觀之則有豕象而九三實其臀初二四觀之則有魚象言陽包陰之於九五觀之則有杞葛滋長之象始本乾也一陰變其初有龍反化魚象能化魚而角無用矣此姤之角所以上窮乾之一陽起乎而終於巳巳實居巽方是乾之六陽與巽相遇於巳位而巽之一陰遂萌矣此陰之生故名曰姤也

萃聚圖



萃之初上包二陽二陰於中如物以類聚之象陽據南面之位一爲天子一爲諸侯下統三公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上奉宗廟之嚴防衆之亂故初爻變失衆之象寓於上畫萃者物以秋成而聚秋主於兌兌卦本於上爻爲土今西南之坤氣運至西方而陰盡衆矣故二陽統之而上爻失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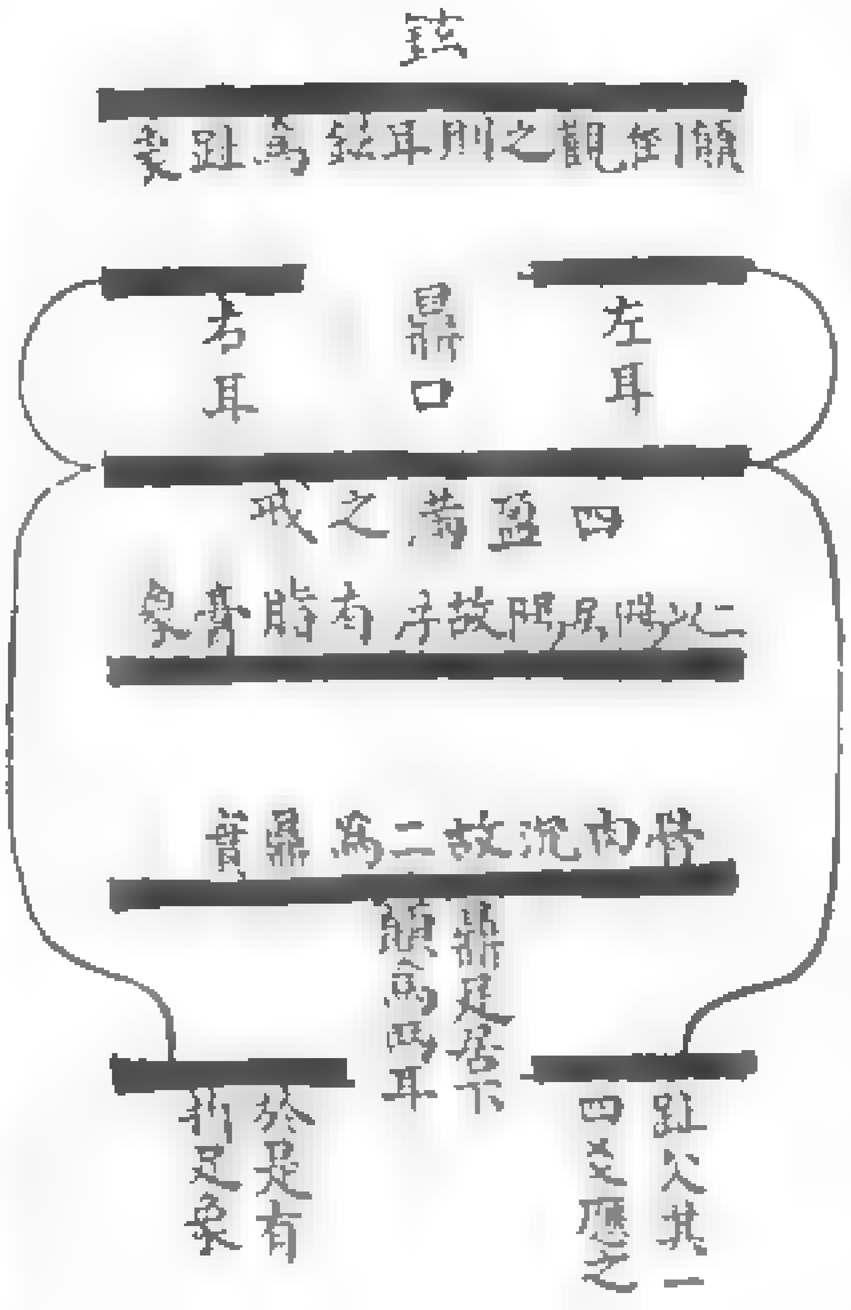
升階圖

巽下一陰與坤三陰一體也陰沉滯而陽升騰初附二陽而升三陰又與之一體故有允升之象允者言見信於人坤用事於亥而亥亦木之生而未成形者也至於子位則震居坤下震亦木也是木之始根萌耳若巽居坤下則有二陽作若震之一陽始萌故曰升也升居丑位及乎卯則木王矣外卦以位言也而五天位是不可以階升也然貞者正也堯舜禹湯升天位以正如升乎階菂不以貞寧免於顛躋乎

困蒺藜葛藟株木圖

困之爲卦屬乎九月兌氣用事而臨於戌土澤水爲土所壅故大象曰澤无水困卦因兌坎相重而成兌正秋而坎爲冬兌之一陰象乎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爲葛藟之困六三則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剝存焉故爲蒺藜之困若初六則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爲霜殺而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耳此困卦三陰繫以草木之象

井鼎水火二用之圖



革爐韛鼓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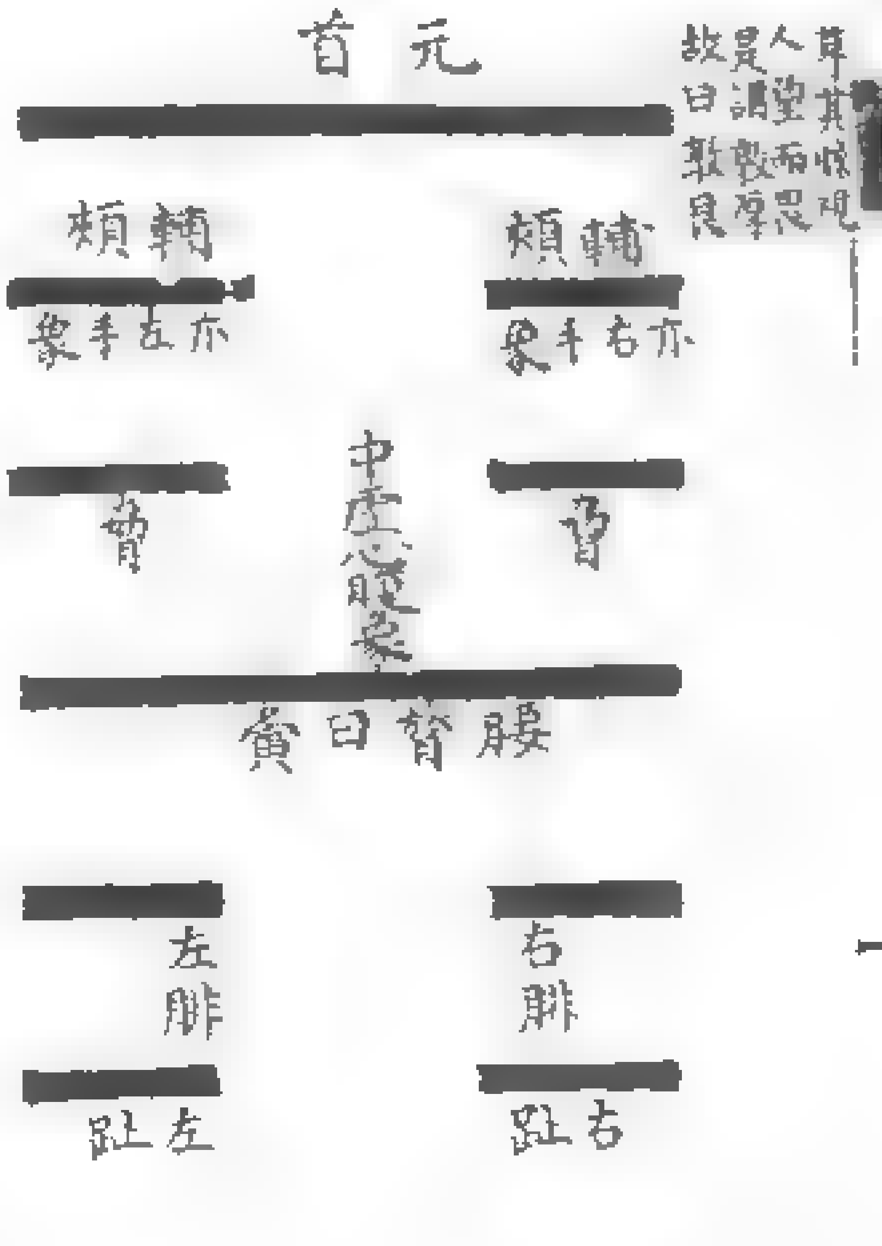
井以陽爲泉者水因天一之陽而生也坎中之陽出於北方寒泉也北方生寒寒生水之義巽之二陽一在地位趣下而入是谷而非井矣一陽雖在人位居甃之下汲之不及又曾不若五爻浮溢于甃上也井欲溢而鼎戒盈此德與器之辨鼎卦鉉耳趾皆全而趾欠其一所以初爻言鼎顛趾言鼎倒而趾在上也下一陰反有兩耳之象五曰黄耳以引初爻焉

華雖有鼎爲革生爲熟之象然以爐鞴之象爲正蓋以離火鼓鑄兌金而金從革也革而後鼎者以鼓鑄而成鼎也夏后氏鑄鼎而湯武因之以寶其器故有湯武革命之象

震動心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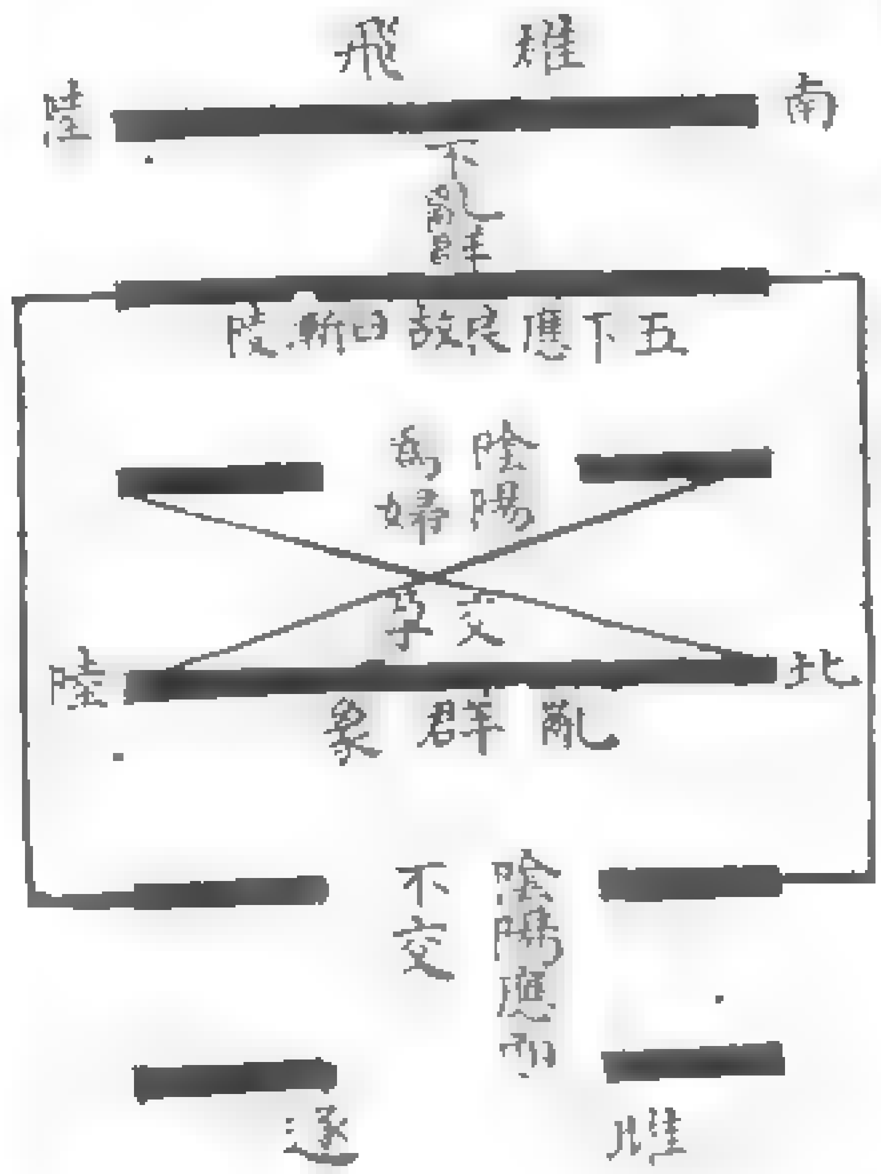
震之六爻初勸以戒懼而後言笑二又戒以喪貝而勿逐是欲內无妄動於一心而外无貪其利也三則言蘇蘇是欲人修慝辨惑无終入於迷全皆動心之要也外卦論動之迹故四言遂泥來事之凝滯不決五言无喪來事之成上言征凶戒事之敗

艮背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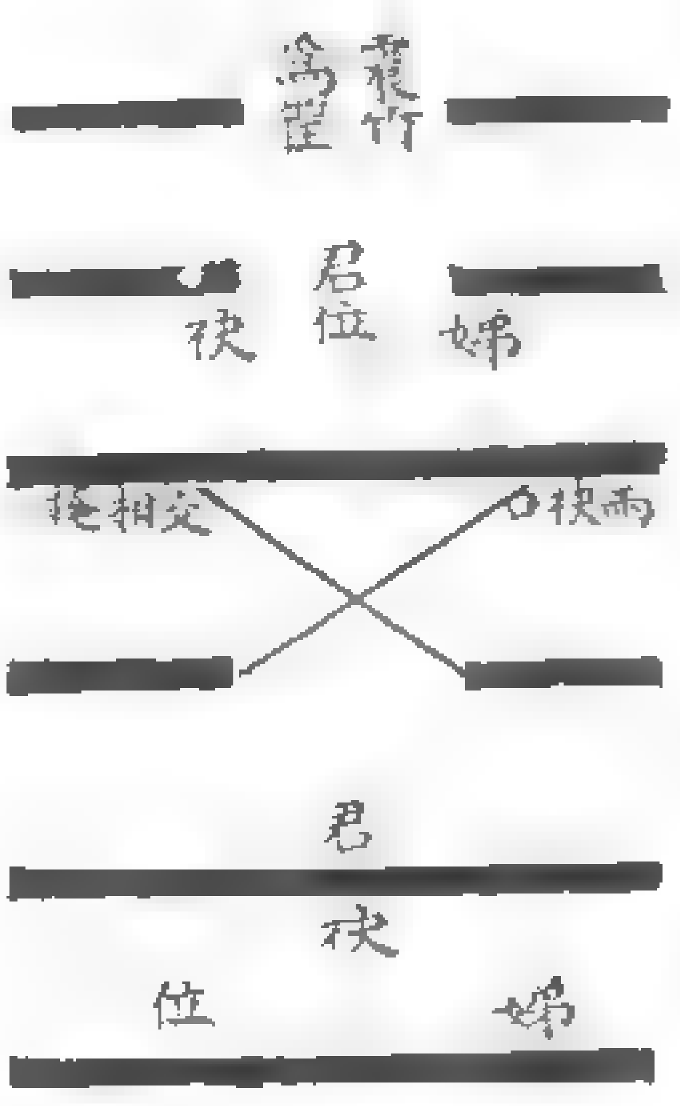
艮象言輔頰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膞有背面而立之象故曰艮其背統一卦觀之下不分其腓趾上不别其身輔四陰排布宛有背骨狀上一陽爲有膞中一陽而爲脊膂脊膂取其貫中而已艮之九三艮之主也以陽居陽其性躁動譬之腰爲聲折行上運動實繫於心繫之以薰心之象六二以陰居陰其性情故有腓象心欲動而腓不舉行安有快意乎故聖人又繫之以其心不快之辭

鴻漸南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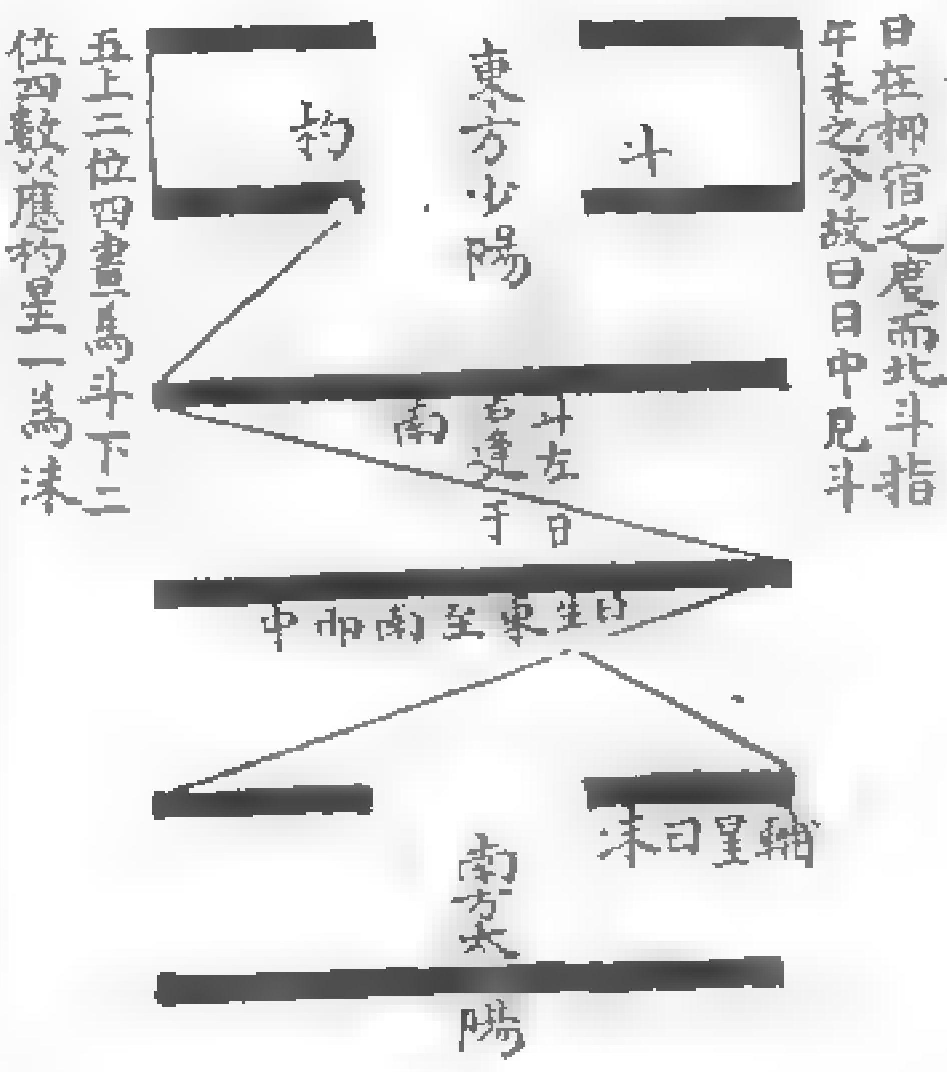
漸卦下艮上巽當正月立春後鴻漸來之候故六爻皆繫以鴻也鴻者隨陽之鳥而艮巽限乎子午之陽方繫之以鴻豈不宜哉三居艮卦之上上居巽卦之上是南北二陸也三以一陽限于群陰之間當鴻鴈北來之際鳥獸將孳尾之時故有夫征婦孕之象又與四亂交於人位故孕也若五與二一居于天一處于地遠應而雌雄有别故不孕耳

歸妹君娣袂圖



震爲蒼筤竹下實上虛筐象也歸妹卦與泰相類而人位二爻兩相交互有掩袂象夫一自左陽而右陰陰陽之交如兩袂之交也娣位乎下其畫陽也君位乎上其畫陰也易以陽善而陰惡陽貴而陰賤此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蓋以女行非正也其卦乃遷東方之陽以就西方之陰是震氣入於兌未爲金所剋制故必月幾望而後吉若征則凶无所利者以行不以正也

豐日見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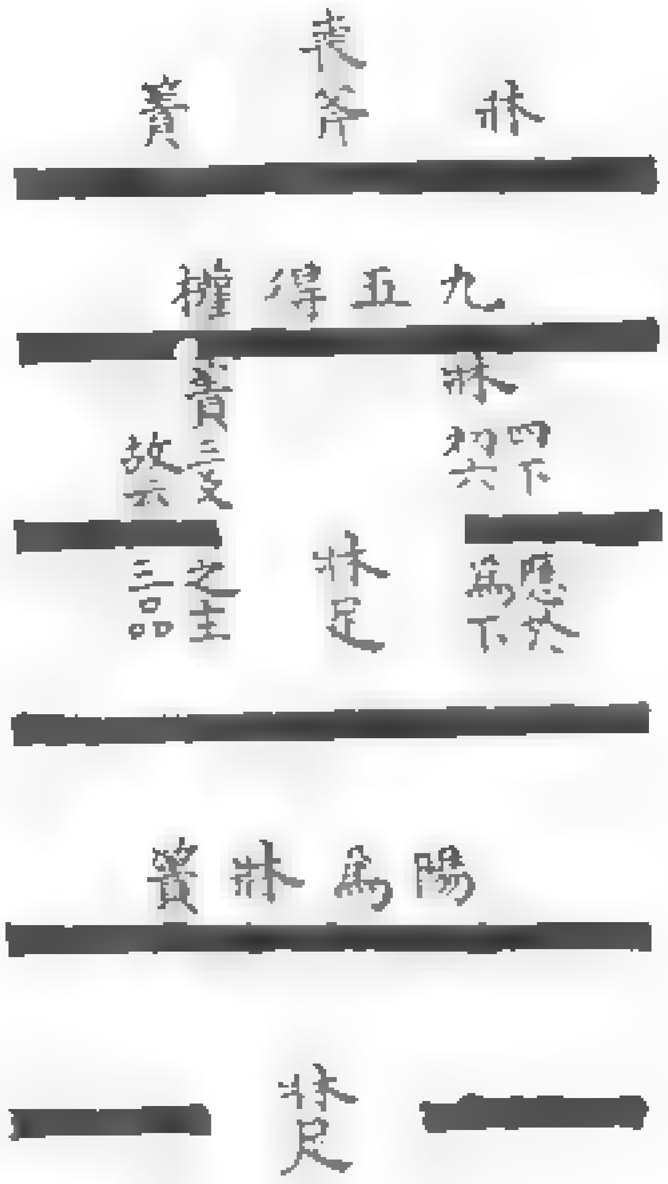


伏羲畫震於東而置離於南方者夫少陽之氣動於東方太陽之名盛於南方也文王以震重離遂名曰豐言少陽之震運至於南方合太陽之離明而爲豐盛耳所以文王於豐繇明盛極必衰之理曰宜日中於豐爻明明極必昏之理曰日中見斗與沫也文王所繫卦爻之辭惟日與斗也孔子之彖遂論及月何哉蓋豐卦在五六月之交日在柳宿之度而斗指午未之分柳宿之度實通三辰故有見斗之理也

旅次舍圖

六二以中道逐懷資得僮僕九四以剛柔相濟而有應遂得資斧皆亡利不若六五也離之所以明者順以行其智也故曰喪牛吉上九之喪牛是喪其明也旅當夬之後乾之前陽盛皆客氣所以反曰旅也上九得勢而主權者寄一身於炎炎之上不知有焚巢之禍九三趨炎而躁進不知有焚次之災六二九四雖以柔道而旅或懷資或得斧獲利于時而二必以身而後免過四之心尤不快也豈非戒旅以求利之事乎若六五者始以離雉有文明之美而射之而亡其矢而不復是道之不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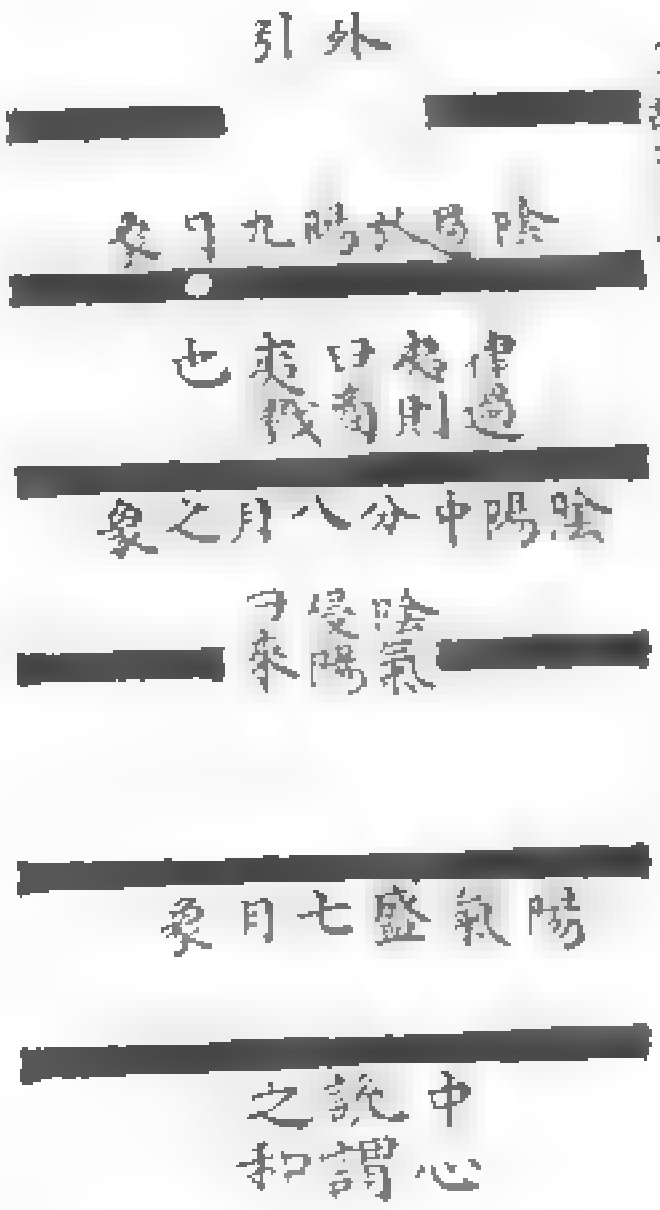
巽林下圖



巽以陽爲林資而以陰爲林足林者以林下有足之象曰陽行則有賓之象九二林之東壁而上九林之西壁故皆云巽在林下以林足附之也九五即乾之九五爲龍飛而爲虎變者也飛龍爲甲虎變爲庚是亦一氣之變更耳上九喪斧則過也九二用史巫則中而未得位也九三之頻巽又无位而失中也由是觀之則權以有位而得中者行矣非九五而誰乎

兌象圖

內道交害林而所傷外物誘之而受其害故有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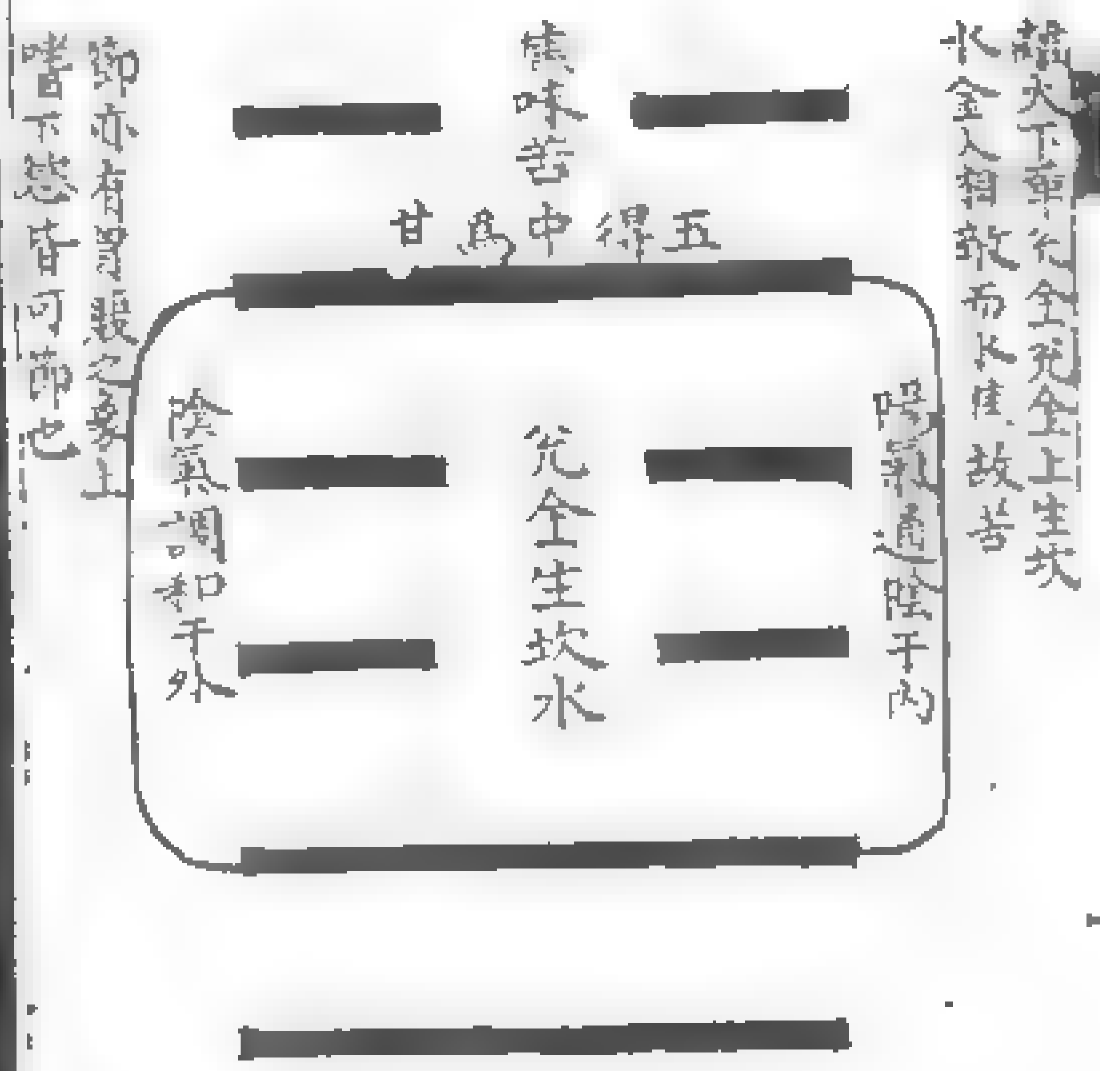


坎之初六主於冬至離之初九主於夏至震兌之初則主於春秋之分也故以兌之下二爻陽氣尤盛爲七月之象中二爻陰陽中分爲八月之象上二爻陰過於陽爲九月之象此卦所謂四爻言商兌以見震角離徵坎羽之音五爻言手剝以見震夬離姤坎復之理也

渙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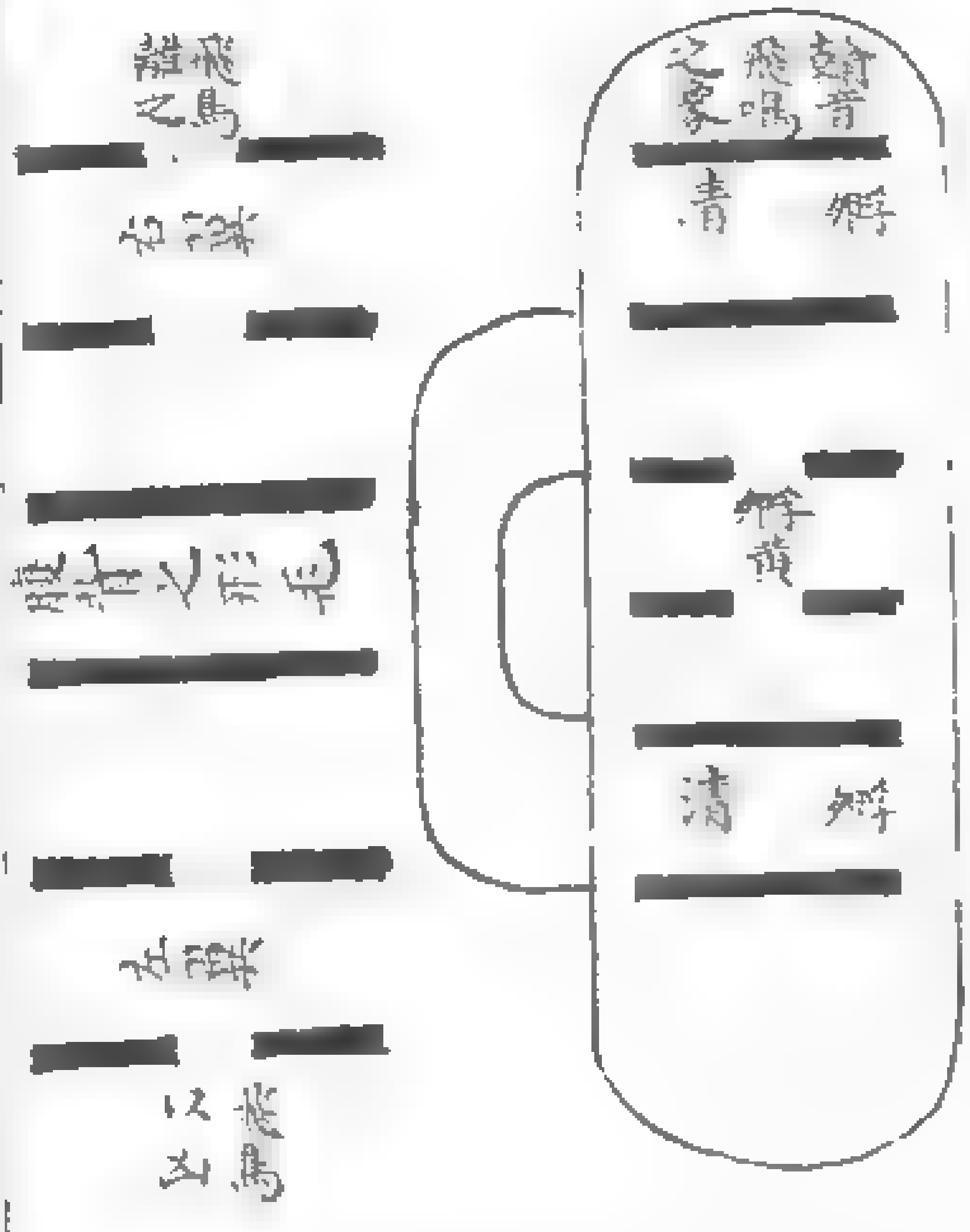
一陽生於子而六陽亢於巳子屬坎巳屬巽以巽重坎所以爲渙渙者散也卦氣當夏至後大暑之前是陽氣散于外也陽雖散于外而有生生不窮者在其中是坎中一陽也人之元氣似之陽主氣陰主形一陽散于外故言汗血二陰分於中故言群躬躬分而爲四支群分而爲五臟六腑形也是皆元氣分散而成也元氣出於坎水是爲天一之精蒸而爲汗流而爲血以養四支五臟也

節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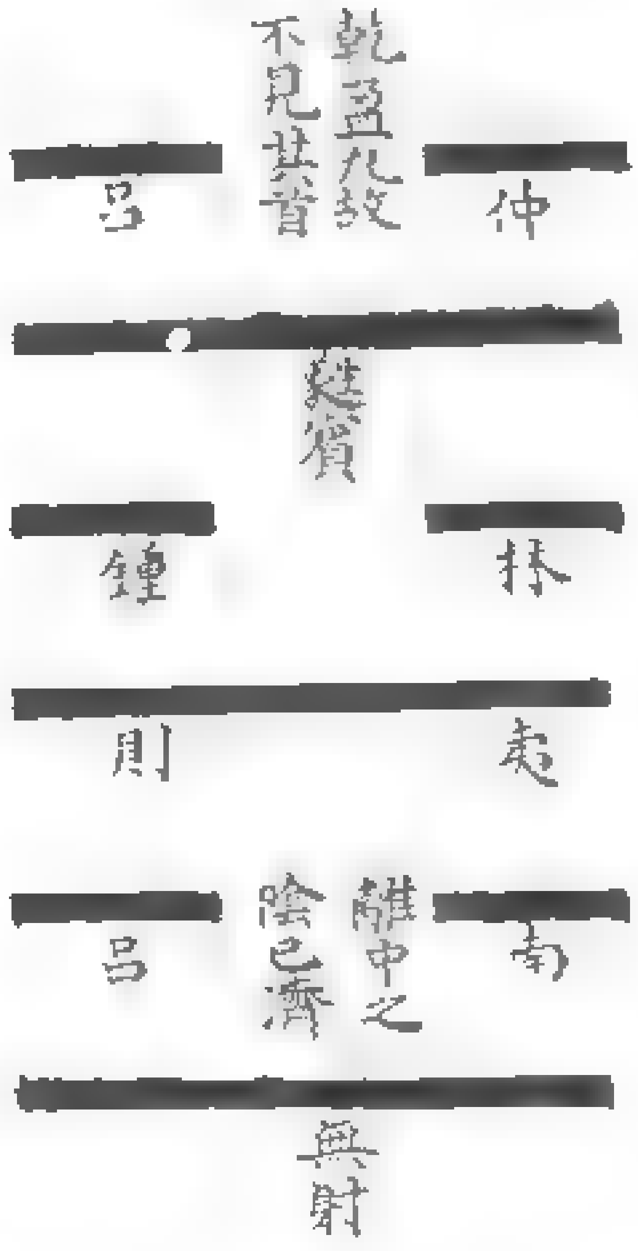
兌之一陽下泄有戒慾之象坎之一陰上缺有戒嗜之象戒慾故云不出戶庭戒嗜故云甘苦之味初爻變則爲坎天一之水是爲眞精之原君子能慎密不出閉其精戶是得養生之要坎二則火也門庭者是開竅爲心也心之火貴下濟於水心之明貴出而外明於物不出則失中道亦戒慾之義也三言嗟者悔嘆而不節四言安者安於能節是皆明告利害所在也養生之道與渙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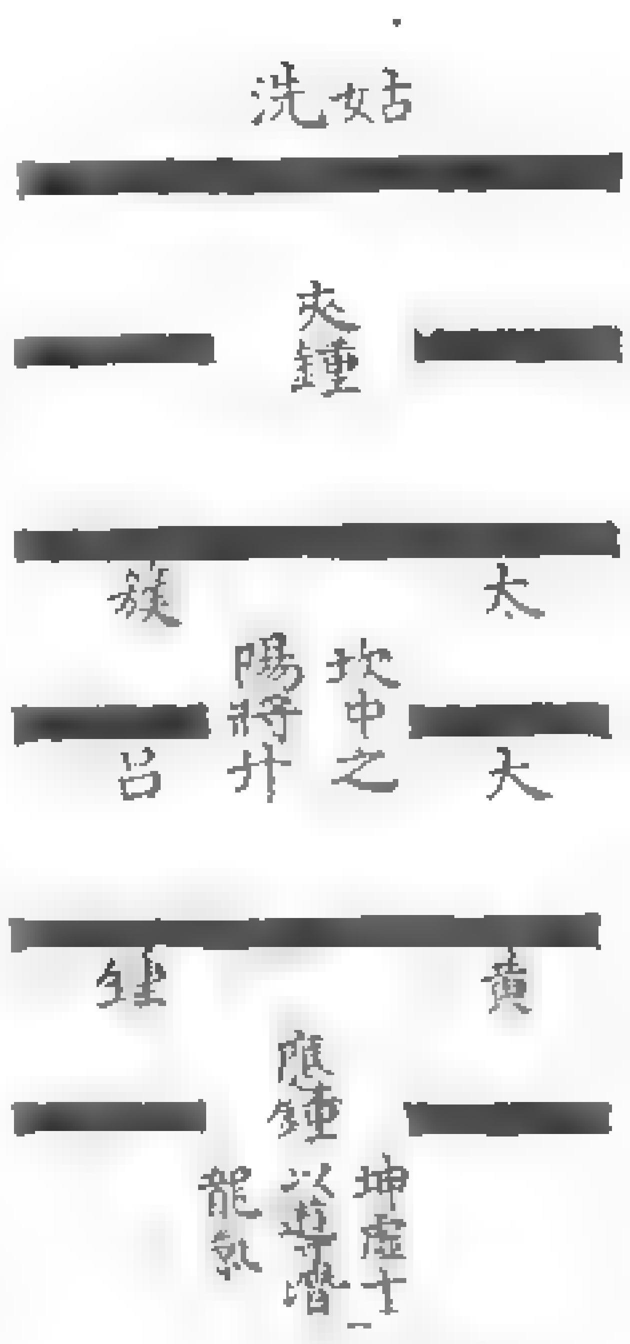
中孚小過卵翼生成圖



中孚生陽羽族卵生也或卦生陰血肉之物胎生也故中孚爲生陽之始小過爲陽生之成鳥雀四時生卵而春盛故爲立春之象冬至之卵爲中孚有鳥卵之象鳥炎上之性必以豚魚而後吉水北方子水位豚魚之地也小過飛鳥離之凶者由東行而中南方之網罟也網罟取離陽至離而太盛陰氣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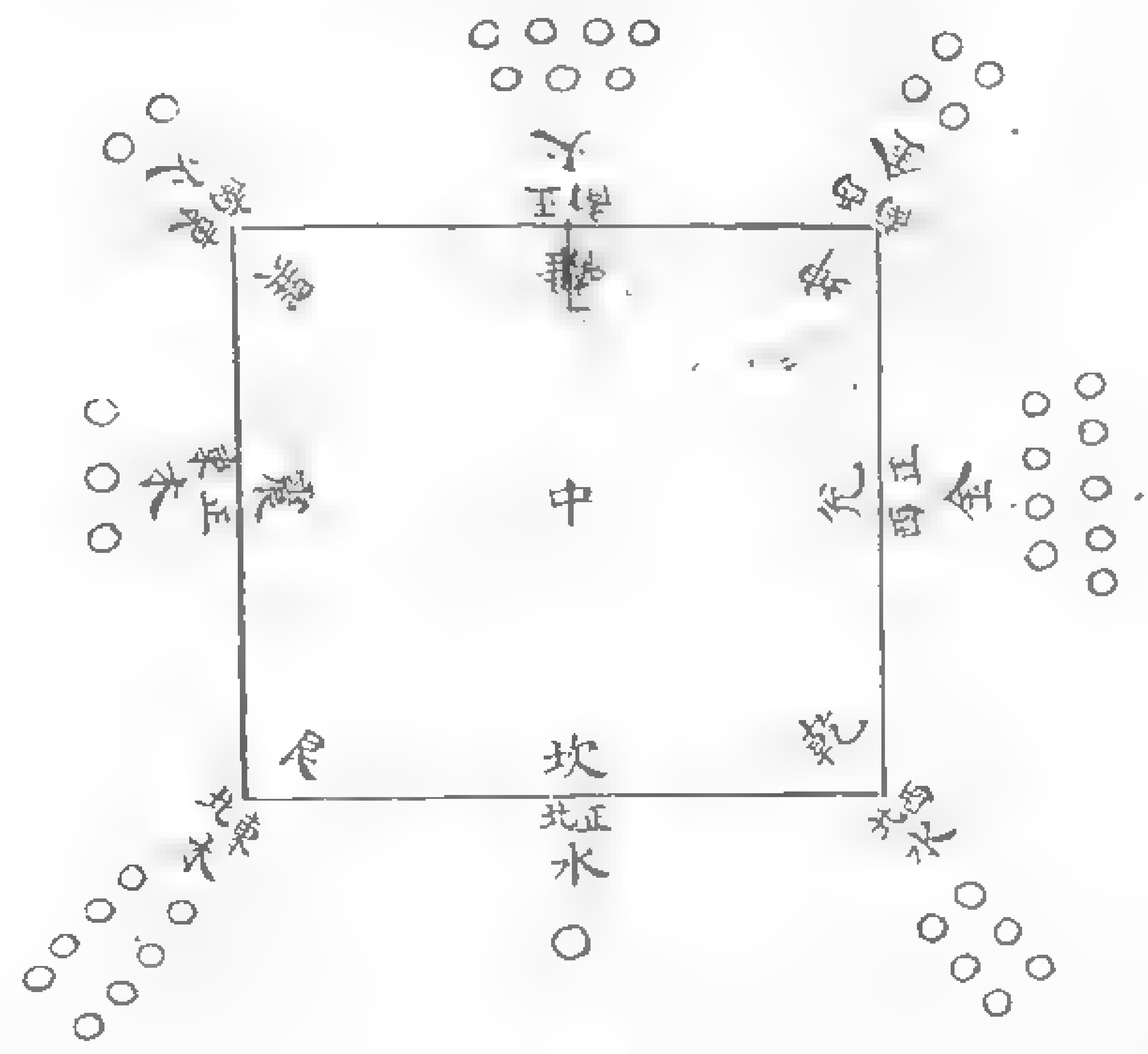
旣濟未濟合律之圖





黃帝之律呂分爲乾坤配爲坎離乾坤即分六陰六陽坎離則成既濟未濟坎中之陽將升而至於仲呂辟卦爲乾是謂乾盈九不見其首離內之陰已入於坎至於應鍾辟卦爲坤是謂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既濟之首乾之首也未濟之尾坤之尾也乾尾續於坤尾九而後十也坤首繼於乾首二而先一也皆自然之理

方以類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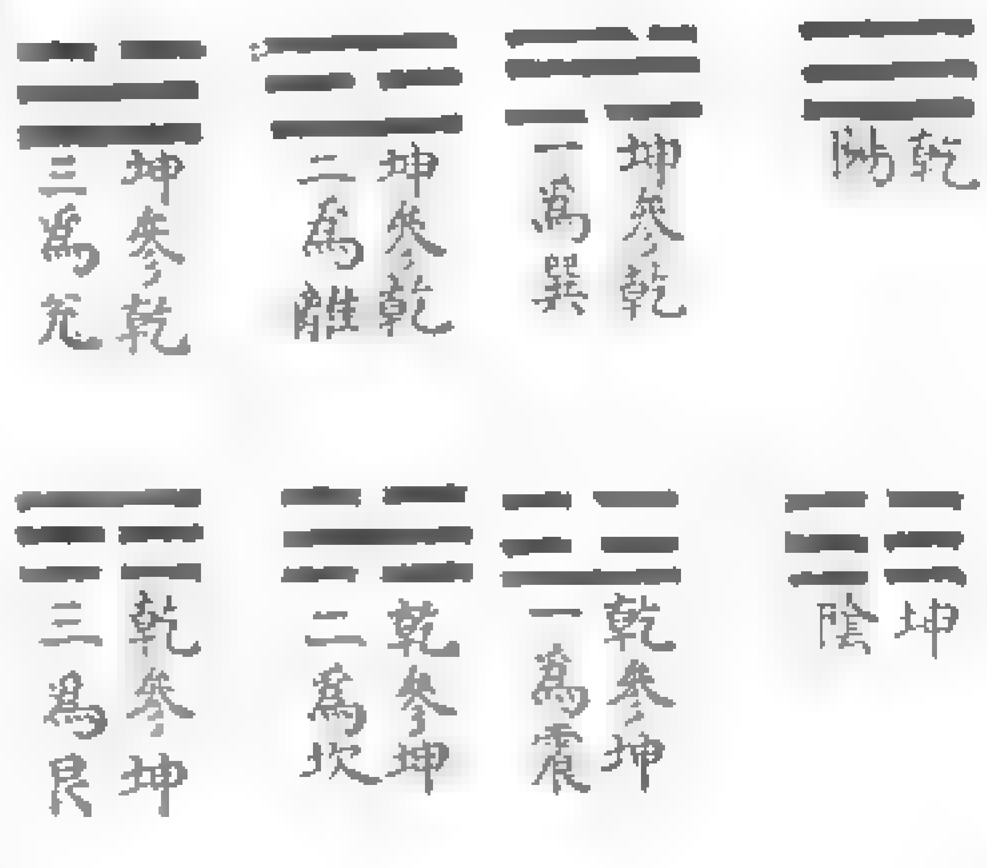


坎北方也乾以水之成數類聚於西北震東方也艮以木之成數類聚於東北離正南也巽以火之生數類聚於東南兌正西也坤以土之生數類聚於西南故八卦各以其方而類聚

物以群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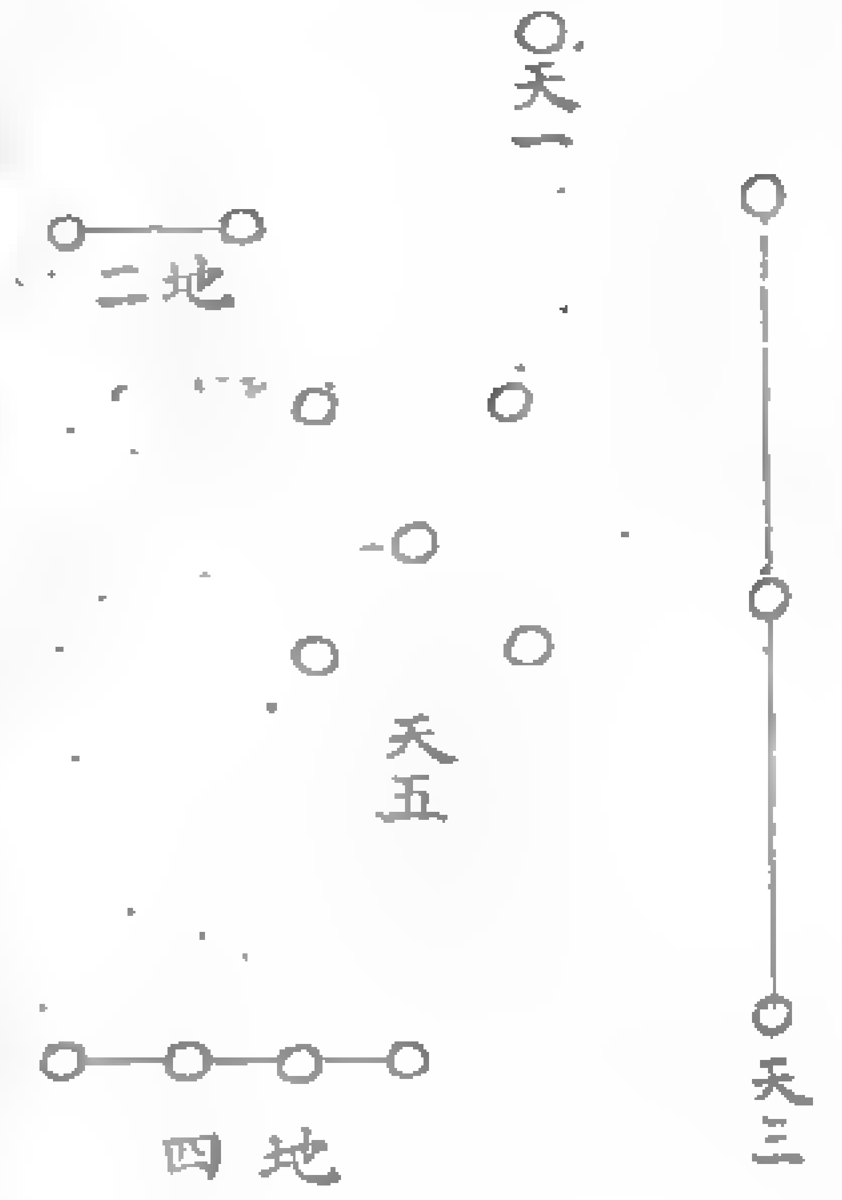
天下之動者不能直偏於陽也天下之植者不能動偏於陰也陰陽之物以是而群分惟人為能動而直能植而動所以得陰陽之全因能靈於物而為之羣分也

參伍以變圖



王氏獻曰三相參為參五相伍為伍以乾之畫參坤之畫變之為震坎艮以坤之畫參乾之畫變之為巽離兌所謂參以變也象天地合德陰陽交感也一與九相伍二與八相伍三與七相伍四與六相伍五與五相伍謂為行伍合為大衍之數五十所謂伍以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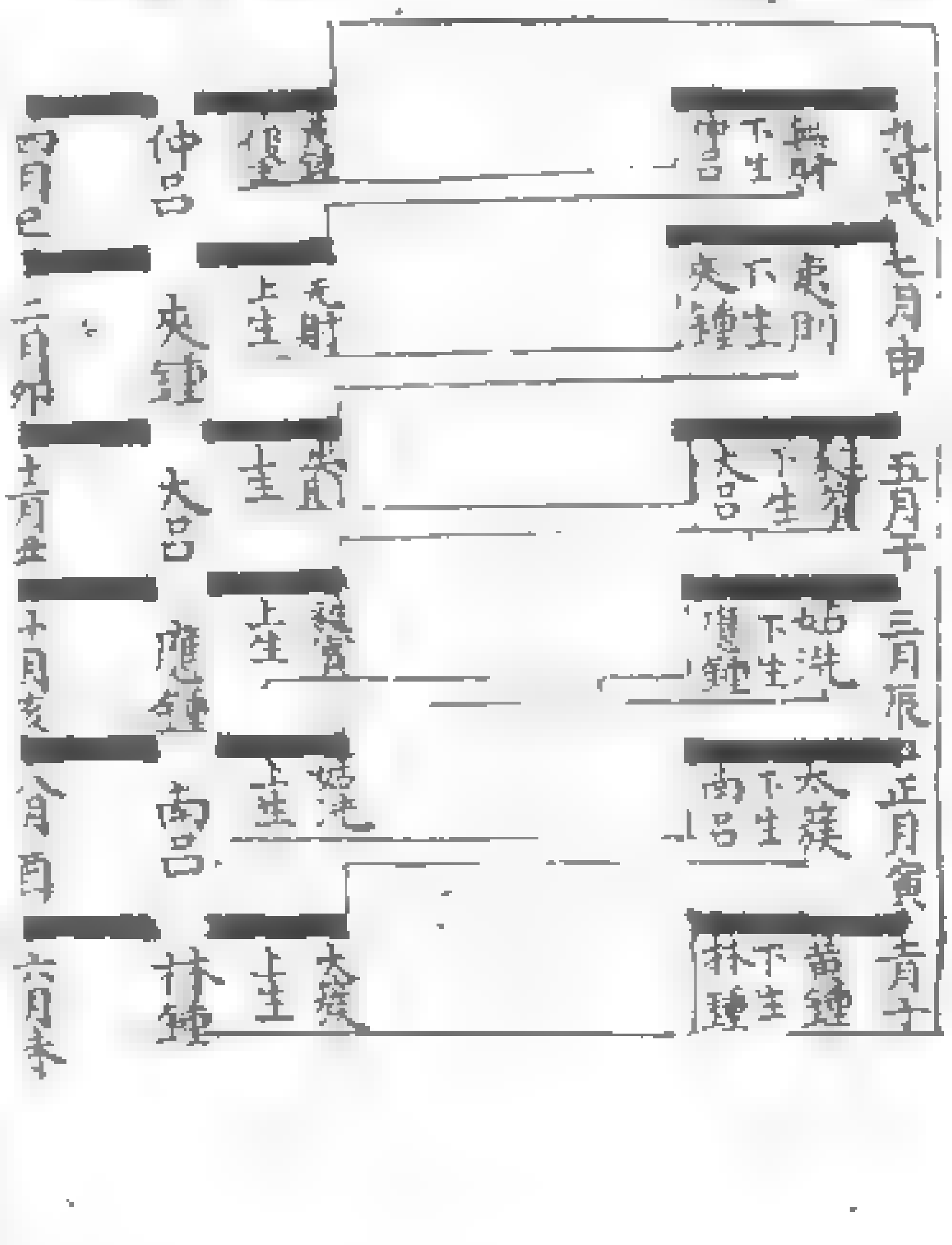
參天兩地圖



耿南仲曰參天則天一天三天五總而爲九兩地則地二地四合而爲六方其揲蓍七九八六皆以爲用及其成卦舍七而取九舍八而取六倚於一偏是爲倚數

乾坤合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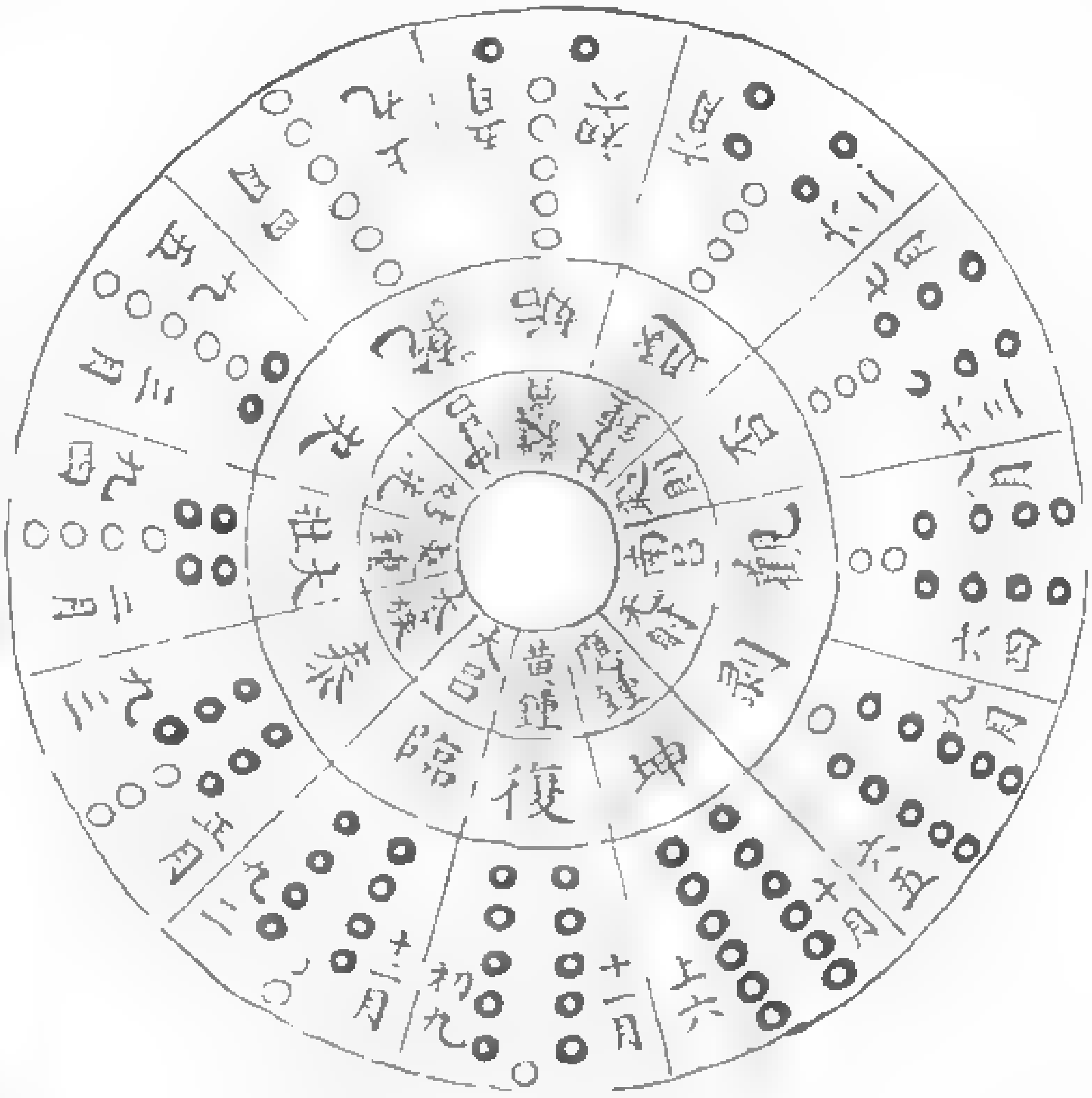
陽律屬乾　陰呂屬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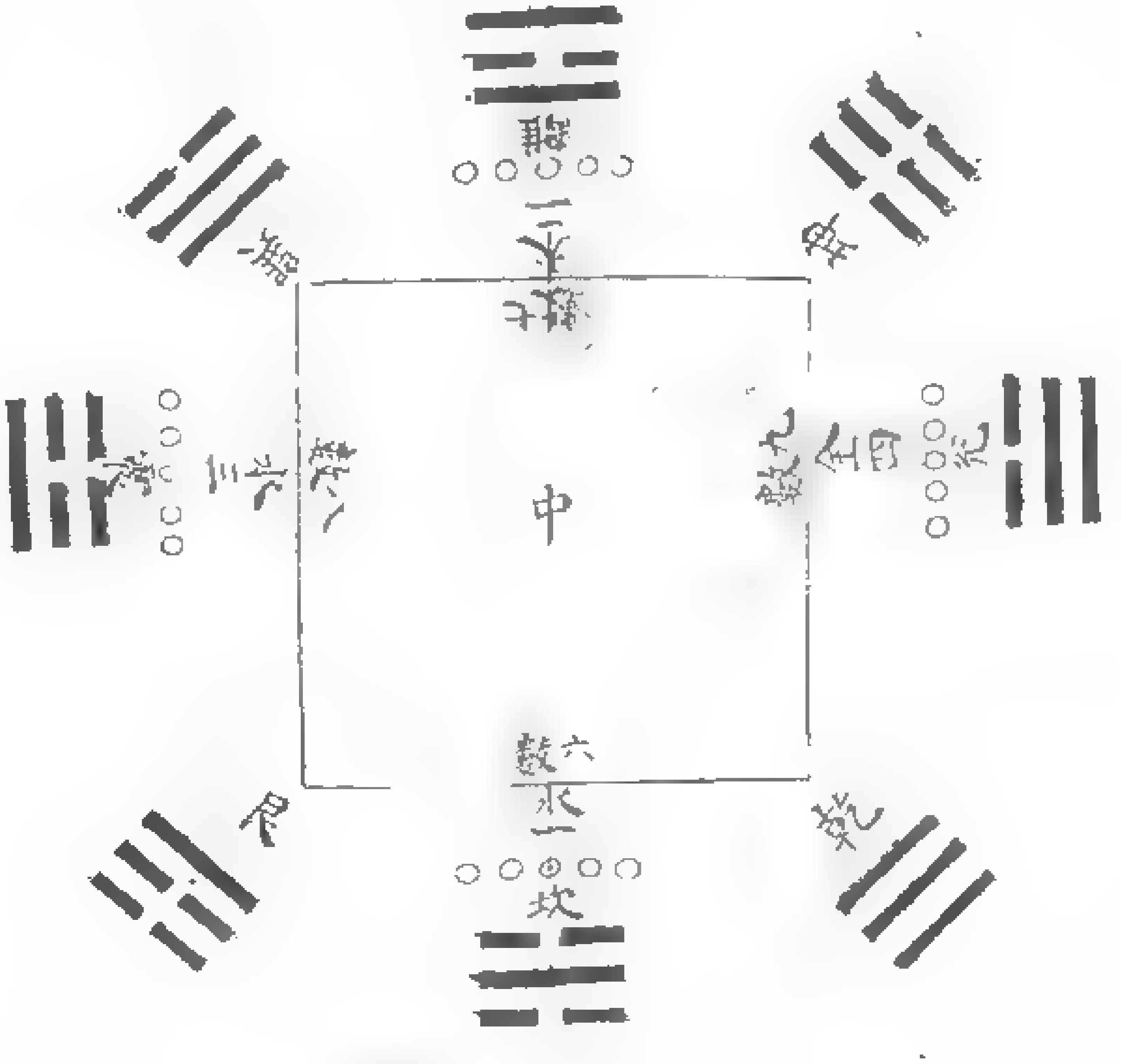
鄭氏註周禮云其律呂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仲呂之上六故仲呂復生黃鍾而循環焉

卦分律呂圖

楊氏云十一月復一陽生黄鍾氣至四月之陽爲乾故闢戶謂之乾五月姤一陰生蕤賓氣應至十月六陰爲坤故闔戶謂之坤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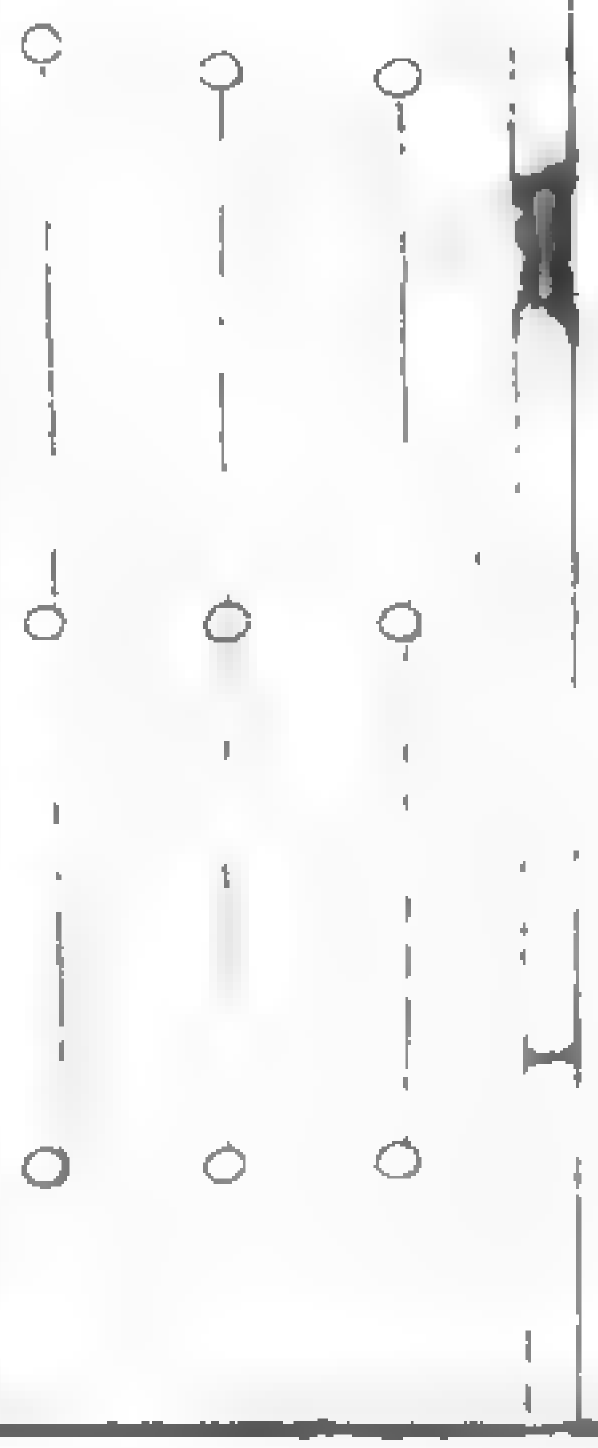


四象八卦圖



范氏諤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則水火木金以數言之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九六七八惟土無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則是爲辰戌丑未之成數也水數六故以三畫成坎餘三畫布於亥上爲乾金數九除三畫成兌餘六畫布於未上爲坤火數七除三畫成離餘四畫布於巳上爲巽木數八除三畫成震餘五畫布於寅上爲艮此四象生八卦也

用九用六圖



鄭氏厚曰一三五七九皆陽數而陽爻獨用九二四六八十皆陰數而陰數獨用六何也九陽數之窮窮則能變陽主變故乾用九六乃陰數之中中則守常陰主常故坤惟用六又一三五爲九天之主數二四爲六地之生數生生之謂易故乾坤用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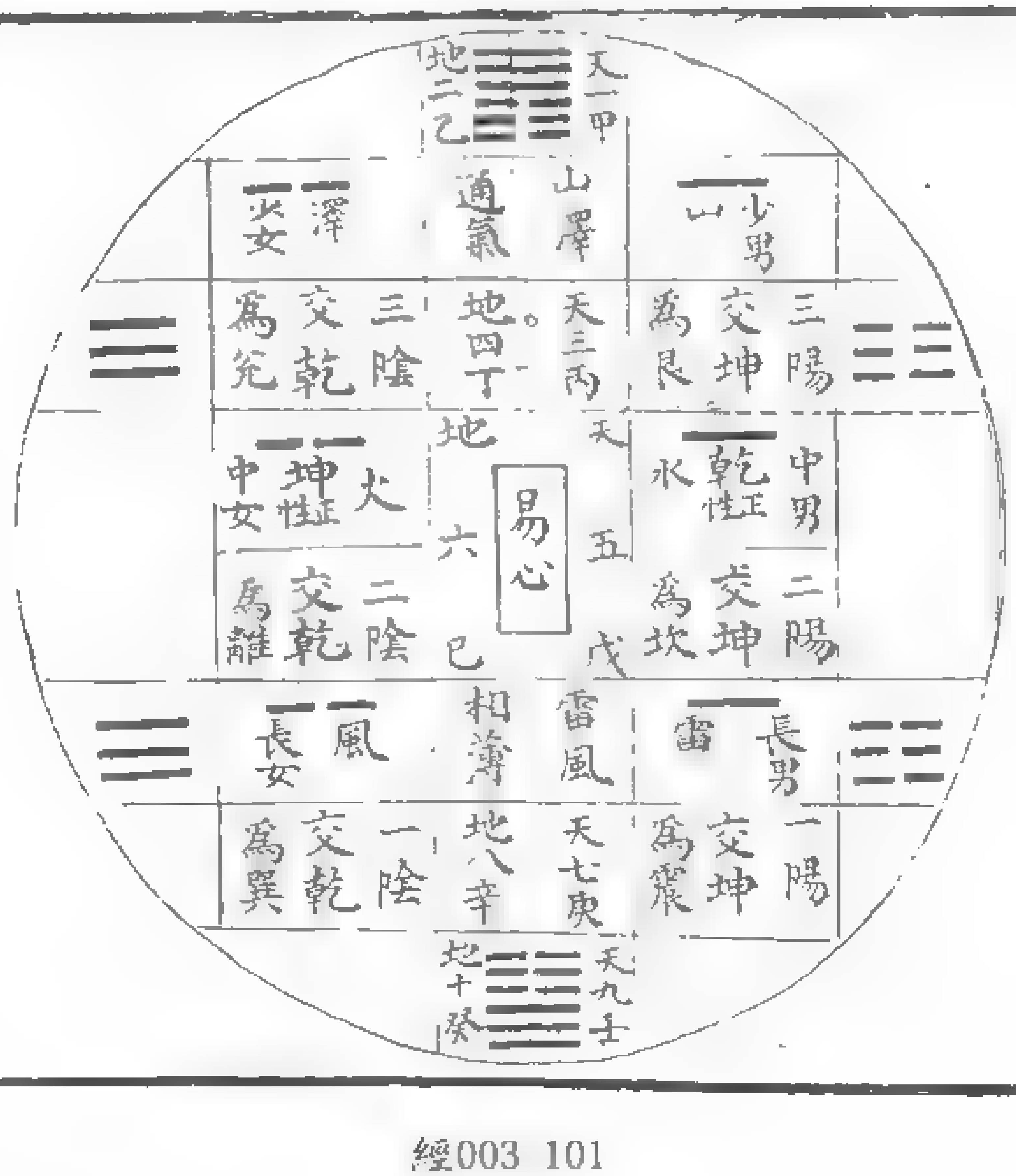
乾坤大父母圖

乾一變姤二變遯三變否至五變爲剝而止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坤一變復二變臨三變泰至五變爲夬而止夬必有遇故受之以姤

復姤小父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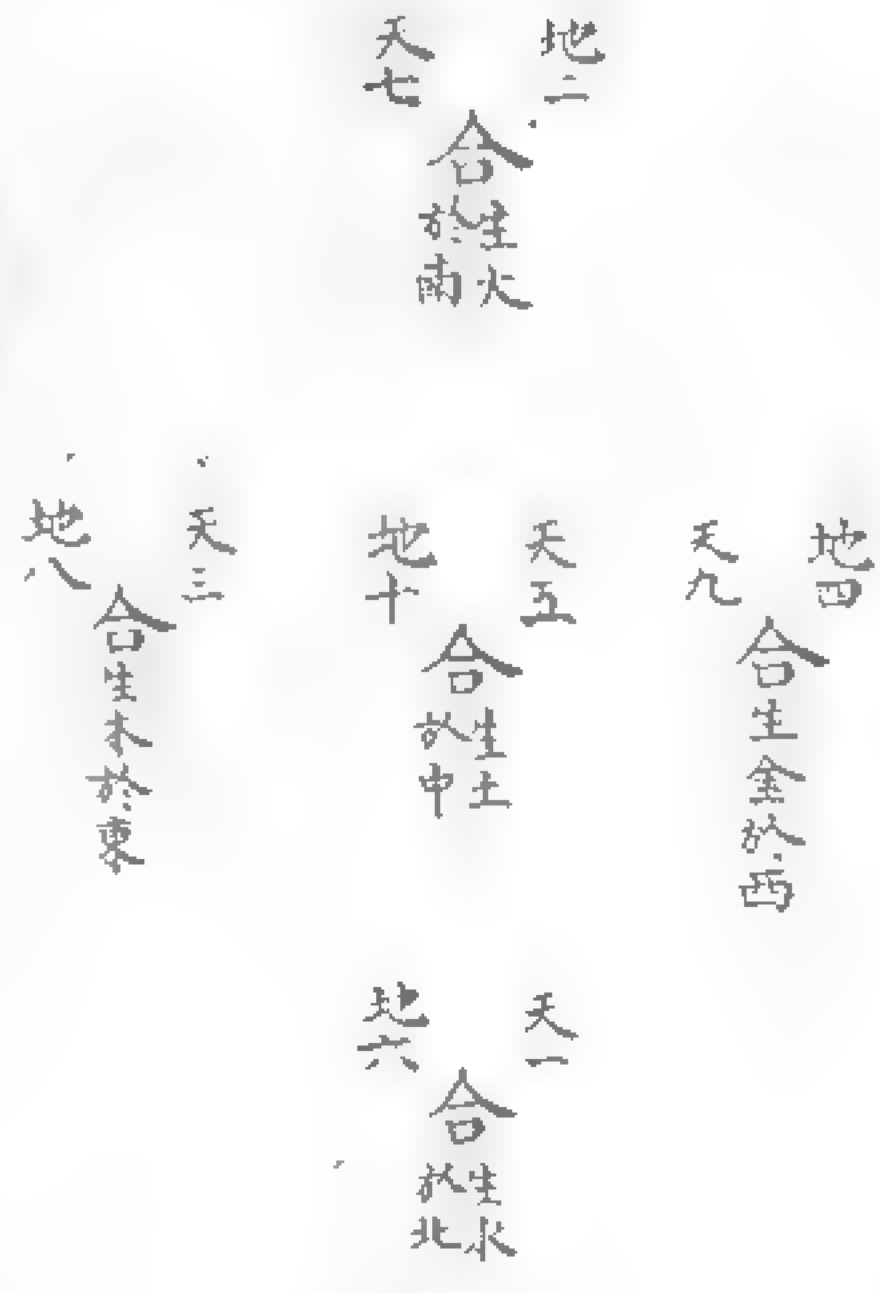
一陽來復變臨爲二陽變至泰爲四陽變至大壯爲八陽變至夬爲十四陽終其變於歸妹成十六陽一陰始姤變遯爲二陰變至否爲四陰變至觀爲八陰變至剝爲十四陰終其變於隨成十六陰

三變大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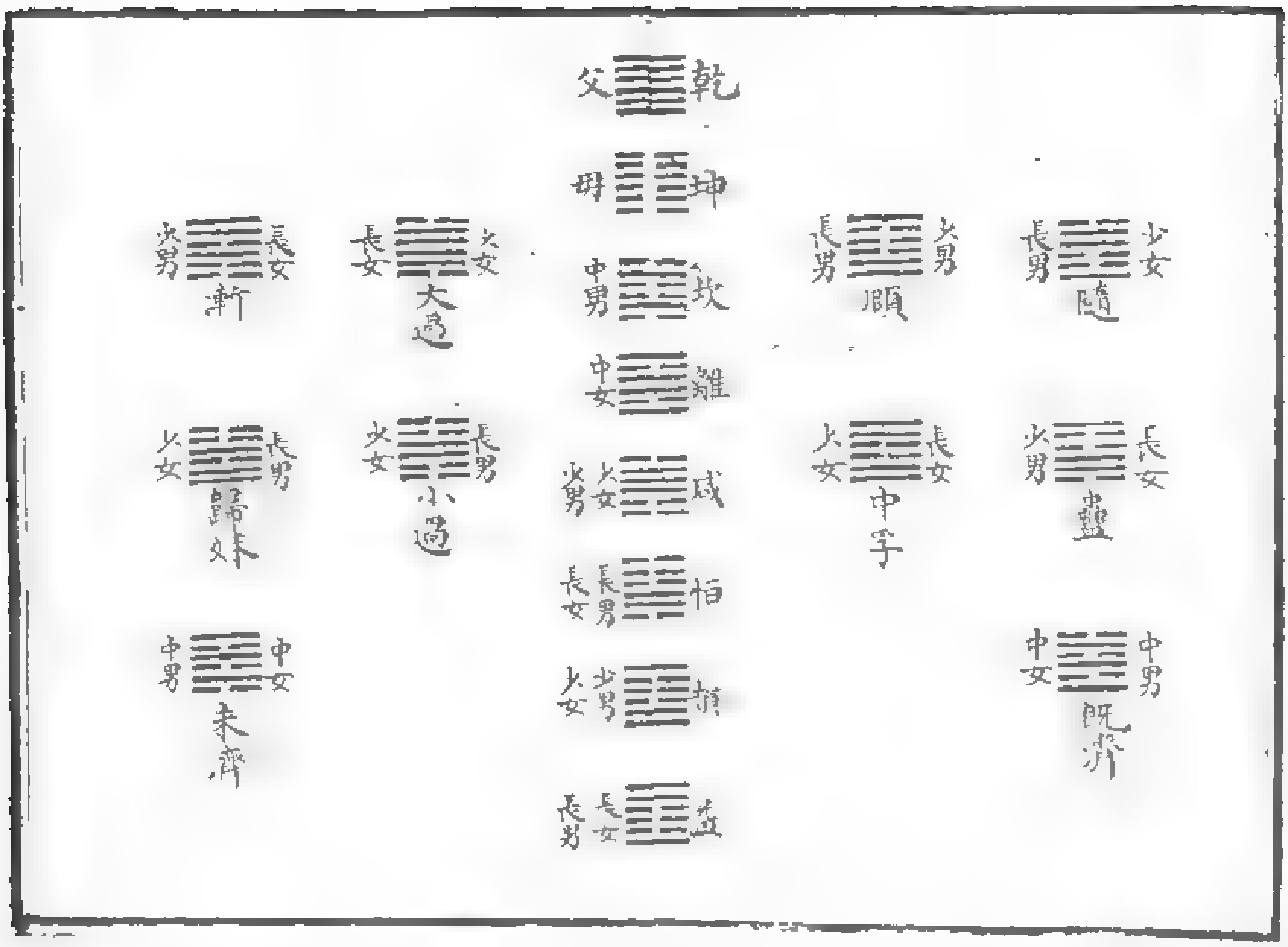
八卦司化圖

五位相得各有合圖



蘇氏曰一三五七九陽之奇也二四六八十陰之耦也五位以陰陽相得而各有所合以陽生者成以陰以陰生者成以陽是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十有八變成卦圖



男女合者上下經惟十二位正位乾坤坎離咸恒損益八卦分爲十八位乾坤變頤大過頤大過變坎離坎離變中孚小過中孚小過變咸恒成人倫也

十三卦取象圖

䷝ 離 重離而有巽體巽爲繩離爲目網之目謂之書故有網罟之象所以爲佃魚之用

䷩ 益 巽木動於前爲耒之象震木動於後爲耜之象見於耒耜之用

䷔ 噬嗑 離爲日中離本坤爲坤衆爲市震在下剛柔始交所以取交易之象

䷀ 乾 乾天在上故爲衣

䷁ 坤 坤地在下故爲裳此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象乾坤之無爲也

渙 巽爲木坎爲水木在水上舟楫之象所以濟不通也

隨 兌本坤體而爲牛震爲作足馬服牛乘馬有引重致遠之利

豫 闔戶謂之坤震以動之有擊柝之象所以待暴客也

小過 震動於上艮止於下是杵臼之象所以濟萬民之用

睽 離爲絲兌爲巽木之反有弓象兌金剡木之直而爲矢所以威天下也

大壯 震木爲棟乾天爲宇所以爲大壯之象

大過 巽木在澤之下而四陽居中是爲棺槨之象

夬 兌本坤體坤爲文而乾剛決之所以爲書契之象

叢說云古人制器取法皆有內外重象其用亦然網罟耒耜市貨衣裳舟楫牛馬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書契兩象也畋漁耒耨交易垂衣裳濟不通引重致遠待暴客濟萬民威天下待風雨治百官察萬民封木喪期亦兩象也

陳氏三陳九卦圖

一

履德之基　謙德之柄　復德之本

恒德之固　損德之脩　益德之裕

困德之辯　井德之地　巽德之制

二

履和而至　謙尊而光　復小而辨於物

恒雜而不厭　損先難而後易　益長裕而不設

困窮而通　井居其所而遷　巽稱而隱

三

履以和行　謙以制禮　復以自知

恒以一德　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　井以辨義　巽以行權

希夷曰龍圖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三陳九德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故履德之基明用十謙德之柄用用十五亦五明生於謙明復德之本明用二十四也故三卦屬上經明乾之用統於坤六卦屬下經明坤之用兼於乾也斯則天三三地二二之義耳

序卦圖

乾　訟

坤　比（師）

蒙（屯）　履（小畜）

否（泰）　蠱（隨）　復（剝）　大過

大有（同人）　觀（臨）　大畜（无妄）　坎

豫（謙）　賁（噬嗑）　頤　離

反對不變八卦

一陽五陰反對六卦

二陰四陽反對十二卦

乾孚　坤過　坎頤　離過

復剝師　比豫謙

遯大壯訟需无妄大畜

睽家人兌巽鼎革

恒（咸）　睽（家人）　姤（夬）　鼎（革）

大壯（遯）　解（蹇）　升（萃）　艮（震）

明夷（晉）　益（損）　井（困）　歸妹（漸）

旅（豐）　中孚

兌（巽）　小過

節（渙）　未濟（既濟）

一陰五陽反對六卦

二陽四陰反對十二卦

三陰三陽反對二十卦

姤夬同人

大有履小畜

蒙屯艮震蹇解

升萃明夷晉臨觀

否泰井困蠱隨賁噬嗑損益

未濟既濟節渙歸妹漸豐旅恒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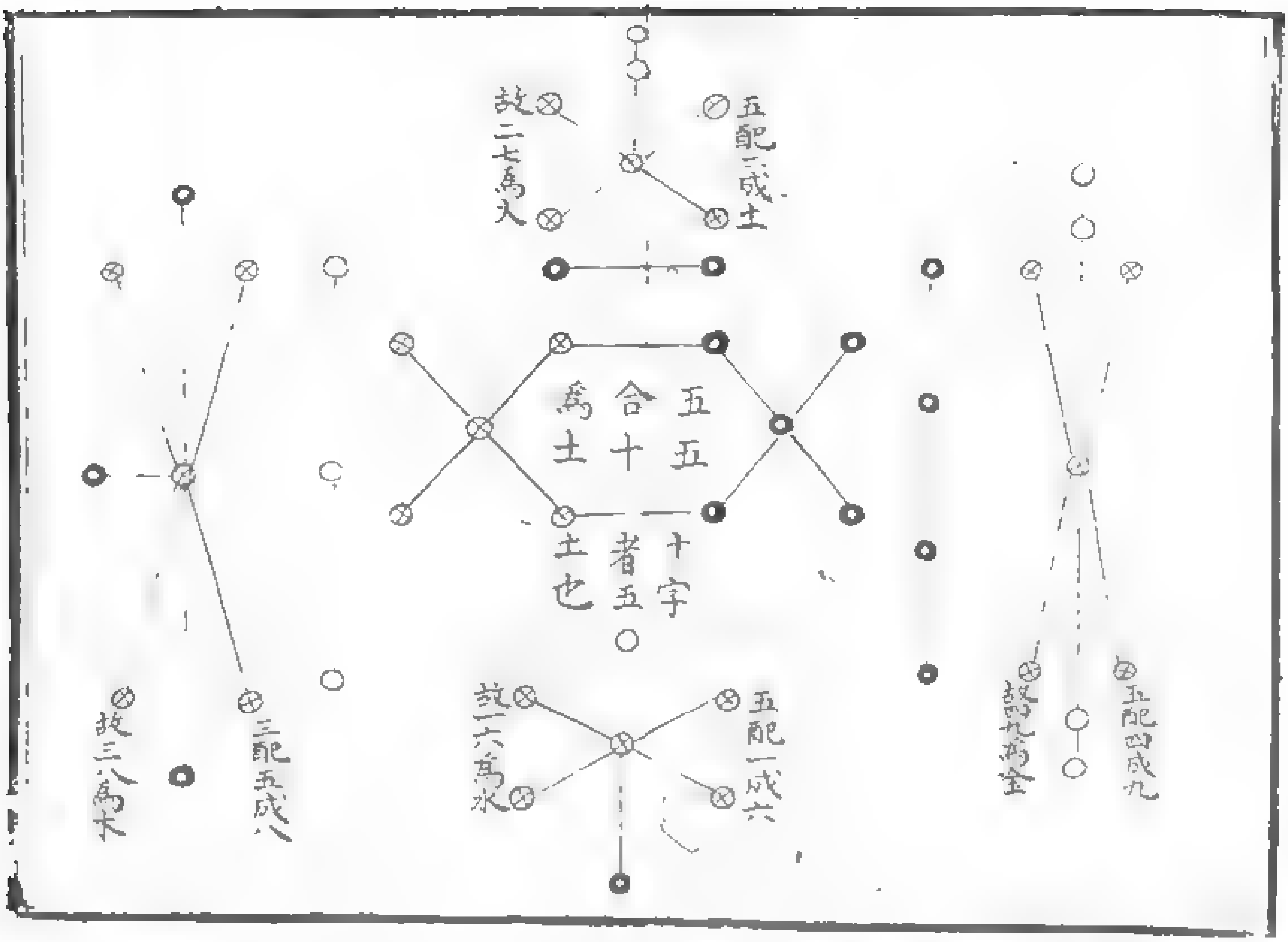
黃上曰文王作易以乾坤坎離爲上篇之用以艮兌震巽爲下篇之用上篇終於坎離下篇終於既濟未濟頤大過小過中孚爲二篇之正乾坤者易之本坎離者乾坤之用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小過肖坤頤肖離大過肖坎既濟坎離之交未濟坎離之合坎離所以爲乾坤用者得天地之中也斯聖人酬酢不倚千變萬化不離乎其中與康節先生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至夫子序卦然後明生生不窮而天地之蘊盡矣故上經天地萬物具而人道備下經人道備而天地萬物備豈倚一偏哉韓康伯讀序卦而不察也

雜卦

乾 坤 比 師
臨 觀 屯 蒙
震 艮 損 益
大畜 無妄 萃 升
謙 豫 噬嗑 賁
兌 巽 隨 蠱
剝 復 晉 明夷
井 困 咸 恒
渙 節 解 蹇
睽 家人 否 泰
大壯 遯 大有 同人
革 鼎 小過 中孚
豐 旅 離 坎
小畜 履 需 訟
大過 姤 漸 頤
既濟 歸妹 未濟 夬

黃上曰雜卦專以剛柔升降反復取義揉雜衆卦以暢無窮之用而百世之後有聖人作不外是也邵康節曰乾坤三變坎離不動謂此若夫自大過顚也而下篇用坎亂當曰順養正也大過顚也遘遇也遘當作始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爲文

大衍數



韓康伯曰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九總而爲一散而爲四十九即太極在其中矣劉氏曰動靜一源顯微无間知四十九爲一之用即知一爲四十九之體或以干支辰宿八卦陰陽未合五十之數恐非

揲蓍法

一揲 一揲 三揲

第一掛於小指間不五則九第二掛於中指間第三掛於食指間皆不四則八

五四四 老陽

東坡先生曰三揲皆少乾之象也三少之數凡十有三以四十九策中除一十三策餘三十六即四九之數也是爲老陽

九八八 老陰

三揲皆多坤之象也三多之數凡二十有五以四十九策中除二十五餘二十四即四六之數也是爲老陰

五八八 少陽

三揲一少而二多震之象也

九四八 少陽

三揲一多一少而復一多坎之象也

九八四 少陽

三揲二多而一少艮之象也凡兩多一少其數皆二十有一以四十九策中

九四四 少陰

五八四 少陰

五四八 少陰

除二十一餘二十八即四七之數也所以皆為少陽

三揲一多而兩少巽之象也三揲一少一多而復二少離之象也三揲兩少而一多兌之象也凡二少一多其數皆一十有七以四十九策中除十七餘三十二即四八之數也所以皆為少陰也

邵氏皇極經世之圖

日甲 元一　月子 會一　星 運一　三十辰 世 三百六十

月丑星 二　六十辰　七百二十

月寅星 三　九十辰　一千四百四十　開物 星之己七十六

月卯星 四　一百二十辰　二千八百八十

月辰星 五　一百五十辰　五千七百六十

月巳星 六　一百八十辰　一萬一千五百二十　唐始星之癸一百八十 堯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夏商周秦兩漢三國二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于宋

月午星 七　二百一十辰　二萬三千四十

月未星 八　二百四十辰　四萬六千八十

月申星 九　二百七十辰　九萬二千一百六十

月酉星 十　三百辰　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

月戌星 十一　三百三十辰　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四十　閉物 星之戊三百一十五

月亥星 十二　三百六十辰　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

一聲　多可个舌　開宰愛○　禾火化八　回每退○

二聲　良兩向○　丁井亘○　光廣況○　兄永瑩○

三聲　千典旦○　臣引艮○　元犬半○　君允巽○

四聲　刀早孝岳　牛斗奏六　毛寶報霍　○○○玉

五聲　妻子四日　○○○德　衰○帥骨　龜水貴北

六聲　宮孔眾○　魚鼠去○　龍甬用○　烏虎兔○

七聲　心審禁○　男坎欠○　○○○十　○○○妾

八聲　●●●●　●●●●　●●●●　●●●●

九聲　●●●●　●●●●　●●●●　●●●●

十聲　●●●●　●●●●　●●●●　●●●●

右正聲

一音　古甲九癸　坤巧丘棄　□□近揆　□□乾虯

二音　黑花香血　五瓦仰□　黃華雄賢　吾牙月堯

三音　安亞乙一　母馬美米　□爻王寅　目皃眉民

四音　夫法□飛　武晚□尾　父凡□吠　文萬□未

五音　卜百丙必　普朴品匹　步白備鼻　旁排平瓶

六音　東丹天■　土貪大■　兌大弟■　同覃田■

七音　乃妳女■　老冷呂■　內南年■　鹿犖離■

八音　走哉足■　草采七■　自在匠■　曹才全■

九音　思三星■　□□□■　寺□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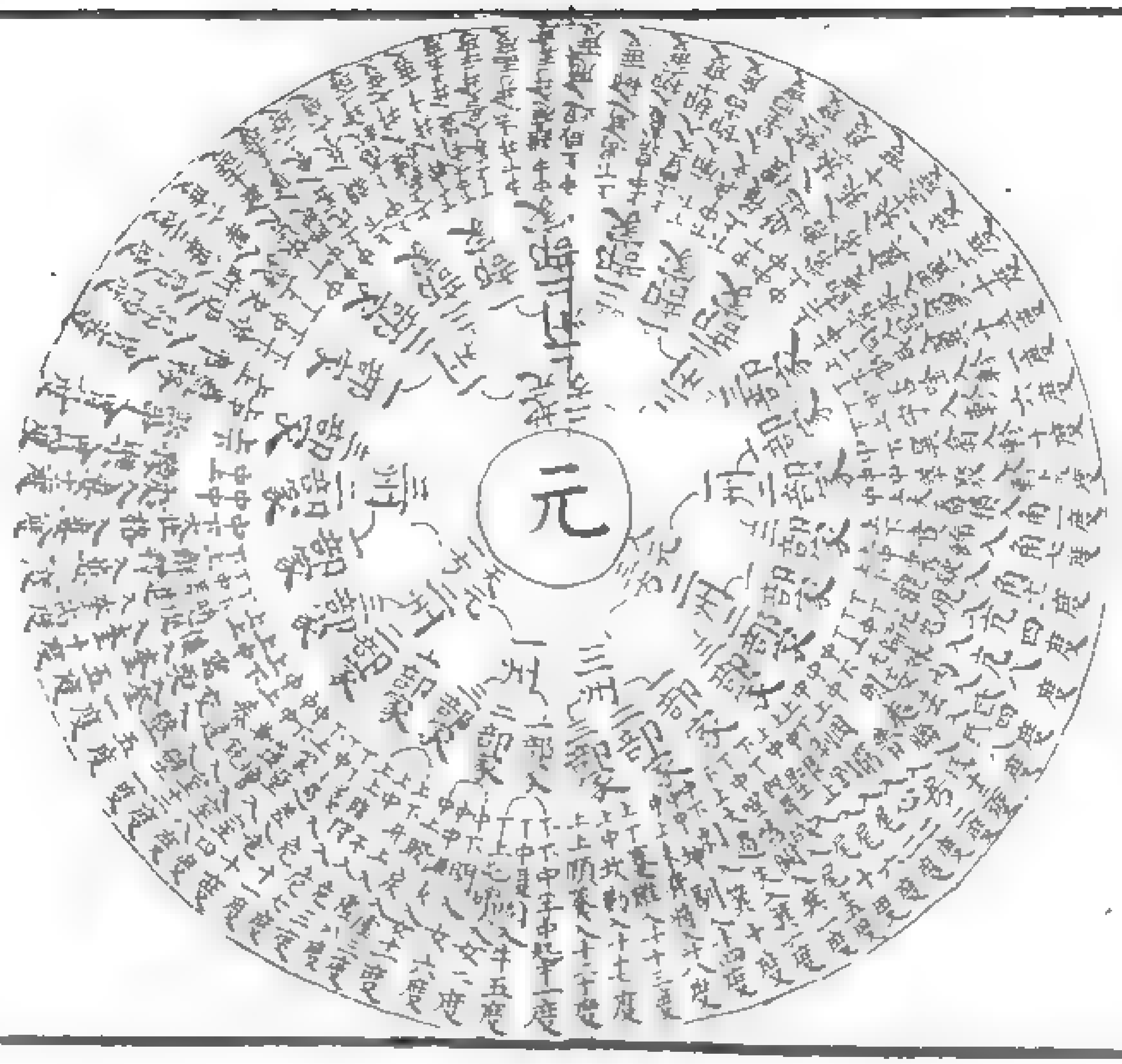
十音　■山手■　■□耳■　■土石■　■□二■

十一音　■莊震■　■人赤■　■乍□■　■崇辰■

十二音　■卓中■　■屮丑■　■宅直■　■茶呈■

右正音

太玄準易圖



關子明擬玄洞極經圖

育乘其一爲煥　生乘其一爲萌　生乘其一爲抑

☰ 生之象

育乘其二爲贇　生乘其二爲華　生乘其二爲用

育乘其三爲興　生乘其三爲安　生乘其三爲作

資乘其一爲煩　資乘其一爲悖　生乘其一爲寘

☰☰ 育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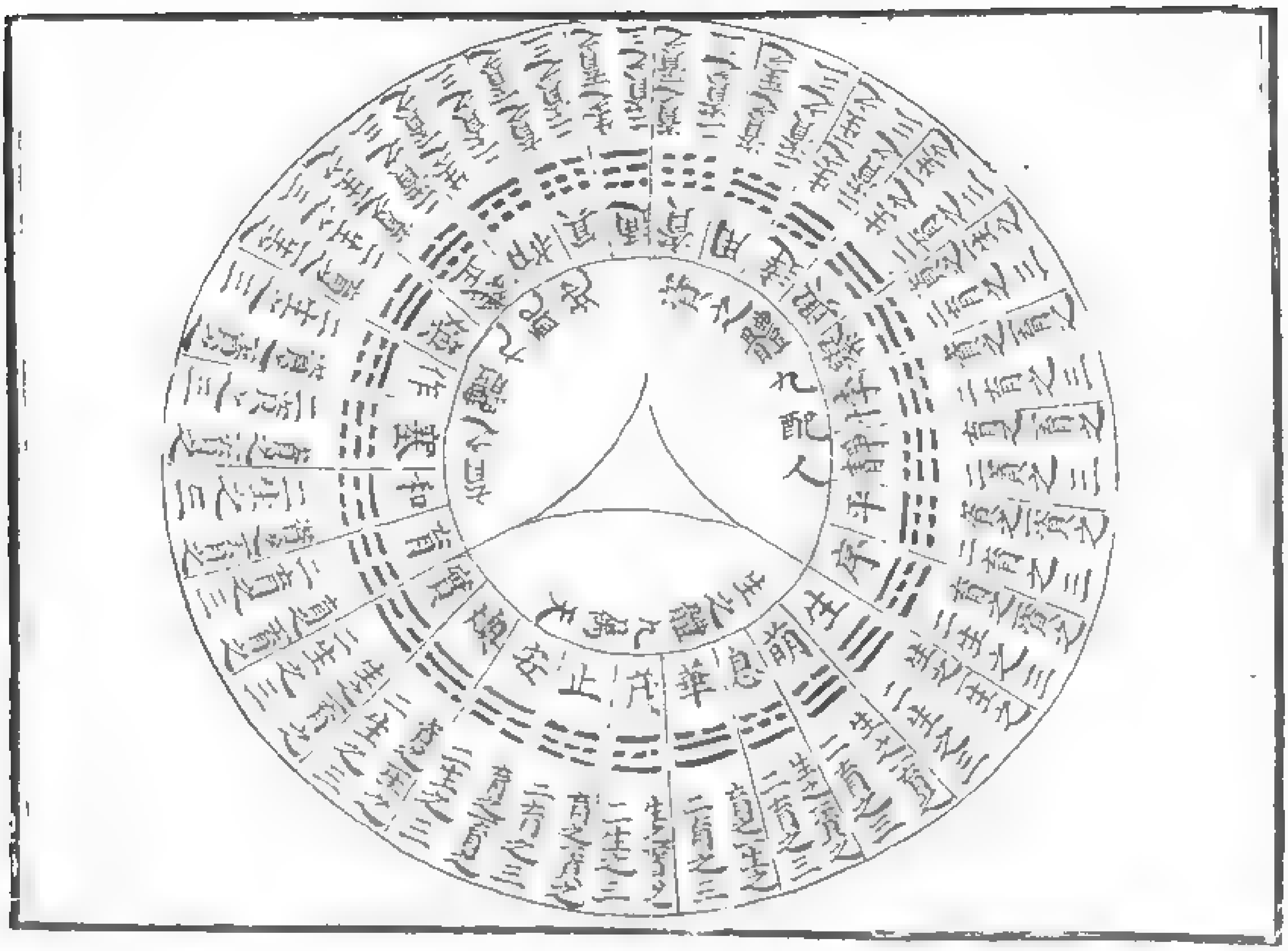
資乘其一爲茂　資乘其二爲止　育乘其二爲塞

資乘其二爲違　資乘其三爲靜　育乘其二爲平

☰☰☰ 資之象

育一資二爲序　生一育二爲息　生一育二爲通

育二資一爲和　生二資一爲聚　生二育一爲幾正



天地闢萬物生生必萌而後息息而華華則茂物不終茂故能以止止然後安安則得其塽塽則實實可資矣資必有所用用然後達達則能與與則能繫繫則悖悖莫若靜靜則可育矣育然後和和平平則有序序則物不終和和久則塞塞決塞必有作作則幾乎正矣至正必有抑抑則冥物不終冥故以通而終焉

皇極經世全數圖上

元之元日之日乾之乾一

元之會日之月乾之兌十二

元之運日之星乾之離三百六十

元之世日之辰乾之震四千三百二十

元之歲日之石乾之巽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元之月日之土乾之坎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元之日日之火乾之艮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元之星日之水乾之坤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會之元月之日兌之乾一十二

會之會月之月兌之兌一百四十四

會之運月之星兌之離四千三百二十

會之世月之辰兌之震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會之歲月之石兌之巽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會之月月之土兌之坎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會之日月之火兌之艮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會之辰月之水兌之坤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運之元星之日離之乾三百六十

三二 運之會星之月離之兌四千三百二十
三三 運之運星之星離之離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三四 運之世星之辰離之震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三五 運之歲星之石離之巽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三六 運之月星之土離之坎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三七 運之日星之火離之艮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三八 運之辰星之水離之坤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四一 世之元辰之日震之乾四千三百二十
四二 世之會辰之月震之兌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四三 世之運辰之星震之離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四四 世之世辰之辰震之震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四五 世之歲辰之石震之巽五萬九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四六 世之月辰之土震之坎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四七 世之日辰之火震之艮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四八 世之辰辰之水震之坤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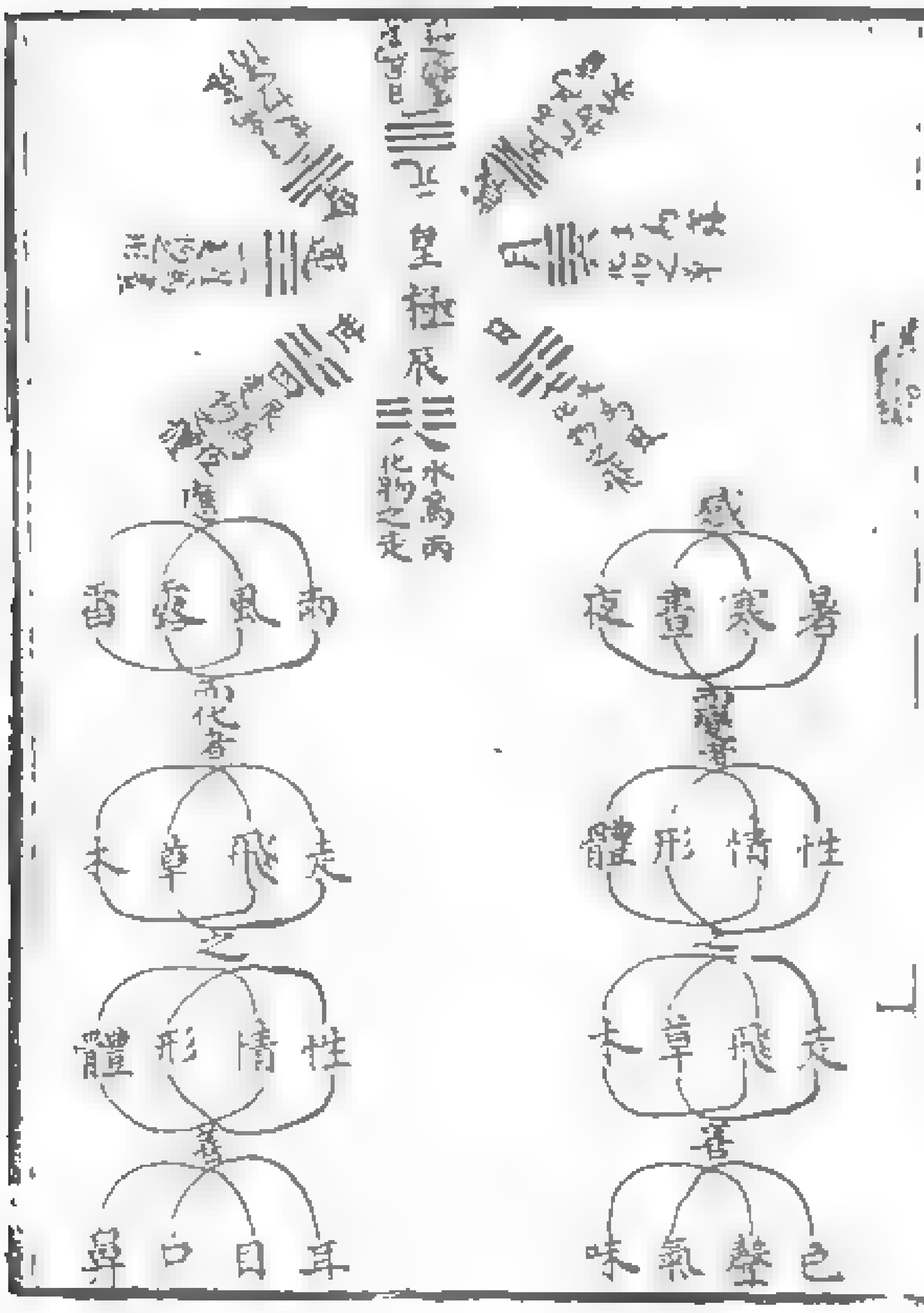
皇極經世全數圖下

五一 歲之元石之日巽之乾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五二 歲之會石之月巽之兌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五二 歲之運石之星巽之離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五四 歲之世石之辰巽之震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五五 歲之歲石之石巽之巽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五六 歲之月石之土巽之坎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五七 歲之日石之火巽之艮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五八 歲之辰石之水巽之坤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六一 月之元土之日坎之乾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六二 月之會土之月坎之兌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六三 月之運土之星坎之離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六四 月之世土之辰坎之震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六五 月之歲土之石坎之巽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六六 月之月土之土坎之坎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六七 月之日土之火坎之艮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六八 月之辰土之水坎之坤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七一 日之元火之日艮之乾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十

七二 日之會火之月艮之兌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
萬二千
七三 日之運火之星艮之離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
百一十六萬
七四 日之世火之辰艮之震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
百九十二萬
七五 月之歲火之石艮之巽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
千七百六十萬
七六 日之月火之土艮之坎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
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七七 日之日火之火艮之艮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七
百八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萬
七八 日之辰火之水艮之坤二千六百一十二萬一
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萬
八一 辰之元水之日坤之乾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
萬二千
八二 辰之會水之月坤之兌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
十六萬四千
八三 辰之運水之星坤之離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
百九十二萬
八四 辰之世水之辰坤之震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
萬四千七百四萬
八五 辰之歲水之石坤之巽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
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八六 辰之月水之土坤之坎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
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八七 辰之日水之火坤之艮二千六百一十二萬一
千三百八十八萬二百二十萬
八八 辰之辰水之水坤之坤三萬一千

皇極經世先天數圖



此圖邵康節先生所述也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八卦之生數也陽一而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爲三十是以乾始爲一而兌爲十二離則十二而三十爲三百六十震則十二而爲四千三百二十自巽之坤皆奇耦之生數也疊之爲六十四卦則以所生之數而相乘之知其總數也如兌之震則爲十五萬五千五百二十之數也周旋六十四卦相生之數皆如是也若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飛走草木分隸於八卦得生生之數則知其所以生得化化之數則知所以化在學者冥心於此思則得之矣

周易圖卷下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朱子圖說一卷
綱領一卷

（明）胡廣等撰

明永樂十三年內府刻本

周易大全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考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命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修五經四書大全。十三年九月告成。成祖親製序、弁之卷首、命禮部刊賜天下。賜胡廣等鈔幣有差、仍賜宴於禮部。同時預纂修者、自廣、榮、幼孜外、尚有翰林編修葉時中等三十九人。此其五經之首也。朱彝尊經義考、謂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為鈔錄、而去其姓名。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峯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云云。天台董氏者、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氏者、董真卿之周易會通。雙湖胡氏者、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峯胡氏者、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釋也。今勘驗舊文、一一符合。彝尊所論、未可謂之苛求。然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篤守朱子、其說頗謹嚴。董真卿則以程朱為主、而博采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為賅備。取材於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為一編、雖不免守匱抱殘、要其宗旨、則尚可謂不失其正。且二百餘年以此取士、一代之令甲在焉。錄存其書、見有明儒者之經學、其初之不敢放軼者由於此、其後之不免固陋者亦由於此。鄭曉今言曰、洪武開科、五經皆主古注疏及宋儒、易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氏、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後乃盡棄注疏、不知始於何時。或曰始於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終不可廢也。是當明盛時、識者已憂其弊矣。觀於是編、未始非千古得失之林也。

周易傳義大全總目

凡例
程子易傳序　易序　上下篇義
朱子易本義圖　五贊　筮儀
程朱易說綱領
卷之一
乾
卷之二
坤　屯
卷之三
蒙　需　訟
卷之四
師　比　小畜
卷之五
履　泰　否
卷之六
同人　大有　謙
卷之七
豫　隨　蠱
卷之八
臨　觀　噬嗑
卷之九
賁　剝　復
卷之十
无妄　大畜　頤
卷之十一
大過　坎　離
卷之十二
咸　恒　遯
卷之十三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卷之十四
睽　蹇　解
卷之十五
損　益　夬
卷之十六
姤　萃　升
卷之十七
困　井　革
卷之十八

鼎 震 艮
卷之十九
漸 歸妹 豐 旅
卷之二十
巽 兌 渙 節
卷之二十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之二十二
繫辭上傳
卷之二十三
繫辭下傳
卷之二十四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傳義大全凡例

一。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爲卷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初無傳字漢費直初以彖象釋經附於其後今乾卦起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加一傳字附於卦後坤以下放此係費直舊本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今乾卦文言曰以後至坤以下諸卦係鄭王所定本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爲今易程子所爲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此也東萊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易朱子本義從之上經一下經二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朱子所序古周易即此也按藍田呂大防已嘗訂定與呂本同但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呂蓋偶未及見之爾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天台董氏集程朱說據王弼本分爲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而不能盡行於繫辭諸篇今所刊本已變其例建安張氏又據董本獨刊本義鄱陽董氏傳義會通既不盡從今易又別爲經傳新例大畧如費本直移大象寘於彖傳之前雲峯胡氏本義通釋既變古易且於今易又不免離析先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低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程傳既闕則壹從本義所定章次總釐爲二十四卷云

一。程傳據王弼本只有六十四卦繫辭以後無傳王弼只註六十四卦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門人韓伯註今法天台董氏例以東萊呂氏所集經說補之自上繫第一章至十章皆係全文十一章以後今參用呂氏精義二董附錄撮其要語附之以備一家之言仍只稱程子曰分註書之別於傳也

一。程傳本義刊本間有脫誤字句。今合諸本讎校歸正其傳有兩存同異者則係東萊呂氏舊例云

一。二程文集遺書外書與朱子文集語類有及於易者。今合天台董氏番陽董氏附錄二本。參互考訂取其與傳義相合而有發明者各分注其次朱子嘗折衷程傳得失者則附傳下仍以程子朱子曰別之。其程子二序上下篇義朱子圖說五贊筮儀并二家說經綱領則參取二董附錄及啓蒙諸書別為義例列於篇端自為一卷云

一。諸家之說壹宗程傳本義折衷。並取其辭論之精醇理象之明當者分注二氏之後以羽翼之。而其同異得失先儒雙湖胡氏雲峯胡氏嘗論訂者亦詳揮而附著焉

一。經中文字有當音者今從天台董氏例參考呂氏音訓直附其下。間有傳義音讀異者則明識別之

一。經文圈點句絕傳義間有不同處。今並以本義為正

一。引用先儒姓氏

孔氏安國子國　揚氏雄子雲
劉氏歆子駿　鄭氏玄康成
王氏弼輔嗣　韓氏伯康伯
董氏遇季直　虞氏翻仲翔
關氏朗子明　孔氏穎達仲達
劉氏蛻　陳氏皐
希夷陳氏摶圖南　胡氏旦
安定胡氏瑗翼之　泰山孫氏復明復
徂徠石氏介守道　廬陵歐陽氏脩永叔

錢氏濂
于氏弇
廣陵王氏逢
張子載子厚
東坡蘇氏軾子瞻
嵩山晁氏說之以道
藍田呂氏大臨與叔
上蔡謝氏顯道良佐
壽安張氏繹思叔
張氏汝明舜文

劉氏彝執中
臨川王氏安石介甫
邵子雍堯夫
涑水司馬氏光君實
房氏審權
和靖尹氏焞彥明
廣平游氏酢定夫
龜山楊氏時中立
兼山郭氏忠孝立之
莆田張氏汝弼舜元

括蒼龔氏原深父
李氏元量
路氏純中
白雲郭氏雍子和
閻氏彥升
凌氏唐佐
李氏閎去非
李氏光泰發
合沙鄭氏東卿少梅
劉氏翔

開封耿氏南仲希道
東明劉氏槩仲平
漢上朱氏震子發
鄭氏正夫
東谷鄭氏汝諧舜舉
陸氏東
王氏湘卿
丹陽都氏潔聖與
容齋洪氏邁景盧
鄭氏剛中亨仲

閭丘氏昕逢辰
王氏大寶元龜
沙隨程氏迥可久
隆山李氏舜臣子思
童溪王氏宗傳景孟
雙溪王氏炎晦叔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
西山蔡氏元定季通
盤澗董氏銖叔重
清江張氏洽元德

蘭氏廷瑞惠卿
李氏椿年仲永
莆田鄭氏厚
縉雲馮氏當可時行
誠齋楊氏萬里廷秀
南軒張氏栻敬夫
林氏栗黃中
勉齋黃氏榦直卿
潛室陳氏埴器之
范氏念德伯崇

梅巖袁氏 樞 機仲
介山潘氏 柄 謙之
節齋蔡氏 淵 伯靜
九峯蔡氏 沈 仲默
三山吳氏 績 忠畝
雲莊劉氏 爚 晦伯
覺軒蔡氏 模
西溪李氏 過 季辨
厚齋馮氏 椅 奇之
瀘川毛氏 璞 伯玉
庸齋趙氏 汝騰
趙氏 汝楳
山齋易氏 祓 彥章
融堂錢氏 時 子是
雙峯饒氏 魯 仲元
進齋徐氏 幾 子與
馮氏 去非
姚氏 小彭
黃氏 以翼 宗台
鶴山魏氏 了翁 華父

西山眞氏 德秀 景元
習靜劉氏 彌邵 彝翁
平菴項氏 安世 平甫
柴氏 中行 與之
潘氏 夢旂 天錫
楊氏 文煥 彬夫
隆山陳氏 友文
思齋翁氏 泳 永叔
天台董氏 楷
古爲徐氏 直方 立大
毅齋沈氏 貴珤 誠叔 又名汝礪
建安丘氏 富國 行可
單氏
雷氏
史氏 詠
冷氏
蛟峯方氏 逢辰
吳氏 應酉
疊山謝氏 枋得 君直
魯齋許氏 衡 仲平

玉齋胡氏 方平
新安胡氏 次焱 濟鼎
潛齋胡氏 允
節初齊氏 夢龍 覺翁
程氏 鉅夫
苟軒程氏 龍 舜俞
新安程氏 直方 道大
葵初王氏 希旦 愈明
勿軒熊氏 禾 去非
雙湖胡氏 一桂 庭芳
方塘徐氏 之祥 獻父
中溪張氏 清子 希獻
汪氏 深 所性
雲峯胡氏 炳文 仲虎
息齋余氏 芑舒 德新
臨川吳氏 澄 幼清
盧陵龍氏 仁夫 觀復
番陽董氏 眞卿 季眞

一。今奉

勅纂脩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潜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周易程子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郭忠孝識易傳序曰易即道也文何從道或以爲問

程子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楊迪問有道又有易何如曰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朱子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從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定矣易中无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易變易也從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蓋他把這書便定做人事之書也說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緣所以做這占出來○范氏念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臨川吳氏曰凡陰陽變易道理更在其中无不相離自以是字路易字則不可而易之所以爲易者道也又曰時之爲時矣備於易

程子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夫子傳六十四彖獨於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一卦一時則六十四時不同也一爻一時則三百八十四時不同也始於乾之乾終於未濟之未濟則四千九十六時各有所值引而伸觸類而長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而吾之所以時其時者則一而已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一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程子曰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老莊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得盡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某於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其於易傳後來所改者與幾不知如何故更期以十年之功看如何○張閎中問易傳不傳曰易學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和靖尹氏曰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就讀玩味即可見矣○彥安張氏曰伊川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上蔡謝氏曰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

禮則辭无所不備

尹焞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莫太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朱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无間也又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无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无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原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无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衆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衆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此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汪端明說尤无用處問尹和靖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无間此是箴切要處當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

[illegible]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illegible]

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illegible]

三古聖人之易而爲
四。非可以傳註論也

周易程子傳序

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

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序

上下篇義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則陰長陽剥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先焉坤母也非乾无與爲（一无爲字）

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剥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剥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無坤陰過之卦也

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陽）達陽暢之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

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唯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

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咸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无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鄱陽董氏曰：按易序及上下篇義，或以不載伊川文集爲疑，然世俗相傳已久，玩其辭義，非程夫子不能及此也，讀者詳焉。○建安丘氏曰：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八卦者，上下經成始成終之義也。上經首以乾坤者，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而次恒者，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也。然水火天地之大用也，是以艮兌震巽之卦各一，而坎離衆也。又曰：乾坤者父母之道，坎離者男女之道，有父母而後有男女，此上經始終之義也。咸者少男少女之合，恒者長男長女之合，既濟未濟中男中女之合，男女一配則成夫婦，此下經始終之義也。○雙湖胡氏曰：容觀六十四卦

反對之序，上經自乾至離，共用十八卦，反對爲三十卦；下經自咸至未濟，亦用十八卦，反對爲三十四卦，有十八變而成卦之象。乾數九，二九爲十八；坤數六，三六亦十八。乾奇其[illegible]六，坤偶二六十二，合之則爲三六，亦十八。然上下經豈无以爲之主者乎？蓋嘗思之，天地爲萬物之祖，乾坤爲六十四卦之祖，不易之論也。然以六十四卦分上下經，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卽爲上經之主，而終之以坎離，餘震艮巽兌與坎離之餘卦，皆其遇也。故八卦各體散見於上經者，乾坤最多，各十有二，而震艮各七，巽兌各四，坎八離六而巳。以咸恒爲下經之首，卽爲下經之主，艮兌巽震是也，而終之以既未濟，亦坎離也，餘乾坤坎離皆其易也。故八卦各體散見於下經者，兌巽最多，各有十二，震艮各九，而乾坤各四，坎八離十而已。此上經自坎離外，无一卦无乾坤；下經自既未濟外，亦无一卦无艮兌巽震。上經自乾坤之後，三陰三陽之卦凡六，乃乾坤之三變。否泰，乾坤之三陰三陽交不交也。給泰乾坤之三陰三陽雜居也。噬嗑賁，乾坤之三陰三陽分布也。餘則乾坤兩體各同皆乾。下經自咸恒而後，艮兌巽震相重之卦亦凡六，乃咸恒之三變。損益，咸恒之首變：咸變盡爲損，而艮上兌下；恒變盡爲益，而巽上震下，猶上經之有泰否也。漸歸妹，咸恒之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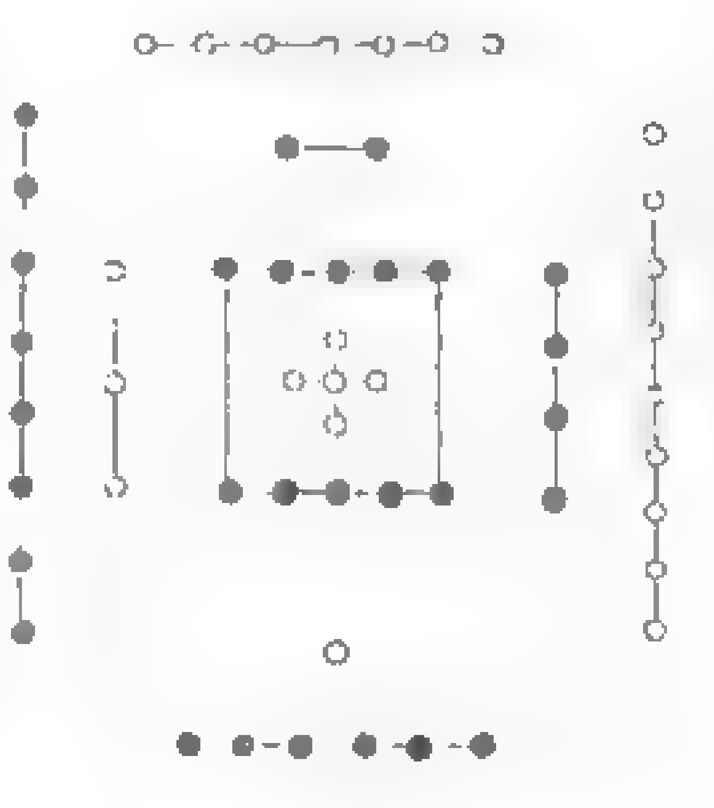
咸恒之下二體艮巽合而爲漸，咸恒之上二體兌震合而爲歸妹，猶上經之有隨蠱也。中孚小過，咸恒之三變：咸恒上下二體交互相重，以咸下體艮遇恒上體震，則爲小過；以咸上體兌遇恒下體巽，則爲中孚，亦猶上經之有噬嗑賁也。餘則艮兌巽震各司諸卦爲然。乾坤三變必一吉而一凶：泰隨賁吉，而否蠱噬嗑凶矣。咸恒三變亦必一吉而一凶：益漸中孚吉，而損歸妹小過凶矣。或曰：乾坤艮兌巽震分主上下經固也，而上經之屯蒙隨蠱噬嗑賁頤大過八卦，乃艮兌巽震之合，无乾坤正體；下經遯壯晉明夷夬姤萃升八卦，乃有乾坤，非盡艮兌巽震之合體。文王序卦，何不徑以十六卦兩相持易文，非特上經自坎離外无一卦无乾坤正體，而下經自既未濟外艮兌巽震兩兩相從正體之外无无潤斷争下然晋可夫无艮兌巽震之正體，只有互體之艮，其不亦可乎？曰：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必爲是者，其意誠不欲使上下經截然爲乾坤，截然爲艮兌巽震，於以見男女有從父母之象，父母有臨男女之象，而又不害其爲上下經。雖不盡有主卦之正體，而亦未嘗无可取之乾坤艮兌巽震也。上經之象有互體坤體盡當當貞顧大畜貞分艮乾坤三陽三陰之體，下經晉明夷亦艮震互體。此猶分陰分陽，陰陽又互爲根，正易之妙蘊，衆人固不

識也。以此求之，庶乎可以窺見文王之心。而其間關節脉理之通，然而識之又存乎其人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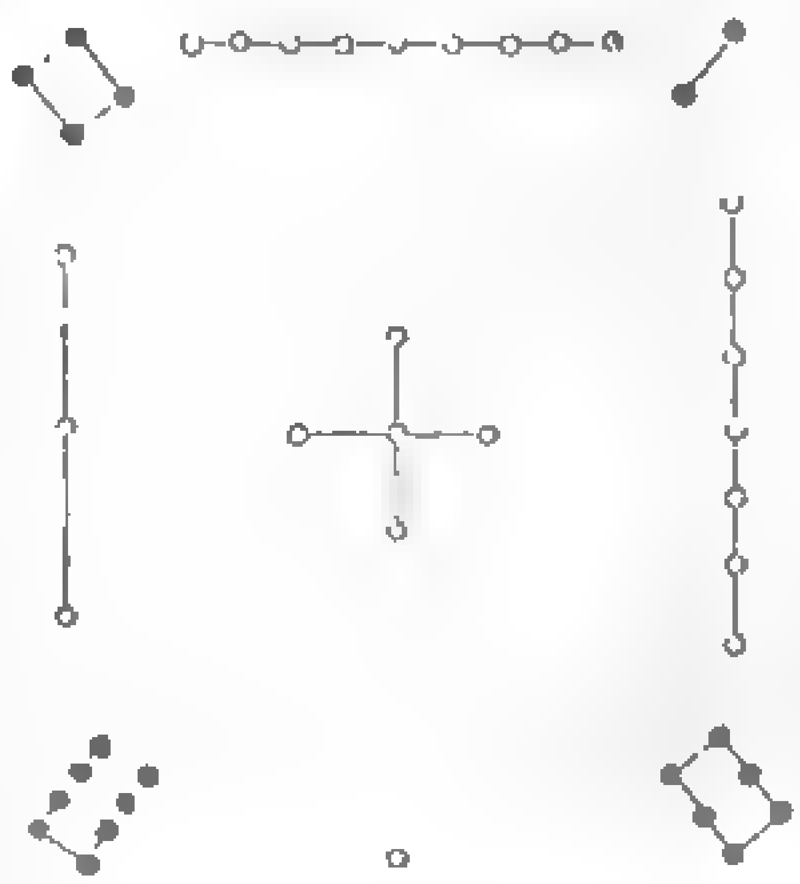
上下篇義

周易朱子圖說

河圖



洛書



右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附錄 孔氏 安國 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玉齋胡氏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爲龍。言馬之特異如此。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臨川吳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圖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圖也。

○劉氏 歆 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爲經。左右爲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而河圖又爲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横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爲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爲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爲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爲卦。此所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關氏 朗 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朱子曰。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問二始二中二終之說。曰。此本唐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爲剛。二偶故爲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爲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亦附會。當時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爲河圖爾。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朱子曰。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玉齋胡氏曰。禹別九州。冀北。揚南。青東。梁西。兗東北。雍西北。徐東南。荊西南。豫中也。孟子。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朱子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无那四角底。其形便圓。又曰。河圖既无四隅。則比之洛書亦爲圓。○九峯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有於造化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无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无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發。其妙矣乎。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无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

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朱子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者蓋是那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在五邊便有那七底數三四皆然○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自對五成十○問河圖自五之外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梢五又撞着箇五便成十 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

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閒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曰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勉齋黄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爾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何也一極爲三以一運之圓而成三故一而三也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如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邪如此則金不

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爲陽而離爲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雲莊劉氏曰水陰也生於天一火陽也生於地二是其方生之始陰陽互根故其運行水居子位極陰之方而陽巳生於子火居午位極陽之方而陰巳生於午若木生於天三專屬陽故其行於春亦爲陽金生於地四專屬陰故其行於秋亦爲陰不可以陰陽互言矣蓋水火未離乎氣陰陽交合之初其氣自有互根之始木則陽之發達金則陰之收斂而有定質矣此其所以與水火不同也○思齋翁氏曰水火金木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何以見之自天一生水一得五便爲水之成地二生火二得五便爲火之成天三生木三得五便爲木之成地四生金四得五便爲金之成皆本於中五之土也又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爲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陽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雙湖胡氏曰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質言則曰水火木金土藏天地生成之方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木春

夏秋冬運行之序也。至於洛書。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朱子曰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數與位合爲十也洛書之位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亦與河圖不異又曰河圖七八連於左九六連於右皆爲十五生數一三五連於左爲九二四連於右爲六九六之合亦爲十五五與十相守於中亦爲十五洛書縱橫數之皆十五互爲七八九六○雙湖胡氏曰書之中視可圖推有五而无十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環而向之木著无十爲合圖書之數意計之爲數者百如犬牙之相制牝牡之相銜其巧妙有如此者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

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玉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偶奇偶既分尊卑之位也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爲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也常變之說朱子推各舉所乘旨爲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无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无體也自河圖四象之合者術之象之列乎四方者各當其所處之位此其體之常也之變了西南者不協夫所生之卦爻爲果之變矣伏羲則其突行以作易卯據圖卦畫之成而究圖陽卦氣之運則知四象分爲八對象之老少不動而陽之老少迭遷此主變也豈抑於常者乎自洛書四象之分者能之參之陽于西南者不當其所爻之位此其用之變象之列于四方者是脩夫所生之對爻爲皆之常矣大爲則其常者以作蓋因武王異倫依敘之門以究天錫爲時之對則知四象分爲九陰陽居四正則配四陽之卦以爲陰之實陰居四陽則配四陰之卦以爲陽之對此生常也豈役於變者乎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

○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

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朱子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玉齋胡氏曰三同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也二異者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二四以生數言雖屬陽然以偶數言則爲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雖屬陽然以成數言則可謂之陰矣故亦可易其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不曰生數雖陰固亦成之陽者蓋以主陰可易而言也○雲峯胡氏曰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數陽也而一三五之位不易七九之位易者亦以天地之間陽動主變故也然陽於北東則不易於西南則互遷者蓋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又必進於極而後變也○雙湖胡氏曰圖書之數三同二異其居中者不可易矣獨西南二方之數相易者則金乘火位火入金鄉有相克制之義焉此造化所以必易二方之數者正以成其相克之象也自二方既易之後圖則左旋相生書則右轉相克造化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克不生則或幾乎息不克亦无以爲之成就也

曰中央之五固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柰何曰以數言之則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盤澗董氏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

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見其迭陰迭陽之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无以異也○覺軒蔡氏曰河圖位與數常相從然五居中一得五而為六二得五而為七三得五而為八四得五而為九各居其方雖相錯而未嘗不相對也洛書位與數常相對然五數居中一得五而為後右之六二得五而為右之七三得五而為後左之八四得五而為前之九縱横交綜雖相對而未嘗不相錯也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无偏爾玉齋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於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思齋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周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逆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无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有時而窮謂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

○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朱子曰老陽之位一老陰之位四今河圖以老陽之九居于四之外而老陰之六却居于一之外是老陰老陽互藏其宅也少陰之位二少陽之位三而河圖以少陰之八居于三之外少陽之七却居于二之外是少陰少陽互藏其宅也又曰一六共宗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四九為友四為老陰之位九為老陽之數此固二老之合然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亦二老互藏其宅也二七為朋二為少陰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此則二少之合然亦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亦二少三八同道三為少陽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此則二少之合然亦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亦二少互藏其宅也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无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无窮之所以為妙也○玉齋胡氏曰各

書雖縱横有十五之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爲消長一得五爲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爲消長四得五爲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爲消長三得五爲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爲消長二得五爲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爲消長數之進者爲長退者爲消長者退則又消消者進則又長六進爲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爲六則九反消而六又長矣七進爲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爲七則八反消而七又長矣虛五分十者虛其中五之外則縱横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焉

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偶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朱子曰以四象論之太陽之位居一而數則九乾得其數而兌得其位故乾爲九而兌爲一少陰之位居二而數則八離得其數而震得其位故離爲八而震爲二少陽之位居三而數則七坎得其數而巽得其位故坎爲七而巽爲三太陰之位居四而數則六坤得其數而艮得其位故坤爲六而艮爲四今析六七八九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而在四正之位依一二三四之次以爲震兌巽艮而補四隅之空也

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玉齋胡氏曰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啓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於火木土金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横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先得乎圖而初无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横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玉齋胡氏曰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點含天一之象上一點含地二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中一點含天五之象所謂五自含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爲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積之則又合五與十而爲十互通在外四十而爲河圖之五十五也

○西山蔡氏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爲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

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唯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旣與先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无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无復它理故也潛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不相似也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圖猶洛書也異位者有比偶之義是洛書亦猶河圖也○節齋蔡氏曰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爲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生也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爲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乾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以靜而後成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无不若合符契也朱子曰凡易數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以六十爲紀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玉齋胡氏曰五運者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是也六氣子午少陰君火寅申少陽相火丑未太陰濕土辰戌太陽寒水巳亥厥陰風木各司天爲主氣是也參同契修鍊之書漢魏伯陽作太一日家有太一統紀之書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朱子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近讀大戴禮明堂篇言其制度有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註云法龜文也得此一證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又曰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无柰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无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

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玉齋胡氏曰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為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為表裏之妙也○雙湖胡氏曰河圖洛書皆木數居東方伏羲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兩三八木數大備而後六十四卦大成一六水二七火四九金五十土皆在包羅中矣此春所以貫四時仁所以包四端元所以統四德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曰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幷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為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具於前段矣所以為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

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都不曾有人見得閒老陽少陰少陽老陰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鄭啓蒙陽進陰退之說也是如此曰他進退亦是如此不是人去強教他進退但是以十言之則如前說大故分曉若以十五言之則九便對六七便對八曉得時這物事也好則劇○問看河圖上此數控定了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无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伏羲八卦次序之圖

<table>
<tr><td>八</td><td>七</td><td>六</td><td>五</td><td>四</td><td>三</td><td>二</td><td>一</td><td></td></tr>
<tr><td>坤</td><td>艮</td><td>坎</td><td>巽</td><td>震</td><td>離</td><td>兌</td><td>乾</td><td>八卦</td></tr>
<tr><td colspan="2">太陰</td><td colspan="2">少陽</td><td colspan="2">少陰</td><td colspan="2">太陽</td><td>四象</td></tr>
<tr><td colspan="4">陰</td><td colspan="4">陽</td><td>兩儀</td></tr>
<tr><td colspan="8">太極</td><td></td></tr>
</table>

右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黑白之位本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圖】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之目在河圖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四而得於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方兌震巽艮分居四隅也 盤澗董氏曰自兩儀生四象則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盖二老不動者陽儀還生陽之象陰儀還生陰之象二少則交者陽儀乃生陰之象陰儀乃生陽之象也乾坤震巽不動者陽象還生陽爻陰象還生陰爻兌離艮坎則爻者陽象乃生陰爻陰象乃生陽爻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卻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混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偶上加一偶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或說一爲儀二爲象三爲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无不可推矣 朱子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太衍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无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生一而後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西山眞氏曰朱子此言可謂有功於學者大抵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所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致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耶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猶非周子啓其祕而朱子又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

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右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附錄】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朱子曰此條是說圓圖震與坤接是震始交陰而一陽生也巽與乾接是巽始消陽而一陰生也○進齋徐氏曰一氣循環自復至乾為陽生物之始也故震兌陰上而陽下為交泰之義蓋主動而言太極之用所以行自姤至坤為陰成物之終也故巽艮陽上而陰下為尊卑之位蓋主靜而言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思齋翁氏曰卯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之闔物雖點於寅至卯而門謂闔闢物離始於歲至再而則已閏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由乎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

又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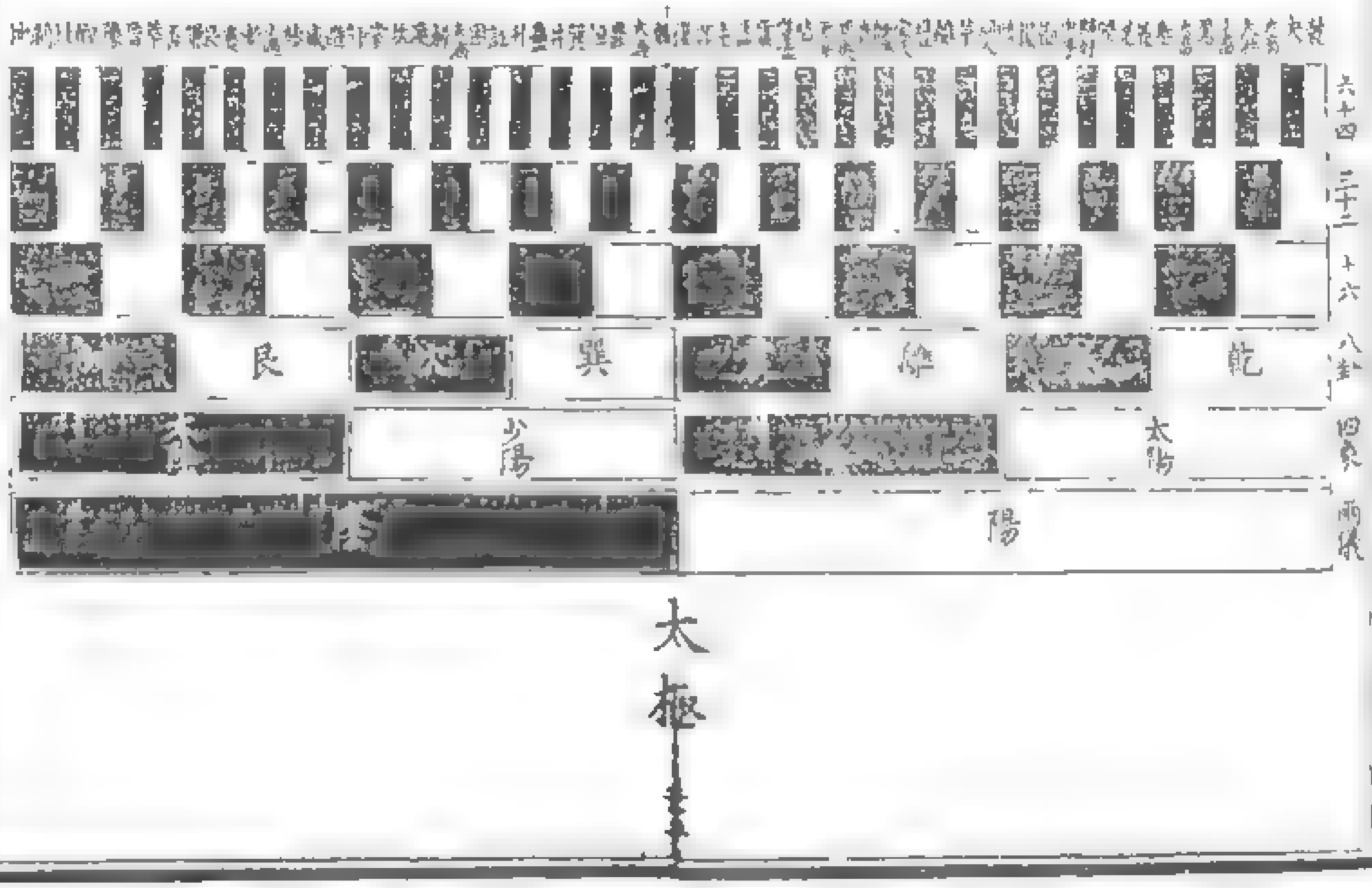
朱子曰以橫圖說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為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玉齋胡氏曰邵子據經文解繹則先圓圖而後及橫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著誠以橫圖可以見卦畫之序圓圖可以見卦氣之行所謂圓圖者其實即橫圖規而圓之耳又曰晉因邵子冬至子半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

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為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為冬至，无妄明夷為立春，同人臨為春分之類是也。其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為小寒至觀比剝為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為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然也。○

朱子答董銖曰：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自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夏至為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為左，自南而西為右。又曰：易逆數也，以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是一半逆，不知如何。○

西山蔡氏曰：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序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雙湖胡氏曰：觀此圖以四正卦居四方之正位，乾坤坎離反覆只是一卦。以二反卦居四隅不正之位，震反為艮，巽反為兌，本只震巽二卦，反而成四卦。合而言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大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其位則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巽五，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其畫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離四坎五，震四巽五，亦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九，老陽之數，乾之象，而无所不包也。造化隱然尊乾之意可見矣。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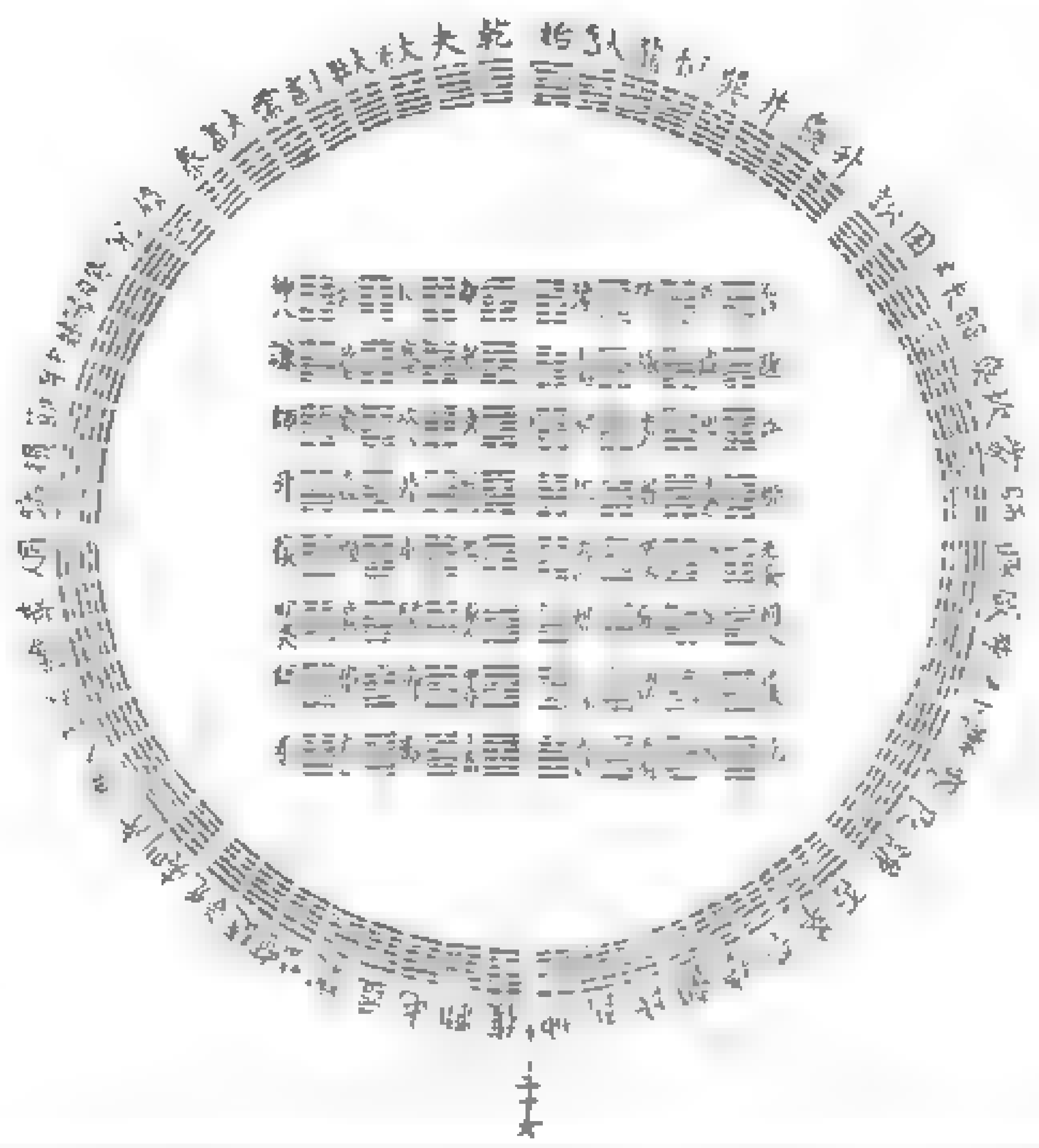


右前八卦次序圖卽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卽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爲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爲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爲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實四虛之數洛書四正四隅之位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爲陽而⚋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旣

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乾生一陰則爲☱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離生一陰則爲☳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巽生一陰則爲☵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而名艮生一陰則爲☷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六經雖无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无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超然而默契於心矣故自兩儀未分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太極分而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也兩儀分而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有百千萬億之无窮雖見於模畫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答袁樞曰要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止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旣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辭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問四爻五爻者何所主名曰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畫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加於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又曰第四畫者以八卦爲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又詩曰諸儒談易謾紛紛只見繁枝不見根觀象徒勞排互體玩辭亦是逞空言須知一本能雙幹始信千兒與萬孫喫緊包犧爲人意悠悠千古向誰論雲莊劉氏曰易畫生於太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畫原於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本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離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理之與數本非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附】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朱子曰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放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朱子曰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左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放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朱子曰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

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放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

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

朱子曰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能積分亦爲六十四矣二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忒整正是易之妙寔

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王齋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爲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爲純陰之翕聚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長而循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至陰也居下而括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然謂乾以分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無不君宰也又曰乾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離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巽一交坎艮再交由一陰之交以至二陰之交也故初交爲震則陽尚少再交爲離兌則陽浸多矣初交爲巽則陰尚少再交爲坎艮則陰浸多矣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

朱子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无極自坤反姤是无極之前○思齋翁氏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而消至坤翕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而長至乾闢動之妙也陰含陽故曰母孕陽分陰故曰父生○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圓圖左邊自復卦至乾卦爲陽陽主生言生物自无而有也右邊自姤卦至坤卦爲陰陰主殺言殺物自有而无也无極之前謂自坤卦右旋以至於姤也有象之後謂自復卦左旋以至於乾也自坤而至姤皆爲陰而陰之中有八十陽皆陰中所含之陽也自復從至乾皆屬陽而陽之中有八十陰者陽中所分之陰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矣

朱子曰圖左爲陽右爲陰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思齋翁氏曰先天圖圜左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之初九歷十六變而二陽臨又八變而三陽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而謂陽在陽中順也陽主升自下而升亦順也復至无妄二十陽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乾至泰三十六陽二十者陽之微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南則盛亦漸也陽順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陽在右方三十二卦則反是故曰眞至之理按圖可見矣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王齋胡氏曰陽自復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便對右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便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无截然爲陽截然爲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

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深懸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爾豈容以槩論哉 又曰坎離者
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
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朱子曰此更宜思離當卯坎當酉但以坤為子半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此一節論陰陽往來皆以馴致以坎離言離中當卯坎中當酉然離之陽生起於寅中坎之
生起於申中故謂離當寅坎當申也坤當子半乾當午半則離卯坎酉之謂也○玉齋胡氏曰坎離陰陽
之限者以寅申而言也以四時言之春為陽而始於寅是離當寅而為陽之限秋為陰而始於申是坎當申而
為陰之限也數常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於卯中坎雖當申而盡於酉中是踰寅申之限而為陰陽之盈矣用
數不過乎中者取寅申而不取卯酉也蓋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盈乎之氣始用事午位陰雖生而
未富於陽至申且歲之氣始用寅所謂用數仍不過乎寅申之中也由是推之乾當巳是坤當亥兌當卯
辰當子丑巽當午未艮當酉戌皆數之不及而卯子以為中者也乾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當母寅巽當
未申艮當戌亥皆四方之中四隅之會動而邵子以為數常踰之者也此即邵子相變其感之意 又大
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風雷
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
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朱子曰此是說方圖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
、天地定位便對東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
又曰方圖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之西南便是由泰以之否其間有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所
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為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為生悉地巧○天台董氏曰愚因邵子大易吟
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其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然以周圖二十八卦橫直
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此見天地定位之不可易也其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
也然以周圖二十卦橫直觀之亦皆兌二艮七之卦此見山澤通氣之象也其第三層四隅為坎離既濟未濟

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然以周圖十二卦橫直觀之亦皆離三坎六之卦此足以見水火不相射
之象也其最裏一層為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以此言之邵子之詩曉然
以見先天法象自然之妙 又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
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
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
春 朱子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乃是說他圖之所
從起處三十六宮之說邵子嘗曰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
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為六十
四也張行成曰天地之明惟一無對惟中無對乾坤陰陽之一坎離陰陽之中頤大過似乾坤之一中孚小過
似坎離之中所以皆無對其妙五十六卦不然乎一與
中者則有對也劉砥問都是春蓋云天理流行而已常周流其間之意否曰是 ○朱子曰圓圖
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聚為
多坤位陰畫之聚為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
不有自然之法象焉又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
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无順
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
則方圓圖之辨也圓圖象天者天圓而動包乎地外方
圖象地者地方而靜囿乎天中圓圖者天道之陰陽方
圖者地道之柔剛震離兌乾為天之陽地之剛巽坎艮
坤為天之陰地之柔地道承天而行以地之柔剛應天

之陰陽同一理也。特在天者一逆一順，卦氣所以運在

地者惟主乎逆，卦畫所以成耳。西山蔡氏曰邵子經世衍易圖一動一靜之間者易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所謂八卦也又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乾太陰爲月兌少陽爲星離少陰爲辰震是爲天之四象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坤太剛爲火艮少柔爲土坎少剛爲石巽是爲地之四象○天台董氏曰邵子以乾兌離震分太陽太陰少陽少陰爲天之四象以巽坎艮坤分少剛少柔太剛太柔爲地之四象蔡氏之說是也朱子以乾兌艮坤分陰陽爲天之四象以離震巽坎分剛柔爲地之四象又別是一說當靜說以後知有○玉齋胡氏曰邵子以太陽爲乾太陰爲兌少陽爲離少陰爲震四卦天四象少剛爲巽少柔爲坎太剛爲艮太柔爲坤四卦地四象天地各四象此八卦也朱子非之乃曰乾

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四象其言亦兌巽坎兩而言邵震艮坤巽兩也蓋四象八卦之位邵子以陰陽剛柔四字分之朱子惟以陰陽二字明之其論四象既殊則論八卦亦異邵子以乾兌離震爲天四象皆以此四卦自陽儀中來以巽坎艮坤爲地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朱子則以乾兌艮坤生於太陽太陰故爲其象於天離震巽坎生於少陰少陽故爲其象於地二者各有不同也位詳坎邵乎本意謂陰陽相交者指陽儀中之陰陽剛柔相交者指陰儀中之剛柔是以老交少少交老而生天地四象其繼混然而無明未子易陽爲太陽陰爲太陰兩爲少陽柔爲少陰二太相交而生天四象二少相交而生地四象其分禦然而有列朱子之說離非邵子本意乘四是可以見圖之分陰陽老以交易而或象之或老艮少初不易其分也朱乎皆言文王後天八卦震東兌西爲辰少相合於正方異東南艮東北爲長少相合於偏方以長少之合爲非其偶必若伏羲先天八卦震以長男而合陰矣之巽爲雷風不相悖以以少男而合陰少之兌爲山澤通氣以長合艮少合少爲得其偶又言巽伏義氣欽文王底不成其歸卦在伏羲上今邵子兌四象

之交即文王之說也朱子說四象之交即伏羲之說也觀朱子之說實處邵子未盡之意而觀邵子說者亦庶乎有折衷矣

○問邵子云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

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

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

八陽底便是八卦。又曰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是心

法皆從中起也。新安程氏曰先天圖心法也圖皆從中起曰皆者其故何也[illegible]方[illegible]而言也天地定位之從中起也皆五與十所寄之位以當動之樞方圖中起於四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是中起於天地之位也方圖西北與東南之交也起於震巽寧北與西南之之交也起於極艮有北相直也則起於極辰地旁東且相有也則之於長故恒巽是中起靜靜風之動散也由此而論固易動以定位爲本方者靜以動機爲用於動而无動靜而无靜闔先天之心法然是不可不皆求之圖

也○雙湖胡氏曰程氏此論甚的愚謂推之天地定位起南北于乎之中山澤通氣次西北東南之卦雷風相薄次東北西南之卦水火不相射又次東西之卦置圖自南北之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正居方圖中寓南以閤之日以相之則坎次巽薄次震艮以止之兌以離之則艮火坎兌次離乾以君之坤以截之則乾大兌坤次艮貴由中而達乎西北東南方圖亦自中起也

問圖雖無文吾終日言之不

離乎是何也。曰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

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圖子。小而

一日十二時亦只是這圖子。都從復上推起去。又曰以

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

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

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

之晦三十日也。又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如納甲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離納己。坎納戊。巽納辛。震納庚。兌納丁。艮納丙。亦是此。玉齋胡氏曰。自有先天圖以後。如納甲法、筮家、納音法、下至火珠林占筮等書、莫不自先天圖出。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易訓變易。又訓交易。是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本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來。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來。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兩邊交易。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陰畫一箇陽。每箇便生兩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便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橫圖據見在底畫。較自然。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畫底。伏羲當初也只見太極下面有箇陰陽。便知得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去。做成這物事。不覺成來。却如此齊整。○答葉永卿曰。先天之說。此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无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无不自其中流出者。○問先天圖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中間虛者。便是太極。他圖說從中起。今不合。方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无對。○問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其挑出。臨川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已有方圓二圖。而无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歸藏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又各不同。[illegible]二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卦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未至於沿流而述其源焉。厥功大矣。

文王八卦次序

右見說卦

[illegible]朱子曰，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又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玉齋胡氏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文王八卦方位

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附錄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玉齋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illegible]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為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為既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於子者以乾陽始生於復卦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於午者以坤陰始生於姤卦午之半也午乾之所已成今下而交坤於子是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而交乾於午是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而[illegible]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卦離當寅而[illegible]終於申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於申也坎當申而云終於寅者寅乃艮之位坎交離而終於寅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於坎而向西是東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則交於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為後天卦乾坤既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發生於東方巽代母終事而長養於東南也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無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也方而得常也故曰應地此文王作易所以得天地之見而邵子以至哉之離其之也○雙湖胡氏曰邵子以此圖為之文王八卦蓋本之坤卦下之辭卦辭文王所作而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北圖之方位也

又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

西山蔡氏曰此一節論陰陽以易位為交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下故為不交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為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為交之極泰陽之始故震居之否陰之始故兌居之夏陽極陰生故巽居之冬陰極陽生故艮居之之一陽二陰巽二宮一陰納有用乾純陽坤純陰不為用市方為陽主門為方為陰不用故乾坤居西陽艮巽居東陽也坤艮為陽坤巽為陰艮為地之陽南為既之陰故坎艮居北陽而巽坤居南陽也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朱子曰[illegible]考兆則而火為之謂乃東南兌而者陽主進故以艮為先而位[illegible]左[illegible]主逆故以少陽四位乎右地坎北者退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長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說而父帝最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之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既傳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陽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節齋蔡氏曰天地以中相易為坎離水火以上下相易為震兌澤雷以上下相易為巽艮成山以上下交相易為乾坤六子並以一爻變惟乾中變其二交陰陽之純故也故震兌橫而六卦縱有自然之象矣○思齋翁氏曰坎離是乾坤中交之客在八卦位中只有東西南北四正位位之極好先天則位坎離以卯酉後天則位坎離以子午只此四位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皆是羲文微意○隆山陳氏曰離為日大明生於東最在先天居東日正照於午日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為月月生於西故在先天居西月正照於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地在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

離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爲序震木旺於卯兌金旺於酉土旺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兌陰金乾陽金故乾次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次震居東南皆以五行生旺爲序此所謂易之用也○平庵項氏曰後天之序揹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西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土旺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言也水火各一者以氣言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兩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所接乎陽也觀於說卦帝出乎震字其指瞭然矣

○朱子答袁樞曰來喻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

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

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

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

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

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

不盡乎東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而說卦之文適與彖

辭相爲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此自是

一說與他說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耳又曰據邵氏說

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

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

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

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

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

易只從中半說起未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

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

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其於啓蒙原卦畫

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

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

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

以相雜也又曰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

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

後天之學也如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

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

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西山蔡氏

曰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之於用或

謂先天乃模寫天地所以然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

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參以人事此意固好然先天豈非

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顧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

者不可相无故夫子釋帝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

子之用也邵子以帝出乎震爲文王所定今觀連山首

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古亦有此矣王齋胡氏曰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何哉此正夫子發明羲文尊陽之意也蓋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若周統天者實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繼其用也以主宰

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後天卦位宗一辰也此乾不
用則震居正東而同其用也先天所重者在正南後天
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均一尊陽
之心可見矣又曰愚嘗合先後天之易而參之同書矣
伏羲先天之易圖以河圖為本而其卦位未嘗不以洛
書合且以乾南兌象南則老當四九之位也離東坎東
北則少陽三八之位也巽西南坎西見少實二七之位
也艮西北坤北則老陰一六之位在位也其卦實與洛書合
焉文王後天之易雖仁本之伏羲然亦未皆不與河圖
合且以坎離當南坎之正子午之中則而卦名當大水
火之一象離當地二天七之火而居南坎當天一地六
之水而居北外此六卦則每卦各當一象亦者木之生
當天三之木於東巽者木之亥當地八之木於東南兌
者金之生當地四之金於西乾者金之成而天九之金
於西北艮者土之生當天五之土於東非論若土之成
當地十之土於西南坤艮所以獨配夫中也之五十者
以土實寄旺於四季兌乎不在故宮夫中數耳其卦實
與河圖合焉京其初伏義但據河圖以作易未以而見
於書文王但於先天入卦以為後天八則木必逆考於
圖而方位既成日然相符合乎以見大也之間河洛自

然之數其與聖人心意之所為自有不期合而合者此
理之所必同也不可不參為○雲峯胡氏曰先天乾中
爻下變坤中爻則成坎而羲坤之陰故天氣下降而乾
位西北先天坤中爻上變乾中爻則成離西而羲乾之位
故地氣上離而坤位西南先天離下爻變坎下爻則成
兌羲先天坎之位故離居南而為夏兌居西而火異為
秋先天坎上爻變離上爻則成震羲先天離之位故坎
居北而為冬震居東而火冬為春後天乾既位西北而
當先天艮之位則艮進而位於東北羲先天震之位艮
亦震之反也後天坤既位西南而當先天巽之位則巽
退而位於東南羲先天兌之位巽亦兌之反也後天四
正四陽之卦所由定如此矣豈容先天而自為之哉

卦變圖

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 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未濟	渙	旅	漸	否	咸	困	井
	井	困		咸			旅	未濟	蠱
	恒						漸	渙	
							否		

恒	隨	既濟	豐	節	歸妹	泰
	噬嗑	賁		損		
	益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 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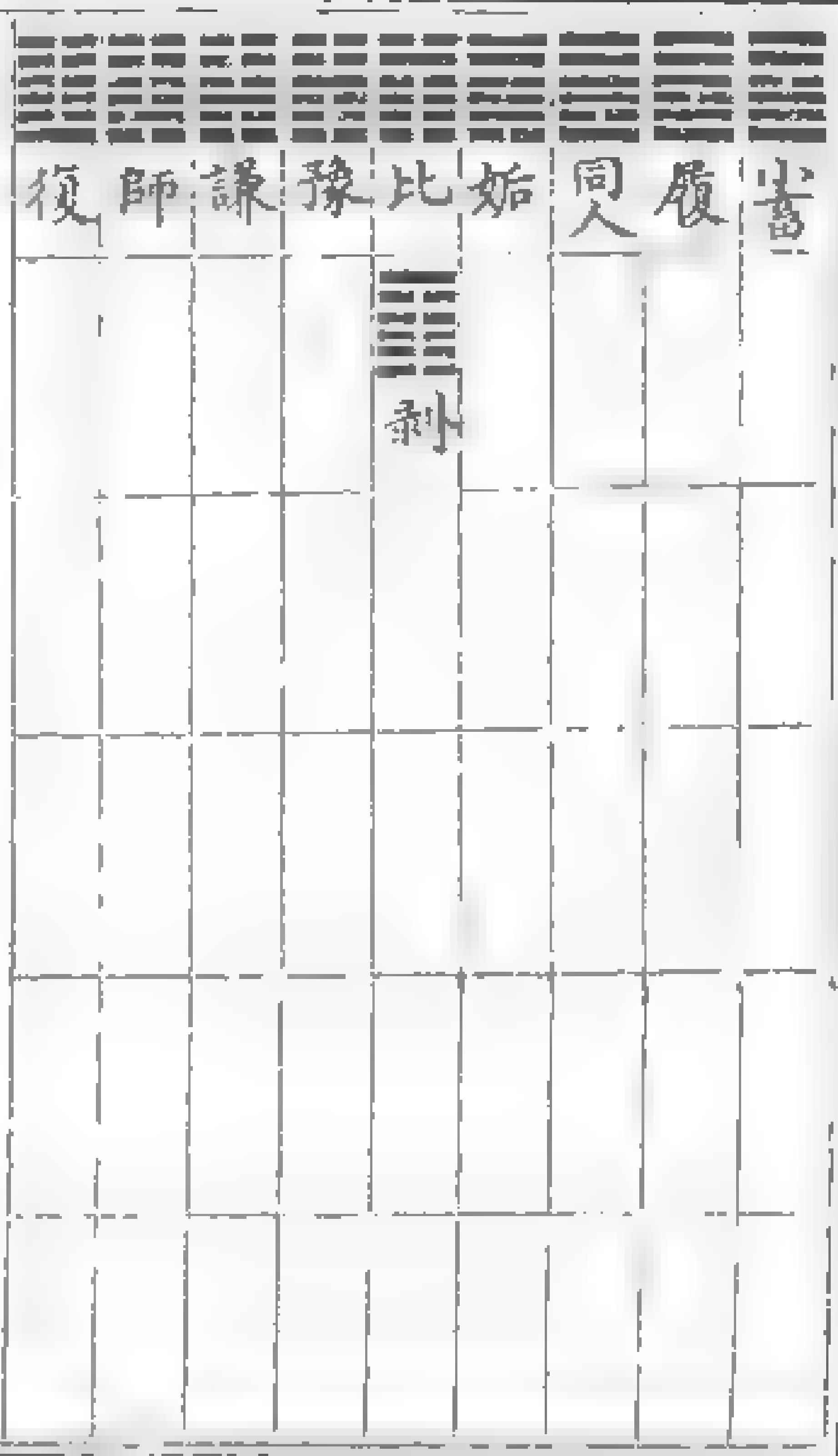
大畜	睽
需	兌
大壯	

中孚	離	家人	无妄	鼎	巽	訟	遯	萃	蹇
	革			大過				晉	艮
								觀	

小過	坎	解	升	屯	震	明夷	臨
	蒙		頤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來 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附錄)董銖問近畧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爲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爲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朱子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自泰而變爲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也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爲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爲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无既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爲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爲有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見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

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横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无所拘泥，則无不通耳。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换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本義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挨漢上卦變則通不得。○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及到那門來而得中，却推不行，大率在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之象，這雖无緊要，然後面有數處，彖辭不如此看无來處解不得。雙湖胡氏曰：按彖傳中本義所釋卦變訟泰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正所釋皆與圖同，外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既濟來，[illegible]則自[illegible]否來之類是。

易朱子圖說

定也。蓋圖因彖傳而作，各卦皆考此變，[illegible]生於兩卦，則无所不通，凡陽爻變，宋可以一陽自下而上爲師之居二陰，復往二陰下自爲上，而師之下來之居初，陽往是也。如復陰師文傳初換其變，如陽變同人，自始下初而上爲往同居人之往二陽之下，[illegible]初二上下丙[illegible]下來人[illegible]初之下，是爲同人初也。凡此變圖皆與彖傳不同，又自是一法，爻之變六爻不適[illegible]例也。九爲[illegible]，陰爻[illegible]，十二不用卦變例者，又爲卜筮也，所以必八卦，九六七八之數，子易大抵以作傳，例要乃之[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三義之所以作，得於鄭邵，此者[illegible]，則不[illegible]，[illegible]氏之易，占則[illegible]，尤信朱子[illegible]家本。子稱又邵所傳以義傳書，易亦云諸朱。

易五贊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雲峯胡氏曰此書前之易也太一即太極以其未分曰太一以其極至則曰太極[illegible]）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斡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名偶而加奇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

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覩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成卦一貞八悔朱子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illegible]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illegible]人又曰本卦是貞之卦是悔前後十卦又有貞悔[illegible]使是一箇靜之本體悔是動用之變[illegible]古上者多凶曰時遲之易自是如此亦是貞悔吝）爻易為體從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

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文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无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已有辭矣）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

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後乎子立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註僂句龜所出地[illegible]南蒯[illegible]黃裳[illegible]其大之占也[illegible]之誤也）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

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无大咎
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
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鑽仰沒身
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无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
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
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
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

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旣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
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
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
朱子曰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他到極變了无去處只得
變回來微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
微七又曰七八九六辨是逐爻之數然全用七八則當占
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用九六則當占爻卦
辭
旣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
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
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
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
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

喜來復
朱子曰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
卦爲貞外卦爲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
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
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
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
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
餘卦占之卦彖辭○汪氏兩曰聖人用易以明民托之卜
筮或所得之辭關然不相對者何哉占人非有大事不疑
不卜也若誠有兩可之疑而合筮之必誠敬專一以達于
神明故沖明亦以正告之尚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則明
此而咨答意神明之所不至而不告者也文王於蒙特發
不告之測大揲密必成一卦卦爻必皆有辭何以言其不
吉也益誠近專一則神告之辭皆處所問吝則問此而答
彼是則不告也若是而臨度遷乾由推辭取以定吉凶或
之甚矣○雲注對氏司並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或有不
相羲者吉凶何自而大益人於詳上合皆遠於象上會者
深伏義教人卜筮亦有卦而紀隨其遇未之卦體卦象
卦變先不聖矣文主用公之說所以終有兼故有詩而不
應必如左得同說所我占詳體卦象卦發而推互體始足
以所辭之所不及而爲吉凶之有知耳時易者不可不察
也○鄱陽董氏曰劉氏之說與
汪氏不同然此說又自不可廢也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
象告唯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
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
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胡氏曰文王繫
彖周公繫爻孔子
而有象傳說卦其取象宜非一端如說卦之言象其有合
於彖爻者卽括彖爻之例也如震坎爲馬之類其有不合
於象爻者則又夫子之所自取也如坤牛震龍之類其有
象爻所未取而取者則又夫子所以括大象之例如乾天
坤地之類而亦有出於大象之外者也如乾父
坤母之類以此求之其庶乎不至於膠且泥矣
凡卦六虛
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

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雲峯胡氏曰須看兩正字不同待位爲正主一爻而論陽居陽位陰居陰位是之謂正乃得其正分上下兩爻而論陰與陽應陽與陰應是之謂正也）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則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朱子曰翼敬也）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鑿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或問理定既實以下八句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卻待他甚麼事來湊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无謂理之體該萬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見故无下面云稽考實理以待物事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无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說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此從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无虞人必陷于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胄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行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无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上把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與於前輩者正實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无用處○勉齋黃氏曰理定既實以下皆深指學易者而言理則體也事則用也理之爲體雖甚實而所該者无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因應乃有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无形之可見非本无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與頤卷三通其門而不入則有進之可窺非始有乎）絜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指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朱子荅陸九韶曰近又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未決不可以下矣而凡說象數之逆乎此者皆可以未之濟闕而不必關矣曰答呂社像以所況易是聖人撰爲陳陽造化只究甚善但恐於益其言起未先多看道理說殺了耳消非句論未易窮竟於句於五贊數事說得以已分明卒章九切不知書細看否章淺考之蓍所本蓍卦旨見也乎變法節氏只技五贊大要皆教人以象占之要旨篇源奇偶之象推象之由也次篇述作者之旨爲占而作也三篇明筮以發其占四篇稽類以考其象五篇以警學名欲人讀易之發常如卜筮之歸假象辭以爲儀則而筮返方吉是又含象占而一之也奚于學曰其解易只作卜筮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教共旨深矣又本義啓象論曰有天地突可無易者不可也有易矣可无本義啓象手不可也全贊上泯集大突象古發亂折諸聖未夫子其聖人之徒而益自淺儒始變象古易手有法爲衍數之歸而卒大而於王於直雖以盈無之論吾易達晦陳於天下家象千載就究我之太極有國易通有吉發姓古不傳之秘開萬世理學之源斯道始有係曇造夫易傳窮胃中之成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蓁關象數之降目是雖占啓變孔未就攀正而術數虛無之學爲之一先吾易學然復明未幾陋儒妄作異端禍起易置圖書而也指斥邵子升來胃偽著達麻未易之類易道又幾晚朱夫子功與探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繆妄本義啓衣有作而後吾易如大明於世愚書明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其不可及已今觀本義之爲書也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先後天卦分而羲文之易辨二篇十翼不相混雜而經始爲之復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文兩言以敘之曰象占而觀玩不涉虛文至於扶陽抑陰）

進君子退小人發於坤初六之爻者不過數語而天之經
地之義人之紀易之要領直包之始無遺恨此本義不可少
於天下也啓蒙之爲書也本圖書則指天生神物章而易
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太極章而易之位列明明書
策則發明大衍章而卦扐之以定考變占則傳取左氏傳
以明斷例而吉凶趨避之見審合四篇大旨一皆寓辭陽
之微意而小人盍賤不得窮取而用此蓍家不可少於天
下也其他如太吝闕易麻衣剄教與夫錸衆來拒之徒所
以感世諷民者莫不序其繹巡其敘析良憐推陸承素羽
翼數聖人之易於天下此殆戶謂自孔聖以來朱八子有
功於易斷斷乎不可及者豈誣也哉或曰是則然爻易者
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今斷然說之以卜莫得无
局於一偶而不免漢儒術數之與手且整節明言多有聖
人之適四馬今本義推以象占分之而不及辭言衍无四
者之目遺其二至吁是皆未之思也易同陰陽用求仁義
性命道德之書而卜筮者正方使人以仁義之[illegible]其實陽
則宗以嘆性命良和道傳民並徒此之空言而不見諸實
用夫又況卜筮之[illegible]至所與子不真正學賢入[illegible]易本竟
朱子已皆旨之夫行以此疑吾易是至於聖人之之斷有
四賁不韓序二有象不後有辭而占而後有憂不得於憂

則玩辭爲空言不由於占則觀變於何所故有象辭有占
辭占而後有卦變爻辭象象占則辭變在其中若辭象占
則象辭變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乾歸貴辭爻究於象吉
象又統於占所以本義象象占而統論易書一以貫之口
占謂之有道可乎哉或又曰易之所重在占固也人之於
易必占而後可用不占則易覺无用矣以日不然也朱子
嘗曰凡讀一卦一爻便知占筮所將處心以求辭義之所
歸以爲吉凶可否之遂然後筮其象之所以然[illegible]其理之
所以然推之於書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
皆有所用初未嘗不示人以學易而用之之方也必曰占
乎而後用之朱
子之志荒矣

易五贊

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雙湖胡氏曰蓍必有室則神明有所寓而人有心亦日有致敬之所惟人神相接於平居閒暇之時一旦臨事質疑占然有如響斯答之效其與窮經[illegible]讀者有間矣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皂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

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臺函之使不偃仆

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于爐東東上

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
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
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
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
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无名
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
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
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
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爲奇
九以兩其四而爲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
策置於格上第一小刻
以東爲上後倣此
是爲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
刻是爲二變
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
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
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
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三小
刻是爲三變
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
版
掛扐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

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X所謂交也朱子答曾三異曰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則爲老陽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无預也○鄱陽董氏曰X者偶之欲合中已實而未純乎一也一則爲單矣口者奇之欲分中已虛而未離乎二也二則爲拆矣此老陰老陽之所以爲將變之爻也

如是每三變而成爻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

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朱子曰揲蓍之法周禮須於太卜之官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今推之亦无不可通與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撓起討究也蓋固非蓍然亦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笄金錢當之則

去蓍益遠矣又曰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今之說易者先揣摩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其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爽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有奥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文卦與事不相傳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爻于推之○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手才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耶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三于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便可以若世揣度了不以通才識拆便无故爽全不可容心轉序曰制人多尚竊上雖處賤亦取決於此曰左傳哉感會卜信與皆借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于人以吉凶卻无此辭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古不貞吉吉利學筮不言利爲絕也○雙湖胡氏曰朱子筮法雖備見於後象而筮儀只眞要切於此其制度後牧由蓋說象此說尚占者所不可忽也又曰朱子當謂易只是卜卦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輒得傳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夫其理之所以然者方爲舊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之數語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廣之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尚此

筮儀

易說綱領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陰陽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爻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張閎中問易之義本起於數曰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謂堯夫曰知易

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為知天○尹焞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而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卦乎○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時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易學後來曾子子夏煞到上面也○由孟子可以觀易○今時人看易皆不識

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不覺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易須是黙識心通只窮文義徒費力

朱子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才有兩則便有四才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无眹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容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只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

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才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才收退便是陰意思才動便是陽才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又曰陰陽是氣才有此理便有此氣才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易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不為无見如奇偶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有大闔闢小闔闢今人說易都無着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偶寫出來至於所以為陰陽為古今乃是此道理○龜山過黃亭詹

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不比似他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又曰潔靜精微是不犯手○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无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通書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縕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縕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易之有象其取之

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旣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

非有自然之勢雖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无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

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

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又曰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

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
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
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
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却又就上
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聖人一
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
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
應得○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
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
則說得道理又多○易只是設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

更無他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卜筮作許
多理便也在裏○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
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
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
畫放那裏只是陽為吉陰為凶无文字後文王見其不
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
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
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
序例也要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
可看易○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

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
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
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
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
人之意无不在也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
筮之法如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
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
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
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麼○易只是與
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若道理不當

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或
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今學者諱言易本為
卜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
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
八卦則甚○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
如何易中大槩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
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
雖陽亦凶○易中却是貞吉未曾有不貞吉都是利貞
不曾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
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其間

矣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橫渠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極好○易中利字多爲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獲三品是卜田吉公用享于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爲依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

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出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

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見本旨矣○看易須是看他未畫卦已前是

怎生模樣却就這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已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虛至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曰潔靜精微易教也蓋易之爲書是懸空做出來如書便眞箇有這政事謀謨方做出書來詩便眞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无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得這爻是如何這爻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來此其所以靈○易須是錯

綜看天下事无不出於此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
消長盛衰看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
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
禍福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奇二畫爲偶遂爲八
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
彖辭以釋其義无非陰陽消長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
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易最難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
包涵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
象數亦可說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
无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妄意增減便要作一說以

强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
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實字却是
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
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
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
去說○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眞是一箇物
如說龍非眞龍若他書則眞是實孝悌便是孝悌仁便
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易難看無箇言語可形容
得蓋文辭是說箇影象在那裏无所不包○看易須着
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

方子細又曰和靖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
動着便都成片如何看一爻得又曰先就乾坤二卦上
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易大槩欲人恐懼修
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
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
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
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
大過○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
又曰易文辭如何[illegible]○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

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他書亦然○問讀易未能浹洽
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
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无窮
无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
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
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
自勉也又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
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
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曰
且須熟讀正文莫看註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

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傳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今所解者能如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文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得羲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着不得詳說也○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程傳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看蓋不爲他說所汩故也

天台董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寓於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无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閒諸儒无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易爲空妙之談而汩闔夫挹深研幾之自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衆夫間務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速而程子奮乎千歲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自象以明理由理以貫上該體用合顯散使夫學易之書者立言刺行要已治人守常伊寥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蓋簡嚴深拯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隨於諸儒術數之末彖傳象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貫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深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思窮寄安論以齊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旨而夫乎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誤謬惟辭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三者固不同矣子比而同之何則恐閒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說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熟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但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无閒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滅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子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蓋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繇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進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无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剖精明依然涵萃於其中本末

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无餘蘊矣又曰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校之也夫朱子之書固以補程子之所未及而程子之名言蓋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謂二書爲不同可乎讀者詳之○葵初王氏曰蓋讀易者要識聖人畫卦作易來趣無非太極河洛理數自然之妙則繫辭啓蒙是其據指文須分別四聖之易通卦名義然後以本義程傳相參考沿流沂深由蘊標精分合看之遠近取之則數陳象列言盡理傳上愽天地自然之易於是始信易與天地準窮理盡性開物成務內聖外王之學備於斯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豈欺我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一

周易上經

〔本義〕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或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文王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是伏羲之時已有六立矣如何朱子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曰伏羲已上但有此畫而無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問交易變易如何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又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沙隨程氏曰周者著代也古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虞氏翻曰易字從日下月○莆田鄭氏曰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變否泰損益剛柔得失出處語默皆有對歛故易設一長畫二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若此也○西山真氏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晝夜昏明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未嘗不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道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臨川吳氏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

之以其有交易變易之義名之曰易其時未有易字也有圖而無書也後之造字者始合日月二文而爲
易字夏商之時因其卦畫用以占筮其序各與先天之圖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按朱子謂有占無
文良以爲二易无繇辭也或云左傳所載繇辭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以爲有繇辭矣至文王演
八卦之名爲六十四且作彖辭周公又作爻辭故名曰周易孔子又爲之傳自是二易遂廢而周易獨傳
焉○東萊呂氏曰按繫辭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篇則上下二篇也然則孔子時易固
分上下經矣以此考之易經之分上下必始於文王定周易之時近世晁氏編古周易乃合而爲二且謂
後人安有上下經之辨何其考之不詳哉○雙湖胡氏曰按晁氏以道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本
義從之然經分上下義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其一也上經
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爲主首乾坤而
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爲主震變爲艮巽變爲兌首咸恒而終既未亦與
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大旨備見於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古是
若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泰否下經首
咸恒形化之始也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爲損益見天地與長少男女之交不交上下經終坎離既未濟
又見乾坤中爻之交而中男女之交不交程朱子變易交易之義深矣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一无用字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朱子曰乾坤古无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
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无以見易須以意明之○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卻一箇便
不是乾須要認得○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朱子曰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有箇便不相離若是就時間有〻未涉於氣處
四德更就氣上看也得有是氣用初便其所以伊川只說坤旋後可見得物最細使有這理〻統之利貞定陽
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又曰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四德他卦
只云大亨以正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數大於他卦畢說本皆占辭也○問據程子傳說似是聖人始畫八卦
分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爲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
六十四爲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
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聞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
卦此處更曉他不得○問乾者天之性情曰乾健也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又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有
便只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其文曰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
〻〻則是靜健〻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處體用動靜而言也○乾者天之性情此只是論其
性靜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有主宰到動時便行之直到坤主順只是翕闢譬如一箇剛健
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

靜坐收斂全無營爲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巳
問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乾坤是性情
天地是合之謂性便是一箇道理如云○天之蒼蒼言則是道也
如云天是反之謂其性實是一亦有道動意思
禮便有主宰之意便是天之功用
便有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道
讓此是天語其所言則天之道
此言何程子曰天
只是上知性
曰○至之
是以功
有功用
來○問
言妙用
不用
又
而
紀
焉

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東萊呂氏曰乾
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舜濬哲文明○西溪李氏曰乾爲
四德見性六爻皆天方氏曰元亨利貞在乾
四德本者六畫純陽惟天人足以當之故本
本貞本蓋所不利不用成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
例以四德釋之

本義 六畫者伏義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義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

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者紙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也是得陰也便是得一陽天之形包皆是
蓋是人以之志卦天便是一也便是二天之形也包

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故乾一而實地雖一
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故坤二
而虛○乾只是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
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
便爲天坤便爲地○問以乾字同爲伏羲之文元亨利貞
文王之文爲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之元亨
何同此卦是少了字或是上得乾之辭亦只是
一卦便須去占是乾卦者元亨以字是大
便是利貞開物成務正理知此是易之卦
利貞使物成利在於道理只是文王所以後
所以爲卦之意在乾坤者貞字是宜只
主本意乾坤皆作卦辭以其元亨利貞
言有不同蓋各是發明卦德一而理
孔子作彖傳四字元亨利貞
陸本文意橫作之主意張而心
已意本文作之主意張而心
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成名形之日大乾者爲
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卦之形曰大乾者爲天
二句恐當此卦於時候有此象下了文故天
曰繞設此卦時便有言之象下文故於此象

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〇孔氏曰卦者掛
也懸掛物象以示人也〇希夷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
重爲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
如象爲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
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爻者謂易上於是而
不復知有畫象〇節齋蔡氏曰卦當事物之質也原事
物之始要事物之終以爲質也爻者故也故事物之時
而動也〇隆山李氏曰方一陰之生於時爲午於節爲
夏至陰氣之所微宜其爲寒也而其爻陽一之生於時
爲子於節爲冬至陽氣之所微宜其爲此也而交東爲
一陰之氣藏於北下雖出陽後而發見於外故敖一時
之氣萌於地下推求陰氣而發見於外故寒比陰陽之
氣自下而上各分爲六畫爲卦之六畫爻之卦[illegible]人之
[illegible]也〇中[illegible]氏曰陽畫可陰與陽方其一[illegible]之
一奇一標只可謂之其陽本可純之乾坤自[illegible]以時
綱綱而攝[illegible]後有乾坤之名重三而六六畫乾可是
純乾乾下者其在曰貞是也乾上者其[illegible]曰[illegible]是也
雲峰胡氏曰[illegible]也[illegible]尚[illegible]有坤文王之易而
易爲明大分而作也後先天[illegible]位居一以[illegible]乾[illegible]乾
義易固巳知此交本氏云一方也陽之數也[illegible]家

乾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程子云聖[illegible]者理至若者
〇朱子又即數與性發明之當伏羲時有乾卦畫未有
元亨利貞之辭然占得乾卦者即六畫之象已包知有
元亨利貞之理矣又曰元亨利貞諸家便作四德說惟
本義以爲占辭故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以此爲
占筮家則非有六爻不變者占此乾三爻變或也卦
三爻變之乾者亦觀以此占大通至正此天經之本
沈大通而占在王同人事之當然也乾爲易第一卦占
得之者其事辭大言而非正固尚不能得其終况他卦
乎故易六十四卦彖辭言十四卦言貞乃則不貞者固
不可以占也〇雲峰胡氏曰六十四卦首乾次坤者蓋
本天地之位著君臣上下之分以紀綱人極今觀乾坤
二卦彖辭利貞安貞吉之訓可以見文王之心矣要之
彖辭只是卜筮占決之辭亦多取象及卦變大殊皆因
占以寓教如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
之契貞便是一簡正固底道理又曰聖人之適雖四聖
人之教本一一者何占是也故占筮之頃辭變象占可
觀玩而言動制器因在其中矣此聖人之精意所寓學
者所當
潛心焉

初九潛龍勿用

【傳】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程子曰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illegible]是當以[illegible]
可見有側微時便是以定是時爻是見其開
是是乾乾納于大義時便是[illegible]或[illegible]程易以初二
四爻作解定何以見[illegible]如此朱子[illegible]以是推說爻
象之言引本指也說易若通行本相從[illegible]位有道理可
說詞何謂本指[illegible]易卜則[illegible]以有象[illegible]爻而自占占
[illegible]中變有道理[illegible]筮得乾之有[illegible]陽在下本可[illegible]耳
其象爲占龍其占曰勿用凡占[illegible]得其文者當[illegible]此
象而玩其占陰[illegible]而勿用可也坤占做占[illegible]易之本精
也占潛成則勿則此便是此理故至人爲[illegible]卦象辭文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

言節朝〇去無陰道理此理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
易本義也先道行易本指之道理當然羅推說不好若
從以所抵論者去解易則失易之在指失又口伊川說
得說把手教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兩許來當初
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也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
被人觀得來事多失了也卻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
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事易不過
是因吉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逐推逐吉凶以
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擾說語〇雙湖胡氏曰居
下而歎爲上禍斯及矣時方措義而故發泄所謂反詩
爲哉也致潛况氏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乾言
潛龍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坤言履霜堅冰則防小人
之易
袁

謂文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朱子曰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自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illegible]象數便不能無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是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時潛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使是田又曰潛龍勿用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若遂去上面生乘理以初九當潛見勿用九二當見說在田利見大人行九是潛甚麼如何會潛如何會勿用九二文又是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皆說只是有箇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恁事上指親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這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見了不知得他是說說說是包含說假說謂不意若那事包含是要門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乾初九只是陽氣皆藏之象未可施用之占耶者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既而未見行而未成之人坐在裏要使死殺了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好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節齋蔡氏曰初位也九爻也初二三四五上爲位之陰陽九六爲爻之陰陽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潛象初龍象九○丹陽都氏曰以時言之有初則有終以位言之有上則有下以數言之有二三四五則有一六三者互文以見也○沙隨程氏曰水雙龍以狀日爲夜坪稚龍狀分而降則數數于淵聖人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如此○李氏十文只龍鱗八十一爲九九之數而以象乾也○臨川王氏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雲峯胡氏曰易之爲道辭變象占而已就此爻觀之九爲爻潛龍爲象勿用爲占初九潛龍勿用爲占之辭故此又曰乾初象潛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處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雙湖胡氏曰六爻承六龍象因以純陽之物而象純陽之爻然亦實取其變也龍之爲物靈變不測能大能小能隱能飛者則入于淵飛則升于天亦猶乾爲純陽卦若其動而變只六爻可變三百八十四爻眞活動不拘爾○隆山李氏曰六爻之象皆取於龍者陽體之健其潛見惕躍飛亢者初終之序而變化之跡也○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爻辭出於周公是已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之見賢遍反卦內見龍並同

【傳】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程子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同行在上若在下者○朱子曰六爻不必限定說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藏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人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地頭却從地說○李氏附曰二爲地上故曰田○隆山李氏曰田若象聖人應世之跡爾而龍豈眞在是哉

【本義】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朱子曰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敎見大人看來只占得此二爻便可見大人不必說人君也占者當不得見然飛學則占若爲客

利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皆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臨川吳氏曰凡卦盡陽爲大陰爲小以三畫卦言二爲人位九居二故爲大人○兼山郭氏曰乾德以大爲主大人者其道大之人也○雲峯胡氏曰龍九象見而在田二象以六畫言則初二地位二地上故象田以三畫言則二與五本人位故九二九五象大人九二方出潛而猶未大顯是有大人之德未有大人之位者也本義謂常人不足以當之盖如初九潛龍之象凡占若皆可當之象占之正例也如九二見龍是象利見大人是占則以象爲主占爲客按例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傳)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作易之義也或問陳筮中會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簡不已程子曰凡說經義如只當節即推上可知是盡人終日乾乾未盡得易象此一句只微九三行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此推去則自然是遣進不如此○曾祖道因論易得問凡三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可須臾學言朱子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皆當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爻到程子解易爻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以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虞舜時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惕若乃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問伊川云雖言聖人事尚不設戒何以爲教備意因時而惕臨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性當著此爻便用乾乾戒惕○厚齋馮氏曰乾坤君臣之分聖賢之德也然乾不專言聖人者作經立敎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行若專以聖人言恐則天下之望絶矣故自二五大人之外止言君子使天下之爲父爲夫爲子若皆可勉而至也又曰易爲天下作故爻設爲警懼戒謹之辭所以立教也○東萊呂氏曰讀程傳者多謂聖人无待於戒只爲戒衆人故設教若如此看則是聖人處己教人分作兩段大失傳意盖傳言若謂聖人不須設教則无以爲教設如設官之設非假設之設也教如信教之教非激教人之教也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朱子曰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强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作乾乾惕厲之象也○厲有咎每一句把後面有此同如將後厲无咎是也又曰厲多是爲爻說○聖人因卦爻以盡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競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肯如此便有咎○括蒼龔氏曰君子无象終日二象三下卦之終故諸爻多於三言終夕亦三象自之終也三居下體之上當見懼之時惟自強不息戒謹恐懼可以免咎故曰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然此非能之所可爲故以君子言之○王氏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也處得其道故得无咎也○雲峯胡氏曰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三四人位故三不言龍而言君子下乾終而上乾體之故曰乾乾本義釋乾曰乾健也陽之性也此釋乾乾亦曰性體剛健盖健若乾之性健不過乾之象九三不言象而言性盖性體剛健自有能乾乾夕惕之象也六爻惟三四言无咎以人位故也○雙湖胡氏曰初二爲地地者龍之下位五上爲天天者龍之上位三四人位非龍之所陳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尤致意焉此六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傳】潛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唯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或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程子曰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便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事便休也○沙隨程氏曰初與二上皆稱龍此爻獨不稱龍即上文知其爲龍也亦猶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而九四不言羊知其亦不離乎羊也○潛川毛氏曰躍者飛之漸或者未必然之辭○四淺事氏曰或辭陽使之也在淵吟係之也○中淺發氏曰理則即隱之象也在四不言說蓋疑於五也○九室大氏口無象著蓋補過之辭乾聖人之事而九三九四作以無牲言之何也曰易之文義有不足處有當乘或志次各係以也啓之潛問不問聖人與凡人也易之爲易消變易不均也有聖人即作聖人用之凡人即作凡人用之若元目只陏作聖人之事則六十四卦之用有窮矣豈所謂易者元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朱子曰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著地了而御跳上去底意思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一躍即飛在天○山齋易氏曰九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淵界於田二言在田今反謂之在淵者乃龍之所宅非在田之比在田不能變而在淵有可變之道也○建安丘氏曰九爲陽陽動故言躍四爲陰靜故象淵或者疑之也進則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雲峯胡氏曰其位上下之交其時進退未定之際躍以或言審於進也淵以在言安於退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傳】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龜山楊氏曰此舜之謳歌朝覲時也○朱子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淵一說慈非聖人本意○産山事氏曰乾之六龍獨取君象潛見飛躍其迹不同比一龍耳向以大人之德爲一世之所利見今以大人之德爲天下之所利見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西溪李氏曰人心所利見巳在二矣无正九五之位乎○祛氏伊同龍之潛亢不獲中矣過中則陽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之言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朱子曰九二九五爾爻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己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爲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若占得之只爲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已爲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爲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爲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如此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誠齋楊氏曰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於二五皆曰剛健中正九五以天德居天位剛健而純中正而粹者也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其九五之謂鄭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則飛龍在天之事矣在田乃雲行在天乃雨施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浪反

【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蒼陽張氏曰天地之運以六陽迭相往來生成萬物而無窮也陽氣至此而盛極陰氣將生而推之當不能窮上返下以知變是之謂亢非久而不窮之道也○白雲郭氏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閒皆有是道○進齋徐氏曰堯老而舜攝極則變變則通此无悔之道也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上九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曰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之事未可知○雲峯胡氏曰凡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五上分象與占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疑皆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九四或躍在淵似若專言象也而曰或曰在吉在其內若其辭則有不同者勿用禁之之辭利見幸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變之之辭觀乾一卦大概可見矣且卦以內為貞外為悔乾上九外卦之終曰有悔坤六三內卦之終曰可貞貞悔二字豈非發諸卦之凡例乎○李氏曰乾陽物也消息盈虛有時龍陽類也潛見躍飛亦有時聖人龍德也升降進退亦有時文序可知矣○沙隨程氏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為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為後術如此而說遇發會則曰吉得正而說則曰山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雙湖胡氏曰文王於乾无所取象蓋以乾卦畫即象而元亨利貞直占辭耳周公始象六爻以六龍至孔子大象方有天之名說卦方有馬之名而為首為君為父為王為金之類始大備後之象學者各據三聖而論庶无惑於紛紜之多端也大抵易奧難明於象象明則占變而辭變亦有不難通者矣又曰沙隨謂易以道義配禍福最有補於世教云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傳】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程子曰荊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皆同○或問伊川之言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剛內无首則吉朱子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同伊川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此說蓋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无此也得○廣平游氏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无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利永貞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

明之意或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朱子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古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蓋七爲少陽九爲老陽 [illegible]

十四卦皆然特於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雲峯胡氏曰卦主乎用故先乾而不先坤動者爲主也文王乎 [illegible] 用爻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變者爲主也乾見群龍无首不知言坤利永貞以行言乾主知而坤主行也要之占固不用七八然有六爻俱不變者有六爻中一爻二爻不變者亦未嘗不用七八但遇七八常多九六常少多則以少爲主故常用九六易變易也以變爲主故三百八十四爻皆用九六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本義〕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或問贊易之贊朱子曰稱述其亨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又曰凡彖辭象辭皆押韻○乾者爲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乾元只是天之性不是兩 [illegible]

感得生氣也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節齋蔡氏曰彖者斷也卦之辭卦之辭乃也凡言彖曰者又釋彖之義也 [illegible]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

程子曰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楊氏曰彖言元亨利貞而獨不言亨者蓋雲行雨施即亨也品物流形即亨之氣也 [illegible]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朱子曰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專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无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為始不始則无以成終矣如循環无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終始謂四德也始則元發之貞蓋不終則无以為始不貞則无以貞元只交之上四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行各以其時而者如循見雜雜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如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義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然變而不窮已又曰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乃人而不天矣難其皆見變理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不曰當天而曰先天以兌建述遣過之本我馬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清江張氏曰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陽氣之變化言之謂之六龍○開封耿氏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建安丘氏曰聖人體乾之元亨而以終始言之何也蓋以重卦言之乾下三爻元亨也而九三為下乾之終乾上三爻利貞也而九四為上乾之始故九四曰乾道乃革所以先言終後言始也終始之間功用官庸陽變而陰春夏變而秋冬此正是造化過接處故聖人必大明之以成變化之功也○雲峯胡氏曰天有十二時陰陽各司其半以成四時故六爻位亦六而成一爻有一爻之位則各有一爻之時六位時成這指易六虛言時乘六龍穿指乾六畫言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成夫子首於乾彖發之坤止說行乾策說知行大明是知御天是行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朱子曰乾道變化以是言說天言變化字凡只大[illegible]不比[illegible]質所說底子知各正性命化[illegible]元亨[illegible]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illegible]所言[illegible]了方咬做正性命說道是統說麼四亦是[illegible]也[illegible]出來盛大率天地是那未形了重[illegible]意乾坤是[illegible]性情其貫乾道天德[illegible]一[illegible]乾道又[illegible]深得此子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一者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萬混全底○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亦[illegible]是夏今日立致為變到[illegible]全[illegible]天流[illegible]熟時是化否曰然又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illegible]是如此然又曰化而截之謂之變化[illegible]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一月一日間是正月變為二月矣[illegible]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然此等字須說通有乃好○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識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卻是說天人相接處○乾道是化各正性命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聖人於乾則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其中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方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問保合大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成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粟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從一兩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便是貞矣○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譬

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爲元也○開封耿氏曰乾道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各正性命者陰陽之交分合今大和者陰陽之沖氣○雲峯胡氏曰以二氣之分言則變多萬物之出機元亨是其化爲物之成入繼利貞是也以一氣之運言則變者其潛化者其成先言品物流形後言各正性命物有此形即有此性皆天所命也謂之亨正所命之家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蓋大和者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矣以漸而變是之謂和○雨川毛氏曰變化之倫各正性命收斂於冬也斂之不用則泄不以時化而齊不藏水泉不收斂陽伏陰冬華春實皆天地之診氣也故斂之於冬者物之所以止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傳】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萬字一更有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程子曰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卽時乘六龍以當天與○朱子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實曰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亦言也惻隱是仁之也蓋惡是義之端辭讓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沒下許多到蓋惡也是仁發在蓋惡上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讓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又曰元只是初底便是知本之萌如草之著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本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底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正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曰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音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利則者又大也○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抑觀乾道明之耶曰以處說得體要但甚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

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以此語推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間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悉盡是聖人貴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東萊呂氏曰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其實六位无不成无嘗損壞也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事物物中六位亞恐森列應時俱成更无衛次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大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朱子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智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智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又曰這卦大象是說那聖人得位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元是未通底亨底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底意思利則配之胃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爲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於添字說盡○元亨利貞譬說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无窮又曰[illegible][illegible]向生爲亦開花爲亨結子爲利成熟爲貞物生爲元長爲亨成而未全爲利成熟爲貞○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illegible]有元之時有亨之時○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illegible]仁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處而動却无次[illegible]又曰發時无次第生時有次第○[illegible]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易以義爲利知成在第三曰[illegible][illegible]陽義曰亨宜之仁義禮所[illegible]東西南北所智元亨利[illegible][illegible]木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義○四德[illegible][illegible]配冬者以其因也盡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爲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說乃貞因之意[illegible]知亦配冬[illegible]人曰貞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智[illegible]子曰知斯二者勿去是也統[illegible]又曰弗[illegible]有[illegible]義又文言詞工因又於以時爲冬冬有從終之[illegible][illegible]氏亦云[illegible]有而[illegible]時亦而所以[illegible]易亦猶貞也[illegible]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定安丘民曰此靈人體乾之利貞[illegible]元有者有之字也聖人出乎其類足以有臨於天下[illegible]後前師成次體寧也○雲峯胡氏曰文王本從卜筮上說夫子則從義理上說故曰大哉始以贊乾之元曰終曰始以見乾貞下起元其澤元亨而曰終始者終貞也不貞元以爲元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窮也其釋利貞又曰皆出爲元包非元无以爲貞此又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在聖人則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蓋乘六龍是行天位御天是行天道萬國咸寧是致太平也彖傳主義理亦爲嘗不可推之下篇[illegible]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傳】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

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朱子曰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illegible]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從而无息之間乾義[illegible]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有无息乃天之[illegible]○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若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illegible]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非是說天運不息[illegible]也要學[illegible]也

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安定胡氏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建安丘氏曰自強若體下乾之象不息若體重乾之象○雲峯胡氏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義曰存言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稱健不息乾異於坤也然乾雖不言重而言天行則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而重之義已見於行之一字自強所以為天健之則或以人欲害之則息矣○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發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闕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著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傳〕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本義〕陽謂九下謂潛

朱子曰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是告占者之辭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爲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測自分明○進齋徐氏曰陽釋龍字下曰潛字在下故潛[illegible]故勿用○雙湖胡氏曰小象於乾曰陽在下也於坤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於此蓋以六十四卦陰陽之初爻以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以爲諸卦通例陰陽之名一[illegible]而動靜健順剛柔奇偶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之稱亦由是而著矣○雲峯胡氏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朱子曰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厚齋馮氏曰德在田則雨澤所及之故曰德施普也○鑑湖董氏曰九二在下而云德施普者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雲峯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之所謂大人者以德言非以位言也○山齋易氏曰初之潛在下者陽氣潛伏而未出於地二之德施普者陽氣發見於地而普及於物此二爻地道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復芳服反本亦作覆

〔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程子曰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進齋徐氏曰反復往來必由乎道動之循天理雖危而安也○[illegible]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行也蓋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象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天行之所爲確乎其能事而已矣雖有爲而未嘗爲反復不容言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傳】量可而進（一有也字），適其時則无咎也（一无也字）。【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徂徠石氏曰：文雖但云或躍，然夫子加進字以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徂早反）

【傳】大人之為聖人（一无人字）之事也。（雲峯胡氏曰：二之德以德言，五之造兼德與位。）（言有其德无其位不敢作禮樂，所謂造也。）

【本義】造猶作也。（進齋徐氏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字釋飛字。）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傳】盈則變，有悔也。（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亢字，不可久釋有悔。聖人知其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若无悔矣。○雲峯胡氏曰：乾上九陽之盈，盈則必消，故不可久；坤上六陰之盈，盈則必戰，故稱龍焉。）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東萊呂氏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為首而未嘗為首也。老子窺見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先，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跡雖不為首，心實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之辨。）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朱子曰：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天德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乾不為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許為首乎？○進齋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剛健之極，天之德也。天德不可為首，指卦變言，即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善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為物先，用坤道也。○雲峯胡氏曰：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九者言也。易存乎用，用易存乎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丁丈反，下長人同。）

【傳】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一作文）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縉雲馮氏曰：以長釋元義，以會釋亨義，以和釋利義，以幹釋貞義。○平菴項氏曰：在事之初為元，善之衆盛為嘉，衆得其宜為義，義所成立為事，一理而四名也。○臨川吴氏曰：夫子於此釋元亨利貞四字而分為四德，後人因之以配春夏秋冬仁義禮智，皆推廣而言之也。）

【本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或問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也。又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是）

皆善也爲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似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謂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亨者嘉之會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若故曰嘉之會嘉是美會是聚无不盡美處是亨盖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豊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爲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義有等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更是不知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又曰義之分別似乎无情知是要順乃和處其義果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利是則氏其而生出來底凡事處置得合宜到便是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義只理會利和是從中出作截做下去道了上面一截底○孔子只言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則只義和處便是利又曰利者得[illegible]之謂之得其宜不道了物卽所謂利○貞者事之幹伊川見貞字只以爲正恐失是以盡貞之義發是說正而閣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知運動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爲事之幹又曰正字也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是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閑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爲正而固守之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傳】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 朱子曰體仁如體物猶然人在那仁裏做骨子仁是箇直理須是有這箇人方體得他做箇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兒不是○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爲元在人爲仁只虔就人上說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東萊呂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爲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之謂也○進齋徐氏曰體者以身法之也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君子能體之以身則念念皆仁而有博施濟衆之功故足以長人如克長克君之類是也

○廣平游氏曰仁爲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

嘉會足以合禮

【傳】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 雷氏曰嘉美合於中而其德充實然後動而禮會

利物足以和義

【傳】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程子曰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又曰義安處便爲利○朱子曰利物足以和義說見也說得猶全如何莫敢和合於義此句都說不切○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未親切不以這語卻親切正好夫解利者義之和處○致爲流弊只義與利自人心言之則義爲天理利爲人欲自天理言之則利者義之宜義者利之理公天下之利則舉天下萬物各正其性命矣

貞固足以幹事

【傳】貞一作正固所以能幹事也 東萊呂氏曰世人多謂踈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拙爲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踈通者祗能取辦目前終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爲能幹事也

【本義】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朱子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又曰本義云以仁爲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曰本義說以仁爲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恁地說○嘉會足以合

樽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鬪湊到此故謂之嘉會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人之修爲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卻輕會字卻重又曰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恐卻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始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使將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道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此句最難看先蘇論此謂惟殺爲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得天下之心必殺財發粟而發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只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以若不和之甚然能悖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說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无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說曰利者義之和卻

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則了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是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周乎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爲物至此收歛成實事理至此无不的當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

爲體蓋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會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謂親聚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足斷制裁制之物若以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和好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爲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因守而不於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无蓋正而能固爲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處至明是足非非所然不可移易不可欲歸所以能立事也辭也故禁之有積幹令人禁情必立一木於中爲貴俗謂之夜又本无此則不可葉積曰指直曰幹无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智爲子則部之正也之云恭胡氏曰元亨利貞釋象分而二之二陰一陽之謂也文言分而四之四時五行之謂也前四句指傳從人事上說本爲兼天人說差前曰句天德之自然而未容不在於人後四句人事之當然爲人之所以全其天又曰體仁有以存諸中嘉會則是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有以守於中前

四句義以理言而嘉會則言用義以理言而幹事則爲用禮著仁之著智者義之藏也後四句體仁長今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則由用以及理也○雙湖胡氏曰在乾爲元亨利貞在君子爲仁義禮智然不言智而貞固者智之事也非智及安能貞固此仁智交接節貞下起元之義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傳 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本義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 或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又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隆山李氏曰乾道變化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謂之道者統而言之

謂之德者分而言之然要其極則一也○雲峯胡氏曰天行健天之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乾也○建安丘氏曰六十四卦彖辭曰元亨利貞者乾坤也隨臨无妄革也如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隨之大亨貞臨无妄革之大亨以正若只是大亨而利於正猶乾謂之四德者非夫子所自取也按左氏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至十二年而孔子始生上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時已誦隨繇之辭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其言比今文言纔易數字則知四德之論爲古有是言非出於孔子明矣特夫子繫易之時見此四字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而附于乾然元亨利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也卦只當本文王之意而釋之也○節齋蔡氏曰文飾也言辭也文釋彖象之辭以盡彖象之意乾坤居衆卦之首故特詳之而餘卦可以類推也○雙湖胡氏曰朱子謂孔子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齋意彖象繫辭說卦辭卦爻言象數乃用易之括例唯乾坤文言純以義理發之其次則序卦只用卦名發其次序之義而不及象數也○陸氏德明曰周易經文王周公所作也皆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爾今王弼註本首卷題曰周易上經乾傳餘卷亦有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體傳之名蓋弼所用若鄭氏本鄭氏說合彖傳象傳於經故合題之耳○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註易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東萊呂氏曰漢上謂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按淳于俊謂鄭康成合彖象於經不言合彖象文言於經則朱氏之說是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洛音

【傳】曰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程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朱子曰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是逐一理會過步問見得一條却有一箇落著不爾則只恁地鶻突過

【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朱子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率各說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乎說人事天道○確乎其不可拔非學爲退遁不陂其措也憂與行違時○而已其守无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如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共何曰在學者則勉強而行之在聖人則不勉安而行之也又問本義釋庸言庸行以爲盛德之至釋閑邪存誠以爲無斁亦保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无進忠信造德脩辭居業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邵位皆做得句別又曰乾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无淺深而位有高下也○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不易乎世者用捨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舉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雲峯胡氏曰樂行憂違即所謂用舍无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聖人之事也○進齋徐氏曰遯世无悶者安土樂天也樂行憂違最說出潛龍意思初九備聖人之德從容无欲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庶同於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違我心不快則超然順遯不失於己陰之翕也此憂則違之之意也樂行憂違雖不疑滯於物而所以立己者蓋確乎其不可拔非守道之固者能之乎此其所以爲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行下孟反

傳 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把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或問閑邪則同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朱子曰只是見是邪在言暮文去閑他六心使一了所以兄道閑邪只也一矣既〻則邪使自不能入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

本義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

朱子曰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恁地德自閑邪存誠便是无斁亦併雖无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乾之九二竅得其中者不著費力常言既信常行既謹但用閑邪怕它入來若九三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兩處說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箇大人故互相發〻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蔡氏是瑞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西溪李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存具與得一分人欲使存得一分天理又曰聖人之學正心誠意使只治閑乎天下底事信謹之如使要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蓋君德構與於此矣○西山真氏曰易以二五爲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飛龍在天皆以得中故也初則勿用三則危而則或上則悔大乾天德聖人之事也必以中爲貫以不中爲戒則天下之至善道有遇於中者事〻厚處馮氏曰易者理學之爲而乾坤〻者又易學之實也乎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若者學之淵發出於其〻隆山李氏曰乾言〻實則誠坤占一處則生發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〻誠敬二守始於包裝心書而貫天地自然之理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驕墜溪反

傳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 一无後字 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程子曰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脩辭誠意所以居業也此乃乾乾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脩辭立其誠

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脩業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遂終之循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害知有知之而不能行著只是知得淺說而不食為喙人不路水久只見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雖之表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有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律審殷真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為行變是終之知始條理終條理簡其始脩理故能終條理脩知至卯能終之、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知至至之如今學者見先知有至處變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亦知是安能先識立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方以守義心未子曰程傳云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為志足寧事稽言是簡辭萬志是立誠明道若脩說立其賛所以居學流得來刑洞改詩若伊川以為志辭立其說使從了又门伊川免內積忠信庶字就得從、知至主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益上句則以知至為惠而至之之

字為轄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朱子曰進德脩業四箇字煞包括道理最可玩味○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只是實其心之發然從知上求吾心知得是非端的是如此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脩辭立誠又是進德事尚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只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又门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忠信進德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進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汩沒動蹟立不住了○忠信是知得到真實極至

處脩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簡甚麼前頭黑牢牢地如何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箇遺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汩處所謂思信也只是這底道理而已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忠信與脩辭立誠使是村料下面知至知終推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知諸捷相以須是實有極子下在混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說下在裏西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學口說過脩其事忠信所以為實者立如考發貴是考方如點考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只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无根了知何會進今日覺見德地未明日便將能然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說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實得不可立其誠誠依了使是上而忠答脩辭是言語照著得到那裏處亦須照常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開辭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裏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孫似一日日扶許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问又曰忠信二字異則處說不问且如破釜說境盡舍待三日熟示上李必死无

還心如此方會屬義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又曰忠信便是意誠處如意意見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脩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只德日進不成只要此了却時辭立誠就事上理會脩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于一雖言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使是立誠若還脫空說語誠如何立又曰辭辭立誠只於乎曰語默之參以氣上喻之忠與不思脩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庵發言之手易路妄便見其德之厚滿所養之淺深矣閑脩辭立誠與閑邪存誠相似香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設用力脩辭立誠大殷着氣丸○閑進德只一般說至陷業却又言居業何也曰脩業居業二者只是一意如逆日脩作是脩常常為此是守業如屋字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業却須著居脩業便是要居他進如德知其所云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志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進之是居業之實人之所以一腳進前一腳退緣只是不皆真實做如何得進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紛是去底字脩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

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進德是營處方架造屋相以居業是據見成底屋居之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可與幾可與存義是勞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際如去長安未至長安卻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著那幾字至知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字業今日知此明日又如共所以下箇居字終若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是就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問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作兩段說將去所以難得分曉須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著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箇知字知一般道乃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卻主知下卻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謂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脩業事也然蘊於心着所以見於事脩於事着所以義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或○乾无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二位正中使不得地○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恁般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更着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聚貼把捉有持守底意又曰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競就業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粹氣象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挾本底做將去所以爲學者事也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又曰乾卦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有後面一節只是一箇持守來順貞固循規蹈矩依而行之又曰乾是聖人道理自然而然坤是賢人道理便有用力處○學爲馮氏曰此言進德脩業忠信辭誠知至知終以明終日乾乾夕惕若之實也君德著於二君位尊於五自三以往无非養其德業之日而在上下之間處之尤難進脩陽厲求无過以合於道可也接上卦故可以進終下卦故可以居○實業明氏曰忠信主於心脩辭見於事主於心是德見於事是業進着日新而不已居着一定而不易曰至曰幾言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臨川吳氏曰居上在下釋厲字以下體言則三居上畫故曰上位以二體言則三在下卦故曰下位不驕不憂行无咎之義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力智反

〔傳〕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或問九四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朱子曰君子進德脩業非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蓋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及時以進耳又曰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九四中不在人則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无嫌矣但君子本非有

此心。故云或躍而此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雲峯胡氏曰三四皆以進德脩業言者重剛不中皆危疑之時也。自昔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已。況二爻在上下進退之閒乾道變化之際於進退而識其幾知時者也於變化而見其道知道者也。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進脩之學孰大乎此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傳】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程子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與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動植之物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無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重濁也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朱子曰夫子於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是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將使而今無少閑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簡龍虎若是真簡龍虎必生風致雲也○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臨川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雞鳴而衆雞皆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之石熱之母而可以引就同氣相求也濕著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乾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凡此六者皆同類相感召聖人與人亦同類故作於上而萬物感覩之又曰先以聲氣水火雲風六句為比而後言聖人作則利見之又以動植之說上親下節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而許言之而又以各從其類一句總結上文九句也○雲峯胡氏曰九五只是釋利見二字蓋大人之所以為大者已釋於九二九二閑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者也○雙湖胡氏曰夫子之贊乾之九五如此後乎有若之贊夫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正相似只是譬喻作義理說而成者以乾之於八卦取象也釋字穿鑿甚矣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傳】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本義】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誠齋楊氏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自四以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進齋徐氏曰文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臨川吳氏曰貴釋九之爲亢高釋上之爲亢无位者陽不得陽位也无民者純陽无陰也九三之賢在下而敵潛不應是无輔也此所以動而有悔也然亢者天時有悔若人事識時善處者雖亢而能不動則亦不至於有悔矣

潛龍勿用下也

傳 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雲峯胡氏曰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去聲

傳 隨時而止也 本義 言未爲時用也 厚齋馮氏曰舍與出舍於郊之舍同適止於位非久安也○臨川吳氏曰龍之在田猶在下位未爲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傳 進德脩業也 雲峯胡氏曰行所當行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傳 隨時自用也 本義 未遽有爲姑試其可 厚齋馮氏曰試如書試可乃已之試四位近五未遂有爲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治傳直吏反本義讀作平聲

傳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本義 居上以治下 臨川吳氏曰上謂在天居上而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傳 窮極而災至也 臨川吳氏曰窮謂亢災謂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治直吏反

傳 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隆山李氏曰四德揔聚一元何也元亨利貞同出於元如始聚然乾道之終則一元復用矣

本義 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或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子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數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健是天純與上文見羣龍无首文別作一樣看○雲峯胡氏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者蓋一百九十二爻皆用九各有所指乾之用九則獨以剛而能柔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所以與他卦不同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傳 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或問程易說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否朱子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焉如上文潛龍勿用下也便即是此段陽氣潛藏便是當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厚齋馮氏曰孔子釋潛曰隱白下曰藏隨事制義无不可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傳 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一作而化之

本義 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厚齋馮氏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輝○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傳 隨時而進也 本義 時當然也 臨川吳氏曰行即行事之行時當如此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林氏象曰初潛龍勿用而四乃革者言革潛爲躍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傳】正位乎上位當天德 德一作矣 【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單氏曰乾六爻皆天德也而五爲天位此天德之得位者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隆山李氏曰時行則偕行同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進齋徐氏曰乾以德明爻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亢則有悔故不言德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傳】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也 臨川吳氏曰剛柔適中天之則則若理之有限節而无過无不及者也又曰夫子於文言傳釋一彖六爻已竟又申繹彖傳至再以見彖爻之辭義理无窮蘊與難盡然獨於乾卦如此者蓋以六十四卦之首卦故特致詳此下重釋彖爻七節則與坤卦相似云○雙湖胡氏曰文言釋六爻凡三節第一節似以德言惟上爻又似說位第二節初似說位二似說時位三以上又似說用德三節却全似說時亦略有分別要之朱子所謂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說者元得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傳】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

【傳】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程子曰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謂之始初發生大享一時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之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朱子曰明道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此語說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跡處爲貞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朱子曰利貞著性情也是乾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他底性情說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復處○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攝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狀斷是已實瀨放服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入只到秋冬發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千乎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剝卦所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有生生不窮之意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別无句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理直是自然无安排聖人亦只是見得此機綫而發明出來耳○建安丘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發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開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爲四時合而二之則爲陰陽貫而二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靈峯胡氏曰夫子於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又如釋彖分而二之者也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利貞萬物之入機其入也生意斂藏於內故乾之性情乃可於此而見之乾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昉於此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朱子曰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問程易說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節齋蔡氏曰不言所利此所以爲大也若言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矣○雲峯胡氏曰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利字即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於乾利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則又渾乎一乾始之元又可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本義】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閒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或問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

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近趙善譽說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今注中便是破他說○雲峯胡氏曰剛柔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本義云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何也曰本義之意蓋謂剛健皆體也健則兼以用言耳以質言則有一定之體以性言則有无窮之用中者其行无過不及用也正者其立不偏則體也純者不雜於陰柔指剛健言粹者不雜於邪惡指中正言不雜於陰柔似專指剛而言不雜於邪惡似專指正而言本義之意皆以體也程子曰精者剛健中正純粹之至極本義曰蓋剛健中正之至極精者又純粹之至極其論益精矣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本義】旁通猶言曲盡 節齋蔡氏曰剛健中正而純粹精者惟九五足以當之兼用六爻以發揮其義者欲旁通以盡乎事物之情耳○雲峯胡氏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爲九五而言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傳】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曰 一作 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朱子曰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中溪張氏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爲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乃聖人之

德澤也○雲峯胡氏曰彖言元亨利貞屬之乾而文言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行中也彖傳言雲行雨施屬之乾而文言以屬之聖人乾之功固在聖人發用內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下孟反未見之見賢遍反

傳 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德者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爲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然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雙湖胡氏曰德行以在身者而言見之行以在事者而言初九德成行亨閒自可以見之行事矣但其時位方當潛陽故其德行雖可見之行而時位未能成其所以行也是以爻辭以勿用言之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傳 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本義 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朱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之功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進齋徐氏曰德者人所得於天之理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嘗不散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衆理而有諸己也學而弗問亦无以辨別衆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匪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張子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然仁者心之全德生生而不窮也德至於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者固非徒大而无窮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比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臨川吳氏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之以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其所已知於仁行之先寬之所居卽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卽問之所辨者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直龍反下同

傳 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本義 重剛謂陽爻陽位節齋蔡氏曰下卦以二爲中上卦以五爲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在天五也在田二也三上未至於五下已離乎二而中處人位唯乾乾不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傳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本義 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

也。雲峯胡氏曰：九三九四當合看。復之六四曰中行，以居五陰之中也。益之三四皆曰中行，三與四居六爻之中也。乾之三四亦居六爻之中，而文言以不中稱之，非但謂其不中也，謂其重剛而不中爾。蓋下乾之剛以二為中，三則過剛而過乎中；上乾之剛以五為中，四則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音扶。先，悉薦反。後，胡豆反。

（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程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又曰：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臨川吳氏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此天雖兼地言之，蓋以其主宰之理而言，非指輕清之氣為天、重濁之氣為地也。日月四時鬼神皆天地之氣所為。氣之有象而照臨者為日月，氣之序而運行者為四時，氣之往來屈伸而生成萬物者為鬼神。名雖殊，其實一也。其所以所以明所以序所以吉能，皆天地之理主宰之。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日月四時鬼神以氣言，故曰明、曰序、曰吉凶。○雙湖胡氏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所以為德為明為序為吉凶者，同一道也。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已。

（本義）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 或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朱子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從，先後相合，不差毫釐也。又曰：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臺溪王氏曰：先天而天弗違，天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為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之即天也，天即大人也。○雲峯胡氏曰：九二九五亦當合看。九五利見之大人，即九二之大人，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其工夫正在九二上。至與天地合其德以下，是釋大人之德，乃學聚問辨之極功也。九二大人於道不容不用力，至此則以道為體，无所容力矣。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喪，息浪反。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 厚齋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爻窮上，反下則退矣，亢變為六則亡矣，亢而无位則喪矣。○雲峯胡氏曰：初九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二句釋一字，而言君子者再，蓋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上九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三句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再，蓋必聖人然後不至於亢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傳)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

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厲齋馮氏曰：聖人所知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亢之得喪見矣。○山齋易氏曰：進退存亡在我者也，得喪則天之所命。○雙湖胡氏曰：天數中於五，陽之極不過於五，過則亢。知其時而處之，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節齋蔡氏曰：亢之得喪，其惟聖人乎。聖人不可以過也。

者，聖人也。乾之體用，至于歸正其德，乾之爲言，象六爻也。文言之終，言乾元之德，用九而歸於正，其德乃聖人之體。○聖人與文王同，是初爻所言，則爲聖人之德成名。

易簡，成，隱，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遠之聖能也，已是說聖人之德，蓋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蓋正是在位，所以安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甚无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九四位便更或躍在淵，伊川謂躍者之所安，是未離乎田，是乎所在。纔有水亦淺深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天。上天行尚不以足，依舊在不淵，以足下不離乎地，行得上下手便。

飛龍在天，不以足，不足一，不可，則足下不離手，行上手。也，不上以不九在二天，安下捷不此在，時中，進退不在得人，皆故不由之我，或只之聽若天時之。

了以聖人言之，使是又歷試，看文王三分天下有二，鳴條牧野，時到上九，又亢了，看未人處天運中无一時。

問：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邊將息，一邊將盛，人只隨他地去，看道理如何，道裏則將這道理，應去。

若本卦則本卦之象理明，吉凶之占，如此卦爻非是本只是說聖賢。那裏那文之通理成之，又曰：大抵易只是各。

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自取，皆有義，得之或亦乾之聖但純於陽之德，因聖人。

以至於恐不肖，亦皆得之，但陽之德自聖人。

又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其位之高下。

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

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无淺深也。○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都不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上，時見得相應者。○雙湖胡氏曰：六爻應與不應，此但以爻之陰陽言也，如此則是剛柔相應也。言應象，恒卦彖曰：剛柔皆應，恒卦上下皆相應，此六爻之應也。未之位也，皆六爻，相以敵應也，而不與是剛柔雖應也，亦不應，以此例矣，又六居皆應，又此雖居，卦爻相以應也。

着應六，初者爻皆應八卦，若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八卦皆曰：上下敵應不相與，則是剛柔雖應不應，此例也。六應上，四亦應初，二應五，三應上，皆陰陽之正應也。爻有陽剛應陰柔，陰柔應陽剛，上下相應也。

三若然，初上應下，四亦相應其二陽五陰爻五也，亦是陰陽之應，所以其實應，以相應者。

口相若應，皆陽之卦，應志，得位，是以陰陽相應也。蓋應者以其時，而有不同，故有以象而言者，有以位而言者，三以志應，以有舉人事而言者。

以動在三應，以而吉者，有以六四應初，而得其應者，无所應而凶者，有失其應而自失者。

有剝六三以而應失所爲吉，六四以上九而有相應者，无應而貴者，有以應而凶者。

故不可一概論之。乾卦六爻无應而不失，師卦九二以剛中應五，大有六五以柔中應乾，比五以剛中上下應之，小畜六四以柔得位上下應之，履卦九五剛中正而應。

若凡五卦，師六五臨二，升二以剛中應五，无妄六二以中而應五，中應五以无妄之時，以陰居陰之中而應，遯九五以剛中而應二，萃六二以中應五，隨人事以中而應。

二至若比五以剛中上下應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應之，小畜四以柔得位上下應之，又不下五剛應之，以六爻之應例論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一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以一作柔順而爲一作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朱子曰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卻當如此絕句此伊川只爲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平菴項氏曰物之牝者皆能順陽而行求其從一而不變莫牝馬若也故聖人取以象坤○建安丘氏曰馬象乾而坤言牝馬者取其爲乾之配也○節齋蔡氏曰乾貞剛健專固坤貞柔順承從

君子有攸往

(傳)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 朱子曰君子有攸往此是虛句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非也

先迷後得主利

(傳)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 程子曰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喪息浪反

(傳)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本義)⚋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又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節是亦有不利者○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剛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何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以下亦然自王弼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又曰占得坤體從西南方得其朋從東北方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比乾減半○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爲陽一半乾前後言從了南一截就西方言從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廬陵龍氏曰巽離坤兌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雲峯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无不利而坤有利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陽主義乾有剛斷意陰主利坤有欲藏意又輕清主義重濁主利安貞分而言之安者順

之爲貞者健之守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爲正○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比坤自取牝馬象晉錫馬蕃庶亦坤象此彖雜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中占辭也又曰彖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明東北喪朋後天卦位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受羑里之囚耶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於此矣令觀自利牝馬而下反覆致戒无非謹守爲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貞守之以貞也萬世而下可想見文王之心且可爲不安貞而占者之戒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本義 比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耍得時間乾有底亨時坤底亦亨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無所不包至則無所不盡乾之大無方而坤則未盡乎方也○臨川吳氏曰萬物之形皆生於地而其氣實出於天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承之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傳 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中溪張氏曰乾无不覆坤載哉凡物之无不載載於坤者厚爲之也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无疆即乾之不息也不息故可久无疆故可大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本義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廣平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節齋蔡氏曰含弘坤之事也光大乾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至乎光大也○臨川吳氏曰坤德配乾也元而能致品物之成亨者乃乾之功亦坤之功也乾坤非有二元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傳 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一作順天之功品物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朱子曰程傳云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

本義 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朱子曰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卻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間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主東北喪朋友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朱子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昧不得丞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朋然馬行却健故後得而有慶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言終有慶則慶不在今矣爲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非他所安之地自是喪朋也喪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問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從趨常道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只是如此○建安丘氏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西南爲後於坤爲得地故往西南則與類行東北爲先於坤爲不得地故往東北則必喪朋喪於東北則喪反於西南乃終有慶終即後也言其慶當在東北之後也○平庵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傳】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无疆蓋不同

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潛室陳氏曰德合无疆是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德應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建安丘氏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傳】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朱子曰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坂陀處突然起底也自順地平則不見其高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問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如何曰只是當時下字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疎了當理會底問地勢高下相因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无窮矣惟其高下相因无窮所以爲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李氏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

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之易以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有陰陽二氣之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盛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盡卦爻辭爻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移也說到陰處便抑遏塞絕也○聖人作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然惟恐其不窮○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若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當戒謹○其參閱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王危之之辭本義於此爻特詳焉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為仁陰之性順為義知不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陰陽消長之際陽為生為淑為君子陰為殺為惡為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又曰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氣象而知所斷陽之有學始之一陰即坤之初陰也其端微之意可見矣乾之陽主發見微便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隱伏擾亂則彰其已至君子退之難而小人進之易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傳】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一有也字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習齋劉氏曰坤

初六在始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凝意著之片象然夫冰霜之漸尚未至人見之知著微所畏者已凝寒霜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堅冰而其道字具載始

又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傳】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

應程子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惟坤卦不可吉問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又曰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地道故下後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粹若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者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聖賢之道其發无二致至有深淺大小〇朱子曰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又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說徹頭到尾皆然〇厚齋馮氏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尋坤則各盡其道也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朱子曰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而其直止是一定〇問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只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爲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則吉〇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則雖習而不利也如齋傳之人而得共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爲不吉也他皆倣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〇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爲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爲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當此戸自此用也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學者說到學者積習至於不習此聖人作易本有此意在〇雲峯胡氏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若云之坤五爻各取象唯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唯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則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雙峯饒氏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說之地之生物也蘊於中者畢達於外而无所回爭此可以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若其大則地之无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純能如地道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一作恭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咎一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者字臣之道也王氏大寶曰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剛動而柔縕之含章也〇進齋徐氏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事成无成者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

【本義】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

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朱子曰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爲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爲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爲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雲峯胡氏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德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又獨詳焉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傳 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漢上朱氏曰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東萊呂氏曰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爲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皆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音智

傳 象只擧上句解義則幷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東萊呂氏曰傳云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着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觀小水多雖抑遏固閑終必泛溢將就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煩閑費力○雲峯胡氏曰小象於三言知於二言義仁禮之性健義知之性順君子於坤法其柔順之貞而已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傳 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或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爲上下閉隔之時與連陰不中二說如何朱子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宰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問比干事如何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廬陵龍氏曰朱子當去當隱之說深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諛苟祿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是小人之說也豈易之旨哉

本義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

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朱子曰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足象中已見占意陰則渾不發底六三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不發了所以括囊問本義云六四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爲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雲峯胡氏曰陰虛能容有囊象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隆山李氏曰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傳 能慎如此則无害也建安丘氏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慎則不害矣

六五黃裳元吉

傳 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爲柔順，或爲文明，或爲暗弱；在坤，則爲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一作大），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或問伊川解作聖人

示戒這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无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甚朱子曰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嘗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說得絮了〇隆山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皐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德在乾九五乾坤相遇者堯舜皐夔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則堯舜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禹皐陶益稷三謨是也合典謨而觀然後堯舜皐夔之事業可見今乾坤二卦而觀然後君臣之配應可見乾坤定體一純而不雜坤六爻无君位與諸卦六爻自爲配應當不同乾爲君六爻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爲新莽武后之類此賊道之大者不可无辨〇厚齋馮氏曰天下之變无常社稷有綴旒之危矣不據腹心之臣從權制變而社稷以安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代之常制然則人臣而行君事無世無之坤之六爻初亦之四戒之上又戒之而五復爲戒懼之辭世不卑而至於大變則爲臣若不收犯難而任事爲君者終疑其臣於下誰與寄社稷之託不可之大者也亦惟忠誠純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黃裳者是賴爲而後成社稷之功矣〇雙湖胡氏曰隆山所論甚當然先儒說乃是程傳

傳意誠以五爲君位不可以臣與婦居之而不知坤既純臣道則六五正大臣之位不得例以居位言矣然使羿莽媧武之徒居此位其不爲羿莽媧武之禍者亦希矣居此位者其必如六五黃裳之大臣焉斯可耳善觀程傳者正自不妨並致其戒也

本義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朱子曰黃裳元吉不爲是說在上之人當盡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如這箇則无不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爲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又曰凡易中言占若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是也〇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子服惠伯云云謀坎外卦險故彊坤外卦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夫易猶言此易謂比黃裳之占易道正大故險事不可以占〇節齋蔡氏曰黃象五裳象六〇厚齋馮氏曰黃以明其爲地之色也裳以明其配乾之衣也〇林氏栗曰乾爲衣坤爲裳五雖尊配乾而爲下矣〇雲峯胡氏曰離六二象黃離之六二象黃中裳又下象中六二象黃裳可也何乃於六五言之蓋六二陰而在下柔順中正自然无不利六五以陰居尊非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必不能大善而吉也故曰黃裳元吉者則大亦善外之意可以六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傳】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爲元吉 息齋余氏曰坤六五黄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則止發黄裳義蓋通坤卦皆可言裳唯六五則爲黄裳所以可貴也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中而含章但戒其華之露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傳】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黄【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或問坤上六不言凶何耶朱子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黄不言而凶可知問乾只言亢坤卻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陰▢不足常動父若无乾便沒上載大抵陰陽二物本則无陰只陽盡要使是陰〇臨川王氏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〇厚齋馮氏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戰之究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奏戒陽也〇雲峯胡氏曰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者猶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黄兩敗俱傷陰疑極盛豈能獨傷陽哉又曰初上取象小人之情狀著矣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暢於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若堅冰之至於其終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傳】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朱子曰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抵皆是抑存 〇伐然畏讖底蘊〇建安丘氏曰坤卦六爻上二爻言陰道之消長中四爻言臣道之體晦初六陰之微故曰履霜堅冰至其長也上六陰之極故曰龍戰于野著其窮也此以陰道之消長言也二與五居得中位臣道之盛六二位內故曰直方大言其德之盛也五位外故曰黄裳元吉言其[illegible]之美也三與四居位不中臣道之險者三爻陰位陽靜中有動故曰含章含則有時而發也四爻位俱陰靜而无動故曰括囊括則无時而可出矣此以臣道之順路言也〇雲峯胡氏曰乾六爻皆取龍爲象坤之取象曰履霜曰直方曰含章曰括囊曰黄裳曰其血玄黄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

用六利永貞

【傳】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厚齋馮氏曰乾極則變九得變而爲六今能用九則不失其爲君之道坤極矣六將變而爲九能用六則不失其爲臣之職用九在无首用六在永貞永貞所以用六也

【本義】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

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朱子曰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撲了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无又曰坤雖變而爲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元亨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便服西南得朋皆是无頭處也〇雲峯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則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公强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無取世變者當如之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傳】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

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沙隨程氏曰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素所以大終也

本義 初陰後陽故曰大終朱子曰陽爲大陰爲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凡陰皆變爲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雲峯胡氏曰既從出陰陽二字於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於以見陰爲小陽爲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本義 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朱子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剛亦是決然德也須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說坤至柔而動也剛○建安丘氏曰坤體本至柔及其生物發動剛柔中未嘗无剛也本至靜而大德曰生賦形一定不易於此可見其德之方也○西溪李氏曰聖人恐剛字害坤之體故曰動也剛動其發用處○臨川吳氏曰乾之爲德不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爲乾元之大坤之爲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元之至

後得主而有常

本義 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臨川吳氏曰象傳言後順得常此言後得主利是爲坤道之常也○進齋徐氏曰後得主而有常是乃釋利貞之義隨後順乾則得其道而主利可以常久也

含萬物而化光

本義 復明亨義臨川吳氏曰象傳言含弘光大此言靜翕之時含萬物生意於中動闢則化生萬物而光輝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傳 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

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賛坤道之順也或問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朱子曰靜无形方有體方是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本義 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申象傳之意臨川吳氏曰彖言乃順承天此言坤道之順承天之健而隨天之時以行彖與文言互相發○隆山李氏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不應一以柔順爲正承天之時而作成物又終其功則得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總言純坤之大體以爲體坤元之用者當後天而不可先人也○中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悴一出於天而地但聽命焉方其煖然爲春地亦與之爲春也及其凄然爲秋地亦與之爲秋也坤道其順乎亦惟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耳○雲峯胡氏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傳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

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一无於字冰小惡而至於一无於字大皆事勢之順長也【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

朱子曰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漸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思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慎此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也直到得到當了却方辯則地敗成事來見說最好○東萊呂氏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得積惡如何得不積內那則賊集害殷則納聚若習中有容著惡處善自然積習中无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臨川吳氏曰小善積而爲大善則福慶亦大而爲餘慶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則禍殃亦大而爲餘殃必然之理也○雲峯胡氏曰諸家釋順字謂善與不善皆由順而後積本義作慎言當辯之於微也蓋善與不善皆自微而至著於其微也當而謹之則善惡之幾以決善念之萌以至長自不肯甘爲不善之習矣以此見讀作順字不若慎字有下工夫處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一作則內直義形而一作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乾九三言聖人之學坤六二言賢人之學此其大致也若決欲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无異道故也○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又曰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无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无許多人欲牽惹也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朱子曰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暫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挍斷之處若是圖時便轉動得未有事時只哉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敬譬知兼義便是能照底○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又曰須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若無敬也不知義之所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盡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微則亦不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顛倒又卒動了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无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使敬以直內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

无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暗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附不可轉正爲敬者蓋未也敬則心必正敬則與怨稍神不令故問乃是正以直內處爲下一轉語泥與起禮柢所以敬字更有工夫○雙峯饒氏曰所謂義者卽人心本然之正所謂方者卽人心義制之義皆其因而外躁我者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疑不於所家善畢集而其德大矣微則用全備无適不實其於行其但然无所疑專此所以不習而无不利也心實言不氏曰直方以用言正義以體言敬立而內直也體同有用也敬以義言之則敬為體義誠皆金用體用兼合此其德所以不孤也又曰乾九三明誠並進皇人事也坤六二敬義信立學者事主於是皆學之要集義小謙學之功○隆山李氏曰文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傳 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粲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而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者也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以臣事業之著於世間自有始不可挾才能而躐等以人取三五同功嫌逼之禍也○節齋蔡氏曰代天終物而成功主於天者地道也以數言之天數終於九天不足于終代其終者地十也○中溪張氏曰承天成天者有所不足於其分存所不成也凡地之於天之於

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正而能代上以終其事也下繼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平菴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讀若非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傳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臨川吳氏曰天本蕃若君子有所朝廷既治庶類蕃是也賢人共蕃者所用不成後民用隱見也○平菴項氏曰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其人始也盛東萊呂氏曰天地人物之化草木蕃之天矣

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則見否則隱伊春生秋冬氣至則閉問不容易物不待思慮計較也若人未之已陽而則巳作事有所以偏貫人隱著者蒸人穉自時物異大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蓋於人而巳○雲峯胡氏曰六四文言與初六相似兩爻苦言人之善不善未斷之口蓋言慎也六者三繫大微陰之於陰當謹之獲蓋於重陰之時發言天地之交不交未嚴密曰言謹也初當謹

君子黃中通理

本義 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

正位居體

本義 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平菴項氏曰黃中正位矣

在其中爲黃字通理居體暢於四支爲裳字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傳 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一作唯）故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本義 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中或問二坤之二五皆[illegible]說五爻是否[illegible]未說二之[illegible]

[illegible]得地道之說[illegible]

小註 朱子曰[illegible]黃中通理[illegible]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illegible]

[illegible]

○ 未釋爲黃中[illegible]養熟[illegible]存固[illegible]天理全而人欲去[illegible]

厚之美暢於四支發於事業[illegible]爲美之至[illegible]也必黃中實而通理[illegible]

胡氏有曰六五之謂大而化之[illegible]看之故之[illegible]謂以聖君亦如此言意盖直○內方

外之君子[illegible]黃中以方外[illegible]是之[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工夫[illegible]

智中[illegible]凡事徹上徹下表裏[illegible]不是即所以爲黃中以爲義以

理五之尊[illegible]黃中通理體也本於[illegible]不失乎[illegible]二之常二正之位直內方外

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爲于僞反離力智反夫音扶）

傳 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本義 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盖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小註 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之謂雜也陽曰[illegible]之於陽曰嫌之於无陽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illegible]言陰[illegible]

○似君子[illegible]西河[illegible]李公氏曰[illegible]玄之天美色矣也君子[illegible]黃地也色然也終以難[illegible]曰野天地之何雜然哉[illegible]

天地定分不可易故坤之月六爻皆曰天而[illegible]玄黃生地之理○无節有萬刻[illegible]

氏曰[illegible]雖生於子而[illegible]陽[illegible]始於亥[illegible]十月之陽以[illegible]明之古文

而息一人爲陽其[illegible]陰[illegible]子而生[illegible]於[illegible]无陽也故[illegible]龍以特未成

耳聖人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於亥[illegible]

人謂六十三月[illegible]陽故月皆[illegible]以[illegible]於陰之此○[illegible]三峯曰胡氏[illegible]有上六美含亦

當與六十三月[illegible]陽月皆揭[illegible]以出於陰之此[illegible]

之[illegible]小大知之有[illegible]陽矣也天上道曰不陰可[illegible]一於曰陽无必[illegible]故則稱與龍陽於爲盛均陰敵而

時陽[illegible]也[illegible]辨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於陽初在則臣如子六難五罪之不黃容裳在元吉君積父善則之宜

慶有[illegible]其血玄黃不能積不善之於於殃初有則餘如也上六

☳☵ 震下坎上

傳 屯序卦曰（一无曰字）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

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
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
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於
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
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誠齋楊氏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
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陰山李氏曰乾坤之後次以屯蒙此乾坤以生育之功付之三子也屯初建侯蒙
二克家五童蒙蓋為是也○雲峯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艮坤交乾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
交故先為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正一作固)非貞(正一作固)
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
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或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朱子曰
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中
溪張氏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而為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

(本義)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
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
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
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
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
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
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
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
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
則吉也朱子曰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問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
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
皆如此又問屯利建侯此占恐只乾卦利見大人同例曰然此亦大筮如此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
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
以曰不可為典要○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世遽稱元亨亦猶盤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卦
辭大抵主在震初九一爻勿用有攸往震性好動戒震也○雲峯胡氏曰初九以震之一陽居陰下而為成卦
之主元亨震之動也利貞為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
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乃旦反六二象同)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中溪張氏曰乾坤之
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而若承上接下之際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為屯也

動乎險中

(傳)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
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
動於險中為艱屯之義

大亨貞

本義 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或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雷雨之動滿盈

傳 所謂大亨而貞一作正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傳 上文一有既字言一有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以字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龜山楊氏曰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或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朱子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

本義 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朱子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不可遽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蓋動而遇險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也○雲峯胡氏曰彖傳自屯以下例分作兩節釋卦名是一節釋卦辭是一節或卦辭有未盡者從而推廣之如乾坤文言是也本義但分卦體卦象卦德卦變而彖之吉盡矣雖也曰二體之象又曰二體之德見卦象卦德又因卦體而見之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傳 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一无也字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本義 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或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朱子曰需是緩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无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東萊呂氏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擾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隆山李氏曰坎在震上為屯以雲方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為解以雨澤既沛无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解者乃所以散屯而雲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臨川吳氏曰君子治世猶治然欲解其紛亂亦猶屯之時必欲解其紛結也經者先總其序為一而後分之綸者之合一而分緒者先比其緒

爲二而後合之象雷之自二而合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傳 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東萊呂氏曰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於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輕進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豈謂以磐爲戒乎○臨川氏曰利居貞者非利在我利建侯者其利在民也

本義 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也或問初九利建侯本義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此占與象異如何朱子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雲峯胡氏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爻言磐桓主爲侯者而言宜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不宜緩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傳 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臨川吳氏曰志行正因文辭居貞而廣其義居則不行行則不居初陽剛之才雖磐桓未可進其志固在於得行其正也居而自非其志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傳 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之於陰自爲貴乎誠齋楊氏曰震以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雲峯胡氏曰乾坤初交提出陰陽二字此則以陽爲貴陰爲賤陽爲君陰爲民尊陽之義益嚴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反

傳 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一作五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回如辭一有助字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

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一作正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或問匪寇婚媾程傳云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逆然非爲寇也乃來求己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己皆正指六二也○縉雲馮氏曰初寇二二欲應五而不得應也之象也自己行載他人得而制之者陰柔故也○進齋徐氏曰易之道有己正而他反取之以爲邪者有己凶而他反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爲寇睽之上非不亾也而五承之則有咎吝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己爲婚媾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朱子曰耿氏解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卻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育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實○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雲峯胡氏曰屯如以時言邅而未遽通也邅如以遇屯之時者而言回而未遽進也屯者陰陽之始交二與四陰居陰初與五陽居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曰婚媾取陰陽之始交也○孔氏曰此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其餘人事亦當法此如有人偏近於難遠有外應未敢遽進致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相合

是知爲事皆象於此非惟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義皆然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傳】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雲峯胡氏曰柔乘剛非常也十年乃字則應乎剛而反常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

象同

【傳】六三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朱子曰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閒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指五无虞无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建安丘氏曰屯四陰爻二四上皆言乘馬而三獨言即鹿者蓋二四上爻皆以陰居陰才位皆柔不能進者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班者將進而止不能往者也六三以陰居陽爻柔位剛躁於進者故有即鹿无虞之象无虞即鹿者不量而進徒勞而无功也○雲峯胡氏曰卦下體震震動也初九利居貞猶戒其輕動六二貞不字則喜其不輕動六三不中不正上无正應而妄動取困必矣故有逐鹿无虞

陷入林中之象幾者動之微六三互體艮聖人於其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止者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之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傳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窮一作困)也

(雲峯胡氏曰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傳 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

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剛一作陽)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剛一作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无陽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己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東萊呂氏曰屯之六四居近君之位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虛自知不足下親賢於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擇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本義 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或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就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朱子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其未然也○雙湖胡氏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求四為婚媾求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先行者以是為吉无不利者乎○建安丘氏曰三四皆欲從初者也四以應而往吉三以不應而往則吝往同而吉凶異者應不應故也○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之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男下女為婚初下二婚媾也二之不字非應也初下四求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士夫有不待求而往者讀二四爻辭亦可見矣諸家多以求婚媾為四求初唯本義謂初居下而應於己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媾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夫出處之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傳 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己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傳 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朱子曰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

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貪門啗畏實變目。手因令敎爲同。又不知來漢時若一向畫引

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時都无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雖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誠齋楊氏曰以剛明之主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膏猶屯也者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

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惟一初九遠而在下賢而在下然則將欲有爲誰與有爲哉此所以屯其膏也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雙湖胡氏曰六爻惟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二曰屯如

大陽之屯也五其膏五曰屯之也可以施而不曰是自屯其膏出納之吝有司非大君之道也又曰

學易者貴於識時屯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陰時之已去者也

時已去雖陽剛亦无如之何象故爲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式豉反

【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中溪

張氏曰光陽德也五陽德本明以陷於坎中爲二陰所揜故曰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傳】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誠齋楊氏

曰屯上雖極非剛明何以亨今以柔當之進無必爲之才退有無益之泣朝夕必亡而已唐之僖昭是也○東

萊呂氏曰屯極則當變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

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

更不容停待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雲峯胡氏曰爻言乘馬班如者三二班如待五也四班如待初也上陰柔无應處屯之終其班

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蓋初得時也三比初亦得之五失時上比五亦失之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傳】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建安丘氏

四陰凡卦以陰陽爻之少者爲主故然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

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則卦之所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

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如而不能進上逆初而反卦之窮甚

䷃ 坎下艮上

〔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白雲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物生而後稚卦之序也誠齋楊氏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舒曰屯釋而未達曰蒙○雙湖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家艮爲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爲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既位君師立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

〔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朱子曰伊川說蒙亨發蒙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白雲郭氏曰物稚者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所以亨也○毅齋沈氏曰蒙昧而能亨者由九二以剛中之德時而發之所以亨也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朱子曰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而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只是心下昏矣○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盤澗董氏曰本義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者也○雲峯胡氏曰諸家訓亨與利貞以亨爲蒙利貞爲養蒙者惟本義以爲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於貞易必如是者方爲不滯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
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雲峯胡氏曰卦象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內外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傳】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無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張子曰蒙卦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是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以亨行時中也○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於五陰之暗時而發之无過不及所以亨也○東萊呂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之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鉗會此說亢然不從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步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使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傳】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東萊呂氏曰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肯厭蒙者之瀆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實中天理迴究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或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朱子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

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之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南軒張氏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穉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亦此而已謂之小人者亦此而已人於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爲動作時節道是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於此乎○雲峯胡氏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是无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亨時之中爾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宜養正過以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行下孟反六三象同

【傳】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南軒張氏曰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西山眞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唯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而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專則其應不窮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義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朱子曰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

裏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這意思都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事通云育德是艮止也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進齋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

【傳】初以陰暗居下卞民之蒙一作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尙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旣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喩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喩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書曰朴作教刑是也○童溪王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書制官刑儆于有位具訓于蒙士初陰暗是蒙士也○建安丘氏曰治蒙之道示之以刑則人知警畏自可撤其昏蒙之蔽而先拘攣之患開發之機由此而始初六以陰暗之蒙切近九二陽明之賢是以開發之故曰發蒙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

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服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雲峯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本義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雲峯胡氏曰。君師之道。正而已也。初志行正蒙。初以正法。初之正。猶懼失之於終。況不正於初乎。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傳 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誠齋楊氏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隆山李氏曰。震以建侯而有經綸之功。此長子事也。坎以剛中而有克家之能。此次子事也。艮以柔巽而得童蒙之吉。此少子事也。乾坤三子。蓋是各得其宜矣。

本義 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朱子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

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內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二象字。兩又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交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蒙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於應爻見之。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傳 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本義 指二五之應。進齋徐氏曰。使蒙者與發蒙者之情。一不相接

雖有善教無從入也○雲峯胡氏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此二之於初發其蒙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言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具反

傳 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群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本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朱子曰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箇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雲峯胡氏曰諸爻皆說蒙此爻別發一義蓋其所適見利忘身之不足以盡之女一失身且如此士而失身於所從用之何利爲○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舍初而從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正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傳 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本義 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六四，困蒙，吝。

傳 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本義 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節齋蔡氏曰困蒙如困而不學之困○隆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故從九二則下陽六三能從上九則上陽六五獨遠於陽无以發蒙而久困○中溪張氏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降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

傳 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本義 實叶韻去聲。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爲明者六四之困遠於陽故也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平菴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沙隨程氏曰小象叶[illegible]韻故太玄則亦有韻孔氏正義於都爻亦皆論之○鄱陽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節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

六五，童蒙，吉。

傳 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賢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貴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當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雲峯胡氏曰屯之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於初言之蒙之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於五言之何也知二之為蒙之主則知五之為童蒙矣童蒙純一未發以聽於人五居尊位而能以童蒙自處一聽於二其吉可知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傳】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雙湖胡氏曰順以爻言巽以志言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說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近說去卻事事上有用若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蕭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蒙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或問本義只就自身克治上說如何朱子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進齋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下者既皆蒙在上者又高亢情意不接戾此扞格乃以為治而至於擊蒙也○雲峯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爻相照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為害者也故曰不利為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其能不為外誘之物所化惟為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雖過於嚴乃為得宜故曰利禦寇且曰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朱子之教人可謂精且備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白雲郭氏曰上九過剛之才擊蒙則為暴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其蒙之害也○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上之下之順也○建安丘氏曰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為蒙之主其曰包蒙吉納婦吉則爻之所指可見矣至上九則但擊蒙禦寇而已其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 乾下坎上

【傳】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稺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

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限故須待而後進也徂徠石氏曰凡乾在下者必當上復今欲上進前遇坎險未可直進宜須待之○誠齋楊氏曰傳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一无正字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南軒張氏曰利涉大川者乾行乎坎也以剛中之慮臨事而惟何所往而不利哉○西山真氏曰按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利濟險涉難之義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朱子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又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雲峯胡氏曰需待也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在上又為衆所需需而无孚无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傳〕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本義〕此以卦德釋卦名義○涑水司馬氏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隆山李氏曰乾之三陽在下而上卦遇坤離兌則為泰為大有為夬直无閼礙何也柔順往上而无逆也若夫坎險在上安得冒進而不少需哉○中溪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傳〕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傳〕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

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建安丘氏曰乾在坎下爲需剛健而不陷故云利涉大川乾在坎上爲訟健无所施故云不利涉大川

[本義] 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即一般這只是要協韻耳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雲峯胡氏曰凡五皆天位也不足言特於需發其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樂音洛

[傳] 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本義] 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朱子曰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東萊呂氏曰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蘗之託昏宴之逃者異矣○勉齋黃氏曰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則是兼取於飲食宴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爲需待之義飲食宴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也其義九五一爻盡之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傳] 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本義]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隆山李氏曰安常守靜待時之義以乾之健而必進乃能需以待焉以此涉世待咎之有雲峯胡氏曰邑外曰郊郊亦人以象乚之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遠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以于况遠而近也初能需于曠遠之地而又戒之以利用恒者身不輕進之志不妄動時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乃旦反

[傳] 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爲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爲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傳] 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本義]

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臨川吳氏曰：九二剛而在地上，位與坎水中爻相應，猶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漬于其中，故曰需于沙。有言如郊忌有遠害，謂以口語相傷也。○雲峯胡氏曰：初最遠坎，利用恒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象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

(傳)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本義)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雲峯胡氏曰：下體乾，九二衍在中，即乾九二寬以居之也。初不失常，故不犯難；二以寬居中，故不急進。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朱子曰：以其逼近坎險，故有致寇至之象。○廬川毛氏曰：近則有言，迫則致寇，其勢然也。○誠齋楊氏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遑；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抑水也，猶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雲峯胡氏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陸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漸內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陸，平陸非鴻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遇坎而曰致寇至，漸之三至坎而曰禦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非在寇，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云。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本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或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朱子曰：言象中本无此意，占若不可无此意，所謂占外意也。○問敬慎二字。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唯恐有失之意。又只孔子辭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

又只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害。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致矣。○建安丘氏曰：坎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傳)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程傳釋穴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

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雙湖胡氏曰：坎為水為血，今不曰需于水而曰需于血，故本義以為殺傷之地。四，下卦之上爻，有出自穴之象。○雲峯胡氏曰：出自穴諸家以為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於穴，本義以為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於穴。夫以小畜之時，下三陽並進而六四當之，其終也猶血去陽出。需之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宜也。以為不安於其穴者過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傳】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陰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傳】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或問需于酒食貞吉，朱子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進齋徐氏曰：九五為需之主，以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援者也。陽彙而進，陰引而退，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人君於此復何為哉？唯出而位乎中正之位，需于酒食，饜飫宴樂，與天下相安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雲上於天，物需雨澤以為養也。需于酒食，人需飲食以為養也。○雲峯胡氏曰：酒食坎象開闢，以求生，民有欲矣，大於飲食男女。此卦封交既於婚媾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吉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正當需，且宜需于酒食，安以待之，況在下者乎？五之需于酒食，非正乃吉，況在下而可安酣无度乎？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其設人之意切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群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新安胡氏曰：四，外卦之初，出尚有可之之所；上，外卦之終，出無可之矣，故入而藏。出進其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於巢穴，所以避陽之來。○隆山李氏曰：三陽，君子也，其進也，四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小人不敢干君子，君子亦不薄小人也。乾知險而需，所以為君子之謂；陰知敬而避，所以為小人之戒。○臨川吳氏曰：上獨不言需者，時既終矣，无復有所需也。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朱子曰乾陽上進之物[illegible]遇坎陰不可遽進以蹈於險故爲需遇此時節當隨遠隨逆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愼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雲峯胡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故可出於險故曰出者詳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惟入于陷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來當无變險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都浪反後凡言當位不當位者倣此

[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發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愼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本義]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隱僭家之有西堂之類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奇耦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東萊呂氏曰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凶不待言至於餘四爻雖皆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愼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欽曲停待終是少錯

䷅ 坎下乾上

[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旣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建安丘氏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爲訟不公則有爭爲訐非訟也○雲峯胡氏曰屯蒙之後繼以需訟訟由於需也不能无需訟由於蒙人不蒙无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馮氏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虞芮之相讓是也終凶雍子納賂而藏罪邢侯是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傳]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本義]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己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

應與又爲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朱子曰訟攻責也如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〇盤澗董氏曰九二中實爲有孚坎險爲窒坎爲加憂爲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此卦其一例也先生嘗曰卦辭如此爻辭極齊整蓋所若文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義不同者此爲不齊整處是也〇雲峯胡氏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爲孚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

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以涉川九在外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就孚訟之危就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其分則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爲訟以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利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別白言之所謂隨其所處爲吉凶者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傳〕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嵩山晁氏曰上以剛陵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〇雲峯胡氏曰上下以分言本不當訟上剛以勢陵下也下險其情始不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己險而彼健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爲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爲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傳〕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一有或字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楊氏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質其訟之理夫鼠牙雀角之訟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爲聽訟之大人有不尚中正可乎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傳〕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

身犯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本義]以卦

變卦體卦象釋卦辭朱子曰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則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進齋徐氏曰天下惟剛者訟來者不訟以陰而過健所以訟也二以剛中則爲有孚但二五剛故而不相應上下猶有窒塞之情必因其窒塞而懷吾惕惕憂懼之心不過於訟則爲吉以其剛來而得中也訟卦下體本艮今九自三來居於下卦之中而成訟故得訟之中吉終極而成則凶故又以不可成戒之○建安丘氏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於此剛自上而反下爲來柔自下而升上爲往爲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多自三陰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二陰四陰二陽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也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无及矣○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平菴項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二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淵之隱肖是覆之天下之事未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覩離而不敬也偶辭之端夫豈在大書劉其飯地分於毛筋之間蘇史滅宗總起於笑談之頃訟始之語豈不深切著明乎○丹陽都氏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蘭氏廷瑞曰六爻雖初與三陰柔而不爭故不言訟○臨川吳氏曰柔弱居下未能終訟故曰不永所事雖有一語之傷而終則吉也與終凶之辨不同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才料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臨川吳氏曰不永所事此朱子所謂意象也○雲峯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中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又曰終凶者上九在訟爲終在人爲不然終吉者初六在訟爲不終在人爲有訟○誠齋楊氏曰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怨而无違心故辨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怨而不敢於大訟故辨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卽戒訟非可長之事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傳]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旣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旣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

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也【本義】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今解者却要牽強故只得說小邑来當以爲易有象數者以此聖人之家便依様子本不可考王弼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令看得不解徒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節齋蔡氏曰克能也位柔故不克逋逃也隱內柔之中有逋象邑內地退處卑小故无眚。雲峯胡氏曰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但九四居健體之初非能用其健者九二爲險體之害則本欲用其險者本義謂其本欲訟蓋詩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眚爲爾○進齋徐氏曰退處卑小亦居限之意也苟猶豫大邑雖曰退踈跡尚可疑如私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據防請後豈理也哉○雙湖胡氏曰六爻自五君位外上不足言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於先不克而後逋竄亦非本无訟上之心也易於君臣之際其嚴矣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傳】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傳】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本義】掇自取也平菴項氏曰上兩句皆是爻辭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得句法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進齋徐氏曰聖人於初三兩柔爻皆係之以終吉之辭所以勉人之无訟也苟知柔而不喜訟者終吉則知剛而好訟者終凶矣

或從王事无成

【傳】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一作處)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

止爲善也。平庵項氏曰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進齋徐氏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象之訟不可成也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雲峯胡氏曰食舊德與位乎天德語同位必稱德而居故寧德過其位毋位過其德食必稱德而食故寧德浮于食毋食浮于德食猶食邑之食九二邑人三百戶食之最約者也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逋於分之小僅可无眚三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安守其分之當雖厲猶吉謂之貞者守常則爲貞不守常非貞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爻辭同此獨不曰有終者三下卦之終也在坤之三而或出始雖无成而後猶可以有終在訟之三而或出位是其无成而已訟圖非可終者本義曰占者守常而不止則善矣蓋守常而或出則非貞能守者矣深戒之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傳】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一有於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東萊呂氏曰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爲訟者也左右前後皆无可者雖有好訟之心咨不從聽則其心必自返而歸善故曰復即命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无所施則必復就於正理渝變而爲善也譬如水之從濫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循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亦有善惡兩行於惡既不得勝不之於其辯何之乎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括蒼龔氏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爲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有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究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雲峯胡氏曰命有指理言者有指氣言者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也此曰即命指理言也皆上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渝之正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又如此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傳】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建安丘氏曰二沮於勢四屈於理此不之

美所以止於无眚而四之貞吉所以為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盧川毛氏曰使小民无爭安用有司使諸侯无爭妄夷可也然則天下不能无爭者勢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其主之也又曰九五乃聽訟之善刑獄之官豈足以當之不必寧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如刑獄亦豈得不致之王制周官盡可无矣所謂罔攸兼于庶獄事之小不必聽者也又曰朱子謂筮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如此乃无滯得蓋訟者遇此爻則為利見大人之中正曲直以定乃所謂元吉也○雙湖胡氏曰九五為訟之主訟元吉亦為占者人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雲峯胡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聽訟必得其平然古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傳】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東萊呂氏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許訟之繁多至于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成吉苟件件等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成吉者本无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中溪張氏曰九五出而聽天下之訟惟中則無偏聽之病惟正則無私繫之失舉天下之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決矣此所以大吉彖曰尚中正象曰以中正則知人君之聽訟當以中正為主也獄訟之歸舜虞芮之質文九五有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褫敕紙反

【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南軒張氏曰以六三對上九剛柔不敵矣故六三但食舊德元吉上九錫之鞶帶褫○兼山郭氏曰鞶帶大帶也男子鞶革婦人帶絲蓋賞命之服非以賞訟○雲峯胡氏曰或設者也非必之辭上九過於剛故若訟勝而得鞶帶終錫且三褫之況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豈有終得之理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平菴項氏曰上九以剛居柔可以不克訟矣而在訟之終居高用剛不勝不已此終訟之凶人也○厚齋馮氏曰初六上九不能无訟明矣而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盤澗董氏曰凡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三褫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即本義所指卦體者是也○建安丘氏曰以六爻言之則上乾三爻與下坎三爻訟也九五居尊為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之人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揆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揆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

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羞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四

䷆ 坎下 坤上

(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龜山楊氏曰自昔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主附師象也○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險之一體與師動衆尤其最險者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附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朱子曰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是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泰敬齋肅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好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吉之如此則是卻做得是便是吉了達有甚咎○師衆辭亦是說得齊整○東萊呂氏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爲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爲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焉爲坎矣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事○隆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以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爲用惟守一貞足矣又曰師以殺伐爲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咎唯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況反

【傳】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漢上朱氏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爲師衆之義也○西漢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雲峯胡氏曰本義提出一

以守依春秋書法謂能左右之也一陽而五陰皆爲所以剛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於正則爲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爲霸者之術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傳】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進齋徐氏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爲將之道蓋不剛則无威衆而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懷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此師所以貴乎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此師所以貴乎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傳】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周一作无咎也【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童溪王氏曰殺戮之慘狀德之苦勞民而費財所謂毒天下也○雙湖胡氏曰家正可甚貴六五剛中而應資九二行險而順資而體師本毒害而民從之吉且无咎者得以中正順道耳後之王者可以觀矣○雲峯胡氏曰剛中而應象傳凡五見或五應二或二應五本義於他卦不明言之而師獨曰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在師之時五之信任乎二尤不可不專也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指深

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傳勅六反本義許六反

【傳】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朱子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緼也○李氏曰容民則无流民畜衆則无叛衆左傳武有七德安民和衆亦此義也○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隆山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程子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

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隆山李氏曰二爲師主初受節制有師出以律之象○西溪李氏曰甘誓攻右攻左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爲師也○雲峯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傳】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傳】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

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東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者是以有功而宜齊寵錫者也○臨川吳氏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是也至于三者天寵之優渥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建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下卦之中有帥師之象惟二以剛居柔得師之中无過不及故吉无咎獨與卦辭同也○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所謂丈人者故吉而无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矣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二故曰錫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威字）懷萬邦也建安丘氏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而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雲峯胡氏曰爻言王命象言天寵亦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象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世使奄中人監軍者師之爲任而不敗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或問師或輿尸伊川說爲衆主如何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其尸而歸之義○雲峯胡氏曰剝一陽在上而衆陰載之有得輿象六三衆陰在上如輿尸而坤爲輿坎爲車輪有輿尸象此爻甚言師徒撓敗之凶以見爲師之成敗生死皆繫於將九二剛中可以用師六四柔正稍能全師以退六三不中不正才柔志剛輿尸而歸其凶何如哉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傳】師之進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

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進一作】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臨川吳氏曰：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為次。按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猶不進前而退後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必一作无】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於何有。○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丁丈反

【傳】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戎【一作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子【一有者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程子曰：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也。○厚齋馮氏曰：禹之征苗，啓之伐有扈，胤之征羲和，自虞夏以來，其伐有罪，必執言，不但鳴鐘以從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或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朱子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雲峯胡氏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即彖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

【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建安丘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三才弱不足倚仗，必致喪師而歸，是任使之不當也。○雲峯胡氏曰：一使字繫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或當或否，吉凶天壤，可不戒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建安丘氏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終。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取勝略徇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還，必生僭竊亂邦之器。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本義】聖人之戒深矣。雲峯胡氏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懷邦亂邦，大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戒。雖後世兵書之精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況於論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書之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捨此而他求之。○建安丘氏曰：師卦以九二一陽統衆，故有大將統兵之象，故卦名曰師。出師之道不可不正，故曰師貞。帥師之任不可非人，故曰丈人吉无咎。蓋只七字而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六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中四爻，六五為任將之君也，故以長子弟子係之。二三四三爻則皆用師之將也。九二以剛居中，成而不暴，持重之將也，故有師中之吉，卽五所謂長子也。六三以柔居剛，輕躁妄動，僨師之將也，故有輿尸之凶，卽五所謂弟子也。六四以柔居柔，能知自守，蓋度德量力之人，雖无戰勝之功，亦无覆敗之禍，止於左次无咎而已。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而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而權輕重於吉凶无咎四字之閒，後之出師命將者，盍亦鑒之於斯乎。

䷇ 坎上坤下

【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一作比輔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一作比輔也。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白雲郭氏曰：一陽之卦

得位者爲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得臣位者爲師。○雲峯胡氏曰：易一陽之卦凡六，復、師、謙、豫、比、剝也，而最吉莫如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比毗志反

【傳】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龜山楊氏曰：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所以吉也。衆散民流而蕩析離居，凶可知矣。○白雲郭氏曰：卦之一陽惟比得天位，莫吉於此，故直言吉。○涑水司馬氏曰：原筮者，比不可以苟合也。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久也，不可以不正也，故曰元永貞无咎。○漢上朱氏曰：凡物孤則危，群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厚齋馮氏曰：萃與比下體坤順同，上體水澤不相遠，惟九四一爻有分權之象，故元永貞言於五；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言於卦，義各有在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傳】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暌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附一作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暌。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或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爲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爲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爲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亦是占中一義。左傳齊崔武子卜娶妻，卦云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他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龍劉豐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雲峯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爲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後之來

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因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又曰。原筮元永貞為比於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彖曰比吉也

【本義】此三字疑衍文。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嵩山晁氏曰。王昭素謂多此也字。

比輔也下順從也

【傳】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本義】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傳】推原筮占一作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傳】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群陰比於五。五比其眾。乃上下應也。朱子曰。程傳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服。免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傳】眾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本義】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雲峯胡氏曰。凡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為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爻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獨重。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乎五。君之分嚴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上以一陰獨不能應也。易窮則變。乾上九曰窮之災。坤比上六皆曰其道窮。皆不知變者。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傳】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朱子曰。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字。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本義】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

比人、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爲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之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建安丘氏曰夫水與地相親比有合无間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而居九重之上萬國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君親上而之于一矣○方語徐氏曰象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雲峯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間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傳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實是也○蘭氏廷瑞曰易言有孚者二十一有言信眞如此者有言有孚誠者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 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本義 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朱子曰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使有那問遍盛意思○厚齋馮氏曰缶充器爾雅云盎也初陽實六陰虛虛者缶也實者盈也○雲峯胡氏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蓋指非應而吉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詳其有他至之吉也○沙隨程氏曰終來有他吉者非初之時吉在後也○趙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傳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 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

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本義 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中溪張氏曰小人比而不周所惡於比者爲其不正也苟比之以正則无惡於比矣五爲比之主二其志也以陰從陽各當其位故曰貞吉○隆山李氏曰比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內之外出應乎上者也○雲峯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比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此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傳 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

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
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進齋
徐氏曰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由內比外故曰自內以中相應故曰貞吉象言不自失者則又推原二之比五
必當反求諸己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於人也

六三比之匪人

【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
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作一
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
各不同也東萊呂氏曰二之中正本未嘗存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存應而比初耳蓋
君子之所爲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但見其私也三有得二爲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近君子之吝反得

近小人之嫌比三之罪非二之咎也爻辭隨時取義最當詳考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
占大凶不言可知朱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爲賢比之吉亦爲比
比得其人推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進齋徐氏曰匪人謂上六五爲比主上獨背之
而六三位不中正與之應是所比之非其人也○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隣學者之
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傳】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一无將字凶反得
悔吝一作咎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進齋徐氏曰三居不正之位而
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躊躇猶豫卒至於殺身亡宗爲矣

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雲峯胡氏曰爻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慨然痛惜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
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
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
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
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
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
相須其義始備【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
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王氏湘卿曰五爲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

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趙氏曰外有可比則外比爲貞吉不必應而後爲正也○雲峯胡氏曰初
六內比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乎五之義之與比也而无道矣者是陰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
道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
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以位言之五在四之外也五有剛中之德賢
而在上四外比而位之即柔所謂比輔也君剛臣柔以下從上是以曰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
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

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一作呴呴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踈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一作比其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

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或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誡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進齋徐氏曰五以剛健之德而居正中之位能顯明比道於天下比以顯言則天下皆依光之辰近光之民矣其吉可知王者田獵合三面之網而開其一面以驅逆禽獸至舞至三使之可孝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顯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前禽指上六也一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之是失前禽也然聖人雖无心於留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釋然於聖人有不待告誡而自然顯從之者矣故曰邑人不誡吉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群陰皆來比己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己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約而而自然從己也○邑人不誡如有閑无警言其自不消相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林氏來曰陽爲明故稱顯比○沙隨程氏曰比卦師之反也故九五喻王者之田○雲峯胡氏曰諸陰爻皆吉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爲陰之所比也比易近於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於天下而无私三驅失前禽此成湯祝網之心也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皆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喻上意或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舍音捨

【傳】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建安丘氏曰舍逆謂舍上一陰、而陰以乘陽爲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而陰以承陽爲順也。失上一陰故曰失前禽。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傳】不期誡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雲峯胡氏曰使字與師六五同師之使不當誰使者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厚齋馮氏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以初本而上末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始艮貫既未濟之象可見上六无首未能率衆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爲首也與乾用九辭同而吉凶異〇沙隨程氏曰卦言其才則夫當順從而不可後爻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〇雲峯胡氏曰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取義不同蓋乾以六爻陽剛盡變而爲坤之陰柔故曰无首比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者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爻辭惡其无首蓋其才既不足以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兩義亦自相貫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傳】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雲峯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爲首无以比下其致不能以有終〇建安丘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得尊位爲顯比之主五陰爻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象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始先於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之凶二以應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皆以柔比剛得比之正者故皆曰貞吉三非近非應不知比五反應上六无位之爻此所以有匪人之傷也歟

䷈ 乾下巽上

【傳】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

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程子曰：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道理，隨大小用。○或問：有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物，隨其畜止，人所甚小而无大謀大作，故曰小畜。不知如何？朱子曰：易不可專說人上等，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於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況定事說。○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陰畜陽，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一時，未獨天下同象。凡百君子之微行事小人得以援係之，大事止之，將德小物得以進阻之，皆小畜也。○白雲郭氏曰：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勅六反，大畜卦同。

【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一有能字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或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程子曰西郊然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不雨，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建安丘氏曰：乾本往上之物，今在巽下，則爲柔所畜，故曰小畜。巽爲陰，乾爲陽。准巽順爲能畜乾健之性，但六四以一陰而畜止五陽，則能係其志而不能固其志。此又畜道之小者也。夫物畜則止，止極則行，故小畜亦有亨義。密雲，陰氣也。自二至四互兌，爲西方，故曰西郊。四以柔居柔，故有此象。自彖指四也。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也。小畜以柔爲主，不能固陽而止之，故雲雖密而不雨。

【本義】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往。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往，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言亨字便是下而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實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沙隨程氏曰：不雨者，未能施澤也，人臣道盛而未得者之象。○胡氏旦曰：文王當紂之時，左右檢人盛，不能以止其進。以此知文王忠在明豪而道在小畜。○雲峯胡氏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爲尊陽也。陰之畜陽，唯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陽之亨自若也。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遇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下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各不許小者之尊何也？易固爲尊陽作也。本義以爲

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吉小畜太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終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傳 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進齋徐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四也上下應者五陽應之也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小畜以四爲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爲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爾此卦之所以爲小畜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傳 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本義 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進齋徐氏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以行也亦釋亨義○厚齋馮氏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此孔子論易之例非必包犧文王命卦之本意也又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彖多言卦材此亦孔子之例也上九之兩豈非亨乎天下之理未有畜而不亨者說者止從孔子之意而文王之志隱矣○雙湖胡氏曰朱子嘗說曰聖之易不同因論大畜卦漸而曰文王說只是占得者爲制貞不家食而吉利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爻乃孔子發明卦義各有所主今厚齋可謂得參子之心者若能如此灼見解經則非但文王之指不悔而夫子翼易又自發胸中所蘊不盡同於先聖之意亦昭然可見矣惜朱子欲以此例更定本義而未能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施始豉反

傳 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本義 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些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進齋徐氏曰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中溪張氏曰彖與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蓋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爲亨也施未行者主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雲峯胡氏曰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從字專屬陽言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傳 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

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或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朱子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君子以懿文德便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潛室陳氏曰風行天上而有取於畜之理何也蓋風者拔揚而解散之意今爲風矣而止行於天之上是猶有物止畜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也○雲峯胡氏曰小畜風行天上有氣无質懿文德者以之大畜天在山中氣凝於質多識前言往行者以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或問此爻與四相應正爲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朱子曰易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厚齋馮氏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所復之故道也○雲峯胡氏曰復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卦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小畜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復自道似不遠復二之牽復似休復休復以其下於初牽復以其連於初也彼則於六陰剝極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者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傳】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爲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雲峯胡氏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爲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九二牽復吉

【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雙湖胡氏曰九二以陽剛應五五雖剛陽居上而體本陰柔非制畜之極不能逆已之進故得以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東萊呂氏曰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爲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焉

然則安於畜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恥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建安丘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非六四所能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不失其中者所以吉也○雲峯胡氏曰初九前遠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於陰以剛中而能牽復亦吉道也按程傳以為二與五相牽攣本義之說則以為二與五無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攣如自係於四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本義】亦者承上爻義張子曰初反自道二為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為失○中溪張氏曰復待於人已不如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朱子曰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下兩爻自牽連上來○龜山楊氏曰輿說輻不能有行也重剛不中切比於四為陰所畜則道不行於妻子矣○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平菴項氏曰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按輻車輹也輹車軸縛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又曰九三反目緣妻言相敵也上九說兩輻婦言相顧也○雲峯胡氏曰大畜九三日閑輿衛則利有攸往小畜則曰輿說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輿說輻陽畜於陰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傳】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小註】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建安丘氏曰三雖陽剛為暱於六四不正之陰為其係畜而不能進至於反目皆三有以自取之也夫制於妻則其正家之道蓋可知矣孔子曰大車无輗小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雲峯胡氏曰非四之能制三三剛而不中自制於四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

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隆山李氏曰需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陽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惕出陰陽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之書其事戒陰柔之用事者耶〇雲峯胡氏曰三陽健進四獨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或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居一卦之中中虛爲信之本二五皆陽居上下卦之中中實爲信之質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傳〕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雙湖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排而止之勢必爲所傷然以由中之誠信附上之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惕出而无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攣力轉反

〔傳〕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群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朱子曰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勢得那上下底攣手把攣住之象〇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並力而畜下三陽未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爻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〇徂徠石氏曰上三爻巽體皆務富者也六四爲畜之主然陰則虛之九五陽爲富能推其富以助六四共止畜之是富以其鄰也〇吳氏澄曰以巽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也〇雲峯胡氏曰攣字與攣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攣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占言之辭聖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蓋言交如者異體之交也攣如者同體之合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傳〕有孚一有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一无而字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難厄惟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臨川吳氏曰五之能攣四也不獨有其富而與四共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

〔傳〕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建安丘氏曰。卦辭言不雨未成畜也。上九言既雨而畜道成矣。此卦爻辭互以見意也。如履卦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亦與此類同。〇以雙湖胡氏曰。嘗觀卦爻辭多不同。今小畜諸爻各自取義。熟復密雲西郊之象。可見文辭周公作。故不同也。

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

〔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朱子曰。既雨既處。言便微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又曰。上九終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爲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〇雙湖胡氏曰。乾陽至上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交畜矣。故不雨者今既雨。尚往者今既處。陽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然使爲婦者以是爲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乎爲幾望之月。使爲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既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矣。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至於極也。〇雲峯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爲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爲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爲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爲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又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爲戒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既盛一有則字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節齋蔡氏曰。疑抗敵也。柔畜既盛。恐敵剛也。〇臨川吳氏曰。此與多卦九二象傳例同。全彖爻辭下文有所疑也四字乃釋其義。〇建安丘氏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陰小也。故爲小畜。在六爻。上三爻巽爲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未受四之畜。故初復自道。而四有孚血去也。二與五應。爲五所畜。故二牽復。而五有孚攣如也。此四爻皆未成畜者。至三與上以同德相應。始爲上所畜。而不能進焉。故三言輿說輻。上言既雨既處也。畜而至此。畜道成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四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五

☱☰ 兌下乾上

傳 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咥直結反

傳 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 本義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朱子曰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躡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西溪李氏曰履虎尾蹈危機也

人唯履患難而不為患難所傷然後為履道之亨○潛室陳氏曰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體也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其變體也卦為正體爻多變體不可執泥○中溪張氏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為踐為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於尾矣為協諸家多以兌為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為虎本夫子彖傳意也不咥人亨小畜之亨在乾乾之陽能達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處世多是危懼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為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

本義 以二體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本義言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說音悅

傳 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正一作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本義 以卦德釋彖辭 雷氏曰六三進則履乾之後履虎尾也反不咥人而得亨者由說而應乎乾故也○平菴項氏曰以兌說而應乎乾則所行无忤履雖危而不傷註周曰虎婦姜已者順也唯柔順而說剛履虎尾而不咥人且有琉亨之理○雲峯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家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而爻自相應比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為主而衆爻應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傳 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

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臨川吳氏曰又以卦體釋彖辭之占言占之亨者以九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且光明也剛而得中得正其德之不疚病爵居帝位而臨下其位之光明顯著也不疚光明所謂亨也○雲峯胡氏曰釋彖已見又於此專指九五以推廣其義竊乾坤文言也履者小畜之反小畜曰柔得位此則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言外之意可見）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本義】程傳備矣（或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朱子曰辯上下定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辯上下上下既辯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厚齋馮氏曰卦本以兌履乾爲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固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張子曰陰累不干无惡於上故其履潔素○東萊呂氏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臨川吳氏曰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歟○雲峯胡氏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按本義與蔡氏皆曰居履之初不爲物遷蔡氏則曰素者无文之謂蓋履禮也履初言素猶以質爲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反而質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本義只未爲物遷一句已含此意蓋以爲質素而未遷可也以爲安於貧賤之素而未遷亦可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程子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耳故曰獨行願也○厚齋馮氏曰无應故曰獨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朱子曰伊川這一卦說刑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說得好履道路也

【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進齋徐氏曰上无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險經之行自守以正外物不亂之也○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以之以正居吉也○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者得道字專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小畜初九與六四一陰相應而能復自道所以吉履九二與六三一陰相比而自能履道所以貞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張子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貞也○進齋徐氏曰初二皆陽剛而說體故有素履幽人之戒又皆无應於上故初曰獨行願也二曰中不自亂也○建安丘氏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為義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三與五各得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唯九二為能盡履道之義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跛波我反

【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

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勝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朱子曰武人為于大君亦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其武人之象○雲峯胡氏曰眇能視跛能履本義以為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之象歸妹初九二分言之行不中則跛歸妹初九但曰跛不中也視不正謂眇跛好九二但曰眇不正也易本扶志虛義惡不嫌同辭假六三一爻兼遠之者忠三不中且不正也

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辭與卦同辭也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體辭則爻辭與卦不同如此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則書曰咥人是也卦書不咥人兌三之說體自與乾三爻健體相應也爻書咥人六三一爻與上九一爻皆指履履虎尾而首應也六三眇自以為能視跛自以為能履猶武人而自以為能有為於天下者也爻之辭曰履虎尾咥人凶象占具矣又繼以武人為于大君須看兩人字三人位也人而不能免人道之患者必升之而肆暴之武人也其示戒深矣○孤山廬氏曰以六居三質柔志剛不量己力妄欲有為履上九而履羣陽妄眇欲視跛欲履武人欲為君其凶宜也○雙湖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然五陽有武人為大君之象大陽也或者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慘殺殘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傳】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

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矣建安丘氏曰眇跛爻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位勝者之視則明不足以燭遠跛者之履則行不足以致遠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傳 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雲峯胡氏曰爻以位爲志三志剛所以致禍四志行所以避禍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

傳 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

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本義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朱子曰履三四爻正是踏地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踏五亦爲虎尾之象、雲峯胡氏曰三履虎尾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爲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視乾剛同乾爲虎曰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則五爲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懼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之履以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胡氏曰卦象爻之辭言履虎尾者凡四以卦象言剛兌以和說履乾剛之像非決行不飭當故不咥人亨以爻言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位和說也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履柔剛不至於强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言咥人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 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龜山楊氏曰以剛居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體剛而志柔知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矣○朱子曰志行也只是說進得去

九五夬履貞厲

傳 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

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本義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正而危爲戒深矣或問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爲何也朱子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爲无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履之曰雖決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矣又曰夬履是決行之決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雲峯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尙不可者而聖人猶以夬履爲戒蓋處順境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變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

不能憂故戒其夬履初之坦則正而吉善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厲之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傳 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 傷於所恃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惟其自恃所以自決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傳 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程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本義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微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元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邪圍旋來却到邪起頭處○漢上朱氏曰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者也視我所履則吉可考而知矣○進齋徐氏曰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豈視吾之所履何如耳使其動容周旋之際无不合禮則必獲元吉○雲峯胡氏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故本義云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傳 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本義 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雲峯胡氏曰吉所以爲慶元所以爲大○建安丘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爲象則爲者涖也彖言履虎尾以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剛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若惡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踐於行夬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王輔嗣曰陽爻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爲善

䷊ 乾下坤上

傳 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誠齋楊氏曰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蓄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勢大者衆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言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

泰小往大來吉亨

傳 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

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隆山李氏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此乾坤之體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乾坤之用也當泰通之世陽來于內陰往于外來者爲主故大者吉而亨蓋在內而實則吉氣消而爲亨也又曰凡易中陽爲明陰爲暗陽爲實陰爲虛陽爲富陰爲貧陽爲貴陰爲賤陽爲大陰爲小諸卦可例推作易者尊陽而卑陰蓋如此

【本義】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

節齋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雙湖胡氏曰小往大來卦變也泰自否來三陰往居於外三陽來居於內而成泰卦也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唯卜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爲占文王擬彖而係卦凡此卦有自發卦來之象寓於往來數字閒卦體始爲之活動矣上經可推往四卦非採蓍求卦之義也○雲峯胡氏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唯泰卦爲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卦辭爲以往來言又曰按辟卦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於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蓋嘗思之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於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而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逆推方來以上必皆除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逆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首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於下經之始坤不言十月而言之於上經之復蓋先天圓圖剝復之閒自有坤後天復次剝剝復又自有坤下坤上此坤十

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坤而言於復也先天姤夬之間自有乾後天姤次夬夬姤又自有乾上乾下此乾四月之卦本義所以不言於乾而言於姤也天地乾坤陰陽之接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也讀本義者不可以不知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傳】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長丁丈反否卦同

【傳】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无之字道長也

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无小人也○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可見矣○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頭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來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節齋蔡氏曰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健順德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剛柔言泰否交不交感也各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不交則質

（著故兼以剛柔言餘卦各擇乎物故不言陰陽止言剛柔健順又曰上下指君臣言天地君臣其位已定所交通者其氣與志耳○建安丘氏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猶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厚齋馮氏曰泰否之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之畧）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佑）

傳 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

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或問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程子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財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知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高公師保薦民與此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鬬而已）

本義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朱子曰財成猶裁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別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周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能洞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間附成輔相无時不當然何獲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不及如氣化流行蘊統經綸理人則為之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質自經綸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義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斂時運之自然高卑種稼地勢之所宜也聖人則其時節之宜而財成之高者種泰下者經此輔相天地之宜也○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是泰由於陰陽无過无不及者也既泰之後其將備其不及所以保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傳 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時一作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友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

本義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

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朱子曰：以其彙屬上文，當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郭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臨川吳氏曰：三陽爲類，茅聯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所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撫巖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陸山李氏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也。○雲峯胡氏曰：拔茅茹，在物爲相連之象，以其彙在人爲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彙，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者，易爲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

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

道矣雲峯胡氏曰陰爻稱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之爲剛陰在外有遐遠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爲中大槩泰卦上下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雖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 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邪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守正方能如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闊寬如何做得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陂彼爲反

傳 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旣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本義 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雲峯胡氏曰陽居於內爲平往而外則爲陂陰出於外爲往返而內亦爲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若貞固之心不必乎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節齋蔡氏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建安丘氏曰孚指六四不戒以孚之孚不以三陰之復而動其慮雖嚴於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古爲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爲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傳 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雲峯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東萊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云宋衷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鄱陽董氏曰按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傳 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

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雲峯胡氏曰三陰翩翩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三時過乎中直以衆貞爲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返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傳】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雲峯胡氏曰以信言則凡陽爲實陰爲不實以位言凡陰在上皆爲失實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傳】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文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其一作）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建安丘氏曰商之君以天干甲乙丙丁爲次帝乙乃制王姬下嫁之禮者也歸者嫁也歸帝之妹則陰雖貴而必下降以從於陽乃泰之義以此受祉斯獲元吉○厚齋馮氏曰福祉自天泰之時天道下濟故多以福祉言之）

【本義】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己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倣此（朱子曰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臨川吳氏曰六五以柔中應在下之剛中帝女下嫁從夫之象泰卦互體及卦變皆成歸妹卦故以歸妹爲象按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泰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善奚是使世好事者假托爲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爲湯而謂非受辛之父者惑矣○雙湖胡氏曰證以京房傳則帝乙爲湯證以陽虎之言則帝乙爲紂父始兩存之以備參考然其爲嫁妹之辭則一耳）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傳】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進齋徐氏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

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 一无者字 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朱子曰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 雖吝卻未至於凶○建安丘氏曰泰過九二則曰无平不陂過六五則曰城復于隍泰以二五為中不可過也 過則否矣坤土本在下之物在上則有頹之理復于隍者反其本也坤上為泰坤下為否此特以陰陽之氣言耳○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息而不戒馴至於喪師破國窮守一邑而猶谷之修不能及

遂雖貞固自保亦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泰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為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為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所以貴於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傳】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雲峯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於不可為也○建安丘氏曰泰通也卦以小往大來為義故內三陽爻屬泰外三陰爻屬否初九言拔茅則君子進用之始九二言包荒則大臣致泰之功九三言无平不陂則世道盛衰消長之會此三爻皆以泰言也至六四言翩翩不富則泰已過中而否欲來之時也六五言帝乙歸妹則人君保泰之象上六言城復于隍則泰極而為否矣天下豈有常泰之時乎○誠齋楊氏以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紹綏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

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歟○厚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屬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衰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 坤下乾上

【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 三山吳氏曰泰否之機常相待也亦常相倚也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繼對則遠而繼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

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泰難而否易也雖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環然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否之匪人否備鄙反

【傳】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旣否則泰矣雲峯胡氏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陷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爲主於內天理微於外失其所以爲人矣匪人也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傳】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爲否也【本義】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劉氏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雙湖胡氏曰大往小來卦變也否自泰來三陽往外三陰來內成否也○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入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傳】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臨川吳氏曰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達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閼而死先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爲泰若君心不下逮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絕不交天下雖有邦而无邦同矣所以爲否也○建安丘氏曰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道言內小人外君子以世道言○節齋蔡氏曰彖傳言陰陽者唯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言氣實乎貴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字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隆山李氏曰夫陰陽二氣對行乎天地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陽二氣分于四序无一歲不得其平者而君子小人治亂之運則或不齊豈幽陰之氣獨盛於人閒而天運不爾邪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亦必有道矣此作易者所以極論其消長而寄之於爻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

【傳】天地不相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

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張子曰天地閉則賢人隱君子於此時期於无咎无譽足矣○陰山李氏曰泰之時君子勝則包小人故泰之象辭止論后以財成輔相而不及君子小人否之時小人勝則害君子故否之象辭使君子以儉德避難而辭榮祿孔子曰夫地閉賢人隱蓋乎其處否者也

本義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平菴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苟以祿不與利交也不可榮者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建安丘氏曰儉德避難象坤陰之吝不可榮以祿象乾德之剛如六四之括囊无譽即儉德避難也乾初九之遯世无悶即不可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傳 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或問程傳以此爻爲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朱子曰恐牽强不是此意

本義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

君子矣朱子曰拔茅茹貞吉亨道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平菴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彙進小人進而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正之時也以下三陰言之貞皆爲時之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易於從善聖人於此即以正勉之蓋小人初而能正則變爲君子矣故象辭以貞字爲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所以爲小人謀即所以爲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傳 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一作否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兼山郭氏曰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之志在外而否之志在君之意也

本義 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臨川吳氏曰泰初九應六四六四陰也民也初之陽志在澤民不獨善其身而兼濟天下故曰志在外否初六應九四九四陽也君也初之陰志在承君不自植私黨而同仕公朝故曰志在君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傳 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

當无也中溪張氏曰六二以柔居柔包藏陰謀以承順其上當此之時羣小彌縫相度可謂小人吉矣唯大人之德以儉約自守不求榮祿身之否乃道之亨故曰大人否亨○潛室陳氏曰此爻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爲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爲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朱子曰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雲峯胡氏曰初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小人稱矣泰卦辭曰吉亨否初爻辭亦曰吉亨否之初猶可變而爲泰也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於是乎成否矣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固无所謂否也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之道固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傳】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一无則字其道大也【本義】言不亂於小人之羣雲峯胡氏曰二俱在下小人之羣也大人不爲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六三包羞

【傳】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

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建安丘氏曰否下三爻雖皆陰類然初六六二則爲介乎君子小人正邪之間屬六三則否而不正純乎小人矣宜其不衞居房而包蓄忍恥也○雲峯胡氏曰二與三皆陰柔故皆有包舍之象六二陰柔中正其所蓄者欲承順乎君子六三陰柔不中正所蓄者直欲傷害君子而未能耳彼有包羞之爻占不曰凶咎者或謂包羞而未發也愧其自以爲可羞則亦若恥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傳】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東萊呂氏曰人无有不善所以包蓄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

亦以其類同也 廬山楊氏曰東漢之衰寵倖持權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挾天下名儒碩德與時起而圖之宜若可爲也然命不出於君而下不應故與時類皆陷於禍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朱子曰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否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君以天也是亏故可以有爲然後有命方能行有命是濟機得方可以陂占者使須是有而等若往着時得方臨得會遠方无寺又曰有命无咎時雖相遠乘是占方未判畜是有命方行无咎故有得一濟中令易能時禍爲福須間九四三陰已過而陽作言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流泰九三正相類曰本九三時已有小人復光可喜如其位艱貞肉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猶他至九四即不足之矣敬有有命无咎時辭拉之象占○進齊徐氏曰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往不復之氏言陰陽往來否泰反復天運之常道同如此也○雲峯胡氏曰諸辭皆以命

爲君命本義以爲天命蓋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爲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爲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終而後有福否之四出无咎而後時無往三四乾坤交待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爻自无過而後可爲陽而後可爲時須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若天也非人也曰本義云无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蓋惟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爲四之无咎也一讀諸天可乎蓋○雲峯胡氏曰泰九三乎陂往復皆警戒辭尚蕤其難貞元答而否九四則貞悔有命无咎時辭雜欲放處質之志益於言表然則爲小人者讀易王此文易不改心易處向辨乎爲小人識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傳】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東谷鄭氏曰君子不可榮以祿蓋爲不在位者設也若四之志行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也而欲儉德避難可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君一作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及一作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 或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朱子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又曰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作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乎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由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少不支吾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進齋徐氏曰否六二素也故以大人小人對言蓋雖否塞之時未嘗无陽驗也九五剛也故以大人言大人即九五也○雲峯胡氏曰二五皆以大人言蓋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遂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則九五休否之大人即

六二所謂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處否而亨今日其能休天下之否乎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九五大人當休否之初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則是否之方休已有包桑繫固之象矣其卒能傾否而爲泰也固宜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傳】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中溪張氏曰處否而能撥否者以九五之位正當也有其德而无其位則否安能吉哉此漢光武自隴蜀既平之後未嘗不存苞桑之戒者是也○勿軒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然後泰者九五剛明之君之撥亂然則爲君者與其爲泰六五之柔孰若濟否九五之剛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本義】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爲先否後喜

朱子曰易爲君子謀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之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外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休陽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又曰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爲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言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其於坤卦曾否發此意○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爲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爲也○雲峯胡氏曰九四有命是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可濟之時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於此盡矣先否後喜此喜字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閭丘氏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

若以否泰相仍爲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和靖尹氏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之於理未精其機會即於理者也所謂機會豈非當泰之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斂德避難否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准不會如此機已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後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建安丘氏曰否卦以大往小來爲義故內三爻屬否外三爻屬泰初六言拔茅則小人同事之初六二言包承則小人行志之時六三言包羞則小人欲陽善而不能之意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无咎則否已過中而泰欲來之時也九五言繫于苞桑則人君有休否之事上九言先否後喜則否傾而爲泰矣天下豈有終否之時乎○趙氏曰泰三陽在內有以引同來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六爻以相應爲善否則三陰在內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六爻惟三陽爲善各以爻義取與成卦之體不同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五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六

☰☲ 離下乾上

【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馮氏曰乾天也下離六二一爻在離之中人位也乾上離下五陽同歸二之一陰有以天同人之象亦爲人君同乎斯人之象故成卦曰同人○雲峯胡氏曰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離至同人大有而見離體凡六離之用與坎等矣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離一陰在二而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離一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大有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旣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一作旣）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一作合）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

朱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建安丘氏曰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故曰同人野者廣大曠遠之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大同也涉川而利者此同舟共濟同患胡越之異心也利君子貞者蓋正則同邪則異正則公邪則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雲峯胡氏曰或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哉曰比者一陽爲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爲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爲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爲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和同人于野則同也有利君子貞其同也正亨人大同亨道也○涉大川可濟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傳 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沙隨程氏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illegible] 曰孔子貴易五陽一陰之卦則以一陰爲主明 [illegible] 是孔子之作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耳

同人曰

傳 此三字羨文

本義 衍文 [illegible]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傳 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 朱子曰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沙隨程氏曰所以同人利涉者在九五故曰乾行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傳 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節齋蔡氏曰以象言則文明以健以爻言則中正而應○沙隨程氏曰所以利君子貞者在二體之相爲用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臨川吳氏曰內文明則見察於理外剛健則勇於義中正則內無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此皆君子之正道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傳 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朱子曰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 [illegible] 成便不好

本義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誠齋楊氏曰人與人群居 [illegible] 其人同不大同而取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雲峯胡氏曰必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然非明與健不能大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傳 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或問伊川說各以其類族辨物 [illegible] 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朱子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

此其所以為同川之其說所不可曉伊

本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illegible]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傳 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本義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illegible]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傳 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illegible]

六二同人于宗吝

傳 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 本義 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illegible]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吝也是則氏川

○…曰二與五…陽之應與而獨同於五所同者私…而不公其爲道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戎兵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或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朱子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爲伏戎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伏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說而曰義弗也故程傳謂升之高陵有升高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東谷鄭氏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障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劉氏曰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隱上之志故謂之升○西溪李氏曰三與五爭二畏五故曰三歲不興○雲峯胡氏曰二與五者也九三欲懷二而畏五伏之情狀伏戎于莽欲攻似有畏五之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卦惟三四不言同人

二與五本同而三四必有爭奪卦之象非同者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理率三則必爭以相同爲義而三曰伏戎四則乘墉主則大師克相遇也二應五而三爻據家所以事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易者難不可以涉世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本義】言不能行平菴項氏曰言敵剛恐人

以爲攻二也○…氏曰安何也讓如安往而不得貞陵之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童溪王氏曰九四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三以攻五也然九三以剛剛柔不能行其欲九四之非全剛柔其弗克攻也宜矣

【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或問同人三四有爭奪之義朱子曰只是爭六二一陰卻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是不反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條

雖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本在卦外不相于涉所以无咎○雙湖胡氏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二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伏上之心四惡二之也二故有陵下之志○雲峯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猶畏五之見攻者反於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故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是能反於義而不敢攻也春秋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於周公文辭卞克攻之曰矣公羊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於夫子家傳義弗克之旨矣講家多以三四爲欲攻反於理拂甚矣本義得之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一作不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雲峯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進齋徐氏曰四之困而反則聖人予之以吉者正欲反天下之睽異而爲同也○建安丘氏曰歲謂同人之世二五正應同者也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命義一也而論其罪之輕重三爲甚何也曰三近二而爭者也四遠二而爭之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四之反則則知戎之不講而止而三之不與則畏勢之不敵而不敢異況四之所欲攻者三三至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得同人之主也其逆順之勢又不許甚憑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興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戶羔反咷道刀反旅卦同

【傳】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

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强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一有正字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强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厚齋馮氏曰九五大君也當與天下相爭於大同之世而乃私繫所應是以彊弗友之徒號起而爭之夫以上伐下直舉而措之耳何至動大衆而後能勝之哉私故也作易者以爲失君人大同之道故備言其私昵之狀而以敵國交兵之法言之亦深戒矣○雲峯胡氏曰二五同德相應而皆合乎中正本義所謂義理之同也程傳謂五自以義直理勝不勝憤抑故號咷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

笑。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五之於四也。必用大師克之。而始與二遇。則三之非理而強可見矣。又曰。同人九五剛中正而有應于六二。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剛不中正而无應于九三。故先笑而後號咷。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強也。【本義】直。謂理直。雙湖蓋氏曰。二五本同心。而爲三四所間。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雖大師相克而後相遇。亦以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也。雲峯胡氏曰。六爻惟三四不言同。傳以二五之同者爲理直。則可以見三四之爭同者爲非理爻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傳】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朱子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无私。荒僻无與同。蓋居外无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又曰。同人于野。是曠大无我之意。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節齋蔡氏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在卦上。猶未出乎卦也。故上曰郊。雲峯胡氏曰。初上皆无應。初出門同人。出乎家之外。而同乎國之人也。在下而无私應者也。上九不同乎國之人。乃出于國之外。是荒僻无人之所。在外而无與應者。如得

貴之徒是也。故不謂之凶。但謂之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傳】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臨川吳氏曰。无可同之人。故志未得。○建安丘氏曰。上九與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者。處特以一卦五陽皆欲同于而三伏戎而衆嫌五用師相克相摩不孳不[illegible]而己道趨於无與同之地。超然出於群爭之表。於人固无所失。寡而於己亦未爲得也。周公於爻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者病之。故擇之曰志未得也。又曰。同人六爻以六二一陰爲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卦言于野亨。爻也乍諸爻以比應爲同。故不能廣。卦義合而論。宗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道而无私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二與五應。以正道相同。有二言于宗。五言相遇。此應而同於初爻。卦下出即遇六无爭于五。故同人于門。以比而同於上處卦外。无應于五六。无得於二。故同人于郊。此遠而无與同者。三四介乎二五之間。與五爭二。而不知天理之同。物莫能間。故三伏戎。不與四乘墉。弗克。此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爲初之比而同人。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者之无所爭也。

䷍ 乾下離上

【傳】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雙湖胡氏曰。易以陽爲大。凡卦稱大者。皆以陽得名。大有以一陰統五陽。大畜以一陰畜三陽。大過四陽過盛於中。大壯四陽壯長於下。皆名之曰

大也○雲峯胡氏曰或曰小畜同五陽一陰之卦主巽之一陰則曰小此主離之一陰則爲大何也曰巽之一陰在四欲畜上下五陽其勢逆而難離之一陰在五而有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卦名因四五二爻而有大小之分君人者之大分明矣故小畜之亨不在六四而在上下五陽大有之元亨不但在上下五陽而在六五

大有元亨。

【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無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爲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建安丘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傳】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一无大中字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誠齋楊氏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之乎彼之游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離也○雲峯胡氏曰同人以六居二則曰柔得位得中大有以六居五則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之分微矣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傳】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一有體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一作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涑水司馬氏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或問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何如朱子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楊氏文時曰上下應而不得尊位者小畜之六四也有能致之資居

得致之位者正大有之時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建安丘氏曰六五以柔居尊故曰尊位處剛而中故曰大中卦惟一柔而二體皆以剛應故曰上下應之剛健居內乾德也文明居外離德也五以柔而應二之剛應乎天也順時而行是以大亨也○雙湖胡氏曰彖辭自柔得尊位以下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衆陽之大自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惟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雲峯胡氏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之事剛健而文明自誠而明之事又若有聖賢之等殺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

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群生也。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朱子曰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為有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龜山楊氏曰因天之明物无遁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非順休命者也○誠齋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抑於遏而揚

○雲峯胡氏曰休命諸家多作者命本義以為性命蓋天命之性有善而无惡遏惡揚善亦不過順天命之本然者而已用人反身皆當於是本義之說精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

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或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朱子曰此爻本只言不解有咎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九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居下之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蓋无係應三字已自見无上下之交矣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於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傳】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中溪張氏曰大有其時也初九其位也時位如此是以无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節齋蔡氏曰。大車。謂二。載謂五也。剛健居中也。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材氏曰。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攸往之象。以是而往。何咎之有。○雲峯胡氏曰。大車者坤爲大輿。乾爲大車。以其全體純陽。引之以馬。則健行也。○以乾二九五之剛中。居下以應乎上。有大車之象。剛健則足以任重。以此而往。則上之虛中。足以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識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蓋大有之難如此。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傳】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臨川吳氏曰。車大則能勝重載。載多則積於中。而車行不至於敗。占之所以往而无咎也。○中溪張氏曰。伊尹任天下之重。此足以當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字本作享。讀如字。

【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除山李氏曰。居下卦之上。爲三陽之衆。以君子而當公侯之任。若也。○臨川王氏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帝以主宰言。天子以王位言。后以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尊稱。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朱子曰。古文无享字。亨享二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亨字作享字解。使不是亨通。

程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不理會。却枉費了无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京房傳曰。亨。獻也。○雙湖胡氏曰。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詩約享矣。○雲峯胡氏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然者。又曰。六五有朝享之亨。享之本義。惟訓享爲朝獻。然九三六五虛中下賢。則有又兼宴享之義矣。享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苞茅。不修朝貢者。奚足以當此。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傳】公當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屛

斡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爲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臨川吳氏曰小人得此占則不利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步郎反

[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東谷鄭氏曰九四居四陽之首而率諸陽與之偕往其盛多蓋彭彭矣然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患以其衆多者而裒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下三陽皆健體四乃明之首也有明辨之哲則匪其彭然後免於咎○雲峯胡氏曰卦名大有彭字即大字之義大有者六五之有也六五在上而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必不有其大而後可以无咎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本義]晢明貌雲峯胡氏曰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君不能也明辨晢皆以能言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爲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但言厥孚交如威如吉者蓋一卦以一全爲言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保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中溪張氏曰六五爲大有之主離體中虛有厥孚之象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孚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其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强剛毅則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以保其吉也苟徒有以孚之而无以威之則人將慢易之心生而无畏備之者矣豈能常保其有孚此威如之吉聖人之深戒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豉反

傳 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一有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九字 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本義 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无畏故必威如而後可才上下玩易則无畏備也故出闕戒兵之正治者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傳 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本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或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朱子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雅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文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遜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遂无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傳 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其吉，蓋自天祐也。節齋蔡氏曰大有一卦五剛故以柔為謙之長所象文皆了五收初以遠五而行旅二以應五而无咎以公位而用享于天子四以能退承五而无咎上以近五而獲自天之祐也〇平庵項氏曰大有之卦以六五為主初之无交害遠民也上九在上賓師也中交二位為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為戒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嚴為享二中故无咎二不中故戒君子用亨則為桓文小人弗克則為害焉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祐大有之寵故匪其彭五離中虛中孚為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如所慮者君易元備故必威如乃吉故其克自譽畏也〇誠齋楊氏曰八卦乾為首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齊於象為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元咎三明主在上蔡賢畢集元一敗凝王

䷎ 艮下坤上

傳 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

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隆山李氏曰說卦命名多以畫之反對取象謙豫二卦反覆小畜之對也履謙取畫在三豫小畜取畫在四特陰陽之畫不同耳皆五陰一陽五陽一陰之卦也一陰在下卦三陽之上其位不順故名之小畜一陽在下卦三陰之上其位則順故名之豫一陰在上卦三陽之下其位則宜故名之履一陽在上卦三陰之下其位非宜故名之謙○厚齋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爻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往出乎上者為豫此其觀畫立象之本旨也

謙亨君子有終

【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

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程子曰他卦皆有悔凶咎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了涑水司馬氏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无以保其終也○隆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非謙之難謙而能終者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朱子曰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節齋蔡氏曰剛居乎柔之下謙之義也剛下乎柔交通之道故亨君子三也君子有謙德則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故有終○雲峯胡氏曰乾為易第一卦文義謂筮得乾卦者其事雖大亨稱未易以得其終蓋天下之事始而亨者十九亨而有終者十一惟謙則於德為君子於事為貞而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

【傳】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本義】言謙之必亨

[illegible]曰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天地見謙之亨也地勢卑[illegible]

光明卑而上行坤也○雲峯胡氏曰下濟為謙光明為亨卑為謙上行為亨彖傳但言謙之必亨而不言卦體蓋下濟光明自合艮坤二體於其間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傳】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

程子曰虧盈益謙是通上下言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朱子曰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地道變盈而流謙

【傳】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

朱子曰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鬼神害盈而福謙

【傳】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

過而損未足而益者皆是也。朱子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言害福是有此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人道惡盈而好謙。惡烏路反 好呼報反

傳 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或問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朱子曰太極中本无物於事業功勞於我何有天地之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節齋蔡氏曰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爭奪進退是也○白雲郭氏曰四者非有心於如是其道自然發見之道○厚齋馮氏曰復來天地因又鬼神與人以推原淵所以言之蘊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傳 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本義 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或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朱子曰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矜自大則雖尊而不光蓋以謙尊行兼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也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雲溪王氏曰尊者三居下卦之上也光○艮體也卑者三居上卦之下也不可踰謂位雖居下而德則莫有過之者益以謙君尊而道光以謙居卑而德不可踰此尊以九三之言君子有終之義也○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之象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卦辭則云亨且有終他卦之占未有皆是其全美者也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惡萃於能謙者之身也卦之贊本有君是其盛著此謙之所以爲至德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 稱尺證反 施始豉反

傳 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程子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朱子曰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問裒多益寡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使是平也○臨川吳氏曰山在地中則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一升一降而高卑適平矣物之多者裒取而使之寡猶山之降之高而使之卑也物之寡者增益而使之多猶地之升卑而使之高也一裒一益而多寡適平矣稱物平施謂稱量物之多寡而損益之然後所施均平而多寡不偏多寡者亦不偏寡也○厚齋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象與六爻全无此意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傳 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爲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爲謙謙未見其失也 本義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蘭氏廷瑞曰用涉與利涉不同用涉自我用之不若利之无往不濟也○臨川王氏曰利涉者其才其時利於涉且用涉者用此以涉然後吉也○雙湖胡氏曰涉川貴於遲重不貴於急遽用謙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失一故吉後登舟亦有先登岸之利謙固自多利也○雲峯

胡氏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爲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以濟患可也况平居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傳 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南軒張氏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則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建安丘氏曰牧養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於至卑所養者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

六二鳴謙貞吉

傳 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童溪王氏曰六二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則得其所欲矣故發於聲音也无非中心之誠然者故曰鳴謙貞吉而象以中心得也釋之

本義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也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雲峯胡氏曰諸家釋鳴謙多謂自鳴其謙而以自鳴非謙矣或以爲六二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音若如此本義以爲六二柔順中正以謙有聞蓋謂發於聲音不若謙而有聲有非可勉强爲之者要之初六謙謙在下而謙未必人皆聞之至六二則宜聞之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傳 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一有强字）爲之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傳 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一作正）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况有功勞

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〇雙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彖辭雖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變易，但推象其勞而要其吉耳。〇雲峯胡氏曰：文王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於三之爻以吉代亨字，謙之上加一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謙爲難。九三之勞，當在上位，而位止於下，所謂勞而從乾者也。乾之三以君子言，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亦蓋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者是也，而謙則以坤之合德也。〇楊氏曰：大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何邪？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也。今三以剛明之才，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倚信，勞而有功矣。然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獲有終之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傳】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

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爲善之故（一作效）也。（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萬民以卦五陰言。〇誠齋楊氏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而有終也。〇東萊王氏曰：禹之賢有也，而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其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降民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舉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己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朱子曰：撝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揮其謙。〇雲峯胡氏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而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四之所以无不利也。无不利之時，人每易以自安，况四以柔柔，問无功而在功臣之上，危地也，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可也，故先言无不利，而後言撝謙者，以其所處之地雖无不利，而尤貴於撝布其謙也。六五言利用侵伐，而後言无不利者，言侵伐五之柄，於五爲利

而其他亦无所不利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傳】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本義】言不爲過。朱子曰。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雲峯胡氏曰。以六居四而撝。布其謙。似失之過。而象斷之曰不違則。則以見四之撝謙。乃天理之當然。非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傳】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雲峯胡氏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撝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无不利者。又言柔。非特利於侵伐。而他事亦无不利。又以示夫後世之主。或不能謙者也。聖人之言。詳密如此。○中溪張氏曰。六五以謙柔之主而利用侵伐。毋乃內謙而外好勝乎。豈知惟辟作福。作威。而威武乃文德之輔助也。其有梗化而不服者。如之何而勿征。尚君道事用謙柔。則流於姑息矣之驕縱。乃謙之過也。非謙之益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傳】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誠齋楊氏曰。征不服者。求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商叛。豈不得已焉。○漢上朱氏曰。征者上伐下也。以正而行。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處後世說也。文有干戈反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傳】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爲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或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爲地爲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著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又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用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曰。徒是此等有不通處。○雲峯胡氏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何也。有謙中自然聞諸外。故於下卦之中爻言之。凡善慈不能掩人之聞。況至於極乎。故又於上卦之極言之。本義於六二之鳴謙。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於上則曰謙極有聞。益得此也。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

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所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无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居君位，其讓也，用之可以治人；上无位，用之唯可以治己之私而已。夫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邑不如初之涉大川，何也？初居卦之始，有出而用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傳】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或問上六志未得也如何？朱子曰：爲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雲峯胡氏曰：上雖謙極，而陰柔无位，志未得也。況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於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无位故也。然而猶不至於

悔且凶者，謙故也。○建安丘氏曰：謙卦六爻，五陰一陽。陽實陰虛，陰皆有求於陽者，故以九三一陽爲卦之主。其諸陰爻，則以去三遠近取義。二四兩爻與三最近，皆有得乎陽者，故二鳴謙貞吉，而四无不利撝謙也。初在下，欲進而求三，則隔乎二；五上在上，欲下而求三，則隔乎四：皆无得乎陽者，故初用涉，而五侵伐，上行師也。○雙湖胡氏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故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六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七

䷏ 坤下 震上

【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群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一作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爲豫也。程子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豫，其義一也。○王氏大寶曰：豫以和衆主，以和而不備則乖戾而[illegible]之，故行師豫之義；和而不約則[illegible]怠生也，故又有陰忌之人君非，云利建侯行

師，皆主人心和樂而言，亦有豫備豫之意。

豫，利建侯行師。

【傳】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屛，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

○中溪張氏曰坤下震上爲豫地以順動建侯也當以順動行師也○建安丘氏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卦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傳〕剛應謂四爲群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萬山晁氏曰剛應志行以爻言豫之才也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德也○雲峯胡氏曰小畜與豫皆以四爲主小畜剛中而志行是指卦義言此則剛應而志行是釋卦名義字小畜一陰畜五陽陽之志自行故豫則五陰升應一陽陽之志得行故象皆扶陽之意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傳〕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西溪李氏曰建侯行師六爻无此意故以一卦之德言之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厚齋馮氏曰日月之行景長不過南陸短不過北陸故分至啓閉不差其序以順陰陽之氣而動也○朱子曰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

豫之時義大矣哉

〔傳〕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硏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雲峯胡氏曰頤大過解革言時坎睽蹇言時用豫隨遯姤旅言時義凡十二卦釋彖之已言者又復即彖所未言者於是指言以贊其大欲人涵泳於言[illegible]之表即如乾之文言是也○隆山李氏曰自豫以下凡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只言時各隨卦體而贊之初无異義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要之時義時用其歸於大哉者均所以爲推廣之意皆觀象辭因論天地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所以廣言之也不如是拘隘而不通矣學易者從羲文以探其始從孔子以盡其辭其庶幾知易之道乎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

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問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是否曰是○涑水司馬氏曰雷出地者春分候也春分之時雷迅出地以動萬物萬物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也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此樂之盛者○張山瀛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之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殷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雲峯胡氏曰本義云象其聲者崇之德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復以和德夜出沙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其功德而格神人之和也○東萊呂氏曰獲為易市之總豫為易中之樂○進齋徐氏曰先王之一動一時禮以奉天從事方雷在地中伏而未發則以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法其命也及其出地奮而成聲則以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而配祖考法其動也曰閉曰不行曰不省皆靜之意曰作曰崇曰薦配皆動之意也）

初六鳴豫凶

〔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或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朱子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不好○雙湖胡氏曰豫初六即謙上六向也鳴謙今也鳴豫然鳴謙猶有行師之判鳴豫宜凶而已信矣豫之不可況溺如此○雲峯胡氏曰爻辭與卦辭不同者三卦辭取同樂之意爻辭除九四外皆為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逸豫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常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協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恃故上況之以為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為強援故應之以為象直不勝其豫而以自當凶之道也或曰豫與謙反對謙之上反而為豫之初者也本義於上之鳴謙則曰謙極有聞於初之鳴豫不曰有聞而曰自鳴均之為鳴也何其翻釋之異耶曰謙之極而有聞善不能不聞也豫之初而以豫自鳴志已極矣其惡有聞不言可知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一无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一作至）凶矣〔本義〕窮謂滿極（雲峯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材柔當豫之初而志已滿其凶可知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致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

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

本義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建安丘氏曰豫諸爻以无所係應者爲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无遲遲耽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雲峯胡氏曰諸爻皆溺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貞疾不得豫也六二貞吉不爲豫也初應四三五比四故爲凶爲悔爲疾六二不係於四介乎初與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豫最易以溺人而六二則不俟終日而去之其德安靜而堅確故能見幾而作蓋不爲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者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傳 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雲峯胡氏曰九四一陽用事初應之而鳴豫三比之而盱豫不中不正也五乘之而貞疾中而不正也六二之中不係應於四者也六二中而且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傳 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爲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無悔也。厚齋馮氏曰三四本近而相得然震動而上坤靜而下上下異趣故有此象○東谷鄭氏曰此僞豫之勝故動則取悔

本義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朱子曰盱豫悔言覬覦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問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如何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

而自以為樂者也。○雲峯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又必有悔矣。此蓋溺於逸豫而悔之遲則又猶豫者也。○中溪張氏曰：聖人於六三一爻凡兩言悔者，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勇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傳 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臨川吳氏曰：六三與六二相反者，六二中正而六三不中正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傳 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有其字朋類自當盍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一无其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

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本義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朱子曰：由豫猶言由頤。○梅巖胡氏曰：莫不由之以致養，謂之由頤；莫不由之以和悅，謂之由豫。○進齋徐氏曰：太剛也。由，如觀其所由之由，字之所從來也。一卦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有疑居懼衆柔。○劉氏曰：德雖陽而位則陰，猶未離其類也，故猶其為。○雲峯胡氏曰：九四一陽而衆陰皆為其所得，故其象曰由豫，其占曰大有得。然四以陽居陰，性易有疑，乾九四或躍疑其所當疑，故曰或之戒之者疑之也，許之之辭也。豫九四不當疑而疑，故曰勿疑，戒之之辭也。吾惟至誠不疑，則一誠之感，衆陰之朋自聚而從之。簪又訓速也，謂不疑則朋之從者自速也。此和豫之豫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傳 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臨川吳氏曰：即彖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誠齋楊氏曰：神禹集治水之大勳，伊尹任伐桀之大事，周公夫求任之大議，此皆大有得之事，故曰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傳 六五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恆不死。言

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無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一无以字陰居尊倚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曰痼疾也痼倚固也疾自外入者也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證也然四雖剛強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然在上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證也春秋時不惟周存名號而已齊以諸田疾魯以三家疾政在大夫孔子周流列國欲起其疾而无能用者○童溪王氏曰六二貞吉以中且正也六五貞疾以雖中不正也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六五是也○雲峯胡氏曰頤之由在上九故六五不可涉大川豫之由在九四故六五貞疾易之言疾者四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曰介疾有喜皆言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僅得不死爾未可喜也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於豫而有疾矣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於憂患死於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傳〕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臨川吳氏曰乘剛而有衰弱之疾貞无以御其下矣處上卦之中以位尊號猶未亡也周衰之時雖歸霸國周雖微弱名以久存此文之之○中溪張氏曰[illegible]而不死中而未亡者君臣之分不可泯滅故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

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雲峯胡氏曰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廣遷善之門也事已成而能變猶可無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即閉之以凶嚴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無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或曰豫上六變則為晉晉明出地上非冥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傳〕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

渝也中溪張氏曰上六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然在震之極動則有能渝變之理苟能知逸豫之不可長情然而改安知冥冥者其不昭昭乎○建安丘氏曰豫以和豫逸豫為義六爻惟九四由豫與卦辭同至於諸爻皆有心於求豫則失豫之正決為逸豫矣故在豫以四之一陽為主初以應四而豫故曰鳴豫凶三以比四而豫故曰盱豫悔五以乘四而不知所豫故有貞疾恒不死之證上與四雖遠而與震同體故亦冥然為豫而已皆有係乎四者也惟六二柔順中正與四無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貞蓋見幾者也故爻以貞吉歸之豫之不可溺也蓋如此○進齋徐氏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猶豫大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虞其文无則義當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猶豫也

䷐ 兌上震下

(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則是若說說而動卻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如巽而止成蠱○隆山李氏曰成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成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而相濟故謂之成隨長男少女陽壯於陰可以相制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斯世安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情我而我反隨物此所以出而應世雖无心於致人而自得於一世之說隨

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學齋馮氏曰震動而兌說隨之所以元亨也元者震也蓋乾之一元來為動之善是以亨也九五正中當位所謂利貞也○中溪張氏曰隨而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然隨之道利於貞正不正則為說隨雖大亨而有咎故必大亨而利於正然後无

咎亦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雲峯胡氏曰[illegible]也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我隨人或爲人所隨其事雖大亨非貞固易有咎也況動而說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患生矣作易者繼之以无咎有深意焉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下遐嫁反 說音悅）

本義 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傳 卦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悅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一有以字）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本義 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 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事○程子曰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稱其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卽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龜山楊氏曰夫趨變无常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節齋蔡氏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法度始於伏羲成於周者豈聖人智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本義 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臨川吳氏曰爲人之隨者以己從人而已宜若小然於隨時也而思義之大則不以道爲小事而輕且易矣○雲峯胡氏曰今本作隨時之義惟本義從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必如此而後贊時之大若凡十二卦然曰本時之之義時隨字重義字贊曰隨之時義則二字俱具而所謂隨時之義自在其中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傳 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程子曰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而上得隨之義也○問程子云澤隨雷動君子當時宴息是否朱子曰既曰雷動何不云君子以動作卻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於澤故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義 雷藏澤中隨時休息（黃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南軒張氏曰隨者非隨時俛仰之謂蓋有是事則有是理君子順理而行如嚮晦則入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哉）

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安息。皆法雷之靜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宴息之義哉？曰：嚮晦入宴息者，君子隨時之義；待旦不寢者，聖人救時拯世之心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或問官是主守之義，初九是一卦之主，有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朱子曰：是如此。又曰：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據沾未深。○中溪張氏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為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官其事而有渝，是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變而從其正則吉。出門而交，即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則有功而无失矣。○雲峯胡氏曰：无妄內震，故曰主；此亦內震，故曰官。初為動之主，有官守者也。九之則能守官者也。官本在上，今來居於初，官之有渝者也。官守者不可渝，今陽得陽有渝而正矣，故吉。然必出門以交，方為有功；否則溺隨，或昵於私，非惟无功，且有過咎，所謂因以戒之者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傳〕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无也字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朱子曰：小子、丈夫，程傳說是。○雲峯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小子，初陽在下；象丈夫，五陽在上。象六二以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矣。○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有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

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臨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繼二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儻若係此則必失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爻辭亦戒云爾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昔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一无必字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己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進齋徐氏曰以六居三不正也以九居四亦不正也以不正相比必至於隨故又以居貞爲利也○雲峯胡氏曰經傳本義皆以初爲小子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指初而言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六陰亦稱小子也事有得必有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

失言從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卽是得瘞以潰爲得病以去爲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爲得也利居貞有三義初九陽居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不正故戒之曰利居貞而不言吉三係丈夫固異於二之係小子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或曰士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二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安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傳〕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建安丘氏曰以陰隨陽舍下從上不求則已有求必得其志亦可嘉矣但以非其正故戒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一无於字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

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大全】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〇[illegible]氏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為獲之[illegible]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盖明哲之功也楊巖袁氏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九五孚于嘉吉

【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進齋徐氏曰九五陽剛中正為隨之主得衆爻之隨者而五之應唯在於二故曰孚于嘉吉此隨之至善者也〇中溪張氏曰九五居正中之位而下得六二之正應中正相孚善莫大焉所謂孚嘉之會也其吉可知〇彖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九五足以當之矣〇雲峯胡氏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有中實之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故其孚于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也嘉其孚于二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〇進齋徐氏曰明五之於二皆得乎位之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音見大有卦從升卦同

【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王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一有心字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程子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〇童溪王氏曰王用亨于西山則歸市之隨至此亦莫之禦矣此周家王業始基之也【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

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朱子曰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雲峯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居兌又有拘係象西兌象山互艮象兌爲巫西陰方有祭而固結於幽陰之象拘係之所以象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之極可以因結神明而況於人乎故曰王用亨於西山周視岐山爲西意者太王之在岐其祭山川必當占得此歟○平庵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獨益作享字者諸儒不議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亨帝也若天子則戒以爲無事理不知賓禮自有亨王此文由升四則吉體山川之祭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傳) 隨之固如拘係(一无係字)維持(一无持字)隨道之窮極也。

(本義) 窮極也。雲峯胡氏曰窮之義一兩傳初而曰滿極遠其人欲況然而不能孰也隨終而曰窮極盡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又曰六爻陰陽各半陽有所隨无所係故初五皆吉而四何咎陰性隨而不能無所係故二係小子三係丈夫上拘係之皆不言吉然係丈夫猶可也係小子凶咎不言可知○建安丘氏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 巽下艮上

(傳) 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

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爲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蠱人久安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

(傳) 旣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朱子曰皿蟲爲蠱言器中是那蟲敎也自相傳便是那積蓄到那壞隤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所極處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常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雙湖胡氏曰蠱者事也壞也事斷而不毅者謂之蠱草之斷也其久必爲木之蠹也其久必蠱未有事而不壞者也蠱之所以元亨者以能飭之譯飭之則不壞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以以事之壞者又當振而起之○臨川吳氏曰蠱之時不可靜俟當往濟險難故利涉大川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

(傳) 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

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程子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旣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朱子曰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撑拄只管雖終歸於廢且得支吾幾時○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於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先甲辛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雲峯胡氏曰先甲後甲之說不一愚以爲蠱由巽艮而成當從巽艮看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離震坤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離兌乾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此則上艮止也下卑巽所以爲蠱於艮得先甲三日之辛於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治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傳)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

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爲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或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爲治蠱之道朱子曰非也大抵以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者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爲如何治蠱○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爲漸○剛上柔下巽而止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朱子曰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爲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失易彖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趙惠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

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盤澗董氏曰卦之為蠱有數義剛在上柔在下此卦體也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德也又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也○重溪王氏曰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息而無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怍則禍亂之萌乃在於已安已治之中道矣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雲峯胡氏曰諸解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矣苟下得巽而上苟止適所以成蠱哉先儒云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立剛來而下柔開泰之情交兼此動而復聽故曰隨則已而柔下上下不交且下卑巽而上苟止故曰蠱蠱隨之相又以此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曰我先勉而後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始繇姊之出又與隨反蠱則內卑巽而外苟上剛則內靜止而外卑矣漸之占又隨蠱反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南軒張氏曰由朝廷至閨門莫非事也而卦之治蠱獨舉父子何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責莫重於子能盡父道則家齊矣由是而之焉則國可治而天下可平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臨川吳氏曰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險難若巽懦而止則終於蠱而已豈能元亨哉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傳】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

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本義】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朱子曰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臨川吳氏曰數日以甲者以其為十日之首也先甲之三日者辛也由辛而壬癸而十日終矣終則又始於甲歷乙丙以至于丁而為後甲之三日矣終始循環天之運行也治蠱者亦當終前事始後事如天之行也○古為除大曰先三後三者六爻也爻終上六七則與為之始矣行也七日得七日來復皆其義也以元亨任有功蠱獨曰往有尚若事事也官事視之也過中而將壞即當自新之事方始而尚難明當欽丁寧之告戒之而治之其難天理然也人事使然也極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程子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无他為二蓋為己為人之道也○童康王氏曰於民務振作其氣使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无廢惰自安之人於己務飭養其德受日新又新无速緣自止之意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或問振民育德如何朱子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警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陸山李氏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盡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為號令也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於山故象亦曰果行育德○臨川吳氏曰蠱之象非一也君子以之則取於其成在○而能振蠱于物則家之以振動其民

山在外而能涵育內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興鼓之意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己之意明德之事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傳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一无而字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本義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

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南軒張氏曰艮止於上巽順於下无為而尊於上者父道也服勞而順於下者子道也故蠱多言幹父之事○雲峯胡氏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處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為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其考可無咎矣然謂之蠱則已危厲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藍田呂氏曰父没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任其事而不敢避也以子之幹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瓜山潘氏曰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若如程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傳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祇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鄭氏曰子改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中溪張氏曰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傳 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

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母字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

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朱子曰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〇龜山楊氏曰或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遇妣其母皆訓六五也〇雙湖胡氏曰世固有父喪而母家事者以衆子在而母總其事也故六五以柔為一任卦之主而取象於母蠱責諸文不取此義而傷於九二言之者以其正體在下文取李內有陽剛之才能幹者也又家事之敗由婦人之政而其子能飭之亦為紬母之蠱〇李氏曰母柔子剛於義為得然而不可以為貞也有母在而以剛行之有時而違不可貞云事胡氏可貞者事之難九二幹蠱而戒之以不可幹母之蠱也非不可貞也不可固執以為守其剛也母性多柔以二之剛承五之柔巽以入之宋則守其剛乃中道恩害義矣也氏則天傷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中溪張氏曰幹母之蠱與幹父之蠱不同子之於母但當柔行巽入以飭治其蠱若事尚剛貞蠱行彌亂反正之事則於中道未為得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傳〕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或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有小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

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矣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曰无事然卻有吝由吉而趨凶也〇劉氏曰蠱之徒欲去小人却不如未有蹤全其但公且寬裕之事盡去段整人頓之宋戒自免有異得遇後不求有多可見聖人方哀之於是〇雙湖胡氏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為尚不能濟以剛者六五也六四之不幸若不遇九三之剛而幹之其柔不免吝若不如九三之過剛猶有小悔其能幹蠱而無大咎者也九二剛而居柔以剛幹蠱不失其正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王氏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剛至事父是為子之諍者也以是諍臣之於君也諍子之於父不義則不可以不諍故九三為子能諍父之過於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義則有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習齋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幹則事舉而裕則事廢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

以幹事今止若怠柔若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雲峯胡氏曰初六之時蠱猶未深故但有子則考可以无咎四之時非初比而復寬裕以視之蠱將日深矣以是而往其見吝也固宜○梅巖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剛或柔則或懲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傳 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臨川吳氏曰九三之過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傳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

己質陰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本 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張子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進齋徐氏曰六五柔中之主本无幹蠱之才而九二陽剛得中又處多譽之地位與五應五能任之以治蠱則二之譽即五之譽也○雲峯胡氏曰五為繼世之君有九二承之以德是能用賢以致聞譽者也諸家以為用九二令譽之臣近於以名用人不若謂任九二之德自可成六五之名者也○雙湖胡氏曰在六二以五為安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蠱以繼世之君言象何常之有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傳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傳 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

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或問程傳云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

本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朱子曰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蠱問此爻本義云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擇與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斂身以退體艮之象而止其所當止也○誠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朱子曰當此時節若能脫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人道得法則矣只爲

齋楊氏曰上九在蠱之終事之蠱壞者至六五而幹之畢矣此上九所以高尚其事也○臨川吳氏曰上九在一卦至高至上之位故曰高尚下五爻屑屑於一家之事至此則一國之事天下之事猶且視爲卑下而不屑爲彼一家之事又何足道哉○雲峯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未言君臣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臣以義合也子於父母有不可自終於事之外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者方以幹蠱爲事而不爲在事之外者以身退爲而不爲諸本義謂亦與戒皆在其中蓋以將當高尚或○在甲下而當成也

人不能知此也○雲峯胡氏曰初六言意上九言志象而志鄉也○建安丘氏曰六爻取家事爲象上爲不故本爻言不稱父而他爻皆言父子者象爲子故本爻不言父也他爻言父母者在下而父子之象也中三爻但與剛柔者故以九二之剛過而有悔以六四之柔行此則得其常也爻有失之者矣五象一爻故以往位與蠱之事此四上位爲父家之事其爲一家之事也言則上下四爻爲用事之臣其事以下五爻上一爻言不事父之事故曰不五爲君下之五爻以幹父之事位存矣龍事王侯高尚其事下五爻上以一爻言則父之臣矣此易之道上一爻以廣遺王侯而不言可判爲君之要位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七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八

䷒ 兌下坤上

【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爲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爲臨天下之物密近近一作迩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

【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

【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程子曰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陽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節齋蔡氏曰臨與遯反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陰柔始長臨盡

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或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朱子曰然此是一陽自下而進上則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悉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雙湖胡氏曰內卦以下元亨

利貞占辭凡七卦乾坤屯隨臨无妄革此臨卦元亨利貞二陽浸長之占也然一陽復惟曰亨三陽泰惟曰吉亨四陽壯惟曰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以往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正乎七卦陰坤外皆一陽居下可見矣後儒不作占辭惟以四德論以為乾坤後數卦與諸卦儒芳不同旅得具四德可矣若作占辭方知文王偶於數卦及之他卦未嘗不可用此占也○臨川吳氏曰自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為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為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為姤至其八月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為遯遯者陰之正對臨卦六畫變畫也今曰二陽之臨陽長而消陰也至於八月二陰之遯則陰長而消陽也故其占為至于八月則有凶也○陰山李氏曰陽生於子終于巳陰生於午終于亥故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定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反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

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雲峯胡氏曰本義解臨字謂家所來發蓋謂進謂大即見上臨下不見下剛臨柔之這本義依如臨深潤之臨謂進而逼於剛此臨謂臨者剛進而通於柔也蓋謂之復者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剛來也謂之臨者明來無發二陽皆來而過於陰也故復方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首復是初宙之能至有下蔑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故拜故戒之也戒曰方臨之時即懼其為遯何也曰遯者去也剛浸而長君子之消來陽可真像遠而長君子之易去尤可象良有消之雜來有夫之幾不可不戒也陽長至二未遯乎中亦為之戒戒費乎早遠若消反對則觀為八月聖人於難不言陰之盛而於臨二之易為君子謀也又曰八月有一說抑八月一說也歷臨六位至遯初二二陽凡八位八於數為陰於東為月歷剝六爻至復初一陽凡七位七於數為陽於象為日二也復下審霍少陽七位於東為日出之方臨下兌兌少陰八位於西為月出之方二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長丁丈反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進者徐氏曰浸漸也陰符經曰天地之道浸亦用此義言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然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中溪張氏曰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剛浸而長遯者臨之反也臨象曰剛浸而長易為君子謀也遯象不曰象浸而長而止曰小利貞浸而長易不為小人謀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說音悅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中溪張氏曰說而順以二德言內兌為說說則二陽之進也為不通外坤為順順則四陰之從也為不逆二以剛中而應乎五故能大亨而得正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傳】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

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朱子曰臨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恁其如此所以如此又曰易中言天之道也天之命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數耳不必強分析○中溪張氏曰剛貴乎長已有成乾之勢天之道也○雲峯胡氏曰臨无妄皆曰元亨利貞臨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本義於臨曰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當剛長之時有此善故其占如此无妄亦曰以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發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他卦但曰釋卦名義釋卦說此一卦又有所謂言卦之善者何哉蓋二卦占以剛爲來剛不如此非剛之爲也象之天道假等无有不義善字又從天道天命而言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傳】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君子宜知所戒中溪張氏曰自臨之丑至遯之未凡八月歷時尚多而曰消不久者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知所戒也○廬陵龍氏曰臨反對爲觀乃八月卦一轉則爲剝爲坤故曰消不久也○雲峯胡氏曰觀卦不取四陰爲義於臨曰八月有凶則觀爲八月卦已見於此矣○進齋徐氏曰陰陽消長若循環然象易聖人深言消長之機其來甚速吉凶靡定禍福无常思患豫防君子所當戒懼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思去聲

【傳】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一本无字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爲无窮无疆之義【本義】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節齋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雲峯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容如坤土之大

初九咸臨貞吉

【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爲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一作時也或問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朱子曰陰必從陽謂咸爲咸亦是但覺得牽強些○童溪王氏曰咸感也陰陽之氣相感而相應故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初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相感而相應者又皆履正之人故曰貞吉○隆山李氏曰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陰陽之氣相

感也

【本義】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建安丘氏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徧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感○雲峯胡氏曰復曰朋來初二而咸字卽朋之義而臨字卽來之義故復初元吉臨初亦貞吉○雙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爲感諸儒因之然而以二陽方長乃臣臨四五二陰與之感相感豈置二上不問未亦俠乎故不若訓徧與皆義見得陽道廣大公溥而且於立其命文之義皆得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建安丘氏曰當臨之時初能固守其正以從二則陽剛浸長而陰退聽而得吉也以其未當臨陰之任故曰志行正而已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咸一作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所不利也孚齋馮氏曰以卦言之以大臨小初九九二臨四陰也以爻位言之以上臨下六四六五臨初九九二者也推其正應而陰陽相感故交相爲臨而訓之咸言其交相感而交相臨也初與二同爲咸臨而初貞二无不利者蓋初位卑而不中故取其正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不言貞位不當也者臣正應以相與故陽之上進辟陰順之命所以无不利也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進齋徐氏曰初九曰咸臨貞吉而九二則曰咸臨吉无不利何也曰初○未得中未當臨陰之任故在初猶當固守其志以得貞而吉也二得中則勢上進已當臨陰之任矣在二不過寀初之陽以同德則柔不能拒是以吉而无不利也貞吉者戒初之辭吉无不利者勉二之辭也○雲峯胡氏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本義】未詳節齋蔡氏曰命者命謂五也○進齋徐氏曰二以剛咸臨有進逼陵之勢五柔二剛有君弱臣強之勢以此相臨豈能遽合自二言之其初未順命也然五以柔中用二二以剛中應五豈終不順哉聖人以未順命釋之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旣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旣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本義】陰

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深矣朱子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節齋蔡氏曰爻柔而位不正兌體而近於剛故以甘說邪佞而臨乎二也然剛長以正又豈甘說邪佞之所利也能順剛長之正理憂懼知警不爲甘說之態則咎可无矣○平菴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悅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責己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文辭雖爲六三言之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雲峯胡氏曰象惟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二陽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爲甘故无攸利要若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六三變則爲泰九三能改而自新則從變之无咎即泰之艱貞无咎也象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際用意深矣哉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傳】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强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臨川吳氏曰以不正故爲媚說之態先雖媚說而後能憂則始雖有咎而其咎不長故可无咎也

六四至臨无咎

【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或問六四以陰居柔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朱子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龜山楊氏曰六四初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雲峯胡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正相臨之至所以无咎又地附澤澤依地矣四坤兌之關地與澤相臨之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傳】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建安丘氏曰三四皆陰柔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乘陽而四應以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去智

【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中溪張氏曰一人出而君天下自任者其智小任人而不自任者其智大況當二陽浸長之世六五在上與九二爲正應不忌其進而以柔道接之則剛中而應反爲吾用是兼衆智以臨天下大君之宜孰大於此言可知矣此帝舜能用禹皋陶而臨下以所謂之大智者幾○雲峯胡氏曰六五自是柔闇之主何爲以智權蓋謂之臨多是以己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己而任人所以爲知所以爲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皆出於此歟夫子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智知光大言於坤周公爻辭獨於臨之坤體曰知臨五常之德

知藏內坤以藏之故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南軒張氏曰六五知臨者宜任賢以爲明扶累以爲剛柔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而已矣惟能用中于民此所以爲大智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爲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又曰臨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臨川吳氏曰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者以上臨下也地厚而載物者以下承上非臨也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敵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尊之至也故曰敦臨此文取義方臨卦正意○雲峯胡氏曰坤與艮皆土也有敦厚之象然皆於終見之復除上六迷復外六五爲復之終曰敦復艮上九艮之終曰敦艮此曰敦臨相與而厚於終者也故吉且无咎○隆山李氏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者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朱子曰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以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雲峯胡氏曰上六非與內之二陽應而其志在二陽斯其爲厚之至也○進齋徐氏曰[illegible]

剝迫者矣

䷓ 坤下巽上

[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平聲爲觀於下則爲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脩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爲義也

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官喚反下大觀以觀之觀大象觀字並同

【傳】子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一无之字)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一作常)莊嚴(一作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或問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誠有此意至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只盥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褻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或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猶全而未散否

朱子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爲是用事了固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爲則是用出用出用攢耳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更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第見其不忘也○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前合得象辭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爲定○龜山楊氏曰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禮儀度數亦嘗未衆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神明者蓋有在矣又曰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誠書所言真外明此者但人白信不及故无其數要人知其致必本於此故於然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平菴項氏曰盥者祭之初尤方於東盥前手於前凡然之事有未一爲也薦者然禮之様學四海九用之義味曰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祭已无爲其非重盥而輕薦也先儒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懈仁人孝子之奉祀豈皆至薦而誠散矣○雲峰胡氏曰諸家而盥者祭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以求神之時也本義但以爲將祭而盥手蓋酌鬱鬯之酒以降神灌也非盥也謂實謂薦則誠意已散不復如當之時本義之意則謂盥豈有不薦而孝子之爲豈皆有至薦而誠散者爲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猶二陽在上无爲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實豈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與不待見於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表亦已信而仰之盡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蓋與未占有孚顒若夫觀四陰二陽八月之卦四陽之卦名曰大壯以陽之盛言也四陰豈不可以陰盛言卦名謂之觀取二陽在上爲四陰所仰且就觀字上發出示民神化之妙扶陽抑陰之意深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傳】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天下也【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

名義（進齋徐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雲峯胡氏曰四陽爲大壯四陰不曰小者之壯而曰觀取二陽示四陰也釋彖且曰大觀在以下之四陽爲大觀以上之二陽爲大釋卦名義則以陽大而在上釋卦辭以爲下觀而化上下之分嚴崇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觀（同丢）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觀如字下觀天大象觀民之觀六爻觀序）

【傳】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仰一作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本義】釋卦辭（進齋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二陽言謂上有孚潔誠之德顒然可仰閔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若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如此也○雲峯胡氏曰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者乎）

（皆以爲是聖人不化手做段蓋盥則必薦不薦是前聖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武則必殺不殺是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故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道言之）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黙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朱子曰盥本爲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若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卻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卻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又曰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臨川吳氏曰此廣觀義上文所言感應之速者觀遠之神也因言天道之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服者從而化也人觀天道之神莫知其然而四時代謝亘古如一无少差忒觀道亦然常人以言設教目有聲言以身設教則有形之聖人之道如之之妙不可天以之說教非有聲吉非有形之不及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餘其體捷如第篆不從而化爲恩其所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无有差忒也蓋所存其神故所過化萬祭而天下如上天之无聲无臭而萬邦咸作孚此其所以爲神道與）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

【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進齋徐氏曰風行地上徧觸萬物有周觀之象先王體之傳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象故以省方觀民設教○建安丘氏曰坤爲土有土此有民省方觀民乃坤之象巽以申命設教乃巽之象○三山陳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之術衛之淫風教以禮則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其一作）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

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本義】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臨川吳氏曰下之所觀觀九五中正之道也初最下去五最遠如未有知識之童子而不能有所見也○平菴項氏曰初六爲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无咎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雲峯胡氏曰童之象陽位而陰爻陽則男而陰則稚也故蒙六五亦曰童蒙觀以近爲明初六去二陽最遠故爲兒童之觀又曰遯大壯皆四陽二陰之卦曰君子好遯小人否曰君子用壯小人用罔觀亦四陰二陽敘參參然君子小人之

分○蓋以小人而可如此者君子則不可如此也其責君子之意深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傳】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朱子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

六二闚觀利女貞

【傳】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爲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爲利也【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進齋徐氏曰闚門中窺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爲應適爲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雲峯胡氏曰闚坤闔戶象柔居內而觀乎外有闚竊象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稚象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爲可知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傳】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一有能字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本義】在丈夫則爲醜也平菴項氏曰婦人之目所闚者狹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

在女徒爲不失男子而寡見設闚則可醜矣○雲峯胡氏曰小人而爲兒童之觀固其道也丈夫而爲女子之闚豈非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已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一作吝以能順也【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自審也朱子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

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童溪王氏曰我生者吾身之動作施爲也六三變進退之間宜詳從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我也觀我生以決其進退爾○楊氏曰觀我生而進退所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進退之間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者是也○誠齋楊氏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脩己六三似漸離闕○雲峯胡氏曰三多凶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一不中多不吉二居中三多善而觀以遠近取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爲而爲之進退本義部占者宜自審蓋當進退之際惟當自審其所爲何如耳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傳 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中溪張氏曰五爲觀之主近五者宜進遠五者宜退若初二去五遠則无可進之理四去五近則用賓于王矣可進可退惟三之時爲然進觀之道也觀四陰長惟四得觀之道初二則失觀之道三之進退在我故曰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傳 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本義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於朝覲仕進也藍氏廷珍曰九五陽明居上是有光華者也○童溪王氏曰觀以遠陽爲晦近陽爲明○漢上朱氏曰古者諸侯入見于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者亦賓之○雲峯胡氏曰觀國之光四字下與童觀闚觀相反上與九五觀我生相應蓋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也達於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於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 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无也字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尚志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傳 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君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君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爲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咎也 本義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

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朱子曰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民臣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小山潘氏曰九五居尊處正爲觀於下反觀諸己所爲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矣○進齋徐氏曰九五爲大觀之主巍乎在上方天下之儀表在下四陰莫不仰之然民皆仰乎五矣五將何所觀乎亦唯先觀我身之所行揭其中正以觀示於天下可也亦必我爲陽明之君子乃能盡觀我之道而无愧於陽之欲○平菴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逆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群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然雖如此勢實凛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作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撫明二陽向治故道大而偏小也此如唐武宗之時內之宦者外之牛黨之徒皆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武宗明明在位故仰視而不敢兒一日事樂爲事去矣○雙湖胡氏曰知時蒞勢掌易之大考項氏深爲得之當觀之君知此所以白書消有道可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傳】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本】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建安丘氏曰象言觀民者善觀民正所以爲觀我之鑑欲觀吾身所行之當否但觀民俗之善惡而已此本諸身而徵諸民者也若云當於民譽亦此意也○雲峯胡氏曰民德之善否生於我身之得失故觀民即所以觀我生乃以義言之非以象言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本】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耳朱子曰上九之觀其生是說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爲君子有剛陽之德處无咎小人无此德自不得此咎又曰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來其瞻之類○平菴項氏曰上在卦外无民无位小人之進退下民之向背皆不由己但謂視其身思自免咎而已○潛室陳氏曰觀之時爲觀於天下者五也故欲爲的於天下須當觀省我之所行上九雖无位乃是位高之人亦下之所觀時故亦當自觀其所行但進九五不得稽我俯君他人之謝則六三去九五初達又不爲觀揆合止是自觀其所行當進與下也故不嫌於同辭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若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己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處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本】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或問觀其生志未平也朱

子曰。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皆使是未得安然无事。○雲峯胡氏曰。五與上皆爲下四陰所觀五有位故當觀民以觀我之所爲上雖无位亦不敢安然不自若其所爲也。○或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朱子曰。此卦取義不同盖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消之象也。○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建安丘氏曰。觀有觀示之義以上二陽而示乎下四陰也。然九五得位而上九不得位故五爲觀主是以在五曰觀我生而上曰觀其生而已其下四陰則皆以陽爲觀者而近者吉遠者凶初其最遠者也故曰童觀君子吝二三則漸近矣故二曰闚觀女貞三曰觀我生進退也惟四去陽猶近盡所觀之美故有觀光賓王之象焉豈非觀之道利近而不利遠者乎

䷔ 震下離上

傳 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一作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傳 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可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本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筮得之者有其

德則應其占也龜山楊氏曰噬嗑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隆山李氏曰噬嗑震下離上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霆擊搏之要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告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雲峯胡氏曰凡物不合由有間也必噬而後噬嗑而後亨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獄者先之以電之明而雷從之也雷之明所以察獄也雷之威所以決獄也治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强梗者爲之間獄豈宜用哉既明且威又果且中治獄之道也不如是獄豈用哉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臺溪王氏曰易之立卦其命名立象各有所指井鼎大過棟橈小過飛鳥若此類者遠取諸物也艮背頤頤噬嗑頤中有物若此類者近取諸身也

噬嗑而亨

【傳】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建安丘氏曰頤卦初上二爻皆陽其間四爻皆陰有頤口之象噬嗑變六四而爲九四則爲頤中有物之象此其所謂物者合則无間矣故曰噬嗑夫噬嗑乃賁之反對皆頤中有物之象噬嗑得頤之下動則四九爲梗賁得頤之上止則九三爲梗上止而下不動則无可合之理上止而下動則有噬而合之之象噬嗑而亨乃噬去强梗无所間隔而自亨通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傳】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

辭的確

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龜山楊氏曰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動而明也初本章合而後章○進齋徐氏曰剛柔分剛柔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雷電合而章已噬之象情噬物然噬則頤分噬則頤合也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傳】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貴上朱氏曰六五柔中雖不當位是之用發則无若柔中之爲利矣或曰柔足以用獄是以爲人君止然仁不以剛當稱也○龜山楊氏曰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令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之意也

【本義】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朱子曰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又各自取義不說散中之物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頤辨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的功也又問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但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曰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雲峯胡氏曰卦辭云噬嗑亨彖傳加一而字謂又噬嗑之而後亨也此以卦名釋辭○臨川吳氏曰剛柔分動而明言未噬之前以噬而致亨雷電合而章言既噬之後以嗑而致亨此二句解噬嗑分也柔自六四王行至亨雖不當位然以柔居剛爲以剛濟柔兩不過故柔治獄所宜也結之以利用獄也四字者此兩句解利用獄也噬嗑而亨何事不利而獨利用獄者六五以

柔在上才不當位不足以致大用故以柔得中利於用獄而已○雲峯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緩甚言用獄之難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傳 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本義 雷電當作電雷

或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朱子曰先儒皆以爲倒寫二字相似疑是如此○中溪張氏曰蔡邕石經本作電雷○臨川吳氏曰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勑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法一時所用之先當者亦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時所以勑其法○進齋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愛之意也未至於獄刑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法而爲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避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校音教

傳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本義 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漢上朱氏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桎足械也械亦曰校○臨川吳氏曰屨謂著於其足如納屨然校足械也○雲峯胡氏曰趾乃人之所用以行者屨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行乃小人之福也小人受刑而所傷者尚小故曰无咎○誠齋楊氏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懲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顯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傳 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本義 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雲峯胡氏曰下卦爲震滅趾使其不敢如震之動也動則進於惡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傳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

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

厚齋馮氏曰：膚，爻之表也。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胏，囚也。爻取噬爲治獄之象，又取膚爲獄囚之象。二之滅鼻无咎者，治獄也。初之无咎，囚可无咎也。二三五之无咎，囚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也。初上，囚之始惡怙終者也。

本義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涑水司馬氏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臨川吳氏曰：膚，腊之下，柔而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雲峯胡氏曰：噬而言膚腊胏肉者，取獄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耳。六二柔而中正，故所占如噬膚之易入。但初剛未服，反不能无傷，然始雖有傷，然而无咎，是初之剛終可服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傳 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傳 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爲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

本義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爲无咎也。朱子曰：六三噬腊肉遇毒，是所噬者堅韌難合。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之難，以小吝終无咎也。○節初齋氏曰：周禮腊人掌田獸之腊音昔薄析爲脯，小物全乾爲腊。○雲峯胡氏曰：肉因六柔取象，腊肉三剛取象。三至五互次坎，有毒象。師有坎，故師彖亦曰毒。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二爻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三比之二雖爻然，三遇毒，二亦滅鼻，甚言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傳 六三一无三字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誠齋楊氏曰：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任，是弱於噬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胏緇美反

傳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一无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无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

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六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建安丘氏曰噬嗑惟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言之言獨得之四而他爻卦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戒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義以懲其奸爲剛柔失戒畏愛兼恕治獄之道得矣○雙湖胡氏曰以全卦言九四爲一卦之閒則受噬者在四卦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爲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初上者也卦言其位則據在其中爻言其才則剛足以噬其取義故不同也

(象)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或問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朱子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來矣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寃枉者亦憚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周石之類○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束矢百矢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令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爲鈞○雙湖胡氏曰胏肉之帶骨者骨因九取象肉因四取象辭爲乾卦故爲乾胏臘肉肉義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吝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閒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三遇毒所治之人不服也四得金矢其人服矣然必艱難正固乃无咎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以一作)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所噬之易而有易心焉故至滅鼻九四則噬之難矣戒以艱貞而後得吉是治道之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傳)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 一作危懼也○建安丘氏曰噬嗑三柔皆用獄者也而五最勝五之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二但能噬膚者二以柔居柔而五以柔居剛五之才勝二之才也五之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不免遇毒者三之柔不中五之柔得中五之位勝二三之位也六五之才之位視二三固有間矣而爻辭但无咎而不及九四之吉者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也然則欲盡噬嗑治獄之道捨九四其何以哉○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刑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隨貞厲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夏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服言多慣是也

(象)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或問九四利艱

貞吉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文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徒以爲獄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雲峯胡氏曰乾肉五取象肉固六取象噬膚噬腊肉噬乾胏二節難於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故六亦以柔居剛遇毒何也六三柔不中正故噬之難而且遇毒六五柔而得中故噬之易而得黃金九四金矢矣得五獨得黃金何也獄訟而出金矣已非尋常小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矣四與獄訟獄得夫小雜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獻以問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中溪張氏曰得當者謂處剛而得中也剛則不過中則不偏五貞厲无咎者其以是與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何可反

〔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太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胡氏曰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校加於首而沒其耳所以凶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噬嗑之極爲用獄之終是小人惡積罪大怙終而不悛者也故有何校滅耳之凶○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初曰過小於上則曰惡積蓋過而不改之須於惡初能改過是止惡於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於終直曰凶矣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傳〕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一无傷字其耳誡聰之不明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雲峯胡氏曰上卦爲離滅耳言其不能如離之明也明則能審聽而早圖之无此凶矣○建安丘氏曰噬嗑去間之卦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上无位爲受刑之人初過小而在下爲用獄之始故以屨校滅趾爲象上惡極而怙終爲用獄之終故以何校滅耳爲象中四爻有位爲治獄之人然卦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之難易亦異六二以柔居柔純乎柔者故象爲噬膚膚易噬之物也六五以柔居剛爲剛柔得中於象爲噬乾肉乾肉比膚則難矣六三柔中有剛故爲噬腊肉腊則有骨大比乾肉又難也九四剛中有柔故爲噬乾胏胏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然二噬膚滅鼻三噬腊遇毒四噬乾胏艱貞五噬乾肉貞厲者皆言治獄之道不可不謹也至於占辭三爻无咎四獨吉者則治獄又以剛爲尚也柔豈容間之道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八

䷕ 離下艮上

【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僞反

【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旣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雲峯胡氏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有賁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何者本為大文為小也至彖乃分上下體言亨與小利有攸往亦謂有本而後有文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

【本義】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雲峯胡氏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文柔而不曰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古以剛為大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

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必字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本義] 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潛齋胡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雲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傳]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一无天字下一无下字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一无而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

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朱子曰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真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本義] 極言賁道之大也臨川吳氏曰此廣賁義以卦體言爻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以卦德言文明者文采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敘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言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序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在其(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其一无其字)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本或問)

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無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事是說象上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未知二說可程傳又朱子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不不以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說之往蓋亦不甚親切也文曰比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曾艮離雜之在內外卦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故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勤審寬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雲峯胡氏曰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也明離象无敢折艮象○沙隨程氏曰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稱火豐噬嗑稱電者皆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爲常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無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貴作)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白雲郭氏曰君子以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初九以剛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雲峯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若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雲峯胡氏曰初九以徒爲義不以乘爲義即孟子所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六二賁其須

【疏】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爲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一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係其質也【】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無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漢上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二在口下三至上有頤象[illegible]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illegible]吳氏曰須之美非生而美也美自中出不假外飾[illegible]有其善而須之賁非有待於外物而賁[illegible]

[illegible]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疏】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illegible]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疏】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illegible]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疏】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illegible]

[illegible]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疏】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

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王氏大寶曰翰如白不飾於柔素盛陽象皤如之象○平庵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逢四當賁道之變也○四以初之應爲賁而爲三所閒非應閒亦非相賁者惟四與初爲應二與五三與上所謂賁如皤如者俱白也[illegible]馬翰如[illegible]陰柔之正[illegible]心如飛翰之[illegible]已爲婚媾[illegible]五六之[illegible]求上也[illegible]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閒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雖爲三所隔未得遂其相從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在千反又音殘

【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隨一作其裁制如束帛而而一字无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翦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爲吉也或剛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若來以好善賁三陰皆安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致本務賁況也朱子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翦裁之象尤舍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謂則曲折多意思遠者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還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說似近若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翦裁翦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孔氏曰諸儒以此爻爲賁飾丘園之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蓋皆論爲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能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本義】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朱子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賁于丘園是尚務賁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爾意戔戔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淺小即是儉之義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然終却吉○閒六五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終得吉吉則有喜故

象云有喜也○雲峯胡氏曰諸家多言賁于丘園之質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爲吉爻於上見賁極反本之爲无咎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傳 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亨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傳 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 本義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或問白賁无咎朱子曰賁飾之事太盛則

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雲峯胡氏曰初取上下之義賁其趾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爲質白賁終象也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傳 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旣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

則无咎飾不可過也或問何謂得志朱子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未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潘氏夢旂曰處賁之極文變爲素潔白自守其志得矣○進齋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賁四賁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建安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賁而爲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者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比賁六爻之大旨也

䷖ 坤下艮上

傳 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群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傳 剝者群陰長盛消剝於一无於字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

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雲峯胡氏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雖然易無可盡之理也一變而後剝有攸往矣○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已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建安丘氏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則盡反其所為君子矣為小人長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退可為也安イ可為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丁丈反

傳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无於字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建安丘氏曰剝之柔變剛言小人長則復之剛反為君子長可知矣○隆山陳氏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險很君子之去小人合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燦然矣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傳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

君子尚消息盈虛之理而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建安丘氏曰剝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成之使上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望君子之來以觀聖人利之不利之辭則知其爲君子發也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剝獨言之者爲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爲陽言消者陽之息者陽之消也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彖曰天行也復亦曰天行○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豈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屈以待其感也而不變其所守知其後之必復而寧心以待之蓋之進盛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蔓尾之禍而不可救姦其變其推刑象消之福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摇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摇所謂本固邦寧也○雲峯胡氏曰不曰君子而曰上上指一陽下指五陰也陰陽之分明矣厚下坤地象安宅艮土象○節齋蔡氏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厚齋馮氏曰以上下

專蓋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爲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傳 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 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節齋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文取以患物○臨川吳氏曰五月姤之一陰始消一陽於下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雲峯胡氏曰正道天地間不可一日無也方其剝之自下未至於滅貞也而曰蔑貞則尚戒小人之辭也○隆山李氏曰剝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群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率群陰以受制於陽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從剝陽者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傳 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傳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本義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爲凶朱子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也○孔氏曰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雲峯胡氏曰剝自下起剝牀以辨進及上矣然二陰爲遯猶未至於蔑貞辭與初同亦戒之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傳 陰之侵剝於剛一作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 言未大盛雲峯胡氏曰程傳言陽未有與本義言陰未有與二陰猶未至於五陰之盛也

六三剝之无咎

傳 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群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本義 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建安丘氏曰剝下五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爲无咎○節齋蔡氏曰剝雖小人之事以從陽爲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此爻是也故不爲剝○雲峯胡氏曰剝之三卽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傳】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本義】上下謂四陰〇雲峯胡氏曰六三居四陰中而獨與一陽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以為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傳】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〇白雲郭氏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剝膚矣〇臨川吳氏曰初為牀足二為牀幹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〇建安丘氏曰剝道已成故直言凶而不言蔑與也〇雲峯胡氏曰初義曰蔑貞則凶蓋猶許其不蔑貞則猶未至於凶也剝而及膚小人豈不欲蔑貞哉然正道終不可得而蔑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示豈獨君子之凶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傳】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〇龜山楊氏曰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六四則剝及膚矣其為災也不切近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群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上取獲寵(一作)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〇進齋徐氏曰六五以柔居中為群陰之長總率群陰順序以聽於陽有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〇平庵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上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〇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若后也后為宮人之主五統群陰如后統衆妾衆陰貫陽如后以衆妾進御於一主而獲寵愛之象陰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取群陰順承一陽為義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群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群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之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之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〇雲峯胡氏曰剝五不取君使如坤遯明夷諸卦五皆非君所處也剝而至於五是為剝之極故五不取剝義設為貫魚宮寵之象所以開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五為群陰之長能率其類以受制於陽无不利矣剝牀自足而辨而膚陰以次而剝陽也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以次後先尊至以大而承陽望人至是則成之曰與其以次剝陽而至於以數若以次承陽之為剝哉衆曰不剝有依往遞剝君子成也此曰无不利為小人慮也〇建安丘氏曰遞剝宵小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可制也在遯之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剝陰長而已盛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吉陽以制陰之道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卦其委曲為君子謀者如此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傳】群陰消(一无消字)剝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

群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平菴項氏曰剝之五陰但用於午未申酉戌之月亦在天道未爲不利也若用於陽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爲悪氣耳此爻別明後宮之義而象釋之曰終无尤者以見小人但以此寵之則終无害也○雙湖胡氏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對至九月五陰既長謂觀九五不剝爲陰不可也惟聖人繫爻不言陰剝陽但言寵剝之義此便是扶陽抑陰挽回世道之意然方卦爻本有此象聖人因而發之以垂陰消長固有自然之勢人事之當自有轉移之妙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一作已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有盡字爲坤陽一有復字來爲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象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爻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卻有復生之理乎或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无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无陽如日有夜光之辭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或問伊川云陽无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矣消剝復生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若純坤无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當分曉適與人故今人做一件大事看○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陽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頭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過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饒氏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序介乎剝復二卦之閒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剝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剝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矣是烏得為无陽乎知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亦可知矣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經歷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剝之陽剝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

夏至於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絕續之際果无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爲益信矣○建安丘氏曰剝爛也復反也剝之上九變則爲復之初九自最高而最下自剝爛而復生故有碩果不食之象未脫僵寂滅无一毫生意者此純坤之象也而生意已在其根矣此自坤而復也木末猶有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則亦剝爛墜地而已矣陰則生之所起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陽无可盡之理故剝即爲復不必六自坤而復也

〔本義〕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

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己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爲芘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臨川吳氏曰下五陽皆已剝獨存一陽在上如木之果實皆已落獨一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而猶在木末君子謂一陽坤爲輿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君子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得輿而占亦如之小人謂上九變爲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爲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无以蓋覆其下故小人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剝廬而占亦如之也○雲峯胡氏曰艮爲果蓏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蓏陰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此一陽也在坤之月則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指陽之性言也故有取於碩果不食之象碩果專以象言得輿

剝廬兼象占而言小人剝廬亦飛難也指上之藉下以安者也蓋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必欲上失所安令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傳〕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建安丘氏曰剝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爲陰所剝也故卦以上九爲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與乎陽者吉无與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與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與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剝未盡故初蔑貞凶二亦蔑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剝極矣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也○雙湖胡氏曰下四陰爻與因已成之卦紫闕其實各原其初剝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

時也二之蔑貞其進之時乎但以剝陽爲蔑貞不以位論矣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五之以宮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於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於剝五又取率群陰以受制於陽爲利爲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 震下坤上

〔傳〕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一无來字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朱子

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潜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漸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進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一身自少至老莫不皆然○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无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爲四月陽氣纔生是把時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生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只是陽消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是偏然抑遏○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爲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於下也○隆山李氏曰純剝之後而一陽來復乃生生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剝終復始不容少緩若稍遲不及則生理息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傳 復亨旣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旣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旣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一有之道字）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旣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或問復一陽動於下而云朋來无咎何也朱子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畢竟是陽長將次并進以其爲君子之道故亨通而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復之復芳福反又作覆承同）

傳 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旣散之氣豈存復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旣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

氣之終始於闔闢從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爲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朱子曰七日來復者終不足已

往之陽更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又曰復反也言陽氣既往而來復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息豈假乎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幾於復而生於此而因以着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元篤所謂復者非日遠夫已戒之心而還之舒夫已稟之善而爲之也亦曰不肆焉以勝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隆山李氏曰陽反而復生生之氣自此前勢故曰復亨又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節齋蔡氏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爲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鄭氏用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曰八月○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剝之碩果曰柔未盡而復生至此則曰剝盡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蓋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其序則以復次剝彖其曰剝未盡而能復者猶果中之仁而言也可見其所以爲无者未嘗息其曰坤十月陽氣已生於

下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可見其所以至於亨者未嘗聽命乎此自始而剝陰在內爲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爲主陽方行順境故其占爲亨己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二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方往而爲臨爲泰以至於乾也

彖曰復亨剛反

【本義】剛反則亨朱子曰剛反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道理○臨川吳氏曰剛反猶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日盛而亨矣○建安丘氏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

【本義】以卦德而言進齋徐氏曰動而以順行者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也出入剛來陽之動也无疾无咎以順行也○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衆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潘氏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朱子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

故曰天行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返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龜山楊氏曰四時之變漸而為寒暑闔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

利有攸往剛長也長丁丈反

（本義）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夫至于乾其勢日不容禦矣○平庵項氏曰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易之彖凡以陽為君子諸也○陽道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衆則未可往无疾則利於往矣消息盈虛天命之所然而君子不諱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朋來无咎而後利有攸往蓋嘗不以天命之自求者為咎而求以入情之難測者為變行也來者詭而疾其來者衆也來者微渺豈可遽以自咎致其來者來豈可不害於行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傳）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也一有字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莫是於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或問程子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无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

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問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物字去天動之端緒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著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生為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卻有未發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又曰天地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心便是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也又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心程子云聖人無復

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存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涉著此所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為是就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發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說只可說此一路看去意轉入別處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又曰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猶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乎起滅聊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仁不可以善惡而為言其○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交即天地所以

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只以此一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說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看來伊川說得較是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或問復見天地之心朱子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又曰要說得切當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問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爲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

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皆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行之沉滯不得行到極處忽小覺這亦非未大行已有可行之意亦是復道理千變萬化所在無不窮令盡寂然有至靜在其若一念之發此復是後否曰心說不盡復有兩樣在其善之復有動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日皆當有爲物之並悅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爲陰陽也陰陽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前爲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數子細○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蓋某於本義特載之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節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察略不差殊此所以爲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

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問天心无改移何謂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動而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形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說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爲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第要說於陽之間動靜之間伊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只要說陰陽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西溪李氏曰只要之人陰之時幾於无生意象而陽氣已動於黃泉之下窮冬之積焉方其物慾之深也幾於无天理矣而性善之端要不可泯也必有時而發就其發處觀之則天地之心見矣○臨川吳氏曰草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蟲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翁者聞之揭冬之攝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雲峯胡氏曰天地生物之心即人之本心也皆於幾熄而復萌之時見之本義辭尚簡要未嘗泛引古語此則全引康節詩殊有意也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意許君親見伏羲

初學者有得於此詩則可以知衆節之詩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傳 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順一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本義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朱子曰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言陽生於閉藏之中也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最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建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安靜以養之蓋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强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交了豈不壞事○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關宜閉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塗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守而后於是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若是月之至日也○潛室陳氏曰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恒萌芽方動當靜以護之不可撓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閉關休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于以頤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爲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象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身上說其教人之意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傳 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柢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

本義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或問无祇悔祇字抵字有訓朱子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爲祗者如見其不得如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建安丘氏曰坤上震下爲復上體乃坤而靜之時下體乃震而動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機初以一陽爲五陰之主居復之最先不遠而復故不至於悔而得大善之吉者也復以脩身生不戒過之顏子其殆庶幾乎○西溪李氏曰一陽在下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爲義○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之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爲則去无妄不遠矣反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雲峯胡氏曰春秋公孫敖如京師未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爲復復善貴早幾易以不極其往者言之善失之遠而復必至有悔唯失之未遠而即復所以不祇於悔元吉本義云大善而吉是從事上說一本

作向善而古文從心上說讀者詳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傳】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附一字无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緒發本心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隙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發露而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惟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為善之幾而無反善之實是以求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後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吝則人欲未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

【傳】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或問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朱子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六二曰休復吉○建安丘氏曰人不能皆賢親賢則賢矣六二下仁之謂也卦惟初九一爻為陽二非陽而能下之則陰變而陽小人變而君子而復之六二亦變為臨之九二矣為得而不吉哉○雲峯胡氏曰遯貴遠遯莫遠於上九而九五能比之故嘉遯遯之美者也復貴不遠初九曰不遠復而六二能比之故曰休復復之美者也里仁為美亦此意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傳】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進齋徐氏曰仁謂一陽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夫子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為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為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衆其大凡不若仁為切至也○李氏曰仁者天下之公是无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兩山李氏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寬无捉摸處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只此兩處說仁極平正確實學者且當玩此此是程子手筆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誠齋楊氏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復故曰厲以警之間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雲峯胡氏曰三上下進退之間故曰頻巽以柔為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失以其比柔故頻巽復以剛為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失以其比柔位剛故頻復然頻巽吝頻復雖厲无咎此又不同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傳】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臨川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為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傳】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群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群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本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但徐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節齋蔡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所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為中就五陰爻則四為中此所謂時中也○雲峯胡氏曰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然則二五之中中也或以三四為中隨時以取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雲峯胡氏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小象曰脩身曰行曰道惟初九當之○白雲郭氏曰剝六三乃復六四反對其義相類在剝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也可以无悔○雲峯胡氏曰諸家於此爻皆輕看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入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无斬然无悔矣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敦復成德之事與○隆山李氏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之无所於逆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為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以帝乙歸妹為祉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為喪羊于易无悔諸卦六五爻夬卑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地云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本義】考，成也。建安丘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質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

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

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 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災有來只一般有不同只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致之也

本義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

如此以猶及也 朱子曰上六迷復內卦于十年不克征是極不好復爻故其象至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年八月之類 [illegible]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傳 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

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

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

道而凶也 雲峯胡氏曰剝上九民所載也一陽在上指衆陰之為民復上六反君道也衆陰之從表

一陽之為君○建安丘氏曰復卦以初九爻為主其言不遠復无祇悔者喜一陽之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 [illegible]

又相應以從陽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初之從道也二以下仁為復二之下仁不如初之歸也三以頻復不如四之從道知復也上迷復則不知復矣

☳☰ 震下乾上

〔傳〕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无合字）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程子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陵山李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降天明本自无妄有生之後人僞滋之妄念乃起又曰乾道變化一氣實運而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无不得其命之正夫安有所謂妄者哉○雙溪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傳〕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或問傳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卻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卻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問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无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處未免於紛擾而散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只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曰所論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謂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繫只此亦是不合正理如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散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朱子曰无妄本是无望言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未矣所謂无望之禍是也問史記作无望若以爲无望與是經望之望非誠妄之哀曰有所歷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无妄是猶不指望謂然底卦意然而有禍忽然而有禍如人方亦忽然勿繫而齊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然於望望无妄　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卻須是貞正始得若此子不正他邪衆便有災來　无妄一卦雖云榴積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不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非爲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災眚即災也○厚齋馮氏曰朱子謂史記作无望自文王以來多爲无望之義鄭季長鄭康成王子雍曾問斯義古人用字同聲者義亦通之如豫之爲預擬之爲禮望蓋之爲亦令不一端而足令觀卦內作无所期望而有得其義多易字其之惡非可如此推也蓋動出於人則爲之而則其妄有所望也動而聽命於天非可期望也○建安丘氏曰所以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者所謂无望之禍有過於召

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間非所謂无妄也若眞實无妄之人則純乎任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眞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爲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傳】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人欲則妄矣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也九居初正也○徐氏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以卦變言自訟下體之剛而來居初也非本卦剛柔之往來也以外來者爲九爲震動之主故曰爲主於內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本義】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白雲郭氏曰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以柔順中正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爲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雖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傳】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龜山楊氏曰大亨以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所不祐欲往安之矣○進齋徐氏曰行矣哉猶言行乎哉之意

【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朱子曰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伊川易傳後是本卦自外來是說以卦變言此只是從訟卦而來訟之剛自外來而居初也○雲峯胡氏曰本義謂自訟而來二之剛來居初也或謂外卦爲乾震之剛自乾來也亦通无妄釋元亨利貞與臨同命猶遯也叶韻則无妄之往程子以爲无妄而又往爲妄此以匪正而往爲正本義以自上文解正若天之命不正故不可行也蓋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尚于中行句以仁存之句而包中間也不可說文而失意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傳】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育一作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

育物之道也。程子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矣動以合則有妄矣○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或問物與无妄曰[illegible]一箇无妄○[illegible]各正性命之意[illegible]○[illegible]之對時[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中溪張氏曰天之生物[illegible]化亦不[illegible]乎時聖人與天同一无妄以其[illegible]○雙湖胡氏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illegible]爲一一實萬分之義[illegible]一震之[illegible]天時以養育萬物[illegible]

萬物是亦聖人之當行物與之以无妄矣○雲峯胡氏曰夫子釋彖從天命上說來[illegible]大象從性上說一性字[illegible]人之命也天下雷行[illegible]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illegible]所性以育萬物[illegible]聖人之天一也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九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一无實字）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初爲動主當位而動不爲[illegible]○[illegible]山李氏[illegible]无妄之主動以正者如是而行何往不吉○[illegible]曰初爲无妄而爻辭謂之往占何也[illegible]

係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所以吉而所以无妄也若夫六二九五有應六三上九應而三不免於災五不免於疾[illegible]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以[illegible]而往，[illegible]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illegible]

者也若往而不吉不得志矣○丹陽都氏曰二陰在蕳无陽以振之故吉故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菑側其反，畬音餘）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无欲字）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一作爲）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

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

[illegible]

〇[illegible]

本義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朱子曰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蓋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爲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illegible]

[illegible]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傳 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一无以字）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一无求字）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本義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雲峯胡氏曰无妄天也計其利而爲之則人而非天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傳 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爲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爲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臨川吳氏曰此假其象以明之如或繫一牛於此乃邑人之牛也偶爾所繫而爲行人所得之人有失牛之災亦適然不幸爾非己有以致之是謂无妄之災六三之遇此災災之致而至者也○誠齋楊氏曰我未求而我得者有妄之災非我求而我得者无妄之災

本義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或問无妄之災朱子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已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凡正无妄之災之象○習靜劉氏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六二得位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受詰捕之擾其災出於意料之外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乎○雙湖胡氏曰三固是无妄之災然亦其不正之所致使九三得正寧有是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傳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乎臨川吳氏曰其得者无故之福其失者无妄之災以无妄之人居无妄之時災福皆非以妄而致也

九四可貞无咎

傳 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貞一作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一无爲字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本義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進齋徐氏曰九四以乾體之剛下无係應无妄者也但可貞與利貞了不同利貞利於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僅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有妄動則有咎也○雙湖胡氏曰四處不中正故戒之以可貞則无咎不正則有咎也可之云者有悔之意○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守之義曰不可貞專訓固守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獨九四陽剛健體下无應僅可貞固守而其占不可貞爲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眚但得无咎而已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傳 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本義 有猶守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旣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朱子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同是无妄往來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以示戒○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爲疾如豫六五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非自取之道故爲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以藥石攻其邪然以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也○雲峯胡氏曰豫六五以柔乘剛貞疾固宜无妄九五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傳】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旣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本義】旣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爲妄而與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矣一作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於无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指此也漢武[illegible]此之征唐皇雲南之師此爻之謂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傳】无妄旣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爲震動之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楊氏文煥曰无妄動以天也拂天而動則妄矣下三爻震體初往吉二利往三行人之得利於動也在下當動動則應天上三爻乾體四可貞五勿藥戒在動也動則拂天上行有眚已之天也動時何之故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皆妄也夫

䷙ 乾下艮上

【傳】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一有又字）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朱子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隆山李氏曰以陰畜陽所畜之力小故謂之小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故謂之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傳】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无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白雲郭氏曰賢不家食祿之也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而食之於家也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耕矣非家食也○建安丘氏曰大畜利貞言所畜者大而利於貞正也不家食吉言賢者當與之共天位享天祿食於朝而不食於家則吉也然有所畜者必有所用有所養者必有所施賢人又當出而濟天下之艱險以充大畜之才故曰利涉大川利涉者乾健於行也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朱子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雲峯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耳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不家食是賢者不畜于家而畜於朝涉大川文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而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而為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傳】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朱子曰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雲峯胡氏曰諸卦德只一止字此則有篤實輝光四字蓋大畜之所重者在艮上一爻卦名畜字已具艮止之義此曰篤實艮一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蓄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

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蘊畜之大者故彖傳於此三者言之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傳】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本義】以卦變卦體釋卦辭 朱子曰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健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中溪張氏曰止健以二體言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蓋乾之爲物也最健而實於艮之下甘受其畜止而不辭以剛畜之乃大者之正也故曰大正此釋利貞之義、臨川吳氏曰二柔尊尚一剛於己之上其能止健者、剛之大正也而非二柔之小者爲之不以止健之功歸之於陰小蓋聖人之微意

不家食吉養賢也

【本義】亦取尚賢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傳】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本義】亦以卦體而言 臨川吳氏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也○雲峯胡氏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如字又音志行下孟反

【傳】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外有天山在地上然地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如地中有山雷在地中之類以卦體言之只是一言下義一行謂前言往行而所以畜其德也所畜之德乃所以養新而外至也所以畜之爲一行見其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以止於所當止矣此則觀大畜之象也風行天上爲小畜以山以形而畜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以德畜小畜以氣風以氣故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已夷止反

【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止一作之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本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中溪張氏曰初九乾體志於上進六四下與之應而畜止之六四御來而止初畜之時不能遏初若

其陽剛方銳之勢而欲速往則爲加畜制而有厲矣故曰有厲利已子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傳〕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中溪張氏曰厲災也惟已復不犯）

九二輿說輹（說吐活反輹音服又音福）

〔傳〕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一有其字）輪輹謂不行也

〔本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雲峯胡氏曰初剛居剛在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則中也四五柔也柔之畜剛剛知其不可遠在而安之時也夫能將九軍者或屈於貧賤之際才力蓋世者或臨於委喪之命故曰大畜時也○童溪王氏曰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輻四說其輻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輹是自說其輹也夫說人之輻與自說其輹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閒矣何若无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尤故象釋之曰中无尤也○前氏延瑞曰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六四爲小畜之主近畜九三以小畜大以陰畜陽爻非正所以九三不受畜而有夫妻反目之象大畜則艮能止三陽之健无二在下卦之中而上受六五大君所畜以居畜臣以上畜下二五皆中又其正應居中相應何尤之有所以不同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傳〕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息齋余氏曰小畜待陰迫之而後說輻故反目大畜才及中而自說其輹此有夫之占故有未正之嫌故无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如日讀）

〔傳〕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志一作）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朱子曰九三一爻不

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但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閑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治治夫三過閑鋭進故成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二一文自進耳閑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无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二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雲峯胡氏曰閑習也曰閑猶言時習閑與衛之文内二之與三之月取象與者未内之二覺衛者防外之二又良馬逐者三一陽與已以志二而上以上而下二陽文遯三以進之象也六利已成其進也二況而畜其不進也二可進父而输亦之然難貞閑曰閑習與衛之[illegible]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傳〕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一有三字）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古毒反）

〔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牛之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程子曰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豆其撥是虎以道格其心則不[illegible]日化之矣藍田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厚齋馮氏曰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爲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爲之由者也夫外无易文剛坤腹而不能爲内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矣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建安丘氏曰爻謂小畜大畜皆以六四下畜乾初在小畜有復自道之吉在大畜有厲利已之戒何也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也而四又柔故未能畜初大畜以艮畜乾艮陽卦也四剛柔文而實艮體故物爲所畜而不能進二爻雖同爲柔而巽艮畜乾之義異矣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朱子詩傳曰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豫者先事之瑕○雲峯胡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牿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

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符云反

傳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敎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尙威刑而修政敎使之有農桑耕一作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朱子曰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卽只就他惡禁之亦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進齋徐氏曰豕口總攻據持而去之則豶以失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殺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之三也豶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直於已壯之後猶豶去豕牙之害而豶之此用柔畜剛之道也

本義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朱子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而止之不使進四能畜之於初最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然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如四之元吉耳○雲峯胡氏曰初之陽未進而止之用力易二陽已進然後制之亦難矣五柔中居尊不動而能得其機會而可制二陽已盛然亦已不能矣初之豕故曰童牛之牿元吉也五之豕已壯其牙四物而以象陽者何也下如牛之剛在角豕之剛在牙下畜三陽其取象於牛也防其角豕之剛在牙故其牙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 在上若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傳 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旣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本義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

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字亦不可知○陳氏曰陽久被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謂之也實喜之也○雙湖胡氏曰艮為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為天衢○平齋馮氏曰五天位也上位乎天之上處三陽上達于此之路故曰天衢○雲峯胡氏曰隨畜道變不足為大畜唯畜之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然何之一字讚之之辭也蓋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此不徒為仕者之占大學者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以旦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之路可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傳] 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illegible]封取民下[illegible]受畜者也上體畜下者也受畜者至於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者至於上九則天衢亨矣无復如四五也○白雲郭氏曰觀童牛之牿則知有畜制之已深矣觀積象之才則知輿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有何天之衢亨矣蓋乾健為艮所止是以三爻各相類○建安丘氏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為畜者也下三爻乾爻受畜者也初與四應受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厲利已四言童牛之牿二與五應受五之畜者故二言輿說輹五言豶豕之牙此四爻皆已成畜者也至三與上合志而同進故三言良馬逐而上言天衢亨也蓋畜極而至此畜道散矣

䷚ 震下艮上

[傳] 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傳]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平菴項氏曰頤貞吉言一卦之義觀頤自求口實以觀頤之道○中溪張氏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道於人也主上下二陽言陽為實實故能養人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道於己也主中四陰而言陰為虛虛故求口實陽實則能養陰虛則受養於陽頤食之道當以靜為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為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

[本義]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朱子曰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觀頤是觀其養人處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問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是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建安丘氏曰頤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

下承衆翕森然全頤之象見矣○隆山李氏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爲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无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欲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傳】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臨川吳氏曰所養之養人自養養己○平庵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求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頤之時則後儒必不分作食已養人兩雖也○雲峯胡氏曰觀頤則觀萬民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以觀其頤爲所以食人之道自求口實謂其所以自養之道加何蔡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二爻皆是自養上體一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白自上而下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

【本義】釋卦辭朱子曰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拔擢自養則如爵祿下至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又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隆山李氏曰君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爲大人養其小體則爲小人人之賦予初无小大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亦異○開封耿氏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志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養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是以知其自養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傳】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

【本義】極言養道而贊之龜山楊氏曰頤之義養也而以貞正爲道天地養萬物以其正也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亦得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含字一无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養字一无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

傷推養之道，所字有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大全)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此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中溪張氏曰：慎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為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為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吉取止其動為義。○西山真氏曰：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故推以及人。未有不語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孔門識之，不準乎三爵之過，然為非所萬錢之食。以賀稱曰不論，口進者六者皆養之之功也。齋錫氏曰：言語當其可則不失，飲食當其可則不失。據當其可則不失其義。微不義，林氏。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舍音捨)

(本義)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為朵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大全)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離卦，便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朵頤卦雖无離卦，都是伏得這卦。○進齋徐氏曰：以頤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故為龜。靈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爾者初也，我者四也。初九陽剛有明之德，可以不求養於人，今乃舍爾之靈龜而觀我朵頤，是動於欲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傳)九動體，朵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中溪張氏曰：初九陽本可貴，而累於動體，嗜欲之人，人皆賤之，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求其本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傳)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故

云顚頤顚頤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顚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顚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本義 求養於初則顚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初上二陽衆陰所賴以養者也二本初之上反受養於初則爲顚顚又養五正而顚爲拂經若往而求養於上必有凶六二在他卦爲柔順中正在頤則爲動於口體初動於六四二則下爲初九所動上爲上九所動者有所從一无所利艮爲山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雲峯胡氏曰二之顚與四同上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爲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征凶四五靜體故雖顚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傳 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本義 初上皆非其類也 雲峯胡氏曰初上二陽皆非其類故曰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傳 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一有又字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曰貞凶者蓋謂拂頤之常理雖貞且凶況不正乎其凶必矣 雲峯胡氏曰諸爻多以爲頤貞凶故本義謂於頤雖正亦凶蓋頤貞與拂經同意但以拂頤則又不如拂經而已頤貞亦凶況不貞乎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體人皆求於上三獨拂之而下之動是自拂於順矣故不但凶且十年之久勿用无利下三爻皆動故凶三動之極故凶且十數之終互坤象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傳 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中溪張氏曰悖拂義

六四顚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傳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顚倒也故曰顚頤然已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其一作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

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一无在字）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行字）澤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耽耽，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朱子曰：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說，畢竟是不[illegible]如何。足施於下，又如何是虎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illegible]宜故。不可以涉患難，問虎視耽耽，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書作欲立。或質[illegible]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耽耽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董銖曰：音訓載馬氏云：耽耽[illegible]下。視貌。問：當為下而專矣，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求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无繼矣，以四而[illegible]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接物，九家易艮有虎象。○臨川吳氏以陰柔不能自養而求養在下之正，所如在上之人才有不足而求益於在下之賢以養其德者矣，求養

於外者莫如虎，虎視常下而之友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然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它，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怠。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己不自居，乃得居上求下之道。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雲峯胡氏曰：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顛頤，而吉凶不同，何也？蓋有二[illegible]象[illegible]所賁以養者，二下比初之陽，又上求上之[illegible]所用其心，故[illegible]四專順，唯知下應初陽，其非其應。其[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也，求養於下以養人，求[illegible]之於專，又[illegible]求之不[illegible]于顧，故其養人不[illegible]持吉以无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施，始豉反。

【傳】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傳】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一作險）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

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傳】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共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先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小。欲但人則不可也。此言下體三爻皆是自養，故上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養而求人以養己，則違拂之常也。吉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頤拂己，則必有所待，故下三爻皆吉。○西山真氏曰：上養下者常也，五以其君常位者元，閒健之德，不足以養天下，方待上九之養。五以其尊，而藉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於是獨不言吉由也。養賢者其道微矣。○毛氏曰：六五居尊，養人者其事也。有賢者而其道也。而漆園文川，受君，其德不足以養天下，故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川若之[illegible]，以濟民故，曰不可以涉大川也。未[illegible]之也。上九五拂經處，有[illegible]之者在初也，上令而史交。

二拂五而求養於初，五拂二而求養於上也。五獨不言頤者，自處在九四，故五獨不吉。不曰頤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承剛也。六二亦拂經而後曰凶，此曰吉者何也？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靜皆吉。故曰征凶，動而凶也；居貞吉也，居貞吉猶云用靜吉詞。自養可也，不可涉大川，猶云居用靜吉；欲以養人不可也，艮爲止有居之象。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傳】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藉之以養天下，與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然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傳】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建安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己居其上，爲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懼，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雲峯胡氏曰：六五居尊也，君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養以養天下，是上九者頤之由。五不能自養，而由上九以養，故利涉大川。五乎而上則可也。由豫之九四曰由豫，此曰由頤，由頤者，師由之謂也。由頤之在上，可疑之迹，乃令之當頤，在上爻，亦足。在中而位不安，故爲五所倚，然後可止之，使之當頤，豈不發於不安也。故艮止以招凶，況君子居此者之以仁德，使天下皆被其澤，何由有故由此，終則之爲頤養？以勿疑。公則之難以吉不亦此，則[illegible]周之才德不足以濟此。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傳】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朱子曰：頤卦下三爻是養人以爲上，三爻是養人之事，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之養其賢，都是養人之事。○厚齋馮氏曰：頤者，養也。六亦所以自養也。六爻之中，動而從人以求養者皆凶；受人之養者皆吉。○潼山李氏曰：頤六爻，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以動，失於妄動；上體以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當如何哉？○西溪李

氏曰口容止故頤貴止不貴動而艮上三爻皆吉震下三爻皆凶○建安丘氏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一

䷛ 巽下兌上

傳 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者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有此字）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或問程易說大過以爲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朱子曰正是如此○易傳云道无不中无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是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更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

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事人皆能之君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著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

〔傳〕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一作橈取其中強而本末弱本末弱足以橈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

檁。〔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而得亨也。隆山李氏曰四陽積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着得所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雖卦曰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雲峯胡氏曰既曰棟撓文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撓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為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臨川吳氏曰大過陽之盛也有棟撓之象何也中有四陽之強而上下猶有二陰之弱也室人崇陽之意多以其未能如乾乾之六陽故取大者難過而棟猶撓蓋有所不足於此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傳〕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橈，本末弱也。

〔傳〕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史氏許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无勾斷而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則根株同體故為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朵散為末而大過卦體巽下兌上四陽盡聚於中二陰分處於初上猶之木盖上缺下短所以為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悅

〔傳〕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進齋徐氏曰卦以初為本上為末初上皆柔故曰本末弱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處大過之世四陽過盛是用剛而得中內巽而外說則可以折中強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以是而往宜其亨也○建安丘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蓋剛而得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傳〕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進齋

徐氏曰時字當堯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歌獄訟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徯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堯苟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是守臣節而不敢革夏兼殷矣時不可失是聖賢所以當大運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亨○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遂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大過人之才言之所謂才者指上文卦才而言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亦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傳] 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一无人字

[本義] 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朱子曰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爲大過木雖爲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建安丘氏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於沒木大過之象也然木在澤下澤過乎木而木不仆君子觀象以之立大過人之行故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人之常情獨立而莫我情者必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悶惟聖賢之卓行絕俗大過乎人故能不懼无悶獨立不懼巽木象周公當之遯世无悶兌說象顏子當之○童溪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在夜反

[傳] 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作思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本義]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朱子曰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節齋蔡氏曰錯諸地而又藉以茅過於慎也藉以初言柔以六言○中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爲白○雲峯胡氏曰成卦以坤體爲象三四爻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撓之一說剝付天下之事於不可爲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後其爻初九以柔承上剛易扶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傷如物措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成慎恐懼之過者也故其占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傳] 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隆山陳氏曰柔在下上承四剛故有白茅藉物之象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徒稽反

[傳]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

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旣切比於上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

與稊同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〇雙湖胡氏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初在下象[illegible]老夫而得女妻[illegible]過矣止可濟之以柔[illegible]以居陰爲吉[illegible]六爻[illegible]木之强者也[illegible]此卦棟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傳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

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橈凶

傳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旣過於剛强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

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旣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〇雲峯胡氏曰[illegible]以棟爲中三[illegible]四剛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然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〇雙湖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本義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謂九三自不勝其重指初六柔弱故不勝其重且又以全體觀之三四爲棟三在四下亦有傾橈之象象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敗〇西溪李氏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取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傳 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處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而義不同不可以有輔自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不得九四棟隆不橈乎下云得大過頹也之隆便不撓乎所以能支三以剛居上應上復以柔封之過剛則剛柔相濟故棟之隆曰九三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傳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一有[illegible]字）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

潘氏夢旂曰九四爲大臣之位亦棟之象也以剛居柔乃適其平是以隆而吉也然下與初六之小人爲應非惟不足以信用而又恐以陰柔則反過乎柔矣故有它則吝也○徂徠石氏曰四雖與初爲應然上附九五之君不爲初所撓故得棟隆之吉

本義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節齋蔡氏曰它謂初也四位高初在下不能致撓故曰棟隆吉然與初應或牽於柔亦吝道也故曰有它吝○雲峯胡氏曰九四棟隆亦有二義以剛而能柔一也三應上六其末也四應初是救其本也上六以柔居柔爲陰之極初六以柔居剛猶可以不撓乎下二也之義則如棟之而不撓二比之則如枯之復生於下四應之則如棟之不撓乎故也下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傳 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也不撓乎下謂不因下之弱而至於撓也○合沙鄭氏曰大過棟橈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爲重四居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救其本也故爲其本於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不撓其扶行而不陰成之三所居不得位而應乎上故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以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傳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

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雲峯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彼反稱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六也陰求過婦得陽不爲无益云无咎者陰求陽非陽之咎也然亦非美矣○厚齋馮氏曰合二五兩爻象觀之九二枯楊老夫之象也初六生稊女妻之象也則九五當爲楊而今以上六爲枯陽老婦九五反爲生華士夫何也易者意蓋以枯象老在陽爻則爲夫在陰爻則爲婦而楊者不稱於陰陽之爻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天下事物之變无不備者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也凡人倫之變備見於象矣○兼山郭氏曰老夫女妻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撓之大過之失也故无咎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傳】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進齋徐氏曰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不過者也又在卦初其過以相與可以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其陰陽相比祇以爲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傳】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 誠齋楊氏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其凶大矣○中溪張氏曰上以陰柔而躋居四陽之上乃過之首者首即頂也若過涉於水本欲有濟而不量深淺而至於滅沒其頂凶則宜矣非无咎也不可歸咎於人當自咎爾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以伊川說○雲峯胡氏曰初六藉用白茅過於畏慎者也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過於決裂者也其事雖凶於義亦无咎然亦惟其時而已初者事之端能慎則凡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爲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傳】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雖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又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愼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厚齋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愼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建安丘氏曰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剛則不中過者也重剛而不中則是過在三四而不在二五論爻位則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是過在三五而不在二四觀爻所指之辭可見矣至初上二爻亦以不過者爲美然初陰伏於四陽

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蹶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〇雙湖胡氏曰或疑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為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名為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微意以陽自為而過者為主陰自外而過者為客大過四陽過盛於內而主勝於客若既之四遂在為不可以陰為生矣故不名之曰小過而自取象於頤小過四陰過盛於外而客勝於主若中孚之四陽在外不可以陽為寡象故不名之曰大過而自取象於中孚况當大過之時陽之在內者四而陰之在外者二陽盛而陰衰也今至小過陽之在內者僅存其二陰之在外者浸消陽而有四是陰反處而陽反衰交此大過小過之纔也

䷜ 坎下坎上

[傳]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

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水之體也或問程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一始於中其如何朱子曰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〇潛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

艮兌故乾坤者陰陽之相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以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獨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傳]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

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其爻只一爻故也〇建安丘氏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又曰坎一陽處二陰之中陰虛則流故亨通〇誠齋楊氏曰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維心亨也〇中溪張氏曰九二九五陷于坎中而剛德自若此維心亨之象也〇雲峯胡氏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加一習字或以為序卦適居六子之先坎言重德可知矣或以為象曰龜蛇方曰北曰朔而太玄配罔與寡人之賢雨皆有占義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為占維此則曰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言占事之亨也此言象心之亨

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如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心既透徹。由是斷然行之无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爲象。有尚爲占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

本義 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傳 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 本義 以卦象

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朱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斷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臨川吳氏曰流者二陽之動於中不盈者陷於二陰而未能出險謂中能陷人陽絕內外未失其信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建安丘氏曰坎爲水流水也兌爲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澤水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傳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亨一作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傳 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一作也坎以能行爲功 本義 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節齋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息齋余氏曰行有尚即[illegible]九五之往有尚所謂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傳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

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本義 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臨川吳氏曰不可升者无形也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厚齋馮氏曰勇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爲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建安丘氏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易聖人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在薦反行下孟反

傳 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

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讓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九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建安丘氏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爲重習之坎初六乃內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體之重習不已常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教民也○涑水司馬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陵或二反

(傳)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臨川吳氏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水旁兩岸其鋭象岸剛小穴故曰入于坎窞○王氏曰最處坎底无應援是以凶也○雲峯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傳)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中溪張氏曰初深入於險失其出險之道其凶可知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者以此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傳)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丹陽郝氏曰陰爲險者也陰超下者出乎一陰之上而掩乎一陰之下故爲有險○潘氏夢旂曰陽剛之才而在險中可以小得而未能出險也○雲峯胡氏曰初在重險之下其占曰凶三在重險之間其占曰勿用二之占乃曰求小得何也剛得中故也豫九四互坎而曰大有得坎九二剛中而僅小得何也豫之剛動乎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者大坎之剛陷於坎險之中故雖求之而所得者小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傳)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針甚反

(傳)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

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朱子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連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也進退皆險也○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雙湖胡氏曰險下險也且枕又將後枕上險矣入于坎窞○指六四象○雲峯胡氏曰前險而後枕枕有兩意謂下卦為前險而六三枕之可也謂六三處前險而四又枕之亦可也初與三皆曰入于坎窞彼凶此但勿用彼之入不能出此之入猶可出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傳】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傳】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

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眾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辭】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

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本義〕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或問六四傳讀樽酒簋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朱子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或益之也又曰人便說作二簋其實无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音人自不當去看如所謂貳乃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六四若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正以進明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首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臨川吳氏曰以尊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牖變禮云貳副也禮有副尊故貳用缶按周官大祭三貳其下云皆有酌數皆有貳鄭氏注謂酌器所用注尊中者缶即酌器也爲尊之副尊中之酒不濟則酌此器之酒以益之也○雲峯胡氏曰缶之器實有誠實象酒簋之禮至薄者坎之時不得已而用字非益之以誠不可掩也納約不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得已也○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其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其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居治平之世由間道而結於君則不可矣惟於坎之時爲然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傳〕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本義〕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隆山李氏曰八純卦六爻俱无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居坎險之時以書出上爲六四以下皆遽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眞精相向[illegible]於濟難不待文[illegible]以達誠意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傳〕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一作非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於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皆是也○雲峯胡氏曰險不爲猶行險也或既平則无險矣二居重險之中

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未如五之旣平。○瀘川毛氏曰。水之性。行則穿。止則盈。水以穿爲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祗於旣平。○厚齋馮氏曰。五在上卦之中。有剛明之才。居大君之位。宜有以出險矣。而上猶有一陰焉。此所以不盈而祗旣平也。蓋下有坎。故水流而不盈。上无陰則爲盈之象矣。尚未出險。故祗旣平而已。上一陰猶岸也。龍門之險。水流湍激。至孟津而平。乃利涉焉。以水旣平也。旣平則險可濟。故无咎。○一卦中惟二五才足以出險。而皆陷焉。二在下。上又一坎。故曰有險。五在上。流下故爲坎口不盈。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傳) 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本義) 有中德而未大。朱子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雲峯胡氏曰。大有六五以柔居五則曰大中。坎九五以剛居中乃曰中未大者。大有之時。柔能統剛。遇坎之時。剛猶陷於柔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傳) 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喩。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本義)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陸氏德明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莆陽張氏曰。坎爲刑獄。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棘寺。○雲峯胡氏曰。係之徽纆而又寘于叢棘。重險之象。三歲亦復不得出。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故也。○隆山李氏曰。上六當出險矣。而陰柔下坎。无出險之才。下乘五剛。將有係寘之患。猶人陷于獄。拲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者也。三歲不得凶。猶困在下。初六亦曰三歲不覿凶。遇坎而三歲羈寢一律也。○臨川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傳)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雲峯胡氏曰。初六以柔居坎之初。失道。上六以柔居險之極。亦失道。坤初上皆以其道。坎初上皆失道。首尾相應。○建安丘氏曰。坎以一陽陷二陰之中。上下皆坎。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爲險之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祗旣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曰陰來則處陽外而陷者最內。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寘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門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 離下離上

(傳)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隆山李氏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

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焉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離（離下離上）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六反）

傳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一无爲字）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一无聽字）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畜習以成其順德也

本義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朱子曰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說明處也有罕說明處明是離之精意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微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古來自有這般用兩用底字如離字又喚做治○問大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陰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又曰大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明則坎中之陽也○問離卦是陽包陰占曰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臨川吳氏曰牛牝皆坤象離中虛一陰坤之中虛也故象牝牛○平菴項氏曰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爲牝馬之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爲牝牛之畜養○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坎曰中實而外虛則知離中虛而外實於離曰體陰而用陽則知坎體陽而用陰互見也夫麗則易至於不正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爲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止爲吉○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爲馬坤爲牛於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不通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拘於文王周公之象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傳 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

節齋蔡氏曰離爲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得本乎天之生也得其分也氣麗於形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得所以爲神此所以爲大神麗於形者也天地之大其神之發見者也以爲形而神麗乎形則其形者也天之發見而可見者也麗天者自發草木以其形之可見者也月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直龍反）

傳 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本義 釋卦名義

朱子曰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爲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平菴項氏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建安丘氏曰五爲天位故離上有日月麗乎天之象此以氣麗者也二居地位故離下有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象此以形麗者也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傳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

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 朱子曰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惟這爻較好○平庵項氏曰柔麗乎中正是以亨 乎正中人能附麗乎中正本非中正之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亨者以五中二正也 也苟附麗非正則安得吉哉○雲峯胡氏曰坎之剛中 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稱有孚而曰水流 而不及離之中二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 曰畜牝牛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傳]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擧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本義] 作起也 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 明字便是指日而言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只是一箇明兩番作 上下明也繼明兩作皆前後明也故以象言二五之君○厚齋馮氏曰重明 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 曰離爲火爲日爲電而獨言明者蓋指乎一偏則不足以 盡離之義六十四卦唯離稱大人○平庵項氏曰繼 明如言聖繼聖○雲峯胡氏曰程傳明兩 句絕本義以水洊至例之故訓作爲起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七各反

[傳]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愼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旣動不能敬愼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本義]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進齋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乎錯 本得其當爲能无咎性能致愼其敬可免矣○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則應 不能可免於咎 不位敬則交是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音避
[傳]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愼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 中溪張氏曰初居離之始 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蹈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避咎

六二黃離元吉
[傳]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本義]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六二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雲峯胡氏曰離六二以黃言

者離之二自坤來也二與五皆自坤來而五不以黃離言者坤五爻皆臣道故於五曰黃裳元吉離五君二臣故於二曰黃離元吉況離性炎上之中又不如下之中也○李氏閎祖曰六二本坤之中爻黃地之中色與黃裳元吉同裳下飾而離爲日此其異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雲峯胡氏曰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傳】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本義】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或問日昃之離朱子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又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雲峯胡氏曰日昃晝而將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缶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常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爲嗟矣嗟者歌之反故凶○藍田呂氏曰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庸齋趙氏曰離爲日三過中側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處之所謂年在衰耆頹齡竹陰爲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變曰也趨孟所謂爲能惕遠猶不謀夕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傳】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傳】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絕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漢上朱氏曰九四處不當位不善繼而求繼者也○臨川吳氏曰繼承之際不善如此必至身殞國亡○雲峯胡氏曰離以二五為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迫五也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深致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永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未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然坎之後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而既上突迫乎五三亦上突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而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傳 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沱徒河反

傳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

本義 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朱子曰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潘氏夢旂曰五居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明德在中慮事深遠出涕戚嗟憂懼之至所以吉也○雲峯胡氏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憂之象也九三大耋之嗟以死生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

傳 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孔氏曰五為王位而言公者便文以協韻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傳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

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節齋蔡氏曰以剛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故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西溪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罪之戰故所以承商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无他意惟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邪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傳 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大全】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有嘉折首是句西溪李氏曰有嘉折首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亦以為咎也○南軒張氏曰離有甲胄兵戈之象而周官司馬之職列于夏官蓋有以也○雲峯胡氏曰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暗於外者也故必陷於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於外者也故可用行師本義亦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蓋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中溪張氏曰征之為言正也故曰征以正邦也○建安丘氏曰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離之性炎上上離則炎上之太過故下離為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也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四陽爻則處陰內而為陰所麗者最凶是以三言日昃之離四言焚如棄如以眚在二五兩陰之內也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則知以敬而辟咎上剛在外則能以征而正邦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一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二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傳】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愨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建安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常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於男家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逆若不有損益乎曰從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雲峯胡氏曰先天八卦之象說卦反而言之先言天地而即繼之以山澤繼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於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於相逮唯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於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於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而

感一卦。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泰否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泰否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損少男少女相應。恒益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居下篇。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切至者故居下篇之首。故上經彖辭不言女。下經咸取女吉。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言婚娶之事而首於咸見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取七其反

【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本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西溪李氏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心於求感非易之道也故去心而名卦以咸○閭丘氏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至於睽離故曰亨利貞○中溪張氏曰物之相感莫如男女之少者故二少爲咸上下交感則有亨通之理然相感之道利在守正以此道而取女其吉可知○雲峯胡氏曰感感也不曰感而曰咸咸皆也无心之感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貞凡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事吉取女者當如此女以貞正爲主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不可取矣○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咸卦自取取女象一卦重在三上兩爻三爲艮主上爲兌主男女皆得其正故曰利貞故取女吉也况二五又正其不正者初四而已曰取女二說又以艮爲妻而咸之所以得名亦由於艮艮爲感主而兌已是應禮本義謂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已盡卦義此所以二少尤有夫婦感應之道而爲下經之首與乾坤分主上下經也先儒謂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深爲得之

彖曰咸感也

【本義】釋卦名義臨川吳氏曰卦之二體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六爻皆相與卦之所以得咸感之名也○建安丘氏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若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无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說音悅男下之下遐嫁反

【傳】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厚齋馮氏曰剛柔以質言感應

以氣言乾之氣感乎坤坤應之而成兌是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乾應之而成艮是乾與坤也○縉雲馮氏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爲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龜山楊氏曰止而說以卦才言也夫婦之道正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柔不接非夫婦之正也○建安丘氏曰柔上上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爲兌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上下與坤交而爲艮也二氣感應以相與山澤通氣也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之義故以二氣言之說拒言雷風相與則知二氣相與之爲山澤所此釋咸亨義止而說以二德言人心之說易失正唯止而能說則無拘情從欲之失此釋利貞義男下女以二象言端以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也凡婚姻之道先女先男者必女守貞待男先下之則爲得男女之正此釋取女吉義說下以是以二字總結之

【本義】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雲峯胡氏曰以卦體釋亨以卦德釋利貞止而後說所以爲貞不止非貞也以卦象釋取女吉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本義】極言感通之理 胡氏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言乾坤交而大化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二五交而治化行也○張氏彭老曰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

聖人天下以和下相感應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也合而言之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翕張闔闢此之喜怒寂感即彼之慘舒常作道化之宰生意之充天地即聖人聖人即天地也○中溪張氏曰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人也以心天地交感而萬物有化生之理聖人感人心而天下有和平之治寂然不動性也感之遂通情也於其所感而觀之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矣情者感而動者也○節齋蔡氏曰天地萬物之情感而必應應感之門情無所遁矣○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妙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以與形因來音相離也上經首乾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彖傳言情復之彖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學易者於此當有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一作交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朱子曰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土若不虛如何受得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爻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問程傳以量而容之說是要看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爲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使是不虛了○中溪張氏曰水之性潤下土之性受潤上之中虛者則於潤无所不受心之中虛者則於人何所不容實則不能相入矣

【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白雲郭氏曰山澤通氣而後萬物化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建安丘氏曰山上有澤其中必虛虛則山澤之氣通而感應之理以生君子觀虛而能感之象而以虛受人人之感應一心其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者。虛故也。苟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爲主而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雲峯胡氏曰。咸取无心之義。以虛受人。无心之感也。上經首乾坤。自強反諸己。學德施於人。下經首咸恒。虛以施於人。在則反諸己。

初六。咸其拇。拇茂后反

(傳)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藍田呂氏曰。初與四應。四以心感。而初以足行。不曰足而曰拇者。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豈心感而跡未應也。○厚齋馮氏曰。九四心之象。咸之主也。下體自拇而腓腓而股皆乘命於心。而初六正應九四。則尤爲所感之事者。特去心尚遠。三爻說腓之近以爲行。故未有吉凶。吉凶生乎動者也。○雙湖胡氏曰。傳只取下體初三上象。解九四解而拇。亦指初也。竊觀文王於兩體重在三上兩爻。以男夫之正取婚姻之象。周公於六爻又自以人身取象。以四吉心往爲感之专。艴无卦辭之意。卦爻不同如此。使爻辭皆作於文王。必互相發明矣。○雲峯胡氏曰。咸恒初爻皆淺之地。咸拇。咸之未深。而艮性能止。故不言吉凶。恒初未可求深。而巽性善入。雖貞亦凶。淺深輕重異宜。學易者信不可不知時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傳)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中溪張氏曰。初與四爲正應。所感雖淺。然觀其拇之動。則知其志已在乎外卦之九四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房非反

(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進齋徐氏曰。咸體宜靜。二動不如順理而躁妄。失正故凶。○中溪張氏曰。六二在下體之中。故曰以其腓。二與五爲正應。當待五之感而後動。今乃不待九五之感而先動。躁妄自失。所以凶也。然以柔履柔。則當其傳。苟能居以俟之。不亦吉矣。○楊氏曰。六二之速以腓。可謂凶矣。然居而不行。靜而不動。故可以易凶而吉。易害而利矣。○誠齋楊氏曰。鍾不知而爲則妖。石非吉之物而言則係。協有不感而自動者貴。故以居爲吉。○雲峯胡氏曰。咸艮亦取身爲象。咸六二即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該內也。居吉。即艮其腓之謂也。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傳)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中溪張氏曰。陰性本靜。二能順其性而不動。則不至有私感之害矣。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靜吉也。

靜吉一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傳]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東谷鄭氏曰。初與二陰也。感於陽而動。故其咸為拇為腓。三陽為艮主。宜止而不動。今亦說上陰而應之。故為咸其股。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中溪張氏曰。九三居下體之上。故曰咸其股。股不能自行而隨足以動。是堅執下隨之說者也。以此而往說可羞矣。○雲峯胡氏曰。腓居下體之中。二象腓。居下體之上。三象。程子謂三隨上六氏謂二動而三隨之。本義以為股隨足而動。象三隨二與初而動。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三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進齋徐氏曰。也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咸不以道。而反俯仰象仰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變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傳]云亦者。蓋象辭(一作體)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一有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立)。(一作處)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建安丘氏曰。下卦二陰感物動。故不知止。三剛而止者。乃亦如二陰之為。故曰亦不處。陽在上而下隨二陰。故曰所執下也。○雲峯胡氏曰。彼不處而我亦不處。不能自立而日究乎污下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昌容反。又音童。

[傳]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

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有極字一作極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

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一作字）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

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之）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程子曰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本義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正而固

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illegible]

傳 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本義 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中溪張氏曰四當心位而不言心文言思象言感者即心也夫本然之靜之天乎貞一未有私感之宮故吉而悔亡若憧憧然往來乎此心應之門則感向不定其所感者狹矣指其腓則不從故曰未光大也○雲峯胡氏曰三與四皆行吉四正而感則亦免於害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武杯反又音每

傳 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或問程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朱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普該身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西溪李氏曰悔亡是有悔而亡之也无悔是无復有悔也○中溪張氏曰九五尊居君位可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而僅能无悔何耶蓋五與六二為應又比上今係二而說上所感以私非聖人感人心之正道亦猶背肉之脢與心相背而於无所見也

本義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節齋蔡氏曰脢无所感者无所感故无悔○雲峯胡氏曰子夏云在背曰脢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底其感於物而動五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傳 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爲其存心一作志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

本義 志末謂不能感物雲峯胡氏曰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无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傳 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脣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本義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義同上六咸其輔頰舌焉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朱子曰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童溪王氏曰上六居感之極常以兌之口舌務爲柔媚極感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故曰咸其輔頰舌○雲峯胡氏曰拇腓股動於下輔頰舌動於上感宜靜不宜動兌動以口乎感以言非矣亢无實乎艮象輔咸象輔頰有感極於說艮終於上○新安程氏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有至理存焉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傳 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本義 滕騰通用童溪王氏曰夫以心思感人所感已狹况騰口說以求感其能感人乎此感道之衰也○中溪張氏曰蘇秦張儀之徒縱橫其說即騰口說也○或問咸內卦艮止也何

以皆說動朱子曰艮體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象皆主靜如艮其止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於止其隨股而動也故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咸就人身取象體象便也是有豈取象說咸上一盡如人口中三盡有一背之象下有人腳之象艮說人身取象使也如此上爻見盡有頭之象中二象有曰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厚齋馮氏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義成感於物而動故六爻之中吉凶悔吝之辭備焉然感生於心惟心各正則所感正而所動皆要故以貞吉咸九四蓋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下三爻足之象咸於動者也上二爻伏在之象遠於吉者也○建安丘氏曰咸六爻以人身取象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物在下體之下為拇二在下體之中為腓三在下體之上為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體之下為心五在上體之中為脢上在上體之上為口比上卦三爻之序也拇腓股體而動應感者也腓不能器无遠者也輔切舌以言為說不足以感人者也○當不能盡乎感之道唯四居心位為感之主以知人之義責之無心者因無所感而有心者憧憧往來亦不能以盡咸之道其難哉大傳曰夫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咸感之道

䷟ 巽下震上

【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一有道字之終身不可一有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內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程子曰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節齋蔡氏曰上篇首乾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化之道氣形之分雖有而形究其所自則一原耳形化即氣化也使形化而息則氣化健作矣則土之亨木象水之象也皆有然不化者也○孫氏曰積以男下女以成其家終成其家人可以不也正也斜君成下交以成其同說成其同可可以不為也故恒以二无相氣因是正家之道以陰陽合一山亨氏曰易中諸卦大寧長以交兩相從而合而為一陰陽相等則其為用可以皆於久大而陰是陽少則為化以也无遇所是亨而其陽作老用余矣少咸以至為巽而道艮天爾偏陰隔陽造妹不者成少男少女之相咸相長男長女之之相則匹陰陽之氣等而无差此其所以為下經之首然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傳】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恒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本義】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中溪張氏曰恒常久也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男下女上男尊女卑長男居外長女居內乃居室之恒故

為恒也。恒而能久有亨之理。亨則无咎而利於貞正。利有攸往也。○進齋徐氏曰。聞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雲峯胡氏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恒形化之始。故曰亨而不言元。然咸亨不以正。從為人欲之感。恒亨不以正。亦非天理之常也。故皆以利貞戒之。

彖曰恒久也

【傳】恒者長久之義也。朱子曰。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傳】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四一作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

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有恒字。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雙湖胡氏曰。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雷風相與。交巽而後動。卦體成而剛柔皆應矣。此名卦所以有取於恒也。○東山郭氏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相應。交感之常也。○童溪王氏曰。恒之六爻。剛柔皆應。自初至上。三剛三柔。各居相應之地。理之常也。○中溪張氏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以體常。夫是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而无窮者。其變之則可知。柔上剛下者為變。則知剛上柔下者為常矣。知震雷巽風為變。則知一雷風相與為常矣。

【本義】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雲峯胡氏曰。咸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名。恒亦是三者備以釋卦名義。咸之感者易知。恒之所以為久者。未易知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傳】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雲峯胡氏曰。咸恒皆言利貞。咸止而說。即是貞。恒巽而動。動未必貞也。故彖辭為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傳】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

【本義】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朱子曰。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常久。○雙湖胡氏曰。亨无咎者。以其利在於貞也。恒久之大者。莫如天地。天地之道。亦貞觀而已。卦自乾坤交。故以天地言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傳】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

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

人之泥於常也或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illegible]隨時變易乃常道也不知[illegible]所以不易之理[illegible]

不改[illegible]一定而隨時之變易是論物理[illegible]然不易上下者亦須[illegible]

[illegible]

則止有今日之晝夜今歲之寒暑焉有來日晝夜來歲寒暑乎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

理然必靜爲主也臨川吳氏曰天地之道非以一定爲可恒久以其變易相禪運動不已也所謂利有攸往者[illegible]其終則復始如環無端而後可恒久也○雙湖胡氏曰利有攸往者[illegible]始也巽終於三有震陽以始之震終於上又有巽陰以始之也无窮[illegible]容息也○雲峯胡氏曰本義釋乾彖曰始即[illegible]

道元之也終則此貞言也人不之終於則道无其始不終貞當則如无此以不爲貞元无能以言爲天[illegible]

始元終不循靜環无之以妙爲一動也其爲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

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

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

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

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

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

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本義〕極

言恒久之道[illegible]

[illegible]

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

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丙溪李氏曰雷風天下之至震動者衆人當雷[illegible]

[illegible]

氏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者爲我之不變者體雷風者也○童溪王氏曰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君子立其身於此也所謂有常之德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傳 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一作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本義 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或問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朱子曰未見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雲峰胡氏曰此以時位言也本義兼卦德言震體性上而不下初爲巽主其性務入而性字得其指矣二四相應固理之常時方初也而深以常理入之雖貞亦凶矣○雙湖胡氏曰恒初乃成上之反兌澤反爲巽入故有浚恒象爻不正故戒以貞亦凶既於不貞吉○漢上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爲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爲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是知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傳 居恒之始常一作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无一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或問劉資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以然卦宜知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昧迷小臣一口欲以卦龍說矣○中溪張氏曰初以陰柔而居下相應之始而求望於九四者太深是以凶也○進齋徐氏曰大凡交際之道自有淺深交之深則可未之深居交淺而遠以深望之豈常理哉

九二悔亡

傳 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久一作既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或問伊川云中无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朱子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也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爲正卻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商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本義 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中溪張氏曰二

以陽而居陰非恒也處非其恒宜有悔也然二五相應唯能恒久於中道守而不變其悔乃亡○雲峯胡氏曰咸恒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不過悔亡而已咸九四曰貞吉悔亡九居四非貞也故必貞然後悔亡恒九二亦非貞也但曰悔亡而不勉以貞何也咸九四不正又不中恒九二不正而得中是為久於中者也所謂中重於正者此也○沙隨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張子曰以陽居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於中故亡○臨川吳氏曰有悔而悔亡者以能恒久於中而不過於剛也○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他中焉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雲峯胡氏曰九二起此能久中二字括之於中故不吝皆可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傳】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爲恒豈不可羞吝乎【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朱子曰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中溪張氏曰三以剛躁而處雷風之交德之不恒者也不恒其德則或承受其羞辱矣雖貞亦吝○雲峯胡氏曰九二得中故悔亡九三不中故羞且吝蓋在恒之時二吝

久於中三不中則不能久也○厚齋馮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九二與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而不中其究爲躁卦是以不恒其德也六五體巽而以柔處尊位而得中故爲恒其德家意甚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傳】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東谷鄭氏曰三過剛而純乎剛既不常其德又以其剛介於二剛之間進退无所容於人也○中溪張氏曰无常之人孔子謂不可爲巫醫況其他乎宜其无所容身於天地間也

九四田无禽

【傳】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節齋蔡氏曰四爲震體而失位不中好動者也以好動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故曰无禽○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然九二亦陽居陰而曰悔亡者以中則可常九二中九四不中故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陽尊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處故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傳】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臨川吳氏曰非其位謂居柔也夫以剛爲有才居柔則是无才也安能得禽哉○厚齋馮氏曰久非其位處不

當位也位不當與九二爻同而体皆巽者中不中之辨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傳] 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爲貞也（一則字在其字上）夫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豈一作）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本義]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

如此（或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愚指六五之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爲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朱子曰同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皆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又如恒卦因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乃是九三不能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可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无羞吝○童溪王氏曰恒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而六五以柔居中故也○雙湖胡氏曰六五不可故戒之曰若以柔爲貞則婦人吉而夫子凶矣蓋柔非夫子所宜也必陽剛之貞乃可以反於吉耳○建安丘氏曰二以陽居陰五以陰居陽皆位不當而得中者也在二則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戒者蓋二以剛中爲常而五以柔中爲常也以剛處常能常者也其悔可亡以柔爲常則是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宜此六五所以有從婦之凶恒九四之才與二同而位異故四之

久不如二之久六五之位與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又不如二之剛中也是以爻辭於四言无禽於五言夫子凶而於二獨稱悔亡也○雲峯胡氏曰六五中矣然剛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又曰咸其股所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咸戒承之恒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不取爲易貴於知時識變固如此哉）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傳] 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象山陸氏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猶也婦人吉夫子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姻守禮則不失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

上六振恒凶

[傳] 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恒以振爲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 [本義] 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雲峯胡氏曰本義謂恒極則不常以一卦之極言震終則過動以上卦之極言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以上六一爻言必合此四者而後振恒之象備矣咸不宜動恒亦以動之速爲凶咸卦六爻吉凶悔吝之辭皆備反對爲恒恒亦如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其可不靜夫）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傳 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illegible]

[illegible]

䷠ 艮下乾上

傳 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〇一作而去之避故爲遯也

遯亨小利貞

傳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本義 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illegible]

有以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朱子曰經文固无此例然以象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建安丘氏曰遯亨為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於小人焉安得亨小利貞為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受迫淨君子雖己亦有所不利也卦辭止五字聖人既為君子謀亦未嘗不為小人謀也○雲峯胡氏曰復臨泰壯夬卦名皆主陽而言姤遯否觀剝主陰而言可也然謂之姤者陽之勢上盛而陰得遇之也謂之遯者陰之勢浸長而陽當遯之也聖人於陰卦主陽而言其愛君子之亦可見矣復臨否否曰亨陽之亨也遯亨疑若主陰之亨何言然其下曰小利貞為小人計也則遯亨為君子言也君子以遯為亨小人以耳正為利未義於陰卦罔二剝浸長以迫於陰於遯曰小人不可以之長之故而速使迫於陽然則陰夜長而遯陰可也陰浸長而通陽不可也[illegible]陽之大分明爻未義又曰見卦之占其否初二而文相初占否初[illegible]未形故戒以貞遯二陰初未成不也故成以利貞戒惡小者於此不如利貞逢不於否則不利君子貞也[illegible]亦之對行利貞大壯遯之反曰利貞皆為君子謀也遯亦曰利貞

者其猶冀小人可化而為君子乎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傳】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 中溪張氏曰遯本无亨義蓋以小人道長之時君子身雖退而道未嘗不亨也故卦止曰遯亨彖則曰遯而亨也加一而字其義明矣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傳】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

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退一作)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 中溪張氏曰剛當位而應者以九居五而應于二也陰在下長而未盛而陽居上盛而未衰[illegible]可與時消息以行其道未可遽必於遯藏而遁遯不為也

【本義】以九五一爻釋亨義 或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遯[illegible]此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氏何本子曰此所以雖而守也陰方故當能剛當而而蒙所以其加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象使受陰時時也○[illegible]氏也在曰九五陽剛當位交處六二與時之或也○[illegible]川炎氏曰家謙遯亨為四陽言也象傳亨亡九而者九在曰陽之存行過進之宜有致亨之迫也亦陰山亨氏以陰陽決亨之遁各有時方陰道長咸乃小人行分之時若于必須陰忍遂進以待天定終以必遯不小不勝其忽益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而敗而久元成之時以於也時待爭於內而本學之當夠未害之往不遯其也以遯救以反後相靈之際害節不甫得忠於同而亨有未為皆以之徒不發其遂以遯終枝殊時此遯之時剛當位而忠者且所以遁

時用備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丁丈反)

【本義】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或問小利貞受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命其貞正且以見君子之遇然亦是他之時朱子曰是如此此與否物二文相以○問小利貞以象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許說之則小當為陰柔之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者之小言君子從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從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疾而聖人之意求使達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裝之志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而於則當位而避與時行也之下當天止而彼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吉小利貞及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如兄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貴程說雖者而有不通矣○臨川吳氏以小者利於貞以其及而長以消陽也於時時無君子其可以不遯乎○中溪張氏曰陰柔之道利於守貞不可以浸長之勢而陵迫乎陽剛浸長者如水之汲物以漸而長也況二陽為臨二

陰爲遯遯者陰之反對也臨之彖曰剛浸而長遯之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傳）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使一作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朱子曰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允足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時節不是衰之時也衆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爲在下位有爲之老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本義）陰方浸長處之爲難故其時義爲尤大也雙湖胡氏曰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爲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爲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爲大也○雲峯胡氏曰遯與旅之時皆非順境也故本義皆曰處之爲難時在天義在我濟時君子所處可以知其義之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袁萬反

（傳）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或問遯字雖是遯避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勢甚遼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是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稍遠者愈吉也朱子曰惡也擇亦好つ童溪王氏曰遯之象有取於天下有山者矣非有心而瑕山段高下也而山之於天有有不可促不可及之勢高故爲遯之象君子之於小人亦亦然以中憂張氏曰天之與山勢本遠絕自下望之止之巍昂天也及登山之巔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矣此遯之象也君子之於遯不乎故有以不遠小人之爲事使之自不可近不待惡聲之至而示乎有不可見之嚴則小人自遠矣不

惡而嚴即不惡而嚴也遠小人敬小人而遠之意遠小人艮止之象不惡而嚴乾之象○雲峯胡氏曰天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絕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自絕於君子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傳）他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本義）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或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朱子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爲无災其切以爲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

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又曰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節齋蔡氏曰遯剛退也以柔居下見剛者遯亦從而遯凡從物者必居後故曰尾不當遯而遯故厲勿用有攸往以其質居其時不可遯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傳 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勝音升說傳如字本義吐活反

傳 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

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本義 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朱子曰此言象而占在其中矣二亦有此德也○三山吳氏曰六二居大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雲峯胡氏曰五在上得中二以中順固結之有黃牛之革之象矣之勝說善二之從五者固也○雙湖胡氏曰遯以二陽之長成卦爲以四陽之遯得名故初遯則厲二不言遯三四五上皆言遯豈非以陰爻无取於遯之義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傳 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其一作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畜許六反

傳 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 或問伊川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君子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可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問傳言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

本義 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係戀也比于二陰宜遯而係故曰係遯之為蓄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速害故有疾柔特剛附成於危臣妾○二陰二之係遯以畜臣妾則吉捷於大事則不可也○中溪張氏曰艮爲閽寺臣妾之象○厚齋馮氏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遯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為二陰所拘係而不得殷將為陰柔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憂之深也其所以爲君子慮者不其周乎○節初齋氏曰剝五天子也故稱宮人寵遯三諸侯也故所畜臣妾大抵待小人之道當如此耳故

彼无咎而此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傳】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厚齋馮氏曰憊困也辭偏宜○中溪張氏曰二陰浸長於下以勢觀之九三不可以不遯遯而係故有疾而厲至於憊之也為九三若非當以剛自守止在下之二陰而畜之以臣妾之道然後獲吉又豈可當大事乎况遯為二陰之卦浸長不已九三一變而為六三爻遯其否矣可不謹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呼報反否備鄙反又方有反

【傳】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

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雖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厚齋馮氏曰有情好而遯以義制欲而必去之象○中溪張氏曰九四與初六為正應是四與初有交好也故曰好遯君子雖其心有所好義之當遯則必剛絕其私勇退而不顧所以吉也小人弱於私好則不能遯故否也○雲峯胡氏曰三比陰四應陰本義於三則曰遯而有所係於四曰有所好而絕之以遯何也蓋因下文而言也係遯之下曰有疾厲為其有所係故陽將為陰所係而元氣憊也好遯之下曰君子吉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惟剛健自克之君子能之小人不能也然九剛可為君子四柔亦能為小人在其所處何如耳故設小人之戒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傳】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侯氏曰君子剛斷故能捨之小人係戀必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傳】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

處遯言之遯遯字无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或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朱子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來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見見小人不嫌卻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始得○漢上朱氏曰剛中處外時行則行不復而性不柔而應不安於疾德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美也○趙氏善譽曰九五當位雖與二應而與時偕行當遯則遯不必事於蠱也豈非遯之嘉美者與○雲峯胡氏曰非正應而相比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孚于嘉蓋因六三之係而見也然則此之嘉遯亦因三之係而見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傳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白雲郭氏曰以正志者九五嘉遯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此其所以爲嘉也○雲峯胡氏曰二以陰應陽其志當擧五以陽從陰其志當正

上九肥遯无不利

傳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本義 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節齋蔡氏曰遯者陽避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illegible]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illegible]不如上之肥○雲峯胡氏曰[illegible]非特剛健之力亦其寬[illegible]故能飄然遠逝而无礙上以陽居卦外尤其寬裕自得者[illegible]與二非應而係故疾憊上與二陰无應无係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傳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 雲峯胡氏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誠齋楊氏曰上九以剛健之極居遯世无位之地遯之首者也自非道德之[illegible]仁義之[illegible]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中溪

張氏曰非心廣體胖剛而善斷者不能決然遯去而无所疑也○平菴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執業爲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也○建安丘氏曰遯剛退也二陰長而四陽退也而六二乃遯之所以爲遯者故此爻不言遯而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蓋恐其迫陽之遯也遯貴速而遠緩則不能去疾其上四剛爻三與二最近係而不能遯故曰係遯有疾厲四遠二而應初則爲好遯而有小人之戒五得中而應二則爲嘉遯而有貞吉之戒以皆有累於陰也至上則取二遠且无應於內遯之從容要裕者故曰肥遯无不利惟初與二同德位在家陽之後則又以不遯爲无咎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二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三

☳☰ 乾下震上

傳 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衰長一作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爲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漢上朱氏曰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〇雲峯胡氏曰三畫卦初爲少二爲壯三爲究六畫卦初二爲少三四爲壯泰不言者陰陽敵也以四陽上外而物於外乃謂之壯如大壯大畜大

過皆四陽故謂之大〇楊氏曰姤者女之壯也大壯則陽之壯也陰陽之理進爲觀壯故羸則此壯後壯則也衰女而壯者非大之所宜陽而非若則爲陽之常也壯之時三陽已於泰矣二陰而當四陽之進則陽者壯而陰者羸矣〇厚齋馮氏曰內陽在下而[illegible]至上卦矣乾健上外而震動于外其壯乾大於此

大壯利貞

傳 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本義 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建安丘氏曰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〇中溪張氏曰大者陽也壯者强盛也六爻之卦三陰三陽則小大均敵至於四陽浸長則大壯於小故名大壯然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不得其正爻實利哉〇雙湖胡氏曰四陽爻初三正二四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而成卦之主又重在九四一爻然則戒四尤切也四雖不正聖人方喜其震動得時故但戒之〇雲峯胡氏曰復臨泰陽長於內皆言亨大壯陽自內而達於外事不待言利貞自一陽至於四陽而動而進也亦不可以不剛動而進遂失其正也觀四陰不取少者之壯而以二陽在上爲觀大壯則以四陽爲大者之壯恐大者或失其正小者得以乘之也戒以利貞其奉今君子之意可知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傳 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本義 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中溪張氏曰大壯者陽壯也內卦乾不變外卦本坤乾一索於坤而得震乾剛而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傳 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 本義 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朱子曰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〇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須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〇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〇節齋蔡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〇進齋徐氏曰大者壯乃壯之本體也而大者正則所以用壯之道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則又推極其理而言之也〇隆山李氏曰

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彖非獨大壯如咸恒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因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者乎○建安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心之動而見於外者也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此以動有內外而為心情之別也○中溪張氏曰復之雷在地中則天地生物之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則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聖人有以見其情也○雲峯胡氏曰心未易見故疑其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情則可見彖故自言之人能情天地之情動孰非禮人能心天地之心動之端孰非仁愚當謂孟子養氣之論自此而出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大者正也并是以直養而无害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傳】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本義】自勝者強 或問伊川以為自勝者強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說強哉矯以為證其義是如此否朱子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中溪張氏曰雷之成本震而在天上乃雷聲之壯盛者也君子有浩然之氣剛大以直其動以天然後能非禮弗履苟非禮而履則猶雷非時而震又何足以為君子之大壯哉○建安丘氏曰非禮勿履者復之事也至大壯則動皆天理无待於勿故君子以非禮弗履勿者禁止之辭弗者則自不為矣○臨川吳氏曰君子之非禮弗履唯剛健以動者能之禮者天之理而其用卑下乾在下之象也履者足之所踐如雷行之所過震在上之象也○雲峯胡氏曰勝人者血氣之強自勝者義理之強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傳】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進齋徐氏曰趾在下初象三剛在前未可進也趾進則進犯于四而其凶必矣○厚齋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蹟踪進最孫以出之前於戒也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郭氏足齋曰壯之初九與夬之初九一也或為躁或為前趾何也曰夬五陽已盛以決一陰初九前往而不可乃故謂之前趾而成之以往不勝為咎夬壯則四陽雖壯而二陰未全消未可即往故謂之趾而直繼之以征凶有孚也○雲峯胡氏曰賁初亦以趾取象本義曰剛德明體同賁於下此不取其剛德健德何也亦唯其時而已賁飾也賁之時而在下自飾其所以行可也壯之行而在下欲進而必行未可也易有變例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於剛處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不特曰凶而曰有孚言其凶之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傳】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本義】言必窮困 中溪張氏曰其孚窮者蓋征則有必然困窮之理也

九二貞吉

【傳】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

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若匪正則有凶矣○劉氏曰二之應五以陽剛不柔用剛得中方能貞吉四剛不中故爻貞吉而後悔亡○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利貞指九二也然九二以剛而居下體之中未能究天德之用故但曰貞吉而已若九二者蓋非禮弗履之士也○雲峯胡氏曰易春秋夫惡不嫌同辭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傳】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一有壯字而乾體乎臨川吳氏曰中則无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中溪張氏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九二有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傳】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本義】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節齋蔡氏曰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恤之決也三位不中而好進前犯于剛罔守此以爲正則危矣大壯三四五爻有兌象二爻亦有兌象爲羊羝羊喜用其角而觸者藩而也羸拘纍纏繞也進則爲四

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爲象○劉氏曰三欲應上而四隔之以重剛不中而銳於進是用壯如此者未有不羸角○雲峯胡氏曰大壯九三卽遯九四兩爻皆分君子小人在遯者其辭平在大壯者其辭危九三之過剛也當壯之時又過於剛小人用之爲壯不足言君子用之蔑視天下之事雖正亦危矣三過剛而上過四之用殆有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爻皆用象以爲占此則因上文以貞厲爲占文罔以取貞厲之象○雙湖胡氏曰聖人於九三一爻設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恆六五婦人吉夫子凶矣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害六三小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爲君子又爲小人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傳】在小人則爲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爲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雲峯胡氏曰恆九二惟悔亡二字而象曰能久中大壯九二惟貞吉二字而象曰以中意正在以當

剛壯之時以剛居柔則爲中初九以剛居剛非中也故可必其窮困九三以剛居剛非中也故小人以此敗君子以此困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傳】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爲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

與輻同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節齋蔡氏曰九四爲壯之主以剛決柔壯之主者也位不當故有悔行正而吉其悔可亡藩立也決開也以剛決柔易而无困也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下乘三陽壯輹之象○中溪張氏曰四以上則震爲大塗輦羊並驅而前无礙困之患與之行正在上輹則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爲夬之決乾之純矣○雲峯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則此上文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皆因占以設戒之辭但在咸之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故有憧憧往來之戒

在壯之時以陽居陰爻爲不極其剛故有藩決不羸之喜大畜九二在三陽之中爲六五所止故輿說輹壯九四在三陽之上六五不能止故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傳】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節齋蔡氏曰尚往者前无阻可以上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易以豉反一音亦旅卦同

【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

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程子曰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中溪張氏曰五以柔處剛其位不當又値乾陽下進之衝勢不容遏故有喪羊之象然柔而得中不與剛抗能以和易處之則衆陽无所用其壯而強暴之氣泯矣然則喪羊雖五之不幸而于易亦五之善處也以和易則不至有悔漢光武曰吾治天下以柔道亦五之謂矣

【本義】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 朱子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喪羊爲下四

陽本義獨爲五五互兌自有羊象四陰有剝陽之勢至四則曰觀國之光觀五也壯四陽有決陰之勢至四則曰大輿之輹載五也凡若是者尊君也喪羊于易又若人君自亡其剛而不與衆陽較然亦尊君也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不言壯无悔與咸六五同亦非深許之辭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傳】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一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强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傳】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有其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或問傳以艱字爲遇艱困

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占辭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朱子曰當如大畜之例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朱子曰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曉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它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好如從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爲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起變了所以因卦難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類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爾然却是變了故如此○節齋蔡氏曰大壯之時剛者壯也柔居動體之極見剛者壯亦從之而用壯不知其不可也故其進退皆无所利艱則吉者苟知其艱能安乎柔而不進則吉也○雙湖胡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在下卦之上剛動而欲進上六居震體之極在上卦之上動極而在上又卦有互兌全體有夬畫兌故皆取羝羊用角之義又三與上爲正應本當有合者也然三欲進而爲四所隔故羸其角而不能應乎上上雖與三爲應而窮於上故既不能退而得乎三又不能遂而成其進故无攸利必艱難自守以待之庶成其吉耳○雲峯胡氏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蓋至於上則壯終動極故與下卦之終同象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處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象壯終有變之義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傳】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愼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

不長乃吉也進齋徐氏曰上六進退皆无所利由自處之不詳審故也苟知其艱難順守以待終亦獲吉雖有咎咎亦不長久也○雲峯胡氏曰臨六三壯上六皆无攸利皆曰咎不長蓋六三之憂上六之艱不貴无過而貴改過也○建安丘氏曰大壯剛進也二陰退而四陽進也而九四乃壯之所以爲壯者其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盡許陽之壯也壯貴進不暴過曰則夫其所以爲壯矣其下三剛象當隨四而壯不利自往初三皆以剛居剛好進者也故初征凶而三羸其角二以剛履柔居中能守不進者也故貞吉若上之二陰五柔居中而能受陽之壯故雖喪羊而无悔上柔居壯之終不能壯者而亦終用壯焉故有不能退不能遂之戒王輔嗣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 坤下離上

傳 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爲卦

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爲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義一作也。凡物漸盛爲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或問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抑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朱子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其義自有不同此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約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爲夬夬之爲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又問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曰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位爲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辭文言乃借爲四德在

他卦无不當以德論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傳 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外高顯，受其光寵也。本義 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爲卦，上

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卦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朱子曰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偶虛字說他得用這箇物事○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爲之是此意○誠齋楊氏曰康侯者治安之侯也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蓋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進齋徐氏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君之錫予而被其親禮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賜之車輅弓矢之命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是也○中溪張氏曰當晉進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皆同德順附有君明臣順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寵遇一世於康亨之盛侯之力也不惟錫馬蕃庶可見錫予之厚而正晝遇明之際乃三接其序尤見親禮之至也○漢上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姚氏小彭曰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

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三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雲峯胡氏曰彖言侯者三屯豫建侯震也晉康侯坤也

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爲牝馬爲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爲日爲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午象

蕃庶三接坤爲衆爲文之象離配卦十有六象最美者莫如晉大有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

明方新有道義明君在上下以柔順進而承之所謂康侯也康侯者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丁之務進者焉生

事以儀寵令多受大賜而頗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其所以爲大明之時乎

彖曰晉進也

【本義】釋卦名義也 建安丘氏曰彖曰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蓋晉之義不特以進爲進而以明爲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傳】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

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本義】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進齋徐氏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以順德之臣而附麗乎大明之君宜六五以柔進而上行也凡離居上體皆柔進而上行是以衆侯用此順與以交錫馬蕃庶之恩晝日三接之禮也

○臨川吳氏曰坤順之臣進而附麗於離明之君此釋康侯錫馬之義柔臣德也臣五君位也四近君尊自說堂

六四之柔近君進而上行至五九五之晝下啓呂而成離日精觀賓之臣爲天子所禮接此時晝日三接之義

○胡氏曰易言柔進而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噬嗑則曰柔得中而上行晉六五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中孚

之四進五也鼎之巽四進五也此可以見柔進而六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可以見柔進而上行之例○雲

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進退定一二字卦辭盡可見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傳】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

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本義】昭明之也

進齋徐氏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然日出地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无損也蔽與不蔽之隔耳亦猶人之德性得於天者其體本明特爲物欲所蔽不能无少晦時而本然之明則未嘗息也君子體明出地上之象悟性分之本明故以之自昭其明德也○建安丘氏曰晉之自昭明德猶君子致知之學也乾之自強不息者君子力行之學也易大象惟乾晉二象以自言之信矣知行之學皆君子已分所當爲之事也○雲峯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雙湖胡氏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傳 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本義 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或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說之○厚齋馮氏曰摧說文擠也折也有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戚戚於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雙湖胡氏曰爻不正故戚戚以能正則吉坤為寬裕故誨以能裕則无咎也○雲峯胡氏曰欲進而退六象上互艮有欲進而止之之象凡始進必資為引而應不中正方若相摧抑者進之初人多有未信者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傳 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本義 初居下

位，未有官守之命。進齋徐氏曰居无位之初以寬裕自處不汲汲於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雲峯胡氏曰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即此意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傳 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順一作〕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本義 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或問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朱子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雙湖胡氏曰晉如愁如二欲進而復愁以其无應於五也五下互坎為加憂二欲進而前有坎險又為艮山所阻故有憂愁之象以能守正故終得吉○進齋徐氏曰上雖无應而同德相感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也言受六五之福也○雲峯胡氏曰愁二陰柔无應之象王母六五陰而居尊之象小過六二曰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二柔中正五雖不應而同德彖蕃馬三接即爻所謂介福彖言錫爻言受互文也凡進退皆不可以自必初有愁宜可進也而有欲進見摧之象二无應若可愁也而有受福王母之占聖人皆戒之曰貞吉蓋不以應之有无為吉凶而惟以不失在我之正者為吉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傳 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中溪張氏曰二之所以受福者以能居中而得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傳 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本義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朱子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問晉六三如何見得爲衆所信處曰晉之時三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中溪張氏曰六三位不中正有悔宜也然三能率初二以順上而衆皆允信而從之故其悔可亡○雲峯胡氏曰衆坤象坤順之極故有衆允三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正康侯之謂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未信而進其悔在後衆允而進其悔乃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傳 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順極而明近順而麗乎大明此衆所同允故皆有上行之志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音石

傳 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本義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厚齋馮氏曰鼫一作碩此精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中溪張氏曰詩以碩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於進也○雲峯胡氏曰鼫鼠貪而畏人九四文剛位柔之象解以陰居陽者象狐晉以陽居陰者象鼠九家易坎爲狐晉自初至五互重坎上下三陰故稱三狐艮爲鼠晉互體艮上一陽故稱鼫鼠孫注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音當去其貪戒象各有攸當况晉晝也鼠亦晝伏非能以晝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其占曰貞厲雖正亦危况不中正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傳 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童溪王氏曰當柔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處進之義於貞爲厲於位爲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傳 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

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

[本義] 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朱子曰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之象曰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得同慮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落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皋夔咨擇之猶云衆者乃成如何說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失矣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暴暴說過以爲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矣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敎莫嘗他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商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建安丘氏曰五以柔居尊位爲離明之主彖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在下三陰皆欲附已而九四阻之本當有悔以同德相孚其勢必合故得亡也失得主三陰言爲四所間失也終與已合得也勿恤不必憂也言五但當往而上進三柔志在上行終必從已而或得或失皆當置而勿問則自然吉无不利矣五爻柔旋於進故勉之○中溪張氏曰得衆允而悔亡者六三是已不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五是已六五爲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順而從之何悔不亡苟能失得不累於心勿勞憂恤恃此以往吉无不利也○雲峯胡氏曰大明在上下

皆順從非特悔亡其往也宜吉无不利矣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象惟升言勿恤豈言勿憂爻則泰九三家人九四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晉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蓋當進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六五處大明之中而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本義以爲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若大明在上用其明於當爲而不當用其明於計功謀利之私也不然則明反爲累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傳] 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傳]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朱子曰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進齋徐氏曰此爻剛而在上有角之象進而至於角窮而无所往獨可用其剛而伐邑以治其內必常懷傷厲自危之心則吉而无咎矣○李氏閑曰晉而至於角前无餘地矣伐其邑自治也春秋之墮三

都其策雖窮不從愈於不陸乎雖危而吉此公至自關閉所以善之也

（本義）晉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或問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朱子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凡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皆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久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矣大小知用以伐邑必亦必能自邑為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初能邑為則不至於過矣○問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但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隨皆隨邪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家如何居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雲峯胡氏曰上九剛進之極而以伐私邑雖危而吉但无咎許之也然以剛進之極僅能伐其小邑雖正亦可吝辭之也本義曰私邑又曰小邑說六五伐不亦過其從也公

晉上九伐其內地之邑則為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上九惟能伐其私邑則為小矣○雙湖胡氏曰晉其角與姤其角同義皆取上之象上九九四皆不正一云貞厲一云貞吝者盡云雖正猶厲猶吝況不貞乎其警戒之意抑又深切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傳）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貞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尤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龜山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

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進齋徐氏曰上九之維用伐邑所用者小而於晉進之道未為光大也○建安丘氏曰上陽體本光以四據其應陽不得用故道未光如屯陰為初

九所據卑陰為九四所據故九五皆以未光言之又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為義只文四柔二剛六五一柔自四而升已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以剛閒之故有晉如鼫鼠之象三與五近下接二柔志在上行四莫能閒故曰衆允悔亡二在下卦之中去五漸遠則變其不得進故晉如愁如初最遠於五當進之始上與四懸反為所抑故晉如摧如也上以剛居一卦之窮无可進之地故有晉其角之象○趙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合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

離下坤上

䷣

（傳）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而作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傳）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

（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中溪張氏曰離下坤上為明夷離日為坤地所揜者傷其明之象斯時也宜克艱其心而不失乎貞正凡則處明夷之道也○孔氏曰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

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以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故利在艱貞○雲峯胡氏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爲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爲五彖辭多言利貞惟坤利牝馬之貞同人利君子貞家人利女貞明夷則曰利艱貞在諸爻中惟噬嗑九四大畜九三言之未有一卦全體以爲利義者蓋明夷之時艱難之時也貞一也與處平常之時異矣彼方欲晦我之明艱難守貞而自昭其明可也○雙湖胡氏曰艱則患艱之時也處此時者利在遂忠諱而守其貞故曰利艱貞明傷於坤地之下居中而不失其正其六二當之乎象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終守臣與凶不咎其不可見於此乎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進齋徐氏曰日在坤地之下故曰明入地中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爲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乃旦反下同）

[傳]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爲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爲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本義]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臨川吳氏曰文王爲紂所囚內文明而不失己外柔順以免禍是文王所用合於明夷全卦之義）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傳]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作无）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本義]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朱子曰文王箕子大概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illegible]箕子是他那佯狂底[illegible]○雙湖胡氏曰[illegible]○建安丘氏曰[illegible]中溪張氏曰以全[illegible]）

（[illegible]卦言文王箕子[illegible]以一文言五晦[illegible]○雲峯胡氏曰彖曰明夷利艱貞[illegible]聖賢之心[illegible]於患難[illegible]河圖[illegible]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此非象傳本意之[illegible]）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傳]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

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弘一作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矣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朱子曰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白雲郭氏曰明入地中而後爲明夷夷之爲傷非自其明也晦其明而也晦其明則有於明之道是知根自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建安丘氏曰明入地中外晦內明故君子以之莅衆不用明而用晦此其所以明也○東萊呂氏曰月晦而用著君子甚明之道不有深淵之入焉有陽谷之明○雲峯胡氏曰晉明盛之象君子欽而用以自治明夷晦其明之象君子推而用以治人皆善用易者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傳】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識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潜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建安丘氏曰明夷暗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垂翼不敢上進戢身避禍也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主人主我者也謂初與四爲應也有言謂訐其去之早也○雲峯胡氏曰飛雖鳥象象爲人占爲行爲往象爲垂其翼占爲不食有言飛而垂翼物之傷也行而不食所如不合君子之傷也君子此時惟有安於義命而已蔡氏謂初二爻三仁象意于行不食伯夷避紂之象○節齋蔡氏曰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謂也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也言當明夷之初進而有傷也取上獨遠故傷者淺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傳】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本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童溪王氏曰君子于

行謂去其祿位也三日不食謂義不食其祿也○雲峯胡氏曰君子去就之義皆於其初占之遯之初不可乘而不暴我也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亦義也卦皆下離決去就之義於早者非明不能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傳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其一作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

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 本義 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朱子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爻能飛但垂翼耳○進齋徐氏曰初傷其翼所傷猶淺二傷及股則害於行矣三在下故曰左兵法前為右後為左今人以下移為左退夷于左股傷于下也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則拯免於難而吉也○雲峯胡氏曰明夷取手足心腹為象初二為股三四為腹五上為首初三右也故二四為左左弱而右強右陽而左陰也豐與明夷下體離皆以上六一爻為暗主豐九三與上為應故折其右股傷之切而不可用也明夷六二去上遠故夷于左股傷之未切猶可用也用拯馬

壯吉渙初六亦言之本義以初柔非濟渙之才故九二之剛為馬明夷六二亦然也易家多取九三之剛為馬而本義但曰救之速則免何也蓋渙下坎主九二初欲救渙之速非假二之剛健中正不可明夷下離主六二六二文明中正救傷之速有不必假於三者○鄭氏剛中只是拯救傷拯渙非健速不可故皆以馬壯言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傳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柔居中為順而有則故能得強壯之馬以拯己之傷而有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傳 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

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污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主謂之大首 本義 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

爲離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
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
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建安丘氏曰他卦三與上爲正應在明夷則爲以至
明伐至暗之象也故曰明夷于南狩者進而在前之方狩者此而去之之事大首指上六得其大首者殲厥
柔暗也九三出而事南狩之推以應上六柔居之民除害一舉而後其首惡之大者然九三以剛居剛文爲
有不可疾貞之戒不可疾貞者猶冀其改過遷善則伐可不舉矣○雲峯胡氏曰初无位可去則去之宜遂三
在位可救則救之寬遠若九三至明除之極與上至暗之然者爲衛于可復救矣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
然二之長雖可速也三之除害不可速也故又有不可疾貞之戒武王須暇五年其待此歟○西溪李氏曰武
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爲貞箕子處明夷則以晦其明爲貞各當其事也○隆山李氏曰雖卦云明夷利艱貞
又曰明夷于南狩則晉爲晝錫馬三接也南狩得大首也○白雲郭氏曰不可疾者難之性失之過則暴故

戒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傳] 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
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
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建安丘氏曰三在明體之上以明去暗以
順取逆得此以往則南狩可以大得志矣○中溪張氏曰是狩也必有湯武之志然後可以行湯武之事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傳]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
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
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

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
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人之手
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
四由一有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
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
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
信之於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
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本義] 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
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
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爲至明

之德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
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
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爲內難正
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
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
爻爲闇君也朱子曰明夷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卻以爲是姦邪之臣先
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卻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
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卻作不好說以意況之六四居闇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成雖入於
斷隱之處猶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
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爲唐明皇可以當之

蓋言始明而終暗也○于出門庭言君子去暗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雲峯胡氏曰腹坤象故坤體之下有左腹象白明之暗有入于幽隱之象左辟爲幽腹在內爲隱諸爻皆以入于左腹爲小人左道處君本義謂二爲閭主傷人之明者下五交皆君于之明爲其所傷言初二二明化脂外至四則明將入于暗中然比之六五則昭尚處處可得序於遠去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坤備爲門矣于出門庭猶可夫而出爭坤也獲明夫之心若[illegible]于之自[illegible]出門庭者[illegible]于之行趣也[illegible]走安之良日中爲腹左者恐知之所也尺四進居坤[illegible]之下故曰入于左[illegible]傷人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illegible][illegible]特其傷明之心[illegible]曰獲明夷之心章而[illegible]與上同[illegible]於此石得其密庭知上之閭主不可[illegible]容而去之以就元三之明故有于忠門庭之象比殺于於紂爲同姓肺腑之親功其意之不可諫合商紂而歸武王書云吾家耄遜于荒我不顧行遯正得比干之義矣○雙湖胡氏曰節初九戶庭指九二九二門庭指六三。陽爲戶陰爲門今六四[illegible]門[illegible]盍指本爻之象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傳 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傳 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義一作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以一作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

狂爲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本義 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或問商之三仁其行不同而同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去之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之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illegible][illegible]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也然他見比干[illegible][illegible]他若史死諫無益於遁從使人君有殺諫臣之[illegible]他也此異雖然子去抑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此[illegible]子在于上落不最是數漢兢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嘆夫可見其難處故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晦狂爲心則定也○吏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竊可見不必更言之○進齋徐氏曰上六爲明夷之主則闇君也而六五近之雖當明夷之時然居位得中守其明而不息此箕子之貞也○王氏[illegible][illegible]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惟箕子囚奴利且正也以六若五乃能利貞○中漢張氏曰文言利貞卿彖所謂利艱貞也○雲峯胡氏曰主大夫處平時易變明夷之時[illegible][illegible]明夷之時爲微子比干猶易爲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以復死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殺有三仁而之獨以箕子言之也易以意爲主此卦之意主於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君位不在五諸卦意有類此者唯學者識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傳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

之人如揚雄者是也中溪張氏曰箕子之明可晦而不可息者蓋其明在內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傳 上居卦之終爲明夷一作夷明之主又爲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本義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朱子曰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王氏申曰前五爻言明夷猶有明可夷也上居明夷之極无明可夷者不明而晦矣○雲峯胡氏曰下三爻以明夷爲句首四則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推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者爲所夷矣始則居高位而傷人之明終則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爻設爲此象以爲後世人主之大戒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有哉始紂者亦可鑒矣○雙湖胡氏曰下五爻皆說明夷是有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爲晦以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上猶爲晦吝有不同也五上爲天有登天之象坤地至上方成又有入地之象當觀朱子贊易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此文王周公爲垂世立教而作易豈欲故以明夷一卦紀商周之事哉卦爻自有此象則繫此辭自後世觀之非特箕子一爻紂君臣當時事情无一不與明夷卦爻相似耳若謂先因此事而後爲此辭則六十四卦只載六十四事文王周公之志荒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傳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則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本義 照四國以位言建安丘氏曰明夷六二受人之傷者以其明則故卒能自全其明而免難上六傷人之明者以其失則故至於自墜厥命而實明則者君道之正也其可大乎○雲峯胡氏曰辭之照四國以德言此之照四國以位言爾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爲紂順則所以爲文王也○雙湖胡氏曰下三爻辭明也上三爻坤離處也上六[illegible]所以爲明夷之主也故不言明夷下五爻皆所以貞明夷之道而有處近處深之殊者也故皆言明夷初明難傷夫上以誅室箕而已二則傷服而害已深矣以其在下居中去上猶象有可極之道也三則與上爲正晦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夫四入坤晦之門庭其晦尚爻有可去之道五則迫近於難箕不可去亦推艱貞自晦其明而已此紂之時臺賢所處之道不同有如此○建安丘氏曰明夷以二體言則離明爲坤暗所傷以六爻言則上一爻爲傷君自五而下皆爲所傷所以下五爻皆曰明夷此受傷者也上一爻曰不明晦而獨不言明夷此傷人之明者也令以商周之事[illegible]論則上一爻極暗爲紂之昏第五爻惟爲箕子之內故內與上同體避暗莫明爲箕子之避去三與上應以明則暗爲武王之伐紂二在大臣之位藏明於暗爲文王之是則初去暗稍遠見傷即輕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明夷六爻之義於此可見矣

䷤ 離下巽上

傳 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爲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一无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爲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

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爲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爲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合沙鄭氏曰家人之卦因人事而名也天理在焉學者不察其情而徇於家人一事則六十四卦皆拘也

家人利女貞

【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中溪張氏曰家人之義以內爲主六二居內而位正故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或謂男女莫非家人而獨曰利女貞者何耶蓋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卦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誠齋楊氏曰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雲峯胡氏曰家人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長女居上中女居下尊卑有序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強而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也二柔居陰位就柔而不敢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齊家之象皆也自初至五皆貞尊卑各安其分之象也而卦獨曰利女貞先正乎內也天下以國爲內國以家爲內家以女爲內在咸之時二女尚少此中女與長女則家道就成之象也巽長女一陰在下而順今居上卦之下而得其正離中女一陰在中而明今居下卦之中而得其正此所以爲女之正而其家无不正者要之家人內也當以離內爲主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傳】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雲峯胡氏曰家人辭多由女之不正故言男之正必先以女正言之○中溪張氏曰卦辭但言利女貞而彖辭則以男女正蓋離下巽上則爲家人在內卦以六居二陰得陰位則女正位乎內也在外卦以九居五陽得陽位則男正位乎外也男女之位各得其正乃天地陰陽之大義也○馮氏去非曰經上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列於正有補世教爲多又曰彖兼三才而兩之五天二地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傳】家人一无人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本義】亦謂二五或問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似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讀未知如何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爻者但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象稍寬中所取却恐有假合處○涑水司馬氏曰家者治之至小者也然亦有嚴君之道焉嚴恭也知事親則知事君矣○建安丘氏曰旣言男女之正至此又推本於父母之嚴故曰家人有嚴君焉君謂父母卽一家之君

長也君長嚴則臣下嚴父母嚴則家道齊必父母之嚴於其子女君之嚴於其臣則倫理一定尊卑截然无干名犯分之事而家道正家道既正則天下莫不一於正矣○趙氏曰父嚴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索也[illegible]上下之分定子弟之道亂内外之别嚴惟嚴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祭者治父母尊嚴内外亦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倡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雲峯胡氏曰本義指二五言在男女則九五六二皆正在父母則九五之剛可謂之嚴六二之柔未必能嚴故夫子發彖辭言外之意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其旨深哉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傳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本義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雲峯胡氏曰齊家之道在焉恩義然以正倫理爲本上父初子上下分而父子之倫正矣五夫二婦五上四下也三夫二婦三上二下也五兄三弟五上三下也夫婦之上下分而夫婦乎兄弟之上下分而兄弟正矣特父子之上下相去甚遠而其分嚴兄弟之相去甚近而其情親夫婦雖相比而亦未嘗无上下之分也卦惟以女正爲利夫子發言外之意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畫以推其象明且備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行下孟反

傳 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内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

本義 身脩則家治矣 朱子曰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illegible]火光此氣自蒸上出是也[illegible]風自火出向[illegible]如[illegible]火必有[illegible]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内及外之意○勉齋黃氏曰[illegible]

初九閑有家悔亡

傳 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本義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廬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内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内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始不閑終必亂矣○中溪張氏曰離外實中虛有家之象三爲家人之主初以剛明之才居其下得

防閑之道於其始而羣居紛爭之悔亡矣○雲峯胡氏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三五以剛居剛而吉初以剛居剛而能防閑其家者也權曰悔亡何哉家難而天下易能閑於初惟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傳 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本義 志未變而豫防之 ○節齋蔡氏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无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中溪張氏曰防閑之道當謹其初也若待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敬戒之意失而有悔矣○雲峯胡氏曰家人志已變而防之者難未變而防之者易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傳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它本无此五字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本義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惟在中饋而已所謂惟酒食是議者也貞吉者居中得正固守順道故吉也○漢上朱氏曰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无境外之志是也○雲峯胡氏曰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六二正應九五是從之者也故曰无攸遂居下卦之中故曰在中互坎故有飲食之象○雙湖胡氏曰采蘩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無遂事惟在中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家辭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之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傳 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 ○中溪張氏曰六二得正而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五之正應而卑巽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呼落反嘻喜悲反象同

傳 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

又若人一作謞急束一作迷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

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卻是此理○進齋徐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乎二四兩柔之間故又有嘻嘻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前剛而不中過於嚴而有悔厲然而家道齊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而未失道也若笑嘻而无節而情愛暱比之私勝則敗度從禮失節亂倫家道所由以壞也豈不終可吝乎○雲峯胡氏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也乎二柔又若易狃於婦子其在吉凶之間故悔吝之占兩言之○東萊呂氏曰此文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齊齊有禮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戲狎爲樂可以知其必敗○雙湖胡氏曰六爻獨於九三稱家人以其當一卦之中介乎二陰之間有夫道焉爲一家之主者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傳】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中溪張氏曰治家嚴急寧无傷恩之悔然猶未失治家之道也若夫婦子嘻嘻笑樂无度豈不失治家之節乎

六四富家大吉

【傳】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有一字无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有一字无其富則爲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朱子曰占法陽主貴陰主富○中溪張氏曰六四與初九爲正應又介乎九三九五之閒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故能富其家而有大吉之占六四以巽順之道而在高位其一家之身微況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之肥節家之富也○雲峯胡氏曰下畜九五孚富泰六五稱不富陽實而陰虛也家人六四陰也爲稱富陽主義陰主利也卦二陰爻皆得正二之貞吉順以巽也四之大吉順在位也玩兩順字婦道齊矣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其在上而主家之婦貞主家如此是宜其家之富而大吉也○李氏曰初閑之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享其富此治家之序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傳】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有一字无其富者也

富家之大吉也建安丘氏曰女子之道以順爲正聖人於二之象曰順以巽於四之象曰順在位以言女子未有不順其夫而家道得其正者故二象皆以順言之○進齋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爲富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倫順而无中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即所謂富也吾莫大焉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无日富何保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更白反下同

【傳】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脩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

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蘭氏廷瑞曰剛中正爲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亦如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瀆故不待憂恤而吉○建安丘氏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未免有悔厲之失五剛而得中正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或以治家之道尚嚴在家以從正爲吉五以相愛爲義何也以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宜家之義也儀有威於之義故象以相愛言之○雲峯胡氏曰常人齊家之道九三爻已盡之此又自王者言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也然王者自可用初三上爻常人得五爻亦有有家之道也

【本義】假至也如假于大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

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朱子曰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又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宣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假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海之有也○雲峯胡氏曰不曰有國有天下而曰有家卦名家人主卦而言也初九閑有家家道之始九五王假有家家道之成王者之有天下至此不必憂而吉可必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傳】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本義】程子以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童溪王氏曰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愛之此謂交相愛也○雲峯胡氏曰二五皆中正其愛也非情欲之愛五愛二之柔順中正足以助乎己二愛五之剛健中正足以刑于二也○誠齋楊氏曰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詩人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謂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使一作家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

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進齋徐氏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或怠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嚴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涑水司馬氏曰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爲儀表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爲下所信然後有威如之畏而獲終吉也○縉雲馮氏曰爲人父者躬行之有素則家人无不孚之者矣其所謂躬行者豈防閑以爲威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心周念已隱潛而默化矣此威如之吉占象以爲反身之謂也○雲峯胡氏曰九三嗃嗃與家之道嚴上九威如律身之自嚴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六陰柔以其不足於嚴而勉之家人有孚威如九陽剛以其能自律之嚴而許之也卦未有如家人皆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以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免卦以家人名一家之人也本義以卦推之上父初子五

三爻二四婦五男三家成又以內外卦推之正位乎內則初女二婦三母四婦順以位自剛故初三剛而二
至正位乎外則四子五夫上父嚴夫義子順乎謂故上陽五剛而四柔易之所以為通也如此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傳 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本義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南軒張氏曰家人之所以視家人者之身也反身有不嚴身不脩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所謂何言有物而行有恒而已六二之有孚謂於身而能嚴於家者九二之有孚嚴有威如而吉之身之嚴終吉无悔以節齊家者以立身之道也 以上九以反

雲峯胡氏曰家人之爻與上以中爲嚴正二與三陽爲主也雲峯胡氏曰卦中六爻不正故不可以謂之三以內外卦爲二女之位亦不可遂易之三爻皆剛正而女三之道皆所用之剛蓋女子之未嫁者以九居初之人也當以婦道爲主故以爲家之道也其行獨順自剛故內卦皆當以治家之人當之婦也不然則為家道不成家者也外卦三爻則以子家之人一也內卦三女爲之事也三家人女子之故有家中也在內而正者之道也內卦三爻之位家中婦也與男子然之道爲婦人也閑有家中四爲正位乎內也故四五有家然也爲人父母爲人故上九威如吉即爲家之主故五上爲男正位乎外也

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四

☲☱ 兌下離上

傳 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逮澤火无相用之理故相違則革不相遇則睽

睽小事吉 睽苦圭反

傳 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朱子曰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以小事吉者正是方睽之時未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猶有濟睽之道

本義 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建安丘氏曰小事吉柔爲卦主也凡卦陰柔不能爲大事則可以小事吉離成卦而柔進乎也五其才不能大有所爲故以大事之睽合小兌小事之世猶可得吉也○孔氏曰大事謂興役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衆力雖睽而可爲故曰小事吉○胡氏曰家人中女少女志不同歸而爲睽亦非同睦妹而婦在家人何也少女離之陰在三陰在四不正女不正著睽則兌之陰在三離之陰在五不正女不正此家之所以睽也睽在小事吉正矣

將小過柔過乎剛○故可小事不可大事睽柔進而居下剛故亦小事吉而已○中溪張氏曰離下兌上爲革兌居下離上爲睽革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睽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革之九五則可以大有爲矣湯武之革命順天而應人是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傳 彖先釋睽（睽一字无義二字作意）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 本義 以卦象釋卦名義（臨川吳氏）曰火炎而麗于高上之火也澤流而聚于卑下之地者澤也故曰動而上動而下此二物之性睽異也婦人以嫁爲行少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故曰同居而不同行此二女之志睽異也○林氏曰離火兌澤同居睽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物有以閨門其歸未嘗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體坎季女體艮其終未嘗不睽也○中溪張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情二女有難和之情所以爲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傳 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爲明故爲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 本義 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臨川吳氏曰睽之時无所謂吉）

名義其能而說乎明進而上行得中而應剛皆柔之爲也柔皆能成大事乎故其吉者小事而已○雲峯胡氏曰火性炎上女動而合故以下物睽故以不所以爲家人諸卦上行同而合志多睽以卦體合故下以不所以爲明之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傳 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本義 極言其理而贊之

朱子曰睽皆說始異終同之理天地閒程物雖異而理本同之貞同曰天地生男偶女睽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无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學齋爲氏曰以三才推廣卦義且恐人以吉止小事故推時用之大者以明之天地初上也男女二五也萬物三四五也天尊地卑睽矣而事同於覆載

男陽女陰睽矣而志同於相感萬物睽分矣其事各以類聚謂二與四類三與五類也當睽之時其用如此豈不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傳 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本義 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或問君子以同而異朱子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系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謂謂文字爲說亦同而同於來合義理且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爲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說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同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說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此處伊川說得甚好○建安丘氏曰睽火炎澤二陰同體而爽生潤下所性異趨睽之象也故居于體之以同而異同以理言異以事言也蓋天下无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異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而異非苟異矣○平庵項氏曰睽非善事然有當睽者同而異是也二女同居同也其志不同行異也此人道之當然其在君子則同而不比和而不同辭而不常皆同而異也○誠齋楊氏曰禹稷回同道而異趨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觀

異雖變此同而異也○雲峯胡氏曰當同於理而不同亂常拂理以爲異也當異於理而不異隨俗習非以爲同也同人類族辨物者異以致同此則於同而審異或曰同象兌澤之說異象離火之明○陰山李氏曰孔子於象言睽中有合所以貴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濟和同天人之事也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喪息浪反

傳 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本義 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朱子曰馬是行

成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如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illegible]氏曰无[illegible]悔也則足以自守故悔亡又曰初以睽而同德終必相與[illegible] [illegible]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illegible]

(傳)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未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如孔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无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陽貨是也○雲峯胡氏曰爻曰无咎象曰辟咎睽之時不得不辟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傳)二與五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中溪張氏曰在睽之時九二獨遇六五之主故曰遇主于巷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指此爻也○南溪李氏曰二五[illegible]

[illegible]非不[illegible]不委曲相求如此也委曲求合乃聖賢達節之[illegible]非[illegible]合遇世者之所知唯二之才剛而得中足以行之[illegible]言无咎者[illegible]睽之時必如此然後无咎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南軒張氏曰遇主于巷巷若委曲之途也或謂君若當盡其委曲之義非也伊川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將就之歸於明信而後已此其所以謂之委曲也故孟子謂引君以當道

【本義】本其正應非有邪也建安丘氏曰二五正應乖戾不合在二必委曲求與五應象以爲未失事君之道者當睽之時故也○雲峯胡氏曰不期而會曰遇遇本非正也二與五本正應而亦曰遇者非有邪也睽之時不得不如此也上曰遇雨三曰遇剛三與上本正應也睽而未遇彼此不无不見之嫌疑之既亡彼此又若一旦之遇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掣昌逝反劓魚器反

【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爲四所

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戹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二所曳前爲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兲而作頁○平菴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中溪張氏曰三與上本爲正應非睽者也但三以孤陰而處於二剛之間則睽我者二與四也輿所以載己者也牛所以引車者也六三居不當位欲進而應乎上則九二曳之於後九四掣之於前前者掣之而不得行後者曳之而不得去進退臨閒而未合故上乃刑之使睽其人且有髡劓之傷无初謂與上睽也有終謂契上合也以二應以求過剛睽極自有復合之理也○雲峯胡氏曰[illegible]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傳】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戹由位不當也无初而一有字有終者終必與上

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傳】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

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胡氏曰元夫初九六三以柔居剛不正故之惡人初九以剛居睽得正故謂之元夫人惡之反也初見惡人而不害其爲元夫如夫子見陽貨而不害其爲夫子也交孚初與四皆剛二爻之象交不當四與初无道咸之孤也求之九本居在剛二九相比不孤今與九來居四而亦孤爻故有孤象他爻睽而合者剛柔相遇也四與初睽而合者剛遇剛也此以剛貞如之字可无咎必厲无咎者也卦三危故多言厲睽之四非危地也然當睽之時以危處之乃得无咎也○建安丘氏曰初九陽之陽九四陽之陰故四目初爲元夫○李氏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雨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傳〕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盖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矣建安丘氏曰四與初同德相與二誠交孚則孤者合厲者安豈惟无咎而二陽之志得以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傳〕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一有也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盖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朱子曰宗如同人于宗之宗○誠齋楊氏曰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爲宗臣也○雲峯胡氏曰宗二象噬膚五噬膚易入象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爲厥宗先言悔亡之即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初與五合之象亡而復言象睽本有悔悔之所以亡者以其有宗以部也何人六二以九五爲宗睽六五以九二爲宗猶中故中往交言之陰從陽爻如子從宗子也二五剛柔其合也五以二爲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之也下有于巷之遺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毛等盡噬以當以分嚴上也○隆山李氏曰所謂噬膚指噬協義從求以也夫君臣相應當太平之時精神交陰志相疑而堯舜宰襲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肅兩開陰是以通至於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矣然不如歟无時其和應之志則彼此之情拂相乘陽而天下之可合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傳〕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復推明其

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爲是往而有福慶也臨川吳氏曰二剛嗟五之柔則陰陽相合而有慶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吐活反

傳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爲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他一作也卦

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程子曰睽之上九離也離之爲德在諸卦皆不以爲明獨於睽便交爲惑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猜以明在上交而爲咎皆自猜已然之所致然往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以自猜而爲疑者睽極也不睽則有二義一是睽極則反故睽極則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

本義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己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甚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以喻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極則通睽極則和陰陽之氣至是而方暢也○建安丘氏曰上九本睽極三惑不孤而以爲孤故亦曰睽孤豕鬼皆指三也睽上疑而未敢親近乎三如見豕背之孫負泥塗猶言其汚我也又如載鬼一車始焉疑其爲寇而終焉釋其疑則知其非寇乃我之婚媾也自此以往與三合陰陽和暢遇雨則吉向之疑心群起者至此盡釋矣○臨川吳氏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疑則睽睽則愈疑○雲峯胡氏曰上與三合則愈疑一三在二之上見二有輿曳之象故上見二載鬼一車之象三在四之下見四有牛掣之象故上見三負四有豕負塗之象弦木爲弧本取睽象匪寇婚媾聖人无疑凡三出程傳解此獨與本義同疑者小人之道

也睽成卦本自二女小人之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睽四與上皆言睽孤者四无應故孤上有應而自猜狠以

至於孤也三之見二四或曳或掣疑也上見二四之於三或拔或忍亦決也三疑而見上猶以為人之有傷也

上疑而九三則以為豕且以為鬼矣始疑為豕理或有之及其甚也矣違理而以為亡矣見其為豕為鬼而或

之孤疑也後說之孤疑邪亡矣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至違則疑盡亡而睽可合矣凡易之道卦吉者必於諸

交成之卦不吉若必於則交反之睽初其四二與五三與上事元疾後合而三上之睽亡其成凡謂亦陰怪之

其中心猶若其治技此之閉乎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傳】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群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作則以皆亡矣一本于此孔子下疑剝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知則說好疑亡

也更見字上而許淡是弧惑可城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多承強○健淺胡氏曰尤子讀易象不了然於未

若之先苒其貴易具以一二字然擬遇難不記象而美理白首然其為家同已然凡於說卦中矣○或閡睽卦

无正當而同德相也者何求子曰无正無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皆既懼其辭者卻合也○間睽卦本不好

文中而取為對如云五對九二變變非其位九四對初九本非和應辭成好交不知何故曰易之取爻多為占若

而占決害之交飯是封此矣了所以困卦離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為卻為好間此正與見群說无

首吉利永夫一殿曰然歸是變故知此○前禁民只睽乘之貞疑而難合然在柔為尤疑二與五應而五

乘啟必作嘗處而二遇巷也三與上應故三柔故必待其天且剛而上道兩也獨初與四皆閤故其相遇有不

待而者然初有處馬勿逐見惡人之戒蓋居睽之初而四井正應後初宜發其接之之道而四乃交字也○縮

雲馮氏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以求遇至

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與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亦未有終睽也○隆山李

氏曰睽之為卦初視其象疑若不可一矣而六爻之辭或遇主于巷或遇元夫而交孚或往遇雨而終吉其始

之睽者要之終皆有遇其所以合天下乖違之情而使之不至於終窮而无所歸者乎

䷦ 艮下坎上

【傳】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程子曰蹇便是越蹇之道困便

是起困之道道元時不可行○隆山李氏曰程坎艮知遇為蹇解前坎常在為二蹇皆以坎為義艮下坎上則

足止千險中故為蹇坎下卦上則是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足命名大中以出險與坎出險為義也又得坎配謂

卦比十有四大中皆險難之時其開遇捨而无楼者无如何過難而不行者莫如蹇盖因則有澤而无水之象

蹇則具天下山川之至險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傳】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一无乎字守貞正一无正字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

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朱子曰艮下坎上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illegible][illegible]蹇之時利[illegible][illegible]易而不利走險[illegible]又利見大人以濟難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人到這裏看

見得有箇微坤底道理大事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雖定了他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illegible]變則[illegible]坤矣可存中論五姓自古无之後人既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使有義可據[illegible]進齊徐氏曰卦合艮坎而爲蹇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而乃利西南不利東北何邪蓋之蹇險之時蹇遠也老所以利於坤西南之平易也不宜止於[illegible]險之地所以不[illegible]於坎艮東北之險阻也大人指九五也常蹇无之時利見大德之人以濟大蹇之難亦由正也故曰貞吉也難失正其能吉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氏曰後天八卦方位艮坎東北卦與西南坤離卦爲對艮坎合爲蹇成不利東北則坤離合爲晋是爲利西南矣是以蹇爲難而晋爲進也蹇卦无西南爻王姤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於西南也光二陽盡變而之坤則亦有難東比而就西南之象乎艮坎成蹇卦所難爲不利而九五以剛佐中正君於上六二以柔順中正臣於下三五五[illegible]日爲見爻有人臣利見大人之象長大人謂五見謂二二五剛柔皆正故吉又然盡變爲蹇睽取目有所見象重雜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象重坎在前也止義甚切○[illegible]

雲峯胡氏曰屯剛塞向爲難入也之初爲坎方微而未深困之爲難絶汲而難救蹇之爲難遇險而不進蓋前有水之阻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坤西南艮東北坤言西南得朋是矣又言東北喪朋取艮與坤對也蹇下艮言不利東北是矣又言利西南取坤與艮對也蓋以對待言前北爲得彼爲喪此爲不利知彼爲利蹇難之時去難爲利故蹇不可无其人故以見五爲利處蹇不可无止進故以蹇難而不失其正者爲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難乃旦反

【傳】蹇難也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若易之爲難則義有未足蓋一作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爲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爲蹇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音智

【傳】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一作吝故美其能止爲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爲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爲失來爲得也【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中溪張氏曰蹇之所以爲難者以其險之在前也見坎險之難而明艮止之義非知者孰能識之○丹陽都氏曰險在下可行而乃止焉非知險者也此卦所以爲蒙有不明之義險在前知其不可進而止焉可謂知險矣此卦所以爲蹇而蹇則知者之事所以反乎蒙也○雲峯胡氏曰蹇上下體易則爲蒙蒙曰險而止止於外也蹇曰見險而止止於內也內險莫能安外止莫能進所以爲蒙見外之險而內能止所以爲知知者蒙之反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傳〕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爲順易；東北艮方，爲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中溪張氏曰往得中指五也夫以乾剛之才由內而往居則之五以爲坎位得其中斯出坎而爲坤此西南所以利也其道窮指二也三爲艮險之主止而不進則當在險中其之窮矣凡象此之所以不利也、[illegible]王氏曰五[illegible]坎體而[illegible]之利行[illegible]者蓋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矣九以剛明之才不往也則之中位非利內南往得中之義柔若不知西南之爲利而反其所[illegible][illegible]有而不利矣故易於此指其所之而遯居所忌而以利不利明告之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傳〕蹇難之時，非聖賢人一有大字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爲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如一作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中溪王氏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六二往蹇九五而有濟蹇之功也○中溪張氏曰二五各當陰陽之位故得正而吉可以正邦國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傳〕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雙湖胡氏曰利西南往得中謂卦變也蹇本升卦坤上巽下坤乃西南平易之方自升九二上往得坤體之中是爲利西南往得中矣升九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艮正東北方卦所謂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大人九五也九二之往爲九五可謂有功矣九五剛中當位貞吉可以正邦矣當蹇之時而成其用之大有如此者本義釋卦辭謂蹇自小過來而象傳則分明自作也成自往非求正皆有往西南之象耳○雲峯胡氏曰坎蹇蹇皆非師境夫子以爲難此時亦行可用首故皆極言貸之但坎險釋卦辭後變從大地人物而[illegible]之以貸其大遠己釋上爵以贊之而志蓋上人所謂往得中有功正亦而其用之人者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傳〕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爲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或問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朱子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乾涸處困之極事无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脩德豈可與困比只看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雙湖胡氏曰反身也思不出其位之義艮象也脩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也坎在艮下爲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爲蹇而稱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脩德如水流潤乎山之象也○中溪張氏曰如

山上有水者澗谷之象土石礙而止之不能流行其象爲蹇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君子所以反身脩德也反身取艮之背脩德取坎之心○雲峯胡氏曰水之蹇也止而不流君子之蹇也反而自脩○白雲郭氏曰夫蹇利得朋而象言反身脩德者蓋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而求之則皆不出於吾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要於反身脩德也

初六，往蹇來譽。

傳 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

本義 往遇險，來得譽。或問往蹇來譽朱子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

說得通但初六來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爲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爲來○沙隨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雲峯胡氏曰六爻除二五外皆貴於見險而止故曰往則蹇來而止則不蹇譽反連碩四字不同各有攸當初位卑分微未能有爲故聖人特許其來則譽也○隆山李氏曰古人生治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舉之身名俱高德傳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與夫纔當責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爲後代之指笑者有閒哉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傳 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一作

六有碩義。吾氏曰往則入險不如有所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傳 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爲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艱作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藎不爲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爲勸矣。

本義 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

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容齋洪氏曰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互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言蹇蹇者備言坎也○節齋蔡氏曰王臣爲五之臣也蹇蹇入難之深也匪躬之故爲王之事也○誠齋楊氏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爲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事○雲峯胡氏曰坎互坎蹇蹇象匪躬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凡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亦二之蹇也他爻或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復六四中行獨復不言吉本義引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之說以爲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此不言吉則引孔明之言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則非所論爲學必如此而後義利之界限明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傳 雖艱（一作蹇）戹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然（一无然字）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 大全 事雖不濟亦无可尤（誠齋楊氏曰一蹇若多難而非蹇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指[illegible]以求[illegible]何尤之有然以六二之匪躬而不閒濟[illegible]何[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在志[illegible]難在才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庶其志而[illegible]其才也○當氏曰初六以不往為有與六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聞耳○雲峯胡氏曰本義於爻引孔明之言此復本程傳志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蓋孔明雖志決身殉然天下後世誰得而尤孔明者能言只足以勸忠蓋矣）

九三往蹇來反

傳 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爲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 大全 反就二陰得其所安（進齋徐氏曰九三當位與上爲上柔无位不足與濟難故曰往蹇○白雲郭氏曰反者既往復反之辭○雲峯胡氏曰反身爲背艮象故爻曰來反象亦曰反身九居三是居其本位反如返故鄉歸故處來而得其所安下有二陰就之愈安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傳 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安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潘氏曰往則入險來如反手內也內二陰樂於從陽故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傳 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 大全 連於九三合力以濟（單氏曰六四已至於險中而猶往焉則益蹇矣、進齋徐氏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唯下連九三來引以進乃克有濟○雲峯胡氏曰[illegible]連九二也上卦坎四往則陷於險來則與三[illegible]連可以濟險四與二柔上明下有連象）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傳 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雲峯胡氏曰六四陰也而曰當位實者四來連三以三之陽當位實四陰虛以連三之陽實合力以濟○楊氏曰六四居二陽之則求之已者雖韶之陰而當位實者以陰比於陽也易之爲義然得陽爲戰以失陽爲實如翩翩不富實失實者无陽故爾）

九五大蹇朋來

【傳】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未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茍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助(一作)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大全】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或問蹇九五何故爲大蹇朱子曰五是爲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爲大蹇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居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瀘川毛氏曰禍亂天所以開聖人也九五德正而位尊乎險中以合天下使天下之有志者朋來而取節於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則九五陷坎險之中所以爲蹇也而其位則君也治蹇者也以治蹇之主而居至險之中此所以撥亂反正乘危致安也治艱○中溪張氏曰九五以陽剛而陷於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蹇也哉斯時也主望群賢之來出其險以拔其禍亂而下有六二柔順之大臣爲之正應必能朋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翕然而至與同心協力共濟九五大蹇之難爲非二居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于于而來哉○雲峯胡氏曰諸爻皆以往爲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蹇无由出蹇二五君臣俱不往諸當往乎故於二曰蹇蹇於五以大蹇或曰朋○三也三四陰與陽相比有連象三五陽應陽同德有朋乘蹇之三反爲解之四彼於四曰朋至故此以三爲朋來○鄭氏剛中曰諸爻皆以來爲言與朋來之來異況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越五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傳】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諸氏曰五君位也而在坎中蹇孰大焉然動而不失中正之節故能感其朋之來以共成正邦之功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傳】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一作險)險(一作蹇)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厄塞窮蹙碩大也寬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耳)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爲吉矣非剛陽

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爲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爲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爲吉唯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爲吉也。建安丘氏曰上六才柔本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可以有爲下與三應而其助也唯不往而來與三同力則何蹇不濟所以吉也來碩應三也陽爲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矣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中溪張氏曰上居坎上之外出蹇之象而亦曰往蹇何哉蓋上之才雖柔而下有九三陽剛之方爲之正應相與共濟九五之蹇不往而來則有碩大之功而此爻所以獨言吉也

(本義) 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朱子曰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卻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進齋徐氏曰碩大也陽也近附九五之大人故曰來碩下得乎剛可以出蹇故吉也○雲峯胡氏曰剝上九陽稱碩果蹇上六從五之陽故亦曰碩碩以功之大言大人以德之大言○平菴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爲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爲來耳○童溪王氏曰大蹇至上六始爲吉者以謂蹇至此極物極則反蹇極必通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傳) 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程子曰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亦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與是尤來連朋來來碩者反身脩德之謂也蹇是不暴進內顧之來也進出外則无事矣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光於有功也至於來碩則六之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董氏曰內以五之位言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不當往於外而當來於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居大人之位此其可貴也○中溪張氏曰上六之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也五大人也上利見之故曰以從貴也○建安丘氏曰蹇難也六爻之義則以處蹇爲事者也五在坎中爲險故以出險爲大朋來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志難者故王臣蹇蹇四爻雖亦爲蹇以不往濟蹇之責是以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爲蹇然諸爻中唯三有同實之未可以濟蹇與五非近應不能從五唯反而就二則可與之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專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惡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世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衆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爲故以來譽勉之此蹇六爻之大旨也

䷧ 坎下震上

(傳) 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爲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

暢而緩散故爲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音蟹彖傳大象並同

傳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於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旣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

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旣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朱子曰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无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旣平正合修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

本義 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旣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節齋蔡氏曰坎難震動動且離乎難解之義也利西南者坎震東北之卦也難解於東其至西南則无不利矣无所往其來復吉往進也來復退歸也謂二先解則居中以復其安靜也主內象言有攸往也夙吉謂四也難有未解者當急往而解之不可久擾也主外象言[illegible]

久爲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爲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爲煩擾亦以安靜爲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觀其時何如耳然其吉也則皆在於來復而已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傳 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爲解 本義 以卦德釋卦名義 白雲郭氏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爲解也○臨川吳氏曰解者險難釋散之時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以動而出乎險之外得以旣免於險難也○隆山李氏曰以畫觀之四陰二陽坎之險在前是爲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是爲解則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爲屯坎下震上爲解則解者屯之反也屯者難之方興解則難之已散蹇之止于險下固不若屯之動乎險中屯之動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傳 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進齋徐氏曰往得衆指四也坤爲衆變坤成震九四往於西南平易之地則得衆心而成无難矣豈非利乎○白雲郭氏曰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所字皆一道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傳 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 進齋徐氏曰乃得中指二也蓋天下稍亂已散來則復返於安靜之域不事煩擾此以靜而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傳 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 本義 以卦變釋卦辭坤爲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 西溪李氏曰未可以往則以來復爲中今難既解則往而有功矣○進齋徐氏曰往有功亦指二也謂當時或有未解之難則宜亟往而散之夙則有功此又以速而吉也○建安丘氏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疏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息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傳 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

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本義 極言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illegible]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illegible]拆也○[illegible]齋馮氏曰以天地[illegible]拆分裂也震爲雷故以雷雨作[illegible]天地解而雷雨作[illegible]感[illegible]雷雨作[illegible]果草木皆甲拆[illegible]久而[illegible]甲拆[illegible]解也[illegible]其氣大矣哉[illegible]

中溪張氏曰剥之碩果不食老藏天地生物之仁也解之百果草木皆甲拆若發天地生物之仁也○雲峯胡氏曰解上下體易爲屯屯動乎險中解動而出乎險之外爲解也屯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蹇解卦中皆指坎中而言蹇之中在乎往則中時之中在二无所往而來乃得中當蹇之未解必而免乎險方可以爲解蹇之既解[illegible]宜安靜而不可頃接故避之時以往居五爲中[illegible]解之時以復其安則爲中也足之謂時中故蹇之時用解之時義豈人皆極言而贊其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傳 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爲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建安丘氏曰雷雨交作天

地以之而解萬物之屯故過宥罪君子以之而解萬民之難○蔡淵氏曰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方其雷為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為難之始解其解也之難者險○雲峯胡氏曰程傳示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非義也寬之而已蓋雷而宥過化與物更新之仁也故過宥罪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而有氏作焉○中溪朱氏曰天雷雨交作則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此君子所以推廣天地之仁心也

初六无咎

傳 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一有也字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本義 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隆山李氏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為應者以解散于也是者安有咎哉○雲峯胡氏曰恒九二悔亡大壯九二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簡象在爻中不復言也恒大壯之占在本爻此占在應爻又兼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亦所以示意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傳 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節齋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也○中溪張氏曰居解之初患難方散之時也初才柔位卑未能有為幸而初四相應剛柔交際以此處解接之於義當无咎也○雲峯胡氏曰初六无咎有占无象剛柔之際舉初與四之象以明占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傳 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疾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尤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本義 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劉氏彝曰狐者陰柔而媚善伏而夜動小人道也○雲峯胡氏曰當解之時而欲其解揚上欲其時三則貞以負且乘明其而小人五則直欲其退小人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位此爻謂之獲狐者狐邪媚之獸所以形容小人者尤切九剛直而二得中故本義以為去邪媚得中直之象蓋中直與邪媚相反中則无有不正故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傳 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一无其字中直

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中溪張氏曰九二所以致守正之吉者以其能得居中之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傳 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本義 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 朱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裏又見得有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臨川王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身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南軒張氏曰小人乘君子之器乃所以招寇而起稱貞固守此亦不可吝乎○雲峯胡氏曰以才柔當上負乎四負小人之事也三志剛欲下乘乎二乘君子之器也寇上象解難矣切於解小人六三負者而乘君子之器小人據非其分寇至自致之也本義謂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蓋使三能避而去之是三自解之也寇亦當解而去矣○雙湖胡氏曰六爻中唯三為吝而不言凶咎著終是以卦體吉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傳 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
一作勝 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横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 雷氏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為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illegible]小則為盜大則為戎[illegible]使小人[illegible]辭而慢天下起戎[illegible]已所致也[illegible]然戎○[illegible]氏曰負[illegible]之人而且[illegible]寇[illegible]位乃已[illegible]可也[illegible]之至自我招之[illegible]辭然我戎招二也戎指上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佳買反象同

傳 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 本義 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而初陰其類則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朱子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

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進齋徐氏曰朋謂二四與二皆剛故曰朋解之時陽能解陰剛能解柔九四欲解初六在下之陰解而拇也○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曰君子之朋意可見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中溪張氏曰四以剛居柔故有未當位之戒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音蟹

〔傳〕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 雲峯胡氏曰爻位吉凶无常原其卦體之休咎觀其時物之向背或指而云吉或戒而示凶作易者自有微權也此爻曰君子維有解吉者五得中可爲君子六爲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吉必以小人之去爲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唯四五言解而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爲君子○建安丘氏曰陰難小人之爲也小人情狀最爲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勢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也聖人於諸爻所以作六三者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作之以小人者所以黜其罪而去之也然生天下之數若莫甚於小人而人君能解天下之難者莫大於君子唯六五之君得君子以爲解難之助比小人之所以心服而退聽也○雙湖胡氏曰嘗觀卦體不吉諸爻雖得位以剛中正之居戔濟之不是塞之九五是也卦體既吉諸爻雖不得位以柔中不正之者亦處之有爻解之六五是也以是知若有小大者係卦體而不專位六爻以此可以見矣致解六五不遇爲守成之常君蹇九五則受咸彼亂之之去遇蹇困而非如是之君生人之類復何賴焉呼此易之所以爲易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傳〕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

行是以吉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射食亦反隼荀尹反

〔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墻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强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

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本義】繫辭備矣。中溪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也六三其小人之鷙皆柔三負且乘竊據高位乃高墉也上六與六三擬无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六三之隼于高墉之上去之之无不利矣○雲峰胡氏曰九二剛中視三柔而不中象狐之狷媚上六正視三陰不正之象隼之鷙害

辭以三為小人以上為藏器待時動之君子卦六爻唯上決獨正故又以象君子也易終蹇動多有戒辭今於動之極而曰无不利自坎而進於蹇險阻而後動必不安也繫辭曰待時而動作解終也曰成器而後動至終而成也○厚齋馮氏曰解之時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爻能出險為尚惟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佳買反

【傳】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節齋蔡氏曰悖逆也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幸得其願也○雲峯胡氏曰諸爻唯六三為小人之尤亦可醜也猶未見其為惡以解悖也悖之一字其惡著矣○建安丘氏曰解散也散天下之難也然小人者難之根故蹇難之後猶當思於去小人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為事其爻曰負且乘致寇至以三小人陰險之才處非其據而召天下之兵也在諸爻皆欲去三者二在三下而言獲狐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拇者解三也上與三應而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主而言有孚于小人者退三也觀上下諸爻莫不一惟六三之去小人不去難根不除此作易聖人之所深懼也唯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故爻无他辭但曰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四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五

兌下艮上

傳 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雲峯胡氏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泰否爲損益成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成者夫婦之情情之感也極必損恒者夫婦之道道之久也極必益然損九三益上六爲損初九上而爲四爲五朝不謂之損損九四益初六謂之益上九下而爲三爲二胡不謂之益益在下卦之下民文也下之上容可損下之下爲民決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則其爲益民也可知矣民爲邦本可益而不可損如此○漢上朱氏曰損泰變也損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矣而謂之損何也蓋上以下爲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危矣非益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 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常字或不常一作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 本義 損減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節齋蔡氏曰內本乾外本坤乾上交坤上也往來本剛得柔爲損本柔得剛爲益凡卦以內爲貞主貞而言發爲損○進齋徐氏曰孚信實也損所當損適時之宜而有孚信可行之理所謂有孚也可貞者可以正固守此也其道可行故利往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蓋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咎故特詳之○雲峯胡氏曰損之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占之辭繫而不一自乾坤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可如此爾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傳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爲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

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本義] 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朱子曰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進齋徐氏曰易之用[illegible]二可用享者[illegible]下之本上皆謂下之享也[illegible]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illegible]剖者損之[illegible]享禮陳饋八簋為盛[illegible]簋貳一尊則又簡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上，時掌反。行之上

[傳] 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隆山李氏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宜而作易聖者名之為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寓警戒也○劉氏曰古之為人上者无損下益己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己之財以助公上者皆衰世之事也○馮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義。中溪張氏曰損者損下益上之卦自三而上其益在上故曰其道上行道者當然而然之謂以下奉上損實益虛損餘益不足其道當如是非過損也○龐氏光措曰損益

二卦專為三陰設也損乾之九三故曰損上損乾之九三故曰損下○建安丘氏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自不足而生損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故滿則招損謙則受益若多寡適稱則无所損益矣今觀損下體本乾三上皆陽過於富實當損者也上體本坤三上皆陰過於虛乏當益者也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聖人豈以損民之不足者為損哉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 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進齋徐氏曰卦辭曰損有孚[illegible]而有孚知以而之一字[illegible]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傳] 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

无，一作而

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厚齋馮氏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三剛而損其一止有二剛可以用享耳○諸氏曰於時爲損則享祀何所用簋曰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可若處豐之時則大牲矣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傳〕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一作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本義〕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厚齋馮氏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釋損剛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唯與時偕行耳○中溪張氏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不當損而損則非時矣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適時之宜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乎時也○雲峯胡氏曰益曰與時偕行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占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傳〕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本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或問懲忿窒欲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其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澼汙泥人須當填塞了○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如

防水○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疑是降下山以窒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問何以窒慾伊川云思此莫是言欲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龜山楊氏曰君子之修德可損者莫過於忿欲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欲之不窒必至於貳過○節齋蔡氏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窒塞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己二者皆所當損懲忿艮象窒欲兌象○林氏栗曰風雷爲益者雷震則益風風懲則益高山澤爲損者山推則損澤澤動則損山比損益二卦有自然之象也○建安丘氏曰忿慾者吾身受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欲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弱人也如水之浸泯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惟用心之剛者即能去之窒欲不惟用剛非見理之明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遄市專反

〔傳〕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

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爲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己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朱子曰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問損卦二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非損益之初此曰酌損之何邪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臨川吳氏曰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益上陰已止也事所作爲

之事也陽動喜作爲初在下當止其所作爲之事而速往以益四也居下者不當有爲以其有餘之才補益在上己損而上益比陽下之道也故无咎○廣平游氏曰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雖繼故必酌損之○雲峯胡氏曰初九以剛居剛而當損之初惟其以剛居剛則爲之過故可自已其所爲而遄往以益四惟其當損之初則又未可自損之過故當酌其深淺之宜而不自傷其本損其所受蔽害而止酌之義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傳)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本義)尚上通○廣平游氏曰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疾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傳)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已一字无而非損己而一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董氏曰二以剛益五之象亦如初益四初以剛居時少損之則可拔度以物四○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嬌說以御五矣故能以利貞他之復以征凶戒之○貴予背氏曰兌之情說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之戒也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雲峯胡氏

曰二剛中无有不正偏不能自守而妄進則非正矣故凶卦惟九三剛過乎中故當損初九九二則深恐其損之之過初以剛居剛而未及乎中當損其所當損而損之二以剛居柔而得乎中不自損其所守者乃所以益之也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此又易之微意○臨川吳氏曰初九九二皆是以下卦之陽益上卦之陰者而交於之意相反初必自已其事而速往上益就四二當利於正固而不可上征就五初之益四用損己而益之二之益五則不損己而益之益初以陽居陽二以陽居陰故不同也○雙湖胡氏曰二雖弗損然與六五爲正應以剛亓乎匹未行无迭之之道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傳)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臨川吳氏曰以其中爲志而益六五利在自守未宜行往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傳)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

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程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絪縕陰陽之感○朱子曰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二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說六爻上說得好○中溪張氏曰陰陽對待皆二而已三則餘其一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此一人也爲往以應上則艮兌相合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本義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建安丘氏曰此爻乃損之所以爲損也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剛柔偶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雲峯胡氏曰損以三之損而名故於此爻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道化之類皆兩而已本義兩相與則專曰戒占者當致一一則一陰一陽之謂也各致其一則爲兩矣○雙湖胡氏曰此爻大旨本義已盡之矣繫辭致一

之說已自是夫子之意而程傳則又推之六爻者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傳 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

中溪張氏曰夫一陰一陽之謂道苟參之以三則疑心生焉此聖人以一人之行而發致一之理也○雲峯胡氏曰損因三加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說六三損則三於上爲得友上於三爲得臣三與上爲兩九二剛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爲兩初尙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傳 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爲可喜也。

本義 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揚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急之疾也偏乎柔者怠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損其疾則喜者速矣○中溪張氏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雲峯胡氏曰六四與初九爲應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至柔之疾唯速則有喜不然後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傳 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

廣平游氏曰有疾初无可喜因人而

出之故曰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傳〕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朋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中溪張氏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則天下之益皆歸焉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朱子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鬼方亦然○注方等只謂爲象故卦言龜志涉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惟无爲道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乃矣然頤猶取龜義而无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獲蔡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求其龜之所問來亦可謂雖責心力矣○節齋蔡氏曰元龜有罔也大賓言益之大也弗克逮者不求而必至之意故元吉○云本胡氏曰益不可以有心求惟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有德而自然益之者也龜爲大寶道二十貝爲大寶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然五有柔順虛中之德未容未此益非五有柔順虛中之德亦莫能受此益○進齋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注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爲貝不得爲朋○東谷鄭氏曰凡曰或益曰有它吉曰有損自天口自天祐皆謂不期於得之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傳〕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傳〕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

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一无若字也以剛陽居上若用一有其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

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朱子曰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雲峯胡氏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至于極則又益推以益下然有不待損己而後可以益人者所謂惠而不費是也惠而不費其惠也廣故得臣无家其所得也大然曰无咎又曰貞吉利有攸往者先二先言利貞而後言弗損益之二則中无有不貞者貞其所有也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而又曰貞吉者上以剛居益之極貞其所欠也故戒之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傳 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或問損卦下三爻皆是損己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己從人上爻有爲人上之象不待損己而自有以益人朱子曰三爻无損己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自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无損己從人底意○東萊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往不得到這裏方看段是如何惟是聖人做順得這勢盡得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使會錯了壞了也自先立不得○節齋蔡氏曰損之爲義損下益上聖人不得用之故卦辭必曰有孚爻漸初曰酌損二上皆曰弗損四但損其疾而已五則无損而大有益惟三當可損之特耳損兼言益益不兼言損之意亦可見○建安丘氏曰損者損下乾之陽以益上坤之陰也合六爻觀之損在下則益在上爻其在下卦初爻位俱剛可損也故曰酌損之二處來得中不可損矣故曰弗損益至三則有餘於陽當損其一以奉上故曰損一人此三爻皆知損者也其在上卦四徐虞頻初之陽以爲益故曰損其疾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上與三爲往來之爻說得三之益不待損人以益己故曰弗損益此三爻則處損而得

益者也

䷩ 震下巽上

傳 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爲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朱子曰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爲益也否則反是○隆山李氏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兌在下本故傷天下當資之要也乾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下則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爲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當學之責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被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己无所寄已辨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无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傳 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本義 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

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中溪張氏曰益增也其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无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雲峯胡氏曰凡卦以內爲主凡物以下爲本損下謂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厚其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與利也○兼山郭氏曰易彖中孚上下二體皆木所以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下下遐嫁反上下如字）

〔傳〕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己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進齋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坤柔爲民坤得益故民說无疆上乾之下爻下爲坤之下柔自上下下也夫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爲益○雲峯胡氏曰損其道上行以上兩句皆釋損義益其道大光以上四句皆釋益實損益實以道言後世以聚斂括克爲損下益上者非道也況損下之道徒可上行益下之道大而且光推彖之旨深矣哉○趙氏汝楳曰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爲損益下爲益何邪蓋損下非聖人之得已而益下乃聖人之本心唐帝所謂吾瘠天下肥亦此意也○盤澗董氏曰魯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對以盍徹又對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深有得於損上益下之旨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傳〕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雙湖胡氏曰五以中正應二二亦以中正應五以此而利往以益天下固爲君臣之慶會而天下實同受其福慶哉）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傳〕益之爲（一无爲字一作於）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本義〕以卦體卦象釋卦辭（或問木道乃行程傳以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爲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爲木是卦中取象震爲木乃東方屬木盡行之木也五行取四雖故也○雙湖胡氏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雲峯胡氏曰中正以二五言木道兼震巽二震陽木巽陰木木中渙叔氏以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漢上朱氏曰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傳〕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始豉反）

〔傳〕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一无所字）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隆山李氏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也乾施一陽以益於下而爲震坤以一陰上應於乾之生育而爲巽上施下生二者相濟无所）

不被故曰其益无方○雲峯胡氏曰益增益也日進天之施地之生无疆无方皆形容增益之義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傳 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本義 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

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人之動而能巽則日有進益无窮已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又以卦變言天地之益乾之九四易初而下交於坤天之施也坤之初六易四而上交於乾地之生也天布施地發生萬物並育其皆益家多方有方所也益无之道德言天地之於萬物人之於萬事其為益皆无時而止息所謂說時偕行也○節齋蔡氏曰无疆以時久古元方以庶入言與時偕行又古益道之適乎時也○建安丘氏曰時者損益之準也上不足而下有餘則當損下而益上可損而損此損之時也若下不足則不當損矣上有餘而下不足則當損上而益下可益而益此益之時也若下有餘則不必益矣時若當其可之謂此損益二彖聖人皆以時言也○雙湖胡氏曰彖巽於時為春夏正當天地施生雷雨益物之時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言聖人推此所以為益之道有慶賞而无刑威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傳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 本義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又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己所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己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子遲緩○問莫是纔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變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中溪張氏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風雷交相助益君子取象於此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則改之必如雷之迅則有即之義此則遷則改所以責乎疾也得善服省且不貳過深切氏子之之川吳善不能從不善不能改者夫子所以深憂之也○臨川吳氏曰遷善巽象巽在外於人之當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象在內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雲峯胡氏曰正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益最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曰有利益之功也○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又損在如忿德益之改若甚易知推別精密處甚深悉密要改皆是用力處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傳 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 一无至字 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 一作巽 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中溪張氏曰初九為震動之主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為大作興事而所作之事必得大善之吉乃得无咎○進齋徐氏曰初剛在下為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也宜用之為大有作興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小任重則有所不堪惟處之當用之當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輕用敗事无益有害皆為有咎也○王氏曰得其時而无其德故

元吉乃得无咎也。○馮氏曰：元者震初九之象也。益之文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爲之卦，故曰益以興利是也。

本義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爲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這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初九在下，爲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若在下之人爲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感有咎也。○雲峯胡氏曰：陰爲小，陽爲大。初陽在下本小也，損乾之陽以益之，則大矣。在下而受上之益，非大有作爲以效報稱，未可也。必元吉而後无咎。所爲非大善，未免有咎，與師言无咎之義同。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傳 在下者本不當處厚，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本義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朱子曰：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雲峯胡氏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爲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塞咎云耳。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傳 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中溪張氏曰：六二以柔居中，有虛中受益之象。夫滿則招損，虛則受益。二履虛中，苟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所朋合而益之，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

本義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朱子曰：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建安丘氏曰：益者損之反，益之六二，損之六五也。損之五曰元吉，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居剛爲善。益之二曰永貞吉，則以爻位皆柔，亦能固守，故以永貞爲戒也。又曰：凡卦象有難者，皆有龜象。頤之自初至上，與損之自二至上，益之自初至五，皆外實中虛，所以承諸益也。○雲峯胡氏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下之益；益二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二必永貞而後吉，位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二非陽也，而曰王用享

于帝吉者占在二則永貞吉在王者之占則爲享帝之吉占也享帝亦以下而受上之益故於下卦之中言之此可見占法矣二臣也豈特臣可占哉二益可用享損之時用也王用享于帝益之時用也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傳】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衆无定主之辭雲峯胡氏曰凡言或[illegible]或從或在我者未定也恒或承之損或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一无者字也果於爲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一无以字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无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朱子曰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道守令恐難如此說○林氏栗曰凶事有三有凶荒之政有死喪之禮有甲兵之事歎哉曰凶今益之時損上益下其凶荒扎瘥之政受○隆山李氏曰周官以愛獲行凶荒以荒指衣凶孔爻絶其政或去其任皆損上之所取以奋下之凶荒者也以浛氏曰溪澁揔發倉庶以枝飢忧益之川凶事也何等之有○兩溪李氏曰居下之上而長民奉君命以益民者也凶荒扎瘥益之用凶事也凶荒之年宜發倉廩以賑救乃非常之舉爲下爲民如此故可无咎有孚中行心苟自信而中行之可也用圭告公正如汲黯河内之事○潛齋胡氏曰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云珍作鎮鄭玄云王使人徵諸侯變凶荒則救之以往致王命瑞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節齋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卜也六三陰上爲服故有凶事之象中行在一卦之中也故二四皆曰中行圭所以通其中之信告公雖見於外而所用者亦唯在通中之信而已○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如此然可以无咎

又告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孚信也圭所以通信也當信上之人所以警戒震動我者益我者也信之篤而行之必合乎中則可以通信於上矣或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三四爲中此三四稱中行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傳 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 本義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雲峯胡氏曰爻於三上言凶上自取之也三之凶人益之也欲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傳 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進齋徐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必得中道而行則告諸公上而見從況四與初爲往來之爻四有上遷之象遷國順下而動也而利於用者爲依衆心之所欲雖遷徙國猶之大勞亦可成功而致益矣

本義 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爲遷國之吉占也 雲峯胡氏曰否四自上而遷於初自下而遷於四也坤爲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三四皆非中三而中行告公而可以用圭矣四而中告公則見從矣皆戒辭也於四復許之曰利用爲依遷國者損乾之初陽下益坤之初陰四與初上下往來之爻也故於初曰作於四曰遷二從初之吉占此爲遷國之吉占皆非小益之事也○中溪張氏曰初本坤爻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強得所依矣用之遷國何往不利○誠齋楊氏曰周遷依晉鄭衛遷依齊許遷依楚皆窮蹙也若盤庚之遷殷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隆山李氏曰初利用大作元吉凡用之於大事也二王用享于帝吉是用之於大禮也三益用凶事是用之於大災也四利用爲依遷國是用之於大遷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傳 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中溪張氏曰益志謂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己唯欲益民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觀盤庚三篇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傳 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无之字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

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本義]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隆山李氏曰國中有孚愛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食之也聖人之仁如一氣之春求於加限使欲治高安伏之心皆遂所欲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之哉惠以為德矣○中溪張氏曰上之孚下次心為惠下之孚高以德為惠○雲峯胡氏曰益莫大於[illegible]惠莫大於心有孚惠心上有信以益下也有孚惠我德下行德信以益上也言惠不言得益之大者也不問而元吉可知矣○節齋蔡氏曰上以有孚而得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有孚而順上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白雲郭氏曰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為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有君惠天下之志主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傳]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宜一作當速改也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或問或擊之朱子曰或字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應亦可氣自間之○損益二外諸交皆互損損好益外不好難損六四卻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卻不莫○雙湖胡氏曰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不安於恒陵饒等級足於如[illegible]以求[illegible]者也故其辭同二上皆巽體誠封而貸為不於為進○為深升其立心勿恒之翁興此所以爻有以益之而反或有以擊之也此爻其戒恒之九三求大抵損極則益而之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恒處其益之極也○雲峯胡氏曰六二柔居下之中不求益而或益之上九剛居上之極求益不已人莫益之而或擊之嗚呼九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九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豈有不自心生者哉○厚齋馮氏曰益卦恒之究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益今益之窮將復易位而為恒矣故聖人戒之以立心可恒也不然凶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傳]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有偏己之辭也苟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旣求

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雲峯胡氏曰莫益之若以上九

大在占於其未益之偏辭而言也究其極則非特莫益之且有擊之矣二不求益而言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 [illegible]

䷪ 乾下兌上

（傳）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一无下益字）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隆山李氏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於決則不通故郭氏序卦之以夬夬次於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

夬于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夬古快反號徒去聲九二爻同本義戶羔反又平聲同

（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

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朱子曰上卦自兌體兌爲口故多言號○夬卦號字皆作戶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者來亦只宮下聲○進亦徐氏曰王五也王庭君位之前○孫氏曰庭內而凡兌五爲王宮上六爲王庭之象○蒲氏曰孚信以布號令與衆乘之象也○丹陽都氏曰乾剛實有孚之象兌號令之象○隆山李氏曰孚號有厲之爲言必然之辭也五陽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所有爭之勢也一陰之虎矣○進齋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於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陰惡務去之君子雖盛未可以小人之勢謂无能爲不止去之而存其尊也居五王不失一武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蹤而君子之禍封矣聖人於夬設戒之意甚深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傳)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建安丘氏曰不利即戎與吳德有戎拒應剪俊傳傳言小人當候陵然循者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爭力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一敗天下之事寧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中溪張氏曰決之後民志大而能往无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朱子曰夬以五陽之盛而況一陰猶欲決之故其辭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不顧後患而小却也○問夬卦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方如此戒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无時不戒謹恐懼不是到適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纔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雲峯胡氏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必如是乃爲利有攸往復利往往而爲臨爲泰爲夬也夬利往往而爲乾也聖人於復其辭平於夬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莫或可滋蔓戒爲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爲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爲君子若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

(傳)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節齋蔡氏曰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隆山李氏曰使決乾健說和兌然以和濟健決則夬之道不傷太過則見得矣

(本義)釋卦名義而贊其德○吳氏曰此或以卦德釋卦名義以說釋卦義而復贊其德是使也君子之道也以五剛決一柔宜无難若然君子勢雖可如此甚而說決而和君子之德固自如此也○臨川吳氏曰夬雖以五陽決上一陰然不可恃陽之盛而過於猶卦德內健而外說健說相濟則其決剛也无不及亦无過故和和者无過不及之中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傳)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庶

而光大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傳】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長丁丈反）

【傳】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本義】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為純乾也（朱子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无陰手性不能化夬然君★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若剛長乃決之云則聖人）

（豈不敢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君自有道耳○雲峯胡氏曰易夬剛決柔不是柔乘剛則是志變也一朱來五罔受甚易綠復我在從往剛長也夬于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未決陽是禍君子之憂人然有一分之未盡搢足為天理之者復之陽治至共純陽為乾方齊剛食乃終也○中讓說以曰去而制有彼往善夬其為純乾剝言不利有彼往盡不欲其務純垪此亦常陽行陰之脈志也之之決徐大曰夬以近道之五邪決衰退之一求以務若其其然而望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尹夬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害而不責道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又曰君子自治甚嚴治人其竟固不為疾忌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得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廿也於足庭也終剛侵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窮乾矣若虛朝之去四内周室之諱三賢尚說賢才之盛无役決勝之後是得決之戒也後世衆賢在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敢生小人以除君則之發大撫不知夬夬之戒而勇於一決撫失事敗撓亂和弓平陷衆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尚可勝哉可不戒哉）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始豉反）

【傳】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本義】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下○張氏曰下之以天高乎不及下子上於大夬則天之以澤物若決矣君子為澤大於上流注於下之澤以為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居者止也而止其德居此不下施則非夬決之溢矣故忌○隆山李氏曰居德則忌忌者積而不流之滿若澤所謂□貴可居之居○平菴項氏曰居謂積善之化居易之居業皆是漢人憲言居我○雙湖胡氏曰居德則忌程傳則約也忌防也以為約立防禁有與濱決之者相訪王弼作明忌非也謂家以為居其德□不決則足周大象例无反辭不決決之為是）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傳】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

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節齋蔡氏曰壯者決之勇也○臨川[illegible]）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中溪張氏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往必不勝徒取咎耳知其不勝而且往宜其无咎乎○誠齋楊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illegible]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孔子象之曰不勝而往咎也○潛齋胡氏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向欲去宦官而卒困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音暮）

【傳】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朱子曰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臨川吳氏曰能惕號則有戒備矣故[illegible]莫夜[illegible]也○誠齋楊氏曰九二以剛陽之才[illegible]）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傳】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中溪張氏曰寇至而勿憂以九二得處中之道不忘戒備故也○臨川吳氏曰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无憂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頄求）

【傳】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爲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

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爲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蓋尚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爲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中與上六爲應故爻言獨行[illegible]衆陽皆[illegible]而自[illegible]之剛也[illegible]處陽中獨行以應陰[illegible]言之○誠齋楊氏曰九三[illegible]君子從五陽[illegible]人捷之[illegible]曰[illegible]九三取一凶在內故无咎亦在外故君子[illegible]君子从小人之道也[illegible]君子无咎之道也[illegible]九三者盡也亦謹所擇乎

本義 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爲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或問 壯于頄朱子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在決陰必能

[illegible]以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有與上六爲應[illegible]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

象頄剝艮之頄也夬分二體[illegible]三在下卦上爻[illegible]在上卦下爻所以[illegible]之類也[illegible]然在下體也上體[illegible]不可執一而論象之也此易之所以爲易[illegible]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程傳 牽結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臨川吳氏曰君子之夬夬雖和於陰而終能決去之故无咎其[illegible]而有[illegible]矣者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徒敦反次七私反且七余反餘同姤卦

程傳 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

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

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以陽居柔[illegible]決而沉於和故止則不[illegible]能於決有也○无[illegible]之象今[illegible]進則不[illegible]上自其行次且[illegible]已[illegible]不[illegible]

本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張子曰[illegible]而先之蓋牽羊者挽拽之謂也[illegible]則前[illegible]之勢而不敢行也○郭氏曰[illegible]羣諸家以爲牽連衆陽而進之說獨[illegible]之九五陽居陽又君位陽在陽之先可也九四以陽居陰[illegible]而在陽之先宜乎有无[illegible]衆陽並進而先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又曰聞言不信者蓋如牽羊則悔亡而九四柔[illegible]无克已之功[illegible]志剛[illegible]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傳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强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謂以剛居柔故次且聰不明謂坎耳塞其內也故不聽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illegible]反

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

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本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商陸一名[illegible]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illegible]其子紅○漢上朱氏曰莧澤草也[illegible]○[illegible]

斷易於三四二雖其夬夬即可以无咎五之夬夬或夬之
過暴則猶爲有咎也或曰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
月卦瓜始生之
時故以取象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傳]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
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
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
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
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本義]程傳備
矣朱子曰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至處[illegible]有些[illegible]意思[illegible]未得[illegible]白行便是道[illegible]
意兌子作象所以釋爻辭之不足如自我發恐敢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
爻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流注不斷意不誠之本也○鄭氏
剛中曰五陽並進同力爲夬而夬之戒獨見於三五者蓋三與六應五與六比當決陰之時二爻容有牽私
愛暱近君之心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雲峯胡氏曰三與上應三健體也健於
決之終可无咎五與上比皆說體也程傳曰人有所欲則離道矣事雖正而意有所係故於中道未得爲光大
也本義於損大象及此獨曰程傳備矣蓋其於損也痛後世風俗之弊甚切於夬也誅後世君心之非甚深

上六无號終有凶

[傳]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
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
咷畏懼終必有凶也中溪張氏曰上以一柔而乘五剛之上恬終不悛其罪大矣其危甚

矣決而去之則夬其乾矣陽長陰消理之必然易用號咷其終有凶不可以久處也終即象辭剛長乃終之終
○潘氏曰小人在上高而危滿而溢豈能長守富貴哉无用號咷終於凶矣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
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或問夬卦
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朱子曰卦有兌體兌爲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
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
頄[illegible]牽羊則俟吉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深[illegible]戒不可安肆耶曰號上六一爻則小人勢
窮无號有凶之以其君子去之之道絕當如此嚴謹自微手庸蓋不可而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爲戒深矣
○雲峯胡氏曰九二陽雖呼衆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咷終凶而已聖人於五陽未嘗[illegible]之於上六一陰爻直絕之
曰凶意最可見○厚齋馮氏曰易於剝見一陽之易於[illegible]无決一陰之象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
小人[illegible]哉危之不去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傳]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
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爲也故云終不可長
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爲无號作去聲
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
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
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
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
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臨川吳氏曰一

柔在上終不可以長終必爲五陽所決去也○建安丘氏曰夬者決也以五陽而決上之一陰也故六爻以上陰爲主而下五陽則皆以上取義凡陽之決陰遠則不能相及唯比與應當之五比上者也故曰莧陸夬夬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夬夬夬夬者言當決而又決不可係累於陰也四介三五兩剛之間亦欲決上以進則礙五居則礙三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二去上遠則无相及之理矣故但惕號以爲戒夜有戎之備而已初又最遠者也故有壯趾往不勝之戒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五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六

䷫ 巽下 乾上

傳 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爲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邵子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序卦馬氏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爲象王朱易改爲今文爲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古豆反取七住反

傳 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本義 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中溪張氏曰姤一陰方生始與陽遇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而遠曰女壯何也蓋陰陽往來機不容息來有剝而不復者亦未有夫而不姤者夫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遽決之來而與之遇遇故名曰姤自始以往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初六之爲也非女壯而何女壯則男弱長以勿用取女戒之也○誠齋楊氏曰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後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爲始不於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取爲君子而善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陽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見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忌也已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中戒五陽以勿惺一陰之微萌親暱之也○雲峯胡氏曰女壯諸家皆以爲一陰有將咸之衰本漢以爲一陰當五陽已有女壯之象本義於變曰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蹄月而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於陽言其理生之漸於陰不言者剝扶陽析陰之意也見謂之復者本失之而令來後謂之始者本非所望者而宰然值之也哉

【傳】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本義】釋卦名。

或問陰何以比小人未子曰有時如此乎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支不好骨手却好大找發生都即是一逈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谷又不是討筒陰來那是陽消處便是然故陽夬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始是偏然相遇○李氏元置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夬畫始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甚實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實矣是始主陰遇陽而爲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傳】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本義】釋卦辭。

隆山李氏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下於男即相比附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之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本義】以卦體言。

朱子曰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隆山李氏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交乾初九之象是爲天地相遇之象以畫之則一陰之生是亦五五月在辰爲午之先乃照若也萬物相見乎而蓋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中溪張氏曰五陽在上而一陰生於下以陰遇陽是天地相遇也於時爲夏至夫天地不遇則已遇則品物皆茂育而章著矣萬物相見乎離亦有品物咸章之義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本義】指九五。

朱子曰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爻謂亦以九二言非也○節齋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臨川吳氏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於天下故曰天下大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卦然九五剛中正居尊位故彖辭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彖傳又甚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傳】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涑水司馬氏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禹稷皐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於衆人之中，後世誰知哉。姤之時義大矣。

【本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或問：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雲峯胡氏曰：他卦言大矣哉者，多是釋卦辭後別引天地聖人而極言之，姤亦然。本義不曰極言之，何也？蓋柔遇剛，遇之不善者也。別取一義曰天地相遇，曰剛遇中正，遇之善者也，曰品物咸章，曰天下大行，亦既極言之矣。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為善，亦既誠意，意有一念之自欺，潛萌於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於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傳】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節齋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趙氏汝楳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頗同。姤為大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遍歷。大虛之風，吹號萬竅；后之誥命象之。○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遇之理，唯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李氏閎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履反，又女紀反。蹢，直益反。躅，直錄反。

【傳】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

【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

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建安丘氏曰：姤之所以爲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雖然，一陰方生，其勢漸長，終有不容遏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張子曰：豕初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雲峯胡氏曰：巽爲繩，有繫之象。金柅用而止物。九二象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爲一吉一凶之占，使小人自擇焉。又以一陰雖微而至於盛，特設羸豕蹢躅之象，使君子深自備。爲其爲君子謀至矣，然非特爲君子小人言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周如是也。人欲之萌，蓋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自止之而不使遊長，則善矣。豕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於女爲壯；又指此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甚於豕爲羸，非可忽也，義不可恕也。○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於本文觀之，則曰豕；於二四假之，則曰魚；於九五微之，則曰人。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傳】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

【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雲峯胡氏曰：初曰柔道牽，三曰行未牽。初柔有必進之勢，而三之剛，其行反不能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中溪張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爲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包陰，包而有之，則二爲主而四爲賓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息齋余氏曰：姤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言如程傳，即三人行損一人之意。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爲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雲峯胡氏曰：剝五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魚。包，如包苴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遇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姤之有魚將爲剝之貫魚矣。吁，可戒哉！或曰：初應在四，二豈能包之？曰：卦以遇合爲義，遇合之者未審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李氏簡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剝六五无不利，而此亦无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傳】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潘氏曰：二既有魚，則不利於四，反指爲賓而不及之，故四无魚也。○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拔之於衆，則不及賓也。譬衆漁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復及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

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安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一有咎字）也【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進齋徐氏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三即夬之四也故皆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但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趣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繫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雲峯胡氏曰三下不遇於初故有居不安之象前无應於上故有行不進之象○隆山李氏曰易之六爻唯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頻知戒懼然後危而後安者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傳】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從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傳】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臨川吳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爲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己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雲峯胡氏曰遇非正道故四於初爲正應二无遇之道遇既非正則雖近者得之二與初爲近二包魚四則无魚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袁萬反）

【傳】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己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之離也【本義】民之去己猶己遠之（朱子曰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雲峯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爲小人或以爲民以爲小人今遠之可也以爲民民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

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程子曰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朱子曰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隆山李氏曰姤所制在一陰之中家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一陰之生此造化消息盈虛之運非人力所致九五當此時含其陽明之章以中正之道臨制之造次顛沛不離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又何擇哉○中溪張氏曰有隕自天猶碩果不食而剝落復生此言陰陽升降消長循環之理也剝之上九天位也後之初九地位也碩果自天而剝落於地後有生意存焉豈非有隕自天矣○雲峯胡氏曰二觀初為魚五觀初為瓜魚與瓜皆陰物之美者魚之餒瓜之潰必自內始二與初遇故包有魚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而欲包在地之瓜也然瓜雖始生而必潰九五陽剛中正能包含章美靜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可轉而為復乎剝之一陽窮上而復生於下其有隕自天之象乘○雙湖胡氏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一黃之初動繇不正告之潛滬化為鼎象一小人之進為而頭秉

事體大甚重如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於包瓜含章蘊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覩氣象為何如哉為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傳〕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无蘊字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

〔傳〕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雙湖胡氏曰命謂天命命即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隕○中溪張氏曰五有剛健中正之德於一陰始生之際而知一陽復生之機含隱章美以待乎時其志亦欲盡人謀以聽天命而已○臨川吳氏曰志不舍命辭意與違民相似民之違君由君使其民之違也故不曰民違而曰違民天命之不違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違也故不曰命不舍而曰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傳〕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己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臨川吳氏曰剛而在上者角也至姤之終下之所遇者如角之剛也節不可進剛而能獨竟何為哉故吝○潘氏曰高而傷物者角也以此遇合詳其與之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隆山李氏曰當遇之時已獨即亢不與物合是為吝道然陰方長陽

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邵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雖然在上剛亢絶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傳 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中溪張氏曰姤其角與晉其角皆取上窮之義○節齋蔡氏曰姤者以一柔遇五剛而成卦遇非正道唯近者得之而正應者反凶也二最近故先有之三之屬以隔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含章雖无相遇之道而處位中正也上之吝最遠而亢也四之起凶遇不利正應也○馮氏木才曰外三爻者內三爻之應初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包有魚故五則以杞包瓜三之辭厲无大咎上之角吝而无咎遠近淺深之間耳○建安丘氏曰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六爻以初陰爲主而上五陽剛皆以初取義凡陽

之於陰遠則不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最近遇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四雖應初而初爲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礙四進則疏二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含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角上窮吝之戒○趙氏曰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故聖人旣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 坤下兌上

傳 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爲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爲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爲方聚之義也

萃亨王假有廟假更白反豐渙卦辭並同

傳 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一无極字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鬼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旣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朱子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爲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鄭氏曰中互自四以下宗廟之象廟成謂艮爲門闕巽木宮闕象○平菴項氏曰卦名下元无亨字獨王肅本有王弼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利見大人亨利貞

傳 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進齋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西溪李氏曰宗廟者

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爲萃之吉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爲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爲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爲萃豈特二五相應而已哉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傳】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本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爲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爲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

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朱子曰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開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案辭爲而明吉凶之意○中溪張氏曰萃爲豐盛之時則祭享之禮其用宜循故用大牲則吉也處萃之時人心翕合以順而行故利有攸往也○雲峯胡氏曰王假有廟於萃渙言之者渙散也消祖宗精神易渙故爲廟以聚之萃聚也謂聚已之精神然後能王于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也彖五句各自是一事聖人見萃有饌廟象又見五爲大人之象最曰利見大人享言舉聚於下必見大人以爲之主而後亨也又見五與二皆得正故曰利貞萃不以正其能亨乎利亨利貞兩利字不相蒙孔子釋而合之謂聚之利於亨者以見大人則爲所聚之正是乃利貞也後之說者但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隱矣又聖人見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萃之時必用大牲乃吉渙之時且利涉大川則萃之時必利有攸往也本義以爲皆占吉而有戒之辭蓋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否則不吉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音悅

【傳】萃之義聚也順以說以而一作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中溪張氏曰萃之所以爲聚者以其坤順而兌說也上有剛中之主而下得柔中之應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傳】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

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中溪張氏曰王者至於有廟則得以致其孝享之誠此敬之所聚也○臨川吳氏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胡氏曰人生則精神聚於身既殁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卦設爲廟祧以聚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傳】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

【本義】釋卦辭○朱子曰順天命說道理仿佛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運時節比不得那時便是利用禴之事○進齋徐氏曰大牲盛祭之誠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擇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臨川吳氏曰物聚人聚而衆多之時祭者宜盛居者宜往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觀說而已○進齋徐氏曰天地萬物情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雲峯胡氏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然其所以感所以恒所以聚則皆有理存焉如天地聖人之感感之理也如日月之得天聖人之久於道恒之理也萃之所謂聚以正所謂順天命聚之理也凡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皆此理之可見矣故本義於所感則曰極言感通之理於所恒則曰極言恒久之道於所聚亦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時掌反

【傳】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

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本義】除者脩而聚之之謂或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争故當預爲之備如人少處必无事纔人多少間便自有争所以當預爲之防也又曰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中溪張氏曰兌澤之水上於坤地之上有聚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不防則亂除者去舊換新之謂戎器久則必弊當蒐治而除其弊壞也○雲峯胡氏曰除戎器備兵器而聚之戒不虞者防民之聚者有時而擾也○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人事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號戶羔反握烏學反

傳 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衆一有聚字）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群矣

本義 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朱子曰不知如何說箇一握底句出來○節齋蔡氏曰有孚應四也不終柔也○三柔相比亂萃者也○雙湖胡氏曰初惟柔之故何處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矣 者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從以陰陽相得之可无咎耳取象有象全體義者此爻號笑一握象上兌口故也○雲峯胡氏曰不終陰柔不能固守之象亂陰雜之象一握陰萃之象萃與比相似比初六有孚盈缶萃之初則有孚不終比初无應而孚信充實其終也自有他吉萃初與四應而惑於二陰是有孚而不能白也守志亂而不安聚者也聖人戒之曰若號呼九四正應則二陰必以爲笑唯勿恤二陰之笑而必往從焉孚可以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傳 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群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羊畧反）

傳 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辭一作微辭）凡爻之辭關（關一作開）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群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其一作所）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有一下字）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朱子曰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卦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進齋徐氏曰二五正應直萃也一以柔居柔中相聚而安於下五以衆辭於四有位而匪孚雖應猶未萃也人之情相求則合相持則離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厚齋馮氏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二是也本爻與五爲正應引初六三以萃於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建安丘氏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實相與不尚虛文猶用禴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苟未孚而用禴則非所利也○中溪張氏曰卦以用大牲爲吉而二乃以用禴爲利何哉曰備物乃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乃臣下所以通乎上也

本義 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

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爲主祭之薄也○雙湖胡氏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孚以祭爲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雲峯胡氏曰二在三陰之中而與五應唯牽引上下而萃於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於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爲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謂虛中誠實發明孚字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傳) 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傳) 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欲字〕萃如則爲人棄絶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東谷鄭氏曰下二陰皆萃於陽三獨无附故咨嗟嘆而无攸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從往歸於上上雖不相得不免小吝而亦无咎也○建安丘氏曰萃初三兩陰皆萃四者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於初曰乃亂乃萃於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舍四而萃上也以正相聚何咎之有○雲峯胡氏曰號與嗟咨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上六陰極无位之爻非正應故曰往无咎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爲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恐誤〕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傳) 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東谷鄭氏曰上體說能巽而受之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傳) 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

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一作能）无咎也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中溪張氏曰四近君之位應初比三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民然不以正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僭竊之咎否則強君在上威權太逼未有不召羣產禍者九四可以戒矣○建安丘氏曰比爻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強臣逼君之象在隨以有孚而後无咎在萃以大吉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雲峯胡氏曰比卦五陰皆比五之一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二陽四必大吉而後可以无咎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无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知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戒之曰必元吉无咎萃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戒之固宜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爲（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吉乎（白雲郭氏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

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或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縉雲馮氏曰卦二陽爻所以聚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爲有位以四之位不當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无咎矣五萃有位而无咎君臣之分也然既有位以別於四或有其位无其德所以爲五者悔當何如哉故又戒之曰雖有位可致天下之萃或有未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悔

亡耳比獨以九五爲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之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元以著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比與萃非此三德未必爲之始終盡善也○建安丘氏曰比以一陽統五陰一陽爲之主也一則專專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故五有顯比之吉萃以二陽統四陰二陽爲之主也二則分分則衆陰有萃四者有萃五者而五不得以專其萃故在五有匪孚求貞之戒此萃天下之道不如比天下之廣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傳 象擧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

本義 未光謂匪孚

或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朱子曰見不得讀易到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雲峯胡氏曰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下之萃者不可无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无其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音咨又將池反洟音夷象同

傳 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爲人惡絕不知所爲則隕穫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也 縉雲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齎咨嗟嘆也涕洟悲泣也○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齎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也

本義 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平菴項氏曰齎咨兌口之嘆涕洟兌澤之流○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建安丘氏曰上六居萃之終兌之極萃終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苟能於萃終說極之時而以憂慼處之則无咎也○雲峯胡氏曰三求萃不得故嗟上陰柔无位亦求萃不得故齎咨涕洟然居兌終能反兌之說而憂者故无咎臨六五既憂之无咎亦下兌之終也夫萃極慼之時也宜物情和說順適以應坤兌之象今也初則號三則嗟上則齎咨涕洟何也禍福倚伏而盛滿難居故大象有不虞之戒而六爻皆言无咎者必能悔過而後无咎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傳 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顚沛不知所爲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愼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洟爲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中溪張氏曰五爲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也○建安丘氏曰萃聚也卦唯二陽而四陰皆求萃於陽者然九五得位失權九四有權无位故五萃有位匪孚四大吉无咎二與五應萃五者也以其得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比萃四者也以其不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合四而往萃於五故初與三皆言往无咎而上以柔乘剛則齎咨涕洟而已○陰山李氏曰萃六爻或有應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辭皆曰无咎乃天地萬物之眞情與情相合吉多凶少故也茲萃之所以亨歟

䷭ 巽下坤上

傳 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爲升所以次於萃也爲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爲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爲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朱子曰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人虛拱底說話○董氏曰升者柔進而上也柔進而上所以元亨由卦才之善也○潘氏夢旂曰升自下而上者也方升之初宜擇所從惟見大德之人則元亨向陽明之方則得吉也○中溪張氏曰升進也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元亨大人二也用見五應之也勿恤勿勞憂恤也南征前進也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明夷合坤離成卦故九三亦謂之南狩○雲峯胡氏曰木生於地有進而上之象巽下坤上巽坤之中有離故有南象自巽而坤其行自南故有南征之象晉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則明已出於地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言憂升則木方生於地中他日可出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欲進于位者用見有位之大人則不憂其位之不進故進于德者用見有德之大人則不憂其德之不進然易以陽爲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尊以德之進而言也○隆山李氏曰升首曰元亨何也以畫言也與蠱鼎大有皆九居二六居五故皆曰元亨此蓋主陽剛之畫有應于上而言之也

彖曰柔以時升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

中溪張氏曰柔指六四也柔本居三進而爲四自下升上時爲而已故曰柔以時升○隆山李氏曰陰陽二氣迭爲升降陰升則陽降陰降則陽升未有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卦之陰反居上故曰柔以時升○進齋徐氏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爲主剛則有躋遂之意晉自觀來六四上而爲六五故曰柔進而上行升自解來六三上而爲六四故曰柔以時升當以五爲主升以四爲主也○雲峯胡氏曰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於上時也識時者方可與言易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傳】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童溪王氏曰坤順也巽亦順也彖曰巽而順則亦无適而不用其順也以此象之寧有未亨者乎○厚齋馮氏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才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胡氏曰易以陽爲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己之〔一作有〕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臨川吳氏曰六五見九二九二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而有慶也○中溪張氏曰萃升皆曰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進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聚者下之所樂聚利見大人進者上之所急故勸以用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陰勿以陽升爲憂而陽升則有慶矣

南征吉志行也

【傳】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

其志是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九二苟能前進以輔乎五則己之志得行宜其吉也二言有慶卽象之有慶也五言大得志卽象之志行也○平菴項氏曰用見大人勿恤戒陰也南征吉勉陽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傳】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无容私焉者愼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中溪張氏曰地中有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蘗而拱把自拱把而棟梁長而不已升之象也蓋物之高大者必以積其所積者必以順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之不已其高可以干霄其大可以蔽日未見其升者以順故也君子體巽順之象以其順

德自微小積之以至高大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爲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逆德暴行不升而因及之矣

【本義】王肅本順作愼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愼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朱子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勉齋黃氏曰升言順德諸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漸積小高大方有升之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愼故愼義爲長○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愼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初六允升大吉

【傳】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潘氏曰初六陰柔在下无應於上本不能升藉九二剛中之臣陰陽志合而相允九二援而升之所以大吉賢者在下而无與作過特達之知何以自信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王氏大寶曰柔自下升以而孚允升之象柔得剛而大吉之象○雲峯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爲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傳】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道一作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一九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爲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

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本義】義見萃卦建安丘氏曰二與五爲正應九二爲巽木剛直之德六五在坤地之中而能生木者也二五相應而相孚雖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臨川吳氏曰二剛中而其孚然五柔未易遽孚故必待既孚於五而後乃利用禴也禴者宗廟之禮薄於常時者然誠孚於上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薄用禴[illegible]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彖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雲峯胡氏曰萃與升相反萃之二曰孚乃利用禴則宜如於六二十月之遁言之於

反卦六五可也今皆在下卦中爻言之何哉萃六二求萃於上升九二求升乎上故其義同萃六二以柔而遲九五之剛升九二以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辭同而象傳剛中而應之辭亦同○李氏元呈曰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當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建安丘氏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交孚豈唯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縉雲馮氏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雖五升而不來以二之孚誠五亦不能不守貞待二而爲之升階也二能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贊二爲有喜五爲大得志

九三升虛邑

【傳】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者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雲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陰如入无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叡子曰上皆陰象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己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己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

王乎 進齋徐氏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內坤西南象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比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本義】義見隨卦 或問亨于岐山朱子曰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雲峯胡氏曰隨上體兌兌正西文思視岐山爲西方故曰西山此卦上體坤坤位西南故只曰岐山山宜以在上卦取象萃曰亨曰論升亦曰享曰論萃取精神之聚可以事鬼神升則言人能聚精神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傳】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

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己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中溪張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文王以服事殷豈非順事乎宜其有亨通之吉而无僭逼之咎六四不言升者可以昭文王服事之心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雲峯胡氏曰象自初爻至五皆贊升之易順而升亦言其升之易也

六五貞吉升階

【傳】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

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 沙隨程氏曰下應剛德之賢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朱子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雲峯胡氏曰九三升虛邑六五升階皆象升之易也九三剛正故无戒辭六五先貞吉之占而後升階之象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也○楊氏曰六五以柔得尊位其進甚易故曰升階○雷氏曰六五貞吉升階先儒以爲戒辭蓋貞吉然後可以升天子之位也○中溪張氏曰坤爲土故曰階六五柔進而上行貞正則吉階而升之則由岐山而豈特可以尊處九陛之上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傳】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節齋蔡氏曰萃者澤聚於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

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馮氏椅曰冥升猶言冥行也○中溪張氏曰上六處坤之上升之極猶之晦冥陰暗而猶升焉此進而不息者也然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息則何利之有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為山之積塵海之積汚愈增高大也易曰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詩云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此非利於不息之貞也○蘭氏廷瑞曰冥者昧也升豫皆以陰升居上位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雲峯胡氏曰豫上六冥豫成有渝升上六冥升戒以利于不息之貞者豫上震震動也欲勉其悔改之心變其豫不為豫也升上坤坤順也欲順其不已於進之心移於不息之貞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白雲郭氏曰消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中溪張氏曰坤為冥陰虛為不富冥極在上猶且升而不息惡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能有其富矣建安丘氏曰升卦之義以卦變言則柔以時升六自三上升而為四也以二體言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以六爻言則六五貞吉升階居得尊位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與三於五非近非應无係於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如九二應五則礙而不得進故孚而用禴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遂故亨而順事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至上處窮極之地不富之升而猶升焉則是冥升而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六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七

坎下兌上

【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盤山鄭氏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自有來往井井就澤困塞而井通明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

取困窮

朱子曰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只是剝卦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矣○雲峯胡氏曰蹇能止則知是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爲卦上下三則皆掩於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爲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則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地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爲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求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咎兌也是之謂中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而无咎也有言不信又戒之坎之險亦可尚兌之口也○進齋徐氏曰兌口不拂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相参故有言不信兌困之時嘗務晦默而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已故處○與[illegible]氏曰以卦體言坎遇兌而成困澤自涸于上坎須于上而不相得以卦文言二爲坎主上爲兌主又居不相燃之地而不相向皆困之道遊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其勢愈散兌下坎上爲節由北而西則其勢下而坎下兌上卦爲困也亨者以卦德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主九五一爻言也大人兼指二五當困之時有二五剛健中正之大人以濟之吉无咎矣但二體終不相得故兌言而坎不信見亦居困之時而二五各自爲謀者乎看來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者剛揜之象已是夫子彖傳自發其意就彖傳釋之可也

彖曰困剛揜也 揜本又作掩於檢反

傳 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 于氏弁曰乾上九降居九二而之陰坤六二上爲上六而揜剛成困之義東平劉氏曰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揜爲辭蓋卦爲君子設也○節齋蔡氏曰下卦陽也陽窮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衆而在一陰之下陰爲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說音悅

傳 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險一作蹙）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 朱子曰困而不失其所亨這一句自說得好○誠齋楊氏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剛揜何以亨也不于其身而于其心不于其時而于其道也○[illegible]氏曰何在險而能說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其於困也何有○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憫夫子厄於陳蔡畏於匡孟子毀於臧倉身雖困而道猶亨惟君子能之○廬陵龍氏曰所字合爲句亨字爲句所如艮止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惛不作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傳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厄人變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雲峯胡氏曰困之困於塞猶人之困於獄使易窮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知其處而不能用樂也如是則安周易哉故彖曰口函亨矣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彖以大人稱彖傳曰其唯君子乎蓋困而不失其所亨即是貞君子即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其即剛貞之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由於亨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傳】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吳園張氏曰兌爲口在上故曰尚口乃窮○西溪李氏曰當遯言以避禍○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困象傳自以剛揜後伏義卦象文王卦辭初无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揜而不失其所亨其惟二五剛中之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雜辭盈入在九五一爻上有言不信而釋之以尚口乃窮也之辭是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以坎兌相失而成困象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傳】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程子曰大无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无以爲君子盖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須命看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无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拉與之也○建安丘氏曰兌上離下其卦爲革聖人象之曰澤中有火兌上坎下其卦爲困聖人宜象之以澤中有水而曰澤无水何哉曰澤中不宜有火也而有火所以爲革之象澤中宜有水也而反无水非困而何哉若亦言有水則困之義隱矣有无二字聖人盖有深意存焉○中溪張氏曰澤所以瀦水今水在澤下則澤困而无水所以爲困君子處困窮之象而委命於天而成吾之志而已拘羑里以演易厄陳蔡而絃歌此皆善處困者也致命遂志猶致身以成仁也致命有坎險之象遂志有兌說之象○東谷鄭氏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可遂所謂從吾所好者也○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於天困而亨則遂其志於我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徒敦反

【傳】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爲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爲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爲不正失 一作夫 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險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爲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爲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 建安丘氏曰初六居困體之下故曰臀株木乃木之无枝者居九四也初本與四相應四方爲上六

所揜猶无枝葉之木不能庇覆之。故初不安其居。是臀困于株木也。初又處坎之下。是入于幽暗之谷。雖歷三歲之久而不能上覿乎四之正應也。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臀困於株木如何。朱子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中溪張氏曰。人之蹤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臨川吳氏曰。入于幽谷。不能自拔以出於困之。○平菴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于坎窞也。○雲峯胡氏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言困者。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揺揜之木。蒺藜之草。困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崇陽抑陰亦可見矣。○合沙鄭氏曰。困坎兌相東。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萬草木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霜草凋而枯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萬草為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爻皆陰。故發以草木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紱音拂。亨讀作享。

【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

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

朱子曰。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卻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白雲郭氏曰。九二剛中之大臣。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君子困於酒食之際。無飲食宴樂之養。其道則不可得而困。九五之君子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憂也。

【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無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象。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或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朱子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

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事當困時則是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卻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困好物而困也。酒食饗飲亦如此。○問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無憂而心專一底意思○祭祀享祀想只說簡祭祀无邪自家活人卻享他人祭之說○中溪張氏曰坎爲水水潤萬物如飲食之養人最需五困二上下卦有坎體者亦皆有酒食之象況九二以剛居中自有方來之慶又豈非困于酒食也哉○雲峯胡氏曰困于酒食醉飽之過困於飲而生苦惱者也視初之困于株木三之困于石有間矣所以初入幽谷三不見其妻二則有朱紱方來之慶但五亦爲柔所掩其來也緩故曰方來耳其占利於享祀而不利於征行底之時誠一切至可通神明不必急於往也无咎諸家以爲誰咎問當如節之象曰又誰咎也今象曰中有慶則征凶者行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本義精案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傳】雖困于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一无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爲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乎？【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蔾，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中溪張氏曰石之爲物堅硬而不納者也指九四四與初爲應三雖比四而四不納之矣坎爲叢棘乃蒺蔾也六三進則遇乎九四之陽如石堅其上而无所納是困于石也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刺其下而失所爲是據于蒺蔾也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居陰故三以上爲妻然三與上无應无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己耦而凶也○童溪王氏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爲陽也故求配於上六然上六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雲峯胡氏曰六三本欲擠九二之剛然九二剛中正三陰柔不中正故自取困爲上六困之極悔則猶可至於吉如六三則上困于九四下據於九二以不正處二剛之間失其所安宜凶而已

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傳】據于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効。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傳】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己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己之所應疑其少己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遂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居坎體而又剛陽故曰金車初六之來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始若可吝久必有欲也○雲峯胡氏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說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其來之所以徐徐者為九二金車所隔也然陰陽相應正也九二隔之非正也邪終不得以勝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也○潛齋胡氏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所就九四之心其未親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親者終於親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傳】四應於初（於一无於字）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於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徐有與謂與初為正應行雖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說音悅

【傳】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也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 開封耿氏曰享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

禮百神。○節齋蔡氏曰。享於祭廣君臣之用異也。○建安丘氏曰。困卦二五蓋君臣同德以拯困。象所謂貞大人吉者也。卦於二爻互明其義。故在二言朱紱。五言赤紱。在二言享祀。而五言祭祀也。○雲峯胡氏曰。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繹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遂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事。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本義】劓刖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久當獲福。進齋徐氏曰。二五同德。始雖未合。終則感也。○潛室陳氏曰。凡易言祭祀享。又多中實者則中虛。中實則誠信之象。中虛則誠信之理。當困之時。以九居五。言事不利。唯有中實利祭祀耳。凡曰利祭祀。則有孚通獲福之理焉。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傳】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建安丘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象辭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象辭吉字之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藟力軌反。臲五結反。卼五骨反。

【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無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縉雲馮氏曰。葛之附木。蔓出木杪。此上六困于葛藟之象也。○雙湖胡氏曰。藟蔓生。上爻柔之象。○中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極矣。處困而窮。動輒得悔。必知有悔。又之心。斯有可出困窮之道。故聖人特以征吉勉之。○李氏舜臣曰。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處困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困悔矣。與其靜而无悔。孰若動而有悔。為窮之通。往則吉也。○雲峯胡氏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兩悔字與據悔遲有悔不同。據言悔遲則事必有可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聖人擧擧欲人悔過如此。○開封耿氏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來不可度。捨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鄭氏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

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乃徐有說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傳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臨川吳氏曰未當者所處未得其當也吉行者能行而去之則吉也○建安丘氏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為象然剛為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則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言困于株木三言困于石二則言困于酒食而象以為中有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來揜四五之剛然四言徐有終五言徐有說而上則言困于葛藟而象以為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上剛爻之謂矣

䷯ 巽下坎上

傳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進齋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為泉眼二三剛為泉石四柔為井中空處五剛為泉實已及將出井也上柔為井空處有全井象○隆山李氏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陷矣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推井是也以晝觀之一陽寓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暖律於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受溫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溫者為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則失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溫矣載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

困揜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涉淺往而不反者潴水下流之失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喪息浪反

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朱子曰井是那擬不動底物事可以改邑不改井○中溪張氏曰井德之地也而以不變為德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為邑變坤為坎改邑也坎水為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邑居其所而能養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汲之而不竭故无所喪不汲之而不盈故无所得剛往居五柔來居初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求水於下往來皆井其井則无飢渴之害矣故曰往來井井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律悲反

傳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本義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朱子曰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

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毀，言功不成也。○建安丘氏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无喪无得，井之德也；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於用也；羸其瓶，則併失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厚齋馮氏曰：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罌壘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爲瓶，從缶則又无爲之者，比象巽木无疑。○雲峯胡氏曰：澤无水爲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汔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之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知之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上，時掌反。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隆山李氏曰：坎三爻，二陰在外，爲險陷，井象也；一陽居內，陷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爲槹，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井之象也。井之汲爲烹飲溉灌，日用可飯矣，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傳〕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有窮也 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建安丘氏曰：剛中，五也。剛則不變，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林氏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變，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雲峯胡氏曰：惟井之不改，故不以往而喪，不以來而得，而往者來者自井其井。象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傳〕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爲功，

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建安丘氏曰：井以上乎水爲功。汔至亦未繘井，則未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瓶而棄之，則及之用盤矣，是以凶也。○隆山李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冽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併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上，如字，又時掌反。勞，力報反。相，息亮反。

〔傳〕木承水而上之，一作 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

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前面却有羸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恐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臨川吳氏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勸民以相養之道。勞者，勸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勸勉之意。相，助力也。勸相者，使之各勤勉以相助也。○建安丘氏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勞乎民，民助乎君。古者井田之法，或取諸此。○雲峯胡氏曰：井以喻性，然則勞民勸相，亦以養

人之性也，而以君養民，使民自養，又有井田之義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

【傳】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所舍也。【本義】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臨川吳氏曰：井以陽剛爲泉，陰柔爲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故爲泥。○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爲人所食矣。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爲舊井，而禽亦莫之顧矣。○進齋徐氏曰：人品不汙下，不能強於爲善，无用於世，爲人所棄，殆於此矣。可以知所當勉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音捨

【傳】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本義】言爲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食亦反，鮒音附

【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 今乃下就汙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比，非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朱子曰：鮒，程沙隨以爲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進齋徐氏曰：井谷者，井傍穴也。射，下注也。鮒，泥中微物，蛙屬，謂初。甕，汲水甁也。九二剛中，上无應與，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爲无泉實可汲，而在甕敝漏之象。○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爲功，二无應而下比於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中溪張氏曰：象言羸其甁，即此之甕敝漏也。巽體覆壺，亦有甕敝漏之象。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傳】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

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臨川吳氏曰與謂應援在上故无提挈之以出者○進齋徐氏曰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當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甘為下流之歸者皆可與為善苟陽剛之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為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息列反

傳 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 本義 渫不停汙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夫子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若非王明則无以拔拾人才○赤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深此渫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惟使我心惻也而行者過之亦為之惻然三有甘潔之泉苟上遇汲者之明則美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

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才而上遇王者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利澤之福也○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行哉為我心惻者非我心自惻也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也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五明則汲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傳 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本義 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也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為井惻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故繼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繼明哲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甃側救反

傳 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本義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

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中溪張氏曰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之究而新之俾勿壞然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井冽之主苟能甃而治之脩而潔之則將有源引上出之功而无汚濁不食之咎矣○雲峯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皆日新之功矣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傳】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若能脩治一有亦字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平菴項氏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脩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脩而爲甃所以潔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爲脩井之象○建安丘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蓋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冽音烈

【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本義】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嵩山晁氏曰井者陰之質也故靜而虛泉者陽之用也故動而實○沙隨程氏曰水始達曰泉坎水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毛氏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之上已汲之泉也故曰食○雲峯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涸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矣寒者水之性也冽潔也二之渫潔之也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渫與冽性也食與不食命也○白雲郭氏曰冽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所得之陽爲至矣○合沙鄭氏曰井以陽爲泉者水固人之一陽而生也貞二陽一在地位趙下射谷而井井矣一在人位居甃之下汲之不及不若故之辭也陽浮至於甃上也井渫汲而井成盡善與器之辭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建安丘氏曰井六爻惟五曰泉蓋九五爲井之主位中而正泉冽而寒井之德已盡美矣井至九五雖未能上出之功而寒泉之食則汲乎井泥之不食井渫之不食者非坎中也泉冽而且寒則人亦將汲出而吐乎況食之乎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詩救反又如字

【傳】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人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建安丘氏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爲功繘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爲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爲私故勿幕爲夫惟收而勿幕然後天下倚其心之公而有孚故幾大善之吉苟收繘之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也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

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雲峯胡氏曰六陰柔非泉也而有坎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之終爲極爲窮唯井與鼎終乃成功孚字何謂爲說本義曰有孚謂出有源而不窮也蓋井出有源井之體也其應不窮井之用也必如此而後爲盡性之極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雲峯胡氏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爲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食上則井之功食大○建安丘氏曰井卦六爻合而體字一井也泉井穴也先儒以三陽爲泉三陰爲井陽爻陰居之寒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泥不食也五言井冽寒泉口谷口果曰[illegible]非泉之

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也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及之井矣又以二爻爲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爲泥而二爲谷三四皆在井中皆見於用故三爲渫而四爲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西溪李氏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渫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冽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於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也

䷰ 離下兌上

傳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剋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傳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

猶一有有字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朱子曰鄭東卿解革卦以爲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爲爐底二爻爲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腹上爻是爐口○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學了鄭東卿易專取象如以鼎爲鼎革爲爐小過爲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合沙鄭氏曰革有鼎革生爲熟之象故爐鞴之象爲王盡以離火鼓鑄兌金從革也革而受之以鼎者以鼓鑄成鼎也○沙隨程氏

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革革也者從其所勝而已○隆山李氏曰已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已日乃孚也○進齋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雲峯胡氏曰離象日入澤有已日象革必已日乃孚者民難與慮始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已日而後信也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也不貞則所革人不信事不通悔不亡矣兌彖未有言悔亡者此獨言之重改革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傳 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

程子曰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本義 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或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朱子曰意則一也但變顚而叶之爾○臨川王氏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違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爾○隆山李氏曰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滅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暵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无寒火又曰睽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雲峯胡氏曰卦以相違爲睽相革爲息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者何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故息滅之中有生息者存獨人一呼一噓而謂之一息息亦有止而復生之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傳 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說音悅當去聲

傳 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

本義 以卦德釋卦辭

白雲郭氏曰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見於已革之後○庸齋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咈於人情○雲峯胡氏曰彖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卽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不通皆不當者也不當則不見革之亨惟有革之悔革而當其悔乃亡聖人愼之之意可知矣○陽氏曰革而當者如盤庚之遷始則其民之不孚逆夫遷都一定民情安感无所疑慮其悔乃亡使其革而不當則是處泰取井田而附陌之取封疆而鄉縣之取鄉遂而矣農之安能免其所謂悔敗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傳 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

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朱子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易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順天應人專就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李氏曰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事畢時變係焉湯革夏而爲商武革商而爲周天命隨焉○建安丘氏曰大而天地造化密運潛移革春而爲夏革秋而爲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况古往今來世代更變則革夏而爲商革商而爲周非湯武誰爲之也不過順天應人而已○中溪張氏曰夫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辭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雲峯胡氏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言之兌亦言之兌悅也順天理應人心悅道也革重事也而必以悅道行之其義大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傳】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問革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個治曆明時底道理○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硬定指殺只是見得這般意思便說○揚氏曰相生相剋者五行之自然水上火下相剋之義也革中有火則相息必矣然不有息何以相生不有革何以相因君子就革之象知天地之變革也如此矣曆數以推之則時氣以明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无他治曆以明之也○臨川吳氏曰此變革之至大者也曆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之代序推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曆所以明時也○雲峯胡氏曰四時以相生爲革論究之文以相克爲革不相克何以相生善治曆者當觀明之○雙溪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朔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蔀元者无窮之革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鞏九勇反）

【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爲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

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中溪張氏曰：革有拘束之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鞏下卦執

黃牛。象初剛在外爲革。蓋初處變革之始，在下則非可革之候，居初則非當革之時，上无應援，坐宜輕躁，但當用此中順之道，固象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革焉，而不可安動以有爲也。

雲峯胡氏曰：革取卦名而義不同，猶噬嗑而取不合之義也。易道尚變，其賁之文有不賁者存，損之文有不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爲黃牛之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二中正也，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躁性生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丁无位，上无應，不可有爲，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爲，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

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爲之時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雲峯胡氏曰：一爻爲一日，初至二，已日也。初无位，二有位矣；初无應，二有應矣；柔順中正而文明，文有德矣。有德有位而不應，可革之時也。而必已日乃革之，審詳緩无遽急也。如是則往吉而无咎。聖人謹重之意可見。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革之。○中溪張氏曰：象言已日乃孚，爻言已日乃革，惟孚故能革也。○王氏曰：二五離有澤火之異，同惡殊中，陰陽相睽，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傳]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進齋徐氏曰：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體柔順，其位中正。當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已日而後革者，示不輕變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嘉之功也。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傳]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愼之

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

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有一作當革

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

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本義】

【本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

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

而可革也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一

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卻不是三人來說○臨川吳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

厲未交適當其會也○建安丘氏曰革之征一時也而有當征吉三征凶者蓋以六居二言其才順而位中也時而當

革而當者也故以征則吉以九居三其才剛而位爲時而革革之不當者也故以征則凶革雖而時位也

也○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及乎中故戒以鞏用黃牛之革九三過乎中故戒以征凶貞厲以其過剛

也又恐其征而不已則凶以其不中也又恐其一於貞固而失變革之義則厲故必革之言至三就當之變則

有孚而可革矣兌爲口有言象第三爻有三就象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傳】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

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所欲爲也

必得其宜矣【本義】言已審進齋徐氏曰初未可革二乃革之三則有孚而變革之事

成矣凡事詳審至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就又何往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

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

下无係一有无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

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

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

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

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

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

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本義】以陽

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

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

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

吉也節齋蔡氏曰革則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信之矣故可改前之命湯武革命是也○雲

峯胡氏曰三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

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至新則曰凝命革而後可改改而後可疑

也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而爲秋令之時乘九四有其時有其德亦既改命矣必有孚乃吉甚矣天下

事不可輕改也其謹重之意可見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未占而有

孚孰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

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

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中溪張氏曰：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象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故乾九四亦曰乾道乃革。有孚，謂上下信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傳 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德一作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本義 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朱子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鑑輔相似補底，只是鐲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漢上朱氏曰：兌為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變則其文炳然。○雲峯胡氏曰：乾九五飛龍，革九五虎變，皆大人造之象。下卦言革，上卦言改言變，革道愈進而愈成也。虎變，謂希革而毛毨。

蓋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體離夏革為兌秋，故有此象。此所謂變，即孟子所謂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區小補之事也。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更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想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之辭，而中實含戒之意。○蘭氏[illegible][illegible]曰：乾之飛則曰龍，革之變則曰虎，變之為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變，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筮義，周公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為卜筮作，又可以見聖人於君師變卜等事慎重不敢輕如此。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傳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臨川吳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傳 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

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爲六戒乎曰爲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王氏汕州曰豹虎之小者文次於虎均爲能變精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五與上革道成矣故皆言變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臨川吳氏曰處革之極革道終矣君子變革其外而有文小人變革其外而傾君復何求哉靜守可也征行則凶矣○雲峯胡氏曰虎豹皆兌象豹小於虎兌說見於上有革面象二三四五皆革者上則從革者也君子小人以位則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往哉惟居貞不動則吉革非得已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其不變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節齋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柔暗故如此○或問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將漸好朱子曰然○建安丘氏曰革之彖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信於人心當謂合乎天理此革之道也在革六爻初未可革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言其不可有爲二之時可革故曰已日乃革而象猶其行有嘉三革道已成无所事革故曰革言三就有孚而象以又何之釋此革二爻之序也至六四則因下卦革之未善者而更改之故曰有孚改命吉改則極於革矣五言大人虎變上言君子豹變則論從革之效變者革之成改又不足論矣○中溪張氏曰彖言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而爻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革之道非有人心之孚信不可爲也下卦三爻皆言革上卦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革之成而改猶未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七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八

䷱ 巽下離上

傳 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一无卦字)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朱子曰鄭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蒙山鄭氏曰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井鼎以器者道器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雙湖胡氏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頤井鼎是也頤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蓋[?]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於卦者乎鼎以形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體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乾豕犬坤牛兌羊離雉龜黽之屬亦皆足充鼎之實而成其致養之功矣○雲峯胡氏曰人所需者飲食飲食所需者鼎與井革茹毛而爲火食包羲有取於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而伏羲盡井鼎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器矣)

鼎元吉亨

傳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本義 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雙湖胡氏曰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自元亨外彖辭唯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爲大亨鼎有天下之重器其占固宜與大有同矣又非蠱升所可同日語也若常人占得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義○雲峯胡氏曰大有與鼎卦名下直言元亨孔子以才言之文王之初意謂大有六五虛中在上而能有衆陽之大所以大亨鼎實生而熟化剛而柔水火不同處而能使相爲用可以養人亨亦大矣)

彖曰鼎象也

傳 卦之爲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爲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爲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

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爲鼎，以其象也。鵠雲馮氏曰：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孔穎達曰：鑄金爲之而有法象也。○鄱陽董氏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普庚反。飪，入甚反。

【傳】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

【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卦同。耿氏曰：巽乎水而上水者，非井也？井，汲引之用也。以木巽火者，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中溪張氏曰：鼎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以木巽火，巽入也，木入火然則可以成烹飪之用。聖人制器，豈自爲口體之奉而已？享上帝尚質，故止曰亨；養聖賢貴豐盛，故曰大亨。○節齋蔡氏曰：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雲峯胡氏曰：剝曰觀象也，即畫是象。此曰鼎象也，又於畫中取器之象。享帝養聖賢，鼎之用莫大於此矣，故極言之。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上，時掌反。

【傳】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爲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

【本義】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西溪李氏曰：下巽上離，離爲目，五爲鼎耳，故曰巽而耳目聰明。○中溪張氏曰：上體離也，離爲目，而兼耳言之者，畫以六五爲鼎耳而取也。五以柔進而上行，得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能大亨而亨通也。○雲峯胡氏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鼎與睽同。然在鼎則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在睽則說而麗乎明，與巽而耳目聰明者不同。故睽特曰小事吉，此則元亨。雖其時之不同，亦其德之異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

朱子曰：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臺溪王氏曰：夫鼎之爲器也，其形端正，其體鎮重，其用日新，故鼎之莫於此也。而木上之火，亦凝然於此，而後烹飪之功見焉。君子之觀此象也，則亦正其位而已矣。其

位既正其命令遂於此而凝焉如木火之凝然於鼎也則造化之功亦於此見矣蓋木火相資以成造化有凝命之象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无用之器也君子之命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无用之器乎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平菴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體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己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火之充猶在木上而其命必藏於木木盡則火亡矣正位象離為麗致之民凝命象巽為命○東谷鄭氏曰革以致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建安丘氏曰革者變也聖人於革凡四言改命而變革以鼎鼎象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為命令本義獨以為天命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出尺遂反又如字否音鄙

【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矣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或問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卻能致利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來利也得妾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卻在以其子爻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穢惡也當鼎之初未實而牲體正當洗濯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穢惡故趾雖顛而於出否則為利也○雙湖胡氏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得妾之象也爻不正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合无咎之道也○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則可重矣陰柔在下於鼎為趾象於人則又為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又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西溪李氏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鼎象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

之時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傳】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本義】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建安丘氏曰鼎而顛則其趾似悖理矣然物忌顛覆推鼎則以顛覆而除惡故亦未為悖也○白雲郭氏曰從貴者舍為賤而棄新為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傳】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己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字就之矣所以吉也

【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進齋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二五為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雲峯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傳】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雷氏曰慎所之者物各有量可中不可過不自知止猶往求之則至傾覆而喪所有矣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傳】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己者謂初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本義】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孟反塞悉則反

【傳】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謂一作)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

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本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林氏栗曰上无正應而承乘皆剛故有行塞之象○兼山郭氏曰凡物之行以足猶鼎行[illegible]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進齋徐氏曰[illegible]雉膏文采象謂六五亦以鼎實取象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之上其才足以有爲而於六五无相遇之情有革異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雉膏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爲時用不得君之祿而食之也方雨虧悔終吉[illegible]陰陽和合而成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或問鼎耳革是如何朱子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无耳則移動不得革是改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息齋余氏曰鼎九三越五應上故爲耳革而行塞然三五同功亦有相合之理故曰方雨虧悔○雲峯胡氏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爲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爲人食然君子能爲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爲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爲雨始雖有不過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亦猶是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傳〕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吉也（進齋徐氏曰居臣以義合志也）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則於義卑矣故曰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折之舌反餗送鹿反形一作刑渥一作剭音屋）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太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節齋蔡氏曰足初也餗鼎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顛故有折足之象足折則鼎覆而失其實矣○融堂錢氏曰

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民心亦離我所頼以立者機矣是鼎折足覆公餗也公餗不可只作飲食看傾敗天祿顛危宗社此正欺君罔上不實之明驗矣建安丘氏曰鼎本以烹飪而役用令乃至於折足而覆餗則亨上帝養聖賢之具皆廢矣宜其凶也四處大臣之位以剛居柔下應柔力小不能任重且所用非人无以自輔卒至敗人天下國家之事而負君上之所託亦何異乎鼎之折足而覆餗也

〔本義〕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朱子曰刑剭班固伏[illegible]若作形渥却只是[illegible]渥身雲峯胡氏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所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折足則餗亦覆矣[illegible]折者也其形渥諸家或以爲其形赭汗或以爲[illegible]實皆未足以見四之凶如本義則大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illegible]曰按邵氏聞見後錄云[illegible]之形也蓋鄭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音屋故新書史元載贊用刑剭亦周禮剭誅云按元載以罪來貴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誅戮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中溪張氏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也初利而四凶何也曰初在鼎下未有實之鼎也鼎未有實則趾可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在鼎中已有實矣鼎既有實則足不可以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折故凶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本義〕言失信也中溪張氏曰言其所信任之人果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玄典反

〔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爲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作一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本義〕五於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朱子曰六五金鉉只爲上已當玉鉉了都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无去處了○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厚齋馮氏曰黃坤土之中色乾之五再索於坤而在上卦之中故其色黃又曰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爲金之剛自上九之不實言之則上爲玉之接各象其物宜而已○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功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爲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爲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爲玉鉉乎金象以九文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爲不可也王氏[illegible]氏之說亦足以發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雲峯胡氏曰金鉉本義存兩說竊謂鉉在上可以舉鼎二剛在下可謂之金不可謂之鉉不若上之剛可謂之金鉉利貞五質陰柔故因占而爲之戒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傳】六五以得中爲善是以中爲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傳】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爲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本義】上於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爲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緝雲馮氏曰陽剛在上爻物之功全纂此爻如舉鼎實以養人者全在於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大故爲玉○誠齋楊氏曰鼎法象之器也初鼎之足二三四鼎之腹五鼎之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畢厥功成矣○西溪李氏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能爲大而鉉居之金艮大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爲貴也○雲峯胡氏曰上九一陽橫亙乎鼎耳之上有鉉象金剛物自六五之柔而視上九之剛則以爲金鉉玉具剛之體上九以剛居柔而又下得六五之柔則以爲玉鉉鼎上爻與井皆以上出爲功故彼之占元吉此之占則大吉无不利○雙湖胡氏曰易三象之卦上爻皆吉井有孚元吉鼎大吉无不利順必利而後吉者豈在于人必致其戒如是夫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傳】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爲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爲功居上爲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建安丘氏曰五與上之鉉一也而有金玉之別何哉蓋金一於剛玉則剛而能溫也蓋五以柔中而受上之剛故取金鉉而言上九爻剛而位柔剛柔有節故取玉鉉而言而象亦以剛柔節得之也又曰鼎卦六爻合而觀之一鼎也初畫耦而虛在鼎之下爲足二三四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爲腹五畫耦而虛在頤之上爲耳上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爲鉉初爲足故曰顛趾二三四爲腹故曰有實曰雉膏曰公餗五爲耳故曰黃耳上爲鉉故曰玉鉉此豈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耳革異之象蓋易道變通不窮義各有當也○雲峯胡氏曰鼎與井皆以上出爲功初之顛趾悖道也四可出否以從貴未悖幸之辭也二有實而不愼所之則爲仇所即而陷於惡戒之辭也三不知有六五之君則爲失義四下應初六之小人則爲失信皆責之之辭唯五之中以爲實上之剛柔節與之之辭也

䷲ 震下震上

【傳】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爲長男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

震亨

【傳】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陸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下上二爻陰執鍵聚陽氣在內緼結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爲雷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方所以震陰達陽而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之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脩省亦能致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虩許逆反啞烏客反

【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一作周旋顧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喪息浪反卦內並同

【傳】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一无而字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一作霆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來便說到誠敬不喪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象辭便有此意有來只是傳中方說○問伊川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曰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防笑不害其曰若戒敬至自是不驚懼則自是有隱自心平菴項氏門傳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震驚百里極雷鳴所交之達也○齋趙氏曰棘木爲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刊柄與末祭祀之先烹牢於鑊實諸鼎而加冪之將薦乃舉冪以匕出之升於俎上○厚齋馮氏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猶不失匕著之意臨祭祀而匕鬯之薦无失節也○中溪張氏曰一陽反於二陰之下故曰震來虩虩者恐懼顧慮之貌蓋震來則恐懼顧慮而恐懼之後則笑言啞啞而和適自若也當震之發可以震驚百里言祭祀之時誠心純一雖當震懼之來而不喪匕鬯此主敬而不失其所守者也○雲峯胡氏曰虩虩一陽方動而上爲二陰所蔽之象啞啞陰破而上達之象震驚百里以震爲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子主器取象象有一句言一事者卒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此首言震亨一辭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來虩虩辭震亨以笑言啞啞以下釋亨字蓋人心常如震來之時虩虩然恐懼變於先必樂於後便自有致福之理雖震驚百里時亦不失其所主之重也

彖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傳】震自有亨之之一字衍義非由卦才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一作啞啞笑言自若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本義】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董氏曰致福云者見君子常以危爲安也有則云者見君子不以忽忘敬也○西溪李氏曰有則謂君子所履出處語默皆有常則不以恐懼而變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本義】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建安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乎中也驚遠懼邇甚言雷威之可畏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傳】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一有以字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本義】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朱子曰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有傳云出可以爲宗廟社稷文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哉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誠齋楊氏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物當是之時自有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感震雷驚百里亦莫

之所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中溪張氏曰出者猶詩云明天子出矣即說卦帝出乎震之謂也曰主者猶詩云百神爾主矣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也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而嗣位肆類于上帝矣而劉備聞迅雷失匕箸者其可出爲祭主乎○隆山李氏曰序卦曰主器莫若長子以太子而主器是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爲質而使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爲祭祀之主豈不固宜作易者以乾爲人君之象震爲太子之象庶幾其可見云○雲峯胡氏曰彖本義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盡之矣堯舜兢兢爲萬事業自兢兢業業任之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出而主宗廟社稷者其可懼尤甚焉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洊在薦反

【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建安丘氏曰兩震相重故曰洊雷雷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脩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恐變已而休裕无懼而恐懼者憂其變之來初震象脩者者息其變之稍洊震象○誠齋楊氏曰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謂矣○豈川毛氏曰恐懼者作於其心脩省者見於行事○西山原氏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詩云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敬天之渝无敢馳驅鄉黨所義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皆此意也○中溪張氏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熒惑亦爲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傳】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爲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

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然一作後笑言啞啞也【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朱子曰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虩虩如此○中溪張氏曰初恐懼虩虩而後笑言啞啞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爻辭與卦彖辭同者以初九為成卦之主也以二體而觀初九九四俱為震動之主爻其餘四陰爻皆間震當而恐懼者也○平菴項氏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九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雲峯胡氏曰二陰一陽則一陽為主初九在內卦之內震之主也故辭與卦同乾坤之後為屯便以震之初爻為主故象辭曰利貞利建侯周公之爻辭曰利居貞利建侯只加一居字也本卦象辭言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而爻辭亦只加一後字蓋震之用在下而連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為震之主者也象之占曰亨爻之占曰吉一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傳】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脩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臨川吳氏曰恐謂虩虩致福謂致笑言啞啞之福有則謂不以恐懼而失其常度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傳】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

耳朱子曰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中溪張氏曰初九震之主也以九之剛威動而上來孰禦之者而六二乃以至柔當其鋒貴處乎殆哉○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遁謂怯懦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墮顛沛顛之違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雲峯胡氏曰常人之情震驚則多喪失故喪也凡喪貝每每言之二當初九動而方來其勢甚危大喪其貝事之危也躋于九陵地之危也其危如此二中正自守不以己即物始也有喪而不追其喪末也有得亦其數窮而自得之也或曰往反有陵象九即初九躋于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七日得既濟六二占同皆於六二言之者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正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傳】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已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臨川吳氏曰柔承初剛迫近雷震故危○雲峯胡氏曰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困六三震六二皆言乘剛也

惟困六三乘坎之中爻其餘皆乘震之初也皆不以吉稱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一有中字)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雲峯胡氏曰二當震初之來厲有所審戒以勿逐三去初遠而勉之以行何也六二中正自得三不中正故也故戒之曰與其懼而蘇蘇自失不若因其懼而能行以去不正庶乎可以无眚耳○隆山李氏曰陽爻震物陰爻被震陰故震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逡巡而後獲免故二則涉其險于九陵三則欲其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臨川吳氏曰所居之位不當故宜行而去之)

九四震遂泥(泥乃計反)

(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雲峯胡氏曰初與四皆震之所以為震者然震之用在下四則陷於陰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初之用當上達泥者四之剛不能達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中溪張氏曰九四亦震之主爻以一陽陷于四陰上之間不能自奮震遂泥矣雖剛陽亦未能光大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一有終字)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

來皆危時則甚難（一作艱）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朱子曰六五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雲峯胡氏曰或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在之盛至於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消於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終故不特无喪而又且有事功五得中所以如此○雙湖胡氏曰適以六二爻則五來乎四往來正指四言蓋此爻實與二爻相似而相反二曰震來厲五曰震往來厲曰億喪貝五曰億无喪有事所以相似者以重其言之上卦之五實即下卦之二所以相反者二乘初五乘四來也有可畏之勢哉其爻二屬而有喪五乎四既下之牽於未來而復往以至遂泥則其震殺矣故其文雖[illegible]而无喪所以不同○中溪張氏曰四之震往來厲不如初震來厲之可畏而五之億无喪以異乎二之億喪貝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傳】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臨川吳氏曰上行下行皆危故曰危行有事者在固守其中柔中居尊爲大中故能有守而億无所喪也與六二之柔中居柔小而非大者不同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桑落反　矍俱縛反）

【傳】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一作見）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爲衆（一作震）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脩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曰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畏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言語○進齋徐氏曰索索志氣不存之貌當震而懼氣索然也矍矍不定之貌氣索而目亦爲之動也三行則无眚而上征則凶言不當行也躬謂上鄰謂五四震來勢殺不能及上故曰不于其躬僅能及五故曰于其鄰與三無應故婚媾有言○雲峯胡氏曰三蘇蘇神氣緩上索索矍矍神氣无復存矣蓋以陰柔處震懼之極故其行也必凶猶幸四震之來也緩上之懼不于其身之時而已懼於及五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言者近於五而无應於二也爻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辭亦於文義各有雜也六爻惟初言吉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偈始逸豫所以貽凶也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有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illegible]氏曰六爻皆无凶者恐懼則爲福泰後則爲禍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傳】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

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一作之終有變義也〔本義〕中謂中心雲峯胡氏曰程傳曰中道本義謂中心蓋六陰柔處震懼之極中心有所未安故見於外者如此○建安丘氏曰震動也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也故震六爻以初四爲主而四之震下牽二柔有互艮之體失其所以爲震爻而全震之時用者獨在乎初故初震不虩虩而四震遂泥也其上四陰爻則皆爲陽所震者二乘初則不可犯也故震來厲億喪貝而三違之則震蘇蘇而聲漸緩矣五乘四剛已无足畏故但震往來厲億无喪而上遠之則震索索然而无咎矣合二體旋之而重震之義明矣

䷳ 艮下艮上

〔傳〕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傳〕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一无也字○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无所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无所止之處矣朱子曰這處无不見處意思濂溪也然然於是然謂看遠一處錯了相傳如此又問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矣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雖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問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卻无所守而爲外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擾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亦○伊川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蓋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解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須言艮其背也上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以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蔡氏廷瑞曰艮六爻皆止艮其背不獲其身我不惡人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人不惡我也人我不交悔吉何從而生是以无咎○雙湖胡氏曰人以面前爲身而後爲背卦體似人背面而庭是爲艮其背不獲其身矣艮其背然不獲其身則行其庭亦不見其人矣若

、、分二體言則艮其背不獲其身忘我也亦爲人不見我之象以內體言行其庭不見其人忘人也是我不見人之象以外體言人我兩不相應何咎之有○鄭氏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有背而而立之象○兼山郭氏曰人之耳目鼻口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矣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斷妄參不動自无妄○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略對、○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象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指言討自家身己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己去對別他若无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无此身一般、○不獲其身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但見得事之當止果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爲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

、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象云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又曰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謂使不是了行其庭即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爲得止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艮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爲物各止此所他都說一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此理以實○胡氏曰人身唯背不動此艮止象不獲其身內艮象不見其人外艮象四五兩文在門闕之中行其庭象人之所當止者義理而已止其所當止則唯知有義理不知有人我不獲其身理所當止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理所當行行而止也如是則其止其行可以无過矣文王象震艮又自是一例發來說說以下三句只是發明象說之效驗艮其背以下三句亦只發明艮背之效驗唯本義爲能發之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傳】艮爲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本義】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於艮亦以輝光言之

朱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所爲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

止之止止字大○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於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傳 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程子曰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无欲无思也故可止○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於慈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其止萬物各止其所分无不定矣○艮其背止欲於无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寧各止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方止其所也○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止只當如此說艮其止便是艮其背經文或背字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或以止字解背字不可知○艮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傳 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爲一作與艮其背止之義一有同字也 朱子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无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李氏曰艮之象兩人相背而行而不相見故其文爲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平菴項氏曰卦象雖相敵情自相與唯艮則上下卦陰陽各正其性而无外求之情故有不相與之義陽上而陰下一陽而統二陰者天下之定理不可復加損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傳 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 本義 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 進齋徐氏曰彖言艮其止即釋卦辭艮其背之義君子之止其所者也此艮之居其所也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此於止而知其所止也上下皆艮皆以陰陽敵應而无相與之義彖辭先言艮其止然後曰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以此見止則不獲自見其身行則不見其人者是皆艮其背之效驗也○建安丘氏曰艮其背止也行其庭行也止而不獲其身不知有己也行而不見其人不知有人也无人无己唯見義理之當止而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地也得其所而不止固爲不知止不得其所而止又豈止其所之義哉又曰有止之時有止之所止之時如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止之所如大學之仁敬孝慈各得其分是也釋彖自艮止也而下言止之時自艮其止而下言止之所○雲峯胡氏曰不獲其身以下三句皆從背說背則自視不獲其身行於庭則不見其人本義所謂止而止行而止即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所謂內外之兩忘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復(一作複)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董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中溪張氏曰君子觀艮止之象如山之寂然不動而罔欲越思故曰思不出其位○建安丘氏曰位者止之所止也思不出其位則於止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素富貴行富貴素貧賤行貧賤之類皆其素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窮思也思則心有所慎慮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雲峯胡氏曰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亦兼山之象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趾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一作正)之道也

[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臨川吳氏曰初當下體之下象趾趾能行者也六陰畫能靜止於下而不行故曰艮其趾又曰位不當有咎也止而不行故无咎○涑水司馬氏曰君子於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於永貞利莫大焉○雲峯胡氏曰事當止者當於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於始猶不能止於終而況不能止於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其即上九之敦艮未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而未至於失也臨川吳氏曰能止於下則位雖不當猶未至於失其正也不止而行則失正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中溪張氏曰股動則腓動股止則腓止是動止之權不在腓也九三居下體之上為艮之主二既不得以柔中之道而拯救九三過剛之失而疊靡隨之又豈其心之所欲哉故其心不快也○誠齋楊氏曰六二有艮其腓之象九三居艮體之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唱則陰和今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吾知六二不拯其隨也王曰好色而軻亦曰太王好色王曰好貨而軻亦曰公劉好貨軻豈不拯其隨者哉軻之心則不快也況以九三而躐居六二之上六二力不能挽不得已而隨之又豈其心之所快然亦未肯退而聽其上之輕動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可以乎其跡而哀其心矣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旣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唯字未的當否不拯而唯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隨則去而已若與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據所在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進齋徐氏曰二有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隨在三三剛列夤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救其失故曰不拯其隨以二之中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雲峯胡氏曰咸六二與艮六二皆象腓咸下體即艮也艮以三爲主咸於二言腓三言隨隨二而動者也三爲下艮卦之主不能自守而下隨於二故往吝艮於二言腓又言隨隨三而止者也三列夤不得止之宜而二陰柔不能救其所隨故其心不快雖然視咸之執其隨者有間矣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聽去聲

【程傳】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雲峯胡氏曰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故厲薰心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引眞反

【程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絶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暌絶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擧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一作其勢薰爍其中也一有心字【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廬川毛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故爲限人身榮衛流通則泰而无疾上下痞結則危矣○鄭氏剛中曰限上下體之際虞翻謂要帶之處夤馬融謂夾脊肉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則百骸无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厲安得不薰灼及其心也○沙隨程氏曰限分上下夤列左右各止其所无相資相待之意故危薰心○雲峯胡氏曰震所主在下初九下之最下者也九四雖亦震所主而溺於四柔之中有泥之象故不如初之吉艮所主在上上九上之最上者也九三雖亦艮所主然界乎四柔之中有限之象有列其夤之象故不如上之吉二曰其心不快三曰厲薰心蓋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待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絶物二陰柔隨三而不能拯之是徇物者也二本中正故其心猶以爲不快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絶是絶物者也三不中唯見其危厲薰心而已○進齋徐氏曰艮二柔爻也而曰我心不快艮三剛爻也而曰厲薰心何也蓋六二之柔爲剛者所制故我心不快也九三之剛爲柔者所隨故厲薰心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程傳】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雲峯

胡氏曰震上六中未得動之極而心未安艮九三危薰心止之極而心亦未安

六四艮其身无咎

傳 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魯齋許氏曰六四以柔止之才上承柔止之君雖己身得止而於君下則有不能自遂者必藉陽剛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濟九應之則終得始可成功而有不爾須致見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艮九應之則頗獲吉至山處象艮見吝矣良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本義 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 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為物累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雲峯胡氏曰咸九四憧憧往來以心之動言此不言心而言身兼動靜言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所止矣○揚氏曰六四居上體能自止其身而无咎者也然文既曰身而象又曰躬者蓋身者伸也躬者屈也伸屈在我而不在物以六居四屈而不伸止而不行此君子知出處之大義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傳 不能為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 白雲郭氏曰止諸躬者謂成己而已未能成物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傳 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之一有字義言之之一有人字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其一作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一作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

本義 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 中溪張氏曰輔者頰車也言之所由出也五以柔居而得中發則為絲綸之言故與其言未中寧若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能使有自然有序而其悔乃亡故咸上六曰咸其輔頰舌而大象亦以口言也○雲峯胡氏曰輔頰之類而傍骨後可以隱而見者咸言兩故并見頰舌艮其背故止之初艮止其行也五艮輔止其言也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行以悔亡○隆山李氏曰人所見於外者莫足言行二者在下有趾以象其行在上有輔以象其言所以明艮之義則一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傳 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本義 正字羨文叶韻可見 誠齋楊氏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上九敦艮吉

傳 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

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晩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一无上字〕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爲吉。〔本義〕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中溪張氏曰上九在艮山之極剛健篤實可謂敦厚於艮終者也故六爻之中惟此獨吉○建安丘氏曰艮以人身取象艮止體身動物也六爻自初之趾至五之輔皆囿於一體而未能盡止道之善從止於无咎悔亡而已獨上九爲成艮之主於當止之地而能止焉所謂止於至善者聖人以爲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其與悔亡无咎之辭異矣又曰艮者震之反也艮之三即震之四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若震四之陽則下連二陰爲互艮之體失所以爲震矣艮之用在上故艮陽最上者獨吉若艮三之陽則連上二陰爲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爲艮矣○雲峯胡氏曰咸艮皆以身取象咸言人前艮言人背艮其腓咸亦言腓腓雖在後而前亦可見也咸其輔艮亦言輔輔雖在前而後亦可見也故咸得兼艮之腓而不得兼艮之限夤艮得兼咸之輔而不得兼咸之頰舌其取象可謂精矣上九獨不言象何哉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猶固故其象爲敦其占曰吉凡上爻除井鼎外雖有吉者唯艮之在上體者凡八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厚於始可不厚於終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傳〕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雲峯胡氏曰震以下一爻爲主故九四在上卦之下而未光不如在下卦之下者之致福艮以上一爻爲主九三在下卦之上而薰心不如在上卦之上者之厚終也非特艮上九爲然賁上九上得志大畜上九道大行蠱上九志可則頤上九大有慶損上九大得志蒙上九上下順皆艮之以厚終者也○朱子曰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唯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剝之上九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雖小不利卦爻亦自好又曰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復卦靜中有動艮卦又是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一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裏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恐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沒去來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係假底物事在下則哭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皆之物在上則歡悅○艮就人身取象上一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有是之象又曰咸艮皆以人身爲象位艮卦又差一位○建安丘氏曰艮六爻以三上爲事而九三連上二陰有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爲艮止之義矣而全艮之時用者獨在乎上故上敦艮吉而三艮其限厲薰心也其下四陰爻則皆隨陽而止有五近上艮故艮其輔言有序四遠之則亦艮其身而无咎也二近下艮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初遠之則但艮其趾未失正而已合二爻觀之而連艮之義可識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八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九

䷴ 艮下巽上

【傳】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爲漸今人以緩進爲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爲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一有而字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爲漸也

漸女歸吉利貞

【傳】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重而爲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一作有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一作漸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一有利貞字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大全】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爲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中溪張氏曰漸者進以序而不迨之義女巽也適人爲歸故曰女歸以二體言艮男下於巽女亦爲女歸之義故聖人取女歸以明漸進之象所以爲吉然女歸因以漸爲吉而其利尤在於得正也以中四爻而觀之陰陽皆當位而三四相比非正應也惟二五相應爲正故曰利貞○漢上朱氏曰女謂嫁曰歸自內而外也漸專以女歸爲義蓋諸義廉恥之重天下國家之本也若女之歸也○白雲郭氏曰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爲歸故女歸以漸爲吉○臨川吳氏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爲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爲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爲女歸之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傳】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女歸爲大耳他進亦然【大全】之字疑衍或是漸字瀘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而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

進得位往有功也

【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

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爲上遂得正位亦爲進得位之義一有是往而有功也六字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傳】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楊氏曰聖人於漸以敎風化乎執此道以進則无干祿冒位之恥无以達捷徑之迷以此而進則得位以此而往則有功

其位剛得中也

【傳】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本義】以卦體言謂九五也中溪張氏曰進以正可以正邦者家道正而天下定也非五居尊位剛而得中能如是乎

止而巽動不窮也

【傳】內艮止外巽順止爲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一作至困窮也【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東平劉氏曰夫物未有進而不上窮者動而不窮者惟漸爲然止乎下而巽以行之是以動不窮也○中溪張氏曰艮止於內而巽以行之動而不躁則不至於困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傳】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敎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朱子曰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爲漸揚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況於居賢德善俗乎皆賢德而以漸裕而後至勤而後精且揚子實所習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也善俗而以審昔而始變之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雲峯胡氏曰居德象山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象木之入不漸豈能遽入○建安丘氏曰夫居德則善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忌而漸言居賢德何也蓋夫以漬決爲善漸以積累爲義故也

【傳】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而群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止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一无漸字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無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在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一有所字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

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涯也鴻爲水宿之物初在卑下有漸漸于干之象○建安丘氏曰當漸之始以水鳥而上于水涯其進不躁得漸之義矣○朱子曰鴻漸之始出至于干鴻鵠之志非小小所蓋見其樂陸爭獄先之宜幾其所處之非君子信巳而行義无咎也○雲峯胡氏曰三至四互坎故初有水涯之象艮少男故有小子象或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群故危之而雖長者必緩飛以從之故爲小子厲有言之象以占者則小子在下未可速進而進鴻之幼者不若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傳】雖小子以為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衎苦旦反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雲峯胡氏曰艮為石故有磐象互坎有飲食象鴻食則呼衆飲食衎衎和鳴二柔順而有應之象初始進於下未得所安二則自干進於磐未安者安矣初之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無譬在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中溪張氏曰凡鴻鳥之食也俛而啄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之今鴻漸而進由于干而處于磐之上高而不危飲食衎衎其吉也二與五為正應進居大臣之位以鴻漸于磐也安然飲食有衎衎和樂之意其吉可知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傳】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為言夫子恐後人之未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一飲字食而已素空也【本義】素飽如詩言素飧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臨川吳氏曰待可進而進非徒飽於飲食以自養而已○誠齋楊氏曰鴻自干而至于磐石之上則安而高矣此六二新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又豈素食云乎哉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和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興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乎治天下而食前方丈則得志不為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傳】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一无則字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為之戒夫陽也夫

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理一作禮】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進齋徐氏曰：夫謂三，婦謂四，與小畜同義。三四位皆不中，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征，往也。孕，得陽也。○鄭氏剛中曰：三上无應，而親四，四下无應而奔，三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雙湖胡氏曰：害不合卦，文析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出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知應之征者爲寇，不當相應之征者爲寇。四女无歸二男之理也，并相比而相得爲私情之相合耳。此卦但言女歸，不言取女，不得與成例，命其進始之患，已可見於言外矣。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朱子曰：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卻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用兵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戕，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也。○中溪張氏曰：三爻艮體之上，鴻自干于磐而進至于高平之陸也。○雲峯胡氏曰：夫征不復者，三悅四之陰，往不以事也。婦孕不育者，四從三之陽，合不以正也。其凶也宜矣。爻因象言女歸之吉，故又以此發明爲夫婦之所以凶者，以爲戒也。然以九三之剛而比六四之象，貞爲夫婦不正之象。九三偏能以其剛而過六四之柔，則又自有禦寇之象也。或曰爲群不亂，止則相保，亦有禦寇象。○進齋徐氏曰：此爻占凶，凡皆不利，唯利禦寇，謂情好相比，可濟患難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離，力智反】

【傳】夫征不復，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群類，爲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其群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朱子曰：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一作漸】于木也。木漸高矣，【矣一无字】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雲峯胡氏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漸，三以一陽畫漸于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之掌不能握木，木雖高，非鴻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於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臨川吳氏曰：鴻，水鳥，而乘風以飛。下卦艮止而有坎水際者也。上卦巽爲風爲木，故上三爻之象曰木、曰陸、曰……故下三爻之象曰干、曰磐、曰陸，皆鴻之漸進而止于水

逵皆鴻之漸進而飛于風中者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傳 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傳 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遽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爲耳久其能勝乎 本義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 沙隨程氏曰二五當位非三所能抗終莫之勝是以吉也〇開封耿氏曰則上柔下遷以物巽莫之勝〇中漢張氏曰鴻漸于陵陵爲高阜下視于磐于陸則于陵爲最高此人君處九五位之象也況五與二爲正應則二乃五之婦二漸進以歸於五也雖三欲塞之四欲間之歷三歲而不孕然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必得遂其室家之願彼不中不正者終莫能奪而勝之宜其吉也卦以巽爲女艮爲男而爻以五爲夫二爲婦者盡以二五陰陽相應而言取義不同此其所以爲變易也〇雲峯胡氏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爲婦正也三以四爲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爲夫婦婦雖孕而不敢育妄歸之不以漸者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爲夫婦婦雖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其漸者也故吉同公於三五二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傳 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中正相應乃二五所願其合雖遲終得其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傳 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他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 本義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爲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故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鄭氏剛中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雖取其鷙取其白鴻取其知時取其羽以爲儀則如君子進退去就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觀以爲法象〇建安丘氏曰上九居漸之極猶鴻自江干漸進于此而雲霄也羽乃鴻所用以進者而其進莫不有漸可以爲儀也賢達之人進處高潔不累於位非外物之所能屈其心而亂其進漸亦足以爲天下之儀表矣何吉如之〇雲峯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大抵无位者多无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可以爲法雖高而无位然

不爲无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自子午以東爲陽子午以西爲陰而艮連巽子午以東陽氣之地也立春以後鴻鴈來故六爻皆係以鴻鴈隨陽之鳥也然龍爲陽物乾至上則亢漸至上則吉何也乾以六陽之極故過高而亢漸三陰三陽之進有序故致高而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傳 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得其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本義 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雲峯胡氏曰本義獨釋二與上兩爻象傳蓋以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建安丘氏曰六爻皆以鴻爲象鴻水鳥也

初言于干進之始也二言于磐則進于干矣三言于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于木五于陵則鴻之漸愈高而无可進之地故以鴻飛爲象言達者以其在天位之外也然漸卦以女歸爲義故中四爻有夫婦之象五與二應夫婦之正配也故以婦三歲不孕然莫之勝爲象三與四比夫婦之邪匹也故以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爲象蓋夫婦之交亦當以漸苟患正配之難合而樂邪匹之易從則亦失漸之義矣

䷵ 兌下震上

傳 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

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一无女字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

備於是矣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

雙湖胡氏曰漸以長女歸少男歸嫁也長女嫁少男而歸之也主六四一爻言故曰女歸女之歸男則女自內而外也歸妹以長男歸少女歸取也長男取少女而來歸也主九四一爻言故曰歸妹男之歸女則女自外而內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傳 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 婦人謂

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爲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丹陽都氏曰：男女之相從，正則吉。而中爻之才，剛柔雜居，非所謂正。如是而有行，非道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才，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爲，非宜家之宜也，故无攸利。○雲峯胡氏曰：彖辭唯臨與井言凶，否與剝言不利。言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凶。歸妹既曰征凶，又曰无攸利，何也？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故六十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聖人著之以爲世戒也。然隨亦動而說者，而曰元亨利貞，何也？易以內卦爲貞，隨貞震，此動而彼說；歸妹貞兌，女說而男動，故不同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爲女歸之象。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傳 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本義 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朱子曰：而於字伊川說未安。○雙湖胡氏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爻具辭也。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爲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爲六三，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爲少女，宜非女之終乎？震爲長男，宜非男之始乎？是歸妹人之終始也。○

中溪張氏曰：女子之嫁，子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 又以卦德言之。朱子曰：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征凶，位不當也。

傳 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无攸利，柔乘剛也。

傳 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

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征一字有凶也。本義 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嵩山晁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爲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爲无攸利也。○進齋徐氏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雙湖胡氏曰

嘗合隨卦觀之，隨與歸妹兌震易位者也。動而說為隨，此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是陰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失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柔乘剛，柔謂三五，剛謂二四，皆陰陽失位也。○雲峯胡氏曰：漸歸妹相反在三四兩爻，漸之六自三之四為進得位，歸妹之六自四之三為位不當。漸自二至五皆得位之正，歸妹自二至五皆不得位。漸止而巽，其動也不窮；歸妹說以動，其征也。又內漸以九五為剛得中，歸妹六五亦柔得中也，不書，抑陰也。漸剛乘柔不書，歸妹柔乘剛則書，亦抑陰也。亦之女歸，亦天地之大義而人之終始，亦不書。止而巽者，其常也；說以動者，非常也。家人傳之意若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本非凶也，本无所謂不利也。推陰之說而陽動，為所以征凶，所以无攸利也，故抑之又抑之。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傳 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

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本義 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

然。○安丘氏曰：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也。永終知敝，謂昏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預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於失身敗德，不能永其所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原其所以，則由奔誘而為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向使於說動之時而為永終之知敝之戒，則无此矣。○中溪張氏曰：物生必有終，有以永之則未終；事久必有敝，有以知之則不敝。然永之非艱，而知之惟難，苟能知其敝，斯可以永其終，而君子皆无矣。○雲峯胡氏曰：澤中有雷，隨，澤止君子嚮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未終知敝，故戒其動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傳 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一作堅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illegible]助其

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本義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蘭氏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節齋蔡氏曰：无應不行，故跛；居位當而近二，故能履。適二而媵五，得娣之正，故征吉。○隆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又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進齋徐氏曰：三爻同處于下，有娣從之象。○雲峯胡氏曰：卦辭征凶，初爻之辭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為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德者，故征吉。然為女而在下无應，非正也，媵也。為媵雖賢正，僅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之故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傳 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一作堅]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 本義 恒謂有常久之德[建安丘氏曰卦辭言歸妹征凶者蓋歸妹以說而動故征則凶也初九歸妹以娣反言征吉者蓋初九以常德承君故征則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傳 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一作貞]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一作之]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一无此五字]利言宜於如是之貞[一无貞字]之非不足而爲之戒也 本義 眇能視承上文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誠齋楊氏曰諸爻言歸妹二獨不言者以二下卦之主歸妹之身也幽人賢德之稱言少妹之幽貞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汙皆陽剛中正之德也○厚齋馮氏曰二以其陽明居兌體故以眇能視爲象剛中而位陰故以利幽人之貞爲占言有室於時而未嫁

守正於內而未行宜固守其正者也○雙湖胡氏曰九二以陽爻居陰位又爲兌體而居下卦之中故有幽人之象以其不正故又戒之以利貞○雲峯胡氏曰初曰跛能履比曰眇能視承初而言也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有正應則非初之娣矣在娣則不能有行非娣而亦眇能視何也九二剛中而上應六五陰柔不正是女之賢而不遇其夫如豐之六二文明而上應六五之柔暗匹之賢而不遇其君者也故豐曰日中見斗此曰眇能視其見其[illegible]由於彼而不由於此也履亦下[illegible]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利之也此分言於初二偶之也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以近於三故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二獨以剛中自守履之三武人爲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君子之幽貞歸妹三反歸以娣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爲女子之幽貞之]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傳 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節齋蔡氏曰守其幽靜之正以奉承手五可謂賢矣幽女德也未變女德之常也世之悍婦庸奴其夫者由有才而不知道也○建安丘氏曰娣之從娣必當如跛者之履而不足以與行則无階上之嫌而嫡妾之分明妻之從夫必當如眇者之視而不足以有明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是妾婦之常道也釋象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在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二之所以利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傳 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一作上]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

爲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爲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進齋徐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者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爲人配而反歸爲娣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爲人所賤者何以異此哉○漢上朱氏曰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陸震云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賤女可知○雲峯胡氏曰初九居下娣也六三居下之上非娣也陰貴而不中正又爲兌說之主无德之女也无德之女人无取之者故本宜須而反歸以娣也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彖所謂征凶无攸利未言可知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傳)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建安丘氏曰六三陰柔不正而上无正應无受之者故以須而從二然二剛中而應乎小君之貴也而己乘之如此則是以卑賤之妾驕而上僭其爲二所棄必矣在三不若反歸於下如初之爲以娣發之禮事之見爲當位而无驕僭之志象言未當者以六居三柔乘剛賤陵貴皆未當之義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傳)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爲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也(一有)以无應故爲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節齋蔡氏曰九四正歸妹者也而曰歸妹愆期剛復柔而能從容俟時以全其妹之正者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故家語云霜降多婚冰泮殺止震則冰泮矣而猶曰遲歸有時非愆期也○陸山李氏曰三四雖无應而震兌終相合故曰遲歸有時○雲峯胡氏曰六三九四皆失位无應三以其无德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娣四娣无德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何其相反如此之甚哉三陰柔不中正爲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爲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傳)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傳)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爲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也衣袂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

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朱子曰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亦是啓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月幾望是說陰盛○丹陽都氏曰月者至陰之精而降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矣吉宜家之謂也○節初齊氏曰袂衣袖君小君堯降二女于嬀汭而後世一稱湘君一稱夫人嫡例為君而娣皆媵也○雲峯胡氏曰娣以容飾為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之女而下嫁者也而不致其服飾之盛无以加於此矣故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有小畜中孚以陽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月幾望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本義於二與四皆以女之賢稱於初則曰在女則為貞正之德於五則曰女德之盛无以加此其旨深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傳) 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本義)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雲峯胡氏曰本義於漸釋二與上之象於歸妹釋初與五之象歸妹漸之反漸之上以无應為高尚之賢歸妹之初以无應為賢正之娣漸之二為狂志不在於配歸妹之五為君德不在於飾本義謂二有恒久之德五有中德之貴是出兩德字真足為女之說以動者之戒矣士大夫之輕動當如何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苦圭反

(傳) 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一作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絶矣矣一字无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本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陸山李氏曰三上二爻皆陰不能拘合為夫婦氏此以士女稱之古者婦助祭以蘋蘩葅藻之饋而諸侯卿大夫躬割牲所以重宗廟之祀甚繼承之道今三上无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矣○雲峯胡氏曰震有虛筐象兌有羊象上與三皆陰虛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為女歸之无終本義以為約婚而无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三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於六之陰則一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傳) 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絶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董氏曰象不及刲羊无血者卦為歸妹設也○建安丘氏曰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女從長男歸妹之象也合六爻論之五言帝乙于歸妹之上六則歸妹之主也二與五應居內卦之中而不言歸妹者則正歸妹之身也初

三乃妹之娣媵者稱娣于歸妹之下初在二下即娣之以吉相承于妹者三在二上而娣之以賤而跛居於賤者二以少女之身幽靜之節體陰而性陽質柔而德剛皆常德之不可變者其妹之賢者也而五以帝乙之賢居柔履謙而歸其妹以德禮為光華而不以衣服為容飾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初以陽明失為分為美三以柔邪上備為娣二又能不矜其才自遜其善何吉加之在九四為二五正應之間則言歸妹之愆期上陰柔處一卦之極則泛言夫婦之无終而不言歸妹

䷶ 離下震上

傳 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一无能字）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庚白反）

傳 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衆王道之太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憂一作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 本義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朱子曰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漢上朱氏曰豐大之時所宜憂者不在乎日之未中而在乎日之既中也明動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也得此道者其惟中乎○童溪王氏曰六五以柔居尊位而爲震體有震動憂驚之象聖人則戒之以勿憂離明在下又勉之以宜日中○雙湖胡氏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无憂重煩聖人致戒致勉耶然不勉以日進恒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雲峯胡氏曰卦辭稱王者三渙萃曰王假有廟豐曰王假之假至也唯王者為能至此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泰皆未家今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深切之辭非謂无憂也於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 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

本義 以卦德釋卦名義 朱子曰明以動故豐以明而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

明无所用

王假之尚大也

傳 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 朱子曰王假之尚大也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傳 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 本義 釋卦

辭或問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朱子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成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捧盤水戰兢自持方无傾側滿盈之患若纔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illegible]卦辭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傳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誡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朱子曰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持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捧盤水方得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酩酊離披時便如何不憂危謹畏宜致閒有以著後為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不能違也○問鬼神者造化之迹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迹矣而復言鬼神何邪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盧川毛氏曰豐大也亦盈之唯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illegible]為

大反是則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西溪李氏曰極弊大壞之形常出於豐亨豫大之後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理也雖天地如之人與鬼神安得而違也卦言宜日中故贊發此意而為玩治者之戒○雲峯胡氏曰盈虛消息惟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說卦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持盈豐則自盈必至於虛此因天地鬼神之常理也以本義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折之舌反

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其一作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本義取其威照並行之象。載闕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節齋蔡氏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懼象震者陽破陰刑者君子所以懼小人○雲峯胡氏曰折獄象電之照致刑象雷之威威照並行象雷電皆至○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致者自此而致之於彼○中溪張氏曰君子體電之明可以折斷獄情體雷之威可以致用刑殺苟威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明至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威明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一作亨）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一无初字）九明之初九（一无九字）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己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一有明字）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或問動非明則无所之明非動則无所用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節齋蔡氏曰初四爻皆剛則相敵理勢之常也惟豐盛之時事物生多其明易或蔽以剛明同德而相遇雖均无咎往有尚謂應四也○雲峯胡氏曰初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者陰虛歉然方猶在下之助不知有其豐也凡卦爻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當離體之初四在震體之初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爻或曰離納己震納庚至己十日為旬）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一作心）以從事若懷先（一作先懷）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建安丘氏曰兩剛相遇勢已均等不可復過矣過則偏勝之患生是有災也初爻位俱陽德盛於四倘或過旬能无災乎○雲峯胡氏曰需九三致寇至而象曰敬慎不敗也本義以為占外之占豐初九曰雖旬无咎而象曰過旬災也本義以為爻辭外意蓋旬則配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獻上人之心可乎哉○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一作乃）才不足（一有耳字）既其應之才（一无才字）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猶豐大之時乃（一作而）遇柔弱

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一作喪明）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一无志行）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

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涑水司馬氏曰：六二處下而在內，以陰居陰，如蔀屋幽猶，不見知於人也，故往得疑疾。君子居中守正，久以不變，人將信之，然後可以發其蔀而行其志也。○厚齋馮氏曰：離日方中而陰蔽其上，此豐之蔀也。○李氏曰：居中守正，人臣之盛位。卦體為離而變震，下為掩蔽之象。○雲峯胡氏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凡言往者，多自下而進上。初之往上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往有尚。二之往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往得疑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離明中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辭兩及之。豐其蔀，外也；有孚發若，內也。外有疑，內有孚。孚，疑之反也；發，蔀之反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傳】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一作昏）暗有可發之道也。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暗而異其心，一於孚信，終可以感發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沬作昧，亡大反。

【傳】沛字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他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

之微小无名數者（一有是字），見沬，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無右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本義】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三與上應，上柔暗極，甚於二四，所見益小，故取見沬為象。折，毀也。若肱，謂上也。前為右，右肱人之所用而最便者。三欲用上之切，如右肱也。上暗益甚矣，其所應如折其右肱，无所賴矣。○雲峯胡氏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

於蔀蔽沛之見甚於斗三剛正又居明之極可以有爲上幽暗不足以有爲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傳 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 中溪張氏曰九三豐其沛則不可以出任大事至於斷折其右肱則雖有才在而要其事亦終不可以有所用也如此則无所措手又何所歸咎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傳 四雖陽剛爲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爲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一作德又有同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爲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爲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爲之助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爲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 本義 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或問九四近幽暗之位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進齋徐氏曰夷主謂四與初皆剛同德相應故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也○雙湖胡氏曰配者配合之義故來爲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爲等夷也配皆陽故皆曰主○東谷鄭氏曰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建安丘氏曰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視均也故皆曰豐蔀見斗夷等也初四皆剛故曰夷之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才上承柔主欲有所發則己亦居陰明不足也故不若資人以同德初剛在下而蔀體至明之者上與己應可以助己四若資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闇爲豐成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

傳 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一作非以闇而不能致豐一有手字

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傳 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 臨川吳氏曰豐蔀見斗之象六二爻辭已有象傳不於六二釋之而於九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四爲蔀蔽二見斗二爻之象同而所重在四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傳 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爲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傳 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爲五者誠能致之在位

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

本義 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進齋徐氏曰來謂來之也以六五柔中之君而能來六二中正之臣資其開章之益則有慶且有譽矣此二五同德相照得與望之謹嚴吉○臨川吳氏曰陰下從陽是虛心從賢智能有福慶歸於己而又有名譽聞於人有慶有譽亦以吉也○建安丘氏曰二之應五未信則不可發往則反召其疑唯積誠以感之而後五之蔽可開故曰有孚發若吉四之比五无助則不可行行則未必見信唯求初九同德之賢以助己而後五之昏可輔故曰遇其夷主吉此人臣之事暗君之訓也六五陰暗在上豐之時本无慶譽以在下有二四剛明之臣可以輔己上若屈意下之資人之明以爲明則不啻有慶有譽而且得吉也此暗主用臣之訓也○雲峯胡氏曰四爻稱豐皆无善道初與五不言豐爲可尚三爻稱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言日中蓋宜日中无蔽也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柔暗之主未必能如此本義從經傳謂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冀得聖人作易之旨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 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闃苦鵙反

傳 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 一无上字 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絶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本義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曰豐其屋體陰柔之質而材蔽於暗故曰蔀其家无剛明之才以相下而且窮大以失其居焉九三雖應於下彼孰肯爲之應哉此所以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也○誠齋楊氏曰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不過欲豐乎己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揜其家而不先又不過欲高其位而天飛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遠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遊於臺矣豈復覩此家之有人迹乎凶莫大焉○沙隨程氏曰六五以謙接物故雖九三非應而必來上六以亢自居雖九三正應而不爲用此吉凶之辭也○雲峯胡氏曰六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反暗故蔀其家動極必靜故闚其戶闃其无人闃靜也卦辭曰勿憂宜日中二下卦之中日中之象五上卦之中日中之位初與四未及乎中三與上已過乎中者也況上又處豐之極其凶宜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傳 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

大之甚。闚其户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本義] 藏謂障蔽。張子曰。處上之極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揚。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得閒。○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會得。九四上六爻。爻義又與三爻不同。○童溪王氏曰。自藏則非人之違己。乃己違人處。○雲峯胡氏曰。豐與明夷上六相似。皆暗之極。但彼之暗是以傷人。卒至於自頊厥命。此之暗藏自障蔽耳。○建安丘氏曰。豐大也。以卦體言則明動相資而成豐。然卦以豐名。而爻象反多戒辭者。雜卦曰。豐多故是也。六五爲豐盛之主。其諸爻皆從五者也。五以柔居君位。而言來章者。乃來二四剛明之臣也。四比五而二應五。以五之暗也。故二四皆有豐蔀見斗之象。二言有孚發若者。發乎五也。四言遇其夷主者。欲得初以共輔乎五也。初去五最遠不能自致。則遇四之配主而同往焉。此四爻所以吉也。獨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窮。故有折肱之憂。上處豐盛之極。障蔽之甚。亦卒至自蔀其家而闃其无人也。豐其可情乎哉。○節齋蔡氏曰。豐大也。又曰多故。極天下事物之多難。於豐見也。惟以剛遇剛。以柔遇柔。則所見同而可以无疑。以剛遇柔。則剛者明。而柔者暗。終不能相信也。初與四皆剛也。故有配主之无咎。夷主之吉。然四位居柔。又不免有豐蔀見斗之象。二與五皆柔也。故有有孚來章之喜。然二位居柔。又未免有往得疑疾之事。惟三與上以剛遇柔。故三折右肱。而上至於三歲不覿也。

䷷ 艮下離上

[傳] 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爲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臨川王氏曰。入而麗乎內。所以爲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爲旅。

○吳氏愼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魯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旅。小亨。旅貞吉。

[傳] 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本義] 旅。羇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平庵項氏曰。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可以小亨。不可以大用。旅貞吉者。旅於貞則吉。不貞則凶。乃處旅之道也。○中溪張氏曰。以卦變言。則旅自否來。六本在三。今往居五。而麗於外。猶人失其所居而客於外。乃旅之象也。凡人處旅。太無太過之理。務旅而亨者。與大才小也。所貴者守正則吉爾。○雲峯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所止而不處。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豐爲大。則旅爲小。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大小。道無不在。大亨固利於貞。愼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也。道果可須臾離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傳] 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

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未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能一作處旅之道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進齋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爲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惟於止如其所止无私交无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已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雲峯胡氏曰以卦體釋小亨以卦德釋旅貞吉柔而不頓乎剛則不亨止而不麗乎明則不正

旅之時義大矣哉

【傳】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爲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本義】旅之時爲難處 李氏曰適旅之時動得其宜其義大矣○雲峯胡氏曰難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爲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傳】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朱子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卻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臨川吳氏曰君子觀象而用刑則取其大以爲明取其止以爲慎取其旅以不留獄○建安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人不可使久淹於山囚徒不可使久留於獄也明象火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中溪張氏曰明則无遁情慎則无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止恐其留獄也○雲峯胡氏曰明如火慎如山不留獄如山不留火一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之位者異矣 【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建安丘氏曰初以陰柔而在下是卑賤之人處旅不得志而困窮者也不務遠大而局於瑣瑣此其所以自取災咎也○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全貞以之旅乎柔弱卑賤其鄙困宜而以爲斯其所取災蓋爲旅之賤者而瑣細取災如此高尚巨賢蓋可知也象之道可以旁通又不特爲旅言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 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很陋故曰窮○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本義】即

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童溪王氏曰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旅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則其所富也有其用得童僕則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旅道何備而得此哉蓋以六居二之為正故也○雲峯胡氏曰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兼之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誠本義以連上文蓋即次懷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成之惟旅中不能无賴乎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乎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傳】羇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中溪張氏曰六二居位得中旅即次也上承九三之剛懷其資也下乘初六之柔得童僕也人之處旅有次可安有資可用又有童僕之忠貞者可託雖在旅寓之中終无悔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息浪反象同

【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一作者危厲之道也【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建安丘氏曰九三爻辭全與二反二即次而三焚二得童僕而三喪二之貞无尤而三之貞則厲者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故也過剛豈處旅之道哉○雲峯胡氏曰九三因六二取象二柔順中正故即次三過剛不中又近離故焚其次二居中承柔故得童僕貞三過剛則无德又下之柔已為二所得故喪其童僕是雖於爻為貞於旅則為厲也○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烈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傳】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為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宜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處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義亦當喪也兩象辭本相對說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傳】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本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

心有所不快也朱子曰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雲峯胡氏曰旅以行爲義處而不行非旅之亨也雖勝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得其資斧雖勝三之喪童僕視二之懷其資得童僕者有所失三以剛居剛而在下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猶爲能用柔而下於人者也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進齋徐氏曰[illegible]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按漢書王莽傳[illegible]亡其黃鉞[illegible][illegible]喪其資斧[illegible]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傳】四以近君爲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爲未得位

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爲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爲善其心志未快也中溪張氏曰九四雖在近君之地而處于爲旅之中其所以未得位也縱得其資斧之利而以剛居柔求得盡行其志哉故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食亦反

【傳】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爲善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朱子曰亡不是如伊川說[illegible]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傳】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爲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爲下所上一无上字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外也【本義】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朱子曰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雲峯胡氏曰五君位在上者也爻曰上逮者本義以其譽命聞於上者何哉不以君位處五者以君无旅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宜安矣巢鳥所安止一有上字焚其巢失其

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旣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爲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

本義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離爲科上槁，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雙陽張氏曰：火有聲，有笑號之象。離爲飛鳥，爲牝牛。○雙湖胡氏曰：旅人合愁，指占者其象。上說爲有情，以義斷，謂先笑不順，謂喪牛，皆致凶之道也。○徐氏衷曰：三卦皆以剛居上，无和順之情，致三焚其次，上焚其巢，三求九四之資，爲他人所焚，忘上焚其巢，自焚也。三焚其次，則巢尚在也；喪其童僕，則牛尚存也。巢焚則有可歸之理，牛存則有可行之資。今也巢焚牛喪，欲歸則无其所，欲行則无其資，致矣。

雲峯胡氏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寡旅也，故先笑後號咷。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於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喪牛于易之象。以內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瑣之災；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拔，過則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傳 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爲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潘氏曰：旅之極，居高用剛，始悠甚哭，終加之何？焚巢喪牛之凶而泣也。于易者，禍生於所忽而莫之察也。○東谷鄭氏曰：以易而喪其順，是同關知也。○建安丘氏曰：雜卦云「親寡，旅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爲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僕，上焚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惟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得童僕貞，五亦終以譽命之吉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一矢亡之志。然則處旅道之吉者，其惟六二乎！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九

☴ 巽下巽上

〔傳〕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一作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朱子曰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厚齋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於下入以其進於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當而入於物无所不順也○中溪張氏曰小謂初四二陰也順則能亨故曰小亨而利有攸往者剛得中也大人者二五也利見之者則初四也○雲峯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也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二陰上從二五之陽也從陽為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

〔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本義〕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朱子曰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問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重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覆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申字是丁寧反覆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之○建安丘氏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入而於象為風風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君子於命令重復而丁寧之則柔順而入人也深故曰重巽以申命○蛟峯方氏曰人君之巽莫大於順人心以行事發號施令最不可以不順我以為順人不以為順未可也上順下下不順於上未可也必三令五申使人心具孚而後行之此人君重巽之義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傳〕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鄭氏剛中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隆山李氏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偏隘而為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為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

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 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建安丘氏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爲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爲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五而言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二五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而言釋利見大人之義○隆山李氏曰利見大人者蓋指二五以陽剛之畫處中正之位而初四二陰出而順從之乃所以爲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傳 兩風相重(從一作)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大全 隨相繼之義

或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爲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朱子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李氏曰天下有風始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復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建安丘氏曰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拜書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

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雲峯胡氏曰命風象申命隨風象○平菴項氏曰巽主命令重巽故以申命行事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鼎之正位凝命皆此意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傳 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 本義 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齊節蔡氏曰進退巽柔不決也利武人之貞斷決也位剛故有此象○雲峯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爲于大君危之之辭也故小象於此曰志治於彼曰志剛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傳 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臨川吳氏曰進退者志之疑能如武人之剛強則志治矣○建安丘氏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烈不居之氣而矯其巽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也苟過於強悍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傳 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

本義 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爲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朱子曰九二得中所以通於巽爲用史巫紛若吉者未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建安丘氏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巽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祝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災害之○潘氏曰以陽處陰過於巽也故九二上九皆有牀下之象然上九喪其資斧九二可用於史巫二得中而上失中也○雲峯胡氏曰牀所安也剝牀注陰爻言之是以陰剝陽使陽不能安巽在牀下在陰文言之是以陽處陰陽不能自安巽之過者每失之不誦史職卜筮巫職禱祠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雖巽之過而誠者也如是則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傳 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无一

則字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異也所以吉而无咎 中溪張氏曰他事過巽非所宜唯用史巫紛然其多則可以事達其誠意於神明人能以事神之禮而事上則吉而无咎蓋以九二得乎中道故也

九三頻巽吝

傳 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

本義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九三頻巽不比頻復頻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爲无咎頻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无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吝○童溪王氏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平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爲之是可吝也○雲峯胡氏曰復六三頻復厲巽九三頻巽吝重人不重无過重改過屢失屢復復在失後故无咎三之剛非能巽者屢巽屢失失在巽後故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傳 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童溪王氏曰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與故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傳 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

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一无悔字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本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朱子曰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得較重○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明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雙湖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穀梁傳註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廬陵龍氏曰詩車攻註自左髀達右髃爲上殺達右耳本爲中殺左髀達右髃爲下殺此又三品也而傷剪毛不成禽皆不獻一牢而獲三品此又田狩最吉之占○雲峯胡氏曰三得陽之正而吉四得陰之正而悔亡何也三剛而不中非能巽以入者四得陰柔之正且以巽而入於二陽之中故非特悔亡且用有獲焉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出武而有功者也下三爻有貴賤之等故曰三品或曰三陽剛在下體之上乾豆象初與己配賓客象二應五兊君庖之象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傳】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中溪張氏曰蒐田而獲其三品獲禽之多故曰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先西薦反後胡豆反

【傳】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一作攺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朱子曰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說此爲卜日之占模樣蓋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吉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先庚後庚是說那後又發了底一截○建安丘氏曰九五以剛健居中正之位出令之主也夫命出於上則下无不從能貞而吉則其悔可亡且无所往而不利矣申命以後巽爲用故曰无初有終○中溪張氏曰爲言先後甲而曰終則

有始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之意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發先天於蠱故取先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為甲周公發後天於巽故取後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為庚巽體本无艮九五爻變則為巽下艮上之蠱故特於此又發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壞與先甲後甲又自相發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 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為善失中則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傳) 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一无者字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 (本義) 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誠齋楊氏曰上九位極人臣身極崇高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此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覆愈過則愈危小則喪資用大則喪權柄雖正亦凶況不正乎○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為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者巽之極也巽極不知變而發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雲峯胡氏曰牀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乎過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或曰離為戈兵旅九四本離故得資斧巽上九在互離之外故喪資斧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傳) 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本義) 正乎凶言必凶 雲峯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辭凶也必辭本義以為必凶蓋大壯之初曰其孚窮言必窮此曰正乎言必凶○貴氏曰巽以初與四為主初進退四有悔何也初在下卦伏甚焉四在上卦巽其揚揚象凡巽不欲過二中吉五中正吉三過中故吝上窮巽故凶也○建安丘氏曰巽順也以一陰而順乎上之二陽也在卦以二柔為巽主初柔居剛未安於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柔巽非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大抵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illegible]

䷹ 兌下兌上

(傳) 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傳) 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一作吝故戒利貞也 (本義)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

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朱子曰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〇隆山李氏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兌亨亦猶咸之所以爲亨也〇漢上朱氏曰二五剛中而五又其乃戒以利貞在二三四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生〇建安丘氏曰巽離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德爲能有立也〇雲峯胡氏曰卦辭與咸同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

彖曰兌說也(說音悅下同)

〔本義〕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西薦反又如字難乃旦反)

〔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一作貞)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朱子曰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勞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今革卦說革命上說兌卦說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又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〇隆山李氏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爲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于貞而與天人合也〇建安丘氏曰兌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兌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兌二象皆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言也兌之順應以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兌上爲君兌下爲民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民常情也令乃忘勞忘死豈人之情也哉殊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爲仁教之亦所以爲仁也〇誠齋楊氏曰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无難也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苟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〇中漢張氏曰禹之隨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歟湯之東征而勞非說而忘死者乎〇雲峯胡氏曰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爲說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程子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 兌澤有相滋益處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兌象講習重兌象○進齋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講論繹无得雖口爲學亦將枯燥生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扞格而无可即之心實矣豈能終說懌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此麗澤之相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其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 偏一作无 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於邪者也故吉○雙湖胡氏曰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以其得陽剛之正且和說之體故首言之且爲吉占也○播雲陽氏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溫恭以待物之象也○雲峰胡氏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與和異處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不流於邪故其象爲和其占爲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傳】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 一作處順 心无所係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雙湖胡氏曰四比三之疑有商兌之疑初剛正去三遠故未有疑○進齋徐氏曰疑謂疑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无係故未疑若二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本義】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張子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厚齋馮氏曰中實爲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西谿李氏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雲峯胡氏曰二孚孚五也以陽居陰本有悔孚五則吉而悔亡然以九二則悔亡以九五則有厲倚也六三爲兌主說猶未離上六成兌之主而居兌之極二比三能不孚乎三而孚乎五故吉五兌之君也而比上不孚乎二而孚乎上有厲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

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爲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素鮮不爲六三說媚之所惑矣

六三，來兌，凶。

【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性一作情）下也，失道下行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傳】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建安丘氏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无能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閒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爲戒深矣。朱子曰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進齋徐氏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邪柔之所移奪一來於柔則將論胥而爲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況夫以陽剛之才而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无所不爲況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嚴不可不密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剛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雲峯胡氏曰九四介乎三五之閒商兌而未寧必舍三從五義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位未有商兌之象質剛又有介疾之象苟能如此則三雖欲爲之疾可有喜矣疾與喜相反无妄之喜損其疾皆以有喜言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中溪張氏曰九四之質本剛苟能介然自守而釋其疑疾使說媚之小人不能爲我之助則上承九五之中正而得君臣相說之道豈不有喜而有慶乎○誠齋楊氏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亦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

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本義]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朱子曰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進齋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无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之五位雖當上柔親附而信之必至剝故曰孚于剝○建安丘氏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陽方有說陰之意而上復引之以爲說五若不察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剝於陰矣故曰孚于剝柔剝剛則明兌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故也○雲峯胡氏曰兌之感人最爲可懼說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爲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況凡爲君子者乎兌秋之終九月爲剝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爲君子戒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傳] 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本義] 與履九五同。沙隨程氏曰二五同爲陰所乘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過剛故孚于五五以剛居陽故孚于剝孔子謂位正當者如此○雲峯胡氏曰履否兌中孚九五皆曰位正當而此獨與履同何也蓋中孚九五位正當而能稱其居履兌不能稱其位者也兼取兌皆有厲之辭履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己是雖正且危兌五當君位而密比於小人不正之危又何如也

上六，引兌。

[傳] 他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臨川吳氏曰說至於上可以已矣而不可極也陰柔但知以說爲事於說之終又引而長之豈君子之說哉[本義]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雲峯胡氏曰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兌爲口舌六爻之辭備稱以滕口說爲戒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傳] 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臨川吳氏曰引長已終之說於說之道爲未光○中溪張氏曰柔道以牽爲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諸五而爲說媚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以剝爲懼未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誠齋楊氏曰驩兜爲共工而兌吁僉言爲鯀而兌咈皆引兌而未光者與○建

安丘氏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爲說主四陽則皆爲所說者三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戒是以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和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孚兌吉悔亡四入上兌交二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于剝則有厲矣

䷺ 坎下巽上

【傳】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傳】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一作由中能一有利貞字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本義】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或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聚祖考之精神而爲享祭之占渙卦說散而不據本卦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想是卦外立義說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耶爲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陰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耶朱子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般都見不得○縉雲馮氏曰渙所以爲散差兌之後人情說豫則閑舒放肆而亂所由生○漢上朱氏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廟爲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散不有父母祖報本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雖散者可合而天下无事矣治渙之道也○隆山李氏曰萃渙因民之聚盡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爲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蕩析之心所以爲招攜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厚齋馮氏曰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莫能濟故能之散也則爲渙又其下之聚也則爲萃二卦之辭略同然渙言守者萃則再言之渙言利者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萃則加以用大牲之辭以是知渙而後其義有序也○雙湖胡氏曰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亨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文則全以渙爲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雲峯胡氏曰萃與渙皆互艮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屋二陰在下爲門闕高顯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義言假廟夫子於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夫子於十三卦言舟楫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諂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戒之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如字又時掌反

【傳】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厚齋馮氏曰以二四往來明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卽需剛健不陷義不困窮之象又曰觀孔子之彖全在二四

兩爻九六往來成夾輔九五之功所以享渙而王者以之假廟以之涉川以之貞固皆兩爻之力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或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朱子曰是居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問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云此說有些不移卻爲是六三不渙做得位然而來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對移无那隔著兩爻底○九二渙奔其机是以發卦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爲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爲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爲得位象辭如此說未窮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爲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比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爲安二之於四爲得位是如何○雲峯胡氏曰其受本自漸來三之九來居二故曰剛來而不窮蓋如訟自遯來三之九來居二亦曰剛來而得中也或謂訟與渙皆下卦三與二之受渙之六二往居三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訟六二往而爲三亦可以言也而不言者渙之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訟以六居三則不得位矣要之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爲變故朱子雖有是疑而不又改正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朱子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說過○

南軒張氏曰渙散天下之心莫若寘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也

【本義】中謂廟中。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言九五亘民上畫爲廟九居五是王乃在宗廟之中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誠齋楊氏曰濟難者才也撥難者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殘則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求之怒則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也○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程子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平庵項氏曰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於宮象坎之隱○漢上朱氏曰享于上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疑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進齋徐氏曰風行水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无不格散无不聚故於渙象中言之○建安丘氏曰鬼神之道幽深渺與不可度思推至誠貫徹潛孚冥感如水之遇風渙然相受則陰陽交通有合无間鄉焉而天神饗廟焉而鬼神享矣○雲峯胡氏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己

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拯救也馬所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拯渙之急也○雲峯胡氏曰馬壯二剛之象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渙也初六一柔在下未有濟渙之才然拯之於初猶易但能順九二以進則吉矣二有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音几

【傳】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一有古字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東谷鄭氏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二之下二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為援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為安故初之得二為壯馬馬壯則可賴以為援二之就初為奔机得机則可藉以為安此初之從二為順於理而二之就初為得所願也【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朱子曰九二渙奔其机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中溪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雲峯胡氏曰奔九象互震為足為動机二象互震為木位偶為足本義曰九奔二机蓋以卦變言也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机蓋九來居二得中而安矣本有悔得中而安故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傳】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中溪張氏曰當渙散之時陰陽相比則有相倚之勢今二來就初憑以為安則剛得柔助而濟渙之功成矣豈不遂其欲安之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傳】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

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上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陸山李氏曰。坎二陰本爲陷。三居坎上。近推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皆无悔吝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雖未能散乎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其一己之難。而无坎陷之悔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陸山陳氏曰。己私散則爲衰三之躬。內之群上之與是也。夫人之所以膠亂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非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濟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雲峯胡氏曰。本義曰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蓋承九二言也。二不遑躬一身之安。三則能散一身之私。三渙其躬。與艮四同取反身之義。蹇有坎有艮。故象曰反身修德。艮上體爲艮。而四在互坎之上。渙下體爲坎。三在互艮之下。蓋凡遇坎險者。惟有反身而已。特艮六四柔正。所謂艮其身者。反身而止其所當止。渙六三柔不中正。有私於己。渙其躬者。反身而散其所當散。艮曰无咎。此但曰无悔。亦有間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傳】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朱子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瓜山潘氏曰。居下之上。有應於外。其志將以身濟渙也。何悔之有。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无能字使之群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文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但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卻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中溪張氏曰。六四出坎體之上。能輔佐九五之君。渙散小人之群類。所以元吉。然於群小渙散之後。而衆正聚之若丘。此又豈平常之思慮所能及哉。○建安丘氏曰。四處渙離之時。能不溺於在下之私群。而上附乎陽剛之主。所散者小而所聚者大。濟渙之功。莫盛於此。故爻稱其元吉。而象贊其光大也。○雲峯胡氏曰。四下无應。散其群之聚丘丘艮象。夷等也。指下二陰而言。渙惟此爻大善而吉。蓋初二三上皆不正。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而四則近五。能輔君以濟渙者也。四五下无應。當有散其朋黨之象。獨於四言之者。四能散其朋而聚歸於丘也。丘聚之高也。高則爲丘。指五而言。平則爲夷。指下二陰而言。

三陰中六四一陰獨如此非二陰等爻所能及也豐四曰夷主陽與陽等此曰匪夷陰不與陽等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傳 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臨川吳氏曰去柔群而承剛君是其光輝之盛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傳 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沙隨程氏曰汗由中出浹於四體亦猶大號由君出浹於四方○中溪張氏曰九五以巽順之大君而發渙汗之大號此令出惟行弗惟反猶膚之有汗出而不可反也然當天下渙散之時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德乃可成濟渙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雲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

本義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乎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及底意思又曰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謂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中而浹于四體也○雲峯胡氏曰汗坎象號巽命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僅可以免咎耳汗由中出浹於四體猶大號出於君之中心而浹於四方也本義謂如汗之出不反亦謂不可反也若謂不可反[illegible]皆然豈獨汗哉六四渙小群而成大群九五渙王居渙小儲而成大儲猶武王之散財發粟也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傳 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朱子曰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則此何疑○王氏曰爲渙之主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正位不可以假人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起呂反

傳 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傷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爲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傷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

本義 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

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小畜六四以陰居巽體之初，必順乎二陽，然後血去惕出。此以陽居巽體之極，故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建安丘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以處險內而應在外，外則為有所繫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於上為美。上以處險外而應在內，內則為有所係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於三為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為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遠，袁萬反。

傳 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隆山陳氏曰：上雖與三應，超渙上，不為所累，故渙其血，推之遠去，去坎險之害而得无咎也。○朱子曰：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須使渙散其小小群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渙是渙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群隊當散。○平菴項氏曰：渙六爻皆以兩兩相比為象，初拯馬而二奔机，三渙其躬而四渙其群，五渙其汗而上渙其血。蓋當物情渙散之時，皆相比以相保也。○節齋蔡氏曰：渙，散也。以成卦言之，則在二與四；以治渙言之，則雖五與四當位，故於五曰正位，於四曰得位。四能渙其群而上同，五能正王位而出令，所以濟渙也。其初與二，救渙者也；三則自治其渙，上則遠渙而已。○建安丘氏曰：當渙之時，惟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然後能拯渙。在渙六爻，初柔也，二剛也，二俯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拯馬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剛也，四柔也，四上同五，在上相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群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之難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 兌下坎上

傳 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傳 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本義 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中漢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夫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為貞也。○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并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雲峯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故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傳 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草廬吳氏曰：剛柔分，謂乾本純剛，坤本純柔，則剛柔无節，剛不得中則節苦而不亨。

今坤分五之六以來三節乾之剛乾亦分三之剛以往五節坤之柔是之謂節也向也坤以柔居中則不能節節所以止其過非剛不可剛常急於太過今剛當大君之位而得中則无過節之苦斯可通行於天下矣○白雲郭氏曰賁與節皆自泰來賁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節則柔來而剛剛上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賁以剛柔純然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過盛為義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傳】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

【本義】又以理言 李氏曰節以甘為吉苦為窮所謂甘節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指抑過當使人惡而不得故窮○吳氏愼四曰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之見於用得宜而和者也中節則和否則不和稼穡作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作苦亦以焦枯之極也剛得中而能節方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節便是阻節之義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 或問節卦大抵以當而能通為義故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朱子曰然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傳】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

【本義】極言節道 朱子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没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所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數出來○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无過取无從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无剩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意也○中溪張氏曰天地節者剛節柔柔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雲峯胡氏曰凡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而不傷財不害民皆節之通者也卦辭曰節亨通節亨之義窮乃通之反苦節則窮者如五之甘節則通故无位者不能制節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行下孟反

【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藍溪王氏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為德發於外為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為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

議德行也。與○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傳 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外一作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故一无字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爲戒甚嚴也 本 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從難在前未可往也。自守以謹慎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初九以陽居陽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陽在前未可以行故其象爲不出戶庭其占爲无咎○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塞坎窞之際陵節之惜矣此知節者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塞悉則反

傳 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信一无字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 中溪張氏曰節之道貴知時通塞則行之戶庭而塞通則放之四海而準。此其出處所以能中節也。或謂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初唯知其塞故不出焉。通則出矣。不出戶庭隨卷之顛以之

九二不出門庭凶

傳 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一作益不及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本 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爲怙是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曰這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爲下乎間自有應變聯下留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求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內○南軒張氏曰處節也爲要知時識彖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難慎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大居則不出門庭爲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爲有爲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樂反是失節矣○建安邱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己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其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戶庭則以其猶未得使前遇門塞可以不出也故不出則无咎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既得中準且无窒塞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知出

焉此其所以凶歟。○雲峯胡氏曰初九爲兌始兌於時爲酉閫戶之象九二互體震震於時爲卯門戶之象九二以剛居柔不正且上无應與然六三非蔽之者故猶爲可行之時二不可行而不行是知節而不知通也故凶或曰既无應與如之何可行曰初九於時當止位雖有應其止非失時九二於時當行位雖无應其行非于時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傳】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中溪張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上遵九五剛中同德之君謂宜佐其制數度議德行出坎險之中以成節亨之功可也而乃不出門庭其所節者亦狹矣所以凶者蓋以其失時之極也○臨川吳氏曰當其可之謂時中九二不出以合於九五不得時宜甚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傳】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未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雙湖胡氏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爻今自三爻觀之以坎水自溢出於兌澤之上初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徒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雲峯胡氏曰以成卦言則六自五來居三本能節者也獨以此爻言則陰柔不中正不能節者兌說之極說極則悲故其象爲嗟而其占爲无所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傳】節則可以免(一作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建安丘氏曰六三居下體兌說之上過於耆而不知節者也不節之嗟咎將誰執○雲峯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於人也但解三爻辭未著有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周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六四安節亨

【傳】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當位故安得五故亨○厚齋馮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爲不陵節在禮爲節文在財爲撙節在物爲符節在臣爲名節在君爲節制惟其時物耳○雙湖胡氏曰四最先受節之書正故安○雲峯胡氏曰下兌澤上坎水六四水澤之交承於此自然受節又上卦本坤坤有安象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於節而自然无勉強者也故其象爲安其占爲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傳】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一作是以亨也)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李氏光曰居近君之位能以卑遜承上安居臣節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臨川吳氏曰：甘者樂易而无艱苦之謂。○建安丘氏曰：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中溪張氏曰：味之甘，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今九五爲節之主，甘於人而不苦於節，待此以往，有可嘉尚，故人皆說從，如嗜甘味，如无樂若之德也。○雲峯胡氏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往，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五本坎當爻居中，故有尚之。受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求說於我，故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中溪張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居中也。○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而至於苦。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沙隨程氏曰：苦節而貞固，故凶；悔則不爲貞固之行而亡，是凶矣。○趙氏曰：三戒不節，上戒苦節，過猶不及，失均也。

【本義】居節之極，故爲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中溪張氏曰：上六居節之終，過於節則苦而難行，雖貞亦凶也。然用過乎儉，悔猶可亡，所謂伯夷之隘是也。卦言苦節不可貞，指此爻也。○雲峯胡氏曰：五位中故爲甘，上位極故爲苦。彖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以之。悔亡，諸家以爲必悔之而後凶可亡。悔其苦而之甘可也，悔其節而不節，辭特若何？本義謂禮奢寧儉，苦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與賁束帛戔戔終吉意同矣。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涑水司馬氏曰：節之苦也，故於貞爲凶；其道窮者，節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或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承險初而節則安，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來至於節而頻知所節之義，初九道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凶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陽，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是凶而有咎，不知足如此矣。朱子曰：諸他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務。○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數，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皆不出戶庭，則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乘得正則爲安節，三乘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一

䷼ 兌下巽上

【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一有而字）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潛室陳氏曰中實爲孚謂實理充乎其內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之體中虛爲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惟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本義】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爲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或問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朱子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鄭東卿說易亦有好爻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蠱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踈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翔贊發不爲无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樣處便蹉跌○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當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著便須穿鑿○雲峯胡氏曰程子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實所以爲信虛所以受信也心者神明之舍不虛神明何所居譬之鷄卵之孚剛殼於外其質雖實其中虛來於內其氣則虛唯伏時家不違其自然之期信之最可必者也或以豚魚爲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信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不取蓋以爲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豚魚爲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於義爲長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其爲孚也人之僞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以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本義】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

朱子曰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中溪張氏曰六三六四以柔而在中孚全體之中是中虛也九二九五以剛而得中二體之中是中實也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爲信皆中

孚之義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說音悅）

【傳】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厚齋馮氏曰柔在內六三六四也剛得中九二九五也柔在內中虛之象中虛則生信信者孚之用剛得中則中實實者孚之本上以巽行之下以說從之所以孚也○中溪張氏曰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則何往而不孚可以感化乎萬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傳】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中溪張氏曰豚魚冥昧无知之物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孚誠之道尚及於豚魚則天下无難感之物矣○鄭氏湘卿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真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言）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傳】以中孚（一作虛）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一有中字）則无沉覆之患（一无之患二字）卦虛中為虛舟之象（涑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人也豚魚蟲賤无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於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本義】以卦象言（中溪張氏曰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舟虛之象乘巽之木而其中枵然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則利涉大川矣豈復有風濤之患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 【本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厚齋馮氏曰又以六四九五明卦占中孚六四也貞九五也五天位四應之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孚之正則應乎天不正則徇乎人而孚不足言矣○中溪張氏曰中孚而以貞正則利此天有所孚感則可以上應乎天矣○雲峯胡氏曰合上下卦則柔在內為中虛所以受信分上下體則剛得中為中實所以為信上巽則君以信入於民下說則民以信通於君所以為化信及豚魚其化入深矣然信必合乎正乃天理也惟天有自然之化）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傳】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涵湧推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朱子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于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是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誠齋楊氏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把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烏巢可窺况）

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鳥爾使无議懇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爲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无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平庵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獄決則又緩之然後盍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雲峯胡氏曰水不定不可受風必澤上有風然後成其風之乎見不定不可以析獄死必孫獄獲死然後可庚其獄之乎或曰議獄充象擬死災象[illegible]進露徐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鼎爲戈災有刑從象又取雖明照知情實貝刑不濫也中乎孚書依親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老明以察其情動以發其決噬嗑去問豈則多故兼震以動言无以咸重也良過於哀於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於用刑也蓋致乃人命所繫一成不可變聖人立象盡意而致其離審如此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咸也貴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矣蓋明賁无時不然咸則有時當止至于中乎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隱艮而又兌以藥之矣以緩之聖人即象坐擬其忠乎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書於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爲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它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中後張氏曰初九君中孚之始與四爲正應初虞其可以孚感者无如六四故有相應相孚之吉尚含六四之正應而有它焉則不得享其燕安矣故識者必於初志未變動之際而度其可事者乎之一其不僞一誠无棄庶幾虞有它向而孚感得上正良○雲峯胡氏曰信凡失於後者自不能虞於初四於求得正初與四正應當乎之初度其可信而信之吉之道也若復舍四之正應而有他焉心之不一而信不專必不得其所安矣凡言有他指非應而言比之初有孚自有非正應而求應者有他小之之辭也中孚之初若含正應而他求所謂應爲所吉之道有他戒之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傳]當信之始志一无志字未有所存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誠齋楊氏曰虞雅訓虞亦防也書儆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戒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於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孔子皆以志未變贊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胡臥反靡亡池反

[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閒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

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朱子曰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會所以相感如此○中溪張氏曰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故以類相孚鶴陽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鶴鳴於幽陰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應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於中心所願也我爵指五五爲君位故以爵言吾亦五也爾指二二係於五也二五以誠實相應故其象如此○厚齋馮氏曰諸爻有應皆有閒隔反无應矣惟二五无閒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雲峯胡氏曰兌爲正秋爲口舌盛於秋而鳴鶴之象也卵生爲孚故又取節卦子之象好爵諸家多以爲爵祿之賞本義謂之懿德蓋謂二五剛而得中皆能修其天爵者也天爵我之所固有吾與爾靡者二與五皆得中是吾之心與爾皆靡縻也人无所不容惟天不容僞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自孚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傳〕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進齋徐氏曰九二以實感九五以實應卦體中虛自然相應无所隔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傳〕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一作心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或問中孚六三大象是如何朱子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常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爲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對氏曰人唯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雲峯胡氏曰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中孚六爻唯取柔而正剛而中者九二九五剛而中者也六四柔而正者也上九不中矣六三不正矣以柔而不正者應剛而不中者此爲說之極彼當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常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傳〕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者陽位而柔居之柔則不實豈能得人之孚者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幾音機

〔傳〕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一作位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

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蛟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四捨初九之黨而上從五也，此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以陰居陰履柔，處正不敢敵[illegible]此人臣功業已盛而不敢居其盛者，故有月幾望之象。若大臣而處盈極寵，則有咎矣。為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慶之黨，辭退之不詩牛李之朋，馬匹亡也。○雲峯胡氏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為光；陰不能以自孚，信於陽以為孚。六四近九五，其象為月幾望，而又有馬匹亡之象，何也？六二與上九為无，故曰靡；六四與初九為應，故曰匹。三陰柔不正，故不能舍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絕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為孚；四亡其匹，乃所以為得也。坤以喪朋為有慶，中孚之中以絕類為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上，時掌反。

【傳】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作相）應也。中漢張氏曰：四能下絕初九之匹類而上孚九五，是馬匹亡矣，尚何咎之有哉。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進齋徐氏曰：攣如，固結之義。從正而有孚，是以誠實固結天下之心，若拘攣然。○建安丘氏曰：居九五之位，為中孚之主，以至誠而感孚天下之心，拳拳然而固結之，若拘攣然，則无咎也。諸爻皆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者，蓋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雲峯胡氏曰：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貞固結如此，故其象為孚如，占為无咎。在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攣，固結不可解之象，无應五與二一心故也。一則孚，孚則化。小畜三至五為中孚，故於五亦曰有孚攣如，月幾望與小畜同。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傳】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臨川吳氏曰：位正而當，故能得人之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進齋徐氏曰：翰者，羽翰之音也。言登于天，虛聲遠聞也。有信之名，无信之實，以此為正，固守則凶。上居終，故戒。○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朱子

曰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一樣說○臨川吳氏曰巽為雞雞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象交取三物為象上九天之位也雞飛類之走鳴于地上以孚於人者欲其音登徹于天則非所能矣○平庵項氏曰巽雞之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于天愈久愈凶○雲峯胡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於地之陰上九雞也而鳴於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况不正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傳】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无而字不通如是則凶也中溪張氏曰有孚之名无孚之實此特假虛聲而好高者也雖正亦凶何可長也○建安丘氏曰柔在內而剛得中則剛中者成孚之象也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為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二言我爵爾靡而五言孚如其交孚之實可見矣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復不中皆未能有孚者也初之應四初吉而四虛也故初虞四之有他而四絕初之類而從五也三之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三之應上則鼓罷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翰音登天之无實也合中孚六爻而詳其虛實之義則剛中為孚之象昭昭矣

䷽ 艮下震上

【傳】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

【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傳】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本義】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或問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鄭氏剛中曰不宜上者上陰來陽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謂下二陰順陽順陽而陰非上逆之比也○中溪張氏曰身體二剛四柔柔過於剛小過之義過未至於太甚亦有可亨之理然以利於貞正所謂小過者但可施於小事不可施於大事蓋事之大者豈可過也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橫飛之鳥其勢過遠身已飛過而微上有遺音附不宜上宜下順陰性也故大吉○雲峯胡氏曰陽貴陽賤陰故二陽函四陰為順四陽函二陰為中

孚中孚頤皆美名也二陰函四陽爲大過四陰函二陽爲小過過亦美名也大過陽多於陰小過陰多於陽易於陽之過則猶許其往此則利貞以下无所戒辭蓋曰陽之過利貞而亨陰之過其亨必利貞不貞則不亨也、曰陽之過可大事陰之過不可大事而往可小事何也曰陽之過宜上陰之過宜下而不宜上也所以致戒於陰之過者切矣○臨川吳氏曰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唯善於自處能辭亨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爲吉之道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傳〕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爲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一作求亨也

〔大全〕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此自陰多陽寡故

曰小者過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傳〕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建安丘氏曰過而利在貞乃合時宜而與時偕行也○平菴項氏曰時當小過不精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亨也然必利於正而後可過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大全〕以二五言建安丘氏曰六五六二柔居二體之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大全〕以三四言建安丘氏曰九三九四剛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大事非陽剛得位之才則不可爲也○臨川吳氏曰二五之柔得中陰柔小人得時也然小人可以爲小事而已爲大事者必陽剛君子而後能三四之剛不中而四又失位則陽剛不得志矣是以不可爲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

〔傳〕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一作實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爲義陸氏希聲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建安丘氏曰以全體觀之有飛

鳥之象焉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傳〕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作能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

以大吉。【本義】以卦體言。建安丘氏曰：遺之音者，言鳥雖飛而音尚遺，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爲順，乘陽爲逆，上逆而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雲峯胡氏曰：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爲正，然剛過而中爲大過，柔得中爲小過，是則事有當過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則凶矣，如飛鳥宜下不宜上，上則逆矣，爲陰危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行，下孟反。

【傳】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朱子曰：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下聲來。○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曰：君子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方伏於地中，其聲未發，於卦爲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爲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爲大壯；今在於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平菴項氏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嵩山晁氏曰：恭過則傷，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爲而爲之，時矯之以爲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弊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徂徠石氏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祭豚肩不揜豆，人皆謂之不知禮，獨曾子以爲國奢則示之以儉，蓋齊奢侈之甚，晏子能矯時之弊，是得小過之義。○雲峯胡氏曰：本義以爲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過於激，則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斂，過之小者也。又以爲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嗇。又以爲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爲足恭，哀之甚則爲喪明，儉之甚則爲豚肩不揜豆也。

初六，飛鳥以凶。

【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一有則字。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本義】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朱子曰：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進齋徐氏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平菴項氏曰：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離於罔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雲峯胡氏曰：大過有棟撓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書之，何也？爲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於初已凶，飛於上可知矣。聖人戒辭與坤姤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已有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中溪張氏曰不可如何者猶言无可奈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卻反回來六二上而○雲峯胡氏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進追謂之遇遇是无心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有心遇是无心遇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六二柔順中正設使進而待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兩遇字微不同過其妣越近之過故本義曰反遇過其臣適相當之過故本義曰過遇皆過而不過者二之陰本過於陽今進則過而遇其妣不進則不及而過其臣皆過而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以如此他更過者不遇過者不過唯六二過而又過然以不及其君爲无咎則過其君可知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過其君則有犯分之嫌○中溪張氏曰過其祖遇其妣上逆也不及其君遇其臣下順也順則无咎○臨川吳氏曰二五當陰過之時而无害陽之事得中故也五中而不正二中而正故其爻辭比六五尤善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傳】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一作其及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中溪張氏曰君尊臣卑爲臣者不可陵及其君矣言臣不可過者亦臣之分也○雲峯胡氏曰小者有時不可過之於君不可過也本義發之君臣之大分嚴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爲，而爲陰所忌惡，故有一作所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朱子曰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過之與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意義更不可曉○瓜山潘氏曰柔過之時九三獨得位不過爲之防則橫禍至矣○雙湖胡氏曰朱子謂弗過過之是兩字爲絕

句爲諸弗過防之從或戕之亦當兩字爲絕句蓋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戕我而凶矣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雲峯胡氏曰弗過防之作一句讀戒辭也亦九四例作兩句讀亦戒辭也謂三待其剛而不肯過防可也謂三之陽雖弗過而當防陰之過亦可也陰欲害陽陽當爲備若反從之則或彼其戕而凶或者未必然之驗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已也而抑之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傳】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中溪張氏曰爲九三者若不過防二陰浸長之害而輕從之或者得以戕君子之陽其凶當如何也凡事不可過惟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爲之忘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傳】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旣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本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

朱子曰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雙峯胡氏曰九四弗過與九三同義遇之前遇乎陰也上往則危厲必當致其戒雖然陽性本上故又戒其勿用永貞言不必永久貞固以自守但戒謹則可免爲戕二陰在上有過之之勢故當戒○雲峯胡氏曰二陽皆當陰過之時然三當二陰方來之衝未可不防四當二陰已上之勢可以无咎故九三弗過防之防當用力九四弗過遇之遇非有必然往則有厲而當戒故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從上之陰也然往非也固守不能隨時之宜亦非也必知時識變者可悟此矣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傳】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本義】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朱子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勿用永貞但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底意○李氏光曰方群陰用事之時求動而進則危矣彼當戒謹求勿固守其正而非於義也處小人之間求進則爲所據陰守節則爲所嫌忌蓋處位不當姑靜以俟天時而已○雲峯胡氏曰程傳長作上聲本義以爲爻義未明者何可長也凡四皆上文言之終不可長凡三訟言於初夬言於上其義甚明此獨言於四故本義闕之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傳 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本義 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槪是做不得事底意思○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爲小畜六四言也而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皆言小者不能大有爲也

皆互兌皆有雲雨自西之象坎爲弓互巽爲繩繳皆取弋射象然後射隼射雉此惟取彼在穴甚言陰小之不足大有爲也初上有飛鳥象在穴不飛者也易之取象大者以田爲象最大者以狩爲象小則以弋爲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傳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本義 已上太高也 中溪張氏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陰陽二氣以均調適平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則皆不雨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少於陽則不能以固乎陽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言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四陰而包二陽陽少於陰則不能制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雲峯胡氏曰二曰臣不可過五太高則又言君不可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傳 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旣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本義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陰柔之資居震動之體豈唯不與二陽相遇而已直欲超而過之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諸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雙湖胡氏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遇之時故四言弗遇而上言過四猶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亢復過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荐至凶孰甚焉此可爲小人過亢者之戒○雲峯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遇曰過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無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待曰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傳 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一作 矣○進齋徐氏曰上六弗與陽遇而且過之踰其上極其亢如鳥之不能戢翼斂翅而超然高飛上而不能下所謂飛鳥離之凶也○建安丘氏曰小過四陰二陽陰過於陽故爲小過合六爻而論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初飛鳥以凶上飛鳥離之凶皆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惟從得中不過者也故二言遇其妣五言弋在穴亦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曰弗過防之防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而不謹爲之防則陰柔必至害之故曰從或戕之凶四曰弗過遇之過謂過上二陰

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二或輕動致五六之遇則危厲之事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獨可道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此又中兩陽交之別也觀小過者苟能於交位陰陽求之則過與不過之義得矣○臨川吳氏曰此卦初六與九四九三與上六兩交之辭皆相表裏然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无咎往厲曰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戕其辭猶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災眚則其辭決何也蓋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初四之辭所以先急而後緩三上之辭所以始疑而終決與嗚呼陽剛有不幸而際斯時者可不知所以自處之道哉

䷾ 離下坎上

(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雲峯胡氏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於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陰之時最多也○肅齋趙氏曰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以水火之交也坎畫觀之則乾居坤中爲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在乾中爲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六爻不唯皆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以是爻居是位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爲既濟豈不大哉○中溪張氏曰涉川曰濟既未濟皆有坎體坎在外則內无陰故爲既濟坎在內則內有陰故爲未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一无之時字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朱子曰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是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朱子曰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陸山李氏曰水火相違而相交接既濟之象既濟則爲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故曰利貞向使不正安能相濟夫既濟功成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卦辭亦慮既濟後盈溢太過者耶○潛室陳氏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星乃未濟之皆有微戒无慮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有初无終而二以柔居中此初吉也既濟終爲未濟故又曰終亂○中溪張氏曰利貞者六位當也初吉者二也終亂者上也離內坎外出離入坎則既濟爲未濟矣○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懷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本義)濟下疑脫小字郭氏京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按亨小下脫小字○嵩山晁氏曰孔

氏正義亦謂合有兩小字○中溪張氏曰旣濟之亨何以謂之小者亨也蓋爻有六位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曰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傳】旣濟之時大者固一无固字已亨矣唯有小者一有未字亨也時旣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一有正字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旣濟也【本義】以卦體言白雲郭氏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旣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中溪張氏曰旣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旣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本義】指六二中溪張氏曰初吉者以六二之柔而得下體之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一无曰字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中溪張氏曰卦曰終亂而象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必此亂之所由生也○建安丘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一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生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雖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有深矣○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旣濟極則反為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末止之一字即雜卦所謂旣濟定也之義蓋旣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復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運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旣降腎水旣升可謂一身之旣濟矣然善於處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循環无端焉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傳】水火旣交各得其用為旣濟時當旣濟唯慮患害之

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旣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節齋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臨川吳氏曰時雖旣濟凡事當慮其後患而為之先備有備則无患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為之於其先也○平菴項氏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火之為患而豬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是故君子致道立禁設政舉事知未流之生害必皆有以防而濟之○進齋徐氏曰旣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旣濟之後君子於此慎思而豫為之防則不至於患矣○白雲郭氏曰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交有濟有之為其義一也○涑水司馬氏曰旣濟未濟反覆相承也艱險未濟君子以於慎之憲辨物之宜怠之以遭如是險无不濟防无不成事旣濟矣无所復為則又當思未前之患而豫防之是以君子能有又民物而永保安榮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咎一作吝），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朱子曰：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曾樣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臨川吳氏曰：既濟之初，可以濟而守正，不遽進也。如車將濟水而曳其輪，狐將濟水而濡其尾，雖不遽濟而終可濟，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車以輪而行，曳其輪則不前，不亟行也歟。涉揭其尾而後濟，濡其尾則不獲不遂濟也。初以剛居剛而應于四，當濟之始，勇於上進，故以此戒之。○陰山李氏曰：徐進而不躐等，无咎之道也。○雲峯胡氏曰：九剛動之才，有輪象，初一卦之後，有尾象。輪所以行，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雖戒如此，蓋欲濟而未肯輕也，故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傳】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息浪反。茀，方弗反。）

【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一有爲字）勸戒深矣。【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

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中溪張氏曰：婦，二也。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二應在五，以五溺於二柔，未即應己，故有喪茀之象。○雲峯胡氏曰：五雖與二陰，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蓋既濟之時，剛中反爲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震六二亦曰七日得，皆自二反覆數之，歷七數又惟云是二之所以爲中正者固在也，中正可久廢哉？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傳】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

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傳〕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戒豈淺見所能及也〔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朱子曰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建安丘氏曰鬼方蓋遠小國也蒼頡篇云鬼遠也三近坎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東谷鄭氏曰九三以剛陽處既濟之時剛陽則過於有爲欲變則動而之外內治已成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爲之戒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深患乎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遠功者皆小人啓之也○雲峯胡氏曰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是高宗伐鬼方當占得此爻故引之以爲象本義以爲六爻皆警戒意然則此亦爲九三戒也三居離終火性易變況復以剛居剛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商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且三年克之況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三代之兵未常用一小人用小合是乎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幾微以勿則勉其戒經於二則戒以勿違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於既濟之時惟恐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中溪張氏曰小人夷狄皆爲陰類夷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六既濟之三是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憊蒲拜反

〔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或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朱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建安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臨川吳氏曰憊言用力之疲用以見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朱子曰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做慮事柔善底人心不審慮事如家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當則罅漏必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漏舟而水將至焉斯可以免罅漏之患○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踰故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柔自有能預備而戒懼之象矣懼如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怨然不知戒水寢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懼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須臾此處旣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傳]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旣濟之時當畏愼如是也中溪張氏曰人之於事惟其有所疑於心然後能思所以處之此君子所以必思患而豫防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尙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或問九五爻以言紂雖貴爲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之薄祭却可以福祉蓋時之與處自是如此朱子曰楊子雲云月未望則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蓋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闕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卻是長底時節又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値之時如何大意大抵不得便宜○白雲郭氏曰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爲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爲主物過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蔑誠過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是也○雲峯胡氏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禴夏祭也雖爲夏本義於爻辭本於時之一字此則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乎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夫文王之與紂同此一時也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无受之道與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旣濟之時爲大來也孚小初吉是也中溪張氏曰旣濟之後惟恐過盛以祭言之于斯時也五不如二故東鄰不如西鄰牛不如禴蓋紂而得其時雖禴之薄實足以受其福而吉之大來可知矣

上六濡其首厲

[傳]旣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旣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本義]旣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隆山陳氏曰涉水而至於濡尾不害其爲濟也首亦濡則溺矣故厲○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充濟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涉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涉其可又過其可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褰裳渡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旣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旣濟之終止則亂也○馮氏去非曰首在前尾在後則旣未濟之六爻象皆據觀也皆有坎水故首尾皆濡以見凡事之欲濟者身在其中乃可濟也首尾皆濡則身在其中矣又曰旣濟險乃在前未濟乃出乎險者也而相表相反蓋以水火相濟不相濟爲象也然險終在前故旣濟終窮終出乎險故未濟終樂愈易窮則變之義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傳〕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不好了東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建安丘氏曰既濟合離坎成卦坎在外无險矣故爲既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離明也初言曳輪无咎二言茀勿逐三言有伐鬼方而克之象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在四則有衣袽之戒五則嘆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而上又有濡首厲何可久之戒則既濟而爲未濟矣

䷿ 坎下離上

〔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

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之一陽下經終既濟未濟因坎水取巽而亨又皆主離之一陰上天地終始又守水火相爲用也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濟終於濟也○鄭氏湘卿曰上坎下離爲既濟上離下坎爲未濟然離中有坎坎中有離二體而互成四卦四卦而歸二坎其實一也坎水也其情潤而能離火也其性烈而正坎常爲小人離常爲君子然離中有坎情其性也故既未之離反爲小人坎中有離性其情也故既未之坎反爲君子君子在上而小人在下則治无不濟故坎上離下爲既濟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則治矣能濟故離上坎下爲未濟此以人事言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傳魚乞反本義許訖反

〔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愼故勇於濟汔當爲仡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愼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建安丘氏曰未者有所待之辭未濟非不濟也待時而濟須○進齋徐氏曰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狐能汔水濡尾則不能濟以六居初小狐也汔幾也尾謂初也然汔而濡其尾則力竭而不能濟无所利矣○隆山李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又曰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息齋余氏曰未濟未有亨之道但如小

狐幾濟而濡尾則无所利爾謂占遇未濟者皆无攸利不可也在所如何耳○雲峯胡氏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无攸利未濟之占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爲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无他未濟水火之不交而坎男居離之女下文男女之交也況既濟下互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皆未濟之中互既濟非唯見時變之相爲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於易中見之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傳〕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本義〕指六五言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可濟之理但尚遲是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建安丘氏曰未濟未終於不濟以亨而未爾柔得中謂五以柔

而得中位也○雲峯胡氏曰乾坤之後爲坎离至旣濟未濟雖因坎取義然皆曰柔得中也則又專指離而言坎之與離終始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如此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傳 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旣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旣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傳 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朱子曰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濟川毛氏曰未濟之初陰也小狐之象小人也非濡尾之不可濟而小人之不足以濟也○建安丘氏曰不續終指初也下坎象初其尾也二之未能出險者以初柔力微而不能續其後也正猶狐幾濟而濡其尾首濟而尾未濟也何所利乎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傳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愼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大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矣○馮氏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勉力以濟未可致亨未濟者終濟矣○建安丘氏曰六爻剛居陰位柔居陽位雖未當位而一陰一陽各相應上下協力故終有出險之功也○平菴項氏曰旣濟三剛三柔皆正然剛柔正而位當即謂六二九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也若泛言則失柔義未濟六爻皆不當位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剛柔應者獲解亨實雖无攸利謂其柔中以與剛應有致亨之理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傳 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愼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本義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白雲郭氏曰水火不交不相爲用所以爲未濟亦指天地不交而爲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辨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愼於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流之道毋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爲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君子何愼之有○建安丘氏曰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辨火在天上大有亦以類族辨物言之其義可見○雲峯胡氏曰水火異物故以辨之物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開封耿氏曰旣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分定與氣耳故君子愼辨物使物以羣分愼居方使方以類聚如此則分定不亂而爲旣濟矣

初六濡其尾吝

傳 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旣陰柔而一无而字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本義 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旣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旣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幾

急之宜而不急濟又苟知緩濟之義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吝○雲峯胡氏曰以陽居陽當既濟之初而濡其尾時可濟不敢輕濟也故无咎初以陰居陽當未濟之初而濡其尾時未可濟不能自濟也故吝○林氏栗曰卦言无攸利而爻言吝者以在下一卦之初其失未遠也故繫之以憂虞辭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 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本義 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作拯字○當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濟故曰亦不知極也極者終窮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 在他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一无上字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 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爲能自止而不進得爲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節齋蔡氏曰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有才者也然以剛應柔易生陵忽之咎故能緩其所以行乃得正而吉也○雲峯胡氏曰既濟初九兼濡其尾曳輪二象未濟初與二分之初在下當爲尾九剛動當爲輪初濡其尾才柔不能自進二曳其輪居柔而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中則无有不正是以貞吉○厚齋馮氏曰未濟緣既濟主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所取思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蓋未濟之二乃既濟之五未濟之四乃既濟之三其爻之剛則然也所不同者時與位之異故吉凶異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傳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本義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雲峯胡氏曰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曰以中故得正易之大旨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 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本義 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

當有不字。莆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又求進焉凶可知矣焉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爲得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不出卦名未濟六三卦名獨見蓋爻俱失位初上處无位之地中四爻三皆曰貞吉獨於六三曰未濟征凶豈非未濟之時以征則凶而以居貞則吉乎況未濟之時惟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如六三陰柔又不中正未濟終難濟矣故以征則凶亦不利涉川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傳)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无險字以從應則利矣臨川吳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於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潛川毛氏曰九二九四以不正用其剛故吉而六五又以柔中而吉各因爻取義獨此爻以非其人而居其位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者字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爲義力勤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憊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隆山陳氏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雲峯胡氏曰爻言貞吉者三九二剛中中則正矣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疑貞吉无悔九四不中故戒之以貞占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直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大抵三四爻皆人位易於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夕惕惕懼也於既濟之四曰終日戒戒懼也此復取震懼之意懼以終始所以爲易之教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臨川吳氏曰近柔中之君其志得行也○沙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

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李氏光曰九二中正之臣爲之正應四上二陽相與夾輔能虛已而任用之故貞吉而无悔也○林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節齋蔡氏曰文明之主故稱君子之光下得二四恭順剛明之臣故言孚吉○雲峯胡氏曰九居四非貞貞吉悔亡勉之之辭也六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也蓋五文明之主是爲君子之光虛心以求九二剛中之助是爲有孚此所以爲正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傳】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本義】暉者光之散也童溪王氏曰暉者光之發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於光而光又生於暉六五所以爲未濟之主也○中溪張氏曰君臣同心以發治則未濟者終濟矣此君子所以有孚暉之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傳】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建安丘氏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耶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誠齋楊氏曰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其天下國家故濟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爲患害酒之功大於平洚水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朱子曰未濟卦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知此六五爾其得中故以爲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六不吉更曉不得人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亦不可曉○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逆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无所用況又不得與所以如此○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後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衚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象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箇說得活處不恁地死殺他這箇說得疏到他容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流行无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節齋蔡氏曰五爲濟主三四助之已成濟功矣已獨處上无所用力惟孚于飲酒自樂不安生事乃爲无咎又曰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初卦而字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字取五○雲峯胡氏曰既濟三陽皆得位未濟三陽皆失位然既濟初曳輪未濟二亦曳輪既濟三伐鬼方未濟四亦伐鬼方既濟之五反不如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於此二爻發出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蓋謂未濟之極將可濟矣自信自養所以俟命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自養而失

其義矣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過於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周公係易於既濟之終以濡其首爲時事之失於未濟之終以濡其首爲人事之咎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故於辭愈懼學易者信不可頃刻不知所懼也○西溪李氏曰聖人設卦必終於未濟者所以寓生生不窮之意也未濟易之終上九未濟之終生生不窮之理在是夫亂者治之基治者亂之伏未濟之極豈終不濟哉以上九之才言之終於必濟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傳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即所謂中也六十四卦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末一句亦不知節也

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大易教人之意切矣○或問居未濟之時未可以動作爲大陰柔不能固守而狂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貞吉朱子曰也是知此大象雖曉又曰大象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中位方好上九又不好不○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閒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否或貞言這便是不同耳○建安丘氏曰未濟合坎離成卦坎在內猶有險也故爲未濟合六爻言之內三交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貞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交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爲既濟矣○龍陽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出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吉上有孚飲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凶少然雖吉未常不戒也○西溪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隆山李氏曰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无過差故聖人作易於頤大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救大過之弊也於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救小過之弊也○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射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亦造化之所終則有始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一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二

繫辭上傳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奥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自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本義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朱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没理會○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事則見於包羲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於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而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揚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雲峯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簡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

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斷丁亂反見賢遍反

程子曰 天尊地卑止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易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闔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手中也

本義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問此第一章第一節盡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

易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見天之高地之卑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固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又曰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易中之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謂術謂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又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通天下之物而言從箇好物事有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未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又曰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融堂錢氏曰无畫之易在太極求有畫之易自兩後始畫下文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雙湖胡氏曰天尊地卑陰陽可有自然尊卑之象然於易上欲見其符卑處何者爲最親切也自

太極生兩儀象卦最可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陽已居先矣至於陽儀之上生一陽一陰先陽固宜也陰儀上當以陰爲主矣其生一陽一陰亦以陽居先焉以分於六畫莫不先陽而後陰於是首乾終坤乾不期尊而自尊坤不期卑而自卑於此見尊陽卑陰非聖人之私意卦畫自然之象而亦造化自然之位也○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鶴山魏氏曰卦畫自下始也倍六位也貴處觀於也言以貴下賤說言以下說上之先可見矣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爻一三五柔爻二四六也斷陽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於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數可見矣○臨川吳氏曰動靜有常以天地之用言天運轉不已陽常動也地塡凝不移陰常靜也剛柔以卦之奇耦二畫言剛謂奇畫柔謂耦畫斷猶判也剛畫猶陽動之實而一柔畫猶陰靜之虛而二也○誠齋楊氏曰聚散異向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東坡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間之生於異也物萃則其勢不得不分此與之生於同也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

體質留於下者也○盤澗董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爲形陰氣所爲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爲陰陽也○涑水司馬氏曰乾坤定於天地貴賤陳於尊卑剛柔斷於動靜吉凶生於爲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爲之也天地之判陰陽之交本自有之而既人準之以爲數備○勉齋黃氏曰此言有天地前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昭然可見然必有乾坤而後貴賤剛柔吉凶之體始具有貴賤剛柔吉凶而後變化之用始行始於乾坤終於變化此主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雲峯胡氏曰朱子曰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卽見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定矣貴賤之位未齋觀天地萬物之卑高卦爻之貴賤已位矣易未有卦爻則未有剛柔之論也天地間陽者常動可見其爲剛陰者常靜可見其爲柔矣易未有爻畫剛未有吉凶之辭也天地間事事物物善惡名以其類而分善者可知其爲吉惡者可知其爲凶矣

未有畫卦剛未見所謂陽變陰陰化陽也天成象地成形著卦之變化已於此乎見矣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是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八相盪而爲六十四

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換那下文起之有相連續也有不相連處○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所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而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一物在一物上面摩盪盪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曰

摩是兩箇物事相摩盪是圓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一轉去一殺他磨轉他底意思○臨川吳氏曰畫卦之初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磨而為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磨而為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而為一卦一卦為八卦八卦為六十四卦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朱子曰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建安丘氏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本義】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

與上文相發明也朱子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纔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是一箇氣都透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動物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又曰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須要錯看○正蒙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窮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雲峯胡氏曰剛柔二交相摩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摩與盪即上文所謂變化也六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變化而成象者也

卦之中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此一節畫後之易又如此也大抵易之未畫卦爻之變化在天地實體中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爻實體中本義兩以實體言見在天地者即未畫之易在易者即是已畫之天地其體皆實而卦虛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朱子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即生物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乾為其初為其簡易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形之時故有為○乾只是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

陽自其氣之始而言得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兼陰之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即予由陽不能獨主必得陰而後成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宰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柴氏中行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為之二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為之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以豉反

【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朱子曰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為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着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觀隤然確然亦可見易簡之理○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以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

○乾惟行健其所施爲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不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疑滯要做便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也又曰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達徹違闌截障礙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時不費力坤最省事更無勞擾只承受得乾底生將物出來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就盛來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别无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勞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大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潘氏曰乾主宰大始坤作成萬物此乾坤之事也使爲乾者用力之難爲坤者用功之繁則乾坤亦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宰大始不以爲難惟坤以簡能故作成萬物不以爲累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曰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物凡陽皆屬乾之男凡陰皆屬坤之女一陰一陽可相有不可相无然其理則陽主於始物陰不過作成之而陽主始物自然而然故爲是之易也健故也陰但從陽自能成物故爲是之簡也順故也上一節論陰陽之形氣象氣質形而言也此論陰陽之性情因氣與形而以理言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 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矣

朱子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而簡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做有寔楚之閒○夫易知底人人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煩底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煩須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易知易從不必恃指至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有把可久則可賢人之德足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熟做事處有盡白乾以易知假是指存處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起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德者得也行之於心謂之使如得這箇身則爲學之德業是做得成處猶有次第了不從淡之做只是指事更无可可○問本義曰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悅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彼易從則人皆可以協力一於內故可久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己者兼於外故可大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著故而○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有識多事今工夫易得閒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張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著力乃得也○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揚氏曰可而己非其矣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難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中則是聖人○平庵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純矣○雲峯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人之心如乾之易則明白易知同心者衆故可一於內而爲賢人之德人之行事如坤之簡則要約易從協力者衆故可兼於外而爲賢人之業蓋人之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但世之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勞擾使人不可行持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爲小人之歸乘可措也本義曰此言人能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爲賢人矣蓋爲衆人言也夫子不敢遽言聖人姑曰可久可大始曰賢人之德業欲衆人皆可至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朱子曰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也〇胡氏中行曰人心一道乎易簡而天下之理擧不外此是理也三才之道也人得之與天地並立矣〇雲峯胡氏曰此章首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簡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不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聖人理與心會自然得之者也成位乎其中者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於爲人焉然則必如此後謂之成人則前所謂賢於人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爲賢人謂衆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所可至也朱子教人之意深矣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擧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擧易以明天地間事〇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伏羲體造化以作易之事重在乾坤二卦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蓋先天易首乾終坤包六十四卦於其中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末歸結乾坤易簡之德賢人體之道其極聖人之能事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程子曰〕聖人設卦觀象上吉无不利〇聖人既設卦觀評之象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變觀變玩占而能順其

時動不違於天矣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朱子曰易當來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〇進山楊氏曰此總言易之爲書也〇漢上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未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于堯舜文王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惟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爲觀象而求知者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朱子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未全說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〇遊山楊氏曰此總言爻之變動也〇柴氏中行曰剛柔之爻推移不常以致易道變化之理〇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不外乎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朱子曰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〇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〇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悔正如生於憂

經003 568

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之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定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便是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又曰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隱隱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於悠黯是氣象吝是氣數○節齋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則可免失而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括蒼黃氏曰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无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有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吝者口以為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也

本義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朱子曰此章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發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推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无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為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若又反是變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句若分換往來作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於陽退自陽而趨於陰也○節齋蔡氏曰進者息也退者消也變化者爻之動也剛變化而為柔則柔進剛退之象可見柔變化而為剛則剛進柔退之象可見此剛柔之質也剛晝陽也柔夜陰也故剛用事則晝之象可見柔用事則夜之象可見動變易也極者太極也以其變易無常乃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此言上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雲峰胡氏曰變者自柔而剛剛則復化化者自剛而柔柔則復變便如悔者自凶而吉吉則復吝吝者自吉而凶凶則復悔變化者剛柔之未定剛柔者變化之已成悔吝者吉凶之未定吉凶者悔吝之已成也一卦六爻之間莫不有三才太極之理此曰三極是卦爻已動之後各具一太極後曰易有太極者則卦爻未生之先統體一太極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樂音洛

本義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或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曰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朱子曰然○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猶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

而玩者爻之辭指乘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有契於心則自然樂○節齋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文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其理也玩習翫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无窮故樂而玩○雲峯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君子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朱子曰居則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當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道有變爻之陰陽然後有占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値之卦而決焉其示人也蓋所以詳矣故君子居則觀象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觀變玩占以考其所値之吉凶否而吉者則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致也○柴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於事也動者涉於事也居則觀卦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賾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所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所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宜言道之所當人當能之也○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盡乎一爻之時居既其來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平菴項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變未定之初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必自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雲峯胡氏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靜无非易

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亦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象得之末歸結在卜筮上以發自天之祐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illegible]〕彖者言乎象者也此辭也若各指其所之○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有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處深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險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本義〕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朱子曰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象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問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爻是兩箇交又者來只是交變之義變謂剛柔相推而生着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爲卦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

或問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句否朱子曰悔是將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嗚說不出心下不足没分曉然未至有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龜山楊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報有失則有得无失則无得矣悔吝者无大咎也言乎小疵而已无咎者本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雲峯胡氏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咎

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无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自新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咎此承上章正釋二聖人繫辭之旨彖者文王所繫一卦之辭因名卦之象而言即上章所謂設卦觀象也爻者周公所繫六爻之辭因揲蓍之變而言即上章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卦畫之變化而以蓍策之變言者蓋蓍三變得九則剛變而化柔蓍三變得六則柔變而化剛也彖辭爻辭或曰吉或曰凶者以言其事之有得有失也辭曰悔曰吝者以言其事雖未大失而已有小疵也辭曰无咎者以善其能補過也有過當有咎能補之則不過咎故得无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本義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或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朱子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illegible]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問齊小大者存乎卦蹇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之義泰卦爲大否卦爲小又曰齊又不是整齊如協字是分辨字、蹇山潘氏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小大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者如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辭皆爻位之所列也小大者如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之辭皆卦彖之所齊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 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或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朱子曰然○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爲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惟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也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也○丹陽鄭氏曰憂其悔吝者必思患豫防而防禍於其始震而无咎者必恐懼脩省而者過於其終○雲峯胡氏曰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illegible]而自怨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也曰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機不悔則人欲沉痼而不自知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以豉反

本義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朱子曰卦有小大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爲大陰爲小隨其爻之所向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口語般恁依約看也是從地自是不當見得他底這只是依聚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卻是說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便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地要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張子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則不陷於凶悔矣○誠齋楊氏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坦途如遊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平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蹇剝之辭者如步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慘慄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潘氏曰卦有小有大隨其消長而分辭有險有易因其安危而別辭者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以示乎人也○雲峯胡氏曰本凶而悔所之則吉本吉而吝所之則凶无咎者本有過而能悔過者也其所之之於善而不之於惡之於吉而不之於凶矣

右第三章

本義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意若曰彖辭言象使人知卦之全體爻辭言變使人知爻之推遷吉凶之辭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之辭以明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明人事之補過此自是一節教人知得失小疵補過之道也自是故以下又論夫位若使人知有貴賤也卦者使人知有小大也人知即辭以辨吉凶則失得亦可免矣人知介然之須憂悔吝則小疵亦可免矣人知萌動悔心自可无咎則亦自无過之可標矣此又自是一節發人所吉凶憂悔吝震无咎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總結之以是故以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小大辭所以有險易无非各指夫人之所之也三章之意庶在此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程子曰 易與天地準止故君子之道鮮矣○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徧理也徧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迹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可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無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無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範模範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無遺失通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知此則得天地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而易之準道無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頓

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

本義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朱子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蓋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疏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又曰惟其封彌得无縫罅所以能徧滿也○雲峯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易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是合滿為一渾然无欠闕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此下三節皆聖人用易之事與此二句相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程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著亦不濟事○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若其與是類也○魂謂精鬼其死也歸乎天清散之應○鬼是性而不反之義○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之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問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朱子曰說文察理以至知鬼神之情狀此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如何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則明日入地下便是幽天文有晝遠在上而□有遠在下而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

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推原其始搭轉來看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嘘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則正說此理甚詳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未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禮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又曰變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又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有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為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魄魂氣上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祖落升也便是魂之遊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又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此卻知鬼神之情狀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復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先便是相散無了開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魄底病死感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盡得更得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問精氣為物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為變魂遊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錯紛而言口然此所何人者鬼伸之會也○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亦亦何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曰亦而有故□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象死之歟也以漠上朱氏曰陰陽之情五行之氣氣

變氣精積聚為物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潛室陳氏曰鬼神方存無象何為而有狀狀且無也何為而有情問物者具是形者也鬼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海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記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建安丘氏曰天文謂氣之所成日月星辰之類以其在上仰觀則見地理謂形之所成高下流峙之類以其在下俯察則知察者觀之詳此曰觀而彼曰察也天文屬陽陽明也明者易見故可觀地理屬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故所以然也人於仰觀俯察之中而求天地所以然之故則幽明之理可識矣夫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晝夜之常也人能推原其始於未生之前而反觀其終於已死之後則始何為而生終何為而死而死生之理可得而見矣說謂原其理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即陰陽之謂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

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狀皆聖人窮理之事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知音智知命之知如字樂音洛○程子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已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以心仁者不憂樂天者也○仁若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陋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本義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

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知爲表裏如此

朱子曰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泛說知周乎萬物至道濟天下是知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无一物之遺道直要盡濟天下○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曰程子說易字皆謂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謂之仁知者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盡故爲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又言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見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知分之可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知周萬物是說旁行是可與權乃惟行說樂天知命是自起三節各說一理○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實然易中自時有悠地處處難曉○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句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宗安土敦仁是豈果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後只是篤是去盡己私純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己安土敦仁主隨言是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愛是及物安○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无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又曰安土者隨所

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安也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悠地說此語說仁最密○龜山楊氏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人也易本无體其準於天地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无間聖人有爲其似於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與道乎自然○天地與聖人无二道也引而爲三則相似而已惟知似故先後天而不違也○雙峯胡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說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變不通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无外亦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高明矣隨其所行之應曲篤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仁知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上文言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與天地相似似即準也聖人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過有行

推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其知不流至於樂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程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範圍天地之化大本廓然无窮但人以耳目所及見其實若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規判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盡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空礙○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晝夜死生之道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範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就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裏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塗撥更无過差此特其一處耳○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爲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爲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

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方始見得道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又曰恐通乎晝夜之道是知其所以然○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或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更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又曰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箇道理其體則謂之易道只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美做易只是一字便了又曰此體是箇骨子○窮理是知字上哉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遣其換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全陽之氣也爲物陰陽之形也是夜陰陽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唯易則能陰能陽故无方神則陰陽不測故

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節齋蔡氏曰天地之化兩暘寒燠之類寒兩常勝化之過也聖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相不得其運則爲有道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誠齋楊氏曰大哉天地之渾日往月來而爲夜月往日來而爲晝就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隆山揚氏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易者生生之謂易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无方天圓地方必有體矣易則无體无在而无乎不在无爲而无所不爲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敦化即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文言聖人之知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文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是當聞見之知云乎哉前所謂知者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知者則神无方所易无形體也嗚呼深哉

右第四章

[本義]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又曰理則一而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袞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才是說人性上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須得

[本義]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或問繼之者善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成與在萬物朱子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某嘗論之如而什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撒出來所以為繼之者善○程子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附著成形不可變易者為陰此成之者性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又曰繼是接續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又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問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至靜而成陰方是成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渾○問繼之成之是道是謂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又問孟子只言性善易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无有不善

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問孔子已說繼善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得孟子方說出曰孔子說得細膩孟子說得麤略蓋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節初齋氏曰道太極也陰陽所乘之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今不先言陽而先言陰降就所繼而言也朱子曰繼之者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化便從此合殺了豈道也故一陰一陽此生生之機所謂道也○龜山楊氏曰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節齋蔡氏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陽也知者陰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无體也陰之所以為陰者皆靜而有體也○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上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即繼之之義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知音智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

程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道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也

本義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之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朱子曰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謂各隨人氣稟偏處見仁亦屬陽知亦屬陰此又分屬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之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其人物雖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節初齋氏曰仁者見之於已動之後而識其動而及物之機故曰仁知者見之於未著之先而識其復而幹事之體故曰知百姓則又行不著習不察而全未有見者也百姓因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之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也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故必有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之理人而後可以成位乎其中矣不然仁者知者之知疑見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亦何以大相遠哉○建安丘氏曰此言性成之後人稟陽之動者為仁稟陰之靜者為知惟其所稟之各異是以所見之各偏仁者見仁而不見知故謂其道止於仁知者見知而不見仁故謂其道止於知至於百姓日用飲食間於斯道之中而不知有所道焉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雲峯胡氏曰首三句正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所以循環而不已者道也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見一陰又一陽之妙本義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於物其理无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不兼於氣質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者分而為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於陽知者之見滯於陰百姓則又日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道无二道者子之道即能深會乎陰陽之道者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諸仁止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

知來物通變不能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皆神也莫知其所不測其爲剛柔動静也つ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得无憂天則不爲竟存不爲然亡者也つ天地鼓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發有爲之事故發つ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つ此天地與人事與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憂○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本義】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朱子曰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又曰顯諸仁是用底藏諸用是仁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機流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藏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勢然發見

處畜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如元亨利貞元亨是流行處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這貞而已此顯諸仁藏諸用之謂也又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顯諸仁如假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度至成邪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復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此便是諸業是藏之已成處處爲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又曰顯諸仁似繁而貴藏諸用似貴彰隱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微如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就字用字一探顯諸仁藏春生夏長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顯諸仁德之所以藏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一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又曰如此一穗本具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報

一箇名自成待一箇藉去種植二箇又自成一枝文開枝開業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明道二語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尤心使足不更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未何當有心來○盛德大業至矣是足貿數上面顯諸仁義諸用又曰盛德大業至矣其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誠身物氏曰聖人之與天地可同著竊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聖人仁萬物而獨往其憂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蓋聖人有心則有發天地无心則无憂矣○或間勉爵黃氏曰本義云顯自內而外機自外而內窮疑道化之功固有自內而外機緘之妙行以自其自外而內曰仁本是在內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內內而外用本是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謂自外之而實如存夏之生表萬物使是斂諸仁至秋冬則收故成夏使是藏諸用春憂是收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相所顯之用也○其幸如氏曰而藏二字與中所貫謂也似隱在貫中費之外他无所謂隱藏在隱中隱之外他之所謂藏蓋顯諸仁見用之德向盛德之所以行藏諸用即仁之心而

大業之所以盛機諸仁是發生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發生者所藏於中而不可見本義上文曰善謂化育之功此則曰仁謂造化之功見得爲之者善即是造化顯諸仁是善者天地既乎萬物之理仁者天地生生萬物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即謂之仁而善之本也上章言在聖人者則曰仁與知此言在造化者則曰仁與用發於造化者爲仁而所以發者寓用發於聖人者爲仁而所以發者爲知用者造化機緘之妙鼓萬物而无心知者聖人密用之妙不能不運天下以心此造化之所以不與聖人同憂而爲盛德大業之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朱子曰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字富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有此相續去○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无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无不理會方得若幾工夫不到業无由大少間措道事業便有久閑此便有病○節齋蔡氏曰富有收大不樂日新德久

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西山眞氏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為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也

生生之謂易

程子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為无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本義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程氏鉅夫曰生生之謂易剝初盡而復已生生生不息靡有斷絕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雲峯胡氏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虧欠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歟而愈新此即所以為生生之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本義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朱子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段詳密矣發字難看如效呈效忠效力之效有陰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无心自人而觀之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又曰凡屬陽底便是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无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節齋蔡氏曰易者變易而不窮故曰生生象者法之未定法者象之已形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乾坤成而易則肇乎先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本義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朱子曰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便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張忠定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變却在那極數知來

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般用○漢上朱氏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可以前知此之謂占○建安丘氏曰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程子曰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問明道提此三句是如何朱子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本文方得

本義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朱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問德是得於己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謂乾效法謂坤便只是實而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理乾坤是裏而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

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橫豎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卻周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建安丘氏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唯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之所託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陰陽之道在造化與易書其在造化者生而爲人則行繼善成性之後而有仁知百姓之分生而爲物則自賦仁義用之後而有鼓萬物之妙君子之道鮮矣人所愛也道化不預藏而自極其德業富有日新之至其在易書者自

生備象以至生卦成象而爲乾陽之爲也故法而爲坤陰之爲也此陰陽之在卦者極之七八九六之數而占以知來通陰陽老少之變而因以作事此陰陽之在蓍者故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以陰陽不則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在造化以體言也在易書以用言也聖人其皆假易書之陰陽以流其變世之心聖天下爲君子之歸而成造化所不及之能者歟○雲峯胡氏曰此章當分作二截看第一節繼善屬陽成性屬陰第二節仁屬陽知屬陰第三節成象倣而略可見屬陽效法詳密而皆可見屬陰占者事之末定屬陽事者占之已決屬陰皆分說陰陽故始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引張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一陰而又一陽即所謂兩在也第二節顯諸仁藏諸用總說一陰一陽不測之妙蓋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故謂之顯諸仁所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即藏於其中故謂之藏諸用道之用不可窮用之神不可測聖人拈出一用字見得造化有造化之用人事有人事之用百姓用而不知學易者當知之以有用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音扶下同

夫易廣矣大矣止易簡之善配至德○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備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一也直易也非其專有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閒通乾一闢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本義】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朱子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是大无小无物不包然當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着貞着工大有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得正字靜而正謂便皆見有此道理不待安排措罷蹴至小至近至都至近之事无不見有道處皆見足无所欠闕只將之人身使見○節齋蔡氏曰正不偏備

許也言乎遠其理不以遠而窮言乎邇其理不以邇而德言乎天地之間不以其物之多而不備○雲峯胡氏曰而字易與天地準不讚易之書也此章廣矣大矣讚易之理也以言乎遠則不禦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語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事即物而理存者蓋言此理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无非此具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備矣蓋天地之間雖萬物此理无物不有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翕虛級反闢婢亦反

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

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朱子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易繫似恁地又曰以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似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偶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彊底人便靜時亦有箇主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問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之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蓋承受得形天之氣所以說其是質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是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問乾一畫

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翕是坤氣與蒸乾之氣也問陽奇陰偶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翕闢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合闔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地乎冬間都翕聚不閉至春則天氣入地是氣開以迎之又曰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闔是兩闔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令天固包著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又曰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竅徧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潛室陳氏曰專直翕闢此當以卦畫論卦畫始生雖乾之一奇未有他物此其體也其專也已而纔動則直遂而生出不已卦畫既生乾之諸卦以次呈露及坤居後包在乾諸卦之裏而猶未露此其體也其愈也至其動也則坤之諸卦

始從乾諸卦裏開闢出來逐分了乾之一半○雲峯胡氏曰本義云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蓋元亨者動而乾坤之用以行利貞者靜而乾坤之體以立靜而易乾以剛健為貞坤以柔順為貞也動而交乾元為氣之始而坤元則承之以為形之始也乾惟健故一以施坤惟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兩故以質言而曰大兩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本義 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朱子曰大抵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說○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簡人之至德此是以

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問這配字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相似之意且如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亦如何配合易簡是當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又曰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簡易則觀於乎人之至德可見○南軒張氏曰乾之大生以資其始坤之廣生以流其形此廣大配天地也闔闢往來終則有始此變通配四時也復言七日以陽生為義臨言八月以陰長為義此陰陽之義配日月也中備之德中人以上可衍而就此易知也中人以下可跂而及此易從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右第六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贊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平庵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章之總目也遠而不禦即直與闢也邇而靜正即專與翕也

天地之閒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爲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而无不闢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開此乾所以爲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爲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爲闔言與乾俱閉也此坤所以爲大而爲物之大者无不統也與者无不求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至而足約也天地之閒至大至天地至變者四時之精者日月至著者至德易之者其此四者豈不謂之易乎○理寒峯朔之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乎論乾坤之質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因不徒在乾坤而自在於吾之心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音智

〔程傳〕子曰易其至矣乎止道義之門○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成之者性也人心

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本義〕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朱子曰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卑陋若禮不切實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則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之事又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著實去做又曰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知好禮便知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又曰知是知與禮足行處知儘要高行卻自近起又曰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事事卻要踐履過卑使業崇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從禮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欠闕沒不實了地雖極卑无所欠闕

故廣又曰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業便廣又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要極卑故无物事无循禮雖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毀謹成懼唯恐失之達使是禮之卑處禮儀三百威儀三下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又曰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如何會底地卑便會廣世上更无物卑似地底又曰禮卑是從貼底謹細起發去所以能廣○建安丘氏曰聖人之知如天之崇故所知日進於高明而德以崇禮如地之卑故所行日就於平實而業以廣○潛室陳氏曰易言知崇卽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卑卽中庸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故高明致崇如天禮欲小實設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著實則窮纖崇小處於法乃而无就守依憑之質地須是約之以禮知以虛明爲用屬陽屬天皆言其輕清也禮以形氣爲質屬陰屬地皆言其重濁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故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爲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智須是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下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從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已尊于聖

人而言○成性猶言見成底性是道性元自好了但知禮卑則成性便存存又曰成性是不當作壞底存謂常学
在道義存之又存又曰成性成之者性字義而用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德成說之類成之者性是成
說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恐方是性之成者來不如此
成性只是一箇命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氣又得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
說為是又曰恰是性本渾淪學者須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變道義出謂言流出之道體
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以得於天底道之義易是公共底○節齋於此曰道所以在造化則謂之易
在人則謂之存存之道義之門有位謂如天地也位設有天地之位
易行乎其中存之又存道義從此出矣謂存之後有位而存存後道義行出之門

右第七章

雲峯胡氏曰此章贊易道之至而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者以其知崇禮卑法天地也功德至聖人之事
非知崇盡天德而作易宗法乾畫成人以禮卑盡地德而效法坤畫成事以坤之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以易崇德廣業之事亦以知禮而
民卜筮決嫌疑以猶豫者存其成性以存之
而由乎道義之門耳夫子之得意處在此易之
爻辭胡氏曰上文言至德之至云至矣乎
蓋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也此章因是而言其
之德宗日新富有之業也崇德者在其業之廣
以崇德廣業為至德業之至也易其至矣乎
其至崇天知如天乃為崇禮卑如地乃為禮卑
之至天地之位設而易在其中理而窮理於
道義出知禮在中存之在天地之至性存而道
義之外他無所謂易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本義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止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深遠也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而比擬其形
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無窮也故
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
遠通會要也

本義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朱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所以言文之義理之所以言吉凶者也言天下之動所以不可亂也
之頑亂也是故古之聖人有見於此以
之文字是言賾字文義是口賾之說
以傳爲說文賾同是賾字今下從言
下傳文說有不可惡之先賾編同多是以口賾亦是也賾之說
而不以文字不可惡之者而言賾同至妙雜之亂
之說雜亂多聖人故先謂之文字只是賾字也賾
不可謂惡之者不可惡也雜亂之中見其不一不至於亂而不可得而亂之理也
是文雜亂多少雜亂之中天下之理可是言於此
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一卦之象爻之動雖雜亂而有條理以見天下之理也

理之所以不可易者也
不可以為典要也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變化之所以擬議而設爻以
以下七爻皆做此
者也

變化雜亂於此是以定得比類其形容是謂象也
曰是其形容山澤雷風水火是謂之象其先物之宜是謂象
是謂卦象其形容其象是謂象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則是下之象也
諸天下之象則先形容而後物宜
下則乾為天坤為地象其物宜
物宜之象其物宜者天下之賾雜亂之中聖人見其隱
以為一卦象之顯乎外
其象隱而擬之於是有以名卦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也
其隱之極致則自本至末由乎陰陽相雜之理
者擬為六十四卦其象已定
擬之象而擬之以乾坤之象
容乾而坤之形容
之類皆象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斷丁亂反

本義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朱子曰觀會通

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又曰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湊來處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眾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卻得箇通底道理乃可行爾謂如庖丁解牛於礙處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且如事理閒若不於會處理會卻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卻理會其閒卻自有箇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到得多處自於自行除以可行其與直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不會便不知許多曲且錯雜一又曰會是觀衆理之會道是擇其道者而行凡如有處事閒若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父子之恩主則使身交之爻母不設投陽之義而妻義其身之說不可行若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致傷之說不敢顧此之謂觀會通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爲此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桓守地而未伸亦也之義凡此數義皆也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處卻是他通處也與禮儀常禮常法又曰禮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道儀事文說得間凡事物之常理皆是間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亢弁揖道易武狂伐皆是典禮處與禮只是常事○辭謂卦交之辭○過山揚氏曰文者陰陽之交也○朱氏中行同聖人然識天下之動觀其事理之會合通行是欲常行法變不發於天下則繫辭以明其交而斷之曰如此則爲言如此則爲凶人知避凶趨吉則常法不發之矣此易所以有爻也○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動非特陰陽之運動凡人之動而行事與夫一念之動皆是也觀會通以行典禮不會則於理有遺缺如之何可通不通則於理有窒礙如之何可行通是時中典常是常如此行行則吉背此而行則凶繫辭以明之故謂之爻

烏路反

本義 惡猶厭也朱子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見對然是合亦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他那道理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要處與禮是以這殺字以之只是說道箇他會之處後卻求箇通理來惡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著殺天丁之動者也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而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役是劉也○學者焉氏卩象之所言如亂焉亂亂區人女社牀說亂擬之類若可惡矣然天下之至賾所在而不可惡也爻之所言如戶庭无咎而門庭則凶然過遇之而弗過遇之先號後笑而先笑後號若甚亂矣然天下之至動所謂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程子曰至賾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本義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或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朱子曰然○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處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爲凶矣又曰道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平庵項氏曰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illegible]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雲峯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易爻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和胡卧反樞音縶行下孟反見賢遍反

【大全】釋中孚九二爻義朱子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之間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之所發者至近而所感者甚遠耳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論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蔡氏曰鳴鶴在陰而其子必和情之所同无隱顯之間也我有好爵而爾亦縻於此心之所欲无物我之間也言之善人皆以爲善故應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爲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豈異其所起哉樞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節齋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而在陰夫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義特主乎人而爲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遂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丁管反

【大全】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朱子曰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地解○誠齋楊氏曰君子之治乎其心不乎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爲顯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吏貞違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猶同器一啻予能辯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𧂐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山揚氏曰迹異而心同不害其爲同心興而之同相望爲愈違金至堅也而同心者所之隨至著也所同心之言如之○息齋余氏曰以出臭蘭然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貴易不滯於故而知其出有如比者○雙湖胡氏曰二人九五六二也先號後笑先笑後遇也不取君臣義者特備文辭論同心之利可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藉在夜反夫音扶

【大全】釋大過初六爻義節齋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大全】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南軒張氏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擁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功徹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忘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若无盛色德薄者无畢能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

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幾音機

〔本義〕釋節初九爻義 節齋蔡氏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惟言爲甚故所當節也。密於言語所不出戶庭之義兌有言象故於節之初爻室明之○建安丘氏曰爻居兌主出處之節而言此疾及於言之節者節下卦兌爲口舌亦其象也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殘禍立至此

言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本義〕釋解六三爻義 朱子曰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柴氏中行曰六三以不正小人據非其位故有此象。人據非其義之所當有則啓謀利者攘奪之心作易者明義利之分致於六三之小人居有德之位知其必有盜來其後而奪之天下之大盜未有不乘隙而動也○涑水司馬氏曰上慢下暴慢其上而暴其下也○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所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人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也者以此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一節之所能備哉句玩之若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若詳矣然夫子之辭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平庵項氏曰七爻皆欲人說謹也焉鶴言爻隱之謙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貴愼有終嘗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教室負來以成愼皆所以發人之發心也○密拳胡氏曰大子於乾坤皆有文言以中象傳象傳之意其辭承得蓋亦有之知能與標釋其謙已畢復曰明中正後常位而不於无明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隱

之特義大矣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傳〕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有下五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朱子曰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

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曰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令其文間歸差錯不和連接外誤甚明○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南軒張氏曰陽數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偶二四六八十是也故生於天者成於地生於地者成於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行鬼神○東萊呂氏曰水至陰地必行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窮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得而鬼也五行皆然奕不生於陰之之相加陽加陰有爲水爲木爲土陰亦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數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節齋蔡氏曰天地若陰陽對行之足當也二至上者陰陽亦行之文序也然對行非亦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說白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平菴項氏曰數大先云是一至地七珏同律歷志叉衡元尚九包運外篇皆在天數五之

上程朱皆用此說令從之爲是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朱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illegible]氏曰天地曰然之數盡盡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鴻化爲聽往化爲爲草木乃茂草木質蒙可以賢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約若其神祝微其神存收其神玄冥各同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

按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

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偶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曰變化言

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潘氏曰洛書之數天地自然之數也以天之一三五七九總之則爲二十五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則爲三十此地數三十也又以天之二十五地之三十總之則爲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不進乎此數也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莫不自五數之○雲峯胡氏曰河圖有自然之數所以成大易之象天地有自然之象所以成河圖之數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此天地間自然之象也本義以論乾坤之策也謂即此以論河洛之數可也一圓而三水生木也二方而四火克金也陽之一進而用三陰之四退而用二合二與三則爲五此河圖之生數也一生水而六成之三生木而八成之生數一進而用三成數則八退而用六二生火七成之四生金九成之生數四退而用二成數則七進而用九七八九六各爲十五陰陽進退互藏其宅進即爲變退則爲化鬼神屈伸往來皆進退之妙用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郎得反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朱子

曰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爲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爲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爲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爲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爲則又以五乘十十乘五而亦皆爲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无所爲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爲五十矣中數五衍之而各拄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去聖人說這箇不只是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揲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四五得數也○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義面取邪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大祭河圖是自然寄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底○間大衍之義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爲生數之極十則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爲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其謂此說却分號○則爲謂大衍之

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爲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行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曰此說見○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聖人下手皆有義扐者掛也扐者扐於二扐之中也○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扐右三歲一間揲左四歲扐左五歲再閏也、一掛之閏凡再扐即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分而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說右手之策於一變而以右手內四而數左手之策又說左手之策於一變而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著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參也扐勒也所謂四數兩手之策一其四四之後

必有零數是一成二成三成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奇後間扣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去亦一變之閏凡一掛兩揲兩扐爲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蓍掛扐之策後以見有之策分二掛一兩爲第二變也○大衍之數五十著之策乃其策也策中乘除則直謂之數耳○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闕見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若只有這幾句其問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想們古人无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繫辭亦若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皆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篇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爻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看繫辭須先看

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箇无頭底物今人誠不知易○節齋蔡氏曰天參地兩合而為五位每位各衍之為十故曰大衍○丹陽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蓍蓋數偶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建安丘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兩河圖中五參天兩地之數以為衍母也大衍之用止四十九者又就河圖五十數之在外者虛其天一之數而不用也蓋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无窮而一无為故无為之一以象太極○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內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扐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奇於扐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日為再閏再扐而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或曰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矣其初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為體揲四歸奇為用立卦以奇數為體策數為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第一揲掛一以四十九其奇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三十六不復有奇參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財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揲所以亨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閏天地以為用也○雲峯胡氏曰歷法再閏之後文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扐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朞音基

本義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朱子曰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為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象二老而言數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策亦互有老少為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為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

老矣。夫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夫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兼山郭氏曰或曰乾坤用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辭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七用八之尊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其所謂與天地相似也。○白雲郭氏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

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數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有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今按凡言策者即謂蓍也禮曰龜爲卜策爲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策尤爲明

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爲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特已得之耳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爲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爲老六子爲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則數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耳。○雲峯胡氏曰前則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稱曰乾坤之策者揲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揲而揲於乾坤言之也。○白雲郭氏曰聖人畫卦初未有以陰陽老少爲與蓍卜史之象微既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意已不同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本義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裏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四營而成易者營

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爲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爲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爲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爲少九八爲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兩一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爲十二揲之數四五爲少若一揲之數也八九爲多若兩揲之數也一揲爲奇兩揲爲偶奇者爲陽而象圓偶者爲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爲對待而其於洛書若亦可見也故三少爲老陽各三變各得其一揲之數而三三爲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爲老陰者三變各

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爲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兩二一三爲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圍一也方二謂兩八圍一謂一十二兩少一多爲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爲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圍二乃一也圍三圍兩十二方一謂一八○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皆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爲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爲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爲合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三十二矣扐奇扐二二一三而爲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爲二十八矣也謂之數雖先得之以其數象而策後奇之數附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平庵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發端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蓍求卦之法乎以總括夫一章之事也自下文八卦小成以下方言得卦之後占象推說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丁丈反

〔本義〕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雙湖胡氏曰按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原卦畫篇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行下孟反

〔程子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惟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

〔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或問顯道神德行朱子曰道較微妙无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此是說蓍卦之因道理因此窮著德行是人事卻由取決於蓍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在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又曰易唯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神德行是說人事那麄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與如賓主之相交也○平庵項氏曰天道雖幽可測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鬼神之命○雲峯胡氏曰道在天德行在人在天者幽顯道則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著與卦可與酬酢其在人者可與贊助其在天者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程子曰〕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

〔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盤澗董氏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來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南軒張氏曰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者疑若窮測其妙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曰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蓋爲河圖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有變有化非人之所爲也皆神之所爲也

右第九章

本義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大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雙湖胡氏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蓍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鍾聚也蓋至於卦畫足以濟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於天地者將必有如是之功用終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爲明數之功用達於蓍卦者原其體段已有如是之能也變化之道即陰陽老少之變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是也神之所爲即行鬼神之事卦畫吉凶禍福皆可得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也簡編整正之功大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程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其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受命如嚮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本義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朱子曰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裒而各有所問○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以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他胸中所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擧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爲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擬議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劃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遇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南軒張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制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廬陵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惟尚變雜變爻雜在對象占之外實不出辭象占之問无寧動必合易之變惟心與理會者能之○雲峯胡氏曰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決變象之變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嚮許兩反古文響字與音預下同

程子曰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理蓍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

本義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或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嚮龜受命也抱龜南面是也○張子曰易无思无爲受命乃如響又曰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也○開封耿氏曰物之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

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言動必擬於易但言在行先故精有爲有行必先問焉而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易受人之命其應如響未來之事无幽深遠近皆知之此尚辭而占之事而曰天下之至精者言辭占至精之道其精无以加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七南反 錯七各反）

本義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

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今以荀子韓非漢書所云皆其義也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揲蓍本无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爲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蓋

子說參伍楊係解之爲詳漢書所說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貫大抵陰陽奇偶變化无窮矣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若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問參伍者是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合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五以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有得幾箇成數目正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口若是他數猶可揆三錯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專以爲言如適商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前之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說故人之事數一人探來是地如又差一人去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問之欲伍以參○問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又曰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綜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交渡足上下爲綜○錯綜是兩變錯者交而互之也綜者總而挈之也參伍錯綜又各自

況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閒而雜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綜而窮○漢上朱氏曰參伍以變者綜變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爲六七八九綜之爲三百六十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遷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至文不足以成物非爻變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通之至變○南軒張氏曰三五天也參而伍之人也○平菴項氏曰凡占之法有數有實每爻三揲爲三變其揲有象兩象三象四時象則兩閏爲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綜之此兩句上論一爻之法進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建象交採以爲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成卦之法○雲峯胡氏曰上文曰尚辭尚占之事此獨曰尚象而不曰尚變參伍以變此變字象之未定者也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八變而言本義以參伍爲一先一後更相考發以究其多寡之實筮法四五爲寡九八爲多五九爲先四八爲後五九四八之

中又各自有先後焉除掛一外餘九者先後皆四餘八者或先三而後四或先四而後三是三以變也餘五者或先後皆一或先三而後二或先一而後三餘四者或先二而後一或先一而後二是伍以變也參伍以變盡三揲兩手之策也通三揲兩手之策而陰陽老少之畫遂成氣三變方成陰陽老少之畫雜書有八變乃見陰陽老少之數故謂之錯縱三變之數成一彖總十有八變成一卦故謂之綜錯綜七八九六之數而卦爻動靜之象遂定氣天下至變言易之有象其至變之道天下无以加之也○雙湖胡氏曰按揚綜苟乎注伍參猶推也使闔謀或參之或伍之於嚴閤而盡知其詳更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解五大夫欲更識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程子曰老子曰无為又曰无為而无不為當有為而以无為為之是乃有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曰无思也无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只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答與叔書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時而不感○龜山楊氏曰惟无思為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語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如鍾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已如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本義】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

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朱子曰易无思也无為也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凝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此意思又曰凡言易者多只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叩著便應无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說人上說亦自□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存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所以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所以行達道也○問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謂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疑若不可以時疑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平庵項氏曰蓍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物不能如人之有思求不能如人之有為皆純乎天者也受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寂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濂氏曰易无思慮无作為寂然不動若无與於物然一有所感則天下之故无不通蓋感於小則通乎纖悉之故感於大則通乎書契之故大而天地微而為誠近而一身遠而萬物苟有感焉无不通者然非極天下之至神若不能也○雲峯胡氏曰象在畫辭在策蓍未變占在蓍皆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人心之寂也如是探蓍以求卦則天下之故无有不通者矣人心之感也如是非至精至變之外別有所謂至神神即精與變之至妙至妙者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音機下同

【本義】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或問如何是極深朱子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聞如所謂幽明

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何如是研幾時便是研究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簡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有那茫昧時都處置了○知至如極深能慮便是研幾又曰知至能慮與極深研幾句各相似○平庵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者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者易之用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本義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朱子曰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開物相以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幾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幾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與幾在事半後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問唯深也唯幾也唯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德累穿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卻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脈絡索在裏面所以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幾便是研窮他問如何是幾曰通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也○通天下之志通是開通之意蓋當時之民遇事多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所謂通天下之志開物亦只是如此○臨川吳氏曰本義云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唯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為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人之心志唯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以制

作而究成天下之事務然辭占變象所以能如此者皆妙不可測之神為之唯其妙不可測故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謂自然而然非人所能為也○誠齋楊氏曰天下之理唯疾故速唯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也心之精也豈唯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豈唯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此一物之理一人之氣相應相同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疾而後速行而後至為其然也心之神也低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實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之可乎曰至神之妙周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以書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其用象在畫著在揲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蓍以變則成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終始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平庵項氏曰四者雖云辭變象占而自君子將有為也以下則皆論占也至此又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在其中矣

右第十章

本義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

下之疑冒莫報反斷丁亂反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朱子曰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又曰易本爲卜筮而言古人淳質初无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爲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又曰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作易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箇○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德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讀繫辭者頗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最要說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大抵皆是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令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指小卻說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指而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知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臨川吳氏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冒猶能尸之冒謂天下之道悉包裹於其中也通志開物也定業成務也斷疑謂易於天下之道包裹无遺故於天下之疑事皆能決之也○雲峯胡氏曰學者以爲易專言卜筮易至於小吾易殊不知未有卜筮以前人无以知吉凶而成事業有卜筮則可開示吉凶而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无不包括在此故曰冒天下之道開示天下以吉凶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務所以定天下之業冒天下之道所以斷天下之疑下文凡六節各有是故二字皆以言卜筮之妙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方以知之知音智下知以叡知並同易音亦與音夫音符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密自得之○又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甚知不者爲藏往易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朱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變思明聖人得以洗心其心退藏於密矣

【本義】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朱子曰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无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无兆眹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變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以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又曰蓍之德三句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但只是具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則无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雖是殺人底事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似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又曰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蓍以七爲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屬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故八八六十四而屬陰是用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貢字只作告字說但上面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又却下得輕却曉不得○建安丘氏曰四十九蓍分掛揲扐陰陽老少變化无方故其德圓而神六十四卦象辭森列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故其德方以知貢猶告也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迭用九六相推其理又變易以告人故其義易以貢○孔氏曰吉凶與民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老子曰寵辱若驚也○雲峯胡氏曰此以蓍卦爻之理而言也理无一定之用故曰圓而神事有一定之理故曰方以知易以六爻之理敎人有定體而无定用故曰易以貢聖人一心蓍卦爻之理具爲其此三者之理而无一塵之累故无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即蓍卦爻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者也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知自足以藏往即蓍卦爻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易開物成務是使人以卜筮而知吉凶與民同患而知來藏往是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也本義謂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蓋謂足必有資乎蓍卦爻之爲物而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便如武必有資乎殺而聖人則存此神武而不假乎殺也○平菴項氏曰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朱子合爲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自夫易何爲者也至神武而不殺者夫統言易中有蓍卦爻三德章首先設問答決以是故發體開物者知其未然也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外也險之終物也天下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內矣是故聖人用之以通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即志與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蓍卦爻之所能也是故蓍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貢蓍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爲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爲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爲貢聖人以此三者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幾同患以贊其決故其知幾即神之開物也其蓍德則知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叡知也其斷吉凶即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即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即伏羲聖人是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焉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程子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要須玩索○張子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故聖人作易以先之

本義 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爲卜筮以敎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朱子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又曰齋敬謂於戒到湛然純一時肅然警惕也无了○是以明於天道以下言敎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蓍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爲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裏面○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

○問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曰顯道神德行便是這神字猶言吉凶若有神明陰相之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都若神之所為○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窮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卻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洗心聖人觀象玩辭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著寔若不指著處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卻是從源頭說卻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自有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須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无可捏撰處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卻未用於著處故曰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卻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

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也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南軒張氏曰夫蓍植物也足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與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著所以興其蓍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者所以興其龜也天下之民其終不倦而樂於有為亹亹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著以前之也然後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齊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李氏曰以為神耶則既物於物以為物矣則神所寄焉夫是之謂神物均是物也而著龜為神者以知象數是也○雲峯胡氏曰上文謂著卦爻之理不假於物而皆具於聖人之心此則謂著卦爻之用不能不假於物而亦不能外乎聖人之心故後曰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體具也此曰聖人以此齋戒者此心至殺而理之用行也蓋聖人明天道而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而知其用之不可以不開其先然聖人非齋戒无以神明聖人之德教人卜筮人不齋戒

亦无以神明人之德也○平庵項氏曰此第二節言著立著筮之人以是以發辭惟其聰明叡知也是以明於天道之遠而察於民事之近惟其神武不殺也是以建立著策以開斯民占決之用聖人又以卜筮之法所以齋心而成其閉之於神而貢之於明者以自齋戒以自神明其著則洗心也其成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與民同患也自此以下遂言盡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見賢遍反

【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脩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朱子曰闔闢乾坤理與事

皆如此書亦如此之蘊則說理處意思爻○闢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執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變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見乃謂象只是說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問闔戶謂之坤一陰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以謂之活潑潑地便是這處○漢上朱氏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由之而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戶又曰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斂○進齋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闔闢也陽之噓也戶之闢也本蟄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閉也本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息齋余氏曰戶一而已闔斯為坤闢斯為乾且闔且闢為變可往可來為通見此戶之象也戶則器也制之於棟宇之初者法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

者神也皆言戶也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於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天地則圖書與得諸此戶无異也先儒觀兒及斷公事之說亦然○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此段若從卜筮說闔戶謂之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闢戶謂之乾者四十九策之分也一合一分是謂蓍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是謂蓍之通見而爲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爲剛柔動靜之爻謂之器此乃聖人制爲卜筮以教人是爲揲蓍之法民一出一入咸用之以爲利則爲用蓍之神○平菴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爲陰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爲陽一闔一闢謂之變六畫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述而言見於蓍策謂象形於卦交謂器制用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括筮敗繫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於利用王公卑隸之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泰

【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項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頓放是无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

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道則不可然道不雜乎陰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十全是其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周子康節說太極是和陰陽衮說易中便撞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只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起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問一陰一陽上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見就天地陰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也夜陰也而晝自午後爲笑夜陰自子後又是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南軒張氏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本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雲峯胡氏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闢往來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其有是大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即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推具有大極之理所以生儀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之以畫卦則始爲一畫以分陰陽而謂之兩儀次爲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爲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揲蓍則一揲而有兩儀之象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揲而有八卦之象自一生兩皆有大極之理存焉吉凶生大業有理必有用也○臨川吳氏曰易謂陽奇陰偶互相更換而爲四象八卦也大者大之至也極者屋棟之名天地間之有此理猶屋之有極也易有大極謂一陰一陽之相易有理以爲之主宰也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配而爲兩卦之第一畫也是謂兩儀兩儀之上各加一陰一陽則倍二而爲四卦之第二畫也是謂四象四象

之上文各加一陽一陰則倍四而為八卦之第三畫也是謂八卦有此八卦則其別有六十四而可用之占筮以定吉凶俾民无所疑而勇於趨事赴功故曰生大業此蓋申言方以知之卦因及卜筮者所尚之占二四而八卦之方也定吉凶生大業者其知也○平庵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所由作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縣音玄探吐南反索色白反

本義 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朱子曰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隱他雖亂說將出來亥方可索他那隱底○問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動有疑阻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易占不用著而每言著猶皆具此理也○進齋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炳皆著象者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至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備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處幽遠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雲峯胡氏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此終焉○節齋蔡氏曰經文立字下當有象字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見賢遍反

本義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雙湖胡氏曰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變之而卦爻之動靜以肖象謂日月星辰躔度失度而吉凶生象之而卦爻有以寓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南軒張氏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負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與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雲峯胡氏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卜筮故又以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斷丁亂反

本義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錢氏曰

有其象无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係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漢上朱氏曰聖人所以示人吉凶也易於吉凶有以利吉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以貞勝而不頹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雲峯胡氏曰示四象所以開物繫辭斷吉凶則可以成務而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此蓋總一章專言卜筮之意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雙湖胡氏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東谷首揭夫易何爲者也一句爲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爲答辭說歸卜筮其下六箇是故一箇是以皆發明卜筮之裏第一箇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繹也第二箇是故言聖人以此洗心第三箇是以言聖人以此齋戒此即卜筮以用卜筮也第四箇是故分言闔戶爲坤闢戶爲乾以下畫卦布爻之法第五箇是故提起易有太極以論生儀象卦之法亦揲蓍求卦之事第六箇是故雜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致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蓍龜成亹亹者結之亦聖人事也至第七箇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爲故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而謂書爲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耳此皆不可不知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漢上朱氏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柴氏中行曰聖人與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爻辭之所遇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之敬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或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朱子曰立象盡意是觀奇偶兩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僞謂有一奇一偶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僞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其卦陰陽老少交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鼓之舞之之意○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无舊有此語○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會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僞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傳自是卦上有這情僞何今曉不得他那處是僞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看來情僞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僞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眞情○歐公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盡他不習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翕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問變而通之如禮樂乎故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政教皆

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衆會如此而不自知○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鼓則都發不出了○臨川吳氏曰立象謂羲皇之卦蓋所以示者也盡意謂无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思具於其中說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也盡情偽謂六十四名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情之揲乎性而不善者曰偽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其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偽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此三句答上文不盡言不盡意二爲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前蓋見盡意之緒啓盡言之端也盡意盡情偽盡言者皆所以爲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盡於是作揲著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爲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局於二則其用愈寬而是以盡利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項氏云立象設卦繫辭三盡者作易之事變通鼓舞二盡者用易之事愚謂立象設卦象也繫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幾音機

程子曰乾健坤順人亦不當果是體認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本義〕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朱子曰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道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問

在天地上如何曰闔天地行傍事此是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自易道統體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縕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爲道又不在乾坤之外唯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乾坤其易之縕縕如縕縕之縕是箇胎骨子又曰易是已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縕貫○易之言乾坤若多以非言易立乎其中只是言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又曰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著却是說易之道理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乎其中者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易有大極兩以易爲主用一沒文意則以乾坤爲主○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出底箇其謂出來陰陽造化何處更行易來這只是反變說易不可見剝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別更推不去說似這說之理息也行不若前說較平○潛室陳氏曰本義云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此據先天圖言閒落筆之初陽畫在右陰畫在左只此二畫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皆已在其中設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无自而見便是乾坤毀无以見易設若當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畫幾於散滅无用便是易不可見則乾坤息此意雖上說易書然天地大化亦只如是○節齋蔡氏曰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也其陰爻皆坤之自出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與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乾坤立則易存乾坤隱則易隱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建安丘氏曰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學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雲峯胡氏曰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對故曰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无由而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程子曰有形皆器也无形爲道○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張子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是也又曰聖人見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爲之春夏秋冬亦化裁之一形爾○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只是如此有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當便是器道箇分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

器是形跡事事亦皆有箇形跡有道即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又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說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伊川云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問說方見得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離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爲臣須止於敬爲子須止於孝這皆是道理合如此若不甚始索性兩是說忽生說得通又曰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道人身是器謂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是是斷字亦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處整合分界此正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是兩截矣○南軒張氏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而已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然道離禮器而道法託於器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

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扑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旌當藉之以鍾鞭故形而上者之道說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故聖人將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滿於下在器不璧於有也○器室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以是分開不得底事先聖欲皆後與不奈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得本是一物皆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爲下者謂之器卻成二片矣

本義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來乎曰形而上者是理纔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著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器形而上者器之是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說

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指也推只是裁行指這道同是○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而這是兩裁不相干化而裁之旁前項事者指化是截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後項裏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无變故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壁在者○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與分命義和許多屯使是化而裁之到數接人時使是推而行之○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裁是裁裁之義謂如一處裁爲四時一時變裁爲三月一月裁爲三十日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各自此之復自被之此若不裁謂則豈有定著道是這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化之裁便是九三變如乾乾不息則是裁所當行者以此指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人曰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爲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有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更而秋秋而冬塞人去這裹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又曰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

其化之之適爻亥子時便裁取子屬明日所謂變也○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无入而不自得是通否只然○龜山楊氏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節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門變向通曰事業是也○雲峯胡氏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行有此而上則无體故謂之道即上文所謂易也自此而下則有嘗故謂之業因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故謂之變理无爲畫之生也亦无窮聖人則裁制之爲六畫裁爲上下爲內外裁有定行无定用如變之變當於而濟之事用信爲通嘗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爲通事者業之未之業者言之已若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 重出以起下文 臨川吳氏曰象其物宜謂文王之象申說卦以盡情僞一句繫辭以斷吉凶謂周公之爻申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 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朱子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雲峯胡氏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下孟反

程子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率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固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本義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朱子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則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如云由則有鬼神鬼神本相對說出以鬼神二字相對前以神而明之神又自得明變化相對變明是長化見消息神而明之一段與形而上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又說入至粗定得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是神而明之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建安丘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已也○雲峯胡氏曰則形而上之道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天下之賾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上繫見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求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爲德行於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右第十二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竟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又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

聖人爲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二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三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直龍反

本義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朱子曰八卦所以成列方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畫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且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節生全卦問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爲有道陞之不隔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若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爻不足也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象然後別生卦教人并上上三爻以畫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點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看過○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數如何已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數○問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趣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南軒張氏曰謂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也○童溪王氏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立象則象在卦中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或問變字是總卦爻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

嘗動處爻象而言否朱子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爲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爲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節齋蔡氏曰剛柔交之隨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唯其相推故能成其變繫辭爻象之辭即其變而命之故能鼓其動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柴氏中行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主動爻而言也如情僞相感遠近相取好惡相攻皆是動也○雲峯胡氏曰八卦成列即先天八卦橫圖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橫圖也象非特天地山澤之象即八卦之盡成列而象即在盡矣未動之先有八卦之盡而未見八卦之爻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者爻之爲吉凶也有爻斯有變後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是就卦爻而言動專指所值之變爻而言也繫辭焉而命之凡文王周公之易也

○臨川吳氏曰此承前篇卒章言蓍卦之象辭變占曰在其中者凡四曰一象二爻三變四動爻者辭也動則有吉凶悔吝之占焉前篇動者尚其變而此以動屬占者動因變而得占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趣七句反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

朱子曰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又曰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節齋蔡氏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雲峯胡氏曰上繫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即此所謂立本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即此所謂趣時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在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臨川吳氏曰剛柔之立其體一定如木本之植於固著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遇趣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化剛也此承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語而言蓍之變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朱子曰貞只是說他體處常常如此○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箇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不是一定住在裏此各以其所正爲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進齋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獨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係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而後上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辭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官喚反夫音扶

程子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

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朱子曰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亦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雲峯胡氏曰上繫於吉凶悔吝无然之義發之辭矣獨貞字未發故發下繫發之貞者正而固也本義曰正而常尚哉固者人事之當然常者天理之必然天下之動非吉勝凶則凶勝吉二者常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爲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動也不一而微亦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天地日月之道亦皆是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苦角反易以豉反隤大回反

【本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像音象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

以效而象之或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化虛實而爲奇偶朱子曰效此便是乾坤之理象只是像其奇偶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見賢遍反

〔本義〕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案或問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謂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如何朱子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處爻見待也功業字故吉凶生大業之業待言事變處事和似○法民曰確然隤然乾坤之體也所○發同變坤之所以示人教易而不簡○而不繁爻者效此易簡者也象者像此易而者也及其爻象動乎卦之內則吉凶見於事之外功業見於變通之問蓋動所有吉凶不動則吉凶无自而生變則有功業不變則功業无自而成聖人之情則見夫辭象辭之所以指人以所之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則確然於上地則隤然於下一无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有德有位則事事做得○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无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使在正辭裏面○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架是辨別是非理財言除底還依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白雲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臨川吳氏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无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寶守位保有之必得衆人之歸鄉乃能保有君師之使聚謂養之而使蕃盛衆多也乎養殞民曰財者首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責賤使有慶明取乎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思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爲非則易之辭吉凶明失得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雲峯胡氏曰上繫首章由乾之始坤之成簡歸乾坤易簡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之易坤之簡能由天地大生之德得乾坤易簡之理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行天地大生之德在聖人不可无大實之位而位守不同位乎天地之中人所同也而聖人能成之大寶曰位聖人之所獨也而天地實賴之上下繫之首章其有望於後世有德有位之聖人也如此哉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雙湖胡氏曰按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是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繫辭之動而勝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曰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觀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惟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大抵易爲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說故說吉凶爲甚詳也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與之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德之生也仁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爲斯人而已耳合兩節而觀

一章之旨可見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王于況反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處背在上故爲陽脩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之着些天地間熱氣來之則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

本義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朱子曰仰則觀象於

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畫只是陰陽○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別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想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荒這一瑞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背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會見鯉魚必有之文龜背上文中間一莢成五段兩邊各榫四段共成八段手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遣仰八段者八卦也河圖二十四段者三十四氣也萌隨如此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櫚楮化牡麻竹之類皆然文楂木向陽麪則堅實其背陰熱必虛軟男生必佟女生必傾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震西○以遂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猿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室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符八卦性情盡○間本義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

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閒无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柴氏中只仰觀象於天而參驗於鳥獸之文於是得陰陽之理俯觀法於地而參驗於地宜於是得剛柔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知理之所在物我无二三才之道默會於心罗不出乎陰陽二端相變而已○平菴項氏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爲謂之文節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寳謂地產之物來陽而節陰也○節齋蔡氏曰聖人所之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傳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若也故曰通青物之清可見者也故曰類○其章朝民口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上八者之德萬物之情不止乎天地雷風八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罟音古佃音田

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耳

本義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朱子曰蓋取諸蓋字便是等一箇半乃按間樣半界以字又曰伏卜三卦取象然取之斟者言經爲制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象○或云揚氏曰教民

肉食自包犧氏○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衆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稱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蓋離以一陰麗乎二陽之明則鳥獸之罹乎網禽禁之麗乎罟其義可推矣○蔡無濡氏曰離有二義曰寮曰理理謂麗也謂爲瓜魚纂電手網罟也象謂虛中絅罟之目虛也○雲米句氏曰民以食爲先白古未有耕耨則鮮食乃其先也伏羲氏非取諸離然後爲網罟特網罟而日相承而物麗自有似於離之象爲耳並之言疑附也下做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斲陟角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

本義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或問上入下動於取象有所未曉朱子曰耜乃今之鏵刃本反黎七者反耒乃鏵柄雖下入土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貨寶未繁惟網罟佃漁之制宓犧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誠齋楊氏曰教民粒食自神農

蝸〇節齋蔡氏曰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〇疊山謝氏曰耒耜者今謂之犂曲木在上俗名犂衡卽耒也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鑱二片俗呼犂壁卽耜也〇漢上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爲耒耜以敎天下故曰神農耘除草也〇雲峯胡氏曰自古未有耒耜神農敎民耒耨耜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盖有合焉況爲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封開

〇民有藏粟者或不足於魚有魚者或不足於粟若无所取貨者无所濟則利不和食貨不均於是日中爲市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各遂其有无而得其所矣〇□陽□氏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於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天下之動而噬嗑以爲養盖取諸噬嗑也〇節齋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而□之之義〇進齋徐氏曰進之盖離明在上日中象動于下致之民交易於市之義〇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於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程子曰聖人主化如爲之治水順則當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之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又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爲弗可及矣盖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苟君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本義 乾坤變化而无爲

欽□合乎□曰黄帝堯舜氏作如此變易窮則變到這時通其理

亦如此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化以前底事[illegible]

平菴項氏曰食貨足不可无禮於是垂衣裳以明尊卑貴賤之分〇合於乾坤之尊卑也有合焉垂衣裳而天下治卽乾坤之化而无爲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刳口姑反剡以冉反

本義 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南軒張氏曰衣之乘固欲遠近之民下旣化然川塗之險阻則有所不通唯夫舟楫之利旣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目視化矣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未能舟所以載物萬指所以濟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盖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

本義 下動上說。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鄱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辟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安定胡氏曰隨者是動作必隨於人以之遠則隨於人以之近則亦隨於人○李氏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因楫物之材而川通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門動物之性而[illegible]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柝他洛反

本義 豫備之意。朱子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上古外戶不閉[illegible]

之之豫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无自而至二陰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也三陰安於內豫之象也○涑水司馬氏曰豫者怠惰之憂擊柝者所以警惰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斷丁管反杵昌呂反掘其月反

本義 下止上動。誠齋楊氏曰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建安丘氏曰以象言之上震爲木下艮爲土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進齋徐氏曰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不有所過石利人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南軒張氏曰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內有杵臼以治粒食而无以威其不輟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此弦矢之利不可緩也○臨川吳氏曰弧木弓也兵器不

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漢上朱氏曰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成敎之以弧矢之利○進齋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程子曰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之以棟宇而不以巢居穴處爲可若以棟宇之利故也

本義 壯固之意。節齋蔡氏曰棟屋脊也宇檐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爻宇取二柔爻○涑水司馬氏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進齋徐氏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无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興[illegible]然後知厦厚之爲所[illegible]故棟宇不可不因夫壯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衣於旣反

本義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丹陽都氏曰杵臼棺槨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合沙鄭氏曰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上之象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 明決之意。朱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又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

刻板爲訟都不和亂○問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曰此不可考或曰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
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辭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无所考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
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
風俗渝薄詐僞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取明夬之義蓋夬乃君子夬小人之卦高造書契者未所以夬去小人之僞而防其欺也開卦取氏因已前
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古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世以皆有物故不言上古
也此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之用今特以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息齋余氏曰下之說詳於上
以器以說詳於下繫○俗室陳氏曰十三卦取象說以占之雖未有易之書先自有易之理故所作

畫晦合易肯郎部子所訓盡前之易是也○罟卦取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器
非不爲利也然必耒耜杵臼而後能稱爲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耜杵臼之利大矣所
以言利也門柝非不爲利然門柝則能保其內使暴害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暴宇
不徒至足則門楫之利不足言而弧矣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得於舟楫焉牛言利天下者舟耜焉
牛之利无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苟杵耜民日網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
杵臼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葬其身宮室以定其屋門柝以德其生棺椁以送其死凡所以爲民
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无道感矣百官以治萬民以祭卒歸之夬變書契何也蓋利用
使與巧僞生變患作聖人之之故終之以契之取象書契可以代忘言之究乾天可以防書契
傳其視網罟等象罟非一將之利實萬世大也故結繩初易爲網罟終易爲書契聖人以之定
業斷大疑悉於書契爭識百官治萬民察識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

矣○雲峯胡氏曰舟楫取渙以卦象取也服乘取隨曰杵取過以卦義取也豫備睽乖壯固夬夬大
過過於厚皆以卦義取也諸家往往皆以互體推之未免穿鑿殊不知夬乎之意亦不過謂聖人之
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无一字疑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書也自天之吉不利上
守象乎之用易言之下傳又爲聖人之通變者吉何也天者致而黑人之制器不患无天
而弧不後天而不爲升一時之所可以也非一人所能寓也皆天之自然者也所以亦曰
自天也識寄械民曰濟呼爲之世民之初生之今日之備器用便思其服食也自斯人
之而若非知佃魚也耳人之乎作網罟自斯人之食内知粒食不聖人於是作耒耜自斯斯
人之食之有餘或足之作室於是之作於是作市易人寒衣裳未知繩結之制也聖
人於是乎自作之衣裳自斯人入用而爲斯聖是作舟楫於斯於是作柝於貨擔而
斷矣人也於是乎人聖於是乎智自斯人農之宿衛於寸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斯析自斯人

矣知有粒而未知有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濟而憂於持暴也聖人
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壁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葬於葉柱之接
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椁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指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知
也取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聖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離
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咸久矣○西山真氏曰此幸所
列卦象之意皆物象之自然考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睹也然勞人見其象而昧
其理唯聖人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
心思不知聖人亦固其所固存而已學者識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
吾之心目然後真知道器之相會而顯微之无間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朱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若像也只是彷彿說不可求得太深○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前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兩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蔡氏淵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窮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畫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下而象亦為之蓋矣故邑屋宮室舟車器械服帶皆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繪至意無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為魚兔之筌蹄殆非聖人作易而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

彖者材也

彖言一卦之材

漢上朱氏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才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效倣也

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變一時尚變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進退趨舍殊塗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南軒張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效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之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而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文過之意而凶則吝之著也○雲峯胡氏曰至著者象至微者理易之象理之似也彖者材也材者象之質爻效天下之動動者象之變悔吝在心未著吉凶在事已著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也

右第三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著蓋卦爻辭无非可以明失得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耦為主是為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三山林氏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多陽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之理非人力所能參也○雙湖胡氏曰嘗推八卦奇耦之畫每卦離各行其三六合之則為六

乾坤合為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皆特老陰揲扐之用數然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揲无變於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揲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為九震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總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為老陽過揲之數焉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默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實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行下孟反

君謂陽民謂陰

朱子曰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紫氏中行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而象彖爻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為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為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看也爻彖象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雲峯胡氏曰論其

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合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

右第四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朱子曰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紛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感應之理本不消思○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是其自然而已○臨川吳氏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理之在心者同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塗各殊理之在心者一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塗雖殊慮雖百而慮事之理則同而一也故定心應事動而无思之前亦何思何慮有此人心定也寂然之感也若九四之憧憧則思豈如是矣○柴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一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狹而循天理也所謂一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而慮百无不應者何以思慮爲哉○進齋徐氏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私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何紛於朋從則狹矣人於此但當以貞守之未必自爲紛紛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信音申

【本義】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朱子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則不可○誠齋楊氏曰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觀諸寒暑於勝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剝日流金之暑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之折勝之寒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臨川吳氏曰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亦因相推以推終則明生而不窮因寒之往而有暑之寒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代則歲成而不致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信來皆之信又感往者之屈而有明生歲成之利此天道往來自然之德也若九四之往來則豈如是乎○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雖以偽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蠖縛反紀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朱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問此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透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尺蠖屈便要求信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无纖毫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

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利用之用所以
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
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又曰尺蠖
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信龍
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
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
能○精義二字所謂義者宜而已物之有宜有不宜事
之有可有不可吾心熟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
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著纖曰容之云
耳精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之所寧毫釐委曲之閒
无所不盡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
也又曰義至於精則意事接物關无一非義不閒小事
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決
鈎相似迎刃而解件件消作兩片去○且如精義入神
如何不思邪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發驗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
安利○息齋余氏曰說曰屈信相感而利生蓋欲人知
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

為人切矣○臨川吳氏曰夫子既以屈信二字釋往來
之相感復以物理之屈信聖學之屈信言之而褒其意
尺蠖不屈則其行不能信既信而再行則又屈也龍蛇
不蟄則其來歲之身不能奮既奮於來處則又蟄也此
物理之屈信相感也義理精明則應物有定而神不外
馳入者无出內之屈也而乃所以致極其外之用屈之
感信也日用宜利則每事曲當而身之所處隨寓而安
外之信也而乃所以增崇其內之德信之以屈也此聖
學之屈信相感也自言聖學之交相
養互相發工力至此則德以加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

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朱子曰窮神知化德之盛道德字只是上面崇德
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
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
做去做到熟處便是○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
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神化
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推行
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
故化○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
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箇物事或
在彼又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
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橫渠言一故
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此章
解咸九四爻文義有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
謂聖人感天下如雨陽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貞而已
所以感人者果貞矣見吉而悔亡蓋天下本无二理果
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

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
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
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
又要應那箇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信相感
而利生為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為晝而不夜則何
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
夏而无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无春夏又何以
生屈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
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感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之
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
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
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
蠖不屈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
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則屈信往來感應必然之
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
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
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
則不容計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
此則聖人事矣○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
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天下

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卻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申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感應道理也。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雲峯胡氏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語所以破思慮之感，息憧憧之思也。天地間凡一往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非唯日月寒暑如此，以吾之學言之，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崇德，亦有自然屈信之理，至於窮神知化，而德之盛，皆自然而已矣，皆非思慮所及，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本義】釋困六三爻義。或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佗，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南軒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援，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困焉者，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今據於蒺藜，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乎凶也。○誠齋楊氏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因，爲不善以致之，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矣。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射，食亦反。

隼，悔允反。括，古活反。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朱子曰：張敬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又曰：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之意。○漢上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礙，出則有獲，唯來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學齋馮氏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爲仁；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漢上朱氏曰：小人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爲小人之福，況真知義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何，可可反。去，羌呂反。

【本義】此釋噬嗑上九爻義。漢上朱氏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未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融堂錢氏曰：積字宜玩。○誠齋楊氏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建安丘氏曰：惡小而不能懲，則罪大而不可解，猶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也，焉得而不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本義 此釋否九五爻義 或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其舊也如此說者來保守說得較寧貼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臨川吳氏曰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常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張子曰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知音智鮮仙善反折之設反餗音速渥於角反勝音升

本義 此釋鼎九四爻義 漢上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量力三者各得其宜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衆矣不知義而已○潛室陳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處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免三公爭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誠齋楊氏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者知大而不小官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遜分而不肯位以至覆人之謀敗己之身爾係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先見之見賢遍反 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本義 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朱子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知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長謹者又縮做一國更下說說一句諂此便是瀆不得邪幾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敬然則便近於說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於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瀆也又曰上交近於諂下交近於瀆於此當知幾纔必些子便不是知貴問子所諂覺善惡者此也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池這下下說幾最要看讀幾實只事些于民事未至而室謟道理易見事已至而疑然道理也易見性事之方前而動之微處此緊難見問幾者動之幾何以獨於上下交言之以上交要恭處才恭遜便不知不貨有諂處處意也在東是下交下處亦足知其所諂幾者只才幾得近諂近清便勿令如以便是知幾幾有處之知吉之先見者也漢也引此句吉下有凶宜當有凶實又曰先人上安必有些小取本處心下交必有些小蕳藏底心乃乎又只是些乎微於此而察之非知處者笑能又曰幾老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

須見之起理會將到發出處更患生恭何得所以聖賢訓注隨便皆是要就幾微處理食〻知微知彰知乎知剛是四件事之問知便知彰知來知剛伊川作見後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問來其說知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說知柔又知剛言其无所不知所以爲萬民之望也○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頃性命則所先皆吉也○漢上朱氏曰神難言也精義入神其唯知幾乎其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後者之先見者也學知陽生而其是而降而雲出象人不識而君子見之○識高楊氏曰夫石君至靜而无欲至重有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不夫下之可欲者利物能動之承其見幾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〻雙所朝之曰豫六二交唯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幾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和覓謂至然至細矣者浮而得之上交謂五下交諂而宜當幾時不謂不者不沉溺於幾其其所以爲知幾也之臨川吳氏曰物生得免申白之於者能見幾而作也劉柳克陷任文之當者不能見幾而作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復行之復扶又反

【本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朱子曰其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不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處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亦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李氏舜臣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臨川吳氏曰程子云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乃不遠復也過以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陽來復恐卦之初復之最先不遠而復者也大而復有復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音因縕紆云反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朱子曰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一專一也唯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天地男女却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子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臨川吳氏曰絪縕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天地之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凝厚而能醇男女之二氣交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此氣形之相交以二與三人損一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其理同皆言其以一合一故能致一而不二也○漢上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縕萬物化矣醇而未離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

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建安丘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爲天上坤爲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爲損有天地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爲少男下乾變兌兌爲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張子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爲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爲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於上則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其心之易以豉反

【本義】此釋益上九爻義。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易其心而後語所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上下繫說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如說得分明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无甚意義是聖人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爾○融堂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无一便不謂全○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紫氏中行曰身可道則安待道則危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寧以利相與爲无交動而與語而懇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猶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右第五章。雙湖胡氏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旣擧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章復擧九卦十爻之辭以論之者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衆之繇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爲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雲峯胡氏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撰仕勉反

程子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至為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為易則可也。

本義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朱子曰：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門。若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那為後是取闔闢之義。撰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蓋以而成也，有他下文云是陽物也，坤於物也，陰陽合之何說柔有體，父見從只是這兩箇○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之撰闔是說他微數。○進齋徐氏曰：陽畫為乾，陰畫為坤，門所闔戶闢。戶之義，一闔一闢為易之門，其變无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成卦又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撰，故曰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設；其至若者也。神明之德，陰陽使順之性也，有理可於，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吉既作，又以通知道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文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凌氏曰：乾坤物於陰陽。而由陰陽以闔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節齋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象，卦交之體，如剛來而下柔，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雲峯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為兩儀；陰陽之合，則為四象八卦，而剛柔於是乎有體。著而天地之撰，微而神明之德，皆自乾闢其始，而坤成其終，故曰乾坤易之門。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 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或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有來只是謂卦名。○問於稽其類，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時世萬變，遇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雲峯胡氏曰：伏羲三畫卦名，自乾一至坤八，有自然之序，因而重之，亦皆至文王稱卦之名，則雜而非復伏羲之序矣。然其稱名雖雜，而於伏羲之易本當差違，緒須考占，世之衰也，蓋有不得不然者矣。○柴氏中行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之，是後何因不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偽滋，後聖人不得不辨其道以示天下。○進齋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朴民淳，遂於吉凶之途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雜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周陽則吉，未勝陰勝凶，亦未嘗貴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詐造誘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猶類考占之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盡，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夫音扶。當，去聲。斷，丁亂反。

本義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闡。而之而，亦疑有誤。

朱子曰：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問彰往察來，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說這顯教說出來。顯者便說上面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如此。顯道神德行相似，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告那時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藴。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繫

辯自此以後皆難曉○進齋徐氏曰往者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者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求其理故曰微顯幽者闡之使見其遺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各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雲峯胡氏曰所物正言斷辭後天之易也視先天則爲備矣○臨川吳氏曰彰往即識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可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illegible]之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illegible]也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illegible]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微上篇之識往知來而顯道神德行義著而言此則專以卦而言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丁仲反。行，下孟反。

【本義】肆，陳也。貳，疑也。○進齋徐氏曰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林豕雄物名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之小者也也大乎旨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經天下之類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所曲而中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又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illegible]中也肆陳也凡教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明[illegible]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稱所應也失得之報[illegible]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illegible]凡所行有以吉著其吉凶之應也○雲峯胡氏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明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卑吾易也其行雖遠而其於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淺吾易也其言以責於而又文中於理易豈高遠之旨哉其事則據陳而實本於至皆易豈淺近之書哉上古之時唯有易書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疑至于衰世不得不因民之疑而明之以辭矣○雙湖胡氏曰此一節上六句皆是抑揚說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則大旨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直而溫究而衆事語同意凡此若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有其所行以易而明示其失得之報故也○臨川吳氏曰自夫易以下至此皆論文王彖辭雖取類之大辭之文事之肆而隱爻辭亦然而此則專爲彖辭言也

右第六章

【本義】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乾坤爲易之以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門也此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程子曰如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

【本義】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臨川吳氏曰中古謂文王時殷易已亡夏易有畫而已之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之易未有名文王

始名六畫而繫之以辭易道衰微而至此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也蓋於其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德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義】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

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

理以制事變也 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 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illegible]

[illegible]

此理方能制事變○[illegible]

故能及於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其本也人[illegible]用窮出實理[illegible]為之小人取明予[illegible]於後之所以 可觀德當義[illegible]

自致其所守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偶於上經取三卦 下經取六卦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於文王[illegible]

之道自无[illegible]易也履之參上天下澤以定分不易之[illegible] 以一[illegible]安[illegible]於三陽之下此復之所以為禮也謙之象

地中有山不見其高謙之[illegible]以一陽[illegible]於三陰之 下此謙之所以制禮也復則一陽生於[illegible]之下天也

之心可見本義所謂心不外而[illegible]存者指仁而言也知 猶之基所以在也如[illegible]所以執也文王之禮也如

木之本所以生也文王之仁也恒德之固[illegible]王之心无 未而非禮无時而非仁也損以懲忿窒[illegible]益以遷善改

過因以知命而取舍有辨井以定性而動靜不改其終 也巽順於理以制事變文王蓋无適而非義也[illegible]

胡氏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illegible]以 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自[illegible]於

其心也久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

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

隱 易以豉反長丁丈反稱尺證反

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因有此理而就 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為偽也

本義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强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

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

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

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朱子曰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著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稱是此意○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節齋蔡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履之和則能至尊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昧若不辨於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雜若人厭之而恒之雜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先難而不後易之理設施爲也祐則多施爲而益之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用不遷而井之居[illegible]能遷猶經重等也稱則形若而巽之稱則能時此如[illegible]之九德盖兼禮用而吉也○進裕徐氏曰設施爲也行然充長不待施爲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伏其然養從[illegible]自然有復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忿設君有所安排不宜要如何也○西山眞氏曰損先難而後易懲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非力始也懲之窒之爲其難然天理叙明人欲自總其爲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盡上利物而言長裕若說充底吾見設裕之德則其利合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雙湖胡氏曰此所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用人用易遠然聖人旣有九卦之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隱固其餘事矣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和行之行下孟反遠袁萬反

程子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本義)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能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從世約於象數之學者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若以困爲處憂患底卦則屯是非處憂患而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淺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發之使

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之使至於曉○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卑處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使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行其道則行所怨尤矣○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盡[illegible]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戒也○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無於事能履存以入之意曰是○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則之後是道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要由處无也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問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亦巽只是柔順低心下處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頓如何行行○巽以行權充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願然地做去不成行權此外入自各有所主皆是隨憂患之道○害寡切氏曰謙以制禮而履以和行則權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以行權○義之精者也○御子曰人道不能无怨故言寡怨所謂怨是用希是也○輿氏中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爲學之至○西山眞氏曰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卦反履觀之以求夫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爲然也○雙湖胡氏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著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心與易會居乎時處憂患无一非易況演易羑里即身是易豈待逐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其粗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爲萬世學易者之法矣苟膠焉不通則豈所謂易者哉

右第七章

(本義)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雲峯胡氏曰此章三陳九德雖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又似非偶然者或於此可見文王之心焉

對待九十卦置乾不言乾爲君也文王常存事君之小心而不知其有君民之大德者也九卦上下體无與文王踐其明者也然有互體離在爲實未嘗不明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袁萬反上時掌反

本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朱子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恁底有陽居陽爻而吉又有陽居陽爻而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那裏定得如此〇上下无常唯變所適是其間便有見得二五人而不可吉凶者有是當位法雖遠是二五是中交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人不可用者有當死位而吉有當位而不吉者〇三山林氏曰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故曰不可遠〇張子曰心不存之不是不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不可遠〇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其於易亦不可遠也易非可遠者而道之不可遠者手物非道也自易之爲書道爲通變以不滯下文爲道屢遷也不居之意猶不止也變動不居至位也唯變所適言易書之道以起下文所謂屢遷〇節齋蔡氏曰屢遷此總言爲之屢遷也虛自上而下降而升往來上下如寄非實有故曰虛也或自下而上也或自上而下變易剛柔不常也无有文以位而言剛柔相易也剛以柔爲可變柔以剛爲可變此所以不可爲典要也〇常山要約其言而无所典要唯所適也六爻之位六虛四者卦也兼不同九六者爻也九六之策也爻者卦也折而言之或七八九六則動也男女之爻者分而爲位總而言之者即爲卦之變爲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也位也六畫之成卦六位成章也爻之爲爻六畫六虛皆自奇耦之畫始奇耦成則太極之畫分而爲位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〇或問外內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朱子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破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〇漢上朱氏曰出入以卦內外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出當入而入其患一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雖无師保之臨而常若父母之臨也如此則吉凶成敗之故既明則有以知其相似之道致其戒懼之心也〇南軒張氏曰明於憂患與故所以然之道也所以戒懼乎憂患之故也〇雲峯胡氏曰師保所以教之也父母所以愛之也亦如父母之愛子臨之以保其身則常若有所畏而敬之也易以憂患之先發而教人於未然如師保之教而民同患故聖人與民同患而易書之作皆以是心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揆葵癸反

本義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

朱子曰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是一定便是有典常其辭之所指而有典而可揆其方所向則是也〇雲峯胡氏曰有典常者不可爲典要者其辭其人也不可執以爲典要而其辭之所指則有典常可揆其方而行道之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又合此章言易之書以至其人

右第八章

此章言易之爲書論其卦爻之變而玩辭觀象也此章之下言其卦爻之變也此言人當觀變玩辭〇動也不居以屢遷者其卦爻之變之明於憂患之道也自其變而觀之則剛柔相易於上下之間而出入於內外也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无常之剛六一九一之柔而可位之爲於外或自外而入於內唯變所適然使其知懼於剛柔之於下而當出而入者斯人之所法也使人知所以懼而明於憂患之故也內外自其辭觀之人明於憂患而如父母之臨也云乎其辭之所以則明於變之法學者知所以玩辭而有典常之可揆於方辭不揆方而有典常之法而後有總望之於以其苟非其人也道不虛行則玩辭識變之法學者有望於其人也其聖人之學也

人之意可見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要一遙反下同

本義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 進齋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爻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體有全質而爻亦无定用也〇雲峯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illegible]六爻相雜惟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易以豉反

本義 此言初上二爻 節齋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〇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原始要終而言也原其始則初爻爲本質未明故難知要其終則上爻爲末質已著故易知故初爻之辭必擬議而上爻之辭則成之矣〇臨川吳氏曰初與終爲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與周易相互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夫音扶

本義 此謂卦中四爻 朱子問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曰餘也他都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意字都不成文這了知是知何後而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有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〇問說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說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者求此說亦不可廢〇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爲雜物撰德

所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曰今人言互體皆以此爲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不必深泥〇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五於六爻之中又雜物撰德者如屯下震物爲雷德爲動上坎物爲雲德爲陷下互坤則雜物爲地撰德爲順矣上互艮則又雜物爲山撰德爲止矣亦可以辨是與非而易愈備矣〇容齋洪氏曰知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處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蒙而初六之爻曰涉大川蓋自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〇臨川吳氏曰內外既有二正卦之體中四爻又成二互體之卦然後其義愈无遺剛非以此正體互體互體則其義錯有不備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〇雙湖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辨其用是是非非於是乎發可見焉〇[illegible]氏[illegible]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知音智

本義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臨川吳氏曰上文既分言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六爻言之噫嘆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知者能見事於未形雖不觀各爻之義或觀卦首之彖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扣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於彖義爲結語雖章首起語相始終下文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〇括蒼龔氏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爲質者也故智者觀之无待於爻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要如字又一遙反下章同

本義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或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强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朱子曰也是恁地說○潘氏夢旂曰二與四功同乎陰而往有內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君雖在上而多懼然陰柔之道遠則雖獲二之遠而大要无咎者以其爲柔而居下體之中也○雲峯胡氏曰上文雜物撰德是謂中爻之全體此則論中爻之本體二與四爲陰陰以降爲用故不成乎四遠而成乎二柔雖不利遠者二陰成而得中故多譽四近君若陰柔未成而不中故多懼○蒙齋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義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久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勝升音

本義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潘氏夢旂曰三與五功同乎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之賤而居下卦之上故多凶五以君之貴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雲峯胡氏曰三與五爲陽陽以升爲用故不成乎三獨進而成乎五五爲貴爻陽則成而得中故多功三爲賤爻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多凶其柔危其剛勝者爲三言也於四不曰其剛危者九居四猶爲剛而能柔者也六居三則才柔而志剛所以危也○蒙齋許氏曰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卦之德莫精於此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罹忌強輔充比小人於君道爲未善觀其成之之說則可知矣

右第九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因及彖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而論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漢上朱氏曰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柔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有重卦六即三三即一也○臨川吳氏曰一而不兩則獨而无對矣獨陽而无陰地獨陰而无陽人之陰陽亦混而不分必皆兼而兩之天人地各有陰陽然後其道全而不備所以重三畫之卦而爲六畫者此也○誠齋楊氏曰重卦之後則兼三才而兩之是三才爲兩三才也合爲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爲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當都浪反

本義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或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

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如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之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
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
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進齋
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用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發天下之動
也或剛或柔而小大有等故謂之物物而陰陽二物也一不然立二則爲文陰陽兩物爻相雜即故謂之文陽
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凡可以觀辭玩占而見其文之著矣○雲
峯胡氏曰前章如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擧始終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

右第十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論易不徒文書有天地人之道具焉唯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

易其爲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非有道寓於其閒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
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者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得失之象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者之易以豉反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朱子曰其辭危
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
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結底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
憂患又曰其要只欲无咎○柴氏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僞不如是之淺幾也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也末世
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
使之邪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節齋蔡氏曰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即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
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進齋徐氏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

哉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雲峯胡氏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安平慢易故傾
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右第十一章 誠齋楊氏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爲未足
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
復秋毫隱情矣嗟夫千載之屈有章述一朝之傳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
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
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郊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
公與○雙湖胡氏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曰前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
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惜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行下孟反易以豉反阻莊呂反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
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
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
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
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无難否朱子曰不然舊
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恃我至健至順了凡有險阻只
說自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唯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固登山而明險阻之義又曰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爲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固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邪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破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无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道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夫健却疑其不長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南軒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故知險而不爲險所陷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至順而德行恒簡故知阻而不爲阻所拒○漢上朱氏曰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阻故曰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雲峯胡氏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爲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乾健而易宜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者爲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下危曰險乾在上也上難曰阻坤在下也以乾坤健順而又曰險阻易之辭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也聖人憂患之意至

矣哉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說音悅

本義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朱子曰說諸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illegible]悅[illegible]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illegible]是去研磨他[illegible]能說[illegible]心乾也[illegible]研[illegible]坤也[illegible]研諸慮有作爲底意思[illegible]定吉[illegible]乾也成[illegible]亹[illegible]事之未定者屬乎[illegible]事之已[illegible]者[illegible]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易之書[illegible]發此意[illegible]可見又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漸散不肯放去吉凶定了他自[illegible]也故於去所以屬陽大事輕清屬陽重濁屬陰成亹亹定做將去步於事爲故屬陰○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平庵項氏曰惟乾坤知之明故能道占者之心使之說能因占者之慮爲之研○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雲峯胡氏曰理悟而心悅乾之事也故有以定吉凶事來而慮研坤之事也故有以成亹亹此言易之辭危而能使人如此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 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朱子曰此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illegible]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

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
來。曰是、問變化云爲主於人而言否曰變化者陰陽
之所爲云爲者人事之所作。○變化云爲是事明吉事有
祥是幾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象事知器是
人做這事必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禎祥便占得他知
中庸言道必有禎祥見乎蓍龜吉事有祥凶事有
○息齋余氏曰變化云爲吉凶占事知來者也不假象占自然知之也所
事知器者知祥胡氏曰吉事有祥占事知來者也不假象占自然知之也所
以吉事有祥象事知器也○吉事有祥變化云爲在人事爲
爲人事者也天之與易在易爲象事知器占事知來亦然
也於是變化云爲則易之象而知其易之理可以知其祥
則占之於形象之事而知其人已形之器於吉事有祥也
如此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音預

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
三才天人地未設位也聖人成能是人爲天地之心
之動則分而了人之爲上下之發六地也爲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爲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

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朱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地設位四句說
人成其功能以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聖人之能
與能難以卜筮同然是小姓亦可以通造化之功與其成其功
百姓得與能卜筮以決疑而知其吉凶則亦是小百姓亦得以與聖人之能也
做得八卦卜筮以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卜筮其事也
○雲峯胡氏曰書洪範謀及卜筮謀及庶人之謀而聖人
聖之書明則謀人謀鬼謀以卜筮決之而天下之人相與成
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所不能而百姓與能所謂天地之能聖人成之也
所能百姓得以與天地人之所能也○臨川吳氏曰
健順易簡知險阻者天地之所能也聖人之所以能成天地之
與聖人之能也說心研慮定吉凶成亹亹者聖人之能也
知此百姓之能而與聖人能成天地之能云爲之祥象占之
與聖人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朱子曰八卦以象告
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
二張子曰八卦有象故曰象告爻彖以情言○象在其中
家所起各異故曰情言○南軒張氏曰綜爲六十四卦
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象則材
也皆有辭於此聖人以情言人者也剛柔雜居交
通以趨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者後天之易也朱子曰
象告以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故吉凶見於人爲之○雲峯胡氏
而吉凶可見上右觀之情故言吉凶者後天之易也剛柔雜居以
是後世非文彖以情言不於可象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
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
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烏路反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或問易之情近而不
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程子曰此是指占法而言
法而言相近而不相得者古人占法更是如何朱子曰近而不相得便有凶
人安能爲害惟相近便相攻之法不相得則凶害若使相近而不相得
在害其近不安相能得害則自凶害也若使遠有一不近之相爲害之
反爲吉故曰近不相得則凶也蓋遠則爲害，近而不相得則有凶

害不相干則不能爲害○今不知其所以爲害者以爲其利害
矣又問此如何爲不相得說云相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
相感又是如此作何用○知人之所以爲害者是火珠林課世應之說是也
不遠則能相惡如何所以爲害之故者人事之情言其相近而不相
可是惡於愛相近三爻二爻相應不相得則凶若是有以
吉凶比凶以悔吝則凶害生○世應之說言之是也
相利害之情相攻則六爻有相近分遠近相比而取之以明
爻之以吉凶愛惡相攻生吉凶遠近相取生悔吝情僞相感
刺之有不情一之辭以明其相得不相得之故則可知
之其吉凶而生悔吝之言有利害之分也
要之近害吉凶之者以相得不相得也○朱子曰
惡之凶必情也故言其利則可知凶害之分也
遠近相取悔吝生情僞相感利害生吉凶之所以相攻
感之情以吉凶悔吝利害皆生於愛惡遠近情僞之感
也故人之相感總以其相近而不相得則凶者以其
凶生矣愛惡以相攻而吉凶生也
是則主一交近相攻利害之生以相得不相得者也
卦之三爻之中有有比有應者故曰近而不相得則凶
之以比近者爲主也凡爻有此三者亦以近相比爲主
居近以爲其吉凶之間也故聖人以近必有悔吝
之反近其凶大多爲聖人架以近明此之三條
但言一近之近爲其人之主者以此言之也

徐氏曰易道變動開物成務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惡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以情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臨川吳氏曰爻象以情言象以爻皆言情也吉凶以情遷則情章動爻而不爻象何也蓋變動以利言利亦自情而生也故亦有情爻亦有利互文也不相得謂惡相攻偽相感近不相取則愛相攻情相感近相取爲相得爻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係從可知也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總之凡六說然凡擬近之比爻言爾若遠之應爻爻主爻亦當各情六爻總之爲十八條矣愚嘗以此十八條之例考之爻辭皆合乃知作傳聖人以此該括易之辭情至爲精密而諸家註釋唯吳氏能究其底蘊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朱子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歧去○謂此章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爲說易蓋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如何曰然○節齋蔡氏曰將三所繫將叛者之辭也睽上所繫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所繫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繫誣善之人之辭也節上所繫失其守者之辭也○平庵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處非叛迷但背實慙信皆是也言與實和背故遊吉者靜躁者動反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敢人失守者自隨宮相反對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置東之失對故辭屈於孟爻皆大其所據也以辭推之艮吉也震躁也究叛也巽疑也坎達自為誣善離喜麗為失害也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譏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次旨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雲峯

胡氏曰末及六辭則謂非特象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亦可以占其情使人又借易以知言也○進齋徐氏曰叛背數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慙則發於言則辭自然慙作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疑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直截支而改也誣善者謂誇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无所採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實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慙亦如此○臨川吳氏曰易之辭皆由情而生人之辭亦由情而生故此又以人發之本義云卦爻之辭亦由是也此篇首章云繫辭焉而命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蓋唯聖人能因易之情而繫易之辭是為一篇始終之誅總云○息齋余氏曰上繫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為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為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敘

右第十二章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四

說卦傳

臨川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為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為說卦傳之發端也○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簡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未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檃括前聖所取之象象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傅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所言象求之於經不盡合蓋夫子自取之象為多不必盡同於先聖皆分文王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音尸

程子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朱子曰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能出這物○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問生蓍按本義引龜筴傳蓍生滿百莖為證某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者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未知是否曰卦爻是人所書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為生蓍亦不成文理○陸氏德明曰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建安丘氏曰蓍神草所以用莖而求卦者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言聖人作易幽則資於神明而生蓍以為筮卦之用蓍草生自易之數有所非而易之用行矣○揚氏曰天地生蓍之靈也同可以揲而成卦衍而為數不有聖人幽贊於神明則混同於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爾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七南反

【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二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朱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先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參之兩者先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卻只是說得箇參兩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逐乘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邊成六又把箇三數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三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是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圓而言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周四而兩之否曰然○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為三一箇地兩之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二一其三為七兩其三一其二為八○二老為陰陽二少為剛柔本不是三之數是元往參蓍之參○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卻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圍是天數二四圍是地數然而這卻是積數不是倚數○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為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為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為六故六為坤○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畫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成五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臨川吳氏曰蓍數卦爻易之粗也道德性命易之妙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建安丘氏曰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天之數地陰也陰象偶偶一畫中虛比陽闕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倚依也言卦畫之數依此而起也故三奇為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為九是謂老陽三偶為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為六是謂老陰二奇一偶為巽離兌則二參一兩而為八是謂少陰二偶一奇為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

為七是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之本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或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就蓍數上觀否朱子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說未用說到蓍數處○數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是發揲剛柔却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開微從卦揲未既得是卦與不變爻至發揮出自柔爻方知道是占蓋少陰卻是老陽少陽○問說有卦剛有爻爻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旬後有其此却何以後人揲畫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其及如別之則有六爻文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既變於陰陽之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立於人事而言且如不其以卦言之只見解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其而使有包蓋之類○識奇揭氏曰數與形類其斷立旁其人因其其之或九或七而為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為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者聖人无與也揲與其變而立之謂故曰觀變於陰之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為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為爻之用因其數之斯而發明其為爻之柔聖人先與也特發揮之兩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節齋蔡氏曰蓍即十有八變之變也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陰陽之變即所以為爻復言發揮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未是即為理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足易晚求是之心俱須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窮人言語之問窮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為物之去是不道是窮得一理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樂○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有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道了无无次序不可將窮理於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從盡性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以至命如木可以為

在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命一而已○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書道化之謂也○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衆窮有謂下便理會了事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循亦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或問而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說是朱子曰各是一說於子皆以是寄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說程子是說得決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為臣知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皆是能謂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以至於命是非所所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至者命是天之所以與其者也知身盡身說之道至天下之為父子皆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或問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朱子曰是就說說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言只是易之和順道德而理於甚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向是辭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便日道德不字了也理於責是知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責聖人道般字改移不得○和順於道德是賤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未成以云至○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處盡盡是做到盡要如能事蓋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窮理是知上說盡性是仁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於又問窮理盡性至於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其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併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

此只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窮理盡性至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也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了方至於命聖人作易時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是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卻是皆也底然道上也有道處思皆是自淺至深之處舉胡氏曰蓍本自神明聖人幽贊之而已天間地方之象自具一二之數聖人不遇參之而之而已其為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為變也自成卦柔之文聖人不遇隨其變而發揮之而於旨卦之德則和順之而一无所隨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處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聖人作易之列至足以天命為一矣天命自然而然聖人之易亦非心思智慮之所為也○進而除文曰如乾為天道而永之元亨利貞則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純言之所言和賦也說六交而亡之所謂理也蓋氣易者推文義以為天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為理盡性則進足存亡得表之天道于以知而天命在我矣○包為其氏曰性命一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性命係於氣則天之

所賦吾之所受者剛柔道塞受剛於不齊性命純乎德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中正純粹皆原於同有之德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天德天理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亦一而已非二物也知此則氣之偏者變而近案皆受而雖昏者發而明矣其不可變者況性存天育定數也○南軒張氏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蓍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

右第一章

漢上朱氏曰此章自昔者聖人止倚數說策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說揲蓍分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說爻有變動也和順止至於命說所係爻彖之辭也○雙湖胡氏曰此章大衹論伏羲作易後欲教天下後世用易故示人以因蓍求卦之法无非欲使斯人安於義命之天而已聖人雖專指伏羲然文王周公係辭初不出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程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文曰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簡道理○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是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發今日合人道發則是分尚不發者捨只是有非些其發學珍戚不得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

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簡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簡物事○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彰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

恐是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說為然之文與也之宜始作八卦相以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而乎四象八卦也猶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故是立道理下知如何口聖人見得天了只是這兩當物事設作易只是說為出道底問假得出來便所謂性命之理道命之卦便是陰陰剛柔仁義要曰更是○立天之道曰禁和陽是以氣言言地之道曰柔與此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謂言○陰陽成來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施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者見故有三才之則而於其央又各有儀用之分為其實剛一太極也了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兩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也言是否箇說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仁義看求當作義只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也義第剛卻生於收斂仁卻主發舒迭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令人用實罰到得與人自是无於便收去若是刑殺特使遲疑不有果決對道見得陽舒陰斂仁發陽義為陰與○剛仁如何比剛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殺義自是柔○問楊子聚謂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蓋剛

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又曰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使是這箇物事不可以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問兼三才而兩之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字如古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爲兩○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衆之否曰然○節齋蔡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剛柔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皆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建安丘氏曰上言窮理盡性至命此言其順性命之理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謂性命之理即陰陽柔剛仁義是也以爻分之則上二爻爲天之陰陽下二爻爲地之柔剛中二爻爲人之仁義兼三才而兩之謂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二四上位爲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剛柔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柔剛相爲用故曰迭分之以爲之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雲峯胡氏曰上章和順於道德合言之也理於義析言之也此章六畫而成卦合言之也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六位而成章又析言之也○雙湖胡氏曰易爲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定以兼三而兩六畫成卦以立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爲主蓋人具陰陽之氣以有生有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成六位之章而不復言仁義者豈不以使斯人皆得以揲蓍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亹亹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射音石

本義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于東坎爲月故居于西震爲雷故居東北巽爲風故居西南○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之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脈相爲灌輸也水火下然上炎而不相滅息也射者侵犯也是不相射音亦是不相厭二義皆通○問射二音孰是曰音石是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錯水火本是相逆底物事今却相濟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不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却相爲用若无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問八卦相錯曰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圖轉皆如此相錯○平庵項氏曰八卦既成接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粲然有倫也○臨川吳氏曰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上天下地定其尊卑之位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山根著於地澤連接於天通乎天地之氣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雷從地而起風自天而行互相衝激也水火不相射者坎西離東一左一右不相侵克也○雲峯胡氏曰八卦錯而爲六十四卦其位亦然截之圖間可見矣○柴氏中行曰不言八卦而言八物并物兀以見相與變化之理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數色主反

本義 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朱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逆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蓋生起有來悉地方交錯成六十四卦○著實康氏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從有門有四便有十六以至六十四皆出此序而以知彼日令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天之坤公皆出此序宗一乾禁圖之次今欲以陽象浑天地定則坤扣兼実并不分故火次以坤定卦序知于所在右之火不以逆陰陽而乾天艮之所以定皆合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從坎艮坤之門從此出於卦陰陽之氣皆從此出爲陽事巽從心出之於坤隂震天門地戶以爲節序者萬物之出入一乾坤爲陽主之始是從陰陽起於冬至得其生已生之節以陽卦之序如今日爲春分以至于自日乾一者順至于坤爲陰始陰生是逆而起自夏至其節未生之卦如今日爲秋分故推其未生之卦之氣數以至於坤

今日乾一逆而計兌來二日離三曰而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以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來雲峯胡氏曰諸儒訓釋此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逆未來而推之所以依易部前知爲逆者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本所以爲逆數之一段指陽爲陰所謂先天之學者逆推以知來者故曰易逆數也此先天之本義所謂先天之學生此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晅況晚反說音悅

本義 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朱子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之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是說得好○節齋蔡氏曰乾以君則萬物之藏坤以藏則

長物是二功者言也生則物之成功也則物之遂物二者言則物之功言二功者言也此生物之功也此上章言卦則物有所相對與上章則物之功也○建安丘氏曰此章則以物言之以卦言乾坤易之文則二者言象而自物相之功用也此上章言卦位則物有所相對與上章同物而有言言象也自物相之功用也此上章言八卦之生物流行有生物之功也雨潤日晅之事也乾坤之文爲易之序六子之生物而乾坤爲之母也故以卦言之乾坤以其相交而始於乾以言終致用於乾爲乾坤之主也六子之功終於乾坤之所以終始萬物之故始言乾坤而終止於乾坤之用至坤入之○

右第四章 上章以卦位相對言此章以先天之卦相對言之其用以乾坤言上章則以乾坤之對六子言天地之道也此以六子相爲用者則以乾坤者主乾坤之用而言乾坤先後六子言六子之用也言天地之道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說言之說音悅役同

本義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朱子曰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而出之故帝出乎震齊乎巽離南方卦故曰相見乎離坤爲地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節齋蔡氏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端的曰未發謂之寂然不動也是萬物之終始故其位在東北○節齋蔡氏曰

說言者物形至此究足而說也兌居西方於時為秋戰者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乾居西北於時為秋冬之交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也坎居北方於時為冬成言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居東北於時為冬春之交也○雙湖胡氏曰自巽至兌皆陰卦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震齊於山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程子曰南北之位所以定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又曰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終始萬物萬物藏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窮這箇理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柴氏中行曰此言八卦兌口於一歲之造化○節齋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物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過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震從然乾坎艮皆

○雲峯胡氏曰離以明言八卦之德可推時可推地可推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義之義互言之以見其未嘗拘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朱子曰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卻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文王八卦震在東兌在西離在南坎在北○京房卦氣不取卦名只取陰陽京房卦氣直日用事之始也取中孚取其名義文王八卦以乾坤四時卦發而易坎離震兌只取其四正之位而已故進齋徐氏曰坎水離火居南北也

○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爲木，巽亦爲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爲金，乾亦爲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爲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主，循環无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雙湖胡氏曰：邵子以此章爲文王八卦之意，其本之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竊嘗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定八卦圖之題曰萬物亦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來之乎隔天一地二章末可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橈乃飽反。熯呼但反。說音悅。悖必內反。

程子曰：神是極妙之語。○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朱子曰：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似是伏羲卦文。○問：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萬物說成萬物也。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說成萬物也。无伏羲底則欲文王底不出，却恐文義如此說。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恐地說也好。又曰：此兩段却將了乾坤著一句妙萬物而爲言引起。

則乾坤在其中矣。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曉，微神，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序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漢上朱氏曰：上說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說六子合而爲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萬物而爲言者，物物自妙也。○鄭康成曰：其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言之神。○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南軒張氏曰：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无在而无不在；八卦各有所爲也，而神則无爲而无不爲。强名之曰神者，卽其妙萬物而爲言也。○山撓氏曰：雖帝而爲神，則其運无方，其居无迹，非妙萬物者能如是。事前論震離坎兌艮巽之類，則兼乾坤而言之。此不言乾坤而言六子者，豈非乾坤其任則六子以成功，及其終也，六子成其功以歸於乾坤，始則有子？不與者乎？○沙隨程氏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會。○建安丘氏曰：序六子之用不

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爲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於山也。○莫氏細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進齋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平菴項氏曰：動撓燥說潤盛，皆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皆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先。巽二五之錯，所以妙合而然者，未始有庚於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故讀易者於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皆互言之也。

右第六章。平菴項氏曰：上章陳八卦之分治之跡，此章擧八物明其氣化之神。○雲峯胡氏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撓，以至艮之所以終所以始，皆神之所爲也。然後天之所以變化者，實由先天而來。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

撓以次五行之變化惟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後變化之妙亦如此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 此言八卦之性情 朱子曰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節齋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其陽生乎二陰之下陽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陷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生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虛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雲峯胡氏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與象傳於巽不言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不言麗而言明則又得其異矣

右第七章 臨川吳氏曰此章以八字斷八卦之性其下乃以物以身以家依八德之類而分主之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爲序又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本義 遠取諸物如此 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是說健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徐彥章說本義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不得如坤爲牛適求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顛之象又虎視更說不得又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臨川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奮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聲

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與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於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蹵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性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說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平菴項氏曰造化搖與言馬乾象故踦隱牛坤象故蹄折○栝蒼龔氏曰雞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鳴故巽爲雞○南軒張氏曰豕主濕其性趨下故坎爲豕雉性耿介而外文明故離爲雉艮爲狗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諸之能牛具象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無非易也又豈可執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於說卦則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畜乾爻稱馬大壯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卦皆然故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象爻之象盡求合於說卦則多不通矣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本義 近取諸身如此 或問艮何以爲手朱子曰手去提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恁地○建安丘氏曰首會諸陽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附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又震一陽動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兌陰兩拆于上爲口手上而足下口上而股下也巽陰兩開于下爲股兌○平菴項氏曰足動

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連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漢上朱氏曰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揮臂求手者緩行坎為耳陽陷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奇者坎中之陽也精脫腎水明則鑰離為目陰麗乎陽也陽中有陰故肉曰陰中有陽汝精黑精明若日宜離火无所覺也離為日氣者神技於心其日是乎竅者神見於日其日出乎故竅者形聲坤之闔也竅者形閉乾之闢也一闔一闢口聽耳聰此喜用者能達耳日於外宜旁養有能反耳日於內也○雲峯胡氏曰八卦近取諸身如此委之一身之中无非易也文豈特此八者為然哉○息齋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首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手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居之復以氣之足履於下為動手持於上為止股下岐而伏口上艮而見耳外處自內處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二走一飛獸者走之飛雞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

右第九章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為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為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與為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色白反長丁丈反少詩照反下章同

【本義】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朱子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是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說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而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而二陽便是巽又曰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恁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節齋蔡氏曰乾坤交而生震巽坎離艮兌故以能生者為父母而生者為子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震坎艮皆陽故曰男巽離兌皆陰故曰女○平菴項氏曰乾坤六子初為氣中為形終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漢上朱氏曰將說天地生萬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獸說非其時謂之不孝○朱氏中行曰先儒不以此章並於諸象是成於辭之之語而未循本以求之也文但知男女之為人而未知物物肖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以為貴故以人言之耳不然何以別象中有為父為盡子為長女為中成為少女男雖與此章所稱之男女語以男女分八卦言也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男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長中少之象也或曰乾坤生萬物有男女之別固也其生也皆生孰見其長中少之異有長中少之異者物自為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之生即天地之生也豈於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末改正之筆要當以語錄說為正若專言揲蓍求卦則无復此卦之序矣要之卦畫已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非卦之初畫時即有此象讀者詳之也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圜音圓駁邦角反

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駮馬為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類其物於鳥獸草木則為其物於身於物則為其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象何所用之

【本義】荀九家此下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卦言

所以乾言爲寒爲冰○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節齋蔡氏曰積陽爲天陽氣動爲圜尊而在上爲君圜而在上爲木果○沙隨程氏曰爲圜天之體也爲君居上而覆下也爲玉德粹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冰寒之凝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爲木果以貫承實也若艮爲果蓏也下有菜者存焉○氏山潘氏曰圓无端也○息齋余氏曰乾爲寒者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冰者陰之實而剛者也○縉雲馮氏曰乾居於北長氣爲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爲寒爲冰○平菴項氏曰良馬德莫加焉駁馬倨牙食虎力莫加焉老馬智最高瘠馬筋骨至峻○鄱陽董氏曰按韻會駁獸如馬倨牙食虎豹宋劉敞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駁也爲古形狀音聲皆是虜歎服之又駁馬色不純或曰純極而駁生焉○臨川吳氏曰坎中陽爲赤乾純陽赤加大於以別於坎也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无陰異於他卦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强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盛猛者也○楊氏曰果實而不剝於陰爲木果如剝之碩果不食是也○雙湖胡氏曰乾无所不純爲君變生六子爲父文剛位間柔相言爲玉文純剛爲金金故爲寒金生水水極寒爲冰又乾爲天而貴四時故在秋冬爲寒爲冰在夏爲大赤純陽而健爲馬在春爲良夏爲老秋爲瘠冬爲駁乾取象无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故發其義又曰夫子取乾象稱馬本之大畜文外會皆所自取如乾天坤地之類亦夫子象得大象所取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釜房甫反 嗇音色

本義 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

進齋徐氏曰坤積陰於下故爲地物資以生故爲母動闢而廣故爲布爲均虛而容物故爲釜靜翕而不施故爲吝嗇性順故爲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爲大輿坤畫偶故爲文偶畫多故爲衆有形可執故爲柄純陰故於色爲黑○融堂錢氏曰吝嗇乃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爲文主象曰坤爲文衆色也又曰物之生

於地至雜而文柄者生物之權○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无偏陂者也○臨川吳氏曰爲布旁有邊幅而中平廣也爲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坎惟二畫虛亦爲輿而不得爲大也爲柄所謂在下而承物於上凡執持之物其本着地者柄也其於地也爲黑地之土色有五若坤之所象則於地爲黑上也黑者極陰之色也○息齋余氏曰王會自然之實布釜嗇出於翕然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爲效法之坤闢布謂泉也又曰吝嗇者翕之守也均者闢之效也柄也者勤於造事而不名其功者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文稱衆本之坤六三爻餘皆所自取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旉音孚 筤音郎 萑音桓 馵主樹反 蕃音煩

本義 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節齋蔡氏曰陽動于下故爲雷陰陽始交故爲玄黃陽氣始施故爲旉萬物畢出故爲大塗動故爲決躁氣始穿故於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顙是也剛反動於下故於稼爲反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爲健○臨川吳氏曰玄黃得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玄字又坤中畫與爲黃孔疏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爲旉字又作蒭與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決也爲大塗一奇動於內而二偶開通前无堅塞也爲決躁決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爲蒼筤竹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蓋竹之約也爲萑葦萑荻葦之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於虛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之爲作足爲的顙善鳴者陽在內爲於上畫偶口開出聲也爲足足獸白陽之色作足是超起陽之健皆言下畫之陽也的發額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畫也其於稼也爲反生稼諸穀之類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句向上陽在下也其究爲健中上二畫變則爲乾也爲蕃鮮蕃盛而鮮美謂春生之草也草下一根而柴分開於上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震卦象稱雷本彖辭震驚百里稱長子本

師六五爻互震體稱馬本忠卦諸爻餘皆自取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本義】荀九家有爲楊。爲鸛。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進齋徐氏曰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木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於色爲白自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陰性多躁故爲進退爲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爲臭髮陰也陽盛於上爲寡髮二陽在上爲廣顙離爲目反離中爻於下故爲多白眼陰得乎陽故爲近利市三倍或謂離日中爲市而巽近之故有此象變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謙堂錢氏曰爲木者餘陽而依陰也爲長老所行也爲高者木性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節齋蔡氏曰爲進退不果者二陰伏於二陽之下也○臨川吳氏曰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爲臭反以三陽則震一陽內主爲聲究者巽之反體爲味艮者震之反體爲色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皆上陽盛也以頭言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以顙言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以眼言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爲近利市三倍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於內也故一判爲主於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於內也故爲近利曰市三倍者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甚者也其究爲躁卦三畫皆變則爲震也變之三畫皆變則成巽巽之中上二畫變則成坤於震不變其初畫之陽而但變其中上二畫故其究爲乾而不爲巽於巽先變其初畫之陰而畫變其初中上三畫故其究爲震而不爲地蓋害坐卦爲陽卦陽卦爲純陽卦而不欲陽卦爲陰卦陰卦爲純陰也○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巽卦取象稱木本之漸六四外餘皆自取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輮如九反亟紀力反曳以制反

【本義】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開氏庸升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陷內明外陷故爲水溝瀆所以行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進齋徐氏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陽居陰中故爲隱伏爲盜太玄以水爲盜陰陽家以玄武爲盜以其皆有比方之坎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之故爲矯輮爲弓輪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使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二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與輪皆輢軫之所成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用坎中實則爲病爲痛三其之卦上畫爲馬鬣下畫爲馬足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柔在下不任重故於輿爲多眚坎雖心亨故爲通陽在中故於木爲堅多心○鄭氏正夫曰陽居中而无竅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爲隱伏於內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爲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爲陽達動常顯血爲陰滯行常濁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臨川王氏曰水之勢一曲一直一方一周皆顧其勢之所利而因其入之所喜故爲矯輮○臨川吳氏曰爲血卦離火在人身爲氣坎水在人身爲血也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也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脊骨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心亟急也前畫柔故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厲其於輿爲多眚者謂有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沙隨程氏曰坎於馬爲曳者陷則失健也○潘氏夢旂曰通者水之情月者水之精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爻如心本坎卦象如血本需卦文如馬本屯卦文如輿本睽

卦爻如監本蒙貫等卦爻此外皆自取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乾音干蟹戶買反蠃力禾反蚌步項反

【集說】荀九家有爲牝牛。節齋蔡氏曰內陰外明者火爽日也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陰麗於陽明故爲電剛在外故爲甲冑爲戈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火漢深故爲乾卦外剛內柔故爲鼈爲蟹蟹爲蠃爲蚌爲龜中虛故於木爲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空上必枯槁矣○南軒張氏曰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卦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麗陰而有容坤之爲腹得坤中爻亦爲腹○楊氏曰離性麗靜取其中畫之柔注象求其上下二畫之剛取善覆之象蚌取中虛之象發取文明之象○張子曰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而綵也○括蒼葉大曰科上指中虛而外乾也○湖胡氏曰按張子謂附而脅是不以科爲木科爲水

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而燥則科上之木乾槁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搆而成也又按夫子取離卦象如曰本離晉革豐象濟如龜本頤損益似體此外皆所自取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蓏力火反喙況廢反黔其廉反

【集說】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脉安鄭說麻衣易以爲豹果子曰鼻者面之艮山晉管輅已如此說○鄭氏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臨川吳氏曰爲徑路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微高山之上成蹊作如平地之大塗也爲小石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上之中則象平地土中之大石也爲門闕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爲果蓏果者木上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爲鼠爲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黔字當與鈐通以鐵持束物皆黔喙之屬山居猛獸在前牙堅利如鈐食生物者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剛在外也○平菴項氏

氏曰震爲旉爲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開封耿氏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阻於前而衛內之柔者也○吟氏曰爲善以喙止物者黔喙之屬也能之由眞故爲木之全材坎陽內故堅多節艮傷上故堅多節頭爲火於木生成則藏於本生衰則顯於未發爲科上槁○白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門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畜充行健之功徒有嘗宜之象○雙湖胡氏曰艮爲山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上其所也爲指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又按夫子取艮卦象如石本之豫互體之爻如鼠本之晉互體之文如果本之剝上文此外皆所自取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鹵力杜反

【集說】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進齋徐氏曰陰停於外故爲澤巫口舌之官以口語

說神者兌上折口象故爲巫爲口舌金氣始嚴殺枯實善故爲毀折柔附於剛爲乃決柔故曰剛決剛極故爲剛內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內同內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兌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乎上則足以爲爲而已以節齋蔡氏曰少女從姊爲姊故爲妾內根外說故爲羊○漢上來氏曰澤者水之聚二陰沈於下一陰見於上坎兌一也故坎窒成澤澤決成川口者說見於外也舌者動於內也○鄭氏正夫曰通乎出者以言說手坤故爲巫交乎顯者以言說乎人故爲口舌○融室毀氏曰爲毀折上柔象爲剛鹵水本柔也凝而內陽衆於下也○息齋余氏曰鑿在上皆有決蒸潰陽動故躍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以達其然也剛決者始雖親而動不兌於去也○平菴項氏曰地之鹵非不潤也皆燥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愛然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土則甘而爲鹵鹽之凝爲爲其下則散而爲內鹵之疑也爲鹽二者皆鹹物之與也鄉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隨雜不生五數而窮積興焉此天地之仁也○沙隨程氏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備者如乾爲天

坤為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也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而卦无之者如為釜為布為龍為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小雲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進齋徐氏曰易道无窮苟通其類可以盡利王弼所謂忘象忘言因非說卦之意而尚九家又逐一附益於說卦之後亦豈足以盡擬議之神哉

右第十一章

本義 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以為多有不可曉蓋有當解者有不必強解者其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為天坤為地之類是也上文乾為馬此則為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老取其智瘠取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為牛此則為子母牛取其生生有繼兼取其順也乾為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為大輿載於下而方震為決躁巽為進退為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特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為大腹艮為閽寺為指陽之止也兌為巫為口舌從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為大塗反而艮則為徑路大塗陽蹄手陰无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歸也巽為長為高反而兌則為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有相因取象者乾為馬震得乾初之陽發於馬為善鳴馵足作足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似乾馬之像美脊似乾馬之瘠也作足者陽下而後薄蹄者陰下而弱也坤為大輿坎為輿為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巽為木餘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為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為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為科上槁震為殼乾為木果震之一陽花之敷乾之三陽果之結乾為木果艮為果故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為隱伏因而為蓏巽為繩直因而為工艮為門闕因而為閽寺兌為口舌因而為至有不言而至見者乾為君以見坤之為臣乾為圜以見坤之為方吝嗇者陰之翕也以見陽之闢均者地之下也以見天之高為文皆物生於地雜而可見也知其始於天者不可見矣為柄者有形之可執也乾之發不可執矣離為乾卦以見坎之為濕坎為血卦以見剛之為氣巽為臭以見震之為蕃巽離兌三女震為長子為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為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姊為妹於陰之少皆甲之也乾為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述可以觸類而通矣○柴氏中行曰易自太極而分陰陽變化在物矣非象也為馬為首稱孛父三索走象也為天以下八享別象也今以一物言之使人以類觀則八卦何物而不具且乾為馬為首以下亦馬一體象也男女之分亦馬牝牡象也別而言之於乾又有良老瘠駁之不同於震又有善鳴馵足作足的顙之各異於坎又有美脊亟心下首薄蹄之別坤之象又為牝馬自此推之豈一端哉又曰此八卦別象然自坤而降或曰其於地其於人其於馬其於輿其於稱其於木唯乾无之何也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為天為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其於人其於木之類至於乾之為道无不周徧萬物皆不足以盡之故无所言焉八卦之象反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精之為道德性命粗之為形色皆容內之為視聽言動外之為君臣父子大而至於手足微而至於爪鬚當不越乎八卦八卦何物也太極也太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徒知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飢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天之與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廣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天地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明而事變之迹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而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愧於神明无怍於人直與天地相為終始是則豈直俟不惑而已至所謂家者與參贊耳○雙湖胡氏曰說卦之象夫子自

取爲多括前聖之例爲火致衣之於經不盡合也當考之說卦所論八卦方位之了同夫子初未嘗有先後天之分也自邵子發明之朱子表章之然後羲文之易辨明於世而夫子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始各有歸著俾學者觀於卦位之對待流行而先後天之分較然矣今就第六章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至莫盛乎艮是承前章論後天八卦之位自水火不相逮至既成萬物也仍是先天八卦位次啓蒙亦已言之矣若自第七章至第十章啓蒙引之以爲文王觀已成之卦推未明之象以爲說而胡之後天之學入用之位竊謂自七章至卷末十一章皆先天八卦位次而夫子推未明之象以爲說故其卦次與第三章第四章同故附題說于此

序卦傳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問某予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又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以至於无窮便是精○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臨川吳氏曰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偶畫之上每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以極於六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卦之序何如矣始乾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抵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矣見聖人之於易必須布置精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雙湖胡氏曰文王序卦大抵不先天同以東西南北四方正卦乾坤坎離爲上經之始終以西北隅艮東南隅兌合而爲咸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爲恒以隅反卦爲下經之始而終之以既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巽艮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爲次錯綜伏羲之意而先天一圖大旨則備見焉夫子序卦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義而他則未暇及焉又按呂氏要指曰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泰爲否隨爲蠱晉爲明夷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爲復遯爲壯蹇爲解損爲益困爲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者在一轉移間爾後天之學其以人事贊天地之不足又嘗合上下經始終而論之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既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爲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爲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爲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爲終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臨川吳氏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二卦○雙湖胡氏曰乾坤爲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乾坤會遇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張子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雷亦然○平菴項氏曰屯不訓盈謂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紛紜盤錯之義耳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雙湖胡氏曰乾坤後次屯蒙者震坎艮以三男代父母用事雖无乾坤正體然三男實坤三索於乾而得有互體之坤亦是坤與三男會也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幼穉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蓄德養才者亦然○南軒張氏曰需者乃養之以中正為飲食之道也○雙湖胡氏曰中正取五爻象然需待亦有從容不迫後其食之道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漢上朱氏曰乾餱以愆豕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雙湖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遇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震艮各一用坎獨六用者亦見天地間水為最多猶人一身无非血脉之流轉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張子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平菴項氏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為有禮也○雙湖胡氏曰師比後乾方與巽兌會成小畜履此長少二女代兄從父始入用惟離中女未用耳乾坤至此十變十成數也陰陽之氣一周矣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本義】晁氏云鄭无而泰二字

漢上朱氏曰禮者履而行之者也所履者君子之大道故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鄱陽董氏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正此意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矣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雙湖胡氏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後其交速其會者宜知[illegible]戒[illegible]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涑水司馬氏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雙湖胡氏曰泰否而後乾坤異處乾自與離相遇為同人大有至此則離始入用而三女之卦全用矣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漢上朱氏曰謙物之歸為己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為累矣有大者不可盈故次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雙湖胡氏曰同人大有後坤又自與艮震相遇成謙豫亦為長少二男之從母也至此震艮二男復用事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漢上朱氏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解於所事者其肯隨乎○雙湖胡氏曰謙豫後震兌巽艮會男女長少成隨蠱若无預乾坤其實乾坤三陰三陽雜居隨自否初上變蠱自泰初爻上變謂非由於乾坤可乎

蠱者事也

平菴項氏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事之先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韓氏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臨川吳氏曰因蠱之有事而後有臨之成大也

臨者大也

平菴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與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南軒張氏曰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於大矣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以觀之觀去聲餘如字

臨川吳氏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以臨卦二陽之大反易其體則大者在上矣故為在下四陰之所觀○南軒張氏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盡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雙湖胡氏曰隨蠱而後坤與兌巽相遇而為臨觀亦為長少二女之從母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漢上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噬乎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龜山楊氏曰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臨川吳氏曰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賁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雙湖胡氏曰臨觀而後噬賁錯震離艮相遇而成賁亦乾坤三陰三陽分布隨蠱由泰否變噬賁由隨蠱變隨五上易為噬嗑蠱初二易為賁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貴於文文之太過則又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之以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漢上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賁文之末流也物窮則反不可以盡剝陽窮於上而終反於下故次之以復○雙湖胡氏曰噬嗑賁後坤退艮而成剝復亦為長少二男之從母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漢上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息齋余氏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偽之始也故一變而為剝剝而復則真實獨存而不妄矣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漢上朱氏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故次以小畜无妄然後物循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閭氏彥升曰无妄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雙湖胡氏曰剝復而後乾遇震艮而成无妄大畜亦為長少二男之從父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南軒張氏曰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或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朱子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平菴項氏曰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須乳苗之須溉故曰飲食之道頤當畜聚之後萬物交致其養故曰養也○閭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所以應物然君子靜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雙湖胡氏曰无妄大畜後震艮巽兌雜男女長少自合成頤大過然頤互兩坤大過互兩乾謂之无乾坤不可也自乾坤至此无一卦无乾坤信矣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雙湖胡氏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以坎之離盖以中爲貴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无過矣下文又以陷言之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還山楊氏曰陷者陽也必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不有所麗而一於陷者不可也作易者於坎後必繼以離豈无仁民愛物之心哉○雙湖胡氏曰頤大過而後坎離終焉頤似離大過似坎固也頤初二五上變則爲連體之坎大過初二五上變亦爲重體之離矣

右上篇臨川吳氏曰呂大圭云序卦之義有以相因爲序者如蒙需訟是也有以相反爲序如泰否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反相因而已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或問太極圖下二圓圈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此邵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朱子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齊各自有兩萬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問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成也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也○問錯字陸氏有兩音曰只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南軒張氏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盖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還山楊氏曰乾坤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臨川吳氏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有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爲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閨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錯猶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爲上下篇之貴封特別異之○平菴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雙湖胡氏曰咸恒爲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艮兌巽震之會通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問氏序卦曰不可以久居其所此以物言之也○雙湖胡氏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者哉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雙湖胡氏曰咸恒而後艮震過乾而爲遯壯亦爲父之臨二男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或問壯與晉何別朱子曰不但如壯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問氏序卦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雙湖胡氏曰遯壯而後爲晉明夷由離坤而成爲母之臨中女雖无震巽艮兌然有互艮互震亦猶上經屯蒙雖无乾坤正體而實未嘗不互坤也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問氏序卦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南軒張氏曰夫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无復覩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難乃旦反下同

平菴項氏曰凡言屯者皆以爲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

爲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難易固不侔矣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雙湖胡氏曰家人睽而後艮震遇坎而爲蹇解自遯至解八卦艮震巽兌之遇乾坤離坎也自成一爲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或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得朱子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解患之意否曰解緩也曰緩字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雙湖胡氏曰蹇解而後損益次之咸十卦變之盡爲損而艮上兌下恒十卦變之盡爲益而巽上震下亦然上經乾坤十變而有否泰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漢上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次夬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雙湖胡氏曰上夬一陰下姤一陽猶可也今上決一陰下遇一陰姤論卦名相次又曰損益而除兌巽遇乾而成夬姤亦爲父之臨二女也乾體止於此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爲升也○雙湖胡氏曰夬姤而後兌巽遇坤而成萃升亦爲母之臨二女也坤體止於此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雙湖胡氏曰萃升而後兌巽遇坎而成困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漢上朱氏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穢井者而已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雙湖胡氏曰困井而後兌巽遇離而成革鼎自夬至鼎八卦皆兌巽之遇乾坤坎離也又自成一爲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長丁丈反

漢上朱氏曰鼎者宗廟之器主之者莫如震震長子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漢上朱氏曰震一陽動於下艮一陽止於上動極則止故受之以艮○雙湖胡氏曰革鼎而後震艮以卦次之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南軒張氏曰漸者止於下而漸於上不終於止而有所進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閻氏彥升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漸也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雙湖胡氏曰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喻其序非以明卦旨也又曰震艮而後艮巽兌震又自相從而爲漸歸妹亦或位下二體合爲漸上二體合爲歸妹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漢上朱氏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雙湖胡氏曰亦借歸字之論致豐之道也非取歸妹義矣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臨川吳氏曰臨之大以其所臨之二陽爲大豐之大以其卦名爲盛大之義○雙湖胡氏曰漸歸妹變震艮爲

離成豐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說音悅下同

平菴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雙湖胡氏曰豈旅而後巽兌純卦次之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雙湖胡氏曰巽兌又自出而遇坎以成渙節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平菴項氏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臨川吳氏曰過者行動而踰越之也故大過云動小過云行凡行動未至其所爲未及既至其所爲至既至而又動又行則爲踰越而過也○雙湖胡氏曰渙節後兌巽艮震自相遇爲中孚小過亦咸恒上下二體交至相逆成卦也咸恒一變損益再變漸歸妹三變中孚小過陰陽各從其類焉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南軒張氏曰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平菴項氏曰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於陷小過亦可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平菴項氏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此即咸感之後繼之以常久之義也盖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既濟未濟之象矣○雙湖胡氏曰中孚小過後離坎運爲既未濟

爲下經之終中孚小過似離坎固也中孚二三四五各易位則爲離小過二三四五各易位亦爲坎矣

本義 右下篇

雜卦傳

朱子曰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静剛柔皆相反也○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无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南軒張氏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盡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臨川吳氏曰序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對而雜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也此篇仍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曰雜其義則以明六十四卦所主之爻也○雙湖胡氏曰雜卦自乾至困非但當上經二十卦貫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咸至夬非但當下經二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雜中不雜必有至經又當幾難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有若大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張子曰易爲君子謀夫哉言矣○息齋余氏曰雜卦一篇乃序卦之變通也序卦自乾坤而下三十自咸恒而下三十四雜卦亦然序卦反對雜卦亦多反對此其所同也序卦以乾坤頤大過坎離在上篇中孚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皆成十八卦雜卦但以乾坤在上篇餘盡在下篇又自大過以下不復反對此其所異也○廬陵龍氏曰按春秋傳釋繁邪所謂充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籀遺多有之雜卦此類從也夫子存之爲經羽翼非創作也

乾剛坤柔

朱子曰剛柔雜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爻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和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若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則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有不適者○漢上朱氏曰乾坤易

之門剛皆乾柔皆坤剛柔雜成諸卦故曰乾剛坤柔〇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乾坤爲純剛純柔之卦剛柔之畫自初起至上而極然後見乾爲純剛坤爲純柔故乾主上九坤主上六乾坤六陽六陰之卦上爲主夬剝五陽五陰之卦五爲主大壯觀四陽四陰之卦四爲主泰否三陽三陰之卦三爲主臨遯二陽二陰之卦二爲主復姤一陽一陰之卦初爲主此十二卦主爻與術家同

比樂師憂

節齋蔡氏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〇閻氏彥升曰比順從故樂師行險故憂〇息齋余氏曰在上而得衆故比樂居下而任重安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民戉取利純非所逆解師之憂也〇臨川吳氏曰比九五居上爲顯比之主故樂師九二居下爲行師之主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朱子曰臨觀又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爻以上而臨下〇臨川吳氏曰臨九二二陽浸長在上之陰不敢以勢臨之而與之以俟其上進觀六四四陰已盛然不進過犯陽而統率三陰居下以求觀九五之中正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賢通反

【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節齋蔡氏曰屯物之始生故見主初也未得位而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然而生故雜二爲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〇柴氏中行曰在蒙昧之中雖未有所别而善理昭著〇臨川吳氏曰屯蒙皆二陽之卦屯九五見於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下一陽則動於坎險之內而困守故曰不失其居蒙九二雜於下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上一陽則止於坎險之外而光明故曰著坎陽陷於陰中也見者陽在上卦之天而位顯雜者陽在下卦之地而位幽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節齋蔡氏曰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〇息齋余氏曰損益盛衰之始亦否泰之變也〇鄱陽董氏曰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爲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爲衰之始則是於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其可違而不悟哉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節齋蔡氏曰剛健者難畜剛止之時故能畜其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也〇息齋余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意外之失故无妄曰災〇柴氏中行曰禍非自取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節齋蔡氏曰澤聚而下木升而上〇臨川吳氏曰萃以觀之四往上爲主而同類之三陰聚於下升以臨之三來初爲主而同類之三陰升於上升上爲往降下爲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

謙輕而豫怠也

朱子曰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〇問謙何以爲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說豫之怠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〇柴氏中行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〇臨川吳氏曰謙一陽居下卦之上爲謙卑之主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一陽居上卦之下爲豫樂之主而志滿足故自肆而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本義】白受采節齋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〇白雲郭氏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〇息齋余氏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噬嗑曰食而賁曰无色者蓋色至於賁則易過矣故戒之〇臨川吳氏曰噬嗑以否初往五而爲主賁以泰上來二文剛而爲主

兌見而巽伏也見賢通反

【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楊氏曰柔一也居於上者為見處於下者為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本義】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柴氏中行曰隨以无故為蓋有欲皆利心也又曰不生於故隨時而行也○平菴項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偷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偷息者余氏曰隨從否變欲捨其故蠱從泰變欲飭其後

剝爛也復反也

漢上朱氏曰剝爛五陰潰於內也○進齋徐氏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為果之爛墮于下則可種而生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本義】誅傷也 節齋蔡氏曰晉離在上而明著夷離在下而明傷○白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臨川吳氏曰晉六五離日當天晝也明夷上六二離日入地明者夷傷也誅即夷傷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本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白雲郭氏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為困○平菴項氏曰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澤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復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之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雜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本義】咸速恒久 白雲郭氏曰感為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節齋蔡氏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

渙離也節止也

節齋蔡氏曰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平菴項氏曰渙節止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為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於困也○臨川吳氏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為風所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為澤所節止

解緩也蹇難也 難乃旦反

張子曰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佚樂每大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為蹇○臨川吳氏曰解九二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巳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進齋徐氏曰睽者疏而外也家人者親而內也○臨川吳氏曰睽六五在外為主家人六二在內為主

否泰反其類也

進齋徐氏曰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本義】止謂不進 臨川吳氏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後陽之持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於五陽之決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始亦惟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也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漢上朱氏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眾眾亦歸之故曰大有眾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去起呂反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革革已廢也故革去故以木巽火火方興也故鼎取新○平菴項氏曰革以火洛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取新亦以離為上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節齋蔡氏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矣豈常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者出于中矣豈遂約之所能致哉○臨川吳氏曰小過九四主也而為六五所過蓋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中孚六四主也而為九五所信蓋陽實能感陰虛能應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本義】既明且動其故多矣旅羈旅而親寡

平菴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諸氏夢游曰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楊氏曰苦華封親堯而堯口奇以豐則多故而孔子當兩周之將秋柄然一旅人者以旅則親寡爾○萬山兄氏曰豐多故今本有也字按前本無之

離上而坎下也上時掌反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本義】不處行進之義

雙湖胡氏曰寡一陰小畜不處行履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漢上朱氏曰關子明云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違者也故曰訟不親也○平菴項氏曰需訟皆主乾言正坎下故不進違坎去故不親

大過顛也

進齋徐氏曰本末弱故顛○南軒張氏曰小過過而未遠過至於太故曰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朱子曰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頤養正也

南軒張氏曰所養不正則是養其小者以害其大者矣○臨川吳氏曰頤上九為養者而下養五三以上養下所以為正也

既濟定也

節齋蔡氏曰六位皆當故定○[illegible]氏[illegible]曰爻已濟則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

雙湖胡氏曰女未嫁之稱既嫁為歸則女之終矣

未濟男之窮也

臨川吳氏曰既濟六二主也以陰居陰得其定位而上下五爻亦皆得其定故曰定也未濟九二主也以陽居陰失非正而同類二陽亦皆失其正位故曰男之窮也三陰亦不得正位不足言也○南軒張氏曰雜卦先[illegible][illegible]坎[illegible]既濟未濟則上下經之終亦未嘗雜亂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丁丈反

【本義】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

朱子曰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翻覆不成別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翻轉底巽震便是翻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翻便只二十四卦翻轉為五十六卦中孚便是箇大底離小過便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夬底離小過是箇雙夬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三畫之卦只是六畫卦即六畫一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

十四也二十六與六十四同○鄭氏東卿曰自大過以下卦皆不協以錯亂失真弗敢改耳○節齋蔡氏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顚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建安丘氏曰今依蔡易讀之則八卦既皆以類從而韻亦協但不當借改經文爲○鄱陽董氏曰按蔡氏亦有改正自順大過而下經數卦然不若蔡氏之安○雙湖胡氏曰易終於雜卦而交易變易之義愈明見交每一卦反覆爲而其而剛柔吉凶每每相反此發易之夬也自乾坤之閒三十外與上經之數相當論皆下經十二卦於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與下姤之數相當而雖上經十二卦於居也此交易之兼也或曰此偶然耶愚曰非偶然也皆理之自然也坎離交之中者本居上經三十卦內今附於下三十四卦震艮發兌爻之偏者本居下經三十四卦內今附於上三十卦宍否恒反對者上經六卦下經二卦今附於上者二卦咸於下者六卦皆交易之義也十二月卦氣除乾坤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姤夬陽之多於陰者十二今漸卦移否泰於三十四卦之中而陰陽之多少稍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畫在下經者二十四畫今附於上有二十四畫附於下者三十六畫愈見其交易之妙隅者合六十四卦論之上經三十卦陰爻之多於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於陰者亦八今則附於三十卦者陽爻七十二陰爻一百八而陰多於陽者三十六附於三十四卦者陽爻一百二十陰爻八十四而陽之多於陰者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之多於陽者四下經陽之多於陰者亦四今則附於上者陽爻三十九陰爻五十七而陰爻多於陽者十八附於下者陽爻六十九陰爻五十一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爲多少非特可見陰陽交易之妙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是豈聖人之心思智慮之所爲哉愚聞曰伏羲之畫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皆天也本義謂自大過以下卦不及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疑未詳何義愚切以爲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姤八卦右互始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乾則於右取始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皆舉其中可乘其餘矣是雖所取不能无雜蓋此謂雜卦而互體又其最

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守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始於乾終於夬或曰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以皇極經世考之乾巳會之終堯辟雍熙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安得常如自夬而乾所值堯舜之世哉嗚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即此所謂夬之決也後之治天下者亦法堯舜而已矣

讀易餘言五卷

（明）崔銑撰

明崔氏家塾刻本

讀易餘言五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字仲鳧、一字子鍾、安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侍郎。謚文敏。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傳爲主、而兼采王弼吳澄之說。與朱子本義頗有異同。大旨含象數而闡義理、故詆陳摶所傳圖象皆術數、與易無干。諸儒卦變之說亦支離無取。其上經卦略下經卦略大象說皆但標卦名、不載經文。繫辭輯說卦訓則備錄傳文。蓋書非一時所著。故體例偶殊。且經有卦名、而繫辭說卦則無章名。其勢亦不能不異也。惟刪說卦廣象八章、而別以蔡清之說增損之、又序卦雜卦文言三傳一槩從刪。則未免改經之嫌。要其篤實近理。固不失爲洛閩之傳矣。朱彝尊經義考、載銑讀易餘言五卷、又載銑易大象說一卷。考此書第三卷卽大象說、彝尊以其別本單行、遂析爲二。偶未考也。今附著於此、不更復出焉。

讀易餘言序……易心樂……亦
銑亦叨……
篤好是經采長聞訓咸出手錄及北往……經
習官爲翰林得閱秘書至今五十年猶嗜六十有
愛喜夷險窮行處運亡一日而不離夫易也先儒解
什詳矣繁矣好奇者求義於象流於誕荒伏內甲
五行互體以彼小術無裨聖與夫伏羲畫卦文王周
公係詞夫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可爾乃曰有羲
易有文易有孔易支矣哉易有聖人之道四今尚象
者亡其枝尚占者失其決因夫子之賞剛……之旨
以貞夫變以正其處傳是者得於王弼備於程子斯
時之宜也易之要也爰述管見于篇以暢二氏之疑
者云嘉靖庚子冬十一月庚子洹野崔銑序

讀易餘言篇目

相臺崔銑撰 子汲校錄

卷之一
上經卦略
卷之二
下經卦略
卷之三
大象說
卷之四
係辭解
卷之五
說卦訓

讀易餘言卷之一

相臺崔銑學子汲編錄

上經卦略

乾䷀

聖人見天道人事之變同是一機總屬陰陽故作卦係辭萬化咸具以立處身循理之方亡事玩辭有事考占趨吉避凶身安矣過惡亦寡性盡矣國常泰而不危道常明而不詭民咸壽而不夭

衆人所不能知問諸聖哲聖哲亦不能決問諸鬼神筮者問神之法也夫事之所向未定理之所宰各止聖人取物相宜立卦係辭占者直之決疑斂務是故占臻而咎遠矣

元亨利貞舉天道而制人事天之生德爲元其流暢爲亨爲利其收功爲貞人心之生理爲元其發揮爲亨爲利其成業爲貞天之四德萬古不息其賦於物四時各易心之四德渾融而宰其見於事循環分別

六十四卦惟乾爲備始而潛遯而見中而躍極而飛乾乾處見之明无首處飛之亢有進退知

存亡時行變通亡貶位更進惟亡侍故惟舜可以當之

亢龍有悔皆上九之詞也上則亢矣有首用之道焉九五而下皆賢人之象上九亢龍勿爲其首如堯咨四嶽以得舜也舜任九官以承堯也天高矣必下交於地萬物以生君高矣必謙接其臣萬化以成所謂天則也五以下皆天德也上不可爲首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乾之亢者獨上九一爻餘皆當貴若曰六爻皆變爲陰是由剝成坤天地閉而否塞惟剛柔兼濟剛必爲之上可獨任其一乎

文言之四德專言人事也乾坤萬物之祖彖各贊其德文言則否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言此四德者君子之所行也四者即乾之健合是更以何物當之

嘉會足以合禮合如曰大合樂衆美會矣足以合於禮如曰禮備也故粹狐白而縫衆集鍜兒而備稽

德其一心敬見萬事君子博考辨求日積月累悉有衆善故曰聚一人之知恐未當實君子尋

友擇善發難抉疑務使昭晰故曰辨有此學問
居之寬地不自是焉使心路不自足焉使道
阻絶由是德博而化故曰仁以行之仁者施澤
於天下也故曰君德天有四德惟一渾元之氣
人有四德惟一活達之仁
果木之實其中有生性者皆曰仁物之元也
凡云見者自上窺下也
剛柔氣也得其中正者道也剛而中即用柔之
謂柔而中即用剛之謂若剛全爲柔柔全爲剛
則失其本性而爲陂道故二用爲辭末之的然
也

坤 ䷁

陽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天主氣地主形二者
相合物生相離物死然而時行寒暑物有榮枯
皆天也天和爲春地與之鮮天冷爲秋地與之
寂故曰承天而時行
乾主全坤主半是故主利而不主義後得而成
先迷東北不利牝馬爲貞是以君尊臣卑夫尊
婦卑父尊子卑國總於君家嚴於父女制於男
三綱一正萬事理矣

發窮者防箝嚴之漸也箝嚴者成堅氷之禍也
六二者大臣也六五者聖后也六三者知臣也
六四者具臣也上六賊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本純陰之人不務謀國但附於
大就避禍忠言巧於容身不務論諍故无咎夫大
安得有疑哉聖人厭正之門大臣附賢人隱其
蠱與遯之上九乎剛之才出之外也此特曰愼
而已夫愼之中包藏奸僞災囚殃民聖主英君
必以斥遠者也
天地之間粲然具陳者爲陽[illegible]於陰託之以爲

美陽盛則陰之惡畢見山童水涸木枯土裂矣
故曰地道也非敢成也臣之居功擅權者寧立
至矣況以亡爲有掠取雄爽者乎
黃正色也必爲衣在上綠間色也斯爲裳在下
今黃爲裳蓋坤德而安臣位周公是已黃亡外
飾裳不上侵是故黃而不裳則僭君也裳而非
黃非理臣也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誰
其實之六五陰而居陽故曰文在中也
理也體也俱實物道也正也俱活字理者在中
之條理者在外之身黃中通於理天德徹於心

正位居其體大分明於下陰純為臣故五不取
君表聖人贊其德而定其位以示萬古之準也
陰極而戰故曰龍小人而疑君者也下五陰良
臣也戰而攻去之若晉臣伐蘇峻宋臣討謝晦
月盛掩日臣彊逼君名之曰龍者君也說其小
能久假以權辨之不早使至於此若六爻俱陽
則由復而乾陽道大亨豈陰可抗其血玄黃上
六敗而誅非君非臣故雜也
以大終者配乎乾也永貞者固其順也用上六
之道也

乾純陽坤純陰故聖人特加用九用六之虛位
明君臣進退之理剛柔得失之效陽必无首陰
必代終彌世作式也

屯

水上雷下陰陽相薄故屯雷動於上而降而滿
盈於下鬱者開結者解故曰大亨貞彼方為難
我亡撥亂之定規往將何為然豈坐視哉利建
侯有主則定也大亨貞者勢也建侯者人也斯
人出焉所謂君子經綸也
凡卦陰陽之爻以少者為主五上而陷初下而
動故初利而五凶也不[illegible]爻乃致寇之曰
女子則未有從[illegible]不字亂世之王
臣不出撥亂之始[illegible]則臣節為二有應
而難況三之无應又[illegible]志於五者殆其安矣
四有位比五其才不足[illegible]結好初剛屈已下賢
以人事君往无不利上六處極亡一可為泣血
漣如坐待其斃而已
凡卦內之外為往入內為來其者本爻于者別
爻亦有以九六為主而本爻之象[illegible]于者需之
類是也

天地初開世尚屯難於人事則季終業初之際
凡物將來者進成功者退進者事新而志銳退
者世蠱而業怠九五二陰陷之澤不及民積衰
之漸大正則凶由是民之厭亂困者求庇初九
建侯矣
初一陽下二陰明君得民也故利五二陰陷一
陽邪臣蔽君也故凶凡不解者王氏程子之言
備也以考諸家有徵矣
屯之必蒙困之必通蹇之必解豫之必凶升之
必困明夷之必旅泰否之因損益之反所謂易也

其幾係乎人人係乎心心係乎敬忽之今常然
也微矣

蒙

蒙者頤過內卦坎水爲通故以上陽止於上師
之尊也二陽剛在中師之明也上爲國師以良
楚示威故擊二爲人師以道德爲範故刑章之
蒙求人發之猶疑之滯問筮決之也始問而告
開宗本也瀆問而告益迷惑也
以身作範曰刑以法正人曰刑非朴之也上九
擊蒙二如何運用之耒教先刑失序矣民迷則

目无見耳无聞若之何行之似桎梏之也君子
身嚴其範告語之周開迷而道之向往使其疑
相脫以解學者才識有高下入道有難易故包
之婦謂示順者內之如孔子取狷者葉受聖教
如子任父事也一爻而三善具矣教之成有如
王制所云不變者斯擊之矣二寇字自內坎而
言也有非理爲害學之非分爲賊教之失其等
則賊夫人之子也及之則師逸而功倍禦寇者
止其賊害之道而已
三處坎上水性趨下故近比二而不從上是念

夫不有躬如陳相之倍陳良而學許行也行見
信於勝者受寵而欲行其道獲利矣勿用取女
苟失之李斯昇失之逆家臣之背窮而附強友
之忘故而附勢滔滔者皆是人與四之自暴自
棄而各五之順上巽二而吉故師也者與君父
同尊爾失之則紂爲獨夫向之則成王亦令主
也
闇者求於明陰者求於陽陰爲闇陽爲明也

需

乾本在上而今下[illegible]必上往乃見險而止是君

子待時而不安[illegible]者居之若固有安之无
躁心灼見其當然而不容已惟九五當之需于
酒食自信自養以需二陽之至也陽爻三君子
避害之妄陰爻三小人陷阱之狀陽方進也小
人出害之漸進爲寇御之已至而不敵則順
以聽六四穴而以位爲妄妨人之路則敎之出
上六卦終則變進以所之則教之入安小人亦
以安君子也
周公係辭有以兩象取義需與遯也陽爻自君
子言之陰爻爲小人言之考其義則各有適推

而用則咸可通
陽剛者其才可大受而不輕用知之明也其志
本大壯而能固哉仁之至也故贊之曰光貞尊
之曰天位是故心術磊磊落落日用坦坦闇闇
豈小才涼德可企其萬分之一哉

訟䷅

子夏曰兩其情則上剛而下險兼其象則心險
而行健
訟爭辯也事不適乎情不相得剛狠而對險陷
能無訟乎訟无[illegible]必決之於人此有位者聽
之有孚窒惕中吉九二之才也終凶上九之才
也大人九五之才也虞芮止爭於文王牙角明
偽於召伯
中吉者不極其辯也或以理反或以勢止訟者
卿大夫之爭也其爭也以地則虞芮是也以功
則論薦何是也以賞則王成是也以約訟之者
寡矣三百戶渝卽命則人莫與爭利從事无成
則人莫與爭功食舊德則人莫與爭能何訟之
有上六不義得賞若後世告訐者不勝其喜而
矜其終凶者乎命者爵命也曰天命者天之所

向也曰君命者上之所令也曰服命者臣之所
受也
剛來得中坎中爻也卦變俱從程子說卦一索
再索三索之言是其例也勿用他說亂之
訟以天臨于上故訟自上二應五四比五故皆
曰不克訟
凡訟者恃壯而務勝九二以壯訟九五九四以
壯訟初六上九以壯訟六三上九之外皆自屈
而已爭其克己之學寡怨之道與
六爻自初至四皆以柔而不訟五位中惟上在
訟之終必求勝[illegible]

師䷆

一陽統五陰曰師貞者出師之名六五執田禽
也丈人者統師之帥九二在師中也二者兼得
斯吉而无咎宣王之用吉甫方叔當之一曰五
王也居之者非陽故起戰爭之事能任九二斯
吉
師行則揆異才順逆異心律以制之可使蹈
水火搏豺虎否者失律也雖正用師亦凶從王
伐邪是也

師左次者緩攻觀變用而示之以不用若文王之是致是附是也坤爲平易之方左爲不用之地聖人之師之仁焉

征伐自天子出故曰丈人曰大君是故執旧爲任丈人戒輿尸去小人始出之律制勝在我中次之左全勝待人有不戰戰必勝矣　輿尸者衆主也古曰輿論詩曰誰其尸之凶已含敗衄之禍加之輿尸焉複詞矣三非五應故曰或唐相州之潰是也長子如廉頗弟子如趙括

或曰小人有戰伐之績乎平而棄之可乎曰賞

賞酬功若廟堂之謀奚可任之挾功以逞則僭叛生焉是乎一亂生一亂也雖然鄧寇良臣一桀開散夫聖人戒小人也非功臣也

比䷇

一陽居尊五陰附之猶五家爲比而以長統之也元永貞者五也孰從之比之者衡所與也不寧方來得所比矣下蹶上而安上因下而位後夫凶者道窮而後至戮斯及之也

聖人在上如天无私萬物觀之各得分願故從之者非大君之交也故馭決策東向當斯哉矣

初六居順之始當比之先衆願所覩有孚无咎自初而言也若誠立信盈乎素分則獲於五有他吉也蓋初承二應四二者五之應四者五所比初則因二四而上附於五竇融之從光武也以河西隔遠因隗囂而通焉是也六二以專其應爲比六四以非其應爲比二自內而外非諂求也四舍內而外无適莫也比道貴先後者必凶上六是也六三舍下三爻而獨應上六擇交不審卒自戕矣

獨守其中不私其應大明其事爲衆所觀疾其

背而愛其向因物取之我无意焉所謂顯比也

下比上之道曰孚上比下之道曰顯

小畜䷈

三陽上進一陰止之故曰小畜五上與巽同體合力畜乾其在人事則以小制大者也或曰臣畜君也夫犯難正諫過惡閑邪坤二直方當之非可與巽也陰不固陽道不出於君故雲而不雨固不能潤萬物澤天下矣

乾上也巽入也附於人者也柔懦之質不能拒物乾健不可尼也初則自復二則牽復所能制

者九三而已
陽升而上曰復三陽同上初爲類首自道者固
有也五剛位尊力能制二故援進於初乃可復
矣
三四相接角力相勝二遠於初又制於上故說
輻不行
陰爲小人君子方進必阻抑之君子積德日昭
豈終抑鬱四不忌剛長推誠信而接爲陽與上
合志進賢援能則害之患去惕之事出矣
九五卦惟一陰鄰而來已近則說四委四畜物

故曰不獨富也當巽之時陽則助陰
上九方能畜三亡進陰陽相應而和皆之雲今
之雨昔之往今之處君子尚其德而行之陰能
制陽陽與之合可謂成矣然則忘過盛則防嫌
夫女長必至坤儀也坤成必至龍戰也婦貞而
厲宜損也君子征凶有疑也蓋慮患之意深
或曰復自道者自止也猶大畜之利已也理殊
不然小畜者陽尚往故不雨陰以柔道止之久
而成大畜者陽自退故說輹良以厚力止之極
而通成者猶釀酒於畚通者猶決水於淵是亡

同
一陰制下三陽曰畜一陰踐上三陽曰履受畜
者九三被踐者九四乾爲虎四其尾也夫蹈危
犯強解能无患三以下承上以說奉乾有謙愼
之德故免咥人之凶也
小畜之四曰志行以其入陽之下履之三曰不
咥以其說陽于上陰无專成之道焉五剛位尊
履夫中正而三以說行之故曰禮之用和爲貴
大本不立徒爲甘媚來兌之凶至矣

初九履之質而未飾者任眞抱素何往而咎哉
九二幽人不涉紛華坦坦安矣六三柔爻眇也
跛也位剛故視而行咥其自致武人欲所爲過
於大君大君者剛以明出之勇以義成之非徒
剛者九四上承夬履之主下乘志剛之臣惟存
謙愼本志必行九五有位以剛夬物履道惡盈
故亦有厲上九履之成矣人所視考祥而旋
行而不過上而能下則元吉也夫九五貞厲況
上九乎然而德剛位柔居極應說是之謂旋高
而不危焉

武人爲于大君如曰季氏富於周公也夫夏后
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秦漢武卑欲窮
兵黷武開拓四夷所謂武人也
一曰履一陰居下卦之上夬一陰居上卦之上
爻象相類故五亦稱夬三柔失位志比武人五
爲一卦之主取而決之三者衆之趨也雖曰決
之正之危也然五位正當何其患乎
王氏曰陽處陰位謙也此卦皆以陽處陰位爲
美

泰䷊

天地之判邈矣而氣相交君臣之分嚴矣而心
相通必天下濟而地上行君降尊而臣斯合若
天穹然在高則與地絕君雄乎其驕則與臣隔
泰者猶氣之流而體康否者猶氣之塞而中疾
也泰由陽用事君子進否由陰用事小人長不
曰進退而曰消長蓋治亂非一日之積君子小
人進退非忽然而遂萌於極盛之時成於不經
心之事故君子夕惕小物克勤不見是圖焉
致泰者九二也毀泰者六四也蓋反否爲泰否
之將積敝政用匪人包穢者亦因循而憚改調

停而相容也乃事勢尚須機會未定有待重之
操有納汙之量遂爲之圖漸消其惡規摹之大
雖如此而凡可爲者斷在不疑去則无二所謂
馮河也天地之泰陰崖寒谷煖必怡細草長條
生咸遂政不遐遺若舜野无遺賢不廢困窮凡
此者又出於公協於衆非以朋比雖登才進良
而心有所爲亦朋也故馮河者包荒之裕朋
亡者全及遐之仁
泰過中矣德化流通人情暇裕寬刑網弛政防
小人伺間投隙思售其術小人在泰之世亦畏

義爲善而好心未化外作恬淡內嘉紛華外循
資矣內希競躁故至此翩翩而下思以蠱君心
而干大政然其心亦審於善惡之辨但棘於其
欲忍而爲之故曰皆失實也謂喪其固然者
位遁而跡外之在內猶外也跡遠而信任之在
外亦內也
陽本在上故小畜三陽欲上曰復陰本在下故
泰之三陰欲來曰下物各歸本陰陽之情皆相
求也

否之初六如明夷之六五蓋言君子處時之道
也世之泰君子引類而征成一代之治世之否
君子引類而去全一身之貞當否之初小人方
陽陽自用安可告語安得有吉亨乎
否者泰之反小人之惡雖逞舊德流風未遠泯
也小人猶加禮於君子包而承之梁冀之於李
固丁謂之媚寇準是已小人如此吉矣君子信
其包承與之合矣身莫大焉失已又焉能正人
寧否可也楊中立之於蔡京失之矣真希元之
於史彌遠得之矣此爻不曰撟排而曰包承乃

狀小人之奸巧利者誘以爵義者誘以恭敗君
子之守亂正士之眷使皆括囊俛首而任其逞
也嗚乎深遠哉
濟否者君子主此者君九四當變否之時有剛
健之才承君之命行已之道其上下交而志同
者乎闇主在上良臣袖手奸人在側大將延戈
陳蕃岳飛是已身不免於誅胡能錫類
九五大君能用九四故曰休否復二下仁亦曰
休復然與二相應小人熒惑之禍世道反覆之
幾闕微愼終苞桑是係非大人其孰能之

泰之三泰已改否之上否方傾嗚乎圖治則難
召亂則易乘九仞而廢井遭一折而覆車小人
常得志君子每在困自古而然所賴君子或殺
身而申志或潛淵而明道一身之泰與天地而
久也

同人

二五中正同在人位二者五所同之人也同人
之正也三四非應非比乃欲同二同人之私也
初九同之初公也上九同之終僻也初非昵二
上乃自異也

三升四攻五四乘三攻二吳幼清曰三不應二
之不從惟忿五之得二專以攻五爲心晉文一
戰勝楚而諸國從晉三非能如此也謬訐過想
耳三與五俱以剛居剛德異而力抗四之居柔
五非可敵專以攻二爲事晉悼與楚爭伯但三
駕於鄭鄭服而楚莫之何四非能如此也輕舉
妄動耳三以勢不敵不敢四以義弗克不爲故
三不如四之吉也姚曰訟以言爭同人以力競
皆自反而不終其事聖人致人深意矣乎事在
相壓必求直勢係相與必求親人情不免苟能

抑情順理屈己從人禮行而強服讓勝而志協
虞芮質成諸侯賓附矣
同人于野猶于郊也聖人立文異義象曰一卦
言之自門而宗而野包之矣无遠近无疏戚也
上九自一爻言之處於卦外無爭之所長沮之
徒所與者僻遠之人耳豈其厭三四之爭而爲
孤介之行邪故曰志未得也又曰同人于郊先
儒曰无與同理似未安

大有䷍

陽爲大陰有之乾爲大離有之故曰大有言所
有之盛也柔居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初九以
遠而无交則害也然非其咎也勢不逮也故曰
匪咎艱以守正擇而後交則无咎矣交道難不
可苟合也二應於五三通於五四逼於旁上履
其上而思順尚賢故皆善五柔而居中心無私
主曰孚權不旁落曰威夫衆不能御衆也寡能
御衆剛不能制剛也柔則御剛故江海處下萬
流趨之不恃其尊屈己下賢所有其能降心委
物以德遠詔君道體剛而用柔得斯義矣
六五何以如是之善也明而服於剛也自用其

明則敝矣不麗於剛則損矣
大有極盛之世上九以无累于位爲賢蓋有事
之時上九以不事于人爲高人情樂權富近於
禍好作爲預其軀此二爻聖人各發一義以盡
易之變也
自天右之謂五右上也上蓋國老之屬居六五
之上德合道隆爲世之儀者乎

謙䷎

謙者艮在內中有定止也坤在外外順時宜也
非亡所主妄以隨人也夫艮之高而處坤之下
有而不居也若汙沱沮洳卑其分矣何謙之云
六二鳴而謙言之孫也九三勞而謙行之恭也
六二在下其言謙發中之得上六在上其言謙
聲人之罪在下以位爲謙有功以不伐爲謙六
四以下功爲謙五與六有位者太柔則廢柝將
下移謙施於賢非以御暴五王也故侵伐无不
利上公也故利於征邑若定墮三都也兵以順
動志乃去間艮多損感莫非謙之用也
撝者撝去九三承己之禮以爲謙也
人主雖以謙爲德必以威御下然後動不失斷

而尊威可保以謙用事故雖不富而以其鄰也

上六謙道轉薄物情大變謙聚尚存僅能自治

故曰志未得也

上六應三乘五謙於剛臣无於柔主五承其罪

命臣師師伐之所謂謝罪者也邑國上之國也

自五出命而言則曰侵伐據上六在國而言則

師至其國正其罪則曰行師征邑國也吳氏說

豫☳☷

豫暇而樂也此卦內順外動人從容和緩順序

以動則先事詳審故成事而樂

一陽止於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美一陽

動於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

故諸爻比者吉而後者凶豫四強臣故諸爻宗

者吝而介者吉

昏惑之君任知相荒縱之朝得強輔者可保邦

貞之立文從卜從貝卜以決疑貝乃持贄故求

正於人曰貞夫五處暇樂之時耽宴安之鴆疾

也然居中處動執柔中則无復動則可以柔則

能下故正疾於四之剛臣乃得不死故明皇亡

韓休先祿山而亂也齊泮亡楊愔不高緯而亡

也

九四豫之主人皆歸附六二不比不應不得在

三而比遠四近在于身幾之早不終疏附挾功

而爲退守中正孔休之於王氏卓忠之於張華

當之

隨☱☳

一陽在初下二陰從之一陰往上以從二陽故

名曰隨聖賢受天下之隨必修天地生成之四

德人之欲有所隨必擇其有四德者而後往則

无咎矣

初成卦之主乾之初來坤之下一陽統二民故

曰官昔爲坤今爲震故曰有渝出門交有功舍

近比之二交正應之四也二五正應而係初其

失可知三四俱无應乃以相比而隨三曰係四

陰求陽必獲三曰求而四曰獲四无故得三非

下之[illegible]心欲之故曰其義凶也然有善

處之[illegible]大塗五爲明左右之曰

六三四[illegible]之上同往佐五夫得三之

附私[illegible]之凶也以隨之時協隨之義竭

誠[illegible]故文王有天下之三

君民之大德事君之小心卒脫羑里之禍非知
權者孰能與於此故曰明功也言以明則有功
也

配曰嘉偶係曰從言陰陽相得也隨之世陰
急於求陽陰以不苟隨爲貞陽以不疑人叛爲
吉二已係初而五以正應孚之則初不敢有二
不敢叛矣

此卦以近而相得爲隨二比初三比四上比五
惟五舍比求應配合孔嘉兩皆中正也

上六居隨之窮事極則變恐其苟從失正故令

其固結於所比之五如豳人當太王之去亦有
從君可事而必趨岐山之下同建周邦也

蠱

蠱者事之壞也泰之後剛往居外不復有爲柔
來居內无能爲也故曰蠱不訓事壞乃有事耳

甲十日之首蠱造事之端舉初明始也

初六成卦之主乾父既沒子出任事必曰有子
謂與有反正之才非曰攝虛位也其父雖造危
亡之惡而今免危亡之禍故曰无咎當反正之
初別立紀綱退任英賢其事雖改意乃順承蓋

主於安國家也

九二強臣事弱君九二无應於上子之能爭而
不從父令者也九二九三近乎專權卦中常抑
之六四已才既弱下又无應宜業營收攬英傑
內用忠直玩日愒歲坐視其咎往吝宜矣益其
疾爲裕深罪其用心懈弛後時廢事也六五幹
蠱惟在用譽二多譽太甲之伊尹宣王之吉甫
也周公於此五爻專於父母者達孝之情因詞
以發者乎商之季紂有三仁或殺或逃不能申
其拯世之志武王征伐周公禮樂浹洽之仁維

持之具凡有天下與號者八百年所謂有子者
成王亦善用與哉

上九事壞已極邦喪可待賢者亦亡如之何則
避而去之自潔一身夫疾已成良醫不藥紊亂
已就君子不事事一曰上九原在事外治蠱之
初不曾出力若嚴光是也一曰若伊尹張良之
徒終其事而不享其利者

國壞之初忽有人焉出而整理立事伊始人心
向治而小人退避如宋元祐之初久之治心稍
怠小人媒進謀爲報役如宋紹聖之後九二九

三恐其過而激禍六四病其裕而發亂大哉中之爲用乎務自高潔不屑世事雖混溺在亂世孔門猶病其果也況可爲之時哉人心之仁卽天之元也天不以冬而絕生君子不閔時亂而棄民

臨䷒

臨者自上莅下之稱爲卦者自下而上故二陽之長曰臨方陽之初長已愛八月之凶圖先於事猶恐不及況長一分卽消一分伏之初卽壯之漸漢宣得外戚之朝政君入宮唐宗致貞觀

之盛武氏在側不護內治馴至喪邦

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故臨二陽曰咸初九陽升之世陰降應之四得正位故曰志行正也二以道感五說而未從袁公說孔子之言而不行故曰未順命陽尚稱而陰猶強然此必勝而彼必退故以吉无不利獎之進也初九猶有同德在上二則比乎異人矣六三比浸長之陽勢將逼已甘言說之曾足以遏其進乎若憂之則安於處下俟陽之壯則行

四處柔不競待賢不忌六五居尊履中得剛明之在下能信而任之樂取諸人以爲善舜其大知也與上六與二陽非承非應而志順之厚之至也究終爲說甘臨者小人之態艮終爲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凡造化方來者進已用者退馴而漸者恒銳而驟者驟二陽方來非陰可抗氣感潛移潛消默運然而反覆之機循環之勢天地且不能違之故君子察於人謀志不舍命圖於先發奸不藏禍也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於六三見之其陽道之光大乎

觀䷓

以目視物曰觀（俱作平聲）此卦四陰逼二陽勢瀕危矣聖人取九五中正在上四陰仰而觀之五以何道示天下哉下之觀者敬爲大敬之著者祭爲大盥者祭之始薦者祭之終但觀於方盥之始不待觀於正薦之際而穆穆之容肅肅之度下已孚信而仰之矣謂其感應之神速也聖人神道設教者敬而已先儒謂盥致誠而薦則散

仁人孝子豈其然哉論語謂不足觀者惡其僭
禮卬如舊訓則僭之忌君亂臣也仰首而觀曰
顒
童觀日用而不知也闚觀設間寡識也此遠者
也三四則近矣三乃應上上爲君子而非尊位
故自審進退恐其失已四則比五仰瞻光華雖
然嚴正爲賓否則作敵有光則觀否則生傲五
居尊位後諸庶民卜有可觀下斯化之上九无
進退之疑亦賓王之利但觀已之所爲蓋憤世
嫉邪其志未平武王既拱而天下服伯夷乃之

西山采薇焉
耳小得志一君子在下亦係天下之望其嘗寧
之謂乎
蓋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噬嗑

卦象頤口中虛一剛間之口本合有間者則不
合矣故必齧其中之間而後上下合也物情不
合則成訟獄君子窮其情狀辯其詞旨頤有口
吻而後成此蓋其齧決之徒不從王化者
初上爲刑之始終初惡始於微罰施其薄上則

怙終不悛必誅不宥者中四爻治間之道皆噬
四者也六二以陰居陰得位下乘初剛噬之易
而人服餘皆失位故有難服之義物至於噬而
後合德下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於季世乎
六三以柔噬間故或雖六五以上治下故易九
四以剛直之君子噬同位強梗之小人若王曾
去丁謂世然非得已宜以得民刑措不用斯光
矣
滅沒也猶沒在水中沒而不見滅趾者械之廣
過脛而掩其趾滅耳者校之高過項而蔽其耳

滅鼻者易噬之物一舉盡齧而掩過噬人之鼻
也
金矢黃金程傳得之解之九二曰得中道也可
証
訟獄大夫之爭斷以詞噬嗑姦民賊臣之梗威
以刑大臨乎上爭自止雷擊乎下威必終
腊正作昔上從殘象肉形下從日肉之日乾者
也昔借爲今昔之昔左加月以別之田獵所獲
全體乾之者與獸腊近日腊肉蓋六三六五並
柔弱詞皆曰肉无骨者也九四剛畫方曰胏有

骨者也采吳氏

德漸衰而民疑疑不什而强欲擅教不行而言煩言不孚而刑是用曰膚曰腊肉曰乾胏曰乾肉皆狀其强梗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黄金皆狀其用獄爻位不當故服之也難曰艱貞曰貞厲皆狀其宅心直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施矣夫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復續民命者聖王之所重也爻詞縈纏委曲蓋推北並生之仁以敷審克之道也歟

卦名噬嗑故取口中咀肉之象也

噬嗑而亨獨曰利用獄者五柔在上才不當位不足以大利天下以其柔中不爲狠戾故利用獄也若剛明在五則訟元吉

賁 ䷕

離柔居内而得正故亨艮陽反上而失中故小利有攸往

六二文下之二陽初九居下无位來則僻矣不受其文是舍車而徙趾之賁也柔貧賤行乎貧賤故曰義弗乘也

六二須生而美不假外飾然柔而居卑不能自

動如須附於頤蓋既自賁而又以賁人也

九三剛既得位兩柔附之錯雜成文假物相飾不固則散永貞之吉終莫之陵言不爲他所奪也他指四

三四居剛柔相雜之際故皆曰賁如去上之遠不得其賁故曰皤如初九孤介自守二乃比爻不就之者義也四乃應爻來就之者正也四非爲寇乃來求婚蓋初之徒與上之白皆高潔守道之人不尚虛飾不恥世榮者四大臣求初五君也聘上君臣用志如此世其泰矣乎

六五无應四亦陰爻不能成賁上九篤實靜止之德居卦外无事之地五以戔戔束帛敦而聘之得賢輔治故有喜也

白賁其天爵之賁乎無待於外而文也

剛柔相文卽天文也如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經緯日月代而爲歲時星辰見而驗寒暑是察時變人文如五典之敘五禮之秩粲然文以相接肅乎分以相限是化成天下人道失於下則天氣乖於上聖人修其人文然後彝犯不生災禍自泯故日月軌道五星順序民和而物遂天文

人文合一矣
文者充其質之所能使不泝既非淫泆而刓朴
也勝則滅本而生巧詐文詞門徒曰皤曰戔曰
丘園曰白柳末守眞律民不迷

剝 ䷖

剝以刀割削也五陰已盛再進之并一陽消之
矣故不利有攸往在人事則小人極盛君子順
而止也順謂不與時抗
羣陰剝陽六三獨應之剝之无咎者蓋亦乘勢
用事之人程子謂如漢之呂強是也

卦餘一陽聖人謂天道豈可一日无陽世豈可
一日无君子故取羣陰順承爲義五連羣陰若
貫魚然成順於上以宮人寵之使尊卑有序各
任内事厚恩錫予不及以政寵均則勢分勢分
則害淺无政則无權无權則无能始禍此非特
開小人遷善之門因以將君子弭亂之道

復 ䷗

復還反也至前六陽消盡爲坤至復一陽復反
而生也本義積之一月未嘗若然則陽生於坤
不生於復矣此一氣進則彼一氣退進極而消

剛至於退退極而息剛至於進氣之本原无增
損也
吳幼清曰始也南行今回轅向北始也北行今
回轅向南是之曰復迷復者迷行至終而復行
而迷失正道者其終亦猶故道而復然故道非
正道也往反皆迷展轉錯誤如梁武帝唐明皇
是也上居冥昧之極六爲柔暗之資故耳
凶有災眚之言之用行師一事而有三禍終有
大敗勝不可恃如商師敵周前徒倒戈以其國
君凶如鄭用楚師共王喪目至于十年不克征

民心離國勢弱也皆由君心迷暗所動愈疾去
道愈遠蓋一陽君子遠處羣小之下上无由下
之與乎二之休復爾
一陽之生曰仁名義深妙求仁者可以自知矣

无妄 ䷘

无妄者誠也乾交坤初以剛易柔應天而動也
故其於當貫戒於私係初與四无應又皆陽剛
故初吉而四无咎可貞者戒其勿變也二五有
應然皆中正疾病去之復於貞矣凡爲而必獲
唯此然後不耕穫不計始終不菑畬不計難易

立心如此則利有攸往見義必爲聞善則行始焉無求效之心則後焉得專力之益孔氏所言先難後得者乎五以下應爲疾然不以應物累心來者不拒去者不留是曰无妄之疾若是內非外用意屏絕是藥也告子強制是已不藥疾愈故喜也三上相應又不當位三處下卦猶稱无妄之災謂非已致有係牛於此邑人之畜也偶失其係行人得牛而邑人失牛事固有適然者君子不謂之不幸二五脩其性三惟任其運也上九時之終乾亢必窮陰窮上則反下行將

安之下三爻貴動三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上則行者凶

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必不終人臣爲爵祿而效忠必不盡其六二之所戒者乎　則字甚有力如是而往則一无計慮如決水回淵一瀉直入海也

大畜䷙

天在上山在下則爲遯賢者違勢而去也山在上天在下則爲大畜賢者感遇而進也是故牛牿則剛已豕牙則說輹此上能止乎下也天衢則利行此上能通其下也凡物有積則散止極則行上與三同德應化引之使前九三超乎二陰之上而達天之衢然後畜賢之德行之天下矣

陸佃曰童牛之牿牢謂之牿豶豕之牙杙謂之牙（今齊魯謂之牙）六四畜初以外制內豕牿六五畜二以小制大象牙童牛積豕欲不行剛不累物畜之爲難畜賢之道如牿之童牛牙之係豶豕於是爲至毓曰此於畜賢爲宜指爲畜賢蓋自不家食發明然其實莫不然者

何與荷通荷天衢猶曰背負青天莫之夭閼也

先儒謂六爻人人有用深斥乾九四儲貳之訓固然矣然聖人命詞必指一端而發推而行之係乎其人如曰王用亨于岐山箕子明夷若泛乎濫解致无可執以之未適

頤䷚

卦本於頤備矣人之所內飲食以養身其義亦然卦以二陽養四陰則養者上九爲養人之賢舜用皋陶不仁者遠可以觀矣自求口實者初

九爲自養之賢自作孽不可活宜自求也上有
位而下无位故也
初九爻詞乃述上九之意也曰雖陰求養於我
固其所也爾可以无求如龜之不食乃仰而觀
我有靈不知自貴故凶上九乘陰由之以養位
高有民忌所來也故厲養被天下而物莫之距
違故吉且利涉中四爻養於二陽初之所養二
比四應上之所養三應五比倒首下垂曰顛引
手上摩曰拂六二既求於初又求於上宅心不
恒之上之下俱凶經歷也丘五也求於上而歷

于五以求頤也六三與上正應故不曰經三不
中正不賢貪祿上之所棄非特一時十年亦勿
用非特此事他事亦不利失德而處動極也六
四乃在上之人知己才不足而下賢吉也然其
道必如下所云方无咎虎交有時其視雖專其
欲則逐逐者斥而遠之之謂養德師賢豈以自
利六五近上凡求養於上者之所經然陰不尸
養任政不周下施委賢守正不可涉難程子所
謂成王信周公是也鄭剛中曰下三爻凶惡其
動也上三爻吉善其止也　此卦之詞雖明說

者甚煩今觀玩卦象兼采吳氏定著此說精義
具在程傳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爻詞曰龜曰虎龜氣
自咽也不逸食也虎交有時也能逐欲也戒人
之極口嗜而溺情好也

大過䷛
惟平可恒惟恒可久故卦之陰陽俱六者爲純
各三者爲中否則均謂之過過者越常分也四
陽在中陰居上下陽過於陰故稱曰大夫勢有
偏重行非適可庶事越軌妄情不附大剛必折

凶起棟橈傳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既巽而說
斯爲中矣夫治偏重之世必有反常之政斯能
勝之挽濫注微損勝扶衰先後之幾正直之用
豈小才可與乎
六爻以剛居剛惡其自恃也多凶以剛居柔喜
其相濟也多吉初安分而過慎故吉上越分而
過涉故凶三大剛二不足以補之故橈凶居柔
而五可以補之故隆二過相與居柔也五无譽
居剛也上六其王衍曹爽之徒與不量力而當
國之寄或曰殺身成仁莫罹剛德乃能此爻殊

不類也
春秋之曲以一木支厦之猶能爲屋不折所謂
輔也
宋元祐司馬光實相元城諸人任朔洛大過也
未幾而棟橈且折矣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非
用權者不能處此邪仲游觀政亦可觀

坎☵

坎卦乾畫天一之水也坤二畫兩岸之土也坤
地陷下水流其中岸高水深故險凡山穴涌出
者曰泉平田散漫者曰滲沮洳鍾聚者曰澤

處險之初貴乎早見而去之處險之終貴乎用
寬以解之初六居重險之下无剛正之德非徒
不能出更入於窞小人展轉於惡而益深之者
也上六在上乃用險之人拘且囚之无所不用
其威人用不服不得其情險終貴出故水雷曰
屯雷動故亨雷水則解矣
六二行險得中爲六三所拚求比於初以相安
六三亦欲出險而未能來之者言其求出之謀
也四五俱无應以比近相得於重險之時觀仁
善鄰无害於義六近險而進水之道也然則

上岸今但祇平而已程傳曰下无助是巳
凡卦至上則變惟坎逆險益甚乃是專以剡棘
爲心如中爾之類故象曰上六失道或謂上六
以柔居險之極乘剛中正之君民之大惡也刑
以辟之與象相戾
水之能出岸者以外來之潦入之溢而散漫程
傳謂五之不盈由下无助者的確矣

離☲

離麗也明也一陰附二剛而明柔在於內失正
則逆禮召亂故必利貞而後亨離中畫坤之一
爻也故爲牝牛二五麗于二陽之中如牛之係
養于牢也處內履正牝莫加焉外強內順牛莫
善焉

火无自明必附於物若九四以剛附柔熖猛而
易燼六五以柔附剛物堅而難然九三過盛而
衰竭六二以柔附柔又得中也坤之五黃裳文
在中離之二黃離亦在中故皆曰元吉
日昃之離人之老而光景無幾不鼓缶而歌即
大耋是嗟皆言其无聊之狀若夭壽不貳脩身
以俟之達乎晝夜之道於死生之外又奚宂

如是乎

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於處老景乎

坎之上六陷陽益甚故凶離之上九爲五除害故吉上九之功才曰无咎蓋征伐非臣之可專用兵非君之得已

上九出征除九四之不臣也獲匪其醜除非其類者臣皆恭順而一人僭嫡是非類也折首者誅也誅止此人爾

坎上六本陰暗而益用陰故凶離上九本陽剛而益用明故无咎

讀易餘言卷之一

讀易餘言卷之二

相臺崔銑學　子汲編錄

下經卦略

咸䷞

非本情無以動物成則加心而名感有私意無以牽物感則去心而名咸雷雲風虎不期而至磁針珀芥無約而交寔理自然莫之知其原也人則私心妄合鮮不失其情以賢助賢猶病其朋況於邪僻乎

下卦感之淺五上感之末卦體止者靜可也卦體說者貞可也心動而後足行拇從志於四欲動未成腓上屬於股下連於足故居則得其本體而吉從初則凶股隨腓而動欲上不得何也感主於心百體從之爾主不役動將何爲四當心位而貞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若上係於五下係於三朋比之念而大公是背所得者狹矣何以爲貞乎五爲梅核感上上以頰舌感五末甚矣此六爻不取應而取比蓋感速也

拇腓股義取下體蓋言无感人之道者勞而无成脢輔頰舌義取上體蓋言无感人之實者煩而

无益四爲心心通萬變出令而非受令應物而不留物苟明屈信之自然貫物我爲一體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卽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者朋亡不足言矣

脢一曰背肉也殊與爻象不合蓋艮言止可取諸背咸言感所取皆動物拇而腓而股而心而喉之脢口之頰舌自下而上自末而顚有次序皆運用也

凡人將行未行則拇自振搖將言未言則喉中宛轉拇者動腓股之漸脢者鼓頰舌之先

恒

恒有三善亨也无咎也利貞也傳曰久於其道也其者每事之當然也利有攸往權之運也夫恒者可常斯久或進或止或張或弛固非苦節艮限專而株守者也事君以道合則匪躬違則潔己交友以直聽則用忠疏則全交協情中理恥辱不逮百代不易之法故曰終則有始也言應變无窮也初之无利三之羞上之凶過而失之也久於其道日以浸深體巽務入始而求之三位重剛卦本柔遜其志不一上居動極而振

何施而可故曰動而失之也二之悔四之田五之凶泥而失之也二剛在下失恒道也以居中僅得悔亡四居臣位无德當之施政則道不敷撫民則澤不下九五至尊所宜流通仁義運天下於掌上而執一道守一方可乎故曰泥而失之也然則善恒者其惟聖人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明如日月制用如四時故曰天下化成矣

久於其道爲恒道者中而已矣恒而非徑也遠而非險也中庸不可能也故恒之六爻無善詞

遯

遯者逃內之外也王弼曰柔長故剛遯是也亨者四陽也當遯而去不制於陰小利貞者二陰也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戒其勿變以逼陽也

初六在下故曰遯尾四陽尚盛陰敵之則危戒其止而勿往六二陰又浸長執用牛革欲其留而勿進九三係遯位連也謂比二陰九四好遯情洽也謂應初九五嘉遯好逑也謂二五正應上九絕遠於外亡陰之疑肥謂優裕也

一曰三爲賢人六二見三將避已而去心願執

而留之足用其中順之道以革時者
畜臣妾吉三來二比三若畜二如制臣妾則上
三陽安其位否則否而至剝矣然非能宣暢剛
大須蓄聚小故曰不可大事也一曰下附二陰
不任以權如剝之以宮人寵也

或曰小人可爲之謀與曰小人心奸性狠然畏
罪避害相時順動亦猶人耳彼妄肯妄爲遂取
殞滅之禍若盆成括之類小人之愚騃者不足
道也故古有佞於隋■忠於唐者況遯之君子
猶然乎

大壯䷡

四陽盛長小道將滅聖人喜之名曰大壯陽壯
輕敵陰窮深謀聖人憂之抑其太過

陽盛固天道之復用壯非君子之常得時得位
不進謙則吉九二九四以陰居陽則吉九三過
剛而觸藩況上六六五以弱拒強何利之有

易繇辭也四乃上卦之初之象大壯者用壯以
濟時五居位體柔失其壯矣言陽進至四而五
失之也中以自守不能闡揚剛德弘濟生民但
无悔而已

大壯之五不美者不稱其位也若乾之五則利
見也

大壯之五比二陰夬之五比上所謂憂在腹心
變生肘腋下之諸臣宜用艱危也

藩晉謂上六也上六又言用壯之過至終不變

凡亂之生由小人也凡陽之進夬小人也陰性
暗陽性明小人深謀而難測君子直道而多疎
故常受反噬之禍而憂及宗社故壯夬多危詞
嗚呼遠矣哉

晉䷢

晉進也日出地中進進而麗乎中天也大明在
上羣陰順之然所惡於九四者爲其間也據位
擅權奪君之與幸有五之明不敢顯著貪食畏
人便則動厲則縮碩鼠之類焉故初則摧二則
愁然君子安於下志於上豈可回心貶行妄附
強援故皆曰貞吉摧者位也不得進則守貞罔
孚者德也不見信則惟裕履順於正立誠於闇
不涉邪僞无愧神明至幽王母將來福之矣

升卦三二之升四曰虛邑履乎陰也晉卦初二
之遇四曰鼫鼠阻于陽也四位不當是衆德也

然上有大明爲能過三陰之附乎
四得稱爲位六五爲在其爲明乎曰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之昔帝問咎爾共兜被惑若非命揚
側陋則舜且依伏不聞然有帝如堯彼九四者
行放之矣
問曰初六六二其賢者歟答曰執柔履順上附
大明非賢而何專志在君不他應也初未受命
二始有位三爲一卦之首率其類升入三爲衆
非四能間矣
悔亡者求免咎於已勿恤者不責得於人德未

至者煩於物內无止者荒於外退而修德內曌
而降動而勤略雖盟而抗自明者能照奸用察
者常受蔽王伯之辯遠閭之幾也

明夷䷣
日本在天其明乃光入于地中明之傷也聖人
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下位則宜艱苦自守
不可附匪人與國事也
上六傷明者而卒自傷紂之焚于臺也初九飛
而垂翼君子剛德不回時忌將深然位下事微
含爵祿而速去之微子是也六二曰左股股小

者臣之象大顚閎夭脫文王于羑里也九三其
武王之定殷亂乎蓋與上六相應然有武之德
則可六四小人得志其言將討逆主之惡嘗露
于外市恩傳權飛廉之徒也五曰箕子擧斯人
處是世其道當如是也比干之死不利微子之
權未貞也一曰初六爲伯夷太公則二公不處
君側无自受傷
鳥被彈射則垂翅而不能飛蓋君子被傷之象
歛戢而去亦爲見幾也
腎在左手切心脈入于左腹者逆君之惡鈎致

君心之術也得之則百方媚之久之合一惟其
言之是從假上行私无所不至如君好貨先以
珍奇動之君好勇先以征伐投之也
六四小人得志而作難六五君子失時而處難
皆由上六之所爾

家人䷤
風自火出化自內始家人以女爲奧主四二得
正故利女貞初防早杜微二體柔服勤三爲家
之長舉嚴勿瀆四順德以成內治五恭己以刑
一家上九居家之終惟信與威六二者其所謂

女貞者乎

初上治家之道也閑其邪於始正其範於終家承齊矣二四女正乎內也三五男正乎外也吳氏分爲君臣之二家者繫也在中饋則門庭之外非所履也无攸遂則壼殖之外非所與也父死從子則後世臨朝涖政者皆亂道也是故君崩子幼擇賢宰而任之古之制也

周得太姒宜家之福至于麟趾衛失莊姜宣淫之禍極于洞澤利女貞者一言而盡天下之道也

禮別宮室詩歌蘋蘩其六二之事乎閑家者令其守斯道而已爾男不漁色婦不辟行故曰反身之謂也

睽

睽者目不相視兩情乖異也水火相悖而五柔主之以君應臣故小事吉註謂衣服飲食不待衆力者也

天地賦形同於水火父母鞠育同於中少旣而水火各一其性中少各儷其配則睽也然物窮反本睽極求合初九九四二剛不應初喪馬不能致逐見惡且以辟咎至四元夫以孤而合矣二五失位居中各求其黨在難思濟者四遇于巷五往于宗周成之君臣是也三上居水火之極遂離特甚其反本之謂乎始難終易无初有終聖人見庶類之各遂憫物情之多睽使之適變成功故事无竟壞道无不振者與

子夏傳曰取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與物相制或以相合弓矢小物合衆材之體成大器濟天下之務者豈止於一才矣

水火濟而亨霆鼓而風雨暘時而茂物黍粟

和而成醴所謂睽而事類也

曳掣也引也使之前也牛角皆踊曰掣言其用力也天作而乃改經文一作去髮元非正訓石介曰天謂上九君父稱天三應於上爲四所閒故爲上九所疑欲刑及之銑曰輿曳牛掣三應上而進之難也天且劓上疑三而絕其適也古人云一日不朝其閒容刀況上下之隔又有九四之讒乎未有忠而不中誠而不白者至遇雨之極則曳輿掣牛之勤昭矣

凡經文字改作別字及添一二字而足義者理

必不然旋本訓反周折別一義也曳本訓拖引
後之方爲倒曳爾

蹇䷦

蹇者行之艱也見險而止雖難其進度德而處
必拯其難也然必致民於寛裕生育之地不內
之於險阻使民愈困尸此者其九五乎六二蹇
中應之冒重險而進蓋爲正邦事不一途九三
內卦之主二陰所恃古人所謂保一城守一國
者五下應二三遂來比皆所謂朋也初六見險
而止有知之舉六四反就於艮連陽之實上六

蹇之盡處无可往者來碩者三也大人者五也
得比得應蹇可濟矣

六爻二五之外皆不利往而利來見險且止徐
圖拯難之道其道伊何彖謂西南是已二五之
外餘爻不取應而取比蓋蹇跛難於遠應故也
見險而止斯不陷於險人立水上方能拯溺兵
據要處才得解圍然不知其爲險而以爲易而
蹈之者衆也故贊之曰知矣哉

蹇至上六猶蹇也未能平險也

解䷧

雨在雷之下則澤行人動險之外則事濟難去
勢緩宜用平順无事而求功是又生難也故宜
靜有事而苟止是乃養難也故宜速

六爻二五正應作難者三陰解之者二陽也九
二田獲三狐田者有事也蓋施武用剛力去小
人聖人恐其猛而多傷教之曰得黃矢害除則
止不求盡物九四居陰易比同類初六在下應
之甘媚親附故名曰拇初遠而二來矣六五非
能解者守正委下維係於二二有君子之德若
曰爾以君子相維絡則有解而吉小人斯退聽

也四去小人而君子至五維君子而小人去二
者相爲去留李絳入而承璀出欽若守而寇準
任也初陰在下九二解之甚易上陰在上九四
解之甚難

維言在君子之專獲言去小人之力

六三負謂四乘謂二九四拇謂初咸卦同 朋謂二
上六公謂四隼謂上一曰拇謂三則拇指其甘
媚趑趄附從足下如韓嫣之類三則盜君子之
器非據之兒也一曰諸爻皆解六三彼剛大之
事非陰能爲也故吝詞如上所云

位高擅權衆所附也喜佞惡正固人恒情故戒
四曰解而拇

損䷨

損之道二曰孚曰儉蓋艱上之近易涉諂諛物
穀之時當戒豐盈惟孚乃用儉否則嫌於簡薄
也
初九以損事爲已任故遄往始損於下戒太甚
故酌九二全柔再損則剝損下過深不爲上益
六三成卦之由三人損一者兩也一人得友者
亦兩也萬化以兩而立增之則贅而滿減之則

缺而廢六四大臣之位有偏柔之疾賴初之剛
損之剛益而不全柔矣大臣改過福在天下不
亦喜乎六五居尊柔而下人人皆歸之損三益
上五比上則又益五也故曰或十朋之人助之
龜弗克違鬼神福之也上九損極受益推以益
下以人利人惠而不費獲茲三善宜矣
泰罷列侯而聯孤淡削七國而背叛失酌損者
也

益䷩

明王惠下則天下歌舞其德故曰利有攸往下

受上賜必捐軀效命報之也故曰利涉大川
初九受大益者以大功當之爲二陰之主不宜
厚事擅九五之民故志於奉上乃元吉也六二
居益以冲損四益初而二比初則四又益二也
故曰或人神交助位不當尊守正則吉有臣如
是王者信用之以享帝如湯用伊尹格于皇天
也六三以陰居陽失謙之德救凶則可六四與
初正應成卦之由四依二遷初初依三遷四陽
爲君爲實陰爲民爲虛故四告初而從自坤成
震故曰國也六五不損於下爲得志聖王之道

惟益民而已上六益極當損而求之不已立心
勿常如是也而不知戒凶不亦宜乎
初大作二大享三大荒四大遷下之受益者也
寔五以大德惠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信哉
中行在卦之中也指三四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故皆曰用圭非常之舉非臣可專
損之五益之二謙受益也益之上滿招損也損
已益人者人益之損人益已者人損之故權利
之府遜之猶有害況爭者哉

夬䷪

夬彖傳曰健而說決而和和者剛柔適中也惟健而說斯爲和矣下三爻健也恐其過剛而鄰於暴故其詞抑之上二爻說也恐其過柔而流於懦故其詞進之

丁易東曰四陽爲壯五陽爲夬大壯初九曰壯于趾此曰壯于前趾因大壯而言也

九三壯于頄猶上六也衆陽決之三則應之違正從邪有凶也然非三求之也或勢位相逼耳君子則決之又決知獨行遇雨將沾濡而慍之必與之絶陰陽合則雨壯于頄之嚮也溫嶠之於王敦類此君子用誠溫嶠濟以術 [illegible]內存兢惕外嚴號令周亞夫近之

傕汜一起允亡洪三思不去再亂唐君子不可恃盛也

壯于頄三之位也有凶度其事勢爾未必然也君子夬夬九之剛也獨與上應和洽而爾發說壯頄若濡未濡也已慍而絶之發說夬夬也此爻與隨九四相類九四无意於三得三之係于上之有凶也有孚以明則何咎乎夬之三非諧於上有上之遝犯衆之怒凶也夬夬有慍則[illegible]

咎矣失中之行非中之兆所謂善補過也

姤䷫

一索之女爲巽四晝之陽爲壯初與四應微陰敵陽小人有不正之行而遇時君子危矣

係于金柅四也爻雖以近者得之而男女正應不可廢也夫不字於四而即遇於二則淫狡之惡惕於屯之六二多矣

夬下五陽上而決一陰也姤上五陽下而遇一陰也夬九四與上同體當羣陽上決之衝而五又比上故坐不安進不速姤九三與初同體當羣陽下遇之衝而二已遇初故坐不安進不速夬必決而四不能引其類姤可不遇而三不黨於陰其得失又有辯

朱子發曰杞大葉可蔭譬則賢也瓜可欲而內潰譬則民也九五遇九二之賢防民之潰此蓋人謀以求勝天然不勝而隕隊亦天也九五知盡人謀不終舍天之命也蓋天命我右下民者

鉼曰此爻雖明子發之訓可通蓋陰陽相勝如環斯循夬之極即姤也則治中生亂剝之終即復也則亂中生治其機運於天其謀成于人時

哉時哉夫有不及者聖人兢兢業業嘗早設防
姤九五中正之君存有隕之虞故曰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堯舍丹朱而禪舜舜用禹以亂能制治乎炎
隕齊彼而傳裒東用華夏治何得不亂乎故曰
人定勝天
二五皆以二制初蓋因其遇之初而防之不然
成遯君子遯而去又孰恃哉

萃䷬

王者當大萃之時立廟祀焉得四海之懽事其
先聖萬務之要統於孝然必大人爲主聚道乃
全夫物聚而多可以備禮人聚而衆可以集事
此王者奉若天道事神使民也大祀者孝也順
時者仁也仁且孝斯所以爲大人而亨萃者乎
有萃則分類有類則立黨有黨則起爭五能萃
二四能萃初近四无應則四萃三近五无應則
五萃上成任交爭之際夫不能无爭者勢也卒
定于一者各隨其分也古謂十人逐兔一人得
之九人袖手者也此以一陽得五陰故吉萃以
二陽分四陰故悔九四有權失位九五有位失

權四匪躬蓋爲斯免專民之咎五仁德永修斯
亡未光之悔初亂而後萃三萃而猶吝二五正
應五用大牲君道隆故盡物也二用禴祭臣道
恭惟致誠也上獨立无援求三三不應乘上上
所惡危莫甚焉齎涕已甚衆所不害當萃之極
而知憂其與乎安危利害者與
世之屯有主則皆定萃之世比類則无爭
初九居萃之初柔无固守若號正應而固執之
爲人所笑勿恤也所應者正所恃者專往而之
四何咎哉　一者所與專也握者所執固也一
困之訓俗而无稽
自上招下爲引自下附上爲援
物聚而衆爲其類久二以引而吉五以永貞而
悔亡

升䷭

柔以時升指初六至五也凡木根著於土生意
漸達乘地氣而上幹而枝華而實是曰元亨元
其生性也人之升也亦然必有德斯以登用志
在濟物用見大人以斯道于之也故曰有慶出
於幽而向明離位而隱也故曰南征吉

巽則巽柔柔順剛也初六巽陽而上上信其志而不以分九二剛中而應神孚其德而不在物三入坤順虛邑以待此下三爻升其位也六四上遜五尊升其德六五下內二剛保其尊上居杳冥進德則可此上三爻升其德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程子曰止其分升其德美哉訓乎非文王之至德不當此爻非程子之聖學不知此義

王用亨于西山王用亨于岐山一曰亨作享祀之享則王者祀天地未聞偏祀一山者若曰文

王之爲伯也則未聞其有何盛事而傳之考古无稽傚禮不類解經好異之獘也

凡卦四剛五柔者四多不美雖豫之四亦涉臣強之疑故升之四發此一義以示臣恭

困

二之剛爲初三二柔所掩四五之剛爲三上二柔所掩衆其前後无由達也世否道衰小人得志嫉賢醜正君子或屏斥田里或因係刑岸卦內險外說君子身困心通處困不能自通小人則然故曰貞大人吉无咎大人二五是也二在下亨巳之困五居尊亨世之困亨巳之困尚德不尚言亨世之困以實不以令

初六六三陰人實以自掩也死其至矣夫何利哉九二九五皆曰利用亨祀人不信其言鬼神孚其德修于幽者人見之修于明者鬼神格之舜在畎畝父頑弟傲變之一心達之上下文王在商九齡紂囚羑里自戢昭來上帝學者豈困昭昭然德豈爲窮悅險行難不入虛窮不改操曾子之貧孟子不遇所行成道之資也大矣

九二困于酒食窮而自養増益所不能九五劓

刖尊而被難刑戮所不服朱紱方來待君寵也困于赤紱失臣輔也赤紱所以爲行步之飾困于者不能行也

上六困極而求通之詞也困者塞而不能行故以征爲吉征有礙道而逆變也知剛不可乘而下之是曰親君子知柔不可係而絕之是曰去小人士而修德修德必修君而極世世必治

井

井言[illegible]德性[illegible]日汲之不[illegible]損終日注之不言[illegible]于己者[illegible]于外也是故德[illegible]于習修

學則大成泉敝于甃修井則常新三陰爻井之
所也不修而泥人所不食甃其内收其口斯完
井也三陽爻井之泉也井敝而水下注人不得
食渫其泥水乃冽故曰寒泉也雖然无人汲之
有口幕之猶爲棄井渴於暑而坐暍雁伸一勺
之濟非井之罪也君子德性完潔可以化民而
王明未際徒抱利器此係君與民之幸不幸耳
我道何損焉君子之體井也有四德取其常行
取其清義取其博施而不窮善取其有終而不
厭

收汲寇之名以收髮爲義今作井者至上圓而
狹之或用片石鑿孔以覆名曰井口以冪蓋之
則不可汲又作磚井者自下至上甃磚圓而長
似甕形弘治中湖廣民掘地得廢井者乃用一
鋼无底比用磚更徑約也
江河流通之水皆有污染故味別惟泉天一之
貞味也

革☲☱

革之道三曰時曰位曰才程傳明之下三爻酌
時而革上三爻成革而變九四大臣相君行革

者不曰順命而曰改命夫革者前政之弊改而
別創也立法作度使民更新必也水終知敝使
後亡害君曰可而有否臣否之君以爲利而貽
患臣患之知後世批敕塗歸者蓋出誠心竹忠
上所素信雖易已事違予言知有大益於國也
昔舜曰吁禹俞之皋曰都禹吁之君臣亡嫌係
友亡猜道已功而不避其辭陳君戒而不憚其
激貞知心役四體體從心令莫知其然而然非
至信孰能如是
井之後繼以革者君子修德有常適用有變也

不然恒其德貞夫子有凶矣
二五水火之交故爲卦之主爻

鼎☲☴

鼎言乎才器也器有大小隨量而受也鼎取新
故㓜利出否爲前革之濟也二有實慎其安從
三耳革待其悔悔并鼎俱以上出爲功井戒勿
幕鼎貴有耳鼎三雖耳可用乎養而四間之大
臣行誤於君而賢者受疑矣五之耳改則三之
行塞然上宣之乎聖賢之養固不可廢也三之
食可待矣以近上之實而反應初之否折足

之凶可免乎大臣而信用匪人凶如何也五耳
也以上爲鉉以九爲金鉉以行鉉柔以内剛居
之卑也上鉉也以九爲鉉以上爲玉剛以爲質
柔以爲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
而直不盡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无不忠信而
恭不替故曰玉　若後世之風采詭對歸美引
咎皆玉鉉也
初之顛去惡也四之折棄美也初應鼎也四實
鼎也

處震之道亦盡之二五又別發一義總括之有
三一曰有主二曰懼三曰遜震動也大難迫之
也處之道曰不喪匕鬯仁人孝子之奉祀精誠
之至也變忽起前而亡移心處難者如是則无
難矣古之人有之文王羑里而作彖孔子被圍
而絃歌五之无喪有事亦此也雷之怒天之威
行也警恐者致其福懈慢者致其災古之人有
之高宗雉雊而司敬宣王遇旱而修行三之震
行无眚亦此也安其位而不知避則喪其位怙
其有而不知予則殞其軀以已裁物者存以物

遜已者亡古之人有之太王之去邠西伯之率
叛上之畏鄰戒亦此也
五其長子乎不喪匕鬯即[illegible]也

艮☶
艮止也戢其身而弗遷也彖之宜曰艮其背夫
人資衆體以爲用耳目止則廢視聽手足止則
廢持行惟背可止不違亡先也傳曰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言人必如是乃爲全德艮背乃止得
其所雖有靜亡動事若偏而道當然伯夷之餓
首陽箕子之適朝鮮志存大倫可矣震來自外

艮止自我皆非常之故先儒動止靜止亡人亡
我之訓語高而理不協夫易聖人處身履運之
方毋以是內非外之心求之
震爲雷雷震有時艮爲山山止有定恐人法此
止靜失於動用故傳兼行言之猶損之言益也
下三爻止之不固者有失上三爻止之善者全
得君子以濟物爲心其心若止忘天下也止其
躬者行猶在心但身不行耳曾子窮居而作大
學非王者之法於世可以當之　咸四爲心位
自不相見否之道也故惟背可止傴僂爲躬亦

背也故傳以什身字

漸䷴

漸者進有次序不急遽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貳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傳言漸之善有四進得位往有功也謂六往居四位者致用之宅才而无位則難施位而過才則不稱故得位一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四者諸侯之位君子之進正人而已已不正未有能正諸人者三以正進四以正交女得所歸當家大吉

故得正二也其位剛得中也剛來居三陽爻之中至五則進極而无所之故得中三也止而巽動不窮也人動以欲躁而失正內艮止外巽順無慕利之私有難進之禮而三四之動不困故止而巽四也此卦本以坤三往四成巽女乾四來三成艮男名曰漸諸家各解彖傳今頗采朱子發之義訓釋如右

干涯也磐石也陸平也水邊初起之鴻臣在下位之象木杪也陵阜也阿山也空中高飛之鴻臣在高位之象

小子厲有言士之初進猶正賤之小人所忌止而須之可也居元穀初年不苟令言事特不堪同類後附中官名行蕩然

飲食衎衎止而不急於進恭猶侯時故曰不素飽也

三四成卦之主俱以无應但因陰陽相比而合三居止之極而重剛不中上下之際故失靜止之德犯踐妄之戒三征四孕非配故不復非夫故不育此上之安相朋附而扳援窺利者也巽體而往有同心之義故曰利御寇

六四飛而過於木之上回翔人間得平柯而止之且未即沖天凌霄也將登高位而擇所可居故无咎

臣皆欲得君而事之君亦廣求臣而使之故二五正應未即合也五近於四四亦欲以爲夫二近於三三亦欲以爲婦久而他議寢後乃正配

諸陵[illegible]也任也非相爭之義

上九[illegible]阿地既相近親見德叶羽翮肅肅摩飛有[illegible]人君子登六補之位不爲名位所動德業光大天下望而則之

歸妹䷵

漸曰女歸繼言之此曰歸妹有帝乙有君有娣則國君之配長子歸之長子即君之當位者周南之化正家為先嫡妾參則嗣子奪邦家之亂由是故聖人愼始

男女合而子姓生子姓壯而父母老老者去而壯者興息而復然終而又始若曰女之終娣之始宜曰妹不可曰人天地交而萬物興猶男女合而子姓出天地亡壞故曰大義人有生死故曰終始

六爻之序初三娣也五妹也承歸之故稱帝乙九二不言歸妹其妹之夫邪卦至四爻女猶在室故曰愆期至五即嫁故曰有時三以陰居陽履非其正志往而為須四有摽梅之歎得長兄之依進止而成昏五之袂不及娣五之月則及望配以為明至滿而抱貞德之著豈事容飾乎上六士刲羊无血男不成昏女承筐无實女不得嫁歸妹人倫之始終君子以永終知敝故卦之終而著道之敝也

吳納清曰漸男方求女之事歸妹女將歸男之時以未成夫婦而名卦也咸男女初合相與之情恒男女成配久處之道以既成夫婦而名卦也

豐䷶

豐盛之時猶人之壯盛也恃強无節百病攻之人君於是時其憂乎其喜乎蓋闇主之所喜明王之所憂也然則徒憂乎聖人教之曰宜如日之方中已无晴德下无隱情天下莫得藏慝蓄奸則富豐矣

自初至五忌夫闇昧貴於光大上六則痛言奸

臣蔽主之害也李衡曰自古陰邪小人蒙蔽其君之明者何君明必憂危亡親君子則小人疏斥矣故仇士良傳其心秘於其徒曰天子不可令常閑宜以奢靡娛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儒臣聖人作易逆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掩君之明欲豐乎己之屋而專天寵者適所以掩其家而空其居也闃其无曰小人但知竊權固寵為榮不知國亡則權寵无自保之理故秦危而斯囚殺漢壞而張趙誅

保豐之道曰宜日中故郗也沛也蔽明者皆忌
乎也章也配者爽者明之助也皆吉

旅☲☶

旅蓋古之寄公寓賢或公子避患而奔潛於戚
國或大夫以道而去留於他邦猶欲乘機而入
賜環而反聖人取旅人晝食夜宿憑高望遠依
山舉火者名卦曰旅示以去處之宜毋令避患
而得患用道而失道焉

六爻六五九三爲旅人初言其時二四上言其
地旅貴得衆而初瑣瑣失之矣二曰即次暫止

也故曰左次曰師次四曰于處安處也故曰出
處曰處仁二始在旅得時而發姑且須之故次
爲善晉文在狄是也行必赴家避難必求濟旅
必有歸可以安之而亡訃乎雖得資斧之利其
心不快孤趙不欲晉文在齊是也處旅用柔而
不撓不變心存乎剛五中三過故五得譽命三
遭焚次況於上九事窮无變好剛不已不可處
不能行有號咷而已

王烈之賢不能處遼東況其下乎

楊廷秀曰六五王之蒙塵者少康逃虞患國宜

王匪召公家是也禍亂之作天其啓聖人者乎
上逮者聞于天也
射雉一矢亡射雉出旅也雖有亡矢之害而卒
濟

巽☴☴

巽之立卦初與四也二五雖掭用事之地權不
在手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
而後得志也初與四有權而非用事之地故曰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與五而後亨
也利有攸往爲于二五也二五大人也有權无

位非大人孰容之

巽者德之制也又爲行權宣布政教撥陰沮梗
非專執柔者況風亦有落山摧物之象焉初下
不果宜命行事之初利於勇而行則正也故曰
武人四承尊履正體柔用剛行命有功故獲三
品蓋去不仁削大患者二卑巽矣以之事神則
可達已之誠不厭其丁寧煩複也五中正矣以
之宣令則利齊物以漸必用其詳審周信也三
煩數之令人所厭也故吝上巽窮之地威不行
也故凶

甲事之始也庚事當革也以十干取義自甲至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將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改生爲殺改榮爲枯改燠爲淒凉改露爲霜雪故四之田而獲五之初與終皆有用剛正物之義焉五直曰先庚後庚矣

兌

朱子曰若不剛中則違道干譽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皆由此出餘曰革與兌傳皆曰順天應人蓋去舊易流於恣說民易流於邪天道之當然者推故乃所以成新人心之同然者有事正所以省事否則盜賊竊湯武之名竊疑假春秋之義民之多艱矣哉

初不比於陰與二相說以中節交君子君子得以用其忠故吉二雖說於初與三相比以誠心待小人小人无所用其奸故悔亡五之中實孚于上猶二之中實孚于三也然陰在下之物必剝陽已盡而後至上也君子以誠待之而小人未必无相害之心有厲者度其事勢如此不可不豫爲之戒也六三之來來上也上六之引引三也小人在上則援其同惡之人進列在下則

攻其同惡之佐就巳二小人合則君危而國危九四以剛得位又居二邪之間介而別之使其交離其黨終當乃事賊退則幾矣故其乎疾君无孚剝之厲甚大矣

商兌謀慮二陰未寧者計未定也聖人告之曰介疾也

渙

渙者小人遭難離散而避之大人立德與功解難釋險也王假有廟萃神之渙利涉大川拯民之渙尸此者其二四乎二以剛在險中力能濟也四以柔在陰外動无違也

六爻初在渙始爲力易而拯後時故用馬壯二奔陰中其來速而得安倚故曰其机馬與机皆本爻之象此二爻自拯其難也四爲巽主風以散之在水上則激波在冰際則解凍四近不比三遠不應初三與初无所用其黨附之私故爲渙其羣而致一以承五然散小羣而成大羣其聚如丘大臣爲來安集之用翊王室不夷其慮九五君位所謂出令者曰汗言其信也曰大言其道也五出之四行而致之民此二爻拯世之

難也上九處險之外居蹇之極[small notes illegible]之[illegible]
王倫者六四九五爲渙之主[illegible]依之成功而已
獨應上是无極渙之心惟求自免而已
一曰卦自否變二柔之四爲渙其羣此但可曰
離其羣非渙也況卦變自如程傳本之說卦其
餘支離穿鑿

節䷻

節者有分限而不可踰之名在學則約情寡欲
以養德在政則作制明度以[illegible]以[illegible]協諸[illegible]合
於中可常不厭故節[illegible]子之[illegible]不

可恒諸已罷之儉行之析不可施之民
二不應五故當節而不節二居澤溢故過節而
不節初因二塞而不出故无咎下三爻皆不善
四守節以承上爻則非如五制節以一[illegible]則
適中上至卦終而不變故貞凶上二爻皆[illegible]
然禮奢寧儉未有刻意尚行失身取災者[illegible]
悔亡
炎上作苦人所不堪稼穡作甘人所不厭聖人
之制致嚴[illegible]則不可踰也然[illegible]之實情之實非
矯而爲之民之循之也久則久而不生厭分相

泆如魚依水如鳥在林雖一日違之而不能苟
一事外之即不安履禮也而用於節約也而貴
甘此聖人之中萬世由之也與
履戒夫節戒苦一偏之行君子不由也故曰中
焉止矣

中孚䷼

孚者鳥卵之實柔在內而剛外包之也
初九虞吉居信之初貴夫專一戒於二三惟四
是從六四馬亡近上之位臣而稍有過則取咎
惟率下奉上雖以肅長倩之大節李文饒之偉

業俱以朋比失之馬亡之義大矣
鶴陽鳥也其飛冲霄其亮聞遠而鳴乃在陰山
之下澤之中幽暗甚矣言其誠之至也實用其
力而德成于內誠之謂也誠則形而動子和之
齊靡之不期而然也翰音爲雞但栖於塒翔於
地飛類之走者風傳其音于天而實不能舉聞
過其情无以副之日見敗露雖貞亦凶況非貞
乎
二居中上處窮鶴高而就下雞下而登上
中孚成卦以柔在內而剛得中也上九剛在外

而不中中无其實世有取虛名而委之任事鮮
不僨事趙括拒秦兵殷浩正桓溫是也

小過

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謂四陰也飛鳥遺之
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謂二陽也初在卦始而能
上居卦終而極飛鳥雖凶上有災眚竄錮盡而
閹豎滅僞學禁而侂冑誅小人之雄君子能自
免乎善人國之紀害之則逆天也逆天者亡二
五中也聖人教之處過之宜祖謂人之始初六
是也妣祀祖君謂臣之主九三是也臣服君位

過其祖與之配進則遜君反於臣陰可過陽不
可過如是者无咎妣與臣皆指六二也六五陰
盛陽微不洽爲雨以六之在上也弋之則解位
過非有德之美弋取非撥亂之才所謂小事也
君子處小人之下彼猶忌其賢而戾其升苟過
之則百方害之九三弗過上六當爲之防一小
人生心其黨叢起而助之虐或戕謂初也九四
弗過五而遇謂承之也雖曰无咎當戒往而永
貞三爲二陰之主故凶四居二陰之下故无咎
九四君子之失位者雖遜以遇之亦不與同流

而往子之於陽貨是也往則與小人同受其敗
時之從蔡京是也小人雖一時得志而終不久
君子敬從潔己遠利與害以待天之復而已矣
弗過遇之君子待小人之恭弗遇過之小人凌
君子之橫六五之權不能雨蓋有穴其間而爲
之間者上六也不仁居亢以乜其富小人恃君
之寵居高位而播惡於衆君德爲之累夫君子
苟无意於盜弋而去之除過之禍息而吾心明
於天下矣

陰過之世君子上則爲陰類所嫉取禍下則擇

卑處自晦全身遠害故小宜下邑無權可爭陳寔
是也埋光鏟采无名可忌申屠蟠是也皆所謂
下也

既濟

度水已竟曰濟二物相資成用曰濟水在上以
金盛之則不滅火火在下以木傳之則能熱水
亨飪之功萬民以濟夫治亂相尋貞者則勝初
吉未濟變爲既濟也終亂既濟復入未濟也進
而不已則无終止而不修則肇亂

初九曳其輪者進也濡其尾可以濟而不遽也

六二與五正應需而未行虞是儆戒无虞在於
野无遺野世之方平以士爲无益而忽之者衆
也始喪茀而七日得之程子謂中正之道无終
廢者也九三令主伐夷德而始克蓋時過力怠
所謂有生之樂无死之志故也六四盛極而衰
美繻而爲弊袽其曰有者言其必然終日戒則
盛可保矣大臣懷忠憂國者也九五謂盛不如
衰盛則恃而怠則亂衰則懼而修則治東鄰既
濟也西鄰未濟也備物者誠不至致誠者物則
簡鬼神享誠而不在物上六安進逆時厲之道
與

茀者車之蔽喪之則不可行女子擁面出門況
乘車乎
一曰寒始索裘晩矣繻而又有衣袽所備也
初濡尾自止而防後也上濡首自恃不慮前也
歷險无防舍溺奚適故曰亂者有其治者也

未濟☲☵

火上水下未能亨任故曰未濟卦始乾坤正君
臣也終既未者世變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陰陽
之迭運曰易天運於上地載於下水火交化於
其中萬物生生而不窮君宰於上臣勞於下德
政施用於其民萬世救救而不亂久之運窮而
匪人任則世亂而賴人拯治之極者亂之始也
亂之極者治之始也是故易終未濟春秋終獲
麟所以章天之心而啓後人之圖治也與
初亂之始涉之首故濡尾二任之重事之勞故
曳輪未濟者蓋有待也戒於征而畜全力可以
涉險四居明之初體剛之質伐叛有功五任賢
勿貳付物以能有孚而吉未之上蓋既濟也孚
其成而孚飲酒者於知節夫飲酒无咎自未濟

而入既濟也濡首失是自既濟而復未濟也所
以見人事无常天道多變嗚呼致亂易反治難
從欲易守道難君子退易小人退難是以常有
千年之亂鮮有百年之治
坎輪離牛牛力曳輪上承五命非不進也
震爲長子用四伐叛有德之君親征不足貴用
得其人大國即震之有也震用其蟲之有子者
與
二之曳輪忠臣也四賢臣也二克難知无不爲四之震
用功臣也師師宣力其无不克五以孚而任之

斯以反未濟爲既濟乎
以柔處明貞乃吉而无咎下任九二君子之光
也下將爲謙謙尊而光光涉於外故又曰有孚
暉者日中之氣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
凡彖傳象傳卽易解也往來上下承乘比應位
也係詞所謂相攻相感相取相得情也以是考
之易可言矣自術緯之附會方士之甘圖紛紜
爭售乃混易之義亂易之象今一切刪削專宗
孔氏若步康莊之夷焉

讀易餘言卷之二

第一義

讀易餘言卷之三

崔銑學子双編錄

大象說

乾

八卦之象廣矣聖人舉其大者乾陽之大坤陰
之大六子皆然天行以氣言古渾天云天如雞
卵地在天中如卵中之黃二十八宿繞而轉地
之四圍上下皆虛空虛空卽天也天何以有行
卽其宿而言之耳象用以字言君子之用易也
自強不息一人之身天行健也天晝夜行九十
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晝夜凡一萬三千
五百息人一息天行八十餘里夫氣固肖天矣
何其勤斯德也

坤

地勢以形言上坤下坤一高一下勢積而厚焉
地之積也不厚則載物不勝其重而墜君子之
德也不厚則載物不勝其重而遺

屯

陽蒸陰則陰氣勝而爲雲陰鬱陽則陽氣奮而
爲雷二氣交和則雨屯者雷動於雲中而未雨

二氣尚滯且世何以有此蓋因彼此情結而志離君子緻謀絲慮往而亨之如治絲然解其結如理其緒聚其渙如比其類解法雷之渙聚法雲之合其道伊何曰物有主則定國主於侯人主於心

蒙

泉方出山而未達如人方在穉而莫適也行言事也意則隨德言心也棘則害泉達流於海雖折必東果行者取之發源於山所涵則遂育德者取之一曰初出之泉潛伏未見亡所汚滑未發之蒙蘊畜在內亡所誘化必行有漸泉之達果行育德蒙之亨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

需

水氣升而爲雲上於天雖未雨而雨可待也君子飮食燕樂時未亨而亨可須也君子豈必醉飽鮮濃鼎食瓢飮之絲皆然他亡一爲安以待之爾夫需豈易能哉世之遲徊阻進者百爾求通終焉斂敗蹇險爲途固亡足咎謀人國家拚又比焉但可災變機士也乎幾由就知士也夫

而忘身義士也死而如歸勇士也一致反噬君與受之於乎可不愼乎

訟

天上水下勢自不接而違訟之象也人之情不相合則聚訟之由也必曰天與水違行蓋訟起於貪剛好先者作事謀始俾其不違而已人之爭二曰是非也利害也天下有公是公非合理之謂公事勢有當利當害協義之謂當惟理之明不必非在人而是在我惟義之安不必利可就而害可避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君子之謀始有道矣

師

地中之水者皆水田中之耕者皆兵水行乎地兵隱於農故取爲象容之者居之也比閭族黨州鄕之列則如坤之受水畜之者聚之也田廬穀粟桑麻之利則如坎之有防王者以道得民以寬御下平日周撫字之恩有動得敵愾之報否則傷民之力環國皆仇讎安得而用之

比

地上有水非澤所鍾散而會川各有所比先王

象之建萬國使各子其民親諸侯使咸歸於一
公侯伯男封疆有限建之也朝聘往來恩禮亡
間親之也夫上下亡分強弱不齊則大凌小衆
暴寡趍於亂而感其生於是強有德者出焉然
後大小之勢分衆寡之情一小事大大字小蓋
先王封建之善也唐虞萬國衆建而少其力則
多助而易制周之國千有八百夫子係易其遂
恭先王之盛而慨周末之併與

小畜

天非有上也以人目力所及言之風有氣而無

崔氏家藏　讀易餘言卷三　四

質況行之空中但能卷浮雲止飛鳥春秋所書
六鷁退飛過宋都傳謂風也是其證也懿柔粹
之小德也以懿文其德則和氣令詞愉色婉容
皆全德之輔固不若多識前言往行啓發培灌
之饒也

履

凡履地而行足動而地止天運澤上澤猶不流
故爲履君子辯上下以定民志民志何以不定
由上下未辯也貴賤不殊尊卑亡別既可相凌
遂欲相僭矣上上者如天之不可爲澤下者如澤

之不可爲天見其易然絕已其心安矣程傳至
矣[illegible]世[illegible]刑[illegible]過限躐級惟
士爲然序[illegible]利[illegible]躐等亦上下之未
辯與夫[illegible]上以行考實以功掄才以職序賢以
位一核乎於上而[illegible]定於下矣

泰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曰泰后乘其運裁成輔相
非爲天地俾民因天時乘地利遂其生而安其
業乃左右民也斯后致世之泰焉銑伏讀卦象
而三才可重矣故有天地而亡后人而禽木也

崔氏家藏　讀易餘言卷三　五

有后而亡天地后亦枯槁也天生之地成之后
用之然天回開治之運后有善道之功天發淳
朴之氣世多敦厖之民天地否而萬物塞聖人
其奈何哉故后雖遇君而后亦賴天也與
裁成輔相皆解多言泰銑謂天地生萬民后列
其[illegible]地生五材后制其器用亦是也

否

天氣[illegible]曰否猶君臣之無交儉德
辟[illegible]之處否也其德既斂
其[illegible]之夫德之見者

名之著也名之著者祿之及也祿之及者害之
臨也小人道長之時祿則與之同害彼能容君
子之貞乎儉德坤之嗇也不可祿天之高也

同人

天運上火炎上故曰同人君子類族辨物毋乃
乖於同之義乎蓋物生雖同其類各殊其類雖
同爲品又別不別其異亡以爲同雜鈴與鏐而
均謂之金雜玞與瑜而均謂之玉非貴金玉失
其珍而瑜與玞亦亡用矣夫族有高下類之則
高與高同下與下同物有大小辯之則大與大

同小與小同處不失方用各適宜矣辨之者法
天之量辨之者法離之明

大有

大象明以言日蓋日君象也明則人可體行火
則指氣爲類有二已麗於物者熖勝熱有體之
火也未麗於物其氣溫暖亡體之火也暖氣冬
潛地中子月漸升夏見於天上是時萬物蕃鮮
故曰大有曆家星火考夏斷風流火戒秋是也
時盛事煩善惡生焉不章別之惡日茂而善熄
仲君子遏人之惡使不復爲揚人之善使益勉

修以順天命非其私意天命有善亡惡故俯一
以法離之明一以法天之道也

謙

地中有山與水猶人身中有骨與血若地下則
虛空也山各有脉如水各有源其形起於地上
其根發於地中觀天下之勢最下而負海者多
山地中有山何疑焉大象皆實體所謂仰觀俯
察取物象宜者非寓言也君子裒多者以益寡
者分人之財不以自殖教人以善不以自賢乃
稱量物之宜平其施不見我之高而彼之卑也

上句象山在地中下句象山與地平

豫

陽消而始生雷在地中陽長而日盛雷出地上
過鬱之久奮而出聲至通而暢和豫之象也內
順外動和積中而發於外樂之原也先王作一
代之樂發揚祖考之德而崇大之盛其享禮以
配上帝幽明人鬼訢合亡間說者曰雷發聲於
仲春收聲於仲秋故禘有樂而嘗亡樂固哉斯
言春生物作樂以樂其來秋死物致哀以哀其
往宋人謂春月樂秋月悲蓋有條自然之理焉

隨

朱升曰雷陽薄於陰所爲龍陽氣之聚靜則潛伏動則衝破陰氣而行聲即雷也此說於象爲近舊傳收聲於兌乃言其時也太室有龍潭矣語驗神龍龍怒則有雷韓愈游而遇之見題名龍之雷隨澤而靜故曰隨君子鄉晦宴息如雷在澤也夫人之夜天之冬也冬雷則災冬暖則癘蓋造化不息則歛不凝固妖沴乘之故三才之理一動一靜靜所以養動之根也日入而息人事至微者上法天運道不可須臾離信哉雷資澤靜人資夜息

蠱

吳氏謂山腹有冷急之氣則山枯而崩故曰蠱銑嘗述之然理則未然夫風者動機也驅水氣至則寒涼驅火氣至則溫暖風爲有寒煖哉凡物動則有成壞山以靜爲體山下有風山之體動而搖矣故曰蠱動之不善者也君子振民育德者民心偷墮風俗流蕩振而起之使治其生業修其孝弟忠信則民德歸厚矣此動之善者乃所以治蠱也風之披外物振民也山之涵內氣育德也　凡物遇風吹久則必壞蠱之則遂朽治之則更新

臨

臨古訓監也訓監守也陽在上者也而居于初之下在外者也而依于二之中若有所監守然澤上之地岸也岸下臨乎澤故曰臨言其切近也君子臨民以德教容保之而已容者萃之也保者安之也然非勞來匡翼從而振德何從而承實哉教思无窮者如澤之漸入地中終古不涸容保无疆者如地之周於澤外有流不洩

五行生克本出緯書揣測小驗諸儒采以言易夫子十翼惟水火爲重兌爲澤不曰金震爲雷不曰木夫小道豈亡可觀然惑民罔事其害隨之況又以亂大聖之典乎

觀平聲

風行地上巽而及物所加者偃所觸者動故取遊歷周覽之象爲觀先王巡省四方乃觀民俗爲之設教蓋國有異政則民有異俗奢泰淳龐相爲進退王制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令市內賈以觀民之好惡修其教齊其政不易其俗是也

如是則天下化中矣右方象風之行地觀民設
風之吹萬設教象風之因數而鳴

噬嗑

電燁於上雷震於下物之梗於兩間者皆消噬
嗑之象也先王取明威兼用之義明辨按罪所
賄之罰使民懲過不疑於所坐檢救平日所定
之法使民畏法不犯於有司堯典曰金作贖刑
罰也象以典刑法也問曰噬嗑與豐之象何以
異曰豐明在先故致刑噬嗑動在先故明勅而
已

賁

山腹之內有溫暖之氣則土脉鮮潤草木華暢
所以賁乎山也君子以明庶政法度典章粲乎
有文无敢折獄蓋賁倚實而忌文飾夫獄之難
聽久矣五聽已去三德已全明清畢詞審克兩
造指頤之間存亡攸分循有源情固態失於出
入者淺皆倚仲幾陷於死若恃其明察深文巧
詆緣飾以成要小人則敢君子則无敢夫一刑
也天子五致意於大象蓋疾法網之苛文吏之
奸歎民之多艱也夫先之以臨觀教養也次之

以噬嗑刑罰也刑以弼教之不速也是故政有
欲矣 豐明而動故致刑賁明而止故无敢一
於止則奸何懲而善何伸一於動則刑日煩而
民日玩然无敢者乃審之詳而發之重也非不聽
也 氣暖於內而賁於外政發於心而明於民

剝

山之下趾朽蝕消圮則上頂傾陷而下附於地
故曰剝上以厚下安宅蓋君居民上如山盤地
上山以地爲基君以民爲本厚其地則山保其
高厚其民則君安其宅夫民以載君亦以叛君

得之如畜田以飽腹失之如反裘而負薪於乎
難之哉夫卦有吉凶大象皆善蓋天下所有之
理君子皆備之卦雖凶而理可通於吉則取之
剝與明夷是也古云不善人善人之資況造化
之賁體邪

復

復反也有四義行者歸離者聚過者更喪者得
也復不曰陽而曰雷蓋陽出地爲雷至冬陽消
不雷矣子月陽生地中而長春之震聲即此一
陽之還者故曰復先王於冬至一日之間閉四

郊之閉下而商旅上而後乎皆禁出入如雷在
地中且以養微陽也夫坤十月之卦必至冬至
之前坤陰乃至上而是復十一月之卦必交冬
至之後復陽乃自下而生日陽之宗也沒西而
後生東盡晦而後交朔稍之一月元齊[illegible]謙旂
其不然夫陰陽消長造化機之用與藏猶人之
寤寐也陽極而降降極而升陰伏而升升極又
伏者歷六月而成亦非今日爲陰而明日頓然
爲陽猶人倦已而寐牀然而寤耳豈其若穀粟
然根蒂腋落乃復種而芽芽而幹哉　一氣發
則一氣臨此氣伸則彼氣縮陰陽消長進退似
不過此字之者其太極乎

无妄

无妄者誠也天以誠動物以誠應非強而然竊
冬至以[illegible]閉塞初春一臨物萌芽矣氣尚鬱
而生[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月雷發一振以聲動萬物
之氣由[illegible]遠也者伸翼者動而飛足者動
而走生者[illegible]若動而榮時至而皆化氣
氣化而冬[illegible]物與无妄言莫匪自然也
聖人對時育物[illegible]有所先後而加損之法乎

天也已

大畜

揚雄天之說凡地之上虛空皆天也故曰天在
山中山惟畜天故貯氣深厚殖產特盛中庸謂
草木生焉寶藏興焉是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故大業成焉爾夫山本天中之物故
氣與合一而成大畜前言往行乃先得我心之
同然者也孤聞淺識不足以議道而書變故貴
乎多君子考之於彼驗之於一擴其華必茹其
實采其所必資其諸用始也由見聞而得終也并
見聞而化如蜂之採花而蜜如身之飫食而肥
後人雕繢組織以爲工隱僻奇雜以爲博黜者
矯之曰六經注脚讀書糟粕銳伏讀聖言竊歎
學之失傳也

頤

人之頤上止下動艮止于上震動于下之象也
山以形雷以氣程傳以明其山之生物動其根
荄云云又若言其義者後人遂迂而求之乃取
諸雷洞亦過矣前[illegible]慎[illegible]以切近者曰言語
飲食也此[illegible]物[illegible]節[illegible]艮之止

大過

澤水潤養其木者木高而澤卑也今溢漲而浸沒其木不亦過甚矣乎君子有大過人之才乃隱側陋而屈下傺然節行不折其居此時也或進必大有爲反本末之弱獨立不懼也或退必貞自守樂道務之矣遯世無悶也木在水中特而不敢獨立者取之水過木杪沒而不露亡悶者以之君子復善而誠於善而德可謂有養矣故抱大過之才而成大過之事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

坎

相續曰洊水之流也前者往而東去後者又從而西來兩坎之象也始終如一之謂常德行有常則處晦如顯勤小若巨一再不已之謂習教事能習則困而學者如生知利而勉者如安行彖所謂不失其信者與或曰坎北方之卦積陰肅殺之氣坎險也難也兵凶器戰危事故坎爲兵戈之象詩序有常德以立武事月令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能伏讀夫子之言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用武而以文教古之道也大象

五言刑夫兵刑所以治天下之關大則兵小則刑不廢略之或者之言可存

離

日出曰明沒曰昏作起也發也明作猶言明發兩猶再也日一而已旦旦明作見重離之象大人以德言繼明者猶言緝熙也故能徧照四方不然耳目所及且蔽之況萬里之遠哉程傳稱先王者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是也稱后者王之所行財成施命是也君子上下之通稱大人王公之通稱

咸

山上何爲而有澤謂山之虛也澤氣上蒸于山而山受之人心惟虛方能受人蓋心有私主物又窒之自滿自是事將銜決家語云損其自多以虛受之故能成其博也難曰感不以正亦將受之乎曰彖曰利貞蓋善惡從違在其中矣長善而抑惡背非而從是悉有以通之斯之謂貞否則以量而容擇合而受程子固小之矣

恒

雷震則風發二物常相從而不厭故曰恒或曰

雷出而上風入而下夫雷風相遇於天地間上下安有常又曰雷迅則風烈風飛則雷厲此侵益之象故惟程子一句盡之君子立不易方方謂事情所向君子立有定向而不妄動也咸之彖言咸象則言受恒之彖言久象則言定易變无窮一曲之見難與共學　隨方之所在而立非一方也

遯

山止而天進天若遯去邈乎不相及也君子之遠小人豈必壯于頄倖于色疾之已甚惟在我

非法不道非禮不履則小人遠何者其道不同其交自疎其德既高其心自服其迹既峻其狎自止故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守己之節夫天下有山遙望之若相連及登山巔天自上山自下君子之取象精矣

大壯

二月之卦也雷始發聲過伏之久乘時而震其壯可知非禮弗履非強有力者不能故曰自勝之謂強朱震曰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illegible]謂以乘乾為強之象君子是故動必以正銑[illegible]

非振而邪敗亡立至

晉

日者衆陽之宗假之以為明者若月若星若電若霞是也日乃其自明未出地為地形所蔽及離闇漸勝明著于上晉之象也君子德本明而自明之氣不能拘欲不能掩上達高明之地象日之自地而升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剛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我明我之明由己而由人乎哉　日出於闇曰晉德去其蔽曰明

明夷

古之言天者或謂日轉虛空與地相遠今曰日入地中則其說謬矣日惟入地中斯有晝夜若止於天畔旋運則近日為晝遠日為夜此以為晝彼以為夜豈陰陽幽明之故邪方日中天四國大明萬有興作入地則為明夷夫大明而有闇況於人乎夫水至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君子之明必用晦此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之明為明若察察自昭則蔽之者至矣

家人

風者火氣之所化炎氣上衝猛是飄揚者卽風
也廣中颶大作則空中火飛火極明處風亦盛
蓋氣所發激皆風也口鼻之噓亦然君子知風
之自萬化出於家家本之身身修之言行言行
之接莫親且久於家人曾容一毫强飾乎有物
有恒則信中而達外矣巽象言有物入於人也
離象行有恒明可見也　何楷夫曰風者天機
之動日者火精之發風不出於火但取風盛火
熾爾

睽

火性炎上而又在兌澤之上澤性潤下而又在
離火之下上不逮下下不奉上故爲睽也君子
以同而異謂大同之中有不同焉者非立異也
同者秉彝之則異者制行之宜子曰君子羣而
不黨又曰和而不流同象二女之同異象火澤
之異

蹇

水流而就下勢順而利今在山之上爲勢旣逆
逢石則礙信乎溷滯難行故曰蹇君子遇蹇反
求諸身增修厥德不强通而俟進孟子曰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荅反其
敬是也易象示人處蹇之道有三在屯濟以動
故曰經綸在困濟以說故曰遂志在蹇止於善
耳故曰修德屯志在拯民困志在善道蹇猶可
須也因事舒迫相已進退而酌成之已爾

解

坎在上則爲雲澤未及物也屯也坎在下則爲
雨澤已及物也解也君子於民過則赦之以其
誤也罪但宥之以其故也解者物離舊而更新
之時赦宥所以滌其舊而與之更新也過弗赦
則非仁罪已寬減則合義雖然小過可赦大過
必終其罰可也小罪可宥大罪必極其刑可也
赦令數下長奸滋惡非民之幸也赦宥解之義
過動震象也罪陷坎象也

損

澤滅木則大過者澤也上有澤則虛受者山也
上有山則損者澤也風得雷則益者雷也象各
有所重也山下有澤則澤寖山而山崒澤澤日
蹶也山日削也揚雄曰山殺瘦澤增高是也夫
人忿有所激而暴發將忘身以及親也欲有所

耽而固溺若泝流而靡極也人所當損者莫大
是也夫君子所性雖窮居不損而之二者必損
之害性故也

益

風者天之所變雷者火之所化風則陽交於陰
而入雷則火伏於陰而出兩皆動機故勢相須
驚蟄雷奮矣遇烈風則震者增其勢而愈迅蓋
若風盛火熾然風以益雷也君子見善慕而遷
之若在已有過悔而改之不在大厥德崇矣人
之益孰大於是問曰二者孰難荅曰改過尤難

必如顏子不貳其庶乎夫事已而心係之朝更
而夕忘之古人謂頻復不已必至迷復故善須
累而成過才一而絕　損者於此爲損益者於
彼爲益惟兌取兩相麗也　楊泉曰積風成雷
故曰益

夬

水氣上天雲興雨降惠及物也君子施祿及下
養賢也共治天職必共食天祿也法天祿賢何
有可利若以德自居是有其善也公而私之道
所忌也故古人處功惟以謙也　氣上烝水下

聚皆謂之澤

姤

天至高也物至卑也風自天降與物遇也是故
水波谷鳴草偃木撼也后至尊也民至卑也施
命誥四方后不親臨也遐陬幽域命悉達也天
以風誥萬物后以命誥萬民德之流行置郵速
也四方風動承休命也

萃

澤上有地聚而爲澤萃之象也川瀦爲澤乃衆
流所匯若彭蠡震澤之類是也大聚而亡防則

民生心君子簡戎器之壞者易而新之以備不
虞非右武也易貴未然之防焉

升

木伏根於地中發芽於地上積以歲月則其高
尋丈可以干霄其大合抱可以蔽日何也順也
君子之德何以異於是順德猶言率性君子仁
義禮知根于心順則遂其始達之幾積則循其
下學上之漸升而不已以成高大若夫暴行逆德
凌節不孫未能升而困隨之矣

澤必資水以利萬物水在澤下是水漏于下而澤枯矣何以資物故爲困也君子致命遂志語曰見危授命致命也從吾所好遂志也小人則不然凡可以幸免者亡不爲幸不免焉徒喪所守而已體坎以致命體兌以遂志諸家謂天命似未然程子謂以義致命如義可死則死命雖當生不可也裁制在我而已若付窮通於天柚手待盡豈易之教哉

井

以木爲器汲水而上井之象井卑又以成器爲象爲君子法井之象制爲井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于下供給乎上勸其相助不敢偷惰自安一井養而不窮也

革

澤以潴水今乃有火革之大者也蓋澤之大者爲彭蠡雲夢瀰漫數百里北方大陸之類受河之浸若歲旱不雨外水不至上爲日所熯下爲火氣所爍消乾其水而白地出焉故曰澤中有火革君子治歷明時夫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火存焉歷所以步其數也歷差則時不明此變之大者也自有歷以來精其術者代有之歲久必差則治以求合蓋天運不齊而歷乃定法也後世凡學不及古人惟曆則愈精

鼎

以木入火則火然木木上有焰成亨飪之用鼎之象也君子正其所居之位所謂恭明成服非禮不動者也定其所出之命所謂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者也二者法鼎之重固不遷也朱子謂津潤上行爲井以人遂謂火至木杪果爲鼎器之卦以成器爲象者諸卦中自爲一例夫人非水火不生活井之汲鼎之亨日用不可須臾而缺也今降庵山居報水鑿井至二十丈竟亡泉作上窖儲雪至春夏飲之井之用大矣

震

相[illegible]洊上下兩震之象古人迅雷風烈必變況洊[illegible]震乎君子恐懼心存敬畏矣而又修省[illegible]修者飾其善而進之省者察其過而改[illegible]遷爻而惕御身修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illegible]而亡修省其於聲音顏色之

閒而已矣

艮

雷風水火及澤皆兩各能往來也獨兩山相重各止其所高下攸分發育之功隨而異人之至難止者心也故取象於艮在上則思止於上在下則思止於下不貳不雜法乎艮也後之言心學者多援艮夫艮者思有所止非視心爲槁木而寂之也若面不相通否之道也體各定用猶事各定理

漸

地平而氣溫厚生木也易山峻而氣枯燥生木也難易則長茂速難則長茂延升漸之木分焉木生亡不漸者山產尤不能遽遂也君子居賢德善俗亦漸也夫俗非一日所能善昔稱既歷三紀世變風移然賴周公之治君陳之和畢公之老成選賢德居位以善民俗訓敎而養之漸染成化非責效於旦莫之間者　鴻不再偶女不再夫臣不貳適

歸妹

雷震澤上澤隨而動長男少女之相感此私情欲淺之時也君子永終知敝使不流於惡蓋始合不正終必乖乖而圖之已亡及矣書曰愼厥終惟其始故早爲之謀乃所以永終也卦名歸妹震長男爲兄兌少女爲妹父不及嫁則兄嫁之蓋有閔之責者尒私於倚女適人歸寧之類必貴褒世人紀敬亂託之兄其厚薄內重先君之遺外敎甥舅之好也此卦下三爻二妹也初在下爲娣三躡上爲須上三爻五歸妹者也四愆期而待上過時而背女不及歸男不授室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之亡夫家者幽風殆及公子同歸聖王重人道之原謹昏禮之始也

陰从陽動婦以夫歸二氣和而成雨二人合而成家

豐

雷電交至威燄盛大故曰豐君子取離之明以折獄取震之威以致刑折獄者央其辭而得其情致刑者比諸法而當其罪噬嗑傳曰雷電合而章蓋陽氣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電止一氣而雷爲主如爆杖然火出而聲即透也

旅

山上有火蓋野燒延緣而豎過者也君子明愼
用刑而不留獄旅與獄皆非可久止之處王制
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復故君子
盡心焉或曰觀六十四象獄起訟終于中孚賁
當聽訟之初雖守噬嗑之法猶无敢折獄懼柔
快之濫也旅在中孚緩獄之前錯行世之情猶
用明愼懼淹禁之瘝也然謂自旅以前聽訟也
中孚死中求生必非怙終之賊仁心如是民將
无訟矣

巽

陣陣相隨故曰隨風巽申重也申命行事重復
中明其命如風隨至既告戒之又丁寧之使人
聽信然後見之行事民之从之如風之迅矣易
巽主教命觀設教姤施命巽振民夫巽之命可
順者也命不順而以剛強行之難違已哉
中命必行事不然若今州縣徒掛墻間而已

兌

道不同則不相說兩澤相麗彼此相滋君子之
有友蓋同氣相求同志相資者也講習者講而
復之或一義而反覆紬繹或衆論而參比協合
使理致明白工夫眞切則惟力以行之爾若獨
學无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一時之見自誤
且以誤人論語首篇即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

渙

風行水上則水散故曰渙夫天大無涯神氣无
不在人死而降魂氣无不之皆渙也享帝立廟
合其散於一壇一室也天郊焉天神格廟焉人
鬼享有所寓故爾古者必立廟於東南祭享必
以血易多象巽坎巽居東南坎爲血卦

節

澤者匯衆流而成水流至此而止不泛不溢謂
之節昔曰大野既豬彭蠡既豬注曰水停而深
者曰豬君子制數度者因數而起之度如公量
私量之類制之使平平則上下安分而不踰矣
議德行者由德而行之行如隘與不恭之類議
之使中中則知愚守道而不失矣數度者經世
之制作德行者反身之修爲制之議之皆節之
義也

風感於澤而澤必應上感於下則下必應皆情
之實也故曰中孚議獄緩死乃求其實情而矜
恕之議獄者若今矜與疑者上之大理讞之緩
死者若今決囚受其訴牒仍綱之再問禮王聽
之司寇聽之三公聽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
月而上之古之獄如為親報讎殺人及功貫之
屬有司皆不得專決夫人有血氣必爭況所居
之地所當之人所起之情參互伏匿未易以聽
察將口而得故擇人曰良臨蕃曰哀矜存心曰
敬有是三者當時刑之任庶矣乎

小過

雷行天上其聲迅暴山上之雷震於高處其聲
殷殷然但能過於澤上之雷而已行過於恭不
為散也若考父是已喪過於哀不為樂也若高
柴是已用過乎儉不為吝也若晏嬰是已此三
者過人之小節可必也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乃
大過人之事論其極惟伊周之忠夫子之刪述
足以當之

既濟

水在火上既能成烹飪之功然物極必反理數

然也君子處既濟之世知患之必生思而預防
之治亂大運也須人力支持弊有盛亡衰能
通其變也夫火熾水溢反能滅火況有覆其釜
者說者曰備水防火易之所患者坎險也非離
明也

未濟

火在水上各居其所以順其性而不相資故曰
未濟聖人因其象之常以立義辯物如水火之
有性居方如上下之有別君子以慎行之察微
致精物聚於類方分以群不相侵奪物者儀采

器用之品方者列等適用之宜辯之者離之明
也居之者坎之流也問曰與同人之辯物何異
曰同人別其所同也未濟致之各異也司馬公
曰未濟既濟反復相承未濟君子以矜慎之志
辯物之宜處之有道如是則既濟矣他亡復為
又當思未然之患而預防之是以君子康乂民
物永保安樂者也　水火不交乃其常水火相
交乃其化

先聖辭易象爻隨文生解係辭以下兼明義
蘊惟大象探其象之賾示民用之宜雖剝爛

夷誅可安宅涖衆是故不待布筮列卦而能
立已澤物雖用三聖之文別發大道於予其
孔易也與程朱傳義闡微挈蘊於象則略諸
儒求義於嘖或乃迂曲不通

讀易餘言卷之三

讀易餘言卷之四

相臺崔銑學　子汲編錄

係辭輯上

古云夫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絕而爲之贊蓋彖象二傳按畫取象字解句釋矣係辭兩篇合三聖之文上通天地而發其[illegible]上篇特伏羲之卦兼及於辭下篇特文王周公之[illegible]上本於卦其稱易者爲類有五一曰造化二曰德業三曰卦四曰蓍五曰辭造化命於人爲德業本象以卦動以策明以詞皆發德業之實古之注者或失則爲虛或泥則術緯或混則浮談濫語惟朱子本義陳理平正吳澄纂言爲訓明切今多本之采取衆長特列首見以爲精思者之階云爾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吳幼清曰此特聖人因天地自然之理而作易也天陽之輕清尊而在上地陰之重濁卑而在下乾坤以三畫者言定其分位乾上擬天坤下擬地也澤山艸木自卑而高陳列兩間貴賤以六位言自

下而上猶衆植之列也天道則陽常動地道則陰常靜剛柔以奇偶二畫言奇之剛猶陽動之實而一偶之柔猶陰靜之虛而二也東西南北其人以類聚羽毛鱗介其物以羣分吉凶以蓍之占言卦之六位比應相得而吉否則凶猶人物之聚與分有乖有和也成形於地者升而在天則成日月星辰之象成象於天者降而在地則成木火土石之形變化以蓍之畫言或剛變而化柔或柔變而化剛猶象與形之升降也　新者漸長曰變舊者漸進曰化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言乾坤六子用卦之名對造化之實後人拘於卦名乃繆見也古註云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浮盪言運化之推移是也摩猶以一石磑石上盪猶以一器飄水面雷霆以發動氣剛者行風雨以氣滋形柔者坚所以生萬物也日爲暑夏至日道近極暑之候日爲寒冬至月道近極寒之候所以行四時此乾坤之用也故乾德之健成其爲男而爲父坤德之順成其爲女而爲母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吳幼清曰始者氣成者質知者主之而無心作者爲之而有迹乾之健其知也宰物而不勞心故易坤之順其作也从陽而不造事故簡本義曰承上文而言乾坤之理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无形陰之重濁有迹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曰此言人體乾坤之道也人之所行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易知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易从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一於內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德得於已業成於事至成位乎中則與天地參矣鈗曰易簡非理也由此以得天下之理也蓋物各有則事皆定理猶乾之必健必成男坤之必順必成女人循理依則不參以僞甚易甚簡一以貫之與物同體若私已縱欲伏奸行詐於人相攻於行則頤矣此一章天地也卑高也動靜也類羣而形與象也天地原

有之易也乾坤也剛柔也貴賤也吉與凶而變化
也聖人令作之易也此十者總爲剛柔分爲八卦
八卦統於乾坤乾坤之道易簡人而兼體之則亦
天地也然則易者人有之成之爲聖失之爲愚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
聖人指文王周公也文王之重卦也皆象二體立
名已乃觀其所肖似作彖周公又於各爻作詞皆
明占之爲吉爲凶上古淳質觀畫知占中古多故
得詞方明也又以剛柔二畫相推生六爻之變化

柔推剛則剛化柔剛推柔則柔化剛即九六之變
剛柔兩盛則爲相摩剛柔迭勝則爲相推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
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也
本義曰吉凶悔吝易之詞得失憂虞事之變得則
吉失則凶憂虞亦足以取悔吝吉凶兩對悔吝居
中悔趨于吉吝向于凶銑曰剛變化柔象陽退而
陰進柔變化剛象陰退而陽進剛爲柔象自晝而
夜柔化剛象自夜而晝失得憂虞人事也吉凶悔

吝象之進退晝夜天地也變化剛柔象之是六爻
言人兼有三極之道也三才同一至極之理故曰
極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
易之序依虞翻本作易之象所居而安如安土之
安象者文王名卦之象卦之體靜也所樂而玩如
樂天之樂辭者周公係爻之辭爻之用動也是故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无事學易之方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有作用易之道如乾之小畜是
變也或躍在淵是占也可以進而遲之用九四之
道也君子尊奉易象居身處事動與吉會凶咎遠
矣此二章贊聖人係詞之旨也　吳幼清曰文王
之彖本象故言象以該詞周公之爻用辭故言辭
以該象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
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
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象者兩體之自擬其形容也變者九六之動通於時宜也失得者得正吉失位言凶也悔吝有小疵无大咎也无咎能善補則無過也位者二五功譽三四凶懼初始上終得位者貴失位者賤也齊猶正也陰卦爲小陽卦爲大各有名義名則乾坤大井鼎小義則否泰大貴旅小也辭者彖爻之辭吉有元吉終吉征吉之類凶有貞凶征凶見凶之類也介者吉凶之間早見預度則能吉悔者已成之事能畏速改則爲善張㪜夫曰指其所之吉之險欲其動心而有懼告之易欲其安意而無[illegible]鈍曰此三章什卦爻之旨文王周公所作者其介者誠於思而豫悔者改其爲而[illegible]是二者吉无不利作易者示人以要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吳幼清曰易指卦象[illegible]伏羲作者準平等也彌如開弓合開愈滿綸如合[illegible]愈合愈大充而廣之與天地一道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

天垂日星其行交錯故曰文地聚山川其列有條故曰理天陽也著形於外故明地陰也具質于內故幽程子謂在理爲幽成象爲明是也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原者本其所从來反者復其所歸往氣之精者聚則爲物自无而有爲神魂之游者散則爲變自有而无爲鬼情言用狀言體知鬼神則知生死本義曰此窮理之事也李氏曰形生於精也氣與精融而生形也至精湛寂非氣不作一氣回旋非精不凝相會而物生魂乘乎一氣浮游于无窮其於形也直寄焉魄陰物形之主也魂陽物从神而已其交物者魄也其所與交物者神也其守形不離者魄也然而有異於此者特爲其滋澤而未槁且往來而不停也若人之死精水耗而就涸其涸也麗乎土氣火散而不收其耗也隨乎風遊魂爲變與氣同散而已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與天相似者道也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知足以
周萬物過少則爲繫滯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爲兼
愛聖人用易故不過也本義曰旁行者行權之知
不流者守正之仁銑曰樂天安其在我者知命付
之所遇者夫何憂安土者不擇地敦仁者惟廣施
故能愛樂天知命者重內輕外安土敦仁者約已
厚物本義曰此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範鑄金模也模範在外圍繞得天地之化在其中

而莫能越乎此五十之策行鬼神八卦之象通神
明消長之定則爲曆之必數是也曲謂一偏纖悉
成完而一物不遺尚象制器以生民命立卦生蓍
以周民用觀變裁動以貞民德趨吉避凶以保民
泰是也晝夜相代循環无窮通貫爲一而能知之
吉凶貞悔盛衰迭王否泰之反姤復之變是也神
无方天地也妙萬物易无體卦象也是萬變上文
言聖人身備大道而神知之用以作易其貫兩儀
括萬有知存仁知此三者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而
與之準者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吳幼清曰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聖人合卦象蓍
數而名曰易者取陰陽互相更易之義此專言陰
陽二字見易者此也一陰一陽循環无端也銑曰
孤陽不成孤陰不生二者迭運化生无窮故謂之
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
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潘氏曰一陰一陽交相爲用所以爲道繼之者道
无間斷善也成之者混然天成性也李簡曰性出

於繼善則性豈有不善乎孟子之論原於此仁者
見其道濟天下得易之體也知者見其知周萬物
得易之用也謂易止於是而已百姓愚暗雖日由
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銑曰此四章贊聖人
體道作易人不能全之也此章舊解不協者有二
其一曰聖人以易窮理也夫易之未作道在天地
易之已作道在卦蓋聖人藴之爲德行之爲事
非蓍卦之爲易易因聖人作之而立名也其一曰後
人用易則可矣其一曰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
者道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混而言之曰太

極分而言之曰陰陽以位而言氣之浮爲陽質之凝爲陰以氣而言陽伸則爍而明陰屈則爽而晦天地由是而運萬物由是而生死言其流行謂之道言其真實謂之誠言其條達謂之理言其妙合適可謂之中言其於穆不已謂之命言其靈妙謂之神故曰一陰一陽之道猶曰率性之謂道也何爲乎求道於外耶又曰天之道陰陽地之道剛柔人之道仁義皆氣之中也一也說者有見乎絪伏乎炎之氣以爲是陰陽也不可以爲道也而別爲之說詁訓不通名實咸謬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顯於仁上藏在用中窮冬白地逢春而物萌牙可見其仁自牙之後形形色色皆造化也人但知物之長茂爾非藏乎乾坤變化物受氣而自成乾坤何心焉聖人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故曰不與聖人同憂富有者發育之大纖息无遺日新者發育之功禪繼无已大自外見故曰業功由內極故曰德

生化蕃鮮謂之易象可見者從也謂之乾法是效者順也謂之坤窮過扐之數因數以知來謂之占貫十有八之變因變以應物謂之事陰陽變化不可則之謂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是也夫天地德業者易也統於乾坤周於占事而妙用曰神此五章贊天地之易也舊解不協者二其一曰藏諸用者秋冬也詳經旨蓋言天地无心之妙方與聖人不同憂爾其一曰生生之謂易謂陰陽相生理與書皆然夫陽之氣行乎陰陰之質含乎陽然后物从而生陰陽相依相須則可天道即人事也謂已長之男女相生可乎一生二以至六十四邵子用數以測易也豈混元之實始哉吳氏穿鑿迂泥尤爲蕪經者乎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者陰陽之變也廣矣大矣贊之也推而行之謂之通不禦也天下之動貞夫一靜而正也天地之間則備矣總言之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疏曰乾是純陽德能普備无所偏二惟專一而已若其運動則剛而得正不可屈撓坤是陰柔閉藏翕斂動則開生萬物本義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天之形包乎地之外其氣常行乎地之中銑曰乾常動而曰靜言其收物也坤常靜而曰動言其生物也乾不交坤爲靜坤上交乾爲動氣之謂也非其形之謂也聖人論天地於其生生見之后人則談虛入誕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配合也以此名加之彼實之謂也廣大者是天地也蓋廣大也變通也陰陽之義也易簡之善也名也天地也四時也日月也至德也實也張敬夫曰乾始坤成廣大配天地也闔闢往來終則有始變通配四時也銑曰日昱晝爲陽月昱夜爲陰代明相易其義也易德之健簡德之承固有不逆其善也廣大變通陰陽遠不可御易簡之善靜而正故曰天地之間備矣此六章贊天地之易也乾坤

體也四時日月乾坤之運也易簡至德其主宰也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字自聖人所假者言其備此至德故有此字創也夫易者何也聖人德業是也聖人何如崇德知而已知以通故崇之使高明如天何如廣業禮而已禮以踐故卑之使平實知地則與天地並立而三天上地下聖人之易行乎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即理也性中之固有也存其固有者性之成

道義由此而出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一言盡之矣上章言造化之易以廣大贊之此七章言聖人之易以至贊之蓋探本窮原道其末流之自德業實體也道義之門其變通之四時代明之日月也知禮其主宰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天下之理賾而難見聖人謂空言不能明也故擬
之於有狀可見者象倣卦之宜稱謂之象以易見
之物比難見之義則賾者明矣天下之事動而難
窮聖人謂徧言有不暇也故取剛柔兩畫觀其與
人事會通者以行其典禮係之以辭決其吉凶謂
之爻以典禮處事則動者定矣有理故至賾不可
惡有要故至動不可亂君子擬此爻象而后言議
此爻象而后動所以成其變化變化者人之出處
語默也吳幼清曰賾賾中深處形容如天地雷日
水火山澤雷風雲雨是也物宜也儀禮宜地置足

亦曰物文王象物之宜稱者名卦如與雲雷相稱
則曰屯與山泉相稱則曰蒙或以為龍馬之類則
象辭中所言之象甚少不應含爻名象故知此是
文王所立卦名也動人之作為會合彼來者面面
可至通行此往者方方可達與五典禮五禮擬者
比類於此以擬議將講度其理以處事銑曰此
八章釋爻之所以下繫爻之義也此下什中孚
九二爻共上繫所論所係傳吳氏取為文言傳
自作一卷今從之不敢一一移衍字並以為定
本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
天地者即陰陽也數有名之始故以天地言之有
形而可稽也天之氣專直故數奇而一地之形翕
闢故數偶而二自上漸加至天九地十而數成矣
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天
之五數自相得地之五數自相得有合者謂奇偶
一與六二與七之類也相得如兄弟同體衆也相

合如夫婦異體交也一三五七九總之為二十有
五二四六八十總之為三十共五十有五聖人因
數生蓍有五十之數而九六之變化生矣變生乃
以未來之吉凶告人所謂行鬼神也人幹事於明
鬼神司其柄於幽惟蓍知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
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為五故十者兩其五也

五十者十共五也吳幼淸曰共用四十有九衍母
之一數之所起故虛其一不用所用者七七一爲
體七爲用也本義曰兩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
小指間也三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
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間也閏積月之餘
日而成月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
有兩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后左右各一揲
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銑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去其五蓋
數之生者五而已自五以上爲成數五者數之母

也虛而不用猶五十之去一也筮法用九不用十
蓍法不用五十而用四十九蓋參差而后起變若
截然之目何用計度天道人事皆然微哉微哉李
鼎祚曰大衍之數減一併五備設六爻之位蓍卦
兩兼終極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
凡揲蓍第三變九揲得三十六爲老陽八揲得三
十二爲少陰七揲得二十八爲少陽六揲得二十

四爲老陰周易主變止用九六故成卦之策陽以
三十六六之爲二百一十六陰以二十四六之爲一
百四十四總之三百有六十每歲以二十四氣計
則三百六十五日有餘以十二月朔計則三百五
十四日有餘折中之爲三百六十日也上下經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策百九十二陽爻之策
六千九百一十二百九十二陰爻之策四千六百
八合之爲萬一千五百二十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本義曰四營一分二掛三揲四歸奇也易一變也
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六爻也八卦小成謂九變而
成三畫也郭子和曰自八卦引伸類長重爲六十
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
地之間備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天道有吉凶禍福問蓍得卦而能前知則幽者顯
可用之應酬人事德行有出處語默聽神有告而
後效爲則人者神可謂之助神行事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吳幼清曰自大衍至能事畢言著變之神顯道佑神言著占之神凡此神之所爲然變占者惟陰陽二畫而已即天地陰陽之變化也故曰知天地之數變化之道則知變占之神銑曰此九章贊聖人本天地之數作著而極變占之神畢天下之事也舊以五行釋變化者荒誕无稽以屈伸釋鬼神者疏謬无據且无關於生著之義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吳幼清曰言謂謀謨陳誨問辯之類辭卦爻之繇

也動謂祭田昏姻征伐之類變著策之數也器謂創物利用象所擬物之肖似也卜筮謂叩神決疑占所斷事之可否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以言命著之詞也君子有爲作內事有行作外事述其故往問吉凶著受命報之如響應聲遠近幽深一一告之遂知來物非至精孰能與於此精者詞之驗也故曰以言者尚其辭占在其中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古語更相考覈如古人之等什百千萬也錯綜織綜者交錯去取綜提其數揲著之法扐一揲四歸奇者參伍也以其數爲一變取第三變所得之數以定卦畫者錯綜也其三變爲一爻遂成奇偶之畫極十八變爲一卦遂定肖似之象非至變孰能與於此變者多少之數不常也故曰以動者尚其變象在其中矣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著枯莖卦陳編靜則止爲一物動則遂通萬變其至神如此神者妙應知來之名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古注曰極未形之理故曰深適動微之會故曰幾朱漢上曰天下之志伏於無形非推見至隱者其能通乎易至精也天下之務來而無窮非曲得物先者其能成乎易至變也易至神也體易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極深研幾㒺知其然而然銑曰末
二句再舉起語結而終之此十章合辭象變占而
並贊之也
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
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
開物發人所未知成務全人所已行冒包褁之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

而不殺者夫
崔璟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也變
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
方其爲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事注曰貢告
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李簡曰聖人以易道洗滌
其心退藏於密歸於無思無慮密者用之源聖人
用易隨感隨應在易不在心心苟留物焉能應物
變莫知清曰吉凶民之所患聖人爲民患之以是
心寓於蓍卦蓍之神知未至之吉凶於先卦之知
藏已定之吉凶於內俾民問者求卦自能趨吉避

凶古謂羲皇聰明睿知生知之知神武不殺喻無
吉之殺銑曰此原聖人作易之心生萬民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龔深甫曰剛柔變化天道之幽故明之吉凶悔吝
民故之顯故察之是以興神物以盡二端之故蓍
植知數龜灼知象神物也得人而後興有思則與
物雜故欲洗心而齋有爲則與物敵故欲防患而
戒銑曰人心本虛本靈故神故明但物入爲主喪
其靈分其明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德者心之良

有即涵天道而應民故者也一元澄澈天光昭著
以之問卜所謂受命如響也前章歷贊聖人窮理
盡性崇德廣業見作易之備蓋此章特贊聖人洗
心齋戒原作易之致一明道無舉此二句教人思
而得之　祭祀以有形感無形卜筮以有心感無
心故皆曰齋戒非德積於素心合於虛於斯二者
未足與議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注曰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言坤而後言乾朱子
發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从之而入故曰
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从之而出故曰
闢戶坤闔陽變而陰乾闢陰變而陽故謂之變闔
者往也闢者來也其機相感不息故謂之通氣聚
而有見故爲象象成而有形故爲器利於出入之
用而蚩蚩之民成日用之莫知其然又謂之神也
七者同出而異名闔闢變通天之道利用出入民
之故夫闔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
夜也以一身言之出入之息死生之變也銑曰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吉凶何常觸機則易上章言聖
人作易孫用此特舉乾坤闔闢有此七者以見變
通者易之要道其義微其發不可與能明乎是則
於成天下之務也何有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謂陰陽更換而爲四象八卦也是易也自其未
有之先言之則太極也極者屋棟以其居中而至
故名若天地之初氣質混淪旣分則淸者爲天爲
陽濁者爲地於陰於陽各有老少雜而初成者曰
少久而將退者曰老乾父坤母各三索而成六子
則有八卦可用之占以定吉凶俾民無所疑勇於
趍事赴功故曰生大業此所謂卦之德方以知也
竊詳經旨反覆推明著卦之原皆則天地自宋以
來言太極者謂陰陽之外別有一物立乎上以主
張乎是析道器表理氣愈煩而愈支愈詳而愈踈
夫自其合而言之太極也自其分而言之儀也象
也卦也夫極者春也儀者容也象者獣也卦者以
物附杙也皆取於物爲義氣者流形而聚質者也
其合當如是而有條者理也如春秋者氣也溫與

涼者理也氣之中正也溫未能勝冬而寒涼未能
革夏而熱氣未充也愆伏乖戾氣之變也皆理所
必然於乎天一匡廓也乃有理氣二道人一軀殼
也乃有理氣二性不亦異哉
生者皆大極生之而有漸次也非有三度生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法象天地爲大變通四時爲大縣象著明日月爲

大以此三者起下文苟无其位不能利天下富貴
本義謂有天下履帝位是也朱升曰古初以來若
鑽燧取火合土范金造字制律作曆創醫何者非
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利天下乎聖人亦有不自
爲而任人代之者惟生蓍之備物致用畫卦之立
象成器出於聖人神知之所獨也疏曰亹亹勉勉
也天下萬事悉動而好生皆勉勉營爲此蓍龜知
其好惡得失人則棄其惡而取其善背其失而求
其得是齊亹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蓍龜也聖人則之易有占事之法變化四時
也聖人效之易有九六之動日月五星之象得度
吉失度凶聖人象之易有吉凶之詞河圖洛書聖
人則之易畫八卦書敘九疇也洛書之敘因河圖
而遂言之也夫河圖者馬背旋毛也洛書者龜背
坼甲也只天地之數伏羲之取象有八卦在焉蓋
總成數而定奇偶禹之取類有九疇在焉蓋因九
數而次治道此其所以曰先儒求之數與位多泥而
難通乃肖似於[illegible]變於生克一爲相生一爲

和充造化拘於支誕不得該通可興哉此十一章
贊蓍卦之功用遂稱聖人創作之旨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

象義貴示人者辭吉凶周公文王所作者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
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郭子和曰意不可以言書故立象以盡之情僞不
可偏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句可盡也故彖
爻互爲之辭以盡之三者聖人作易以盡道也變
通鼓舞聖人用易盡其道也變通即所謂通其變
使民不倦鼓舞即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朱
子發曰聖人於無形之中立有象因象得名因名
得義言之不盡者書盡矣情則相應僞則相違聖人
設卦斷以中正使人者情去僞又係之詞以吉凶
明告之與象相濟書之不盡者盡矣鼓於此舞於
彼動止應節莫知其然而然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吳幼清曰此申言立象以盡意也乾坤謂奇偶二畫
上云易有四象此以四象本乎兩儀也成列謂奇
偶相對易謂奇偶交互相易兩儀一易成四象四
象再易成八卦緼如衣有著言根本乎此也无二
體則不見相易之用易不見則此一定之體无用
矣故曰或息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形著於上者陰陽是也迭運不已以生萬物謂之

道形著於下者舟車之類是也尚象而成以生萬
民謂之器剛柔六位因化裁之著其變之微剛柔
相推因而成之通其變之廣以此錯諸天下謂之
事業夫道者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則是謂即此
有之非謂別有物綱紀乎此六經四書之所同也
老子憤周末之亂謂聖人所制者啓民機偽乃思
上古之樸曰道別立沖虛無爲之名先儒囿於其
玄渺我聖典乃曰陰陽形而下也上有道惻隱惻
之發也自有性理氣之分紛紜煩複奚益於教易
有聖人之道四制器其一也此舉其凡下係詳其

目安得生異說哉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張南軒曰象者示人以賾也爻者示人以動也寓
象於卦以極天下之賾繫辭於爻以鼓天下之動
聖人之於天下何其憂之深慮之切也然卦與辭

載諸方冊化而裁之不失其中必其通其變者乎
推而行之无有紀極必其變而通者乎神而明之
得之於心存乎其人默而成之悟易之理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大傳聖人其深慮天下后世徒泥於
簡冊言語而不求聖人之心者乎銑曰此十二章
發著卦之象辭變占歸功於作易之聖人學易之
君子

係辭傳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
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

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八卦三畫也象山澤水火之類重卦六畫也爻上下內外之等剛柔奇偶也繫辭九六辭周文所係也動謂作事吉凶悔吝人之所値天下之理動不若靜泊然无爲孰爲吉凶一疵不存孰爲悔吝吉一而已此聖人之動常寓於不得已也畫定剛柔如木本之植本卦也者有變通乃隨時之適之卦也吉凶之占正主於一者勝吉則无凶凶則无吉

也遂極言之天文地理正主以示人日往月來正主以示照人事之吉凶正主於一所謂貞勝也

天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言乾坤之貞觀以見卦爻所從出故曰易之縕也乾謂天坤謂地夫貞觀者天則剛健示人以易地則柔順示人以簡爻象做此亦示人易簡而已循理而不忝之僞也兆數見乎卦謂之動乎內得失驗於事謂之見乎外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功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此一章承上篇之末言辭象變占也古者伏羲止畫八卦則十三卦之象无據若謂六十四卦已畫則九卦之作不協況說卦已言六畫成卦乎意者伏羲徒有八卦卦各六畫文王乃交互重之自夬至姤共六十四也十三卦蓋推其肖象者乎尚欠考訂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合而成德生物而已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后能使天地之

所生各遂其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仁而已仁者代天生萬民也財者天地所生之物以養其所生之人故聚人以財而理之道三斂聚有經費出有法邦國不得亂其制是曰理財著之話言布之典冊強橫不得遂其奸是曰正辭利之所萃事之則盜設法令以禁之得分願以安之是曰禁非理財之所宜用禁民之不宜爲是之曰義所以行其仁也以下言五聖人之制作皆聚人理財之道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吳幼清曰氣之有文曰象形之有理曰法鳥獸動
物地之宜植物庖犧觀於天地觀於動植近取遠
取洞見兩閒之易乃畫奇偶二畫爻互成八卦而
天地萬物盡矣天地開闢之后不知幾萬年洪荒
朴略未有文字伏羲畫卦人文攸肇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吳幼清曰以𢇁絲撚麻紉繫而合曰結罔取獸曰
佃罟取魚曰漁蓋不敢決定之辭人無爪牙不敢

敵獸之猛故皇以前獸每食人人既有罔罟取魚
獸食之免爲獸所食大哉聖人之仁乎子夏傳曰
罔罟內虛而外堅離之離之象魚獸罹之而不脫
強能而強離之義銑曰罔罟至於書契所謂尚象
制器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子夏傳曰人育而繁腥毛不足給其食修易其變
相五穀之種可食者收而藝之其在於器乎吳曰
斲削而銳之耜耒首揉揉而曲之耒耜柄益之上

巽二陽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耜之在地下
而動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子夏傳曰古人質而自守其居不相往來財貨有
餘不足不知其均也故爲之市日中者明也萬物
皆相見而不相昧動於明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艱鮮並奏市易又與民稍異於禽獸矣而制度未
備風氣漸開不可如朴略之世此窮而當變也黃
帝堯舜教民始於有君臣上下而后禮義有措衣
上裳下乾尊坤卑也君臣之義明上下之分定故
天下治吳幼清曰乾奇象衣之合一坤偶象裳之
殊二朱子發曰神農時與民並耕而食至是君逸
臣勞乾坤定爲六子代事王介甫曰執久則釋梘
久則弊事久則弊不更則斃故通其變者使民不
倦而已因其所利變而不見其迹使民宜之而已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
空木之中爲舟以浮水削木之端爲楫以運舟水
阻其道舟楫通之免沉溺之災木在上水在下巽
又爲風行水上皆渙之象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軛加牛項使引重載衡加馬背使致遠道取象之
義缺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吳幼清曰柝擊以警盜器豫前二偶畫重門之象九四
一奇畫而動體擊柝之象下坤三偶民安居无暴

客之象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
過
纂圖曰艮石止震木動臼杵之象胡氏曰聖人
既教人粒食又教精治其五穀是小有過爲其事
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魏濮甫曰弧矢之用相睽不可相无卒所以治睽
猶火動上而澤下動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穴居窟室則无棟宇之壯野處初采則有風雨之
侵外垣四周曰宮戶牖之內曰室棟標也宇椽也
取象之義缺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以薪衣猶其下而寘尸焉後以薪覆之不封无墳
不樹无識衣盡則止也取象之義缺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說者曰民淳事簡結繩爲信書以刀筆書木簡爲
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之各執
其一合之爲信也契但記數書則有指事象形之
變吳幼清曰書契始於一至五五而變夬亦至五而
上爲偶也辭退之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
矣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
者可不知其所自邪銑曰尚象治器必其形製之
肖其不可推者[illegible]缺之先儒拘泥者既非而直以
[illegible]
[illegible]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illegible]

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自庖犧嘗至作書契言制作之詳而結之曰易卦者器物之象聖人之作與之合也因象以及辭使人趨吉避凶象之器辭之占皆仁民之道焉此二章言制器之事以辭象占爲四而易廣矣至矣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張子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其御者小人之理

震坎艮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皆一陰二陽

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言六子自乾坤而生故曰門陰陽合德氣相交也剛柔有體所生之物有形也震坎艮一剛二柔巽離兌一柔二剛是體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天地之撰健順動入陷麗止說神明之德又言六十四卦自八卦而生吉凶之名不一而不過八卦考其類猶曰論其世也蓋大監於二代而作時有隆汙道有升降世既下衰不如是不足以盡天下

之情僞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吳幼淸曰彰往者明於天之道陳已往之理察來者察於民之故知未來之事以人事之顯本之天道所以微之也以天道之幽用之人事所以闡之也開釋名卦之意而各當其名辨別陰陽之物而正言其占凡此者文王斷以彖則備矣李簡集說

曰稱名小取類大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也旨遠推索而无窮盡辭文假託而不質直曲而中隨物委迤各得其理肆而隱發物縱橫各縕其微因貳以濟民行者因其疑慮不決恐懼易入之時以濟民行告之吉凶悔吝之辭知如此爲得而行之報以吉如此爲失而行之報以凶銑曰此三章贊文王之彖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不曰述而曰作蓋重卦之名前所未有也文王在羑里而作紓憂者爲天下后世不得與聞易之道也

在岐州之時敷德行仁拯如燬之民无暇著書彼
幽无事立言垂教若聖人之自樂天知命豈藉
此以自遣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
聖人於易揭此九卦指示後人全體大用之學說
者見上憂患二字遂以爲處是之道豈其然基所
以立也非禮不立柄所以持也惟謙可執人性本
善故曰復德之斯固故曰恒損其害則德自修益

而進則德有餘困則學也明而不蔽井猶性也安
而不移巽於理故能制乎變初陳九卦之名取字
義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禮用和而行之至不失中也謙尊人而已則光必
受益也復陽方微而不雜於陰物也恒動雖雜而
不厭其入損已之欲雖習熟則易益已之德裕撰
造則偽困險而說身困心亨井上乎水泉洌施溥

巽稱物之宜然心之權度非可見再陳九卦之名
取其德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行貴乎達和无乖忤矣禮本乎謙謙其儀則矣復
於善乃反於心德惟一不御於物懲忿窒慾是曰
遠害改過遷善是曰興利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
曰寡内能存已外不絶物是曰辯行者不定於一
所權者不係爲一物前却游移以等物之輕重而
取衡之平時中是也聖人之大用故以是終焉三

陳九卦之名兼上二義而施之用也此四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
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
集說曰不可遠言其書之利於民用不可遠也屢
遷言其換易不一定也六虛謂六位虛其位以待
變動也爻或往而居上來而居下或以剛易柔以
柔易剛不可爲典要惟變是從而已然其出入往

來皆有法度非妄動也卦之內外皆足使人知懼
外焉懼其失於有行內焉懼其失於修身又明於
憂患之道與其致之之故則有常而占之後雖无
師保之嚴如父母之臨言易之書使人愛敬如天
性也人於用易之始循易書之詞揆其處事之方
其道盡着常法不可變易也苟非其人學易用易
之君子也銳曰不可為典要卦之變也既有典常
書之辭也卦之變無定體書之辭有定理學易者
由辭以明理即理而應變錯綜斟酌天下可運於
掌此五章釋卦變及聖人以易為教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
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
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
易之為書原究其事之始要稽其事之終以為體
六爻分列剛柔相雜者惟天下時與物不齊故以
此效之也初者事微而禍福未定其辭多擬議如
木之本在下故難知上者事彰而禍福已判其辭
多決定如木之末在上故易知此論初上二爻也

若夫雜物或陰居陽或陽居陰撰德或以中以正
或過或不及明是二者之是非則非中爻不備非
初上所能該此論二三四五之爻也又歎學者要
考陰陽消息之存亡事情得失之吉凶則可坐而
知矣過上六爻也知者見於未形但觀彖詞明一
卦之材及其大義則十得其四五不待畢六爻之
文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
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

剛勝耶
此論中四爻也自漢以來解為互體此後人因易
致占然爾易无是言也蓋初本而擬之難知上末
而終之易知二爻煥然矣中四爻功位未明故再
陳之二四陰也三五陽也功同位異也二多譽中
也四多懼近君也遠者意氣舒展故與近者勢分
適逆故懼柔之為道不利遠者二何乃多譽乎其
用柔中故也雖終上令不為事首雖行已志不涉
權疑也三多凶五多功五貴三賤其等不同也三
賤而失中五貴而得中非謂柔危而剛勝邪三處

下位之極其柔居之則危不勝任其剛居之將以爲勝邪有時乎過剛矣危則顚疾過則易取此三所以多凶也五則不然以剛居之則大中得位以上馭下之權以柔居之則處謙執虛以賓下賤之美此五所以多功也多者謂不盡然而如此者衆爾此六章專辨六爻之用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畫之卦象三才也一而已則獨而无對天獨陽而无陰地獨柔而无剛人道混而不明必兼而兩之則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備矣此卦之所以六畫也一无變動兩之則有故曰爻言倣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錯居剛柔之位則成文錯居當者吉生焉不當者凶生焉此七章總六爻本三才而作也鄭氏曰陰欲其質陽欲其文天道也靜翕以承動闢以剛地道也以仁立人以義正我人道也天辟乎上而統元氣人位乎中而統元識地辟乎下而統元形此之謂材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商衰周盛此正消長之際聖人率叛事上益修臣

禮故易之辭危而不敢安夫視以爲危而懼之可使安平視以爲泰而易之可使顚覆使者理有必至若或使之也易極大而致微使人存危懼終始此心其歸於无咎爾此言懼之一字學易之要道也夫易者乾坤而已乾謂天坤謂地天之至健以易而知險兩險相疑不知其險易者知之地之至順以簡而知阻兩阻相持不知其阻簡者知之天地有險與阻況於人乎安其危者利其亡也人於易簡之德居則玩而得之心動則研而精其慮可以定吉凶成亹亹矣吉凶之有先非卒至者故變

化不一人之言行吉事必有祥祥者禎之兆也故象事知器象爲器象占事知來占先事見人事不能先易也天地具此道聖人作易教人由之是成天地之能旣以慮謀之人又以筮謀之兆吉凶瞭然可趨可避是百姓亦及聖人之能也此言險阻卽危者也處以易簡知之用易終之以懼可以无咎矣下文遂陳卦爻命辭之法學者玩而知占占而可用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八卦以象告者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當位則吉不當凶也爻彖以情言者言彖因變成卦專言其利如柔承剛之類雜發衆明夾皆言所利也若據逐爻之情裁事則以情遷吉凶異於彖故在彖爲卦主而吉之反凶者逐爻之情有愛惡有遠近有情僞有相攻而情者取其占項乎父曰以六爻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其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總謂之相近之一情故象其情而命辭則觀其辭而知情利害者商略其事宜而相感者情之始交也悔吝有迹而相取者涉於事也吉凶者兆之成而相攻者其事極也此其就淺深別之凡情莫不然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不相得者惡相攻僞相感近不相取也䟽曰近謂比爻也遠謂應爻也卦爻有主爻如比之五比者吉違者凶豫之四貞者吉宗者吝觀此數言則聖人作易命詞盡情僞以示變而開物成務立我生民彼拘於象數定爲占卜曰得聖人之本旨均未通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上言爻之命辭由情而生故以人情之辭譬之貞希元曰人將爲亂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慚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支離而多端也端良之人言不苟故寡狂躁之人言必輕故多誣善者中懷羞惡故其辭游移不確失其守者奪於利害故其辭卑屈不伸有諸中必形諸外也故聖人曰不知言无以知人銑曰此八章通贊卦爻辭之旨也

讀易餘言卷之四

讀易餘言卷之五

相[illegible]崔[illegible]學　子汲編錄

說卦訓

係詞曰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精萬物之情係詞發其凡說卦詳其目宋陳圖南方外奇蹤不關日用所傳圖象皆術數與易無干伊川康節同里久矣无一言及之程子豈无其見邪朱晦菴取圖冠易然實无所用之今止宗聖經本之係詞粗加訓什而他皆不取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贊伏羲作易之原也易者何蓍也數也卦也爻也何以生蓍幽贊神明也蓍者五十策也蓍[illegible]聖人立占筮之名非指在地之草聖人聯爲蓍法代神明詔人以吉凶贊其幽而使顯之顯也何以有數參天兩地也積天之生數一也三也五也不曰九乎陽之變依之積地之生數二也四也不曰六

乎陰之變依之何以立卦觀變於陰陽也謂奇偶二畫奇則實偶則虛何以生爻發揮於剛柔也謂卦之六位諸陰陽者氣也剛柔者積氣聚而有體也乾坤陰陽之純否泰陰陽之交彖傳言陰陽餘皆言剛柔各從其言之一體也和順於道德者卦之彖如乾剛坤柔之類理於義者爻之辭如自初至上時位不同處之異道此所行之利於民者也窮物之理盡己之性合流行之命而一之矣此所知之明於天者也　變者言其運用非自蓍言發揚揮布也謂成六位章而明也　說卦聖人皆指庖犧

一人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贊聖人作卦之義也性謂人稟賦之道即下文仁義是也命謂天地流行之道即下文陰陽剛柔是也天地人之道无獨有對故天之氣有明而陽幽而陰者地之質有強而剛弱而柔者人之德有愛而仁斷而義者兼三才者一之也不一則无體

而兩之者配之也不兩則无以故易六畫而成卦象天地人各有兩而爲六也分陰分陽言六位位无質故以陰陽名之迭用柔剛言六畫畫有質故以剛柔名之位者初至上也畫者九六也六位之陰陽一定六畫之剛柔无定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相錯而成文此所謂順性命之理也

說卦贊庖犧之易而曰六畫而成卦則已有重卦之證也而非出於文王明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聖人兼三才以兩成卦自天地定位至旣成萬物則言造化各以兩而爲用也人立卦圖造化而已天地定位在上在下也山澤通氣山腐澤潤也雷者陽欲出風者陽欲入相薄也水潤火然相克相濟也相錯猶曰錯行謂各出而交互也順者言已然逆者言未然以知來故曰逆數也宋以來儒者謂此爲先天圖下數言爲後天圖先天者夫子贊易之言謂[illegible]之弦望下之吉凶是也即[illegible]一角[illegible]先未有一物之名今天地山澤[illegible]變之

紛綸淆殊不類蓋此數章即所謂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聖人仰觀俯察得之夫子總陳之以備易道焉

雷以動之動其氣風以散之解其結雨以潤之滋其生日以烜之烜其[illegible]艮以止之止其行兌以說之合其性乾以君之知太始坤以藏之作成物也六子各有職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蔡伯靜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可驗於物銑曰出而物生生而齊乎出也離明而形見坤養而物成成則保和而說[illegible]過凋落之候盛陰殘陽相爭坎則歸根而復[illegible]氣而萌生成者物也

生之成之者八卦也主之者帝也帝者一元之氣
也楊廷秀曰艮東北也北爲冬物所終而止東爲
春物復始而動動而止止而動物莫窮其用始而
終終而始物莫究其紀大哉造化之仁乎發萌啓蟄動吹
拂長養撓炎爇暴炙燥精實肥滑說滋液歸根潤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
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
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故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
變化既成萬物也

帝者言其宰物者也神者言其妙物者也帝者一
元之樞神者一元之英宰則包萬物無遺妙則運
萬物不滯六子之成无限帝也六子之用无迹神
也其乾坤之尊稱與非有二物也朱子發曰六子
不能獨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氣也然後能
既成萬物程可久曰始言六子之材各有所長終
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此所謂一陰一陽之
謂道也前以八卦並言之上章合八卦而首曰帝
此章取六子而統於神其表與造化之處德與或
者繪此爲圖名曰後天又曰莫盛乎艮以上爲文

王之卦之位故水火相逮以下爲伏羲之卦之位
先天對待後天流行皆乎一造化也至二圖而列
爲異體且一章之内首尾衡決本末舛逆蕪穢聖
言極於此夫　先天方圓圖方士假易之卦爲火
之候未有以解易者傳之自陳邵始邵子經世土
石風雨之配與易相反義自爲一學天地定位以
下則后人因易之文圖之爾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
也兌說也　八卦之德六子各以所索一爻言之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

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
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在上首有容腹陽下動足陰兩股散聲耳散明目
止物在手上拆口
係詞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餘見廣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
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求也自坤求陽皆男自乾求陰皆女即所謂卦
變也夫聖人判陰陽爲八卦以八卦括人道立德

者去陂適中前用者避凶趨吉人道立於仁義天
道統於乾坤而宋元諸儒卦變之訓破裂造化支
散聖經今一元取焉
乾純健天　體動圜　主萬物君　知太始父
德粹玉　純剛金　西北寒　寒水氷
盛陽色赤　純陽健久　良老瘠　極而變駁
圓在上木果
坤積陰地　作成物母　柔而廣平布　虛容物
釜　靜翕吝嗇　動闢廣均　性順牛牝牛乳子
子母相隨　厚載大輿　坤偶畫文衆　承物柄

極陰色黑
震陽動雷　動奮之物在重陰下龍　乾坤始交色
兼玄黃陽始布旉　一奇二偶開通大塗　一索長
子陽進爲決躁　蒼震色蒼筤竹　下實上虛萑
葦　氣始亨善鳴　陽動於下馵足馬懸足也
在下健作足　陰白色在上的顙　凡稼生意从
種中出着地爲根然後乃萌芽上出成苗反生一
曰剛反動于下　陽長終乾健蕃鮮
巽幹陽根陰木　善入風　一索長女　以柔止剛
繩直工少陰白　木長高風行長　陰伏進退不
果　陰氣鬱臭　陽伏陰伏發　二陽在上廣
顙　眼白爲陽黑爲陰離目黑在中巽上陽多多
白眼　陰在內善入近利市三倍　三變震躁
坎二陰陷之象一陽象水流凹中水溝瀆　陽匿隱
伏陰制陽矯輮弓輪　陽陷加憂　心耳體虛坎
中實病痛　坎爲血得乾中畫赤　脊外體之中
得陽美　心內藏之中得陽亟　上畫柔下首下
畫柔蹄薄　曳多眚　水之性通　水之精月
陽匿陰中盜　剛中堅多心
離明火日電　再索中女　甲冑外堅乾畫戈兵上

銳離性　中虛大腹　火乾燥　外剛內柔鱉蟹
嬴蚌龜　中虛外乾科上槁
艮一陽出陰上而高山　一陽橫亘徑路　小而剛
在土上石上畫連亘下二畫雙峙而虛闕　小而
實果蓏　止閽寺手止物在指　內剛止物狗
前剛鼠黔喙之屬　剛上堅多節
兌澤水之聚二陽下沉一陰上見坎壅成澤兌決成
川　三索少女　兌上拆巫口舌　前畫缺毀折
柔附剛剛決柔附決　下陽堅确上陰鹵濕鹵水
之死氣凝而不流成之　少女从娣妾　內狠外

說卦

右廣象晉江蔡清采舊圖之精者今更刪潤簡明
易廣矣大矣百物不廢先聖有作莫匪精義序卦
有程傳雜卦本文自明吳幼清以卦主什之詳具
本書

孫士東士棨校勘
孫枝
張弦
家塾生張校

讀易餘言卷之五終